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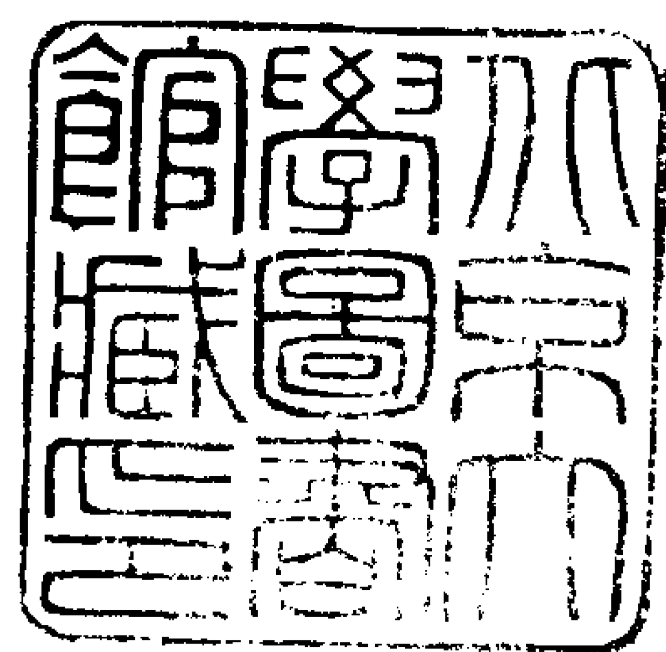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12



齊魯書社

三倉 小學鉤沈本

三倉一卷、清興化任大椿輯、按隋志及兩唐書、無三倉之目、北史江式傳云、李斯破大篆為小篆、造蒼頡九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合五十五章為三卷、上卷、至哀帝元壽中、揚子雲作訓纂、為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叔郎援記滂喜為下卷、故偁三倉、徐鍇云、賈魴以三倉之書、皆為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孫星衍倉頡篇序云、倉頡七章者、秦李斯所作、一篇者、趙高胡毋敬所益、五十五章者、漢閭里師所並、八十一章者、揚雄所續、一百二十章者、班固所續訓故一篇為二卷者、杜林所撰、三倉三卷者、晉張軌所合、是合蒼頡訓纂滂喜為一書者、自晉張軌始也、倉頡三倉、亡于宋世、其見引于諸書者、名稱甚為淆混、有引蒼頡為三蒼者、一切經音義引噲、此亦訣字也、出蒼頡、一作三倉、玉篇引倉頡、男曰兒、女曰嬰、一切經音義及廣韻所引、並作三倉、有引解詁為三倉者、一切經音義引三倉、狀狀眾聲也、文選注引作郭

璞解詁、一切經音義引忿悉、無所知也、亦鈍也、又一引作解詁、一切經音義引三倉、臆臞多汁也、太平御覽引作解詁、其書久佚、今皆無可區別、清孫星衍輯倉頡篇、引三倉入倉頡中、馬國翰玉函山房輯逸書、任大椿小學鉤沈、顧震福小學鉤沈續編、皆于倉頡之外、別輯三倉二卷、今次三倉於倉頡之後、以示三倉之可以括倉頡、而倉頡不可以統三倉也、

字統 漢學堂叢書本

字統一卷、北魏楊承統撰、按隋書經籍志楊氏字統二十一卷、唐志作二十卷、是唐時已有佚亡、清代甘泉黃奭漢學叢書、興化任大椿小學鉤沈、山陽顧震福小學鉤沈續編、皆有輯本、茲就輯本觀之、是書頗多野言、如御覽三百四十九引、箭者、竹之別形、大身大葉曰竹、小身大葉曰箭、箭竹主為矢、因謂為箭、夫訓箭為矢、此古今之通詁也、謂箭為竹之別形者、附會之說也、又按麤說、說文云、行超遠也、廣韻引字統云、麤警防也、希麟音義三引云、鹿之性相背而食、慮人獸害之、故从三鹿、此亂說矣、笑之从竹、从夭、其義已闕、故許君不能言也、九經字樣引字統云、笑从竹、从夭、竹為樂器、君子樂然後笑、而竟以竹為樂器、此真意度之辭矣、窳說文从穴胍聲、本形聲字、四分律音義引承慶云、窳懶人不能自起、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从瓜、又懶人恒在室中、故从穴、按窳之義本為汙窬、其下从胍、胍之義訓本不勝末、微弱

也、與懶人之義何涉、制字各有本義、窳之从穴从胍、又何以知取喻于懶人、此其立說支離之甚者也、謝啟昆小學考、謂其書實開王安石字說之先聲、考魏書楊尼傳、尼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為字統二十卷、然則承慶仍因其祖字釋而成書也、其諸謬說出自尼耶、

字畧 小學鈎沈本

字畧一卷，北魏宋世良撰，清興化任大椿輯本。按北史宋世良傳，世良為殿中侍御史，累官清河太守，世良強學，善屬文，譔字畧五篇。今隋志及兩唐志皆不錄，蓋其佚亡已久，而唐人著述尚有引及之者，詩葛覃釋文引云，傾僴猶樓莎也，爾雅釋山釋文引云，崤，古開反，立世阿毗曇論六引云，犛牛名也，除恐災橫經引云，港，水分流也，瑜伽師地論引云，鈿，金花也，阿毗達摩順正理論二十一

引云，物豎曰䫴，又云斷首曰刎，刎，割也，大愛道比丘尼經上引云，煬，釋金也，大智度論十八引云，串，以籤貫肉炙也，佛本行集經十一引云，騙，躍上馬也，大方廣佛華嚴經一引云，罣，卦胡卦反，絓，礙也，此皆字畧之逸文也，大椿輯十八則，入小學鈎沈中，又考文選辨亡論注，引，轒，樓也，出字畧，任書失收，顧震福小學鈎沈續編，復輯之，字畧之逸文，略備于斯矣，北史言世良字畧凡五篇，今其篇章編次，雖不可考，據諸書所引，先釋字義，後注音切，與玉篇廣倉之書相似，乃字書中之最古者，今所存雖少，要不失為參攷之資也。

說文淺說　玲瓏山館叢書本

說文淺說一卷、清鄭知同撰、鄭知同、字伯
庚、是書為釋六書條例之作、其大意謂讀書
須先識得條理、有條理即有門類、其用功當分
類求之、然後易記易曉、讀說文更是要著、作者
其書、各字皆各字文義既不相聯屬、篆體奇古、
又皆難識、注文亦復簡奧、苟不得其條例、自無
入門之路、尋其條理、亦易易耳、條理何在、亘古今
所有文字、不外乎形體、詁訓、聲音三大頭腦、就
此三事中分出許多門類、各依為緒理之、使之同
條共貫、自有相引領、深旨趣、何苦其難之有、是
書之分類、依六書之次弟、別為門類、其釋象形
也、曰象形獨體、曰合體象形第二、曰象形兼聲
第三、曰象形字加偏旁第四、曰象形字有重形
第五、曰象形字有最初本形第六、其釋會意也、
曰會意正體第一、曰會意重形第二、曰會意中
有象形第三、曰會意字有反形第四、曰會意
字中有聲旁第五、曰會意字中有省旁第六、

其釋形聲也、曰形聲正體第一、曰形聲字有省形
有聲第二、其釋轉注也、曰轉注者、傳注也、古轉傳
兩字相通、轉注與假借對文、皆以疊字名之、自春
秋三傳以下、注經家諸謂之傳、漢人或謂之注、其
名即原于遺字傳注之目、後來傳注在字外謂之
訓詁、古人簡質、傳注即在字中、蓋當文字少時、一
字有數字之用、人之患其無別、於字義主分何
事、即以何字注之、試舉說文示王兩部字為例、如
示部、齋訓戒潔也、從示齊省聲、禷訓以事類祭天
神也、从示類聲、玉部、玠訓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
曰、稱奉介圭、瑁訓諸侯執玉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
之、似犁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从玉冒、冒亦聲、此
等字尋常視之、祇是形聲、然形聲字以形旁
為主、一形可造若干字、但各取聲旁配之、轉注大
相別、字以聲旁為主、一字分為若干字、但各以形
旁注之、轉注與形聲、事正相反而實相成、從說文
六書、惟轉注為最難明、自宋以來、言轉注者、無
慮百數十家、或主形轉、或主聲轉、或主義轉、

言人人殊、莫可一是、知同之言轉注、蓋以聲旁為主、乃本其父子尹之轉注攷、雖非的論、亦可備一說者焉、

三倉訓故 小學鉤沈本

三倉訓故一卷、魏張揖撰、清興化任大椿輯本、按是書隋書經籍志不錄、唐志有三倉訓故三卷、顔師古漢書敘例云、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為博士、著有廣雅三卷、埤倉二卷、雜字誤字各一卷、解司馬相如傳一卷、今惟廣雅尚存、其三倉訓故之書、大約亡于宋世、故自漢及唐、迄於北宋、傳注字部類書內典頗有引者、然稱訓詁、或稱張揖訓故、文選註云、訓詁、踔、踰也、釋文云、躟、躡也、一切經音義云、訓詁敲作毃苦交反、下擊也、又引訓詁、飫、飽也、謂以食與人曰飫、又引訓詁云、瘠手足不仁也、顔氏家訓引訓詁、痛而呼也、羽罪反、史記索隱引張揖訓詁、徽、拂也、文選注引張揖訓詁、闔捭方也、劉昭郡國志注、史記索隱並引張揖注、垓、堤名在沛郡、按唐志杜林有倉頡訓詁二卷、其書與張揖三倉訓詁同名、今諸書之引訓詁者、莫能辨為誰氏之書、然杜林訓詁、說文廣韻之所引者、皆冠以杜林說、其於張揖所注、則冠以張揖

訓詁、無云杜林訓詁者、知訓詁當爲張揖之書、今以有杜林說者歸倉頡訓詁、訓詁爲三倉訓詁、次諸倉頡篇之後焉、

雜字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雜字一卷、魏張揖撰、清歷城馬國翰輯、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爲博士、著有廣雅三卷、埤蒼二卷、古今字詁三卷、誤字一卷、三倉解詁三卷、解司馬相如傳一卷、今惟廣雅獨存、其雜字一卷、唐以後名目不存、蓋其佚已久、而諸書所引者、爾雅釋詁釋文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又引云、怏音曳、狙伏過度、又釋訓釋文引云、訓者謂字有意義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引云、痏、痛瘙疼、爾雅釋木釋文引云、菥蓂之別名也、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注引、闒茸、劣也、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瘕、張揖雜字作瘑、古和反、詩臣工釋文引、鎛、頭長六寸、柄長一尺、此皆雜字之遺文也、清代輯古小學字書者、歷城馬氏、興化任氏、皆有雜字輯本、而任書較爲精博、昔江式古今文字表、謂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于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

今體用，或得或失，然揖之學，在當時實為博聞古義，特善倉雅，巍然字學大家。唐初諸家著述，徵引實多，益其訓詁文義，精究闡理，有不可廢者焉。

雜字解詁 小學鉤沈本

雜字解詁一卷，魏掖庭右丞周成撰，清與化任大椿輯。周成撰有難字一卷，已著錄，是書隋書經籍志作四卷，今其書久佚，其見于諸書所引者，御覽八百六十引云，粔籹膏環也，九百十五引云，鵁鶄似鳳凰，九百二十八引云，鷃鴨鳥似兔，七百七十引云，艄艕雜船也，九百八十二引云，芸杜榮，藝文類聚十九引云，龤吹聲也，又八十七引云，檳榔果也，似螺可食，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一引云，霄摩天赤氣也，後漢書胡廣傳注引云，閬表也，梁孝王世家索隱引云，跋閣也，漢書竇太后傳注引云，格閣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云，潘潗，水沸兒也，高祖功臣表索隱云，即音聚，賈誼傳索隱引云，誶音碎，文選沈休文新安江水至清貽京邑游好詩注引云，潺湲，水流兒，楊慎字說引云，芩戡，即參替，皆出周成解詁，清代輯佚書者，若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顧震福小學鉤沈續編，及此凡三本，共錄二十餘則，校張

撰雜字之書已佚、解詁之書、今雖不存、有諸氏
輯本、亦可以窺其梗概、今據錄之以次于張揖雜
字之後焉、

要用字苑　小學鉤沈本

要用字苑一卷、晉葛洪撰、按晉書葛洪傳、洪字
稚川、丹陽句容人也、以儒學知名、禮辟皆不就、以
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換遷
諮議、參軍、自號抱朴子、因以名其書、其餘所著碑
誄詩賦百卷、移檄表章三十卷、神僊良吏隱逸
集異等傳各十卷、無要用字苑之目、顏之推
家訓書證篇曰、先景之景、至晉葛洪字苑、旁始
加彡、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
葛洪字、甚為失矣、又音辭篇云焉皆音於愆反、自
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
愆反、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考唐書藝文
志、有要用字苑一卷、今其書佚亡、然唐代類書內
典、有引之者、大方等大集經一引云、厭眠內不祥也、
妙法蓮華經一引云、梵凡泛反潔也、正法念經四十
五引云、眨莊狹反目數開閉也、薩婆多毗尼毗婆
沙五引云、串初眼反今之炙肉串也、慧琳音義二
十二引云、風暴疾而起者、謂之長風也、玉燭寶典、

十一、幟足衣也、亡代反、佚名類聚抄引云、潮海水朝夕來去波涌也、浦大川旁曲渚船隱風所也、屁積宗、下部出氣也、青瑣刻木為羅文青而施之戶上也、帆風衣也、一云船上挂檣上取風進船幔也、銚燒器、似鐺鍋而上有鐶也、鉢學佛道者食器也、胡人謂之盂也、礮、建大木置石上發機以投敵也、笏手版長一尺六寸闊三寸厚五分也、鰒魚名似蛤、偏著石、內乳可食、出青州海中、蕈木耳、即木菌也、狀似人耳而黑也、其所訓釋、較諸說文爾雅或違

或合、要亦古字書之僅存、可資參考者也、清代輯錄字苑之書、歷城馬氏、興化任氏、山陽顧氏、皆有輯本、任馬所輯、遺漏甚多、顧氏復據玉燭寶典、佚名鈔所引、錄一百七十六則、字苑遂文畧備于斯矣、

字諟 小學鈎沈本

字諟一卷、無撰人姓氏、清興化任大椿輯本、是書隋志、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未知何時人所撰、亦未詳其卷數、唐初著述尚有引用之者、廣韻一東、倲下云、儱倲儜劣皃、出字諟、倲同上、又五支云、鍦、錢異名、出字諟、二十四鹽、攕下云、攕擿物、出字諟及聲類、蓋是書佚亡于唐、然明楊慎字說引云、三陝即三峽、出字諟、字諟至明代無存者、想是據他書轉

引之耳、清代輯佚書者、任大椿之小學鈎沈、顧震福之小學鈎沈續編、於字諟皆有輯本、任書據廣韻所引凡四則、其一云、𢼸相接物也、見廣韻、今檢廣韻去聲五十九鑑𢼸下云、相接物也、又利也、出字譜、然則𢼸字當入字譜、不知任氏何錄入字諟、此當為刊正者也、顧震福小學鈎沈續編、補輯楊慎字說、三陝即三峽一條、今芟去𢼸字、並顧氏所錄、都四則、以存古字書之一種焉、

小學定律　排印本

小學定律二卷、常寧尹桐陽著、尹桐陽、字侯青、著有論語筊、爾雅義證、禮記筊、墨子新釋、商君書新釋諸書、已並著錄、是編卷一論說文六書之原始、六書指事之定律、六書象形之定律、六書會意之定律、六書轉注之定律、六書假借之定律、爾雅為轉注書之說明、說文轉注定律之推廣及應用、說文韻學分十七部之說明、說文聲母分十七部表、說文之反切及雙聲疊韻、三十六字母別九音圖、明顯四聲等韻圖、附音義反切定律之圖說、及其應用、段借雙聲疊韻之圖說、假借必為雙聲疊韻之證明、鄭君治經假借必為雙聲疊韻之證明、假借雙聲疊韻定律之應用、依爾雅說文等書、陳詁而上假下假、或上下兩假定律及應用、說文讀若某字、即同某字定律之證明、說文聲母發部補遺表、卷二為雙聲段借分母證明表、附說文補證、附小學雜錄、是書大體、撮錄前人之說、無所發明、惟其論假借、頗出己意、其言

曰、說文敘云、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夫無者非也、聲者指雙聲疊韻言也、事亦字也、令長非雙聲、又非疊韻、與依聲託事定義不合、學者疑之、攷爾雅、良首也、良無首義、當段令字及長字之義、始與首義合、蓋良令雙聲、良、令也、首也、良長疊韻、良長也、首也、所謂依聲託事也、說文六書舉例、均限二字、故僅曰令長、而不曰令良長、其實居間尚有良字也、況單舉令良則缺疊韻、單舉良長則缺雙聲、暗含良字、明舉令長、斯雙聲疊韻備矣、夫六書中之假借、莫不緣雙聲以為用、桐楊則加一良字、以合諸雙聲疊韻之定律、說雖巧合、然而鑿枘之言、不足為訓也、

聖皇篇 小學鉤沈本

聖皇篇一卷，漢蔡邕撰，清興化任大椿輯本。後漢書蔡邕傳曰：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詞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行于世，而無聖皇之目。考七錄有蔡邕聖皇篇一卷，書斷云：蔡邕作聖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邕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是董言邕有聖皇篇之書。然隋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並未著錄，知其佚已久。按文選京路夜發詩李善注引聖皇篇侍臣首文奏陛下體仁慈，似是五字斷句。首有聖皇字，故以名。又法書要錄卷七引書斷首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篆文，則又以七字為句，與急就、凡將諸書文體相同，便于初學成誦者。任大椿小學鉤沈、顧震福小學鉤沈續編，於是書均有輯本，惟顧書則云聖皇篇，魏曹植撰。今檢

魏書陳思王植傳，不言植有聖皇篇之書，而他書之言聖皇篇者，則皆蔡邕之名。顧氏以為曹植撰，殆誤書耶，抑別有所據而云然耶，是不可以不辨也。

勸學篇 小學鈎沈

勸學篇一卷、漢蔡邕撰、清興化任大椿輯、本按隋志有勸學篇一卷、唐志不錄、是唐時書已佚亡、世說新語紕漏篇、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劉峻注云、大戴禮勸學篇蟹有八足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勸學章取義焉、案此則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即蔡邕勸學篇、其斷四字為句、亦正相似、其取義于大戴記勸學篇、今諸書所引皆四字句韻文、御覽四百九十引云、瞻彼頑薄、執性不固、心逝目蕩意與手互、又七百六十七引云、木以繩直、金以淬剛、必砥礪、就其鋒鍔、又八百三引云、明珠不瑩、不發其光、寶玉不琢、不成珪璋、藝文類聚九十七引云、螾無爪牙、軟弱不便、穿穴洞地、食塵黃泉、後魏書劉芳傳、周之師氏在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此皆四字為句也、又按佛本行集經卷十二音義云、儲副

君也、妙華蓮華經卷二音義引云、傭、賣力也、此與勸學文則不同、當是注文、考爾雅釋獸釋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五技者、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泅不能渡瀆、能走不能絕人、能藏不能覆身是也、易晉正義下云、王注云、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據此知勸學篇本有王氏注文、然不考王注為何時人所撰也、任氏小學鈎沈、並注文輯為一卷、附王念孫案語一則、殊為精審、惟未能盡、顧震福小學鈎沈續編、復輯三則、以補任書之未備焉、

駢字分箋 程際盛全集本

駢字分箋二卷，清長洲程際盛撰。程際盛，字東治，乾隆時，以諸生膺鄉薦，官中翰書館，所著有稻香樓詩集、說文引經攷、說文古語考、續方言補、古韻異同摘要，已並著錄。是編取其比類之字而箋注之。大意謂駢字分箋者，說文，駢，駕二馬也，廣雅，駢，並也，文，備也，說文，字，乳也，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即謂之字，說文，分，別也，从八从刀，八象分別相背之形，刀以分別物也，前漢律曆志，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說文，箋，表識書也，比其類，合兩字而部居，故曰駢字也，記識其事，特稱為箋，故曰分箋也。是編取諸天象、地輿、人事，以及草木鳥獸，每類之中，撮其事類相連之字，以實之，而注其詁訓於下。夫駢字之書多矣，類皆摘取儷句文藻，以供辭章家之用，而際盛此書，皆自群經諸子中摘出，以經訓經，所以通暢古今之言，使人知小學甚重也。今此書限于駢字，雖未能使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然而理群類，達旌故，亦可辨同實而殊號，瞭無蒙翳，此訓詁家之所不廢者也。至若鴻博奇麗，典洽精贍，抑又末矣。

詳校篇海　明刊本

詳校篇海五卷、明趙伯年撰、以李如真舊刻篇海、海篇二集、一有音無切、一有切無音、今兩收焉、舊之漏注者、增其十之七、濫收者、損其十之五、名曰詳校篇海、夫字學之要、所以辨形體、通詁訓、正聲音、明季士人、多趨于詞章之學、而小學之不修也久矣、若五音篇海之書、所收雖嫌淆雜、然其以三十六字母為序、意在辨音、亦等韻家之所不廢也、至篇海直音、則以注音易反切、然而音易訛矣、古文鐘鼎之字、不可施之于楷書、勢使然也、而舊本皆為收入、又往往失其本真、然而形體乖矣、又若道藏中之奇形異體、串出諸其徒纂捏、而諸載藉皆不經見、其或民間俗體、又有手录傳寫、毫無所本、亦具載之、並為注其音義、雖若眩奇逞博、然則其濫甚矣、伯年此書、於俗僻不經之字、但擇其有音有義、不甚差異者存之、餘皆芟去、其於音釋、既用反切、又加直音、雖涉重複、然而存之以示謹也、字有數音數義者、則先釋其本義、而後及其引

申之義、綜覽全書、訓釋明詳、足其於字學、雖無討論發明之功、而於篇海則有正訛去濫之勞者焉、

漢代古文考 廣倉學宭叢書本

漢代古文考一卷、海寧王國維撰、是書為短篇論文九篇、曰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曰史記所用古文二字說、曰漢書所用古文二字說、曰說文中所用古文二字說、曰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曰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曰漢時古文諸經有轉寫本說、曰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曰科斗文字說、其大旨謂六藝之書、行于齊魯、爰及趙魏、而未嘗流布于秦、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謂之古文、而秦人所罷之文與所焚之書、皆此種文字、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為近、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十餘年間、六國文字遂遏而不行、漢人以六藝之書皆用此種文字、又其文字為當日所已廢、故謂之古文、此語承

用既久、遂若六國之古文、即殷周之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後、如許叔重說文序所云者、蓋循名而失其實矣、考漢代所謂古文者、皆指孔壁中書而言、則壁中書亦即六國文字書寫之六藝、蓋漢以前、諸經寫本、無非古文、至文景之世、已全易為今文、於是魯國與河間所得者、遂專有古文之名、則是漢時所謂古文經者、即六國文字所寫之經、與孔壁之書、同出一源、皆六國古文也、後世與殷周古文、混為一談、不學之士、遂承流莫辨矣、

榕村字畫辨訛　榕村全書本

榕村字畫辨訛一卷，清安谿李光地撰。李光地字晉卿，號厚菴，又號榕村，以治程朱之學，自編修擢內閣學士，死謚文貞。所著有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論孟札記、周易通論、尚書七篇解義、詩所、禮記纂編、榕村全集、榕村別集、榕村語錄、榕村韻書，已並著錄。是書專辨俗書之訛，蓋文字由篆而隸，由隸而楷，變化萬端，不可究詰，又或俗手所造，以訛傳訛，十口相承，襲謬莫辨。如叟之作叓，纂之作篹，繫之作繋，貢之作貭，頓之作頼，衛之作衞，齋之作斎，賁，紱之作紱，叅之作叅，坰之作坰，漆之作柒，涂之作塗，刱之作剏，收之作収，滿之作満，韭之作韮，走之作赱，樓之作楼，梁之作樑，款之作欵，飾之作餙，飾之作飭，盜之作盗，迴之作廻，區區點畫之間，非徒學僮莫辨，而老師宿儒偶不經意，亦易涉譌繆。光地此書，蓋舉凡正俗之字，筆畫近似易淆混者，一一而標出之，注云熹正熹俗，或云字畫辨訛，其書雖無關于字學，然刊誤乃字學之初步，持此書以詔學僮，曷可少哉。

史籀篇叙錄　廣倉學宭叢書本

史籀篇叙錄一卷、海寧王國維撰、自漢書藝文志以史籀爲周宣王太史、許慎說文解字從之、二千年來、世無異論、國維詳考其本末、始證史籀爲書名而非人名、其言曰、說文云、籀、讀也、又云、讀、籀書也、古籀讀二字、同聲同義、又古者讀書皆史事、周禮春官大史職、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喪遣之日、讀誄、小史職、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內史職、凡命諸侯及公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聘禮、夕幣、史讀書展幣、士喪禮、主人之史讀賵、公史讀遣、是古之書皆史讀之、逸周書世俘解、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嘗麥解、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兩楹之間、繇即籀字、左傳之卜繇、說文解字引作卜籀、知左氏古文繇本作籀、逸周書之繇書、亦當作籀書矣、籀書爲太史之專職、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云大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其句中史籀二字以名其篇、大史籀書、猶言大史讀書、漢人不審、乃以史籀爲著書之人、其官爲大史、其生當宣王之世、遂謂史籀篇爲史籀作、不知大史籀書乃周世之成語、以首句名篇、又古書之通例也、此說乃發二千年來未發之覆、而史籀乃由人名而確爲書名、國維據商周文字、與籀篇相推證、成史籀篇疏證一書、斯編則爲考證書名而作也、

說文體例　石印本

說文體例一卷、桐城何容心撰、何容心、字埶卿、以說文之學、至清而極盛、名於世者、無慮數十家、然大者精深浩博、卷帙已不易披尋、細者掇拾畸零、又非所以明其體要、惟安邱王氏文字蒙求一書、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者為綱、剌取許書二千餘字、開示學僮、洵可謂舉一反三、循循善美者、顧王書不限部首、猶未盡善、此編取五百四十部首、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者分別體例、以類相從、而轉注假借二者、即存乎四者之中、每體則以純體、非純體、為先後之序、每類之字、又復樓次排列、其分別類聚、依王氏例也、其所注釋、蓋兼取諸家之長、而整比之、凡所採用、必載明姓氏、或參取古訓、及習見之義、則用先儒集注法、不復一一載明出處、若編者之所自得、則用案字以別之、至有別標已見、說尤近理者、則加存參二字、附錄於後、所以廣見聞、資多識也、是編立說、凡所申引、以不背許君意指為是、

洵有便於初學、而其未安之處、亦復不免、如大天等字、皆純象形字也、而容心列入指事、从林等字、皆會意字也、而容心列入象形、至之古文、象矢至地、許訓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已屬曲解、而容心謂上古游獵時代、人見鳥來則欣幸、覩鳥去則失望、故借鳥之去來、以指不至之事、尤為野說、此皆宜重為刊正者也、

印書 東方圖書藏鈔本

印書二卷、明西越朱闇菴、寒山趙宧光删、是書首尾無序跋、其所收之字、說文之外、凡古文籀文汗簡、及印章習見字體皆錄之、以備治印參攷之用、故曰印書、其排列以說文所有之字、以墨筆書之、然每字祇錄一篆文、凡從其偏旁之字、則僅注偏旁于其字之下、如皇字下、注喤王金火心走禾舟竹水邑虫等是、其古文或體、則以朱筆另書之、而字義之訓釋、則細

字參書于書眉之上、其編次也、大致以物類為別、起于紀數字、終于鳥獸蟲魚、然其分目、頗涉淆亂、如第一以一標目、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丨卜工王玉壬丁令乚亡丿彡厂也丨乙、主等字、俱係一部、不惟無部類之從、而反增人檢索之苦、未知當日成書、而編目何以頗蕪紛歧若是、蓋疑此編為著者隨手輯錄、以便檢閱、初無意于成書也、又此書卷上、僅存一第一、日月第二、水土第三、匚皿第六四部、卷下存人民第五、身品第六、艸木第七、隹鳥第八四部、是所闕者尚多、姑錄存之以備名目、他日當求足本、為之校訂焉、

許學札記 稿本

許學札記一卷、清安邱王筠撰、王筠、字貫山、又字菉友、著有説文句讀、説文釋例、菉友蛾術編、等書、已重著録、是書未有刻本、蓋筠治説文時所為之札記、薙取以與説文釋例相較、大體相同、惟説解時有岐異、校釋例書分二十卷、凡五十二目、此編較釋例、闕六書總説、象形、形聲、亦聲、一全一省、兩借、以雙聲字為聲、一字數音、會意、假借、延飾、籀文好重疊、或體、俗體、同部重文、異部重文、分別文、累增字、疊文、體同音義異、説文與經典互易字、列文次第、列文變例、説解正例、説解變例、一曰、同意、闕、讀若本義、讀同、聲讀同字、雙聲疊韻、删篆、觀文、鈔存、凡三十四條、又兩通、變例二條、為釋例所無、其説解之異者、如非字不出于説解條下、胃下云、囟象形、囟非字也、卤字云、象鹽形是也、小徐本加囟亦非也、如果是字、則菌下不當云胃省矣、札記云、囟當删、卤米𠁁之類、雖所象不同、而其為瑣屑叢雜之形則一、

特囟非字、許不列之説中、且胃而云从肉、則所云象形者、不言囟而可知矣、此亦讀者所注、寫者不察、遂入正文、又有札記有而釋例無者、如肩字云、从肉、象形、不言白象形者、白非字也、即俗肩从户、亦非門户字、祇有一筆耳、與革之首萆同、此一條釋例不收、筠于説文之學、功力甚深、蓋先有札記、累積日久、豁然貫通、然後始撰釋例、此本為其平日讀書之筆記、然可與釋例比觀焉、

說文通論 玲瓏山館叢書本

說文通論一卷、清雲間錢樹棠輯、錢樹棠、字憩南、是書取說文繫傳中引申說文之語、輯為一編、其大意謂、漢許慎叔重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立一為耑、畢終于亥、五百四十部、安帝建光元年、上之、南唐內史徐鍇楚金、以博洽著名江左、與兄鉉齊名、精于小學、作說文繫傳四十卷、蓋尊叔重之書若經、而自比于左氏作傳、最有功于許氏、魏了翁曰通論等十二篇、可作說文義疏云、今考說文繫傳、有通考三卷其系述云、文字者、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天地、日月之經也、忠孝、仁義之本也、朝廷上下之法也、禮樂、法度之規也、人君能明之、立四極、包四海之道也、人臣能明之、事君理下之則也、字別有義、具之則繁、沿流索源、以反其原、舉其要、作通論、知鍇通論之作、所以發明字義、以究其緒、今其書見存、樹棠摘錄單行、易名說文通論、命名似有未安、且所輯較原書刪節甚多、如天字下刪去昔在太初、至然後

萬物形而理義昭矣、一百二十三字、地字下刪坤以簡能、故有之也、迆亦聲也、十二字、文字下刪故曰經緯天地謂之文九字、君下脫大王不忍關其民、至閭下其口者慮民也、一百七十六字、夫抽刻他人之書、而肆行刪削、而施輯錄之名、可謂庸妄者矣、

隸書正譌 注釋居又稿本

隸書正譌二卷、明歙縣吳元滿譔、吳元滿、字敬甫、著有六書總要、已著錄、是編專辨隸楷形音訓詁差誤而作、其自序言、隆慶間、南都太常卿雉山郡一鳳傲戴侗六書故目錄、依偏旁攷訂文字譌謬者、集同文正要、有資于後學、惜未鋟版、廣傳同好、萬歷三十年、元滿六書正義、始克成編、爾泳餘間、乃攟其精華、撮其區要、徽郡太常同文正要、集錄五千餘字、別為二卷、曰分類偏傍、曰篆備楷借、曰隸楷可法、曰變體差譌、曰諧聲偶誤、此五種者、所以辨文字體制、卷下十七種、曰因形似誤、曰因聲同誤、曰形聲兼誤、曰三字淵集、曰因聯差誤、曰假借辨別、曰俗字假借、曰聯屬假借、曰轉注俗字、曰轉音辨別、曰轉音俗字、曰轉而復轉、曰一字三轉、曰雙聲並轉、曰轉音叶韻、曰不當假借、曰不當轉注、此十七種者、所以明文字之用、是書大旨、畧近張有復古編、周伯琦六書正譌、而其原本許

慎說文、參以唐宋元明諸家著述、言簡而文備、視復古正譌二書、則加詳矣、其於形聲轉注假借三耑討論尤精審、其書云、偏旁點畫、宗許氏說文、字體非隸非楷、即古八分書、雖非確論、然亦見其信而好古、明人好言心學、多空虛之弊、若元滿者、不失為學有本原之士者矣、

敘古千文 粤雅堂叢書本

敘古千文一卷，宋胡寅撰，黃灝注。寅，字明仲，崇安人，官至禮部侍郎。灝，字商伯，都昌人。事蹟各見南宋書本傳。是書綜合史事，故名敘古。後有朱熹、李昂英二跋，朱氏稱其書敘事立言，昭陳法戒，寔有春秋經世之志，至于發明道統，開示德門，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儀，朝夕諷之，而問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李氏稱其敘古字凡千，不重，雖欲席間談笑成之，而上下數千載，闔闢大處包撮畧盡，與君臣主之理亂，哲佐悖臣之功罪，吾道異端之正偏，一字森嚴，百世確論云云，皆極推重其書。按千字文之作，本梁武帝有王羲之書，命興嗣次韻為之，當時繼之者甚衆，梁武嘗自製，而命沈衆為之注，蕭子範製千字文，而命蔡薳為之注，又隋書經籍志，興嗣千字文外，又有篆書千字文一卷，演千字文五卷，草書千字文一卷，俱不載名氏，唐以後有周逖改本千字文，顧皆不甚流傳，惟興嗣作，相沿至今，為童蒙所誦，若辭嚴義正，上下千古，則當讓此冊，固不僅以人重矣。今錄存之，庶與興嗣之書並傳焉。

三續千字文注 常州先哲遺書本

三續千字文注一卷，宋江陰葛正剛撰。葛正剛，字德卿，自號水雲清隱，丞相葛邲之從孫。先是吳中侍其良器為續千字文，凡字已見梁千文者，不復用。正剛仿而重續之。其自序言：余蒙侍先君宦遊通川時，四明潘侯伯恭以其先大夫昌年所書梁韻千字文手澤真跡出示，精神態度，勢若飛動。余嘗作摹本，潘侯謂逼真特甚，孺子可教，乃盡誨之以用筆之法，臨池積習，閱二十年餘載，自謂可以遠紹前修，因思以廣其傳。近得朝散侍其公瑋續千字文，旨意微奧，文義該洽，卓乎弗可及矣。余不自揣，因綴輯謏聞而三之，悉書以古篆，仍加之詁注。義有未通，則闕疑以俟博識焉。是正剛于千字文，皆有篆注，惜前二書已佚，此篇僅存其自注，頗詳贍，所采逸書甚夥，如唐韻一書，自崇文總目外，不復見此，獨引三十五條，亦藝苑之碎金也。古篆之書，始于史籀篇，至秦而有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漢人取其書，斷六十字為一章，凡

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蓋有三千三百字，而合此千字文三書，已不下蒼頡篇之數，是即漢人訓學僮之遺法也。惜手篆本今不可考見矣。

周成難字 小學鉤沈本

周成難字一卷、魏掖庭右丞周成撰、清興化任大椿輯本、按隋志有周成雜字解詁四卷、七錄有周成有解字文七卷、而獨無難字之目、其篇卷不詳、唐人著述尚有引者、蓋其書亡于五代之際、今考水經注二十九引、藻水在泚陽、分別功德論二引云、斗擻擻也、阿毗達摩俱舍論二十引云、甲撄也、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八引云、㯾以繩轉軸裁木為器也、大智度論引云、嬔息也、同時為一嬔、亦作此字也、四分律四十一引云、鞚、馬韁也、韡婆娑阿毗曇論十四引云、犎、妃封反、犎牛也、正法華經二引云、帑音蕩、大菩薩藏經三引云、白鮮、文絹也、亦名縞、瑜珈師地論三引云、剛、古浪反、大鼓也、此皆難字逸文也、按爾雅釋獸、兔子嬎、說文嬎生子齊均也、嬎之本義為生子齊均、引申為兔子、字亦作娩、而難字訓同時為一嬔、亦作此字也、帑說文、金幣所藏也、以巾奴聲、而此云音蕩、皆未知所本、然其說解文字、方之許書、不免有得有

失、尚未能臻精善、惟以六朝字書、此其最古、要亦可備參攷之資、清代輯此書有三本、一為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本、一為顧氏小學鉤沈續編本、其一即任氏所輯、而任書為善、今據以錄焉、

六書淺說　玲瓏山館叢書本

六書淺說一卷，清吳縣江聲撰。江聲，本字鱷濤，後改叔澐，號艮庭，師事惠松厓，受古文尚書考，因專力于書，所著尚書集注音疏，已著錄。聲精治說文，病後世深求老考轉注之義，至以篆迹泥之，因為是書，謂轉注者，如泡彼注茲之注，即如考老之字，老屬會意也，人老則鬚髮變白，故老從人毛匕，此亦合三字為誼者也，立老字以為部首，所謂建類一首，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從老省，考字之外，如耆耋壽耇之類，凡與老同意者，皆从老省而屬，是取一字之意，以概數字，所謂同意相受，叔重但言考者，舉一以例其餘爾，由此推之，則說文解字一書，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分部即建類也，其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即所謂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屬皆從某，即同意相受也，校此主義轉之說也，信如聲說，則說文全書，皆轉注也，則是叔重之撰說文，係為轉注而設，許氏又何以轉注居六書之一乎，此戴東原所以疑其貫穿全

部，含義太廣也，雖然，轉注之法，許無明訓，自來說者紛歧，莫宗一是，聲之此說，雖未必盡合許君之旨，然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治小學者，其將取資于是焉。

字林 青照堂叢書本

字林一卷、晉呂忱撰、按魏書江式傳曰、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是江表所稱字林六卷、隋志作七卷、舊唐志十卷、宋志五卷、其卷帙不可定、是書在唐時、與說文並行、唐六典云、書學博士以石經說文字林教士、蓋字林之學、閱魏晉隋陳、至唐極

盛、故張懷瓘以為說文之亞、今字書傳世者、莫古于說文玉篇、而字林實承說文之緒、開玉篇之先、其編次略與說文相同、故李燾謂、字林見存、比說文部敘、初無移徙也、其書蓋佚于元世、戴侗六書故云、其傳于今則有說文、玉篇、類篇諸書、不及字林、然則元時、其書已不傳矣、今世所見字林、惟說郛尚存略本、其所分部、曰分毫字辨、曰音同畫異、曰音義異同、曰畫同音異、曰一字數音、與李燾所稱比說文部敘者不同、而所存之字、又與諸書所引者全殊、若一字數音條內、全用古今韻會部次、定非呂忱之書、又考明修永樂大典、於每韻每字之首、臚列見存小學之書、略無遺漏、獨不見字林、則永樂時、是書之佚已久、說郛何從採收、此必明人偽託無疑、青照堂叢書本之字林、係自說郛本出、其根本已不足據矣、清代治字林之學者、任大椿之字林考逸、最為善本、視此本為精善、且所輯錄、亦視此本為繁富、

藴於字林、詳具其原流、且著其得失如此、俾讀者有所是正焉、

字林補本　成都嚴氏刻本

字林補本一卷、清曾釗陶方琦輯本、成都龔道耕校補、任大椿輯本字林考逸、最為完密、惟其書刊行甚早、後出之類書、未獲盡見、尚不能無挂漏、方琦復據慧琳大藏音義、希麟續一切經音義、玉燭寶典諸書、採出任氏未引者、幾及百字、錢唐諸可寶、又以經典釋文、蕭該漢書音義、三國志注、晉書音義、及學海堂刻任曾兩家補本數十條、補其所闕、然其中重複錄譯、幾居其半、所署編書、不詳篇目、且間或譌易原文、又誤錄所載、決非呂書、既不辨而收之、而所收僅二十餘條、尤為未當、蓋陶諸所補輯、未及訂正、所以仍不免于譌複也、光緒丁酉、成都龔道耕校刻字林考逸、因取補本、刊落譌文、重加編訂、復出諸書、採出諸家所未引、或雖引而有詳畧異同者、益以唐白川以齊民要術菜茹篇所引、及道耕從舊寫本切韻、唐韻輯出多條、都為一卷、附刊考逸之後、而字林之輯錄、畧備于茲矣、蓋輯佚之事、難于著書、著書之家、苟有見地、便自足觀、而輯錄古書、搜遺拾墜、其有條理、漏佚固非、雜湊亦失、如字林者、任氏輯之于前、陶龔補之于後、肆力之勤、蔑以加矣、然又安能保其無遺漏哉、

六義圖解　說郛本

六義圖解一卷、宋王應電撰、六義者、即說文之六書也、此圖本出六書本義、六義相關圖、但米糸本象形字、彼因指事之義不明、遂誤為指事、故刖為中數圖、欲使見刖易明也、其六義相關之圖、先象形、次指事、次會意、次轉注假借、諧聲、如屮巾等字、屮象屮生有二葉附于形、巾象佩巾在結帶之形、此象形字也、由屮巾推演、而為米糸、屮象莖皮、從中兩垂、指象皮之形、糸細絲、从巾、中指細絲紋、此奇畫也、索繩也、从㡀糸者、繩索以束皮、細糸為之、此會意也、索本繩索字、借為蕭索、又盡也、又模索字、此假借字也、轉注音者近切、與索同、求也、索之从宀索聲、此諧聲也、按六書之名、始見于周禮地官保氏、釋之者凡三家、鄭玄引鄭衆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許慎謂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也、三說次第雖有不同、莫不以轉注假借二耑、系于

諧聲之後、按文字起源、肇自象形、託于形聲、而文字孳乳大備、文字既備、則轉假二事、寄居其後、於義何居、竊嘗因文字演進之序攷之、初民社會、未有文字、表達言語、惟賴繪畫、漸進而至單純之象形、夫形與聲不能離乎意、則義實寓于形聲之中矣、既制文字、或單形以見意、或複形以示意、是意由形生、許書所謂象形指事會意者、無寧謂以形衍、象形之術絀、必緣聲以為用、先有音矣、擇其聲之相近者、引申緣傳以為僃、文字以之孳乳、是謂假借、假借之法、困于博名、故數字之義、共于一名、久之則抵清漫漶、而文字壞、智者慮其久而莫之縱跡也、于是立轉注一法、以聲注形、形還注聲、形聲相益、而文字浸多、許書又謂之諧聲、由是言之、轉注假借二耑、實文字由會意進至諧聲之樞紐、應電此書、列轉注假借于會意形聲之間、其說似創、而理實精也、

識字略　家刻本

識字略三卷、清元和宋宗元撰、宋宗元、字愨庭、是書編次、依古韻四聲通轉部目為序、書分三卷、勒為十部、每部之字、有一字數音者、因其聲讀之異、而詮釋其義、其大意謂、字一而義差、義兼而音隨轉、古今之體別、以銖錙、正俗之殊、頓分霄壤、讀之既佶曲而難安、筆之遂回惑而莫定、若斯之類、輒於韻學字學諸書、及經史注疏音釋、尋繹攷証、必使胸中了然、口下脫然、乃已、是宗元此書、蓋在辨正文字之音義、今按編中所收之字、大體以東韻字為主、隨韻注明某聲某韻某義、而發明之處甚少、如中本有陟弓陟仲二切、收中興之中、多作去聲、宗元謂中興對始興而言、不若仍本音、尚專古音通假字也、宗元引戰國策、發端其願、注端猶專也、謂今俗以尚代專、義通而音未協、其說皆未能洞達、蓋宗元之學、于古韻訓詁、治之未深、故言之不能深切、而是書僅就詩韻通用之字、記其音讀之差異、點畫

之異同、執此以教學僮、未始不足為識字之助、而每卷之前、加以古韻通轉名目、殊嫌畫蛇添足之病焉、

中國文字問題　四益館叢書本

中國文字問題一卷、四川李堯勳撰、是書就中國文字、擬問題三十、每題之下、畧為解釋、是書大旨、在尊中國文字、而絀西文、并引日本山本之說謂將來四海統一、折衷一是於地球中、擇善而從、必仍仿秦始、盡焚字母各書、獨尊孔氏古文、而書中所論各節、多牵強敷會之詞、如論中國文字分兩階級、倉頡造字、純為字母方言、孔子正名繙經、始有六書文字、又言歐人字母、文字不過語言之進步、實中國已經之階級、當草眛之初、所有語言、假音亦必同用字母、易大傳言、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湘潭王氏說、以結繩象字盤曲之形、太史公稱字母為百家言、六經為孔氏古文、此中國上古用字母之徵也、所稱後世聖人、必為孔子無疑、中土字母、秦漢以後、久已銷沈、別無蹤跡可尋、然讀莊子天下篇、與史記本紀表傳、當時尚有兩種文字、書籍並行于世、是以孔子以前、但以語言假音、孔子繙經正名、乃特創六書雅言、今按中土文字、起自何時、殊不可知、然就考古學上觀之、殷商之際、文字已孳乳而大備、何至孔子以前、但有語言假音、孔子始創六書文字、易大傳言、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泛指造字者而言、又何以知其為孔子、莊子與史記所謂百家語言古文六藝、指書籍而言、堯勳何以知其為兩種文字、然而堯勳斷章取義、比附成書、非庸妄至愚之人、孰肯為此說乎、

異字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異字一卷、吳朱育撰、清馬國翰輯。按隋書經籍志、朱育撰幼學二卷、異字二卷、唐書藝文志著錄朱嗣卿幼學篇一卷、嗣卿蓋育字也、而不載異字、是其書佚亡已久。郭忠恕汗簡引凡二十一條、雖下云、朱育集字、差下云、朱育奇字、乘下云、朱育字略、求下云、朱育集古字、又廣韻上平十一模、菰以茂東物、注引朱育異字苑、二十五寒、鶴字引異字苑、是集字、奇字、字略、集古字、異字苑、皆異字之別名、又廣韻下平聲十五青、詅字音相次、引異字音、又跉、徐行不正貌、引異字音、不載朱育之名、未知與異字是一書否、考朱育與韋昭同時、二人共撰有毛詩雜答問一書、今韋昭之書傳、而育之名獨不顯、清代學人、書輯存佚書、國翰實開風氣之先、其玉函山房輯佚、所輯之書、無慮數百種、雖時有漏遺、然其規模宏大、前古未有、而所以闡幽顯隱之功、詎不偉與、其於異字之書、輯存凡三十條、輯合古篆今楷、各依

所引錄之、標題異目、具詳于下、以備參攷、是育之書、雖佚而猶存、可與韋昭並傳焉。

說文校書 香草校書本

說文校書四卷，清南匯于鬯撰。鬯於五經、戴記、論語、孟子、爾雅諸書，皆有論述，統名所著書曰香草校書。其說文校書四卷，即香草校書之末四卷也。是書依說文部次，隨文附說，其於清代注釋說文之書，徵引頗富，惟立論多未精審。如論古文云、古文者，謂古文諸經中字，非別有古字書也。然古文諸經中字，實有二種，其一為真古文，如上部上下之類是也，其一乃籀文，如此弌字及二部弍字、三部弎字之類是也。籀文而亦謂之古文者，以其出于古文經中也。明乎此，乃可以讀說文，不然必先有一字，後有弌字，弌必不能古于一，豈非開卷一大疑乎。按鬯謂古文為古文諸經中字是也，又謂古文有真古文、籀文二種非也。古文經乃六國時人所寫經，漢人謂隸寫本經為今文，遂指六國時寫本為古文經。說文所謂古文，正指孔壁所出諸經中文字，而非謂真古文義甚明白，鬯釋為真古文籀文二種，豈非自生糾謬者乎。又若說文目部相省視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訓釋甚明，而鬯謂相字蓋本取義於瞽者之用杖，杖者，木也，無目者而以杖代目，故从木目，會意，不免迴迂。蓋鬯之學，所覽者博，而擇取不甚精，故其書純駁互見，而文辭亦頗瑣不馴，令人不可終卷，然其可資參攷之處，亦在在而有，要在覽者有所擇取焉耳。

字學匯海 青文齋刻本

字學匯海四卷、清翰林苑編。是編所收、卷一為字學舉隅、卷二為字學便覽、卷三為字學舉隅續編、卷四曰敬避字樣、曰檯頭字樣、曰對策條例、款式、曰磨勘條例摘要、曰朝考殿試規矩。蓋清代典試士子、以文字點畫為先、點畫所差、以韻為的、至若抬頭避諱等字、所關尤巨、偶涉差誤、即遭擯棄。此士子之所以日夕孳孳、口維心誦而不敢忘者也。自辨正通俗、字學舉隅諸書出、而翰苑之士、奉為模楷。至若臨文便覽、字學蔵本、復詳攷訂、規矩謹嚴、辨正承用、罔敢或越。是編所錄、始于光緒癸未冬、訖于乙酉夏、皆求翰苑工書者、詳加攷正、分繕成篇、更匯其通、汰其濫、擇其要、正其謬、增其所未詳、補其所不及、兼旁注小目、以便繙閱、其楷法工整、尤足為士林觀摩焉。而敬避抬頭殿試規程諸端、雖非字學、然亦士子應試者所應知也、故并附之、名曰翰苑初編字學匯海。蓋嘗觀漢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

字、乃得為吏、是古學僮皆深六書之學。六朝以降、小學失官、字書不講、雖文學清華之選、往往字體正俗不辨。此書雖非專研字學、要深有益于家塾子弟揣摩之用也。

啟蒙記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啟蒙記一卷、晉散騎常侍顧愷之撰、清馬國翰輯、按晉書文苑傳、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為散騎常侍、所著文集及啟蒙記行世、本傳作啟矇記、隋書藝文志、啟蒙記三卷、啟疑記三卷、並題顧愷之撰、唐志有啟疑記三卷、啟蒙記不錄、蓋是書佚者久矣、考其書既以啟蒙命名、亦東晳發蒙記之類、所以訓蒙之用也、今觀諸書所引、多涉神怪、魏志明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illegible]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徐堅初學記卷五引、零陵郡有石鷰、得風雨則飛如真鷰、皆荒唐不經之事、殊非訓蒙之正體、然考太平御覽卷四十一引啟蒙記注云、天台山、天不遠、路經福溪、溪水清冷、前有石橋、路逕不盈一尺、長數十丈、下臨絕冥之澗、惟忘其身、然後能躋、躋石橋者、梯巖壁、捫蘿葛之莖、度得平路、見天台山、蔚然綺秀、列雙嶺于青霄、上有瓊樓玉闕、天堂碧林、醴泉仙物畢具、晉隱士帛道猷得過之、獲醴泉紫芝靈藥、是啟蒙尚有注、但不知何時人所作、然注之亦多神怪之語、殊疑裴松之所引、亦為注文、是書隋志編入小學類、今據國翰本、錄而存之、附諸東晳發蒙記之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說文玉篇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讀說文玉篇日記一卷，清長洲費廷璜撰。費廷璜，字玉如，長洲縣附生，肄業學古堂。是篇為學古堂之日課也，其書名說文玉篇日記者，蓋以玉篇比校說文，以說文一書，東漢以後，湮沒不顯者久矣，中歷魏晉隋唐，其間為妄人俗手所改竄甚多，中土字書，說文而外，顧野王玉篇為最古，其所引說文，多與今本不同，蓋野王所見，仍許氏之原本，頗可據以校訂今本。如今本說文玉部瑁，重文玥云古文从目，玉篇引作玥，知說文原本當作玥，作目者，妄人所改也。說文口部唪，大笑也。玉篇引唪大聲也，按唪為大笑之義，經傳俱未見用者，若為大笑，則唪篆當與嗤啞噱啼相次，今在嘒嘫二篆之下，嘒云小聲也，嘫云語聲也，則唪亦為大聲無疑，當以玉篇為是。又唪下嗔字云盛气也，此涉玉藻盛氣顛實而誤，盛气亦當為盛聲，與上三篆相次，玉篇正作嗔，盛聲也，可證。說文疒部，疛小腹痛，玉篇疛心腹疾也，按詩小弁篇，

惄焉如擣，毛傳云，擣心疾也，釋文引韓詩擣作疛，此疛訓心疾之證，知玉篇訓心腹疾不誤，說文小腹疾，小乃心字之譌，此類篇之大有功于說文者，當表而出之。廷璜此書，於玉篇說文相異字，一一標出而疏釋之，其有妄人所改說文之字，可依玉篇而訂正之，亦有玉篇誤解者，又可因說文而商榷之，其有裨益于許書之研究，則甚鉅也。

讀段注說文解字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讀段注說文解字日記一卷，清吳縣馮世徵撰。馮世徵，字伯淵，吳縣附貢生。嘗以清代鴻儒輩出，靡不覃精小學，研求形義，於許氏之書，類能校釋辨證，析衷一是，而萃數十年之力，徵引鈎索，聲義兼詳，裒然一代鉅製者，則必推金壇段氏注，為許學之大宗，是固洨長之功臣，皕里之絕學也。惟是書成之時，精力就衰，往往記聞多誤，更不參校本書，十得一失，固所不免，而徐承慶、鈕玉樹之徒，皆從而匡之，不遺餘力。然匡段氏者，大都皆忌嫉盛名，有意攻擊，試觀諸家之書，有未足糾正段氏者，則深文輕詆，反近支離矣。世徵是編，於說文段注引據各書，表以篇目，而又正其舛譌，辨其異同，有段義所未及，或段義所未安，而可參一說者，並以所見附之。許氏原文，段書或用大徐，或用小徐，或據篇海釋文諸書，加以參攷，蓋說文之有段注，猶春秋之有三傳，所以輔佐許書，以成千秋絕業，誠非餖飣小儒，所能盡窺其蘊，而好事之徒，肆力排擊，抑亦妄矣。世徵於段注之誤，既詳為攷訂，著於篇，又於諸家之詆毀段氏者，尤必辨正焉。雖推宗段氏，而求其至當，無拘泥墨守之識，視諸家之專事吹求，亦復不同，可謂善讀段書者矣。

庭誥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庭誥一卷，宋顏延之撰，清歷城馬國翰輯。按宋書本傳，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為行參軍，轉主簿，遷舍人，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徙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徵為中書侍郎，轉太子中書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出為永嘉太守，屏居里巷，起為御史中丞，遷國子祭酒，復為祕書監，光祿勳，太常，世祖登祚，以為金紫光祿大夫，

卒，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憲。凡所著並傳於後。今隋志有顏氏纂要、論語注，獨無庭誥之目，唐宋類書，間有引及之者，藝文類聚卷三十五引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為病也云云，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七引善施者豈惟發自人心，乃出天時，又五百九十三引喜慍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于福量，而止于宏識云云，初學記卷二十一引詠歌之詩，要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採風謠以達民志，詩為之祖云云，皆延之庭誥遺文也，其言心性學品，及詩易春秋之要，與顏推之家訓相似，亦其誥誡子弟之書也。國翰據諸書所引，輯為一卷，以補隋志之所未備焉。

詁幼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詁幼一卷、宋顏延之撰、按隋志小學類、梁有詁幼二卷、顏延之撰、舊唐書志作詁幼文二卷、今其書久佚、其見于唐宋人著述所引者、詩周南關雎正義引云、荀㬂云、詩者古之歌章、然則雅頌之樂篇全矣、是以後之詩者、率以歌為名、及秦勒望岳、漢祀郊宮、辭著前史者、文變之高制也、雖雅聲未至、宏麗難追矣、遠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執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柏梁以來、繼作非一、纂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見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六、引至于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四言側密、則張衡王粲、若夫陳思王、可謂兼之矣、又八百七十一、引大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此皆詁幼文也、然去原書所存不過什一而已、清歷城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於延之輯有庭誥一卷、又從陸德明經典釋文、後漢書注、廣韻、輯得詁幼文四

條、坿諸庭誥之後、內有一條、顏延之荀楷並引、廣詁幼之佚說可見者、僅此不能成卷、亦坿著之、所以闡幽發隱之意深矣、今次諸庭誥之後、以存顏氏一家之學焉、

辨字通考 家刻本

辨字通考四卷、清太原王在鎬撰。王在鎬、字西周、以古今字體厖雜、而經籍詩文以及官府場屋之所用、皆以楷書為尚、是楷書較各體為最要、毫釐不可有差也、乃自漢唐以來、帖寫迭興、後人襲之、而字學因之以譌、又有鄉村塾師、以及農工商賈、自作聰明、取義淺陋、非求簡便、即求新奇、失其本真、參差其畫數、於是有俗字譌字減筆字之謬、而字學又因之以譌、又有疑似莫辨、彼此混相為用、字學更因之以譌、康熙字典、較各字書、雖為詳備、然卷帙繁重、不便翻繹、是書集字典全部、合備考補遺、參互考訂、逐部逐畫、載列其字、卷首曰辨似、辨畧、辨不分正同之字、辨不宜用之正字、辨通用之字、辨臆造之字、部首奇字音義、辨誤、卷二曰、辨音、分韻異同、卷二曰歷代異體、卷三卷四曰、辨正同俗體、其作字從功令所尚、不泥于古體、其於音義極多之字、只載一二端、其要惟辨清畫數而已、故音義從略、至分韻異同、悉遵佩文韻、是書雖無益于韻學之研究、而於通行正楷、是非疑似、莫不分明、分韻異同、莫不詮釋、古今體裁、莫不備載、正同俗譌、莫不考覈、使作字者、能瞭如指掌、而知所適從、是其長也、

顏氏字様 廣倉學窘叢書本

顏氏字様一卷，唐顏師古撰，清南清河汪黎慶輯。按中興書目，有顏師古字様一卷。唐書儒學傳曰：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譌，詔師古于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顏元孫干祿字書序曰：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曰顏氏字様。又云：後有群書新定字様，是學士杜延業續修。是字様當時通行，干祿字書尚多本其說也。今干祿字書通行，而字様廢矣。其見于唐代著述所引者，慧琳音義六引云：熟，字様作熟。又八引云：螺，顏氏字様正體作蠃。廣韻三鍾引云：橦，字様云：本音同，今借為木橦字。廣韻二十五寒引云：乾，字様云：本音虔，今借為乾溼字。叢六蒸引云：矜，字様借為矜憐字。十九侯引云：鉤，字様句之類，並無著ム者。玉篇引云：媄，字様云：顏色姝好也。十二蟹云：獬，字様作解廌。龍龕手鑑引云：執，字様以丸。皆字様逸文也。唐貞觀中，師古號稱

最精小學，以奉詔刊正經籍，因撰字様。至杜延業所續修，亦以字様名。其視顏書得失如何，今其書俱佚，無從考知矣。慶黎此輯，亦僅數條，且無從判別其為顏氏或杜氏之書，姑據錄之，以存其名目焉爾。

解字贅言 觀象廬叢書本

解字贅言一卷、清成都呂調陽撰、調陽著有商周彝器釋銘、六書十二聲傳、古律呂考諸書、已並著錄、是編蓋其讀許書之札記、雖寥寥數紙、而立論甚為通脫、其論未有文字之先、百物皆有名、其名皆俗所名也、聖人制書契、即本俗所名者、與之畫出、故能使人人通曉、所謂萬民以察也、所見甚為允碻、其論形聲也、謂凡偏旁之字、以此字得聲者、必以此字為義、其但諧聲者偶耳、蓋古人名物、不能物物盡異其名、則必取其似者命之、如東為古棟字、東方之東、歲媡之媡、皆取其采絢似畫東也、湅則羃雨如運盱水也、湅則戰慄如井危也、凡為古鐘字、曰則言相應似鐘與律也、銅則金之可為鐘也、桐則木有聲似鐘也、是書以聲為類、緣此義也、亦能引申說文形聲之旨、其釋文字也、不盡守許氏之說、如釋𠫓乃是子初生、故育毓流梳棄等字从此、充為子肥盛、故曰肥充曰充、而亦許氏訓𠫓為子不順充為長人為誤解、然亦有未盡碻者、若為本象章象之形、故曰作為、而調陽則解為鳥爪地、武本象負戈形、乃步武之初字、而調陽則云、武从弋从止、止足也、弋係獸也、係獸必亟踊人之踊躍用兵似之、係獸必多迹、故武迹之義因之、此皆求鑿未精、故生誤解、當為刊正者也、

分毫字樣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分毫字樣一卷、無譔著人姓氏、清歷城馬國翰輯、國翰序曰、分毫字樣一卷、撰人缺、案唐志有歐陽融經典分毫正字一卷、崇文總目曰、唐太學博士歐陽融譔、辯正經典文字、使不得相亂、篇帙今闕、全篇止春秋中帙、餘篇悉亡、據此則歐陽著書體例、當依五經次第編纂、今依不可見、惟玉篇末載有分毫字樣、與僧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相次、是孫強所增加者、書名分毫、而字樣不依經次、意

從原書擬取要畧爾、據錄一家題、仍玉篇所引、闕疑也、據國翰所攷、疑是書為後人依歐陽融辯正經典文字擬取要畧爾、然考歐陽融之書久佚其内容殊不可考、而是編所收之字、多為經典所無、如汗、汘、上胡幹反、熱汗、下七賢反、水名、一則、揩、楷、上客皆反、揩也、下古諧反、木名、一則、言、言、上云偃反、下語偃反、並唇破兒、一則、閇、閉、上布盲反、宮門也、下側銜反、立侍人、一則、窰、窯、上音遙、燒瓦也、下音遥、空也、一則、皆經典中所無之字、其與辯正經典文字、

決非一書、國翰所考未是也、竊按此書、為後人讀玉篇者、就玉篇中字、其點畫相近似者、辨正之如此、孫強因取附諸玉篇之後爾、正不必硜硜考辨其為誰氏之書也、

發蒙記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發蒙記一卷，晉著作郎束皙撰，清歷城馬國翰輯。按晉書束皙傳，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張華見而奇之，召為掾，轉郎，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于世。今發蒙記一書，佚亡已久，明陶宗儀說郛輯錄凡十五條，內九條不知出自書，又玉精名委，似美女而青衣，見以桃戟刺之，以其名呼之，可得也一條，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二引，改蒙記，陶氏誤錄之耳。說郛之外，諸書尚有引之者，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七引甘棗令人不惑，萱草可以忘憂，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八引云，蠅生積灰，蜂出蜘蛛，腐木為螢火，蠐螬生朽糞，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云，廉頗年老，日啖肉百斤，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駃騠剖其母腹而生，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青蚨可以還錢，埤雅釋獸獺以獲為婦，皆出自發蒙記，國翰於說郛所輯之外，復蒐輯十一條，補錄於後，勒為一卷，庶足以存束氏之書焉。

何文貞公千字文一卷　雲南叢書本

何文貞公千字文一卷、清師宗何丹畦撰、昆明陳榮昌書、按梁武帝有王羲之書、命周興嗣次韻為之、是曰千字文、自是以後、代有作者、綜其類別、厥有二類、以千字文字為小學字書者、其源出於爰歷滂喜凡將急就、蓋集錄文字、以便童子誦習、若興嗣千字文、[illegible]名氏篆書千字文、草書千字文、薛氏古篆千字文是、以千字文為小學訓蒙之書者、若宋胡致堂敘古千文、敘事立言、昭陳法式、使小童輯夕諷誦、其義亦足以養正于蒙矣、丹畦此書、亦敘古千文之類、其書自懿推至道、天地胚胎起即接敘二帝心傳、其中允執、自三代訖乎明季、歷代治亂興甚之故、關係大處、已撮畧盡、其平章言無騖虛寂、注蹟平由、勿貪飛雜、卜體返求、此示人以本體、發明道統、闡示德門、與胡氏之旨正同、至示人求本體工夫、則曰逼欲存誠、寸衷惕微、涵養克完、措施乃正、亟勉我躬、保以俟命、此乃洙泗關閩一脈之傳、丹畦能類道之、亦足以見其學

術之純正矣、是書於文義艱深處、皆詳為註出、使覽者一目了然、無復滯礙、其所以養蒙于正之意、足與胡氏敘古千文之書並傳也、

字書三辨 竹岡齋九種本

字書三辨三卷，清奉新趙敬襄撰。趙敬襄，字司萬，一字庸軒，著有竹岡詩草、竹岡雜綴、四書圖表就正、端溪書院志、端溪課藝、竹岡小草、困學紀聞參注諸書，已並著錄。嘗以小學書，浩如淵海，初學未能研習，一落筆便成差舛，是編對依康熙字典及四庫全書館辨正通行之字，依類鈔錄，釐為三卷。卷一曰辨畫，凡帖寫與正楷異者，均標出之，如昜易、證証等是。又若字畫之相似者，若泒之與派沭、脈之與脉、丐之與丏、羑之與美，亦皆一一注明之。卷二曰辨音，凡一字而音讀歧異，如沈字有年題切、乃禮切、乃計切、音寗、音涅、音泥六音；涂字有音徒、音除、音耶、音余、直加切、直胡切二音；不字有逋沒切、分物切、俯九切、甫救切、方鳩切、芳無切、音彪、音樹、音否九音，皆一一注釋其音義。三曰辨義，有同字異義、異字異義、異字同義之字，皆為之分別疏釋。夫文字形體之紛歧，音聲之遞變，古今雅故之多，方瑣碎錄雜，非是書

之所能盡。而敬襄之意，亦在錄日常通用之字，便于童蒙諷誦，故非詩文内所常用，洎自來字書韻書，剖析精微之處，均不列入，以明其書非備字學研究之用也。

正穀堂釋篆千字文　明刊本

正穀堂釋篆千字文一卷，明福建洪朱祉撰。洪朱祉字爾藩，號雪樓居士，著有格古聲宗集。是編依周興嗣千字文，彙錄古篆，所據之書，為說文、汗簡、印則、摭古遺文、六書統，旁及金石文字。其興嗣千字文則墨書頂格，下有注釋，篆文則朱書彙列于後。其自序謂，古子生六歲，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習六甲書，計今成書不具傳，結童授大義者，先與以千字文，幼子鈍數口問字，予取是部，將授而閱之，見詮韻叶聲，義與意典，合方數書，詳而綜其成，知此集猶古意也。顧文依類象形，纂古組經，不為詮釋，恐白首紛如者有之，於是妄為之字叶反切，以楷末歷，仍集古韻篆籀之文，以存六義之旨云云。是書雖以千字文標目，然與古之篆體千字文不同，彼篆體千字文者，蓋易楷書為篆體，此則依千字文次第，搜集古篆，按字考義，議流尋源，其於古文小學之功深矣。明人治字學者，以戴侗六書故、周伯溫六書正譌、趙宧光說文長箋為最著，然戴周諸人僅治說文而不及古籀，朱祉則獨識古文，今觀所收凡七千七百六字，每字皆有本原，絕無空疏荒謬之弊，亦足以見其謹嚴者矣。

秦書八體原委　天津博物院石印

秦書八體原委二卷、天津華學涑輯、華學涑字石斧、撰有國文探索一斑、秦書三種、秦書集存、已並著錄、是書所以考明八體之文字、其大意謂自秦省改史籀而作篆、三代舊法浸亡、八體之名雖存、而分類別用、已將先民憲典、與流俗雜書等視、存以應用者、僅篆隸二者而已、其大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之六者、名存實亡、八體六技、漢志僅載其目、學者不得見其形狀久矣、但以篆隸二例觀之、篆以改籀而作、隸以約篆而成、淵源悉有所受、由是類推其他六體、亦非自秦始創制、皆因古文別體、各自為用而已、幸古器今多發見、時代亦漸證明、以秦器之正確者、依類次文、上溯其淵源、下綜其歸結、中及當時之所用、每體之下、詳舉例證、與夫所收未著錄之文字、蒐採甚為繁富、至編中說解、亦頗詳明、若大篆編下、證明許書之古文、其源出自鄒魯、非出宗周、為許書之古文下一確解、惟以簽押為署書、頗為可疑、按蕭子良釋署書、以蒼龍白虎二闕為解、漢書蘇武傳注、署、表也、題也、說文檢下云、檢者、署也、一切封檢題字題榜、皆曰署書、而檢押自漢以後始有之、不得謂署書專指書押、學涑臚舉秦漢象形印、證署書即押書、祗見其偏而未見其全之說也、

隸有　光緒十五年石印本

隸有六卷、清錢塘趙曈編輯。趙曈字侗遷，嘗究心漢隸之學，自云乙丑之歲重歸故里，與其族兄益甫講論古文、六朝書法，後復揣摸漢隸碑碣數百十種，稍識字學之旨，乃依字典之例，以筆畫多寡，分部别居，每字之下，上詳聲韻，下晰原碑，後附拾遺六十五字，以便稽考隸字之有無，故名之曰隸有。自秦用隸書，漢興因之，章帝時，王次仲作八分，而隸體始變，繼是而貫紡王蒼蔡邕之徒，各出新意，而古法寖微。然桂未谷隸說云：作隸不明篆體，則不能知其變通之意；不多見碑版，則不能知其增減假借之意。是以篆有定體，而隸無定形，欲究乎文字之變，非博觀約取，示之標準，而學隸者將無涂轍之可尋。集隸學之書，始于宋洪氏之隸釋，然猶舉漢魏碑版累千一編也。摹錄其字者，則有婁氏漢隸字源、劉球隸韻，清代則有翟氏隸篇、顧氏隸辨，翟顧之書，後出，收采尤為完備，檢一字而正變盡得，有功于後學甚詎也。曈之書，蓋取顧南原隸辨，而損約之，每字

僅錄一體，視顧書為簡約矣。然漢魏以來，金石文字，發之古文大小篆，多不相應，原其隸變之初，務在去煩趨簡，往往有遷就以便俗書，其中隨勢更迭，但求補空作姿，不守偏旁，如是則非彙集眾體，不足以究其變，是則曈隸有之作，尚不足以比美翟顧諸家之書也。

說文引漢律令攷補正　李氏三種本

說文引漢律令攷補正一卷、清長壽李滋然撰。滋然著有孔子集語補遺商正、倉頡輯補斠證小箋、已並著錄。是編補正吳縣王幹臣說文解字引漢律令攷而作。許慎作說文、於漢律令、雖未明引、而證以羣籍徵錄、詳推本書通例、竊知為律令者、各輯為一卷。又作附錄二卷。綜律攷十有七事、附錄十二事、令攷六事、附錄八事、條陳疏證、義例精詳、為近世研究許學者所未備、滋然復因其書、補其未備者四事、鳥部引秦漢之初侍中冠鵔鸃冠一條、肉部膢引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曰祈穀食新曰離膢、一條、网部引二十四銖為一兩一條、田部畤引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一條、此四者、王書所未收者也、禾部私下云、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此乃當時民間方言也、王氏附于田令、此其當芟者也、王氏有祠律、水律、雜令諸目、滋然曰、此三條、皆推衍立名、宜刪、漢法律藏理官、故志不著錄、令懸典則、故志著篇名、雖統稱律令、實各自成書、分科不盡從同、元著據雜律以補雜令、據祠令以補祠律、據水令以補水律、不特詞無所本、僅比附而意增之、無此史法、恐非律令之體例矣、此其當訂正者也、綜上諸事、區類條疏、分科補正、庶可匡王書之未逮焉。

八分書辨 雍正刊本

八分書辨一卷、清金山楊錫觀撰、錫觀著有六書辨通、六書例解、六書雜說、已並著錄、是編所以考辨八分書體也、按八分之說、最為多歧、以言作者、序仙記、書斷、水經注皆謂秦人王次仲作、而衛恆、王愔、蕭子良則謂為後漢人、以言體製、文姬序其父蔡邕之言、謂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是以八分在篆隸之間也、王愔謂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蕭子良謂飾隸為八分、是以八分生于隸也、張懷瓘謂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杜甫詩大小二篆生八分、是以八分生于篆也、以上諸說、言人人殊、莫可一是、然驗之東漢諸石、隸書而外、別無八分書、錫觀之言曰、八分即漢隸、今楷之別名爾、書斷八分贊云、楷之為妙兮備華實、又云、亦謂之章程書、故梁鵠云、鍾繇善章程書、然推蔡伯喈造其極焉、夫漢伯喈之書、刻于石經、其殘碑載于洪括隸韻、非即漢人之隸乎、而書苑云、漢石經乃邕八分書也、鍾繇之書正楷也、備隸飛筆意、非晉時之楷乎、而周興嗣云、杜稾鍾隸、蓋秦之隸謂之隸、漢之隸皆可謂之分、其从篆體者、即八分是篆二分是隸也、其與正楷無異者、即八分是隸二分是篆也、篆也隸也、所以分也、再變而為楷分、又在楷隸之間、轍迹小異、故多其名爾、以其分而言之、漢之隸非盡秦之隸、今之楷非復漢之隸、變易不同也、以其合而言之、漢之隸即秦之隸、今之楷、即漢之隸、故鍾王之書、謂之今隸、原流則一也、故指隸為八分也可、指楷為八分也可、八分並非別種書、並非別有作者、張懷瓘書斷、明指八分為楷是也、其謂八分書、即隸楷之別名、並非隸楷外別有此一體、語辨而證精、可以直掃羣霾矣、

讀說文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讀說文日記一卷、清婁縣胡常惪撰、胡常惪、字少芸、松江府婁縣優貢生、讀書于學古堂、是書所錄、爲其讀說文筆記十五則、然其中多非難段注、如雲字、說文云、山川气也、从雲、云象雲回轉形、凡雲之屬皆从雲、云古文省雨、[illegible]亦古文雲、段注云、二蓋上字、象自下回轉而上也、此解云从二之義也、常惪云此說非是、云从二非古文上字也、[illegible]爲最初之古文、乃象形字、雲起于地、散布于天、故其字下銳而上廣、象回轉而上之形、後人作字、取其整齊、倒[illegible]而斷其兩曲、遂成云、後又加雨作雲、是云爲[illegible]之變、雲又爲云之變、安得謂云从上字乎、今按常惪之說非也、雲字三篆[illegible]象雲气回轉、云字从上會意、雲字从雨形聲、三體取義各殊、不可相混、如常惪所云、恐非製字之意矣、又如圂、說文云廁也、从囗、象豕在囗中也、會意、段注改作豕廁也、注云、引申之誼、人廁、或曰圂、常惪云、此說非是、許君以廁訓圂、蓋謂人廁也、廁爲蔵

物所聚、而最蔵者莫如豕、故字从豕會意、許書中會意字、取意于獸、而誼不屬獸者多矣、按常惪既知許書中會意字、取意于獸、而誼不屬獸、則段注圂豕廁引申爲人廁之說爲不虛、蓋字有本義、有引申義、人事之字、本意多不易明、必須就其他字引申之、若突本犬突出、引申爲人突出、家本豕居、引申爲人居、圂爲豕廁、引申爲人廁、亦其例矣、信如常惪所說、取意於獸、而誼不屬獸、則制字者又何所取誼于獸者乎、此其輕詆段說、而轉失支離者矣、

同聲續千字文 康熙刻本

同聲續千字文六卷，清長洲朱紫撰。朱紫，字天凝，嘗取周興嗣千字文，集為同聲千字文十卷。繼慮所收之字尚多缺遺，取明練川章黼韻學集成，采其字樣，別撰續千字文，分天地、鳥獸、草木之門，別飲食、衣服、宮室、人事之類，採輯貫串，勒為一書。又恐續千字文句俚理晦，讀難會意，別著解義一篇，置諸篇首，表明用字之義。其正文則續千字文，傍注小字為解義。其次列同聲之字，一如同聲千字文之例，因其文隨其聲，以諸字附之，而釋其義于下。按前千字文內，除併同聲者四百三十七字，實止五百六十三字，此續千字文內，除併同聲者一百七十一字，實止八百二十九字，今正續二書，共收一萬九千餘字，內止認本文一千三百九十二字，無藉師資，可統識一萬九千餘字之音，不煩捉命，可同知一萬九千餘字之義，并註內通作某某、亦作某某、古作某某、今作某某、俗作某某、共二萬餘字，而字體、字音、字義，靡不曉然。又以附收同聲之字，未免漫漶難稽，茲特一一註明所附之字，另立字目，以便檢查、

夫古者保氏掌養國子，教之以六書，其時之人，自八歲入小學，即已熟辨于六書之故。族黨鄉庠之間，服習講貫，固所疑眩，唐以後小學失官，文字遂壞，元明以來，通人學士，鮮有能究乎六書之蘊者，此編雖非專講小學之書，然取訓蒙童，則甚便焉。

同聲千字文　康熙刊本

同聲千字文十卷、清長洲朱紫撰、朱紫、字天凝、少孤、事母以孝稱、攻帖括、習韜鈐、而性好書詩、又留心沈陸之學、以字學諸書能攷一字之音、不能識同音之字、韻學諸書、能識同音之字、不能讀韻學之文、因取周興嗣纂千字文、除拼同聲者四百三十七字、實止五百六十三字、每字之下、彙列其同聲之字而注釋之、其音切也、悉本洪武正韻、韻學集成、韻學集要、五車韻瑞、廣韻、韻譜本義、中原音韻諸書、其訓釋也、則本諸秦漢以前之古義、至有殊方之音、如縣字古音讀如虎音、惟微字讀如肥音、宸辰字讀如人音、皆依中原音韻釐正、有一字而詮解異義、異字而典謨通用、集註則特加詳備、而古文俗體、亦兼收並畜、如天下收兂蕿、地下收墬墜、遞下收遰字、衰下收衺字、亦以廣多聞之義也、明季小學之業、治之者稀、所有韻書、求有能正其體、辨其音、解其義而無訛者、蓋寡、清承有明之弊、雖有顧炎武倡研古音、然能心知其意者、亦甚渺、觀紫之書、在今日視之、覺其無甚發明、然在當時、能彙

集同聲之字、因千字文隨其聲以附麗之、殊方之音必正、辨點畫必詳、援故實必典則、頗足應童蒙之求、而有便於蛾子時術之助也、

字學七種　道光刊本

字學七種二卷、清廣陵李祕園撰集、泰和張邦泰校刊、七種者、曰分毫字辨、曰同音異用、曰誤讀諸字、曰異音駢字、曰誤寫諸字、曰通用諸字、曰一字數音、每類之首、冠以小序、凡字點畫之訛、音義之異、皆為辨別毫釐、然亦有辨所不當辨者、如罇墫一字也、而云上與樽同、酒器、下與蹲同、舞貌、尤尢一字也、而云上過也、下尤豫、尚書之尚、云音常、主大計之官、綸巾之綸、云音關、青絲綬也、武侯所冠、又若一字列舉十音、殊無關于訓詁、而鈎奇鬥勝、初學覽之、易滋迷惑焉、書首有周作楫序、謂道光乙酉、奉命視學西、歷試十棚、見生童卷中、字畫舛錯、試有如說鈴所謂以華作華、以既作既之類、仍訛襲謬、有乖六書之旨、因檢舊存廣陵李祕園先生所輯問奇七種、刊布分給、今歲入都、索者甚衆、而板已漫患、述多魚虎、翻恐貽誤、爰校定重刊云云、蓋自小學既廢、六書之義、闕焉不講、無論三家村學究、不知說文玉篇為何書、即能文之士、亦未嘗觀于字例之條、是書雖不足供專門研究文字學者之用、然於誤寫誤讀諸字、辨析極精、故周氏刊之以贈生童、是則持此以訓蒙童、亦有所裨益也、

字學集要 明葛啓刊本

字學集要四卷、明會稽陶承學譔、是書編次、以韻分類、以平聲領上去入三聲、每字詮釋其義、其自序云、南唐徐鍇、以許氏學廢、取其字分譜四聲、名說文韻譜、識者謂韻譜識便檢閱、但局于四聲、偏旁雜識、又不具載其解、未稱全書、乃巽岩李氏因司馬文正公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之、使若魚貫然、一覽即可了也、于是訓故明列、音韻珠聯、文字之學、二者備矣、學叢在南臺、校行吳中、得韻學一編、愛其四聲貫穿、類總相屬、下有註釋、多本說文、不詳撰者名氏、覽而歎曰、豈即徐李撰述之遺耶、弗傳之百世可也、顧簡編脫遺、字畫舛譌、漫漶未裁、將復淪没、慨然惜之、及守新安、嘗延致同邑儒者毛君曾、虞師序、與之涉獵理蒐、采摭藝林、揚搉異同、芟繁剔冗云云、知承學此書、即本所得韻學而作、今韻學之書、既不可覩、而此書分韻、為二十二部、曰東支齊魚模灰皆真寒山先蕭高歌麻嗟陽庚尤侵覃鹽、此與徐李二家之書、體例不同、知承學所得韻學、必非徐李之書、而此編韻目、分合實未盡善、如以古韻論、則麻韻應納之、而冬不當系于東、蒸不當系于庚、如以今韻論、則平聲亦非二十二韻之所能盡、是其分韻、不今不古、無所依據、即其訓釋、亦無所發明之處、焉足以闡文字而開聾蒙乎、

字鵲　秘冊叢說本

字鵲一卷、宋顏愍楚撰、是書隋書經籍志及新舊唐書藝文志均不錄、蓋其佚已久、而唐以來類書、亦無徵引之者、據秘冊叢說所載、凡一百五十三條、書分二編、一曰俗書證誤、所以糾正俗書之誤寫也、如美從大、從大非、博協從十、從小非、陜陝西、從入從人非、欽从欠、从欠非、萮從人從月、從俞非、釁從同從酉、從目從頁非、亂從丿從乙、從亻從乙非、廚、庖廚、從亠从土、從一從豆非、寐、牀也、邑也、從心從用必非、樸從木從牙、从才从手非、虎從虍从几此類從之、從户非、習從羽、凡此類從之、俗作習、尒音迩、從入從尒非、氾音凡、從巳從已非、凡氾范等從之、一曰訛習諸字、所以訂正世俗音讀之訛也、如足原音樞音雅、今匠、誆原誆音、今誆騙訛匡音、大原音惰、今音秦、又丁蓋切、所原疑諺切、笑也、今訛作戀、訛原與韓同音鏵、今訛韓誤虎音、句原句、今句引音鉤、句足句當音遘、做原直作切、今做又租去聲、鄚縣名、原霍號切、今丈、是書于字學、無所發明、僅辨正于聲訓點法之間、與呂忱

分毫字樣、顏師古顏氏字樣、顏元孫干祿字書、郭忠恕佩觿諸書相類、而精審遜之、今錄存之、期與字樣佩觿之書並傳焉、又按說郛及青照堂叢書並輯有顏愍楚俗書證誤、蓋即字鵲之一也、

雜字指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雜字指一卷，後漢郭顯卿撰，清歷城馬國翰輯。顯卿里居不詳。按隋書經籍志，雜字指一卷，古文奇字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知顯卿仕為太子中庶子。唐書藝文志，郭訓字指篇一卷，古文奇字二卷，又知顯卿本名訓，而以字行也。字旨篇即雜字指之異名也。其書今佚，郭忠恕汗簡引二十九條，瑩字引出郭顯卿集，釐力之切，出郭顯卿字指，乙焉名，骫騙字，焉八切，出字指，是皆一書之異名。廣韻入聲二十七合，䪞字注，引郭調字指，調乃訓字之訛。今考字指所收之字，若盇之以九作杌，搜之以宙作鍑，訶之以止作哠，鴨之以奄作鵪，陸之以圖作黷，與說文之古文相似，其源蓋出于六國古文。至若乞之男，美之作箛，選字作齡，盧之作䗟，又疑點畫有誤。東漢之識古文者，汝長許君為最，所著說文解字一書，於當時所存之大篆、小篆、古文、籀文、奇字、或體，收羅畢備，訓生東漢末，知在許叔重先後，而其字指所收，多說文未收之字，要其研究古文，功力足與汝南伯仲，雖其書所存甚渺，而其所以蒐集古文之功，不可沒焉。

千字文華 借月山房彙鈔本

千字文華一卷。清昭文張海鵬輯。海鵬輯刻有借月山房彙鈔，已著錄。是編所收，為吳省蘭恭慶皇上七旬萬壽千字文一卷、彭元瑞恭跋御製全韻詩千字文一卷、王錫毛西河傳贊千字文一卷、黃祖顧別本千字文一卷、續千字文一卷、再續千字文一卷、明陳鎏別本續千字文一卷。其大意謂興嗣所次韻叶、義該百名，書方一成不易，其於黃、小拾誦、實多裨助，本朝儒臣重加排纂，用該賡颺，詞必生新，字惟由舊，範潠鑄以為鏗鏘，藻翩而成錦，抒寫任手，變化從心，真燕許之鉅製，而墨翰之奇珍也。暇為彙刻，用廣厥傳，因從故簏中得前人擬本，及于原文外，廣之續之者，並剞劂之，總凡七篇，此七篇者，皆未常流傳之本，若吳氏之恭慶皇上萬壽，彭氏之恭跋御製全韻詩、王錫之毛西河傳贊，皆用周興嗣本重編，若夫綜錯古人之文，如已出焉，有以見其心思之巧，至黃氏之續本、再續本、陳氏之別本，則又捃摭遺文，仍仿其體製，編為韻語，詞采亦頗可觀，當與原本並行也。

說文問疏證 望古遙集之齋所著書本

說文問疏證一卷、清歸安姚覲元撰、姚覲元、字子湘、文田之孫、說文問者、嚴鐵橋所撰也、嚴氏說文校議一書、體大精思、直造古人之室、其于疑哉難解之字、別撮鈔四十六條、名曰說文問、附刻校議之後、昔錢竹汀說文答問、甘泉薛傳均為之疏證、而嚴書獨無之、覲元是書、所以疏證嚴氏之書而明辨之、猶薛氏疏證答問也、惟書中所釋各字、多引前人之說、以相比附、而無所發明、如羌字古文作羑、此實羌字蘇嬗、而覲元云、从㐺、古虞字、象山澤險阻、相與參觀、當是羌人以畜牧為生、而生著種各有豪、其興衰以所牧為候、羌字上從羊、下從人、二人為从、三人成眾、今作四人在中下、似羌人聚族而居、就草木之處牧羊耳、是象形而兼會意、此說殊病支離、又若遂古文作遂、以金文證之、字從术作、古述遂字音似、故可通用、嚴氏未見金文遂字、故云未詳、覲元云、遂篆作遂、汗簡作遂、篇海作遹、古文奇字作𢓊、均小異、既為古文傳寫失真、若再以楷體存之、求其合乎古、得耶、所以望古遙集、不禁廢書三歎也、此故感慨文字、與釋古文遂字何涉、蓋覲元之學、根底未深、故所立說、皆游逸其詞、而無所見地、雖其序文自擬薛氏問答疏證、然就其所得言之、究難與薛氏之書並論也、

讀說文序表記 望古遙集之齋所著書本

讀說文序表記一卷、清歸安姚凱元撰、凱元撰、有說文問一卷、已著錄、是書記兩徐說文序表之異同、許君前後序、許沖上表、刊本各異、諸家致宋刊本互訂、各存其說、嚴可均校議、丰據黃公紹韻會、鐵橋汪氏所刻、據潛采堂朱氏舊鈔本、凡目錄與卷中字、筆迹多異、許君本五百四十部、此缺白丰比三部、次第亦舛錯、其夏英公古文四聲韻、引倍于汪、是否、鄭忠恕真本、則莫可揣測、趙宧光長牋、宗繫傳相出入、惟雜以譌誤之字、段注則多擅改、若宋張次立改定小徐本、毛氏復據次立剜改、凡小徐佳處、逵勝大徐者、少所采擷、不必從者、乃多從之、蓋一書流傳既久、展轉傳鈔、豕亥魯魚、自所不免、能詳比諸本、記其異同、以備參攷、是固善矣、惟凱元是書、自長跋校議段注外、所餘諸本收錄頗不完備、而自序云、年來多病、恒常涉不如意事、交遊甚寡、剞劂亦稀、匿跡窮居、柱藏歲月、譜于室人、左沇香先生、閨得閒門風雨册子、

君處暗對、頗愜宿懷云云、語言可憎、夫室人唱隨之事、雖云風雅、與著述無關、固不必形於序文之中、而稱室人為先生、尤為曠古所無、即此一端、已足以見其庸妄、其書之得失、無足論矣、

古字彙編 康熙刊本

古字彙編一卷，清長平李宗馥輯。李宗馥，字淇清，康熙時，官兵部右侍郎。曾校刊韻略易通。是編編次，依韻略二十韻，而彙錄字書不常見之字以實之。其自序謂字昉自倉頡，而粟泣鬼，洎後變而為篆，為隸，為楷，為行書草書，厥體不一，於維昭代同文之化，四海從風，凡制作大章，悉宗楷書。點畫聲音，家傳戶習，幾類布帛菽粟之常，迺操觚家為古文詞，間用古字一二，時流無不按劍，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自諸生時，不惟閱篇海字彙諸書，考正體韻，凡古文籀文及本字相同未經習見者，輒手錄拈出，久而盈帙，題曰古字彙編。今按書中所收之字，大體分古文籀文石鼓文俗書數種。古文者，說文所載之古文也，然終之古文裊裊鶴之古文謌鸖，皆俗書，非古文也。夫既以古文名書，則俗書別體不應闌入。若叔之別體村封，叟之俗字作叟，皆可刪也。又若郭忠恕之汗簡，薛尚功之歷代鐘鼎款識，皆真古文也，此書失收。且宗馥于古文字書，未嘗多見。即說文一書，恐亦未獲觀，

此編不過就篇海摘錄而成耳，故往往以俗字當古文籀文，而真古文反不收。又宗馥之刊韻略易通也，而刊落蘭氏之名，易為已有，謂歸山以來，纂有韻略，已行於世。即此一事，已足以見其妄，則是書又豈足責乎。

六書襍説　雍正刊本

六書襍説一卷、清金山楊錫觀撰、楊錫觀、字顒若、著有六書辨通、六書例解、八分書辨諸書、已並著錄、是書專釋六書之義、其次弟、曰六書統于指事、曰指事象形分界、曰指事會意分界、曰諧聲从方音而多、曰古今人轉注、曰假借有二義、曰方中覆六書通説、曰變換偏旁之文多後增、曰遵篆倍篆體、其論指事也、曰指事一項、極籠統、以書契皆為指事設也、若論下手處、原从象形始、但指事是原原頭頭、若不首列、則此項更無位置處、故許書以指事列六書之首、以六書無非為事設也、其中多有不象事者、統名之曰事爾、此從許慎之説也、其論轉注也、曰論昔人制作之意、一字數體、成文元在兩三字内、轉彼注此、許氏考老轉訓、就已之訓詁言之、是亦轉注中之一端、偏而非全、今就考老之例而更切指之、即如監臨二字、同在臥部、監訓臨下也、从臨省、兼義亦聲、从血與盟同意、臨訓監也、从監省、从品聲、臨以監為義、監以臨為義、皆不从臥義、蓋从臥則二字全無理會矣、此體作者之本指、兩相轉注、此開後人同部互訓之先河也、諸説雖未必盡確、然皆元元本本、依文陳説、無疏空枝離之病、錫觀當雍乾之際、説文之學尚未大明、而冥心獨往、研微積精、所得固已深矣、

亞字編 古愚老人消夏錄本

亞字編一卷、清海陽竹林人汪汲撰、汪汲、字葵田、著有韻府紀字、事物會原、彙集經驗方、藥名譜、怪疾奇方、解春編、樂府標原、樂府遺聲、宮調總論、詞名集解、已並著錄、是書專錄亞體之字、其分部也、依康熙字典、以筆畫多寡為敘、惟所收之字多不可據、如豳乙等字、出字彙補、其義則未詳、仌出篇海類編、音吟、眾立也、仺古盃字、㚇出篇海、同結、𠕋出餘文、音笈、帀出搜真玉鏡、音長、俱未知所本、夫小學字書、古人所重、欲讀古書、當先識難字、欲識難字、宜先辨古文、古文莫備于說文、試能由說文上推籀文古文、以究其原、下尋隸書別字、以究其變、則所識之字、亦足用矣、然徒識衆人未見之字、專尚新奇、而于經生習見之字反多脫漏、則逐末遺本、得粗忘精、適足貽方家一噱、嗟乎字豈易識哉、汲之書、於說文玉篇、及六籍以內罕見之字、多未收錄、而僅取俗書別體、堆垛成篇、無乃逐末遺本乎、古今文字、浩如煙海、竭一生之聰明才力、冥搜幽討、未必無一字之遺、即有二十以後、三十以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如古所稱高才生者、亦有不盡識之字、況俗僻不經之字耶、此所以汲之書、用力雖勤、而所得甚微也、

圖東草堂劄記 稿本

圖東草堂劄記稿本六卷、清歸安姚覲元撰、東方圖書館藏、姚覲元、字子湘、所著有說文問、講說文序表記、已並著錄、是編為其未成之稿、鈔錄頗淩雜無序、大都古代藥方奇門納甲之類為多、而攷證之處甚少、蓋以陰陽五運六氣、與素問之說頗合、而古代中醫、亦喜以五行附會人之五臟、覲元好醫學、故牽連及之、然書中錄清末奏摺甚多頗有關于掌故、如光緒十二年惇親王奕誴、請冬至大祀圜丘一疏、又是年伯彥訥謨祜等、奏顲請從緩歸政以慰聖學一摺、皆有關于朝廷大政、又浙江巡撫楊昌濬片、浙江平湖縣人陸隴其學宗程朱、有功世教、當寵詞從祀一摺、光緒十二年、江蘇學政王先謙片、勸學窮經一摺、光緒十三年、駐藏大臣色楞額崇綱奏為廓爾喀額爾德尼王專差正副貢使赴京呈進貢品一摺、光緒十四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廣東巡撫吳大澂奏為開設書局刊布經籍以裨士林一摺、光緒十四年、惇親王奕誴奏為選擇吉期一摺、光緒十一年、湖廣總督卞寶第、湖北巡撫彭祖賢奏為故員鄖縣知縣桂文燦績學敦行、經濟閎通、宜宣

付國史館立傳一摺、光緒十六年、安徽巡撫沈秉成疏奏、為已故大員湖南巡撫左輔、宜付國史館、並准入祀賢良祠一摺、光緒十六年、山東巡撫張曜奏為擬重修山東省志書一摺、並錄有光緒朝聖諭多則、皆足以資研究晚清史者之參攷、又按是書首葉、有城南草堂筆記卅卷、城北草堂日錄三十卷、聆竹夜話八卷、秋聰贅筆十二卷、惇燈瑣積八卷、圖東草堂劄記二十四卷、知覲元欲撰之書尚夥、而是編中多有空紙未錄者、又知此書為其未成之稿也、

雲自在龕筆記　古學叢刊本

雲自在龕筆記一卷，清江陰繆荃孫撰。繆荃孫，字筱山，晚號藝風老人，幼隨宦於蜀，師陽湖湯成彥、雙流宋玉棫，寄籍華陽，因舉四川鄉試，以被攻擊，遂戍於蘇，再登乙榜，光緒丙子成進士。所著有藝風堂讀書記、藏書記、金石目、文集、詩集、續國朝碑傳集、常州詞集，已並著錄。是編為荃孫稿本，未嘗刊行，鄧秋枚編印古學叢刊，始為刊入。其中行款空格，皆照原本，明此書之

成，蓋在清代也。書中所紀，皆有清一代之掌故，其編次以列朝為序，如范文程致諸王啟，諄諄以仕賢撫衆，秋毫無犯為言，遂開有清一代之丕基。又載世祖之於崇禎，惜其明智而身嬰巨禍，又敕修明史諸臣，不得妄議，又命閣臣金之俊，撰碑文一通，豎于隧道，使天下後世知明代亡國，罪繇臣工，而崇禎帝非失道之君也云云。其它關于朝政得失、宮幃細事，而為清史稿所不載者甚多。蓋荃孫曾充國史館協修，分纂儒林、文苑、循良、

孝友、隱逸五傳，忤總裁意，謝事歸，是其於清史掌故，知之甚諗，且所紀諸事，具有本元，非稗官野史者比，而有資于考證之處，自當與清史稿並觀也。

鄭堂讀書記 吳興叢書本

鄭堂讀書記七十一卷、清烏程周中孚撰、周中孚、字信之、别號鄭堂、嘉慶元年、舉拔萃科、曾助阮元修經籍籑詁、中孚初讀四庫書提要、謂為學之途徑在此、乃依其例、取現存目覩諸書、條最篇目、甄敘卷部、更旁臚其鈎繫得失、凡數十萬言、著鄭堂讀書記若干卷、别撰孝經集解、逸周書注補正、顧職方年譜、子書考、金石識小錄、詞苑叢話、文錄、詩錄、跋後、其次子不肖、悉以手稿轉鬻他姓、其讀書記、初歸朱為弼、稿本凡百餘冊、後歸獨山莫氏、已逸十之二三、其外孫戴望、頗私其說、適烏程劉氏刻入吳興叢書中、僅存七十一卷、非完帙也、按四庫全書提要、集當時文臣學者、議論于一室、其於部分、及諸書攷證、皆為精博、然其宗旨、隱尊漢學而抑宋儒、攷凡當時攷據家之書、靡不詳搜博采、著之于錄、而於自宋以來理學之書、諸大名家、畧為收採、自餘之書、皆畧而不錄、未免失于一偏也、

中孚之書、於四部書皆能詳具其原流、而斟其得失、凡諸品題、皆依書立說、而無門户之見、雖其精博不逮四庫提要、而其宗旨甚正、實為過之矣、讀書固難、讀書而能調其得失、示其途徑、尤難之難、中孚以一人之力、博搜舊籍、成書百餘卷、在清代私人著述中、洵稱煌煌巨製、瓊乎莫之能尚者矣、

日錄論文 昭代叢書本

日錄論文一卷、清寧都魏禧撰、魏禧字冰叔、號裕齋、又號勺庭、是書乃歙縣張潮就禧所著裏言及襍錄中、摘取其論文之語、彙為是編、首有張潮題辭云、寧都三魏之文、當以叔子為第一。即其論文之語、亦惟叔子為最精、然叔子論文、初非如伯子之專有其書也、余愛其論之透闢而精當、因從裏言及襍錄中、摘而出之、以時自省覽、其散見于長篇大幅間者、概不與焉、非僅欲以免割裂之嫌、亦以吾人苟能于帙中實有所得、固已不勝其益矣、蓋叔子之文、其爽快不啻如哀梨並剪、閱之便覺了然于心、非若他人辭不達意、主論雖高、而人莫能解也、今觀禧論文之語、其一則云、為文當先留心史鑑、熟識古今治亂之故、則文雖不合古法、而昌言偉論、亦足信今傳後、又云、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激蕩、才士之文也、迂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為儒者之文、當先去其七弊、可深厚不可晦重、可詳復不可煩碎。可寬博不可泛衍、可正大不可方板、可和柔不可靡弱、可無驚人之論、不可重襲古聖賢唾餘、其旨可原本先聖先儒、不可每一開口、輒以聖人大儒為開場話頭。七弊去而七美全、斯可以語儒者之文也、是禧之所謂文、原本經史、所以經世、其識甚高、非徒如作家之見、斤斤于格律聲色相尚而已也、

穀玉類編

穀玉類編五十卷、清休寧汪兆舒輯。汪兆舒、字果齋、是編之輯、仿古類書為三十四類、類各有子目、其分類也、不外天地人物、惟人類為詳、每類汎論在前、至徵引事實則由上古以迄前明、依世代為先後、序時不序書、若同時、則先正統次他國、所徵引之書、以十三經為綱、二十二史為目、至于集內有事關體要者、間收一二、所錄之事、止取大忠大孝、可以廉頑立儒者、其次則才識文武、經濟攸關、又其次則典故著筆、足資聞見、一以寓興勸之心、一以救空疎之病、其命意則善矣、其命名曰穀玉、蓋取其壽世而行遠也。考類書之作、由來尚矣、隋唐以前有皇覽類苑等六家、然皆失其傳、故不可攷、在隋則有虞世南之北堂書鈔、唐則有歐陽詢之藝文類聚、徐堅之初學記、白居易之前六帖諸書、至宋有太平御覽、收摭益富、承學之士皆備焉、厥後操觚之家、接踵而起、卷軸繁者、博而寡要、過偏狹者、未免挂漏、無乃如稆生之稻、頽玉之石、不足以壽世而行遠者與。兆舒此編、其卷軸雖不及書鈔、御覽之富、而考辭選義、各以類從、提其要而鉤

其元、識其小而不遺其大、以視世之徒錦刊繡、華文少實、而於治道人心、彝倫風教之所關繫者、鮮有發明、致於此尤三致意焉。至若小說短書、荒唐悠謬之詞、槩擯弗錄、此其識甚卓、所謂石倉崐圃之積、既充實而輝光者矣。

援鶉堂筆記桀誤 道光刻本

援鶉堂筆記桀誤一卷，清桐城方東樹撰。方東樹，字植之，嘗學文於姚姬傳，以識彈漢學名于時，阮元督兩粵，延修廣東通志，又授經阮氏幕中，所著有漢學商兌、書林揚觶，已並著錄。桐城姚石甫刊行其曾大父薑塢先生援鶉堂筆記，東樹為之校理。其有未當者，筆記栞行，不及削改，乃別撰是書。其於筆記，一字之訛，一事之誤，皆必為之爬梳剔抉，如編中漢書敘例，宋祁曰，景祐開余靖校本一條，晉書陶侃傳一條，雜識二，孫北海云，世人斬劉靜修而輕許魯齋一條，考證極為精審。又三十九卷書後一則，詳論編次古人著述之難，必先識作者之旨趣，及其措注之宜，然後始能傳諸其人之學，苟失其旨，鮮有不納於誤謬闕陋之途者。斯雖為編次古人著述者而發，亦自言其於姚氏書用力之勤也。沈維鐈序其書，以閻百詩校注困學紀聞為比，言困學紀聞數百年始得閻徵君百詩校定箋注，而諸儒附益之。姚氏書則

方君植之為之校勘，亦爬羅剔抉，多所發明，是東樹於姚氏書，析義精而用力勤，固有足多者焉。惟書中崇道學，詆考證，於嘉定錢氏之說，極口醜詆，猶不免於文人相輕之習也。

隸通 光緒十五年石印本

隸通一卷，清錢塘趙曈編輯，趙曈字伯遷，撰有隸有六卷，已著錄。是編專錄隸書通假之字彙為一編。自古篆變而為隸，體制不同，而義例亦異，有變而不復成形者，則假藉以通之，假藉之涂，款其始也本無其字，而姑用他文，其繼也本字尚存，而以他文代者，然于不可致詰。如楪本美好也，魯峻碑、令德孔楪，則假楪為楪，稿字書所無，後立碑無澤石之福，則假稿為富，漢碑中此類之字，多不可數。昔嘉定錢魚衣曾撰隸通二卷，專錄隸書中通假之字，今其書未見，其得失如何，未由知之矣。曈則倣錢氏之意，取隸有所無之字，同聲通假者，共得六百六文，都為一編，命曰隸通，亦魚衣之志也。惟是編所收諸字，多不注出處，如嶧云、詩魯頌嶧字通作繹，然嶧字見于何碑，而碑文是否與繹通同，無由考知也。怛字云、集韻怛本作穫，又通豫，然怛字見于何碑，而碑文是否與豫字通用，莫可究詰也。夫集隸書通用之字于一編，將所以考文字之變遷，漢代之訓詁，其有功于小學，其不甚巨，

然果類其字，不注出處，雖其字有裨于訓詁，然初學者莫由考知，而考古者無從徵信，則空有是書，無所取用，是此編之作，與不作等耳。曈之學，在習書法而未嘗學問，其輯隸有也，執其一而不能通其變，其輯隸通也，錄其文而不能詳考漢碑之通假，以與翟顧隸釋隸辨之書相較，不及遠甚，蓋其著書之意甚佳，惜乎其學不足以古之也。

退庵隨筆 道光刊本

退菴隨筆二十卷，清福建長樂梁章鉅撰。梁章鉅，字茝林，乾隆甲寅舉人，嘉慶壬戌成進士，由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充軍機章京，官至廣西巡撫。精習史地之學，著有論語旁證、孟子旁證、夏小正通釋、倉頡篇校證、三國志旁證、國朝臣工言行記、樞垣紀略、春曹題名錄、南省公廨錄、稱謂拾遺、文選旁證諸書，已並著錄。是編分十五門，一躬行，二交際，三文學，四武備，五生理，六官常，七政事，八家禮，九家誡，十讀經，十一讀史，十二讀子，

十三學文，十四學詩，十五學字。凡立身應物、經國持家之事，武備綱提目舉，皆衷之于經，證之于史，參以先賢之格言，師友之緒論，而以己意斷之。大凡以仁恕為心，以勸善懲邪訂譌改惑為指。其門類雖別為十五，而人之涉身處世，亦不過此十數事，而日用之所資，世風之所係，士大夫之所習，莫不備于此矣。此十數事者，士大夫習之者多，而能言之者少，言之而當者尤少。章鉅之於學，既精且博，而又能躬行，實踐是編，雖偏重于議論，而於考證亦不廢。若躬行、交際、政事、家禮、家誡諸端，則能抒一己之見而不偏，矯世俗之失而不激。文學一門，則歷舉先賢讀書之法，而示人以切實工夫。讀經、讀子、學文、學詩、學字諸門，則歷敘學術源流，示人以讀書之門徑。其書頗似顏氏家訓，而精闢稍遜之。至若徵引繁富，合考證、文章、經濟、義理為一書，頗有裨于人而適于用也。

後海書堂雜錄 鈔本

後海書堂雜錄一卷、清王孝詠撰、東方圖書館藏鈔本、首有孝詠自序、作于乾隆甲申、編中所錄、多清初掌故、及宋元遺事、如宋王昭儀清惠滿江紅詞、文信國讀至末句、嘆曰、夫人於此少商量矣、乃為代作一詞、後人多疑其守志不堅、孝詠力為辨冤、又明史有識一則、論陳眉公為古者通隱之流、明史入隱逸傳、識為不愧、顧寧人嗣母王夫人聞兩京不守、曰我雖婦人、曾受國恩、義不可辱、遺命其子讀書隱居、毋事二姓、遂絕粒而死、顧氏致書史館諸公、丐其表章先烈、文甚懇摯、今明史載入烈女傳中、而沒其絕粒之事、楊嗣昌為眾論彈識、乃千古冤案、足見孝詠于晚明史事、甚為留心、其于孟子一書、頗多致疑、以桃應問瞽瞍殺人二章、我今然後知殺人之親之重也一章、尤不可以垂訓、至論文人相輕一節、歷舉王常宗之于楊廉夫、謝茂秦之于王李、錢受之之于李獻吉、趙伸符之於王漁洋、皆可以為文人之戒、孝詠生平不可考、據籍生則內、知其生于康熙庚午年十二月十五日、曾自言與尤西堂為同邑、又言曾撰有嶺西雜記、今亦未見刊本、是編為傳抄本、中有硃墨筆刪改、及夾入之處甚多、然所錄諸則、皆能考覈翔實、絕無剿竊販稗之譏、茲據錄以存之、庶不沒其所學焉、

孔氏三出辯

孔氏三出辯一卷、清歸安沈畏堂撰、孔子出妻之事、見禮記檀弓、謂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孔氏正義曰、時伯魚母出、父在、為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於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是孔子之出妻也、檀弓又云、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此伯魚子思之出妻也、歷代治禮諸家、於此多異議、謂孔氏三世出妻、則有孔穎達正義、疑檀弓為誣聖人之書、則有夏炘檀弓辨誣、畏堂以為出妻之說、謬始于家語、陳澔注檀弓因之、相沿而不敢易、後有辯者、并謂檀弓不足信、豈不過哉、儀禮云、父在為母朞、喪服四制云、父在為母齊衰朞者、見無二尊也、因禮只服朞、踰朞故不得哭、伯魚踰期而哭、

故夫子曰其甚也、夫伯魚之母非出母也、子思子上之母、非出母也、出母者、今之生母也、与爾雅謂之出、左傳康公我之自出、出字同義、非儀禮出妻之出也、乃以出母之出、混于出妻之出、此說經之誣也、畏堂之意、蓋以彌縫檀弓之說、以釋孔氏出母之誣、此說在清代顧炎武、江慎修、所論皆之如此、畏堂則承顧江之學而發揮之者也

讀書偶記　道光刊本

讀書偶記八卷、清涇縣趙紹祖撰、趙紹祖、字伯繩、又號琴士、九歲即以能文稱、二十應童子試、以經解冠八邑、受知于朱筠、既屢薦棘闈不售、乃益專力于經史百家、及碑版文獻之屬、著有通鑑注商、涇川金石記、安徽金石畧諸書、已並著錄、是編所錄、皆其考證經史之作、如論五經正義皆孔穎達撰序奏上、今通謂之孔疏、然考其序、與新書藝文志注、則作者非一手也、舊書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于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新書、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蓋書雖奉勑同撰者多、而孔氏實獨主其事、十六年雖詔覆審、其實亦無所更改、永徽二年、雖詔加考正、其實亦無所刊定、不過虛列名銜以塞責而已、然則史所言、皆未必得其實、而自唐至今、所以但謂之孔氏正義、而諸人不與也、又論陳壽三國志云、陳壽自為晉臣、晉受魏禪、偽魏是偽晉也、故不得不紀魏而傳蜀者勢也、然不曰魏史魏書、而曰三國志者、是已為等夷之說矣、先主傳後評云、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而猶恐觀者之未知其意也、於是於蜀不特收楊戲之季漢贊、而大書之曰贊昭烈皇帝、比其用意微矣、而後世不察、猶以不知正統譏之、過矣、諸所議論、明允翔實、洵皆讀書得間之作也、

斯陶說林 光緒刊本

斯陶說林十二卷、清梁澤王用臣撰。王用臣，字念瓶，別號居士。書分十門：一箴規、二軼事、三文藝、四考證、五清談、六談笑、七技術、八閨秀、九祥異、十隨筆，每門之前，冠以小序，以明其用意之所在。前九門、十一卷，皆擇錄成說；其卷十二則隨筆自記。凡前人成說，出自何書者，逐條皆注明之；自有所見，則用案字以為誌。采輯甚為繁富，惟分門殊多未當。其叙軼事也，云綜人生之所歷，及中壽者鮮矣，而流風遺韻，常傳之數千百年，婦孺猶樂道其事，而況學士之日手一編，所謂知人論世者，儻即在是焉。其叙清談也，云其言也元，其機也禪，其意也延而巷，其鋒也廉而屏，其醒狂也形穎，其醉㦁也神全，特執白而能堅，仰得魚而忘筌，豈徒騁其口說，擬將捫蝨揮塵，恍游夫永嘉、永和之年。然而清談未始無軼事，文藝一門，皆輟錄昔人詩文，考證一門，則又考證詩文用典之出處。由是言之，文藝未始無考證也。是則軼事、清談、文藝、考證四門，皆分所不當分者也。至其隨筆一門，尤為不當。是編既以說林名書，是其自認為隨筆雜錄之作也，何其子目之中，又別出筆記一門，是皆其體例之未盡善者也。至其所記諸事，皆元元本本，平允翔實，是其所長。編中關于清代掌故之處甚多，頗有資于考證，此又其不可廢之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叢書摘鈔

叢書摘鈔一卷，不著撰人姓氏，東方圖書館藏稿本。是編前卷摘錄古今諸書，下卷為古今雜體詩稿。其錄諸書，亦無次第，大氐皆取其故實典雅，可以入詩者，隨手記之，聊備臨文之用而已。所錄諸詩，皆清脆可誦，如湖西講堂云：臨江草色滿前汀，玉節諸侯自講經，慚愧十年岐路客，空隨車馬上汾亭。聲調鏗鏘，頗有晚唐遺響，不知是抄錄它人之詩，抑為其自作。其諸詩題目，有名字可考者，有題仇英畫幛，題

周在浚記年圖，青未閣十景之二，和徐昭華作，題佟二公子記年圖，公子善書畫并詩，是圖把筆伸紙，踟躕未下，題沈客子青山綠竹圖記年，擬古意贈襄陽李調鼎明府過訪，錦莛桃花歌為周公子玉忠初度，雨夜斷橋聞笛聲和丁起曾，戲贈徐曼倩畫扇，祁湘君催粧，月下贈商雲衣和韻，其名字大半不可知。以字體觀之，似為嘉道時人。其中警句，如題董生杖履圖云：別有示人阿堵在，青青兩眼向天開。入湘湖書事云：青山入浪烟林動，翠藻緣苔水帶長。和長洲陳太僕云：天下事將憑管葛，吳中人半在菰蘆。送船叔夜北行云：扶策幾年淮海路，篙心兩渡浙江潮。郭外青山云：百尺銀牆遮不住，尚留螺髻與人看。含蓄蘊藉，皆集中佳句。是編為作者隨手之札記，初非有意成書，故亦未命名。名曰叢書摘鈔，係後人所加，亦與篇中之意不合也。

蠡測偶記 光緒刊本

蠡測偶記二卷、清光州胡贊采撰、胡贊采、字寅谷、官永城司鐸、是編爲其在永城學署時著、編中所錄、多議論文字、涉及考證者特少、如射石没羽事、凡三見史書、麻胡事有二、皆見前人成說、而作者自矜獨見、頗見其陋、其譏宋儒也、謂聖人言敬不言靜、言禮不言理、不知靜理二字、禮記一書恆言之、何得謂聖人不言、又論周公相成王、管蔡流言、誠管蔡之罪也、然罪不至死、誅之似已過矣、況以兄弟之親、因一言之怨而遽誅之、豈聖人所以處骨肉之變乎、不知殷周制度、殷爲兄終弟及、周乃父死子繼、周公佐武王、克殷而有天下、周公欲效殷人之所爲、代成王而有天下、此古今之一大變局也、管蔡於周公爲兄弟、而目覩周公敗壞乃祖若宗之成法、于是偕武庚以叛、周公之所以討而誅之勢也、又記商水李南塘先生、識字最多、康熙字典、隨舉問之、無不識者、并能指出某部第幾字、據云、部位有一定之法、知其法則無不識之字矣、若習其法、三五日可畢、先生於字典外、尚能識字數百、此亦不通小學者之語也、文字除形聲字、尚依稀可識外、它若象形指事會意諸體、絕無緣三五日內可畢識、其云習其部位一定之法、三五日可畢者、恐係指檢字之法而言也、不聞識字尚有部位一定之法也、贊采之學、造詣未精、故誤記之也、

星原筆記 稿本

星原筆記一卷，清大興翁樹崐撰。翁樹崐，字星原，潭溪先生次子，是編為其手稿，首錄牧齋初學集東山集一首，次洌上筆石刻本十四葉，次朱彝尊明詩綜二十五首，次錄古香齋春明夢餘錄二葉，次錄唐詩類苑詩十四首，次申緯致樹崐函一通，此外筆記多則，皆隨手逐錄。申緯者，高麗人，遺書樹崐云，知兄卜姓有年，夢熊有兆，俾昌而熾之，知此冊係樹崐少年時所記。又云，弟家妻孥僕從門生胥吏及四方賓客之與弟交游者，皆知中國有翁星原先生，知翁氏少年聲名甚藉。又云，弟家九世相傳之盛德松碑，初搨本，是前明嘉靖間東國理學宗主李文純公滉，別號退溪先生之撰，并書也，適隨身在此，故先此呈覽，係是國中稀寶，又傳家舊物，而於兄不敢秘，且願邀賞于尊甫先生，詞氣間極盡推挹。覃溪學極精博，於金石譜錄書畫碑版之學，尤能剖析毫芒，於乾嘉朝為一代宗師，樹崐幼承家學，故雖當少年，而學已有根底，是編雖非著述，然於此亦可見其功力之厚，即依書法而論，面貌似覃溪，而骨氣皆從閣帖中來，蒼逕古樸之氣，盎然紙上，非功力深邃者不能辦此也。

見聞續筆 光緒刻本

見聞續筆二十四卷，清齊學裘撰。齊學裘，字子治，著有見聞隨筆二十六卷，已著錄。是舉數十年間目見耳聞之事，擇其有關風化，堪備勸懲，而為隨筆所未錄者，復集為二十四卷。是編卷一、卷七、卷八、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二十四為雜錄，卷二、卷三為其先人梅麓公文鈔，卷四、卷五、卷六為前蓮舫蕉隱偶筆摘錄，卷九、卷十為其陽羨紀定古今體詩九十九首，卷十一為吳門遊草古今體詩五十七首，卷十二為江淮湖海紀遊詩七十六首，卷十三為黃山天都齋雲梅源遊草詩五十二首，卷十四、十五為古樹名花詮石詩七十一首，卷十六為金石龕龍詩十三首，卷十七、十八、十九為雙谿草堂書畫錄，文筆平平，詩亦無多可觀者。其中若鷄犬、犬異、雷擊、鳥魚精、五龍擊鬼、厲鬼、鴨鼓鷄腳、蝶蚣精、妖女諸則，皆語涉荒唐，然其用心在勸善懲惡，設之神道，使賢者知其意，愚者震乎因果報應，而增其向善之心，是深有功於世道人心者焉。至若蠶使君碑考、澄清堂昇元帖考、西嶽華山碑、周父己鼎諸則，皆金石考古，有資多聞。其云同治十一年冬初，胥董家持來宋拓本，卓然可觀，前題後跋，歷歷在目，留觀數日而歸之，可見華山碑真本流傳人者，不止三本，不知學裘所見與順德李氏所藏是一本否。又其雙谿草堂書畫錄，所見佳本甚多，頗足以為鑒賞家之資也。

日知堂筆記 光緒刊本

日知堂筆記三卷，清蘄水郭沛霖撰。書後有郭階識語云，咸豐庚申冬，階編次先光祿公行述年譜既竣，又就日記中摘錄若干條，上自朝章掌故，下逮嘉頌讜論，或闡揚忠貞，或臚述耆舊，凡有關于政事文章人心風俗者，依類排比，釐為筆記三卷。知是書乃由日記中所摘錄者，非沛霖所手定也。書中所錄多朝章掌故，如卷上記奉三無私殿引見一條，宣宗成皇帝顧命一條，咸豐慎選內務府大臣一條，皆朝廷大典，可與清史比觀。卷中如記戴醇士直南書房，因恩眷寖衰而乞休一條，江忠源中丞殉廬州之難一條，試官棗莖一條，乙酉考差一條，同考官分寫題目付刻一條，同考官書批語進呈一條，覆閱落卷補薦一條，候補贊善分房一條，書草榜一條，兩湖督緝私鹽一條，此又有關于掌故者也。又道光癸卯，沛霖官贊善，兼武英殿總纂，是時修補殿本宋史之板，卷三十四孝宗紀有脫誤，沛霖為之訂補，考殿本宋史脫三百八十九字，頗見其讀書心細。是書蓋沛霖平日之日記，所記諸事，皆其當日見聞如此，年月多不可考，本是隨手所記，非有意于著述，故亦無書名，其子階始就日記中錄出，而冠以筆記之名耳。

書林揚觶 同治刻本

書林揚觶二卷、清桐城方東樹撰、方東樹、字植之、著有儀衛軒文集、漢學商兌、已並著錄、是書分十六章、著書源流一、人當著書二、著書必有宗旨三、著書不可易四、著書不貴多五、著書無實用六、著書不足重七、著書傷物八、著書爭辨九、著書精博二派十、著書說經十一、語錄著書十二、說部著書十三、著書凡例十四、附論文人十五、序跋卷十六、蓋當有清乾嘉之世、考證學家之派幟甚多、東樹學文于姚鼐、傳與漢學家之途徑不同、於是高揭朱子之教、著書駁漢學、阮文達督兩粵時、立學海堂、刻經解、頗招致名士以宏獎漢學自任、時東樹亦在阮幕、既著漢學商兌以譏彈漢學矣、復因阮氏以學者願著何書策堂中學徒、而著為是編、云兩粵制府阮大司馬既創建學海堂、落成之明年、乙酉初春、以學者願著何書策堂中學徒、余慨後世著書太易而多、殆於有孔子所謂不知者作者、因誦往哲遺言、及肌見所及、為十有六論、以諗同志、大意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是言則是理有缺、凡著書立論、必本于不得已而有言、而後其言當、其言信、其言有用、是此書與商兌、皆掎摭時病而發、惟商兌專務糾駁、揚觶則思有建白、大率其書議論駿快、義理並不甚深、而惟以縱橫排奡見長、亦頗為當時學者推重、論者或謂阮氏於幕客過之士、不如待漢學家之優、方氏激而著為是書、然亦漢學之臻極盛、末失蠭生、求久厲起、亦學術將變應有之象也、

昭昧詹言 道光刊本

昭昧詹言十卷，清桐城方東樹撰。方東樹，字植之，又字副墨子。是書專論五言古詩，卷一通論，卷二漢魏，卷三阮公，卷四陶公，卷五大謝，附惠連、顏延之，卷六鮑明遠，卷七小謝，卷八杜公，卷九韓公，卷十黃山谷。是書之旨，在以古文之法論詩，其言詩文與行已非有二事，修辭立誠，未有無本而能立言者，且學無止境，道無終極，凡居身居學，纔有一毫偽意，即不實，纔有一毫盈滿意，便止而不長進，詩以言志，如無志可言，強學他人說話，開口即脫節，此謂言之無物，不立誠，若又不解文法變化，精神措注之妙，非不達意，即成語錄腐談，是謂言之無文無序，若夫有物有序矣，而德非其人，又不免鸚鵡猩猩之誚，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嘗讀相如蔡邕文，了無所動于心，屈子則淵淵理窟，與風雅同其精蘊，陶公杜公韓公亦然，可見最要是一誠，不誠無物，誠身修辭，非有二道，試觀杜公凡贈寄之作，無不情真意摯，至今讀之，猶為感動，無他，誠焉耳，至若五言，當以漢魏為宗，用意古厚，氣體古澤，蓋去三百篇未遠，雖不必盡賢人君子之辭，而措意立言，未乖風雅，此其所以為正宗也，漢魏以後，以阮公淵明謝惠顏鮑諸人嗣之，方見吟咏之本，所謂感而有思，思而積，積而滿，滿而作，及其成章，使人諷之，自得於興觀羣怨之旨，韓杜而後，真用功深造，而自成一家，遂開古今一大法門，厥為山谷，故以山谷殿焉，至所解諸家之詩，每首之下，博采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斷之，雖不免有穿鑿之處，其大體醇正，平允殊得立言之旨云爾。

續昭昧詹言 附續錄二卷 錄改一卷 道光刊本

續昭昧詹言八卷、附昭昧詹言續錄二卷、昭昧詹言附錄一卷、昭昧詹言改一卷、清桐城方東樹撰、東樹既為昭昧詹言十卷、專論五言古詩、又論七言古詩二卷、為昭昧詹言續錄、通論唐王摩詰、李東川、高達夫、岑嘉州、李太白、杜工部、韓昌黎、宋歐陽永叔、蘇東坡、黃山谷、鼂具茨、陸放翁、元元遺山、虞道園、吳淵穎諸人之詩、其續昭昧詹言八卷、專論七律、及評錄昔人詩話、卷一通論、卷二初唐諸家、卷三盛唐諸家、卷四杜公、卷五中唐諸家、卷六李義山、卷七蘇黃陸務觀、卷八附論諸家詩話、其昭昧詹言附錄一卷、為楚詞招魂解、及論古詩補遺、昭昧詹言附考一卷、為攷證陶詩、彙錄諸家論陶詩之語、一一為之疏通證明、清代詩選之書、以王阮亭姚惜抱兩家古今詩選、海內學者、久已奉為正宗、東樹此書、復就二家選入之詩、逐一為之說解、舉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源同派別、鉤玄索隱、且因文見道、不斤斤于詞章之末、諸所論說、足補王姚之所未備、世之文士、無人不作詩、無詩不七律、不知詩之諸體、七律為最難、尚在七言古詩之上、其起轉折結、章法規矩、非深于此者未易工也、東樹於五古七古律詩述體、剖析至精、其於詩學、豈無小補乎哉、

聞見一隅錄　咸豐刊本

聞見一隅錄三卷，清當塗夏炘撰。夏炘字弢甫，官婺源教諭，治朱子之學，著有檀弓辨誣、述朱質疑、三綱制服尊尊述義、學禮管釋諸書，已并著錄。是書分三編，卷一錄過庭聞見，卷二錄日下聞見，卷三錄遊宦聞見。過庭聞見者，記述其先德也。炘父及其祖父皆以理學名于鄉，茲編錄其庭訓之嘉言懿德，足以淑範後進者。錄日下聞見，炘自記其官京師時聞見也。武英殿刻書，炘曾分校遼金元三史及仁宗聖訓，供職殺十三載，於殿中掌故有所考證。又若當時理學諸儒，得罪權貴，如湯文公之修謹，明珠、張清恪之被誣于葛禮，李紱之被劾于田文鏡，皆賴朝廷保全。此治掌故者所應當知也。錄游宦聞見，紀其辨婺源團練與鄉紳吳牧堂、王荔堂、俞藝林、潘詡林、王日松、李仰山等之合力捍禦洪亂。又嘗同汪蓮府、汪韻珊、吳起伯、潘履旋、潘瑞齋、汪均六、汪華卿、汪日初、黃秀眉、汪篤斯、俞允吉等之籌辦軍需，及其參預左文襄、張文毅諸人之幕。是知炘有經世之才，不僅以理學名也。當道咸之際，東南諸省，皆為匪賊，而炘以一教諭，能辦團練衛鄉里。又當考據學極盛之日，毅然提倡紫陽之教，為天下先，可不謂為豪傑之士與。是編文雖不多，讀之覺炘勤秉義方，故能學有本源；長校中秘書，與諸名士相切磋，故能學有所成；及其歷游南北，秉鐸江蘇松陵，晚選婺源教諭，良朋益友，麗澤提注，故於學也，始能有所建樹。持此以詔後人，可以教忠教孝者焉。

南廱日䟦 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南廱日䟦五卷。明武水王佐譔。王佐字佐之。是書分十六門、一易、二書、三詩、四春秋、五禮記、六大學、七二論、八中庸、九二孟、十諸賢、十一諸儒、十二釋、十三道、十四象緯、十五五行、十六音韻。其書不主考證、而以發明諸書義理爲宗旨。如釋書堯典一日二日萬幾云、總是一幾、渾然而萬幾、自賡惟幾、惟康、俱從安汝止上、一日二日萬幾、俱從業業兢兢上致、無叢脞之病。即居敬行簡之說。釋詩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乃亦以燕東詩歌目之于內外耳、而謂之治、文武之治、不在于慎防微之具、而在于通上下之情、仁之感也。雖不必盡合于漢儒、而亦自有精義。其於格物之訓、尊考亭而非王子。云朱子謂格物爲窮理、今儒者謂其爲倒做、而爲之說曰、致吾之良知於萬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吾不知所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者、若以研究得之、則與朱子之窮理何異、亦朝四暮三之詞耳。若以𢖍置得之、則必待脩齊治平俱備、而後事事物物得其理、安可以爲致知。其爲例也更甚。此數語足破致良知之失。是書首有曹勲序文、盛稱佐之學、上參河

洛、下述濂閩、覃思察郁、証悟玄微。今觀所錄、上自六經、下逮釋道、而旁及緯象、足徵其博。至若究心性理、一宗朱子、而於象山陽明白沙諸子之言之是、亦不揚棄、頗能揖門戶之見。而其講學諸條、亦皆醇正平允、無明人馳騖空疏習氣云。

靜學齋偶誌 嘉慶刻本

靜學齋偶志四卷、清陽羨史承謙撰、史承謙、字位存、是書為評詩之作、雜錄昔論詩之語、及佳章佳句、體例畧近于詩話、輯錄多而議論少、其自序謂小時讀余州先生讀書後而喜之、輒欲仿其意成數十百條、而心智薄劣、汲古之綆澀、到叢雜又復敗之、性愛有韻之語、偶從一二友人於酒邊花外談笑記誦、僕然之句、往來胸中、今年春、侍奉來楚官舍、清閒如山居、因補詮次、綴錄共得四卷、用自尋覽而已云云、然是編皆隨手所記、亦無體例、與讀書後不同也、其論詩云、曰清曰遠、乃詩之至美者也、又云論詩當以神韻為勝、而才學次之、頗近王漁洋一派、然又注引鈍翁語、謂作詩至于三百篇言詩至于孔子可矣、學者舍孔子不法、而專主杜氏、此予不能無惑也、此說頗有流弊、詩三百篇、何一是孔子所作、不過孔子因詩為之刪定耳、謂言詩者至于孔子、不根之論也、但謂不必專主杜氏為轉益多師之論則可、舉孔子以祧杜氏則不必大言、必舉孔子以為楷模、則萬千之人、盡可辟、豈止一杜甫哉、試問數千載中、指出何一人是不學孔

子者、又能指出何一人之詩是從孔子學來者、若專指溫柔敦厚四字、為孔子之詩教、則千古詩人、無一不懔此四字為宗旨者、特學之不善者、自外于溫柔敦厚、非杜氏外于溫柔敦厚也、如此立說、是以孔子壓杜甫、不免大言欺人之誚也、

管見舉隅　光緒刊本

管見舉隅一卷、清濟南王培荀撰、王培荀、字雪嶠、是書為其雜文、首論易經、次論書經、次論詩經、次論春秋隱公、次禮樂論、次井田論、次氣數論、次書韓文公原道後、次三教論、次為政寬猛論、次天論、次正統論、次大人小人論、次財論、次封建論、培荀之學、筆而不實、議論多而考證少、諸所議論、亦無甚見地、惟論韓愈原道、頗能持平、謂韓子原道、名雖原道、意在闢佛、其以老子並論者、明聖道不得不並排二氏、其實以佛為主、朱子譏其不言格物致知、似謂韓子遺卻入手功夫、此未深明韓子立言之意也、唐衰于佛、患在風俗、故辨之于粗迹、宋歧于佛、患在學術、故辨之于性功、患在風俗者、庸愚皆迷焉、言不必深、患在學術者、高明皆溺焉、言不得泛、其世殊則旨各有歸、朱子不得以之譏韓公也、朱子辨釋老於毫芒、比乎日察脈理辨藥味、未疾而豫防之法也、韓子明大道、挽頹俗、下針砭去腫毒、此治標之術也、又云高行之僧、彼徼逐利欲、擺為文人者、方愧服之不暇、又安能闢、故吾今而以闢佛自命者、非迂則妄、天下未有無流弊、佛以

清淨為宗、沿而崇土木、積貨財、甚至人主捨身、公主避地、生其世者、公卿近合、窮民怨咨、有心世道之人、倡言排之、比如景星慶雲不可多覯、原道論、言似粗疏、義實切要、念在君國、為一時計、而功昭萬世、議論平允、頗能去門戶之見、為可取云、

鑑諟齋選錄 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鑑諟齋選錄一卷、明鈔本、不著撰人姓氏、是書所錄、皆前賢之嘉言懿訓、有益于人倫日常之間者、首曰知梅篇、次曰慎言篇、次曰應接篇、次曰衛生篇、其有語涉詼諧者、如慎言篇云、造物戲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使少聞多為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奥深而以齒城、唇如郭、鬚如標、三重圍之、誡欲甚謹之、況詞于言矣、不爾、焉此嚴為之防矣、語甚有趣、又言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來往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早晚之時失也、此一條言雖淺而昭誡實深、後有石厓居士手稿十數葉、皆隨手雜記、與鑑諟齋不類、是書殆石厓居士所集也、抑石厓居士所藏也、不可考知矣、書中有題識數則、其一云、壬寅秋九月、泉唐惠兆壬借觀于嘉禾錢氏讀書敘事之堂、又一則云、東萊先生集八冊、今藏余家、予最愛視枝山書法、絕去時下纖靡之習、石厓筆法大類之、予不能及也、康原記、康原者、林湘

云也、又一則云、康熙己酉十一月晦日、檢閱舊藏書、因見石厓筆法、及家大人跋語、不勝狂喜、遂取東萊集出、焚香拜讀、然後知藏書之澤、其流遠也、觀此、似石厓手稿與鑑諟齋非一書、疑市賈合訂之而誤為一也、

嬹藝軒雜著 南菁書院刊本

嬹藝軒雜著三卷、清定海黃家岱撰、黃家岱字鎮青、又字祖望、以周先生之次子也、少受學于乃父、深明諸經大旨、於近儒解經書、能別白黑定一尊、思著書以自見、惜年僅三十八而遽歿、所著書皆殘種、未卒業、小戴記復箋、終于王制、周易辭若干篇、敬孫雜著若干篇、尚書講義一卷、其父以周、為擇其講義雜著之純者、付梓以行、其尚書講義、已著錄、雜著所收、為說經之文凡三十七篇、其言訓詁也、言古人訓詁、自有二例、有取音義之相近者、所以明古今之異言也、有取義之通、不取音之合者、所以通方俗之殊說也、其論鄭箋毛詩之例、有用三家申毛之例、有用三家改毛之例、有隱三家以發明毛鄭之例、有不用三家而彌縫毛詩之例、有用禮以申毛之例、有據禮以改毛之例、有據左氏內外傳以明詩義之例、有據爾雅以證詩義之例、分析精家、可補陳碩甫詩疏之未備、定若釋周官師氏三德、釋世子以再娶為嫡與人君異法、釋奠爵拜、執爵拜、

諸說、亦皆調暢明達、有資考證、定海黃式三以周父子、一宗朱鄭、不拘門戶、其治經也、由訓詁以通經例、定其短長、尤善言禮、在清儒中、卓然自成家派、而家岱之說經也、醇而能肆、能承其家學云、

劉氏遺著　秀壽齋叢書本

劉氏遺著一卷、清吳縣劉廷禧撰、劉廷禧、字辰孫、工詩詞、善畫、善談金石、而尤精於音韻之學、生平所著書多未就、廷禧歿、吳縣雷浚為之整理遺著、輯成劉氏碎金一書、已著錄、然廷禧尚有中州切音譜贅論一書、為度曲家正謬、長洲潘慶生、詞曲家也、亦與廷禧善、曾錄切音譜贅論副本藏之、光緒癸未、潘伯寅奉諱旋里、有叢書之刻、取劉氏碎金、切音譜贅論、及其序跋雜文數首、統名曰劉氏遺著、付諸梓人、其篇首則碎金也、次為中州切音譜贅論、詳述詞韻之原委、次論每韻出音收音之法、至吳音與中州音不同者、如中州音呼疑母多作喻母、吳音則疑喻顯分、兩呼、脣音之奉微、從音之匣喻、吳音清濁不分、中州音則截然各異、則其書先從中州音作切、而注明方音于其下、次就中原音韻十九韻、詳勘各字之出音、各韻之收音、剖析入微、多發前人未盡之蘊、今其譜雖不存、然亦可以得其審音之綱領矣、末附跋李文纂誌一首、

跋皇甫誕碑一首、跋段志元碑一首、跋善照寺碑一首、跋研六齋筆記一首、書蓮勺艸堂詩艸後一首、題閑紅館印譜一首、張子上改字肩士說一首、為吳縣雷浚所藏稿、廷禧畢生之著述、蓋萃集於斯編矣、

蘇齋筆記 北洋官報印書局石印

蘇齋筆記四卷、清大興翁方綱撰、翁方綱、字覃溪、乾隆二十年進士、殿試改庶吉士、官文淵閣校理、授鴻臚寺卿、精金石考訂之學、著有兩漢金石記、粤東金石畧、蘇米齋蘭亭考、漢石經殘字考、復初齋詩文集、蘇齋題跋等書、已著錄、是書卷一易書詩、卷二春秋三禮、卷三學庸論孟孝經治經、卷四爾雅說文字學、為方綱之手稿、而未嘗刊刻、宣統二年、始石印行世、其言治經約有二途、一則順文詳說、一則摘字

考訂、二者皆欲以明經而已、而其道不同、以粗迹言之、則順文詳說者、識其大者也、摘字考訂者、識其小也、以實獲言之、順文詳說者、多俗學也、摘字考訂者、多樸學之書、謂二者分途、而能合之則善矣、凡順文詳說者、似大領其要、會其大旨矣、然而中遇字句之格閡、典實之宕之、則亦且順其大意以畧舉之、以為大意既得、而其間紆曲榛梗、無妨于翔步矣、夫欲通其逵、而反遭幽阻、顧置弗問乎、吾不得不由隨事隨物之考辨以救之也、是方綱之治學、深明乎考證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逵逕、而得乎治經之大體也、然而編中考證諸條、謂之明白暢達則可、至為精審發明之處殊少、蓋方綱之學、攷證金石碑帖、書籍板本、是其所擅專、詩學求之、經書小學、非其專門、當乾隆之時、考證之學最盛、方綱處其際、與諸儒上下其議論、故能得其端緒、然說經之作、僅啟發頭角、而未能精邃者也、錄而存之、以備翁氏著述之一種焉、

異字苑 小學鈎沈本

異字苑一卷、不著撰人姓氏、清興化任大椿輯本。是書隋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未知何時人撰、亦未詳其卷數、惟唐初著述、有引用之者、玉篇引云、餥食也、廣韻引云、蓏以葴束物也、又云鮭骨鮭、又云幍緝麻紵名、又云鉚釣、又云䮾鴾蕃大馬、又云䉤苓、玄應音義二十四引云閑作㵎同𢵧粮灰閑謂習解之稱也、慣習工、蓋是書所錄、皆奇僻之字、而詮釋其音義、當為梁以前之人所撰、故玉篇曾引之、清任大椿輯其見于玉篇廣韻者五則、刊入小學鈎沈、顧震福復補輯二則、入小學鈎沈續編、今彙錄之、而次諸雜字異字之末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

小學 漢學堂叢書本

小學一卷、清甘泉黃奭輯、是書所輯、自周以來、迄于南北朝小學之書、凡四十八家、史籀篇三條、楚莊王說一條、孔子說七條、韓非說二條、淮南王說三條、董仲舒說二條、劉向說一條、班固說一條、爰禮說一條、逯安說一條、王育說五條、莊都說一條、歐陽喬說一條、黃顥說一條、譚長說五條、周盛說一條、宮溥說四條、張林說一條、徐巡說二條、張徹說一條、桑欽說四條、京房說一條、傅毅說一條、宋宏說一條、師曠說一條、賈逵說十六條、博士說五條、以上據說文所引、異字苑七條、字類一條、蔡邕聖皇篇一條、郭顯卿雜字指一條、古文奇字一條、張揖雜字一條、王義小學篇四條、字諟三條、古今奇字二條、古今字音二條、異字音二條、文字辨疑二條、字譜一條、韻譜二條、張諒四聲韻林一條、字樣六條、韻海二條、顏延之切詁二條、韻圖二條、李虔續通俗文一條、字說一條、總名之曰小學、以其皆古小學之書也、清代輯佚之學、獨盛、若馬國翰之玉函山房、任大椿之小學鈎沈、顧震福之小學鈎沈續編、於漢唐遺書、皆後先有輯本、而奭之漢

學堂叢書、獨蔚然為大觀，而精審不如任顧，即如是編所引、楚莊王淮南王劉歆班固諸人之說，皆無成書可據，僅承說文引之，不知許氏所引，蓋在引申字義，隨文立說，非謂諸家皆有說字之書也，而必轉輯入小學，殊無意義也。

解字小記 通藝錄本

解字小記一卷，清歙縣程瑤田撰。程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號讓堂，乾隆庚寅恩科中式，大挑二等，選嘉定縣教諭。瑤田治學，長于涵泳經文，得其真解，凡義理、訓詁、制度、名物、聲律、象數，無所不賅，所著有通藝錄十九種，附錄七種，是篇原目四卷，子目載果贏轉語四篇，有錄無書，按釋草小記、洪印綬識語，稱果贏轉語將授梓，先生以卷帙繁重，令少遲緩之。王石臞氏跋，亦稱作果贏轉語，未及付梓而歿，知果贏轉語雖編次成書，而實未付刊也。今解字小記，僅刊洪印綬跋文一篇，雜文十二首，一讀書必先解字舉略，二字林考逸書後，三看篆樓印譜序，四說文引經異同序，五說文統系圖跋，六秀采米三字義說，七果贏通義說，八不字義說，九記豐潤縣牛鼎呈朱竹君翁覃溪兩太史，十豐潤牛鼎說潘二生，十一考定豐潤牛鼎非宋器記，皆關于考證文字者，惟考證金文多未塙當，其後附阮中丞收藏宋拓本鐘鼎款識贈中京姜禹寶字考，以古文寶字作古，以證古泉、齊刀貨之古，貨即寶之省

質二杏字、卽質字、頗失曲近、杏卽去字、杏卽缶字、古文寶字从玉缶聲、改字可自作𡧖、非古卽寶也、蓋瑶田時、古文字之學、尚未大明、故雖以瑶田之精邃于說文而說古文不免仍多謬誤也、

東觀存稿　左海全集

東觀存稿一卷、清福州陳壽祺撰、陳壽祺、字恭甫、一字葦仁、號左海、晚自號隱屏山人、嘉慶己未進士、出朱珪阮元門下、在都下盡交當時名士、更博聞强識、專爲許鄭之學、著有五經異義疏證、尚書大傳定本、洪範五行傳輯本、左海經辨諸書、已並著錄、是編爲壽祺官編修時應制之作、聖駕臨幸翰林院禮成恭紀重華稽古頌一首、聖駕巡幸淀津閱視河隄恭紀一首、皇上五旬萬壽恭紀一首、九德歌九章、聖駕東巡盛京祇謁祖陵禮成恭紀五言律詩三十首、喜雨賦一首、錯賓說禮賦一首、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賦一首、璽賦一首、靈臺偃柏賦一首、祈穀禮成賦一首、來降燕乃睇賦一首、鑄劍戟為農器賦一首、動靜交相養賦一首、三十幅共一轂賦一首、五色筆賦一首、去害馬賦一首、山梁雌雉賦一首、升獻浮海賦一首、縣土炭賦一首、杖賦一首、五聲聽政賦一首、王道正則百川理賦一首、盾成翹秀賦一首、應制詩六十首、以其為東觀時奉制之作、故別為一集、曰東觀存稿、清代學術、本以考據稱盛、而福建以漢學

為通儒者、尋其實為之首其解經也、得兩漢大義、必舉一事、每有折衷、上溯伏生、下至鄭許、無不通徹、其辭章亦沈博絕麗、有六朝三唐風格、即如此篇、陳辭富麗、非如考據家之單竭而無餘華也、

義烏朱氏論學遺札 光緒刊本、

義烏朱氏論學遺札一卷、清義烏朱一新撰、朱一新、字蓉生、號鼎甫、光緒丙子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研究經史、窮極精奧、而務求其通、嘗據洛閩之書、六七百年來鉅儒纂著、皆能言其得失、著有無邪堂答問、漢書管見、佩弦齋詩文存、京師坊巷志諸書、已並著錄、其論學諸書、皆答南海康有為論新學而作也、康氏主公羊、以為今文諸經、皆孔子所遺古文經乃劉歆所偽造、一新作書箴之、謂偽周官左傳可也、偽毛詩不可也、偽左傳之羼亂者可也、偽其書不可也、又謂治經所以明理、莫須有三字、固不足以定爰書、即使爰書確鑿、亦不過爭今古文之真偽已耳、曾何益于義理、又謂儒者治經、但當問義理之孰優、何暇問今古文之殊別、近儒別今古文、特欲明漢人專家之學、非以古文為不可從、必澌滅之而後快也、又云讀大著經說數篇、援據該博、論斷亦有精識、惟其中時有牽入劉歆處、以絕不相涉之事、必為波及、轉致自累其文、此近儒謬論之可哂者、足下慎勿以無據之言、害所有據也、請全行刪去、至如駁劉

歆禮議數條、就事論事、糾其謬可也、詆其僞不可也、又舉漢書王莽傳、西京雜志後序、史通正史篇諸書、逐條疏釋、以證明劉歆無作僞之事、其說明辯博通、深足以糾康氏新學僞經諸說之失、惜乎康氏不能從之也、近後康氏諸書出、人喜其說新奇、文士便之、遂有辨僞之學、而一新之書、無知之者、何也、豈書之顯晦、亦各以其時與、抑人皆惑于康書之博辯、而不肯一讀一新之書與、一新之學術、具見于無邪堂答問中、故不贅、此數札皆爲矯正康氏而發、故著錄之、俾學者以知新學僞經考之失焉、

翊翊齋筆記　道光刻本

翊翊齋筆記二卷、清桐城馬翮飛撰、馬翮飛字震卿、號一齋、研窮六經、暨宋儒書、漠然有得、乾隆初、有欲保薦應制者、辭不就、著有翊翊齋詩文鈔、已著錄、翮飛治學、讀書窮理、苦心力行、一遵濂洛關閩之教、而無門戶之見、當乾隆時、海內沿明季之習、薄宋儒、尊漢學、翮飛憂焉、作筆記以詔後學、其言曰、近世聰明特達之士、往往究心天文地理、以逮名物度數、輕詆先儒、或浸淫于辭章、而以言行爲迂闊、夫儒者讀書將以窮理致用、非以誇博洽也、爲文將以達志明道、非以耀藻采也、故論其事、則考證亦學者所不可廢、文辭亦學者所不可無、若勤一世以盡心於其間、是亦玩物喪志焉爾、飲食者遺精鑿而御糟糠、烏在其爲知味也、行道者、舍正路而由旁徑、烏在其爲識途也、又曰、學者貴乎讀書、尤貴乎讀有用之書、方於身心實有裨益、若乎讒之書、詞章之書、考證之書、雖極精熟、究于身心性命、有何裨益、又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善行也、行善不可謂之明理、理不明、尚可謂之讀書哉、儒者之

言、溫如粹如、其陳義不必過高、惟期其義之是、準其心之安、推之四達而不悖、譬若粟菽布帛、有益倫常日用之間也、然則謂爲是書、可謂讀宋儒義理之書、而能恪守其教者矣、

可廬著述十種序例　家刻本

可廬著述十種序例一卷、清嘉興錢大昭撰、錢大昕字晦之、一字竹廬、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賜六品服、好讀書、不汲汲於榮利、其學浩博無涯涘、而思緒細密、精識洞達、竹汀亟稱之、精小學、著詩古訓十卷、爾雅釋補三卷、廣雅疏義二十卷、說文統釋六十卷、於諸史、有兩漢書辨疑四十四卷、後漢書補表八卷、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後漢郡國令長攷一卷、三國志辨疑三卷、又劄記羣書、成通言六卷、總曰可廬十種、因卷帙繁重、先刊序例、其後大昭說史之作、均陸續刊行、而小學之書未刊、今按大昭治學、其精力所萃、尤在廣雅說文二書、其疏廣雅也、積三十年、始有稿本、其疏說文也、疏證以佐古義、音切以復古音、攷異以復古本、辨俗以正譌字、通義以明互借、從母以明孳乳、別體以廣異義、正譌以訂刊誤、崇古以知古字、補字以免漏落、規撫宏大、莫與比倫、今廣雅疏義稿本、尚流傳人間、而說文統釋、遺稿已散佚不全矣、大昭與其兄齊名、而治學之途徑、亦復相同、今大昕之書、皆有刊本流

傳、而大昭之書獨不復傳、僅以序刻流布人間、豈非書
之傳不傳、各有其幸不幸歟、雖然、大昭之書雖不傳、猶
賴此序之刻、後之讀者、藉以知其著書之例、又不幸中
之幸也、

所見殘帙 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所見殘帙一卷、不著撰者姓氏、是書首尾不具、非完
書也、中間脫字亦甚多、首有盧仲甫居士跋云、書首頁
已殘缺、無可稽核、且紙敗壞、恐日就於蠹、爰重寫
副以備觀覽、是則重寫之副本、書中所記、雜論
詩文書史、而於晚明之事、紀述尤多、如晉城城守
二十餘日、日不交睫一條、張獻忠用兵最狡、常以少勝
多、破舒城時、實報將孔廷訓句之時、原任太濮鄉濮
中玉亦降、戎傳其城陷死難、予擬為草揭請卹、不

意表心辱國乃如此一條、予嘗作舒城山寨記一條、閭
友蔡脩臣、實而力學、所著贅言、予嘗為之作序一
條、與萬茂先相契最洽一條、皆紀當時之實事、可
與明史並觀、亦可藉此以攷作者之身世、按明新建
陳士業、名宏緒、又字石莊、父道亨、官至南京兵部尚
書、宏緒于崇禎朝、以徵辟官晉州牧、城陷、為歷
與晉城守二十餘日之語相合、其後改知舒城、與嘗作
舒城山寨記相合、又宏緒嘗補宋史文文山傳、茶陵
劉岳申胡廣、皆有更定並相傳、較宋史頗覈、然其

姜茶、復大相類，乃目作宋少保信國文公傳一篇，與此書末段之言正符，則此書為陳宏緒之筆記無疑。宏緒，舒城諭罷，復起為安廬監軍，遇國變，遂隱居不仕，著有石莊集、鴻桷集、寒夜近稿、恆山堂藁，皆古文也。李邁堂國朝文錄曾選其文，又考施愚山文集有陳公墓誌，敘其著書，尚有留書一種行世，其藏于家，有周易備攷、詩注彙義、尚書廣錄、山房書跋、江城名蹟記、晤齋詩、荷勦禊志等十餘種，今皆散逸。此冊未知何名，必是其筆記之一種。其所論述，頗為賅博，是以書雖殘而愈覺可珍也。

黃學廬雜述 鉛印本

黃學廬雜述三卷，清湘鄉陳士芑撰。陳士芑，字翼年，著有海國輿地釋名十卷，已著錄。雜述者，記其平日讀書有得之言也。士芑治學，漢宋兼采，有近于陳蘭甫，故篇中引陳氏之言特多。如論漢書儒林傳、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班氏此語具有深意，漢儒言易，喜為章句支離之學，班氏心獨非之，故於丁氏特著之曰，訓故舉大誼而已。以此見丁氏高出諸家之上，且以示凡治經者，皆當如此也。近人講漢學者，頗多瑣碎牽附之病，竊願持班氏此語為諸君子進一解焉。此士芑治學之態度也。書中於經史詩文皆有說解，於易則攻圖之妄，於書則攻百序之偽，其論詩序也，以為非衛宏所作，其淵源甚古，有可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其他若春秋史漢之書，皆其考訂而品題，清代學人得失，持論亦甚公允。是書編次，卷一經學、小學，卷二史書、諸子，卷三集部、雜說。其所論述，或專述一人之言，或融會諸人之論，或闡述

一己之見、或糾正古人之失、要皆立論平正通達、而無偏激之言、其書雖不能如東塾讀書記之精博、然較之讀書偶筆經史析疑之類、則又勝一籌矣。

癸甲裒校錄 尊經書局刊本

癸甲裒校錄五卷、清南江岳森撰。岳森、字林宗、受業于王壬秋之門、裒校四川尊經書院、是編所錄、卷一經說九篇、卷二經說十三篇、卷三詩二百八十九首、卷四賦十四首、騈文七首、卷五雜文三十首、皆其裒校時課士之作、其編輯大意、以經學必略有師承、詞章必稍具體格、故經義壹以典禮名物為主、師說壹以先師傳注為主、專理故實、以屏虛浮、舊解未安、乃議訂補、則卷中之編次、即以三禮題目、分類敘列於首、易詩書等次之、其詩賦雜文又次之、小學為僮蒙之首務、通經之階梯、以附經說之後、而統以經說名之、賦者古詩之流也、蕭選以先于詩、未臻審諦、是編說經之下、即次以詩、詩之後、乃次以賦、而以各體有韵之文殿焉、所錄各種騈文、於辨別體之外、仍遵乾嘉諸老文集之例、多載發明經義剖析流別之文、其次選錄擬古論史之文、再次乃慎選應官課講經濟之文、間錄碑銘壽序一二、程義訓詞、亦在擬古之列也、輯錄既竟、署曰癸甲裒校錄、所以紀實也、今觀其諸篇之作、如禘祫宮室之

制、六書假藉之條、皆足以見其經學淹通、其擬古詩賦亦詞章蔚如、充中程式、而分別部居、亦能洞其原委、頗足指摸後進、津逮來方、而今日學術分科之制、在彼時則已宛具規模、錄以存之、以見一代之學校制度焉耳、

綠湘新記　道光刻本

綠湘新記十六卷、清湘西曾興仁輯、是編輯錄之書三十六種、大唐新語二十三則、玉泉子一則、宣室志一則、龍城錄二則、因話錄十則、道命錄四則、北溪全集二則、默記十則、玉壺清話七則、遊宦紀聞三則、槐剡錄一則、農書十四則、輶花肆書二則、吳船錄一則、清波雜志十二則、耆舊續聞一則、復齋示兒編二十一則、獨醒志十則、玉音問答一則、五總志六則、山居新語五則、湛淵靜語六則、郁離子五則、故宮遺錄一則、蘐堂詩話五則、青備餘談四則、宋遺民錄一則、碧血錄五則、異事記一則、虎口餘生記一則、蜀難敘畧四則、畫壁自敘一則、國朝文雅正五則、存吾文集一則、今水經、復齋全集一則、讀史論畧、所錄諸書、皆選其關于學問政事之大者、每書之後、附有案語、以相發明、其自序云、昨歲甲申、謁家石友刺史先生於古桂陽郡、衙齋無事、檢閱綠緗凡詞說有可觀感與夫經史所未紀載者、隨輯隨記、不拘類次、嗣有所聞、亦如之、轉成、名曰綠緗新記、夫古今羣書、浩如煙海、何能

惡亂，而余是輯，亦不過就所披覽，借鑒前人，猶我鉤乩，敬畢居終日，遜于舊染之污，亦無不自新也云云，此與人輯是書之意也，按輯纂之書，始自宋人，如仕學規範，自警編之類，皆採摭衆說以成一編，陳舊德以示規範，亦足資人之感發也，與仁之書，蓋取明人家士祁藏書之意，雖議論甚少，而其所以借鑒前人猶我鉤乩之旨，則甚善也。

覓園雜說 道光刊本

覓園雜說二卷，清仁和沈起潛撰。沈起潛，字芝塘，又字覓園，覓園云者，覓義高出而易見，以喻乎一覽而無餘也。起潛篤志好善，其律己也嚴，其與人也恕，篤學為善，歷數十年不倦，生平膺服儒家之言，然亦不廢佛學，常謂三教同歸，忠恕慈悲感應，不外一心，故又受菩薩戒，於讀書應酬之餘，每作跌坐靜觀，息心佛課，常覺方寸泰然，而其覓園雜說凡四百條，皆人倫日用之談，述諸先儒之言，準之古今人情事物之理，而絕不牽引釋氏因緣之說，以亂吾儒之道，是其長也，然其勸懲之旨，無非寓于日常事物之中，父子兄弟夫婦翁姑妯娌姑嫂之間，親戚朋友之際，處逆處順之景，與乎交錯往來，雖一言之微，皆身歷而體驗之，故是書雖係瑣談野語，而言親切，使觀者若身歷其中，而惡惡好善之心，油然而生，夫古今格言之書，無不以勸善懲惡為宗旨，然而陳義高者，使讀者有不悟之苦，語近俗者，而作者有不盡之言，若夫于筆談之中，能闡發先聖先覺所以淑世閒人之旨，執愚夫愚婦觀之感動懷

發、皆足以啟其向善之幾、此所以立言之難也、起潛之
書、雖陳義未高、揆其懲勸之旨、是非未謬于聖人、
此所以言之淺近、而感人為尤深也、

菉友蛾術編 家刊本

菉友蛾術編二卷、清安邱王筠撰、王筠、字菉友、又字
貫山、精許氏之學、著有說文釋例、說文句讀、說
文繫傳校錄、說文解字篆韻譜校錄、禹貢正字、
禮記讀、儀禮鄭注句讀刊誤、四書說畧諸書、已
並著錄、菉友之學、積精全在釋例、標舉分別、疏通
證明、能啟淡長未傳奧旨、蛾述編則其讀書之劄
記、雖非其精力所注、然所攷論、持平心以求實義、
觸類引伸、而無破碎支離之語、如論齊風雞鳴篇、
謂毛傳以下說之者皆似未安、以實事論之、雞鳴在
蠅聲之前、而毛傳曰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誤
也、史記律書曰、雞三號、卒明、則知雞鳴而起、人於寅
時起也、若夫蠅室中不見明不飛、是昧旦時也、竊由鄭
風推之、女曰雞鳴、是女以為當起之時也、士曰昧旦、是
士以為其起也已晚、幾乎失曉也、故趣之興起視夜、
其說較毛傳為明達、又謂文選盧子諒贈劉琨一
首並書曰、委身之日、夷險已之、已之句與易文王以
之意同、已以古今字、可正李注已猶決竟之非、其篇

致多叟澂先生書，論賣書之事，謂刻書以傳，則未知者受我之益，已知者補我之闕，不能知補我闕者之罪何所也，而以是廣為招焉，是以書之傳在于賣，不無理由，然究非著書者之旨也。蓋王氏之學，在其所著說文四種，而此編為其平日筆錄，故不足以見長焉。

舒藝室雜著賸稾　金陵局本

舒藝室雜著賸稾一卷，清南滙張文虎撰。文虎考據文及其雜著，已輯為舒藝室雜著甲乙編，是書所載，為甲乙編所未收者，文凡二十二首，賦二篇，說四篇，贈序四篇，序文五篇，跋文四篇，傳一篇，墓志銘二篇，因名曰賸稾。文虎之學，既長于比勘，而於律呂，亦窮其說，嘗以漢魏以來，古樂失傳，古書之存于今者，祇滋後人聚訟，清代之考訂律呂者，若王坦之琴旨、凌廷堪之燕樂攷原、戴煦之古今音義，多所發明，然猶不免有所牽合，乃因端以考其器數，審其聲氣，以究古今之變，是篇仲呂還生黃鍾說，考律呂之管，前長後短，強音命分，亦前多後少，以前求後，例用損，以後求前，例用益，即古三分損益之術，其琴弦協律說，謂琴七弦，首弦為倍徵，三弦為宮，律呂正義始發其覆，王坦琴旨以證明之，此古今言樂家一大案也，惟王氏謂琴弦祇論五聲，不必更牽律呂，乃矯枉過正，五音無定而律呂有定，音與數相倚，聲與律相隨，五音十二律，旋相為宮，然後弦與律，音分無不相應，

其學樂雜說、論五音之分、在字之發音、蓋字有出送收三音、既長言之、則首尾中間轉合處、自有曲折、不特陰陽四聲而已、舊從以平上配宮商、不惟與詞調不合、且聲亂不可解、其所立說、廣證旁引、以滙于通、往往發前人所未發、都碻不可易、文虎可謂好學深思之士者矣、

鼠壤餘蔬　金陵局本

鼠壤餘蔬一卷、清南滙張文虎撰、是編所載、為其雜著所未收之雜文、凡二十首、說一篇、序三篇、書一篇、記五篇、傳五篇、行述一篇、墓志三篇、墓表三篇、而題曰餘蔬者、蓋自抑也、其五龍六甲說釋說文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之義、謂以十干乘十二支、陰陽各從其偶、而干皆得六、支皆得五、故云拘絞、謂如索之兩股互絞也、五龍者、甲辰為青龍、丙辰為赤龍、戊辰為白龍、壬辰為黑龍、戊在其中、故曰中宮、其說較段惠為明詳、送朱進士入都補殿試序、陳數時文有關于治道、蓋五經四子、皆聖賢之言、其所攷辨、皆聖賢之制度、凡時文所發揮、皆秉聖賢之理、昔見之于文、今見之於政、舉而措之耳、苟歧言與行而二之、非所以設立制藝之意、顧足以救當時士行之陋、其南菁書院崇祀漢高密鄭氏宋新安朱子栗主記一文、闡發鄭朱之學、云高密博極羣書、無論已、新安於百家雜說、無不究其指歸、晚年定儀禮經傳通解、一以高密為主、然則其學已滙於同、而訩訩者猶齗辨之、

乎見其不知量矣、深得五言之旨、又云、訓詁何明、明乎
義理、見解尤為純正、論議介乎曾文正陳南浦之間、
絶無漢學家門戶之習、可謂能識大體矣、

舒藝室餘筆 金陵石本

舒藝室餘筆三卷、清南匯張文虎撰、文虎撰有湖
樓雜記、湖樓校書記、鼠壤餘蔬、夢因錄、懷舊雜
錄、舒藝室雜著、舒藝室賸稿、舒藝室隨筆等
書、已並著錄、是編所載、卷一詩經、卷二禮記、左
傳、爾雅、卷三漢書、管子、杜工部詩、白石道人歌曲、
皆隨筆續筆所未收、故另刊之、其中論詩、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毛傳訓選為數、似詰詘、文虎引說文選
遣也、遣縱也、蓋謂人之威儀、不可以或縱、乃已則自盡
其道、而為寡小所嫌也、論左傳繕完葺牆、李涪以
完為宇字之譌、段玉裁以宇字為添設、王引之經
義述聞從之、究屬累辭、文虎謂完為垣字音近而
誤、垣雨元切、桓胡官切、皆以亘聲、或亦讀桓、上文本云盡
毀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又云、厚其牆垣、下文云、脩垣
而行、牆垣並舉、古人自有複語耳、此則非添設矣、皆
較舊說為長、其校杜詩如夜歸、堂前把燭嗔兩炬、
注、嗔一作喚、嗔喚皆不可解、疑燠之譌、遣遇、自喜遂
生理、花時甘縕袍、甘下注、一作貰、貰疑曾之譌、詠懷

古跡五首、古廟松杉巢鶴鶴上云野寺、此不當復云古廟、疑古樹之誤、峽隘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今字疑當作來、或云吟字爛文、秋日夔府詠懷、常時弟子傳、常疑當字之譌、其所校正之字、皆甚精確、至其品題之處、見解亦高出清代注解杜詩諸家之上、他若校管子、白石道人歌曲譜、亦多獨到之見、皆可備參考者焉、

諸子詹詹錄 光緒刻本

諸子詹詹錄二卷、清西冷袁樹撰、袁樹、字香亭、著有書雜俎、紅豆村人後集諸書、是編所錄、起于鬻子、止于鄧析子、所收書凡九十一種、或存數百言、或錄二三言、取精而棄粗、引繁以歸簡、要以言之不害于正者為道、是其自序云、經史而外、各子書清新高古、磊落偉奇、洩天地之精英、極風雨之變化、雖間有不免稍悖正宗者、而各子其子、心裁各得、讀之、豈惟增廣學識、亦且開豁心思、藝至此極矣、海瀆家處、罕窺全豹、偶得歸震川先生諸子彙函、靜而繹之、如入寶山、如入五都之市、目戰心驚、炫燿莫知所御、顧年衰健忘、掩卷輒遺、爰隨筆摘錄一二語、斷章取義、短訂殘割、遺大而拾小、捨正而取譬、名曰詹詹錄、祇供實胡之私、不足為匠氏詬也、樹之意、蓋根于歸震川之諸子彙函、而病其辭枝語葉之叢叢然也、於是遂為芟之、夫諸子之言、辭多理奧、而於日常倫理之道、究不如經言之正也、然其言雖奇、不宜害于正、言雖虛不宜得于實、茲取之以與經言相印證、此是書之長也、

然而諸子之書，流傳未廣，僞贗實多，若子華子、隨巢子，此全僞者也，鬼谷子、鄧析子，此原書佚而後僞者也，莊子、管子，此真僞相廁雜者也，苟不為之別擇，則易受作僞者之欺。樹之書，其取也博矣，然真僞相半，不免有冗雜之弊，是其短也，若夫援據浩博，可資參攷者固多，是書亦未可廢也，要在學人知所取擇焉耳。

萇齋文集 同治刊本

萇齋文集四卷，清安福劉辰慶撰。劉辰慶，初名湟，字懍謙，又號萇齋。辰慶於同治初年，辭孝廉方正不舉，謝絕紛務，閉門課徒，戢資館穀以養，而有志於著述。是集為其讀書劄記及其雜文，起咸豐戊午，至同治丙寅，釐為四卷，廬陵彭世昌為之刊行。此書甲篇說經，乙篇子部，丙篇攷史，丁篇雜文，卷末附論文瑣語一卷。辰慶之學，勤力而未能博雅，其說經喜以人事比附經義，其塗徑頗似宋人，而於漢宋之家法不明，又其所見之書亦未備，故其立論多以己意為說，而不臚舉佐證，是以得少而失多也。至若論汲冢書，謂簡雖出於魏冢，文實成于晉人，斯豈通人之論乎。其丁編多應酬之文，文亦平實可觀，如知命、封典宜鄭重、吏蠹、舉才責重、學使選吏、勸民備穀諸篇，皆有關於治術，要為不可廢之作，而濟汶河神、旱魃、死婦生兒諸則，皆妄誕不經之說，虞初志異之作也，以小說而於說經之文相廁並列，不惟體例有乖，亦非古人所以著述之意也，是編以說經之文與小

說雜記、分篇另行、豈不甚善、惜乎辰慶之智不出此、而欲以雜家小說之言、垂進於著述之林、使後人觀之、實有瑜不掩瑕之感焉、

慎宜軒筆記　家刊本

慎宜軒筆記十卷、桐城姚永概撰、姚永概字叔節、與其兄永樸、俱以古文名于時、京師學堂教習、清史館編纂、著有孟子講義、左傳選讀、已並著錄、是編卷一易、卷二詩、卷三大學論語、大戴禮、卷四史記、前漢書、南史、卷六管子、卷七老子、莊子、墨子、卷八呂氏春秋、韓非子、法言、卷八韓昌黎集、朱子集、卷十雜錄、其所議論、引證諸書、而折中於義理、文法、要皆平正通達、而無偏僻之見、其論清代學術、皆原本

于宋人、不過就其遺緒發皇張大之耳、如疑古文尚書之偽、始于朱子、說文之學、始于大小徐、古音之學、始于吳才老、校勘之學、始于朱子韓文攷異、金石之學、始于歐陽永叔、輯逸之學、始于王應麟、頗能洞見清代學術之流原、其論為學之道、引吳摯甫氏之言、以為宜撤藩籬、漢宋之藩籬撤、而義理與攷證兼收矣、文章道學之藩籬撤、而義理與詞章兼收矣、然此猶專言學耳、推之經世、亦須撤中外之藩籬、取彼之長、輔吾之短、而不患不立國矣、學

者雖無比精力、亦不可不具此胃次、立論甚為正大、可糾一偏之失、雖然、永概之書、仍守桐城義法、推而至于說經、究其極不過一文士耳、文章之藩籬、仍未徹也、然則永概之見及此、而學有所未逮歟、

古學記問錄 家刊本

古學記問錄十五卷、清涇陽吳蔚文編輯、吳蔚文、字漢章、是書之輯、收錄典故、以備觀覽、凡天文地理、經史百家、輯章典故、序其世代、次其先後、編門別類、集為一帙、其自序云、古今之書、雖不能盡讀、古今之事、雖不能盡知、而有道焉、可使古今之書、如皆盡讀、古今之事、如皆盡知、提其綱而絜其領、撮其要而記其事、則書讀萬卷可也、即不讀萬卷、亦無不可、事能盡知可也、即不盡知、亦無不可、知蔚文輯是編之意、蓋在提綱絜領、融會貫通、故是書又名古學指南云、今觀編所錄、每事設問答、詳其派源、蓋似事類射策之書、而另具體裁、先錄故實、次錄諸儒評論、令人曉然明白、知所取舍、較他書徒侈典故盲無辨別者為善也、又是編不錄仙釋、異端、曲學、酷吏、方技、戶口、謚法、四藝等書、以仙釋、曲學、異端、方技、皆非正道、酷吏原不足取、戶口多不實、謚法多須訣、四藝遠方不經人到者多、皆足惑人故也、是蔚文是編宗旨甚正、射策所用典故、固不越乎此、而求有用之實學、亦

不出乎此、惟以篇幅所限、捃摭尚嫌未備、然未始不足以備參攷、而廣見聞、較諸古今好議論、名物攷、事物攷諸書、固亦高明多多矣、

亦若是齋隨筆 同治刊本

亦若是齋隨筆十二卷、清長沙鄭敦曜撰、鄭敦曜字耘莊、又號筆游先生、其自序言、自志學已來、汎濫經史、篤愛詩古文辭、既壯習科舉、七薦不售、將以湖山筆墨娛老也、遂自號筆游子、益肆力於經史韜鈐象緯輿地諸書、下至星命醫相、堪輿推測各家、靡不探討、著有經訓衷是、故事正譌、塵談誌異、聯話錄存、湘湘勝覽諸書、多未刊行、是編所錄、卷一至卷三解經、卷四論攻守、卷五論時事、卷六雜俎、

卷七紀地輿、卷八紀名物、卷九至卷十二為詩古文辭、其說經也、如攷舜非黃帝後、舜禪無南狩之行、駁袁子才金縢辨諸篇、論精確、援據博洽、深得實事求是之旨、其戰船水師攷、駁石大器攻城守破攻攷諸篇、詳述水攻火攻仰攻俯攻之具、進攻退守之法、強弱虛實之宜、直如大將登壇點將、旗鼓嚴明、行列整齊、直堪命世之才、其條舉匡時策十則、曰縱必懲以嚴防堵、攻必驅以便剿除、降必撫以散黨與、材必舉以拔殊尤、用必節以裕軍儲、團必練以警廢弛、鋒必

選以資得御眾，賞必公以消爭競，罰必嚴以明紀律，師必和以齊心力，切時捻勢，動中肯綮，而圍防伐坡捕蝗諸文，亦皆有關于政治，是敦曜之遍羅蒐，而其用世之心不或忘也。觀清代學術，經義訓詁，皖浙為勝，湖湘之士，能治術文章者有之，至若語及經學，攷據便無足觀，此固天之賦有全有偏，亦人之才有長有短，是以敦曜之書，攷據文章，皆未能登峯造詣，而其經濟皆有可取，得無謂其才與識過於所學者歟。

日知錄之餘　宣統刊本

日知錄之餘四卷，清崑山顧炎武撰。顧炎武字亭林，初名絳，字寧人，官前明魯王兵部司務，事敗，牽獲免，益肆力於學，著有音學五書、左傳杜解補正、五經同異、二十一史年表、明季實錄、聖安皇帝本紀、昌平山水記、山水攷古錄、歷代帝王宅京記、天下郡國利病書、菰中隨筆、亭林文集、亭林詩集，已重著錄。炎武之學，務經世究心一代掌故，考制度得失、生民利害，與前史旁推互證，而折中于六經，其生平精詣之書，厥為日知錄，所謂經術治道博聞，萃于一編者也。顧以重遭時忌，其書多刪改，而清廷館臣著錄，祇以考證精詳見偁，識其書該經世之務，激于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此震于清庭之淫威，欲為遁辭，非篤論也。是編四卷，卷一論書法，卷二論政事，卷三闢釋道異端，卷四論雜事，為潘刻日知錄所未收，當時曾別刻單行，而流傳未廣，士林罕見。宣統庚戌，元和鄧福保為之重梓，以廣其傳，方今清社已屋，遺

書益為世重，故於是編，獨揭其所以著書經世之旨，以彰炎武之志，願世之讀顧氏書者，無為四庫提要之言所惑，而徒視為博學多聞之資，則幸甚矣。

日知錄栞誤　道光黃氏刊本

日知錄栞誤二卷，清嘉興黃汝成撰。汝成專心顧氏之書，博采諸說，為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已著錄。然諸家校本，彼此互有異同，為集釋所不錄者，得七百餘事，因撰為栞誤。其自序云，顧書自潘稼堂為刊于閩中，自是賢碩，輒加考辯，既正其脫文譌字，或間引伸其言，幾無異漢唐時諸經史訓解，為專門學也。余所見不下十餘家，多簡當而尤善者，閻楊沈錢四家本也。後又得原寫本，以校潘刻本，得者大半。諸家多未見此本，往往增損，有與合者，亦有舛錯同而別為糾正者，或因糾正轉滋淆失。余益統指羣書，字穴簇引，區其異同，覈其是非，每以錯縱，更達闡臬，率表其名，斷諸己意，不為繳繞之辭，亦絕剿竊之行。總全書所攷正者，得七百餘條，雖與是書義類論辯，不堪修景，然少少郵其文字牴牾，詮訓隱隟，庶幾益治塗轍，抑以斷後之姅馳者矣。是汝成自謂於日知錄，頗能盡其心力。茲讀日知錄校記，若胡虜中國等字，有曾遭違忌之處，汝成不錄外，凡刊本無而

原本自有，汝成莫不入錄，雖各家附校，無關大義者，而亦槩列于下，詳為駁釋，斯誠顧氏之功臣者矣。

論學小記 通藝錄本

論學小記三卷，清歙縣程瑤田撰。是編論人之性，而多推衍大學之義，而歸宿于誠意慎獨。其言性渾然具之于心，有善而無惡；情則沛然流于所性，亦有善而無惡；意萌于心，以主張之，意豈獨有惡哉。內而與情謀，外而與事謀，見情之于與事交也，以意為之樞，經之營之，於是利害之分明，而趨避之機習，喪其良心，不誠其意之為害大矣。又曰：好惡者情也，情之見於事為，而吾心經營之者意也。有好善惡惡之情，即有為善拒惡之意。是意乃依乎本然之情，而順乎其所致之知者也。無何為善者變而為惡，拒惡者變而拒善，是反其初意矣。誠之者務實其初意而不使之變也。是其言情意之初發，俱無不善，及其外与事物相交接，不能直達，遂輾轉而遷于不善，求有以直達其情，不為事物所亂，而率歸于本然之善者，則在能誠意，而誠意之功夫，又有待于致知與格物。故又曰：誠意為明明德之要，而必先之以致知，知非空致，在格物。物者何，意身心家國天下也。麗於身者有五事，接于身者有五倫，皆物之宜格焉者

也。格者，舉其物而欲貫通乎其理，致知者，能貫通乎物之理矣。是言誠意功夫在乎格物致知，而尤在慎獨。慎獨者，慎其意之交于物，故曰獨，非專在內也，乃內外相交之際也。慎則專在內也，慎之然後能盡其當好當惡之實，以全其真好惡之情，此治意之學者也。瑤田以大學說孟子，以誠意為功夫，而即以好惡說誠意，蹊徑頗近陽明，而歸極之于格物，意似頗欲調和朱王而為之折中，而立說精通圓密，蓋在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之上者也。

讓堂亦政錄 通藝錄本

讓堂亦政錄一卷，清歙縣程瑤田撰。程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號讓堂，乾隆庚寅恩科舉中式，大挑二等，選嘉定縣教諭，戊申十月到官，辛亥七月乞病歸。任內治事，凡辭翰疏記，都為一編，曰亦政錄。教諭非治民之官，而有課士之責，孔子曰，是亦為政，故曰亦政。是編首聯，而次告示，次節烈看語，次詳稟尺牘，次襍著，次古今體襍詩。瑤田之學，雖以考據見稱，而於義理，鑽研極精。其論學小記，有主讓以厚貴和諸篇，又為和厚讓恕四德貫通說，謂理但可以繩己，自己見得理路一定如此，自達其心，豈敢有違，若將理繩人，則人必有詭詞曲說，用相取勝，是先啟爭端也。今吾一以讓應之，彼雖有褊心，不自知何以變為豁達大度。大學曰，一家讓，一國興讓，其機蓋如此。故自顏所居曰讓堂，而官教諭也，亦廉潔自持，以身率教，而亦諭諸生以敦行篤學為務，請褒節烈，發幽揚隱，皆其犖犖大端。至若重修當湖書院，募捐南翔鎮育嬰堂經費，募捐嘉定鐘樓鑄鐘，重修嘉定文廟兩廡暨脩儒學明堂，又輯教學恆言，教士

以立志、立品、立誠、立業、處家、孝親、敬兄。此雖庸言，而頗有益于身心。治考據者，多不能躬行實踐，若瑤田者，可謂篤行君子者矣。

讀書求解　通藝錄本

讀書求解一卷，清歙縣程瑤田撰。瑤田著有論學小記、論學外篇、宗法小記、儀禮喪服文足徵記、釋宮小記、考工創物小記諸書，已並著錄。是編所收雜文凡十四篇，曰志唐先生賢奏敘，曰擇人敘，曰證類本草書後，曰騰異記，曰紀硯，曰困學紀聞泰定本書後，曰豐潤縣拔霞山石幢記，曰改畫記，曰鴿原卷敘，曰周耕崖冬集紀程書後，曰松石間書齋記，曰鄭公釣臺圖書後，曰江山卧遊圖卷書後，曰江虎文指書序。此蓋雜著之體，與是書命名之意不合，據他本或僅存原書題，而將卷中古文悉數散入修辭餘抄。此本為南昌徐積餘所藏，與修辭餘抄同，各自為書。然是書既以讀書求解命題，而卷中文皆序跋雜記之文，何以矛盾如此，殊不可解。意者是編有錄無書，而刻者以右文補入與？瑤田優于學而絀于文，以學論之，其於義理、訓詁、名物、制度、聲律、象數，靡不貫串，實能自成一家，而文辭則竭枯無餘華，蓋其可傳者在學而不在文。是編雜文，以例揆之，應在修辭之中，而讀書求解，則應是考

據之文、則原本之有題無書是也。以雜文附入讀書求解中、恐非瑤田之意也。

論學外篇　通藝錄本

論學外篇二卷、清歙縣程瑤田撰。瑤田既著大學誠意慎獨致知格物之義、於論學小記、復襍集所撰文之最淺近者於外篇。其篇目、卷上為示後生小子六事、同堂陣壁四事、書呈宗老垂示後生、學案書四字說、和厚讓恕四德貫通說、慎思致和說、讓堂卮言、覺夢編敘、論堂約、豐南留別生徒贈言、杭州留別洪生受嘉贈言、結古四則書後、下篇為詒謀說、復詒謀說、論出告反面、無改父道淺說、無改父道淺說答遺方生令安以便面請書法語可遵守者、感關博弈流弊、走書示之中言業于戲之流弊、中言圍棋之流弊說、奕示吳二生傳奕不可從為父祖者開端說、寄示語兒二事、郁門書付語兒與方二生論無廢學書、覆女婿衛箎署任全華別駕書、菊花和詩敘、講學述、顏子不改其樂述。是篇所收諸文辭、不如內篇學治性理之精、然闡述人之敦品立行、於世教三致意焉。義在訓後生小子、而言重辭複語之不憚煩者、其所專注在小子宜知退讓、有畏懼、讀經書、治性情、絕博奕、謹小

慎微、而尤在為人父祖者、當由先有以正其模範、模不模範不範、而欲器之善也、豈可得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為人父祖者、之于後生小子、循是編而善導之、庶幾乎古人養蒙于正之道矣、

天壤閣甲骨文存 附考釋 輔仁大學影印本

天壤閣甲骨文存一卷、附考釋一卷、秀水唐蘭撰集、唐蘭、字立厂、以治古文字學見稱于海寧王國維、是書乃選集王氏天壤閣所藏甲骨文字拓本、輯為是冊、其自序云、予與王氏次子漢章先生稔、昔歲晤于天津、家其以拓墨二本見假、並許其傳布、昨又于輔仁大學圖書館、見拓本一冊、首有王氏長子漢輔先生題語、中多與前兩冊複出、知亦王氏故物、余追惟王氏始鑒定之功不可沒、又感漢章先生之厚意、乃合三冊、去其複重、得百有八片、輯為天壤閣甲骨文存、其間大都、未經著錄、第二十一片之骨臼所刻卜辭、為在他處者不同、前此所未見、尤關重要云云、按是編所蒐集之材料、多常見之品、惟二十一版之骨臼刻辭、頗為奇特、知前此所謂凡骨臼皆刻帚矛者、洵非定論也、至所考釋、新發明者固多、然亦有未盡確者、如第四片之不邑龜、此三字連文、類皆刻于卜辭之下耑、不下數百見、孫詒讓釋不紹龜、胡光煒釋不鼂龜、董作賓初釋不𦊓龜、後改釋不綠龜、從胡讀、陳邦

福釋不語龜、張鳳釋不吉龜、許敬參釋不契龜、郭沫若釋不鑊龜、諸家異說紛紜、莫可一是、良以𠙴字偏旁所從不可辨識故也、唐氏釋8為才、通作再、其言曰、卜辭才字旁作𠙴者、當是原形、蓋與午為同類、今檢卜辭午作8↑二體、才作中、𠙴字未必即是才字、即認𠙴為才字初文、亦與8字不類、卜辭從無午作丨、才作8或卄者可證也、蓋以8形旨近于𠙴也、遂定𠙴為才字、由𠙴以證8之當釋才、又因午字之義、與才有別也、則又改釋才字初形象杵、與午為同類、展轉引申、以成其說、覽者初似巧合、然由偏旁分析之、丨8二體、決不相通、是其說之不能成為定論也

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　齊魯大學印本

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一卷、明義士編、(James M. Menzies) 所錄甲骨文字、凡七十四版、美國長老會宣教士柏根氏 (DR. PAUL D. BERGEN) 之所搜集品也、柏根于一八八三年來華、一九〇四年任濰縣廣文學校校長、即齊魯大學在濟南成立前之舊校、而該校西樓之以柏根名、亦即為氏長校之紀念者也、氏當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八年間、嘗與駐青州英人庫壽齡、駐濰縣美人方澤善博士、同時在濰縣收購甲骨而研究之、其諸所得、陳列于濟南南關廣智院、當日以防損折、皆用麪糊粘貼于塗墨之厚紙上、而密封于玻璃櫃內、於是此三千餘年重貴之史料、陳列院中、為多數人所忽視者、蓋已歷三十載矣、一九三三年、春、明義士至院中參觀、偶見有紅色細小之蜘蛛、潛入玻璃櫃內、蛀蝕粘貼甲骨之麪糊、勢將危及甲骨、因商之院長魏禮模博士、謀為次善保存之方法、經院長魏君之許可、遂取出諸片、浸之西洋白漆皮中、片之折者為之整理接合、並攜往北平、覓工拓墨、稍加編次、刊為是編、茲書首錄

墨本、次為考釋、其著錄拓本也、拓本之後、附以摹本、其法甚善、蓋甲骨刻辭、字小者細逾毫釐、拓墨不易清晰、而攝景付印之後、尤為模糊、有字之損壞、而誤認為非文者、亦有誤認非文為字者、識者病焉、故有易拓墨為摹寫者、然摹寫究不如拓墨之能存其真、欲捄二者之弊、惟寫本與墨本並見、互相推勘、夫然後設商真古文、失之于墨本者、則可由摹本詳審之、失之于摹本者、則可由拓本刊正之、此書拓本不甚清晰、如葉一、二版、葉五、十一版、葉六、十四版、葉八、二十版諸片、尤模糊不可辨識、設非有後附摹本、則幾不知為何辭矣、其考釋、每字之下、先依說文以定其形、次則綜合卜辭以釋其義、通篇雖無所發明、然所涉論亦皆平正通達、尤其用中國考據之文描寫條暢、惟所欲言、足証其功力之深、輓近世考古之學日昌、西人治契學者、如何耆金、白瑞華、考黔、方澤普諸君、皆見稱于時、而明氏實為之最云、

證俗文　郝氏叢書本

證俗文十九卷、清棲霞郝懿行撰、郝懿行、字恂九、號蘭皋、嘉慶己未進士、官戶部主事、為人恂默謙退、官情極淡、惟一肆力於著述、所著有春秋說畧、春秋比、易說、書說、鄭氏禮箋、山海經箋疏、竹書紀年校正、晉宋書故、補宋書刑法食貨二志、爾雅義疏、已並著錄、是書取通俗文字、分部別居、一一疏通證明、蓋慕服子慎通俗文、兼取儒林傳疏通證明之意、名曰證俗文、目錄為甘泉董恂補書、首有董恂序文云、計是書凡十有九卷、書中所載、各以類從、特未明標厥類、更無子目、檢尋匪易、予是日置案頭、隨時省覽、不揣蒲陋、為補逐卷之目、于首卷中以綱絡之、俾因端竟委、可按跡而求、此後分條析縷讀之可也、即行雲流水以讀之、抑亦無不可也、懿行一生精力所萃、厥在爾雅義疏一書、發明字借聲轉之義、為一代絕業、是書乃指取日用通常之字、事物之名、一一求其出處、淹貫古今、出入經史、徵引浩博、斷制謹嚴、所以詒後人者不少、信足與爾雅義疏並傳焉、至若隱僻之事、如牛羊

曰足、魚曰斗、果曰石、木曰檨、餅曰凪、蠟曰鮮、墨曰螺、跨步曰百、郡書云、地生草、及奇字、引字、誤字、方言、外國、梵語、皆能詳考原委、爬羅別抉、非事物原始、辯鈔一得諸書所能比擬也、

西雲札記　光緒刊本

西雲札記四卷、清福安李枝青撰、李枝青、字蘭九、號西雲、以舉孝廉官浙江二十餘年、歷任新昌、臨海、仙居、長興、嘉興、孝豐等知縣、紹興南塘通判、杭州西防同知、所至有政聲、於學亡不窺、其耆學也綜羣經、其治經也先小學、與江孔戴段諸師儒、途徑悉合、書中如洛水不出熊耳、漆沮非洛辯、考證精明、足訂舊疏之誤、叔褀有服說、足以訂檀弓之非、又如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後世以為大疑、枝青謂自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至孔子已四世、其男女之族、葬于防者不一人、家語明云孔子三歲叔梁紇卒、葬于防、古人墓而不墳、無碑碣華表可志、況重廟祭、不重墓祭、孔子雖知父墓在防、而實不能遽定其穴之所在、故不得不詳問耳、頗能自成一說、然亦錄自他書者、如史記陳涉世家、楚人謂多為夥一條、見通俗編、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今曰擡頭一條、見通雅、高王觀世音經一條、見二十二史劄記、皆可刪削、亦有攷據未詳者、京債一條、引唐杜荀鶴送青陽李明府詩、求理頭空白、雜京

僧未還為訟、不知事初會元、及陔餘叢考、已引舊唐書武宗紀、有選官多借京債之語、在荀鶴詩以前也。又引魏書釋老志、是時鳩摩羅什為姚興所敬、於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按此義學二字所出、不知後漢書楊仁傳、已有義學大興之語、此又其疏于考據者也、

石甫影廬筆識　光緒刻本

石甫影廬筆識二卷、清瀏陽譚嗣同撰、譚嗣同、字復生、又號壯飛、著有仁學一卷、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各二卷、遠遺堂集外文初篇續篇二卷、興算學議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已並著錄、是書卷一學篇、為攷證經史之作、卷二思篇、為研求義理之作、嗣同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羣集、能文章、好任俠、弱冠從軍新疆、遊巡撫劉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厲、後以父命就官、為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奥、會通羣哲之心法、成仁學一書、戊戌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嗣同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為軍機四卿、乃未及十日、而變已起、以八月十三日棄市、嗣同賦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為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少年曾治攷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

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是篇為其三十歲以前之業，故云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第四種。嗣同一年精力之所在，在乎倡辨新政，是書不足為譚氏輕重，然於此亦可見譚氏舊學根底之深焉。

通雅齋叢稿　宣統刻本

通雅齋叢稿八卷，清湘鄉成本璞撰。成本璞，字琢如，少聰穎，甫成童，補諸生，歲科之試，亦冠其曹，省試四膺房薦，兩舉經濟特科，廷試一等，仍報罷，以優行貢京師，乃發憤遊日本。湘鄉自船山講學以來，率皆株守宋明理學家言，自成風氣，惟曾文正公為能溝通漢宋，集其大成，文摹昌黎，詩規山谷，不獨勳業爛然，為中興名臣也。本璞生同里閈，耳濡目染，學業益進，著有九經今義，已著錄。其通雅齋叢稿，潛盦文存，古文之存稿也。潛盦文存二集，駢文之存稿也。松園集、穀溪集、酒痕集三種，詩也。湘瑟秋雅、淚影詞、碧雲詞三種，詞也。本璞有用世之才，曾佐浙撫張筱帆中丞之幕，議論古今事，縱橫揮霍，洞見癥結，於中西治亂學術異同之故，尤有獨得。其讀遼史兵志篇，謂滿洲蒙古內外八旗之兵，殆近百萬，營制官制，多與遼合，倘能仿西法以練成勁旅，則雖第挾滿蒙之禁軍，據滿蒙之勝地，已足以奮揚威德，雄視五洲。此真知灼見之言，惜乎當時未必能用之也。至其散文，既由姚曾

以窺昌黎駢文、復由汪洪以追魏晉、詩則東其鄉人王湘綺之說、直摹漢魏盛唐、詞則高揖南唐五代以迄北宋、而不樂如近人之爭效南宋、以姜張為藍轄也、元和江標序其書、謂追杜樊川陳同甫之倫、蓋非虛譽云

雙桂軒答問 希鄭堂叢書本

雙桂軒答問一卷、清常熟潘仁撰、潘仁字希鄭、著有博約齋經說、說文粹言疏證、鄭君粹言、孝經鄭注攷證、希鄭堂經義、已並著錄、是書為答其妻呂環之問而作、凡十則、說亦多可商處、如論牛部告字、謂牛觜自有牿字、不當以告為牿、告字从口从牛、並無角著橫木之形、疑告字與舌字相類、告篆文作告、舌篆文作苦、其形本同、許君解舌下云、在口所以言別味者也、从干从口、是言必藉舌開口舌鼓、始能告人、告字當以苦丨乃苦之得申也、此說殊為牽強、說文告字云、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也、與告字之形殊不類、按卜辭牛字作𠦝𠦝諸形、正象角著橫木、與說文相合、疑說文此條為牛字錯簡、而告字固從牛作、與舌有別、未可混為一字也、至若論後漢書郡國志交趾當作交止、說文虫蚰蟲之當分部、說文言部謚行之迹也之當从言益聲、說文言部識常也識之訓常之誼、大都推本段注、無所發明、蓋說文之學、至段桂諸君、已稱絕業、後人雖有發明、若推究文字之起源及乎形體

之譌變，必須參綜金文，另闢谿徑。當往之時，古文字之學，已大昌明，而猶依違許說，牽合比附，是以所答諸字，徒自糾結，而不能有所啟發也。

習是編 光緒刻本

習是編二卷，清虞山屈成霖撰。屈成霖，字傅野，官蒙州宰。是書分上下二編，上編為居家要覽，目凡十四，曰孝順，曰友愛，曰睦族，曰刑于，曰貽謀，曰馭下，曰家範，曰檢身，曰應世，曰治生，曰利濟，曰達觀，曰靜攝，曰表率。下編為居官要覽，目凡十二，曰忠愛，曰廉直，曰勤慎，曰虛公，曰簡良，曰明允，曰救災，曰興革，曰應變，曰行師，曰完節，曰恬退。舉凡人生內外出處窮達常變之境，隱栞指不遺，每類先嘉言，次善行，事不重複，理歸至是。誠時時觀覽，人無論賢愚，皆可以是效，而是則，警心而寡過，故名曰習是編。蓋人生惟居家居官兩途，家齊可以治國，然理一分殊，各有其要，須各盡乃心，而後始能心體力行。是編雖無高深之理論，然皆切乎日常人倫之間，有勸而無懲，粹然儒者之言，而不雜入佛氏因果報應之說，是其所長。理要似宗朱子小學，而廣其規模。至於居家之靜攝、表率二門，內引入仙師選萃之說、道家攝生之法，殊與體例不合。養生聖人之所不廢，然而起居以時，飲食以節，斯已可矣，而妄言路遇仙師，傳

陸地僊經以道家修煉之術為養生之訣，以引相宅相墓之術入叢參門，此皆當刊落者也。其所徵引，頗為繁富，有切于日用，資于見聞，謂可比諸家訓，足為後生小子楷模者焉。

寶奩集　光緒戊戌鉛印本

寶奩集二卷，清南通州白作霖撰。白作霖，字振民，少肄業於南菁講舍，從定海黃元同受經學，是冊上卷所收經說三十五首，乃黃氏講舍月課之作，其雜文及詩賦，間有為慈谿林先生所課者。其附識云，自辛卯春，肄業南菁，明歲住院，始從黃先生受經學。先生教以治經從毛詩入手，是日為札記若干條，積三年，得十數巨冊，今猶庋存講舍中。嗣是更為三禮鄭注釋例，經始于乙未二月，迄丙申冬，僅成兩卷，蓋未及全書三之一也。丁酉春仲，迺更入上海南洋公學，校課劇暇，勢不能復理舊業，每于夜闌歸寢，輒自發篋，私為檢覽，歎日月之不居，傷前功之遽廢，是將已成初稿，并前此在講舍時所為文百有餘首，寫寄澄江，求師一言，以為評定，且為選定文若干篇，謂可付梓，迺付鉛印，以代繕札云云。是書說經之文，如道人解、辨道人猶斯之不同，分晰獨詳，從桂諸家猶不免未達一間。釋論語大師摯適齊章義，從太師摯為魯哀公時人，難經中孔語皆確鑿，執爵拜奠爵拜說中，變

常為敬之例，足備禮書通故所未備。至其雜文詩賦諸作，亦皆清麗圓瑩，卓然可觀。蓋吉者書院課士，學重求精，無取炫博，故士子治學，皆能切實深厚，而無塵浮之弊。若是編者，說經之文雖係月課，而頗有可觀焉。

睡餘偶筆雷刻八種本

睡餘偶筆二卷，清吳縣雷浚撰。浚少受學于江沅，精研文字音韻之學，著有說文引經例辨、說文外編、韻府鉤沈、乃有廬雜著，已並著錄。晚年以經義課諸孫，溫習五經，兼治他經，偶有心得，具筆於書，成偶筆若干卷。浚歿，其門下士吳縣董瑞椿，斠睡餘偶筆二卷，其中訓詁經文，頗多精到之語。釋詩漸漸之石篇云：漸漸之石，毛傳漸漸山石高峻，浚案：漸漸之漸，即俗用之嶄字，玉篇嶄仕咸切，山石高峻皃是也，其字亦作巉，嶄巉皆不見於說文，蓋後出字，故毛詩通用漸。內則詩負之，鄭注詩之言承也，正義曰，詩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浚謂內則此詩字，即持之叚借字，持詩同寺聲也。儀禮特牲饋食，詩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詩懷之，鄭注詩猶承也。又少牢饋食禮，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注詩猶承也。彼二詩字，亦持之叚借字，說皆確不可易。後附論二則，一論溫庭筠詩，謂蘇武廟一律為集中指名之作，特以甲帳丁年一聯耳。若論通首，則殊未

是，又謂李義山籌筆驛一首，中四句全是詠諸葛武侯，非詠籌筆驛，似更與題不涉，范元實詩眼稱之，未免倒置是非，按屈山翁評玉谿詩，於籌筆驛深致不滿，以為李詩中下乘，浚之此語，恐由翁山啟之，夫詩貴空靈，而必以章法限之，亦未為得也。

復堂日記　半厂叢書本

復堂日記八卷，清仁和譚獻撰。譚獻，字仲修，同治丁卯舉人，歷官歙全椒合肥宿松知縣，少負志節，學有體用，又通知時事，於古今治亂，天下得失，如指諸掌，國家大政制、大典禮，能講求其義，博通羣籍，原本經訓，其治經必求西漢諸儒微言大義，不屑屑章句，讀書日有程課，舟車南北，及在官退食，未嘗一日輟，凡所論述，檃栝于所為日記中，舉凡古今學術得失，皆有評論，其於清代學人，於惠氏一家，王氏一家，莊氏一家，皆推為第一流，而於莊方耕尤為傾倒，如云尚書既見，雖未決去偽古文，而文事深醇古厚，直接荀董，然獨不敬東原，以為第二流之高者，又擬師儒表，列清代絕學四人，一莊方耕，二汪容甫，三章實齋，四龔定菴，名家三人，一王懷祖，二惠元龍，文雲，西莊，而以顏習齋毛河右為大儒，胡石莊、黃黎洲、顧亭林為通儒，是非未免到置，清代大儒，當以顧亭林王船山黃黎洲三人居首，雖顏習齋猶或遜之，惠元龍戴東原二人，治學雖不如顧王氣象之大，而惠之于易，戴之于三禮訓詁，皆有獨

到之處，實乎純學矣。至汪莊童諸人，造詣所至，皆有
獨得之秘，然不能駕諸顧王之上。而定菴雖才氣橫逸，
不過一文士耳，於學術無所主持，自難與汪童並論。
獻之學近于定菴，故特推定菴，以冀壓倒惠戴，此乃
阿洵私好之見，而非持論之平也。

困學紀聞集證　嘉慶刊本

困學紀聞集證二十卷，清黃岡萬希槐撰。萬希槐字
蔚亭，又字蔭堂，以王伯厚博學雄文，晚歲飛遯，矻矻
手一編不輟，著困學紀聞二十卷，蔚然為今古希有
之書。其間引事徵文，間自疏解，而未能盡備。逮于有
清，閻百詩甄推其意註之，何義門又推其意續註之，
而徵引之書，猶未能悉盡。希槐復因閻何之義，而為
集證。凡王氏所徵引之書，一依漢書藝文志、隋書經
籍志、唐宋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
解題、玉海、鄭馬兩通、一齋書目、經義攷諸書，詳考某
書卷數撰人。王氏所引有承先儒之言而誤者，已經
閻何二家是正外，如漢書兩嚴延年，合為一人，承程可久
之誤也；北史魏常山王遵曾孫暉撰科錄，以為濟陰王
暉業，承劉知幾之誤也；大戴禮公冠篇，以為公符篇，承
坊刻之誤也。希槐一一證明。又若關雎詩為畢公作，見于
藝文類聚；寗戚歌為碩鼠詩，見於後漢書註；大毛公
名亨，見于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此又王氏書
之所未備，希槐皆注明之。其於王氏書，可謂勤矣。然其

亦自譌誤者，如卷四下司寤氏宵夜時條，不愚按：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亦總注引見初學記刻漏事對注，誤也，此見文選新刻漏銘注，又司爟條下，集證引日知錄云云，當改路史發揮論，遂人改火，卷七下，為力不同科條，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賈疏，馬融以財禮力役為二事，末一句總結言財及力役之事，今皆不如古也，此條亦總漏引。卷五下小宮以大公所誦丹書，至以為息默補數之方，見山谷題太公丹書後，亦總亦漏引，此可為補正者也，是以注書之難，尤甚于著書者焉。

蕉廊脞錄　求恕齋叢書本

蕉廊脞錄八卷，清錢塘吳慶坻撰。吳慶坻，字子修，研究掌故之學，是編分為八類，曰國聞，曰里乘，曰忠義，曰經籍，曰金石，曰書畫，曰嘉言，而以雜記附錄。凡朝章國故，民生利弊，罔不鉤索流源，考鏡得失，而表彰遺逸，抽潛擷幽，慨然有黍離麥秀之思，然亦有紀載失實者。卷二言張之洞沒時，先一日已擬定特謚文忠，或文正，比遺疏上，以不樹黨援，不殖生產二語觸某邸之忌，臨時忽易前議，改謚文襄云云，此則傳聞失實。張遺疏上時，鹿傳霖請謚文正，攝政王云，不對，鹿又請謚文端，攝政王云，差點，鹿後云，以文襄為請，遂謚文襄。張之洞遺疏不樹黨援，不殖生產二語，欲要文正之謚，其心不可問也。又云本朝以一甲第一人位至大學士者，聊城傅以漸，武進呂宮，崑山徐元文，金壇于文襄敏中，會稽梁文定國治，韓城王文端杰，大庾戴文端衢亨，吳縣潘文恭世恩，至光緒間，南皮張文達之萬，常熟翁同龢，壽州孫文正家鼐，嘉定徐郙，元和陸潤庠，凡十三人，然番禺莊有恭亦以狀元官至大學士，似應補

入，至若搜訪舊聞，細巨靡遺，如卷三之紀忠義，卷七之紀嘉言，卷三四之攷證經籍金石，博洽弘通，可資參攷，方之史部雜家之書，如法氏槐廳載筆，阮氏石渠隨筆，戴氏藤陰雜記，梁氏樞垣紀畧之類，與此可並傳焉。

有不為齋隨筆 光緒刻本

有不為齋隨筆十卷，清桐城光聰諧撰。光聰諧字律元，官直隸布政使，作大府，謝病歸，從事讀書，自經史百家及所聞見，皆有攷證，著筆記十卷。書中如攷漢書藝文志注之誤，謂藝文志雜家者流前一行云，古雜家二十家，四百三篇，注云入兵法，小說家者流後一行云，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注云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諸本皆如是，此余謂皆相沿誤刊，後注凡字，當在前注三字之上，蓋七畧原本以蹴鞠移列雜家，班氏出之入兵家，故自注如此，傳寫刊刻，誤分二處，遂不可解。又論詩文稱首之意，以為括全文之義者為篇，逍遙遊、齊物論之類是也，舉開光二字為首，天地、天下之類是也。考證皆為賅詳，又若仲山甫補衮、蔡中郎遺書始末，蔚宗後漢書，春秋後語，山海經，三都賦，心戚本荀子諸條，亦皆有所新見。清代桐城學人，率多以文章擅場，考證或非其所長，有之，僅惜抱、援鶉數人而已，聰諧是書，文章之美，攷辨之精，有可與惜抱、援鶉並傳者，而仁和譚復堂日記卷八盛稱

總諳是書，至謂樸至充博，兼綜四部，比之謂細心讀書，擬之其鄉，在援鶉之上，未免推之過當，要之總諳之書，徵引繁富，而文辭亦樸實，說理不蔓不延，是為可取云。

柏堂讀書筆記　柏堂遺書本

柏堂讀書筆記十三卷，清桐城方宗誠撰。方宗誠，字存之，號柏堂，儀衛族弟，受學於儀衛，徧覽宋元後儒家之言。佐河南巡撫嚴樹森幕，曾文正公克安慶，延纂兩江忠義錄，後奏薦為直隸棗强縣知縣，著有柏堂經說、柏堂集、俟命錄、志學錄諸書，已並著錄。是編總目，為文章本原三卷，論文雜記一卷，說詩章義三卷，陶詩真詮一卷，讀宋鑑論三卷，讀史雜記一卷，讀諸子諸儒書雜記一卷。其論學大旨，蓋推本于鄉先輩方望溪、姚惜抱兩先生，謂文章之用，不外記事纂言二者，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提要鉤元，可為讀書之法，亦可為作文之法，孔子繫易，曰言有物，又曰言有序，二語千古立言之法，言中之物，即所謂要也，元也，又云，凡讀古人書，一部須求其一部之物與序，讀一篇須求其一篇之物與序，所謂言有物，言有序，即方氏所謂義法也。至其說陶詩說詩章義，亦以言有物言有序之法求之，當其會心不遠之頃，往往不盡考索傳注，而惟以意逆志，故間有

然先儒說不甚合者。其讀宋鑑論，謂宋太祖始即位，即贈周死節之韓通為中書，以旌其忠。然王彥昇擅殺韓通，終身不得節鉞。後又嘉以漢衛融忠，以為大府御史。崇節義如此，所以宋室多節義之士也。宋之君德多昏庸，又代有權奸誤國，而常轉危為安，歷久而後亡者，非賴義節之士，維持其力歟，是皆太祖崇獎節義之報也。其論殊為正大，有國家者可不崇獎節義之士乎哉。

讀文雜記　柏堂遺書本

讀文雜記一卷，清桐城方宗誠撰。是書為讀諸家文集雜評，起于前五，記于方姚，皆有議論。宗誠受學于方儀衛，私淑其鄉方望溪、姚惜抱之學。其論文雖以義法為歸宿，然頗重學而輕文。於鄉先生之論，有未是處，亦為之糾正。惜抱述姬文鈔云：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詞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由于自喜之太過，而智昧于所當擇。宗誠謂著書纂語錄為體，原近乎不雜剿，至讀書者但當觀其義理之純駁，辭氣之真偽，擇而識之，以為身心之助可也。若以其為語錄而病之，則陷乎好文之弊矣。況如宋程朱之語錄，豈亦可以為蕪雜俚近乎。又論劉海峯云，文辭不及方姚，而近時如侯汪魏姜諸名家，皆不能及。然議論亦多未精，攷證尤疏，如裴行儉為唐名臣也，高宗時為長安令，嘗座私論立武昭儀事，貶官。其卒也，在高宗永淳元年，海峯謂其處於女后之朝，誣矣。文士立論，往往騁口鋒而不詳察如此。其論文謂有化工之文，有畫工之文，化工之文義理充足于胸中，觸處洞然。

道感而見、未嘗有意為文、自然不蔓不支、盡工之文、義理未能充積于中、僅于古人之文摹其意、會其神、縱能自成一家、終非義理源頭上流出、立論似較方姚為正大、尤以能無門戶之見為足多云、

援鶉堂筆記　道光刻本

援鶉堂筆記五十卷、清桐城姚範撰、姚範字南青、乾隆壬戌進士、選庶常、授編修、充三禮館纂修、甲子順天鄉試同考官、著有援鶉堂詩集七卷、文集六卷、已並著錄、範博學能文、為文沈邃幽古、務求精深、不事華藻、又以考据義理兩家互相譏訕、其流弊至無所歸、故於學無所偏主、自經史百家小學訓詁、無不精通條貫、而踐履篤實、一以程朱為歸、是編所收、經部周易一卷、尚書四卷、毛詩一卷、周禮一卷、儀禮一卷、禮記一卷、春秋左傳三卷、春秋公羊穀梁傳一卷、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一卷、史部史記二卷、漢書十卷、後漢書三卷、三國志三卷、晉書至唐書一卷、五代史至明史一卷、別史傳記一卷、子部老子莊子荀子呂覽、淮南子一卷、雜子家一卷、集部文選三卷、楚辭文心雕龍、王阮亭古詩選一卷、韓昌黎集二卷、王荊公詩集一卷、雜家集一卷、文史談藝一卷、雜識五卷、續編一卷、凡五十卷、凡經史百家、爬梳剔抉、條貫出之、雜錄遺聞、皆資考鏡、自宋王厚齋以來、學者皆喜為札記

清儒治學、札記尤多、若顧亭林之日知錄、閻百詩之潛丘劄記、夙以精博稱于藝林、俊鶴堂筆記、雖不顧閻之書之精、其所校閱羣書、包括古今、探賾稽故、凡淆亂譌音、亦義謬釋、一一是正、其用力亦勤矣、

字林精華 珍瓏山館叢書本

字林精華八卷、清墨莊氏輯、書分八卷、其分卷悉以偏旁字畫多寡為次、每字之下、搜集各經箋傳、及說文以注之、然是書宗旨所在、將以備經策之用、其凡例云、經策久推十三經策案、然古今水道、目未詳及、而音韻訓詁、十三經古今字異同、句讀辨譌、概未之及、又云、史學舊有策學纂要、廿一史策按等書、而禮器名物未詳、於古者不無遺憾、茲集博採旁搜、凡箋傳注說文各書之互異、歷代鐘鼎彝器、冕服印璽、盤器、碑帖、尺制、鳥獸、草木、名同義異者、悉為採入、以補策學之未備、故其書又名字林經策萃華、又名彬雅、以其書命名之義、則小學字書也、而所釋諸字、多有未洽、人部命字下云、禮樂記、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鄭注、命教也、史記樂書作天地之齊、荀子樂論篇、作天下之大齊、楊倞注、齊同也、上文樂者為同、一文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是樂為天地之同也、荀子作大齊、亦云大同也、鄭注、中和之紀、曰紀總要之名、紀與齊皆統同義、故上文又曰、樂統

同汗簡曰命篆作㑹，齋篆作𠆭，二形相似，故譌。今校命齋二字，形體迥絕，何由致譌。且樂記天地之命，與荀子天下之大和，文義亦不同，又何由證明命即齋之譌。其荒謬有類此者。然即就其書命名之謬，亦可知其書無足取，其內容又何足責乎。

趨庭瑣語　文之叢書本

趨庭瑣語八卷，清番禺史澄撰。史澄字穆堂，官翰林院編修。又善長以詩名。原籍浙江山陰，至澄始占番禺籍。著有退思軒試帖詩鈔存、七十老翁詩一百首，均已著錄。是編為澄主講端溪粵秀書院時撰。其自序言，日長課暇，兒輩趨庭，或起居，或答問，或論事，或攄情，或質疑，或引證，或懷古，或鑑今，為日既久，所言遂富，雖語多瑣瑣，而誨亦諄諄，竊恐遺忘，自忘心，爰希聲歟，晚歲端居多暇，因就有關人心風俗者，追憶筆之，彙為八卷，曰談道，曰敦倫，曰立身，曰貽謀，曰處世，從政附焉，曰養生，辨藥附焉，曰正俗，曰紀事，而正俗一門，于事之積習相沿，牢不可破，而悖理度理，艴悖難安者，不憚剴切指陳，齗齗不已，竊欲範圍後嗣，兼以醒諸人心，傷時之誚，非所計也。通觀全書，皆于修身齊家，涉世接物之道，反覆詳說，以期止于至當，而諄諄以遷善改過為說，所紀之事，又皆身所悉，故言亦甚親切。其旨義雖不甚高，說理雖不甚精，然能切于平常日用，如謂戒讒言以寡尤，戒邪

言以正心、戒忌言以釋讐、戒狂言以避害。又云、積此仁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為善中一大功課。又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濟貧、此皆善念之端、婦人孺子均可奉行。惟諸門內好雜以鬼神報應、雖足以懲惡勸善、究非吾儒教人之旨、未免龐雜不純云。

經史辨體　敦化堂刊本

經史辨體二十卷、清崑山徐與喬撰。與喬、字揚貢。是書經部選周易、尚書、詩經、春秋、禮記五種、史部選國語、國策、史記、漢書、續漢書五種、雖為評點其文章、而亦附以注釋。其易解兼漢宋、參以程傳、蘇傳、朱注、而刪俗解。尚書有今古文之分、朱子疑之、而未及釐正、蔡傳從唐本、吳幼清、陳同甫、歸震川、郝楚望皆著論、備載篇首。詩、聲教也、鄭鄭聲淫、指其聲、非指其事、若以事則如古序皆有為而作、木瓜、美齊桓也、而朱子曰、淫奔、胡傳引木瓜曰、美桓、遵胡、亦功令也、從功令、將于詩則曰淫奔、而于春秋則曰美桓乎、春秋聖筆、游夏莫贊、義例頗多、功令宗胡、特附經文之下、而詳列左公穀三傳、以核事實、綜議論。禮記出于漢儒、而曲禮檀弓、氣體實絕秦漢、檀弓必孔門弟子筆、神味與論語無二、其論是也。云左傳亦史也、以附春秋、故史評始自語策、語策皆晚周文、語贍而繁、策奇而肆、策開秦始、司馬史實宗之、史記多先秦文、若班史則醇乎漢矣、范史如帝閣皇居、瑤

臺瓊寔、非復人間耳目、常玩前集、史記詳而漢書略、茲特補此、與喬選評斯集之大意也、至其圈點評語、仍不免晚明文士習氣、然選文之徒欣賞文章之工拙、而不能其書之得失、而與喬是書、不特僅辨其文章也、而一書之首、備錄諸家之論、詳其源流、辨其今古、訂其真贋、頗能識其大體、洵選家中之上乘者也、

讀書偶見　說部本

讀書偶見一卷、宋時人撰、無撰人姓氏、書中所收雜說凡十條、中有一條云、余嘗謂主客之間、有數等人、其上則師其客、其次則友其客、又其次則客其客、下此則主客香矣、及見秦少游論袁紹之亡、其言曰、其亡不在乎官渡之敗、而在乎殺田豐、且曰、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強、失士者亡、可參坑焚之不思耶、知著者為南宋時人、其中錯簡頗多、如靜中所得最多、動時所損不少、惟能以道為靜者、僅得之矣、下接周孝王元年、佛入涅槃、上下文義、不相照顧、此是兩段文字、後人誤合之耳、其論伊呂之後、孔孟最善用兵者、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個字、孟子十二個字、見得極是分明、孫武吳起談兵法、累千萬言、大段是暗昧、此說頗為附會、孔孟未嘗不知兵、而謂孔孟比一段話、勝却孫吳、不亦過乎、又編末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命

邀之，此亦不類讀書隅見語，恐亦錯簡也。其論學
子與士大夫得做好人，須是有以養其外，以外養護內
養，夫持得秉彝住，便是聖賢地位。三代時人人有田，
具足內養底本領，此頗為見到之語。孟子曰無恆產者
無恆心，人無立錐蓋瓦之地，日以饑寒亂其心，安能望
其安于恬素者乎。

羣書答問　木犀軒叢書本

羣書答問二卷、附補遺一卷，清江都凌曙撰。凌曙，
字曉樓，國子生，少甚貧，十歲甫就塾，讀四子書，年
餘未畢即去，嘗作雜傭保，然得間輒默誦所已讀書。
初識包世臣，問所當治業，語以治經必守家法，專治一
家，以立其基，即諸家可漸通，以其熟于禮，遂勸攻鄭
氏。所著有四書典故覈、春秋繁露注、公羊禮疏、公羊
禮說、公羊問答諸書，已並著錄。是書為答諸生問業
之語，凡諸經史皆有考論，如訓呂氏春秋不屈篇人有
娶新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煙視即燕視，燕有
煙音，古字通用，說文睇，小視也，夏小正燕乃睇，燕視曰睇，
煙視即燕睇，後世新婦入門閉目，即小視之遺也。釋夏
書修五禮，從鄭義謂五禮非吉凶軍賓嘉之禮，乃公侯
伯子男之禮，何以言之，其上文輯五瑞者，馬季長以為五瑞
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歛之，使舜親
往班之，然則五禮之下，即繼以五玉五器云云，故知此節
為班諸侯之瑞而言也。又考後漢書儒林傳張元兼說
嚴氏宣氏，宣氏當是冥氏之誤，周禮冥氏注鄭司農云，

吳請為吳氏春秋之吳，按儒林傳、吳郁傳嚴氏春秋，故先鄭云，自吳氏春秋，皆能訂舊本之失，至其發明白虎通義及禮經之義尤夥，曙之學故長于禮，嘗作禮論百篇，引伸鄭義，以正後儒舛識，故能于諸生之問，隨處引伸，以相發明云。

讀書法彙　桐華閣叢書本

讀書法彙一卷，清巴陵杜貴墀撰。貴墀著有典禮質疑、巴陵人物志、漢律輯證諸書，已並著錄。是編皆采輯先賢論學要旨，用以自課者。所錄之書，自困學紀聞以下，若張爾岐之蒿菴閒話、陳康祺之郎潛紀聞、榮石醒之檐西雜、陳其元之庸閒齋筆記、湖海文傳、王漁洋之香祖筆記、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唐鑑學案輯、高士奇天祿識餘、袁褧之楓窗小牘、徐度之卻掃編、費補之梁谿漫志、朱少章曲洧舊聞、江南通志、紀聞、廣東通志，凡有關于論學之語，皆札記之，大足啟人讀書務精不務博、貴純不貴雜。士君子有志用世，必兼通今古，嫻習朝廷典故、經制沿革，於經宜考聖王之制作，而不必溺于訓詁之說，於史宜觀豪傑之謀略，而不當纖悉于事跡之異同，於文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于虛言，皆切于實用，而非空言以鳴高。貴墀屢主湖南北講席，而主湘水校經堂者，近二十年，劉肇隅稱其本所學以教人，因材而異其教，游其門，以學行著

于時者踵相接、是篇雖不能示人以治學之門徑、然頗為初學入門之切要語、閱是書者、獨坐書齋、燃燈夜讀、猶恍惚執經問難時、與古人抵帷相對、習習然春風之風人也、

語小 四代叢書本

語小一卷、清錢塘毛先舒撰、毛先舒、字稚黃、著有韻學通指、韻白、格物問答、聖學真語、螺蜂說錄、匡林、潠書、思古堂集、已並著錄、是書即匡林中之一種、記有之曰、君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蓋上者國家之大政大故、王者之大經大法、聖人之大本大道、小者修身寡過之端、出處語默之際、先舒此書、皆修身接事之語、論治心云、治心者先忌治、必須操之使常有定、然後加以工夫、如明理克欲之類、皆有實效、論修身云、修身必須擇友、而擇友又必須修身、若身之不修、則友必不可得而擇、何也、不但賢友不來見親、以我之心術邪亂、氣味穢濁、一遇匪人、自然同流合污而去、論論古云、論古不詳審是非、專好翻成案、以快一時之吻、最是壞人心術、彼奸邪暴著于後、使人聞聲而生羞惡之心、忽搶為奇論、以為眾聽、則中材怠于慕善、而小人將肆其不肖矣、論出處云、士君子遭鼎革之際、出處大要斟酌、若于先朝未嘗仕者、新朝自不妨于出、不

以過于孤矯、識慮高節之不終、卽終于不出、而委蛇森
驚、甙更有甚焉、豈不自相矛盾、而反貽其誚乎、是皆
尋常日用之道、卽小可以見大、積小可以成大、固不必高談
性命經濟、為大言以欺世也、

磨盦雜存　鐵研齋叢書

磨盦雜存一卷、定平桑宣撰、桑宣字右聲、號磨盦、
是編為其說經之作、雜文凡十四首、曰禹貢爾雅詩
譜九州同異質疑、曰三國經師傳授源流攷證、曰禮
服問外兄弟說、曰夫為妻禫說、曰春秋魯不書朝
聘曾疑、曰公羊傳註使若義辨證、曰樂記註新讀為
素新素聲近廣疏、曰讀史通惑經篇辨、曰說文引
經補、曰說文聲讀同字例、曰說文蘄薪二字攷、曰說文
敘從古聲說、曰它也字異同音均辨證、曰春秋傳公

事關書其說經也、專宗鄭義、折衷諸家、頗能得
乾嘉諸老家法、而說文引經補釋說文聲讀同字
例二篇、亦足補說文引經釋例之所未備、惟說文
敘從古聲說、似尚未審說文敘字所從、苗氏桂氏謂古
當作古、王氏謂當作甘、今攷彝器孟鼎作戠、所作文
戊鼎作戠、毛公鼎作戠、師遽尊作戠、字並从甘、其
字當訓从手取甘、甘亦聲、王說是也、其或从甘有作曰
如趩尊之戠、宗周鐘之戠、此卽說文敘字之所從
出、而許君訓古文从古、古字殆由曰形寫譌、無可致疑、

而桂苗諸氏，未見古文，又疑从古与叔聲不類，遂疑為古字之譌。宣既引鐘鼎文字為說，而又株守許訓於从古之說，不敢謂非，而又委曲以求其合，不知不惟其形不合，即音劃亦難通。叔字古音設部，古字古音魚部，魚談聲類遠隔，叔字何由以其得聲哉。蓋文字古篆相承，歷時既久，展轉易訛，不由形體以推其分合遞變之故，又烏能以盡得其真乎。

簡通錄 雙稍通志本

簡通錄二卷，清定州馬輝撰。馬輝，字德章。是書彙錄宋袁君載袁氏家範、明楊椒山遺囑、清顧亭林日知錄、陸桴亭思辨錄、魏環溪寓言、湯潛庵語錄、史搢臣願體集、唐翼修人生必讀書、王朗川言行彙錄，凡居家處世之語，皆摘錄之，各附案語以相發明。其大意謂古人之學，自修身齊家以至處事接物，莫不講而習之，企乎明善以復其初。迨三代而下，以詞章為工，而實學之功疏焉。間有自好之士，著書立說，闡發理道，或條目煩多，使人不勝縛束之苦，抑或執古不化，令人反為藉口之端，其有裨于風俗人心幾何。辛卯歲，余在皖江，讀陳榕門先生訓俗遺規，乃其臬吳時憂訟獄繁多，爰往哲之格言，啟迪蒙蔽，以冀上追刑措之治，誠意美而法良矣。編閱之，心領神會，見其實有關于修身齊家處事接物之道，因擇其尤切于身心日用者，錄為一編，於其含意未申者，發明之，時勢異宜者，圓融之，遂覺簡而易從，通而易行矣。故以簡通名其書。今觀書中所錄，及輝附案之語，皆

極淺近，然於修身齊家處事接物之道，言之尤切，其諸

未嵌石泉為人生必不可少之品，誠使人皆信好身體

而力行之，亦頗有所裨益焉。

輯淮南鴻烈閒詁　觀古堂所著書本

輯淮南鴻烈閒詁二卷，湘潭葉德輝輯。葉德輝，字

煥彬，一字漁水，永別號郋園，著有釋人疏證、古泉

雜詠、經學通詁、書林清話，已並著錄。淮南子，漢人

注凡二家，其標題云淮南鴻烈解經者，高誘注也，云

淮南鴻烈閒詁者，許慎注也。隋、唐志皆二家并載，舊

唐志許本題作淮南商詁，商詁即閒詁之訛，非異

名也。唐人注書及類書，亦皆二家并引，字句音讀判

然不同。北宋時二書清亂，而晁陳二家書目，乃有許注無

高注，殆以許書名重，奪高屬許，德輝從說文解字、唐

本玉篇、水經注、齊民要術、玉燭寶典、史記集解、索隱、

前後漢書注、羣書治要、意林、文選注、北堂書鈔、初學

記、藝文類聚、開元占經、元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

經音義、希麟一切經音義、華嚴經音義、莊子釋文、

列子釋文、詩正義、李瀚蒙求注、白孔六帖、爾雅疏、太

平御覽、太平廣記、事類賦、政和重修經史證類本

草、歲時廣記、史炤通鑑釋文、事物紀原等書，輯得

文注合者三百五十餘事，有文無注者三十餘事，皆明

題許注僞然可據者也其有引無名人注與今高誘注
不同可以證明為許注者錄之無助證者概從捐棄以成一
家之言是書可謂汝南之功臣者矣

日錄雜說 昭代叢書本

日錄雜說一卷清寧都魏禧撰禧字冰叔號裕
齋又號勺庭著有叔子文集叔子詩集日錄裏言
左傳經世諸書已并著錄禧為北風次子明諸生國
變後棄舉子業隱居翠微山中專意為古文康熙
己未博學鴻詞之徵內外薦剡百八十餘人獨禧與山
西范鄗鼎陝西李容浙江應撝謙四人不至時論高
之是編雜論兵刑賦役之所宜營造興革之所重與
夫人情之公私向背境遇之難易險危皆實實可見
諸施行其論古今之弊政有十反重墾令而田益荒
行保甲而盜益橫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舉優秀
而子弟益棄詩書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顛連
失所蠲災荒之租而下益貧精庠序之選而士益
偽黜公府舊役使良家子代之以除其害而民益困
糾墨吏而官益貪懲蠹胥而吏益毒皆由上下交
征利以致之可謂一語破的又言變革之際舍生
取義者布衣難于搢紳隱居不出者搢紳難于布衣蓋
人止一死無貴賤貪生則同布衣無恩榮無官守此舍生

之所以難也、布衣毀節趨時、未必富貴、閉門戶自守、亦無禍患、縉紳則出處一殊、貴賤貧富立判、安危頃易、事在反掌、此隱居之所以難也、是則閱歷見到之語、既不失之迂、亦不失之濫、非徒高言以責人者可比也、是書多論文之語、亦多可觀、張潮為之刪去、別刻日錄論文、考據日錄凡三類、一日雜言、一日衷言、一日史論、無論文、論文與此為一書、而分刻為二云、

讀書舉要　津河廣仁堂刊本

讀書舉要二卷、清新城楊希閔撰、楊希閔字息齋、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為先哲教人讀書法、下卷為家塾課讀書籍論畧、其先哲教人讀書法、分為三類、第一類為課程之法、主每日功課程、為一葉、每月三十葉為一本、歲終業十二本、三百六十葉為一總冊、於冊面填寫通計今歲讀經多少、作文多少、應酬感冒等事曠功多少日、以自省檢、第二類為教人體認之法、采錄司馬溫公、大程子、朱子、陸子教人之語、足為後人法者、第三類為記誦及作文之法、其間亦學童書籍、經部分小學上、關于蒙養之道者、小學下、關于文字音韻訓詁者、至諸經注疏則亦漢宋並舉、史部則止錄前四史及五代史、子集亦僅舉其大者、以欽定各種書列在學宮者附目于後、其分學有三類、一義理、一攷證、一經世與後之張之洞書目答問相似、而精博遜之、此書似為下等人說法、然初學由此讀書、洵為進德修業之門徑、蓋問學雖以博洽為尚、而初學基本書籍、亦不過此區區數十書、而才高者趨奇務奇、不肯

精讀。殉近之士夫、株守一書、不肯博觀。是以讀書人雖多、而學有所成者特少。是書所錄固隘、而未始不足為學僮之一助也。

幕業館札記　國學萃編本

慕業館札記一卷、雜林顏札定信可氏盦撰。是書為雜改之作、爾雅訓詁讀指詞章一條、𡢃娕一條、山經之韻語一條、洪範以數學兼理學一條、詩中林非林中一條、鄭箋非鄭詩一條、經傳引詩異文一條、古今名物稱謂之異一條、佛一條、墓墳冢兆域一條、繙譯名字一條、五金一條、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一條、蒲盧一條、土性一條、經中娟字不皆媚惑一條、經文互見可以證闕一條、雨一條、禽獸古通稱一條、諧隱一條、褭一條、典文以誤讀而誤解一條、西王母一條、乘黃一條、豳風七月夏正非周正一條、星一條、周禮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一節、一條、才子一條、望一條、孱友一條、同名異物一條、元弋拓探一條、五帝一條、古今學之不同一條、屋誅一條、眉憮一條、結髮一條、彤管一條、繩馨一條、義正語反一條、蓮一條、大歸一條、圜一條、六匡一條、亂一條、簡壁一條、皆能詳究原委、考據精博。如論諦讖、汲冢周書竹書紀年之尚口占月、論羿射日落九烏、謂羿之善射、一日而落九烏、而誤讀以射

日為句、落九烏為句，遂有赤將子餘、及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及九嬰妖鳥異說紛紜，其實不過一句讀之誤，洵稱讀書得間，推攷佛之名，謂始見列子西方有化人，其名曰佛，此殊失考，列子本偽書，此乃漢人所偽，未可以資考證也。

知聖篇

知聖篇二卷　井研廖平撰　四益館叢書本

廖平，字季平，治今文公羊之學，嘗自羣經凡例，今古學攷、古學攷、王制訂、容經讀本、公羊三十論、起起穀梁廢疾、釋范、六書舊義、經學初程、經話、王制圖表、春秋圖表，已並著錄。是編之意，以為王制專詳中國，周禮乃全球治法，即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典章，土圭之法，鄭注用緯書大地三萬里說之，大行人藩以內皇九州，九九八十一，即鄒衍之所本，故攷今古為大小，所謂王制今學者，王霸小一統也，周禮古學者，皇帝大一統也，一內一外，一行一告往，一知來，一大義，一微言，經傳記傳無不貫，孔子受命制作，為生知，為素王，此經學微言傳授大義，帝王見諸事實，孔子徒託空言，六藝即其典章制度，與今六部則例相同，素王一義，為六經之根株綱領，此義一立，則羣經皆有統宗，互相啟發，箴芥相投，知聖者，知聖人六經之義也。然考平治學，其經六變，第一變為今古，第二變為尊今抑古，第三變為大小，第四變為天人，第五變為攷去今古名目，歸之大小，專

就六經分天人大小，是編上卷作于光緒戊子，正經學二變時期，下卷作于壬寅，正經四變時期，其宗旨亦不能一定，而又皮傅西學，謂孔子之學，一大一小，一內一外，牽强附會，立說前後不能貫串，豈足以知聖乎哉。

讀書筆錄 安溪四種書鈔本

讀書筆錄一卷，清歸安宋懿修纂述。懿修官山陰司訓，粹然儒者也。雅志前修，尤服膺於安溪李文貞公，凡其遺著，莫不蒐集，涵泳積久，奧窔盡窺，爰取觀瀾錄、經書筆記、讀書筆記、中庸餘論，列為安溪四種書，復就別種中，取其義理之互可發明者，參以己意，作為纂註，是錄合為範儒書而融貫出之，以自抒其心得，其大要在發明形色天性，求之一身，而得踐形之道。夫李文貞公之一生大節，世之議者頗多，然其為學之要，由濂洛關閩之書，以進于四子，由學語孟庸之道，以達于六經，始自立志知本，歸致乎盡性至命，下學上達，敬義夾持，是以直接朱子之心源，顧其撰述甚富，自六經四子以暨有宋諸大儒之書，靡不研究，或專詁以窮其蘊，或旁通以匯其源，並其講授語錄，流布不下數十種，學者未易遍觀，懿修獨能探其精微，要其歸宿，就以四種立之準，以文貞詩文集及其門人子姓所輯之緒言，可資引證者，乃復廣搜博採，以資發明，要不失為文貞之功臣也，懿修自序，稱是編為進呈之書，

冒道戾務、詞旨更極剴切、要皆所本于學語孟庸、循序漸進之意、彙而次之、是以文首出四聖、而以朱文公自殿、未免夸大其辭、失之不倫矣、

清鑑錄 蔣古齋輯著本

清鑑錄一卷、清上海楊瑊書撰、楊瑊書、字香林、著有讀書雜志二卷、蔣古齋隨筆一卷、蔣古齋吟稿二卷、蔣古齋遺言一卷、已並著錄、是書所錄、皆諸先哲之遺言、足為後人取法者、宋沈作喆寓簡一則、王伯厚困學紀聞二則、周密浩然齋雅談一則、劉子二則、范晞文對床夜語一則、唐彥休參寥子一則、清李二曲四書反身錄三十則、王忠勤公家訓一則、張學士貞生書壁句一則、魏尚書象樞格言一則、迪吉錄三則、華亭倪倉香儒門語要八則、曹子里家勅說等一則、臨川李先生見聞雜記二則、湯子遺書五則、彭甘亭懺摩錄四則、是書雜記善言、漫無統紀、蓋格言者流、非理學之書、然人能于立身處事、立定腳跟、自不失為君子、見到之語、不必出之已口、能于儒先之言、擇其切要者、彙輯一編、亦不啻若自其口出、而其教誨後人、有心得躬行之實、收切磋琢磨之效、有功于世道、亦自不小、若倪倉香之儒門集語、彭甘亭之懺摩錄、皆其類也、惟是

書所錄，無甚精奧之義，所取前人格言懿行，勸善規過，而皆主于積德積福，反身自省，則亦為下等人說法者也。

讀書雜誌 蒔古齋精舍本

讀書雜誌二卷，清上海楊城書撰。楊城書，字香林。書皆性理之學，以躬行實踐為先。是編于先賢書中嘉言懿訓，偶有所得，隨筆錄出，為之發明。所輯錄之書，起于南宋，訖于清代，雖有其人不足法，而書中有理語者，則亦不以人廢言。如論李笠云，李笠翁長于詞曲，然亦有理語可採。其論止身外不測之憂云：不測之憂，其未發也，必先有兆，現乎蓍龜，動乎四體者，猶未必果驗，其必驗之兆，不在凶信之頻來，而反在吉祥之事之太過。樂極悲生，否伏于泰，此一定不移之數也。命薄之人，有奇福便有奇禍，即厚德載福之人，極祥之內，亦必釀出小災。蓋天道好還，不欲盡私其人，微示公道於一線耳。達者處此，無不思患預防，謂此非吉境，乃造物必忌之數，而鬼神必瞷之秋也。蕭牆之變，其在是乎。止憂之法有五，一曰謙以省過，二曰勤以勵身，三曰儉以儲費，四曰恕以息爭，五曰寬以彌謗。率此而行，則憂之大者可小，小者可無，非循環之數，可以竊逃，而

律免也。祇因造物予奪之權，不肯為人所測識，料其如此，彼反未必如此也。此真老成閱歷之言，故為錄出之。今校星翁之人，似無可取，此言亦非見道之語，不知城書何以獨賞之。如謂此為理語，則若宋之周程張朱、明之王陽明、薛瑄、清之陸稼書、張楊園，發明義理之語甚多，而是書反不擴采，亦可異矣。

蒔古齋遺言

蒔古齋遺言一卷。清上海楊城書撰。　蒔古齋輯著本

遺言者，遺訓子孫之言也。其目有五，一曰立身，二曰持家，三曰奉先，四曰裕後，五曰喪葬，六曰古訓。其論立身，謂為人最要誠實，謹身之法，第一在于擇交，所交不善，為害不小。如明道義、識廉恥、和平寬廣，其人君子也，我親之近之，所以進德也。嗜肥甘、貪財利、任性剛躁，其人小人也，我疏之遠之，所以免禍也。其論持家，首在潔儉，潔則清晨必須早起，門庭務令整潔，儉則凡一切飲食衣服，皆從樸素，不但惜財，兼寓惜福。其論奉先，謂四時祭享，必要恪誠，物期豐潔。而裕後以積德為先，喪葬以擇吉安葬為要，雖皆庸行，然人皆易知，人皆易行，循之則有利而無弊。至若古訓，則錄先哲之語以為者後人法，若宋之朱子、范文正公，明之王陽明、高忠憲公，皆一代儒宗，言足以為百代師，行足以為天下法者。是書自序謂年逾六旬，形神衰倦，去冬復遭汝弟宗銀之變，心志益灰，今檢點家事相付，并書遺言一冊，

務期宗鎮、隨時觀覽、永守勿替、以昌吾宗、云云、宗跟宗鎮、皆誠書之子、是蓋誠書之家訓遺囑、今著錄之、以次諸先哲家訓之後焉、

蒔古齋隨筆　蒔古齋輯著

蒔古齋隨筆一卷、清上海楊誠書撰、楊誠書、字香林、嘗集先儒粹語、作清鑑錄、間有所得、亦隨筆偶書一二、茲擇其不背于古、可以資益身心者、纂成一卷、即以隨筆名之、是書雖非專言理學、亦頗多老成閱歷之語、如謂人于二十歲以後、凡事當進一步、人於五十歲以後、凡事當退一步、又言寒素之士誠不能無所資于人、然有二戒焉、曰多取、曰苟取、多取者、于本分外更求增益也、苟取者、明知其不當取而姑取之以自快也、多取則人厭之、苟取則人輕之、既厭且輕、而謂所得者、可常繼乎、此真名理之言、蓋寒素之士、本易輕厭于人、而再多取苟取、以自取辱、豈可乎哉、人之不可以無風骨也、又言切勿作快意事、蓋我快一分、人必不快一分、我快十分、人必不快十分矣夫、既知人之不快、則我之所為快者、時展轉而不能釋、則亦究非快也、又謂士君子立身行己、求榮之心不可有、免辱之意不可無、辱蓋有二、有有形之辱、有無形之辱、凡無交而求、致遭厭拒、此有形之辱也、或曰

雖不言，而相對譫漢，此無形之辱也，有形之辱，撻笞市朝，無形之辱，傷同斧鉞，慎之防之，善哉斯言，令人瞿然，由此可知人生一大功課，在于檢點身心，隨時提撕，皆可得益也。

瞥記　清白居士集本

瞥記七卷，清錢唐梁玉繩撰，梁玉繩，字曜北，號諫庵，長于史學，于史漢兩書，尤所專精致力，著有史記志疑、人表攷、呂子校補、元號畧、誌銘廣例、蛻稿，已并著錄，是書爲讀書之札記，卷一，經九十四條，卷二，經一百條，檀弓剩義十八條，說文偁經附証十五條，卷三，史百八十八條，卷四，史一百七條，卷五，子八十五條，列女傳補釋二百十九條，卷六，詩文八十四條，卷七，雜事九十六條，日本碑語十六條，跋王德采語，過有瞥觀，皆即疏記之義，名曰瞥記，是書廣涉經史，收采甚富，而攷證亦甚精確，如卷二檀弓陳子車死于衛節，辨陳子亢非孔子弟子，以證鄭注之誤，戰于郎，謂郎當爲部，以字形相似而誤，以左傳哀十一年傳爲證，漢書韋玄成傳，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各有寢園，與諸帝世世奉祠，後罷而復祠，并食于太上皇寢廟，昭哀后者，高祖之姊也，是爲祔姑之始，又謂蒙古平定中原，諸王統兵，所下方城，各爲己有，因割裂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世有其土，惟官吏必命于

朝、租賦之外不許徵斂而已、此又改封建為郡縣後之一變局、又考荀子非十二子云、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播下文言仲尼子弓、又言子游之賤儒、疑子游是子弓之譌、又考揚子法言二字見莊子人間世、非取論語法語之言、又考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拔字當作忘字解、考辨平允詳明、洵為讀書得間之作也、

亭林雜錄 顧氏遺書本

亭林雜錄一卷、清崑山顧炎武撰、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學者稱為亭林先生、明諸生、魯王時、授官兵部司務、入清不仕、所著求古錄、金石文字記、石經考、左傳杜解補正、五經同異、昌平山水記、山東攷古錄、歷代帝王宅京記、天下郡國利弊書、音論、詩本音、易本音、唐韻正、古音表、日知錄、已並著錄、其雜錄凡十四條、蓋日知錄之餘、秦始言字、漢始有反切、音以下始言韻、宋平水劉氏始得韻四條、考訂文字音韻也、通鑑書莽、資治通鑑之誤、新唐書之誤、史家誤承舊文、漢書一傳互異、漢侯國、漢書地理志小字、晉書一人兩稱、北史一事兩見、齊梁二書南史傳異同十條、考訂史誤也、炎武自明亡乃墾田長白山下、北抵山海關、還過昌平、謁諸陵、由太原入關中、至榆林、復墾田於雁門五台間、苦其地寒、經始粗具、付門人掌之、更南歸淮南、先後六謁孝陵、五謁思陵、往返河北諸關塞者且十載、最後至陝之華陰、遂卜居焉、置田五十畝以自給、而東西開墾所入、則

別儲之，以備有事，是其匡復之志，無一日而或渝，即其治學，于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皆所以備世用，雜錄者，又其餘事耳。世徒以治學之精推之，蓋非炎武之意也。

說俞

俞樾輯纂本

說俞一卷，清德清俞樾撰。說俞者，說俞字之義及俞氏受官之始也。說文舟部，俞，空中木為舟也，從亼、從舟、從巜，巜，水也，此俞字之本義也。其見于經籍之最古者，尚書堯典，帝曰俞，枚傳曰，俞，然也。其於人名，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臣聞上古之時，醫有踰跗，索隱正義並音史附，應劭云，黃帝時將也。漢書藝文志經方家有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而古今人表無俞跗，素問一書，載黃帝與岐伯問答之語，居十之九，亦及雷公鬼臾區，而無俞跗一語，則俞跗即臾區與。莊子駢拇有俞兒，山海經大荒南經有雜俞，列子湯問篇有䶊俞，在春秋時則衛寗武子名寗俞，鄭有堵俞彌，公子俞彌，其為姓也，列子力命篇，有俞氏之醫，漢有司徒掾俞連，三國志吳志宗室傳，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是俞姓之別為孫氏。鄭公子俞為周司徒，後別立族為渝氏，至秦漢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為口，因為喻氏，

此俞氏受姓之大凡也。樾援據諸書，一一考其流派，夫人因氏以為族，因以為姓，其姓別雖岐，而本源則一，為其文繁者，不可不辨也。是書於俞字之音義，及其宗姓之源流，考辨甚詳，此為譜學家之所當措以為參考者也。

俞樓經始 俞樓雜纂本

俞樓經始一卷，清德清俞樾撰。俞樓者，樾所居之室也。樾主西湖詁經精舍凡十數年，光緒三年，其同年友徐花農擬築俞樓于詁經精舍以居之。光緒四年夏，始興工，其年秋，彭雪琴巡江東下，歸休于西湖，乃拓俞樓而大之，且發健卒為之鑿池，冬十二月，俞樓成。五年春二月，雪琴疊石為小山于其庭，徐花農又為具小舟于湖，三月，構葉上上小亭，樾自書三十八字，懸之俞樓之前楹。徐花農又為俞樓記，書而懸之于壁。原俞樓未建之先，樾鶴門下諸子，于西湖詁經精舍之第一樓，王夢薇作俞樓秋集圖，寄于吳下，是為俞樓之名之所由始。蓋先有其名而後有斯樓也。夫以聖湖水光山色之勝，築室以居，此固高人隱士之志，亦人生之所至樂者也。樾成翰林後，一官學政，即告歸，半生優游林下，日以講學著書為務，彬彬乎有古隱君子之風。其講學于詁經精舍也，居第一樓，著有第一樓叢書，及俞樓告成，又著有俞樓雜纂五十種，其著述之富，非他人之所能及，而俞

樓又有湖上之美，為西湖新景之一，此古今文人遺
逸所最難得者也。是編雖僅志俞樓之經始，無關
乎學問政事之大者，而後之輯西湖志乘者，其亦有
所取資焉。

古書疑義舉例七卷 春在堂全書本

古書疑義舉例七卷，清德清俞樾撰。是書取古書
中疑義，而歸納之，得條例八十有八，其大意謂周秦
兩漢，至于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
周秦兩漢之書，譬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
之巨麗也。自大小篆而隸書，而真書，自竹簡而縑素，
而紙，其為變也屢矣，執今人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
人之真本，譬猶聞人言笥可食，歸而煮其簀也。此古
書疑義所以日滋也。然則古書之難讀，信如樾之所

論，推求難讀之因，不外二端，一則古今文法之不同，一則
展轉傳刻之致譌。其屬于文法之不同者，則有上下文
異字同，上下文同字異，倒句，倒序，錯綜成文，參互
見義，語急，語緩，諸例。其屬于傳刻致譌者，則有
兩字義同形以而衍，涉注文而衍，誤因奪而誤補，
因誤字而誤改，字句錯亂，簡策錯亂，據他書而誤改，
據他書而誤解，分章錯誤，分篇錯誤，誤讀夫字，誤
增不字諸例。不知其例，雖白首讀經，難得其義，習知
其例，雖童蒙之天亦有所依據，亦疑義難易得，而古

義易明也，非徒有資于考證章句訓詁之間也。有清考證之學，度越前代，然皆逐尋于一字一句之間，所謂說堯典十萬言，說若稽古三萬字，使幼學覽之，益疑惑而不得其解，其不流于破碎、瑣屑之嫌者幾希。惟高郵王伯申經傳釋詞，爲能發明條例，世稱善本。樾之學，近乎王氏，其羣經評議、諸子評議之作，殆倣經義述聞、讀書雜志，而是書實足與經傳釋詞相比美。博收而簡要，取精而用宏，其有益于來學豈淺鮮哉。

說項　曲園雜纂本

說項一卷，清德清俞樾撰。說項者，說項安世項氏家說之書也。宋項安世著項氏家說，乃其讀經史時，條記所得，積以成編者也。其中詮釋，固多精審，然亦有發揮未盡處，如說文引孟氏易振作搢，爲陸氏經典釋文所不載，然攷之說文所引，不載于釋文者多矣，非止此一事也。若心部忼下，引易忼龍有悔，黑部黷下，引易再三黷，馬部驔下，引易乘馬驔如，丌部顨下，引此易顨卦，爲長女爲風者，牛部犕下，引易犕牛乘馬，壺部壼下，引易天地壹壼，釋文皆不載也。項氏指應劭風俗通言，後漢人五世公與段遼叔同歲，及守廣漢，先舉其子，後守南陽，又以與蔡伯起同歲，先舉其弟，皆謂同時孝廉，則科目之有同年尚矣，此說亦有未備。夫漢世同年之誼，正史固載之矣。後漢書李固傳附其子燮傳曰，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埋尸于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燮行途遇之，使卒

投車千溝中、皆棄亂下、大書帛於其背曰、諂貴責丈貪
官埋其、可哀、其狀訶、並廢錮終身、由此可見古人重
視同年之誼、又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河間高陽史
派等、追億昔日同歲郎署、又李康神畝碑亦云、縣長同
歲犍為趙君公滿然、念素帛之義、為君立碑、漢碑
多門生故吏所立、此二碑獨為同歲所立、亦足司年之
誼由來古矣、若斯之類、雖皆瑣瑣、發其端緒、而引證
尚詳、繼一一為立此類、頗能發明其意云、

通李 內閣輯纂本

通李一卷、清德清俞樾撰、通李者、疏通元李仁卿古今
黈之書也、其自序曰、元李冶、字仁卿、撰古今黈、於載籍
疑義一一辨別、頗極精富、其以黈名書、蓋取塞聰專
思之義、夫考論古今、不敢其通而取其塞、何也、余讀
其書、偶有所見、從而疏通之、是曰通李、如李又謂劉
歆說三統歷術、配合易與春秋、此所謂言及乎數、吾無
取焉、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之日數、猶得以強
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數學了不相
干、而亦何為妄取歷數、一一而偶之哉、樾曰、此謬論也、
孔子贊易、明有二篇之策、當期之日之說、則歷家推合
易數、不得以為妄也、然而不用易數、未始不可以成歷、則治
歷不及易、猶之可也、至于春秋、實載二百四十年之事、劉
氏治歷、從唐虞三代以及春秋、而迄于光武中興、改元建
武、一一推算、此治歷之不得不然、李氏非之、吾不知其
說矣、按李冶元人、考證之術、容有未密、至謂易歷各
不相涉、亦非全屬謬論、易自為易、歷自為歷、其義可
通、其實不可合、至謂春秋為屬辭比事之書、其說

亦可通。蓋曆家所治者，春秋長曆也，非春秋也，亦必先
通推步，而後始可請春秋之曆，非謂能通春秋，即能通
曆也。他若說經諸條，如今之純孔疏以純為絲，李氏疑無
所出，及論三墳五典，引尚書偽孔序，而不能辨別其為
魏人之偽，信如樾所譏，不取其通而取其蹇，良由元代
經學攷據不精，其說自不能無誤，而李氏書在當時，
已以通博見稱，遠不如清儒之家耳。今合樾所議通
而觀之，可以知其得失矣。

游藝篇　春在堂全書本

游藝篇六卷，清德清俞樾撰。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
後，其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尅制化，實皆易之支流，傳
以雜說。物生有象，象生有數，乘除推闡，務究造化之源，
是為數學末流，猥雜不可殫名，若卜筮、遁甲、六壬、子
平、相宅之術，皆術士之雜技，儒者所不道。然其本原
亦不諸五行生尅之理，而說之以人事，使人畏禍修
福，是亦聖人作易之意，惟趨吉避凶之念一萌，而方
技者流，各乘其隙而中之，是以愆謬之談，彌變彌多，
愈奇愈妄，孰是非有謂于聖人焉。樾此書分為六編，

一曰筮篇，二曰遁甲篇，三曰六壬篇，四曰推行年篇，
五曰紫微斗數篇，六曰相宅篇。其論易，主京焦之世
應飛伏；遁甲篇，僅列八卦八門之方位，六儀三奇之
順逆；六壬篇，僅列月將寄宮之分配；推行年篇，僅
立人生所值年月日時之四柱，及支幹五行生尅之異同。
其自作錄要云，余於方技之說，皆粗知之，而不能精，是
書敘次明白，較勝于江湖術士之書，然其精意，則固
未有得也。夫人生時值星貴賤，王充論衡，備忘有

雜元辰祿命二卷、道河祿命三卷，皆不傳，惟唐李虛中之書僅傳，其言吉凶雜未必中，而其理有不可識者。樾是書專言數，不論其吉凶，固自異于江湖星相之士之談術數矣。

日知錄小箋　春在堂全書本

日知錄小箋一卷，清德清俞樾撰。箋者，箋釋其疑義也。其序曰，顧氏日知錄，體大物博，余未能悉其蘊雜也。然自十九歲時始讀此書，即妄有箋識，積有數十條，猶苴楚焉，不能成書，姑錄為一編云。是書所識，皆補日知錄之疏漏也。如山東條下云，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管子言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史記引賈生言，秦并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後漢書陳元傳，陛下不當都山東，蓋自函谷關以東總謂之山東。唐人則以太行山之東為山東，杜牧謂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是也。樾引史記晉世家，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是所謂山東者，亦太行山之東也，是春秋時已稱太行山東為山東也。人人以相類而誤條下云，呂氏春秋，異子罰子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樾謂離謂篇又云，范蠡子胥以此流，以范蠡子胥並言，則知此句非誤也。蓋范蠡事本有異辭，賈子新書耳痺篇，亦云范蠡負石而蹈五湖，此與呂氏春秋之說合，知當時確有范蠡沈江之傳說也。顧氏云兵條，謂之言兵謂五兵，秦漢，

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樾據左傳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昭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則謂執兵者為兵、春秋已然、非始秦漢之後。喪禮條引南史引孔奐之遺令曰世俗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繇喪主不能遏、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此為助哭之始。樾指漢文帝遺詔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是漢時已有此風、凡此諸條、皆能補顧氏考訂之所未備云、

小浮梅閒話　曲園雜纂本

小浮梅閒話一卷　清德清俞樾撰。曲園之中有曲池焉、曲池之中有小浮梅檻、僅容二人促膝、夏日樾與其妻坐其中、因錄其閒話稍可依據者為是編、大都村里相傳小說故事、一一求其本原、如論古今奇觀許武事、見後漢書許荊傳、羊角哀事出烈士傳、吳保義事出紀聞、裴晉公事出玉堂閒話、李汧公事出原化記、又論封神演義之驪山老母、即史記秦本紀之酈山女、又論後漢書西域傳論、有曰、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注引前漢書杜欽曰、罽賓悔過來順、使者逆至縣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峥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又引釋法顯遊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是火燄之山、流沙之河、乃真有之、又述異記云、大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幹赤葉青、總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亦見舊唐書西戎傳、是所謂人參果者、亦竟有之、又若清唐演義

水滸傳、包公傳、所記薛仁貴、宋江、包龍圖之事、半皆出于正史、亦不盡屬無稽、是編就其本事、一一而攷核之、亦博學多聞之助也、

小蘇露 曲園雜纂本

小蘇露一卷、清德清俞樾撰、俞樾、字蔭甫、號曲園、其自序謂、世間極小之事、極俗之言、而皆有所出、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豈可忽哉、人特習焉而不察耳、余涉獵之餘、隨筆紀錄、成此一編、用程氏演繁露之意、題曰小繁露、是書所紀、皆小事小言、如謂石孝友惜奴嬌詞云、合下相逢算鬼話、須沾惹閑深裏做場話霸、即俗語話把二字之所由起、俗語謂唱道者為遮唱、樾考遮唱二字見金史儀衛志、百官儀從、正一品遮喝四人、正二品遮喝二人、今俗為作吆喝、即本此也、又按今河南俗謂閃電為忽閃、不知出自何書、樾按夷堅志、神遊西湖一條、一急腳走報云、速去速去、飛靂霹閃、震動天地、是宋時已有此語、今忽閃即霹閃之譌也、又世俗盲詞、往往有代皇帝出家之和尚、名曰替僧、橫行無忌、考明制、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為僧、名曰替僧、神宗皇帝替僧名志善、見張江陵集、知此事乃真有之、又夷堅志、沈承務紫姑一條云、紫姑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見之、世但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

字于沙中，此扣今世之扶箕也。今扶箕寫作扶乩，非是。又考後學之稱，始于大唐憲元九年，胡陽藏銘之題字。寓意良之，更堅志。凡所考據，雖皆無關大雅，然足以資多識，固亦未為參攷之資也。

訂胡　春和堂全書本

訂胡一卷，清德清俞樾撰。俞樾字蔭甫，號曲園。訂胡者，訂正青浦胡鳴玉訂譌雜錄也。訂譌雜錄之書，以考訂成語之正誤，頗為精確，然其間亦有引證錯舛者，四庫提要已有辨證。是書復訂其違失者凡九條。如何居條下云：何居音基，語助也。禮記郊特牲二日伐鼓，何居，當讀如字。樾訂曰：郊特牲篇鄭注曰：居讀為姬，語之助也。何姬，怪之也。是鄭注明以為語助。胡氏乃云當如字讀，係陳澔集注曰其義何所是乎。是陳澔讀居為居處之居。胡云如字，則從陳而不從鄭，之非古義矣。又不宜條下云：野客叢書云，漫錄謂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末云造次不能宣備。書尾用不宣語起此。蓋觀漢高祖初定天下，諸侯王上疏，末云大王功德著于後世，不宣，昧死再拜。此正不宣語之所從出也。樾訂曰：書尾用不宣語，自本楊脩牋。漢書語則有別，師古曰：言疏位不泯，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宣于後世也。然則不宣二字連上成義，非書尾用不宣者比也。且如師古注，則大王功德之著絕句，於後世不宣

五字為句、野客叢書史其謬矣、其下云、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九字、亦是疏中語、此不宜二字、非在書尾也、徒見其有不宜二字、輒取以為說、不察其上下文義、抑何鹵莽之甚、胡氏從之、斯為疏矣、皆能匡正胡書之失、他若鄒辭、思睢睢陽、策名委質、古人字止一言、何慮不已諸條、亦皆宣究原委、匡補胡說之未逮、可謂善讀古人之書者矣、

志學編　觀象廬叢書本

志學編八卷、清彭縣呂調陽撰、調陽著有易一貫六卷、六書十二聲傳十二卷、釋地三種、五嶽山經傳五漢書地理志詳釋四卷、四若編八卷、史表號名通釋三卷、已並著錄、是編錄所著書八種、曰大學節訓、中庸節訓、用古本也、曰洪範、為洪範作新注也、曰釋天、釋十二次、二十八星、日辰歲星歲陽、月月陽、二十八星配日辰之名也、曰談天正義、所以明天文也、曰三代紀年攷、所以攷訂夏商周三代之歷年也、曰周官司徒類攷、考工記攷、所以訂周禮也、凡此皆學人之所有事也、故名曰志學編、然是書之體、亦有可商者、如大學中庸節訓、標明用古本、用古本者、卽歸還二書于禮記中、明其尊漢學而不用宋儒之說也、今書中不用漢人之訓詁、而仍究言性命之旨、夫如是、何如仍用朱注之為盡善也、三代紀年、本無可攷、如調陽由歷算以推得之、則可于每年之下、附以細草、以備一家之言、今三代紀年攷、則仍用今本竹書紀年、而妄移易其年月、如武王克殷、舊有二說、一說

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克殷而崩，一說武王九年觀兵，十一年克殷，克殷又二年而崩，惟今本竹書紀年作武王十三年滅殷，十七年王陟，年五十有四，此本後人偽託，不足為據，乃調陽于武王十三年滅殷下，改作二十四年十二月，王陟，年七十有四，不知調陽之意，謂二十四年者通文王受命之年數乎，抑專紀武王之年乎，如謂通文王受命之年數，則上不應云十三年滅殷也，如不通文王受命之年數，則是武王滅殷後十一年而後崩也，考之于周秦之書，與夫諸家之推算，皆無是說，而調陽徒以意且退古人之年，徒滋後人疑惑，又何貴乎考據乎。

綿蕞餘紀　　鐵研齋叢書本

綿蕞餘紀一卷，宛平桑宣撰。桑宣字右聲，號磨盦，著有禮器釋名、許鄭經文異同詁、補周易口訣義、闕卦、磨盦雜存，已並著錄。是紀禮館立廢之終始也。禮館成立于民國三年七月，先是內務部原有禮制會，僅徒議各案，未及草擬。迨徐菊人為國務卿，設禮制館于政事堂西偏，延聘編纂，分修五禮，各草案成立，經館長鑒定，呈請元首頒行，已頒者為祀天禮、祀孔禮、關岳合祀典禮、忠烈祠祭禮、相見禮、冠服圖，其餘各禮以喪禮未協，遂未頒。中止各禮，並依次停頓，不復頒行。四年十一月廿七日，徐菊人去職，館事則請命於副館長，於是禮制遂成無形之停頓。五年七月，段芝泉為國務總理，禮館裁撤。是編分為十章，紀開館第一，紀館員第二，紀館章第三，紀分類第四，紀成績第五，紀頒定各禮第六，紀未頒者禮草稿第七，紀館長去館第八，紀獎章第九，紀裁撤第十。蓋禮館之設為一代政事之大端，是不可以無紀，而紀之能翔實，尤為可貴。禮館自成立以

來以至載澂宣皆親預其事手自為書所紀當朝事實自為可信譬諸司馬溫公之涑水紀聞王慶雲之石渠餘紀皆記自身所親見者亦講掌故者之所必資者也

天籟閣雜著　寄寄山房全集

天籟閣雜著一卷、灤陽張可中撰、張可中、字膚庵、著有天籟閣譜鈔、清寧館古泉叢話、趙庭隨錄、已並著錄、是編所錄、皆隨筆劄記、曰語言、讀天都張心齋所著幽夢影而愛之、師其意作若干則、所以續幽夢影也、曰西廂酒令、取西廂詞、影射人事、以侑觴政者也、曰集方、集錄收效甚驗之方也、可中之學、無所專主、大體效晚明人小品文字、而高雅不逮、然語言中亦頗有快語、如云人生不可不領略者有八、樓頭曉風、閣中秋月、長江春水、西湖碧波、海邊細霧、花底殘露、對酒覓句、登高行吟、此八者皆人生之美景、令人對之、胸襟開豁、而起世界有盡之感也、又謂掛帆齊滄海、擊楫渡黃河、何等寬闊、春眠中酒後、秋雨養花天、何等幽閒、泰岱觀朝日、錢塘晚潮、何等雄壯、妾織迴文錦、君思出塞歌、何等纏綿、沙場聞鬼哭、絕塞聽猿啼、何等淒涼、洞房花燭酒、金殿鹿鳴詩、何等欣喜、舉世無青眼、催人已白頭、何等悲憤、岳王三字獄、遼后十香詞、何等冤枉、常山罵賊日、正學草詔時、何等慷慨、烽火連三月、家

書隔萬重，何等愁悶，迷樓自擧，大厚井共離魂，何等

海浪，好書常在架，美酒不離杯，何等舒服，頗爲爽快

語，然未免太落眼窠臼，至若酒令集方，尤爲無用，

殊嫌文人斷假之習積焉。

沌谷筆談　鉛印本

沌谷筆談四卷，泗陽張相文撰。張相文，字蔚西，邃

于輿地之學，歷覽前人故籍之所考訂，必足履而目

驗之，遊跡亘東西塞外，及齊魯晉豫諸行省，南入

粵，所至必有記，著有中國地理沿革史，佛學地理志，

蒙古搜邏帝賦譜諸書，已並著錄，是編紀學術，宗

教，地理，時事，瑣聞，引據翔核，立言不苟，相文自言蓋

將闡佛學之精微，挽人心之陷溺，懲歐化末流之

失，存私教古義之真，故書中釋迦佛出世，印度外道，

西域佛法之滅，西域佛教之古物，回教統一宗教，中

國宗教史，佛與孔子，觀經，歐人入佛之難，克夫人之

佛學，果報，現存大藏經之數，楞嚴咒心，佛化功用

諸條，所以闡發佛學也，歐化一條，痛詆西人婚姻制

度之失宜，謂女子必以能失志操孫如若守節者爲

貴，論男子必以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者爲高，此人道之極則也，至如青年

狗夫，識不免賢智之過，而非吾聖人之中道，然必如

此，乃以見處情之真摯，而可貴，視歐人之苟合苟離，

隨金錢爲去就者何如哉。相文雖深於佛學，然亦極推挹孔教。其癈孔祀抗議一文，謂孔子道全德備，以中國五千餘年之人物論，萬世師表，蓋無愧辭。又云：孔子爲數萬方里內四萬萬之文化總代表，故相文於風節，尤爲提倡。雖其糅合孔釋，未免走入異學，然而維持世道，救正人心，其旨不可沒也。是編雖以筆談名書，而與雜錄談助之流，有以異矣。

趨庭隨錄　寄寄山房全集本

趨庭隨錄一卷，濼陽張可中輯。其自序謂：家大人于歸隱以後，時與吾輩侍側，或舉一詩一聯，津津樂道，大半以退隱及警世之言爲多。退而紀錄，久之成冊，因名之曰趨庭隨錄云。按可中之父名翼庭，字寒恩，著有寄寄山房叢鈔，大都類錄古人嘉言懿訓，足爲世範者。是編又可中記其庭訓之言也。書中蓋隨錄所聞，亦無次序，而所錄諸說，詩文雜沓之外，皆爲訓子孫之語。亦有多可議者，如樂閒堂跋云：閒爲人生最難得之境，惟必有二三知己，晨集清談，焚香煮茗，小酌半醺，盡興而別，方足爲樂。否則閒而近于禪矣。夫閒誠爲人生最難得之境，得閒而能焚香靜坐，涵養心身，方足爲樂。然而終日清談，不知集義，尚不如近禪矣。又云：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性真不見，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不知此乃叢尤集惡未治之日也。先儒教人，主敬涵養，窮理致知，致知之功，終身遑遑，猶恐未能，何致有閒時而別念生乎。主敬涵養，則心常在腔子內，靜時湛然，動時亦湛然，

何致之,佗則性真不見乎,考其述生平,以遊幕而歷官外吏,亦文學之士,讀書躬行,未嘗有得,故所輯錄,多文士之語,比諸說部之書,未始不可以資多聞,至若以此當乎家訓,非其倫也。

膝寓信筆 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本

膝寓信筆一卷,明桐城方以智撰,方以智,字密之,著有通雅,響言,稽古堂文集,已並著錄,以智學極精博,于書無所不窺,嘗以三十年之精力,撰成通雅,于經史文章,皆能所有考證,是編為其平日之筆記,雖非專論學術,然可考見其師友之淵源,其一條云,張二無先生與老父談則竟日,大無外,細無間,小子竊聆之,嘆其妙而未敢自領,為愚用不及也,先生徐顧小子曰,隨分自盡,尊所聞,行所知,他日自能深造,不須我語,又一條云,讀吾祖所刻陽明錄纂語,皆切近,不可以舉業為學,亦不礙其為舉業也,小子未敢談道,每事但行其心之所安,率真勿欺,切忌飾偽高曠之語,且以救遣焉耳,津津以排笑聖賢,為新奇,為豪傑,是將誰欺,觀于此,則以智之深造自得者多矣,是書評詩評畫論畫論文,多見到之語,有為得諸己而錄之者,亦有有所疑而錄之者,有物之難記而待攷者錄之,亦有相知之言善者錄之,如與陳臥子論大雅一則,論金元間西儒耳目資一則,鄭超宗、楊龍友論畫一則,皆平正通達,

而無爲節之學。今之論，非學有本源者，烏能知是。國變之後，盡棄舊業，而講出世之學。世或以此目以智爲文士，豈足以盡以智者哉。

課餘隨錄 二餘堂叢書本

課餘隨錄三卷，清趙州師範撰。師範字端人，號荔扉，是編作於方課舉業，故以課餘隨錄名書。書中所錄，皆韻事軼聞，令人可歌可泣者，如記獻賊破荊州，召惠府樂户行酒，獨杖吏仙以不屈死，龔芝麓之夫人童氏不受清封，以清朝恩典讓顧眉生，以及董小宛、秦淮女子宋蕙湘，皆淒哀頑豔，而文筆清麗，亦足以動之。卷中卷下多雜論詩文之作，如云極意作詩不必得詩，窮於作畫，不必入畫，正于詩畫者，正於不着筆處過之。又云捨筏登岸，禪家以爲悟境，詩家以爲化境，詩禪一致，等無差別，其說蓋本之于滄浪詩派。其論學也，則云騖高遠者，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于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蓋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爲註腳，以空索爲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葉藻之繪明星，次兒之華韻數，所謂其功倍

于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頗以涉獵記誦，雜博相高為俗學，而歸其極于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則此書所記皆雜事軼聞，雖文筆甚佳，而終不出涉獵記誦之範圍，其亦未免自蹈所譏矣。

賓告　昭代叢書本

賓告一卷，清崑山葉奕苞撰。奕苞，字九來。是書所紀，為賓朋酬酢之稟，其言竊觀富貴之家，無所不有，僕既力不能有，亦不必有之數者，略舉其端，要之大率皆無耳。然有山可登，有池可汲，有樓可憑，有臺可嘯，有月可邀，有雲可臥，有風可臨，有雪可踏，有石可捫，有鶴可放，有葉可燒，有花可坐，有菜可挑，有藥可劚，有茶可烹，有酒可酌，有畫可評，有書可品，有麈可揮，有劍可說，有琴可操，有棋可譜，有文可論，有詩可和，有道可談，有禪可悅，以其所有，補其所無。又云：戢影蓀廬，有終焉之志，葺先人敝廬數椽，婆娑其間，惟焚香讀書，以遣餘習而已。間有一二親知，踏月看花，或四方貴遊，停轂佩卷，不能閉門踰垣，亦必迫而後見，則歡然道故，不能令客去，客亦忘歸，時具苦茗濁醪，以資談助，恐率爾負疚，作賓告數則。是錄共十二則：一告無僕，二告無器，三告無青，四告無歌舞，五告無玩物，六告無樗蒲之戲，七告無朝報，八告無除目，九告無星文風氣之書，十告無坊刻小說，十一告無時藝，十二告無應酬筆墨。舉凡富貴之家之所有者，此書

皆無之，而山家清供，焚香靜坐，對客清談，評畫品書，
和詩論文，此富貴之家之所無，而幽人雅士之所以獨
有山林之樂也。

讀讀書錄　雙池叢書本

讀讀書錄二卷，清婺源汪紱撰。汪紱，一名烜，字雙池，家貧，為江西景德鎮窯作傭保，不廢讀書，博涉經史，兼通宋五子之學，著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五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琴譜一卷、詩韻析六卷、讀近思錄一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理學逢源十二卷，已並著錄。是編為讀明

薛瑄讀書錄而作也，大意謂有明儒者，惟河津薛子一人，薛子之飭躬也，仕止惟時，進退以義，其學通乎性命之源，而所言皆切己之學，蓋私淑朱子而實能身體力行者，然閱其書，間所見少有異同，援筆識之，且發明其說之或有未盡者。夫讀書所以明理，然泛讀無關明體達用之書，雖多讀亦無裨益，既知讀有用之書，而淺嘗輒止，不切己體察而力行之，仍與不讀書之人同，若薛氏之讀書錄，不失為明體達用之書，然因其書而引伸之，可謂善讀書者矣。抑薛氏之立朝大節，世多以景

泰帝易儲未諫為疑，故謂立言之平易而實踐躬行之純篤而和平也，以辭于為歸，或疑景泰帝易儲一事，文清何未之諫，考景泰欲易儲時，薛于固督餉黔滇，去朝甚遠，未復與聞，雖則欲諫而莫之及，安得以此訾賢者也，好而不知，可謂持平之論矣。

讀問學錄 雙池遺書本

讀問學錄一卷，清婺源汪紱撰，其大意謂于讀陸稼書先生之問學錄，及其讀禮志疑，而知其所學之平正通達，則其人之實踐躬行，亦近今可想見也，儒先之理，誰不能言，言之而無偏詖厖雜者，可無間矣，稼書雖其質近於篤實，循文淵深，言及精微，或亦如有隔膜，然皆實踐理此，則非其以身體焉，其必不能道之親切而有味有如斯也，因讀其而有觸焉，則亦以筆識之，其書雖為發明陸氏之理，然規正之處，亦復不少，陸之問學錄專所以尊朱排陸而作，意見未免褊狹，紱曰，稼書先生此編雖或不主於辯象山陽明，而其言亦必隱隱有所指，稼書言義亦敬此語太激，孟子多以敬言義，此又別一說，以義言之，義以方內，敬以直內，直內所以尊德性，方外所以道問學，此是兩種工夫，言敬可以括義，而義不能該敬，紱亦不主其說，謂義以方外，須兼道問學工夫，可見紱于學之所擇矣，蓋紱與稼書雖同尊朱子，而稼書天質不高，見理尚未到精微處，紱一生孤苦，其於朱子是用一番苦工體驗得來，故其深造自得，近情著

理、視祿書尤為洞徹，是編於祿書之所行實踐，甚為推服，然亦不護其短，觀其於性理義理之處，剖析精微，直如春山之雲，層出不窮，而究其要，一為朱子為歸。凡祿之言，問於朱子有未合者，則必反覆尋繹，以期折衷之至當。是其論議平允，無絲毫門戶之見，為可取云爾。

讀外餘言　昭代叢書本

讀外餘言一卷，清錢塘袁枚撰。袁枚字子才，號簡齋，乾隆四年進士，官知縣，工詩文，著有小倉山房文集、小倉山房詩集、隨園尺牘、隨園詩話、隨園隨筆，已並著錄。讀外餘言者，其門下士裒其生平緒論，刊附小倉山房尺牘後者也。大氐論古人之難設辭辯駁，雄辯高談，語語出人意表。如論告子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其言絲毫不誤，杞柳者，天命之謂性，桮棬者，修道之謂教也。杞柳原可以為桮棬，猶之人生原有仁義也。若蒲盧便不可以為桮棬，禽獸便不可以語仁義矣。孟子以戕賊二字歎之，然則樸木成材，雕玉製器，皆先王之戕賊乎。又論佞佛之人，必媚權貴，何也，彼於無知之土木，渺無所憑之福利，尚且低首求之，況赫赫煌煌炙手可熱者耶。又謂詩書周易，皆在孔子之前，聖人有好名之心，早當為之注疏矣，即使聖人不屑為之，則及門之子游子夏，亦當受命而為之矣。然卒無聞者，述而不作，不敢臆斷古人也。可見漢鄭馬一流，皆聖門所不取。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以顏閔之聰明，無問性問命問

太極者，子教伯魚，亦不過學詩學禮而已。何也，聖人教人，總在下學，而不在上達，故所述雅言者，有詩書禮而無周易，不肯以幽深元遠之言，自誇高妙，可見程朱陸王一流，亦聖門所不取，其言以辯，而衛之于理，皆未能有合，蓋文人之言，徒騰口說，是非淆混，如論馬鄭程朱之流，皆聖門所不取，是豈聖門之意乎

殷契遺珠附發凡　孔德圖書館出版

殷契遺珠二卷，附發凡一卷，青水金且同編。是書所錄，爲日本河井荃廬氏、中村不折氏、堂野前種松氏、中島蠔叟氏、田中救堂氏、三井源右衛門氏六家所藏甲骨刻辭而成，汰蕪存精，約得一千五百片。（一至三三七爲河井荃廬氏藏，三三八至六二〇爲中村不折氏藏，六二一至七〇六爲堂野前種松氏藏，七〇七至八三三爲中島蠔叟氏藏，八三四至一〇三五爲田中救堂氏藏，一〇三六至一五〇〇爲三井源右衛門氏藏。）就中除三井氏拓本爲見贈者外，餘皆金氏在日本時所手拓者。所錄諸版，有與諸家複見者，河井荃廬氏藏契，林泰輔氏龜甲獸骨文字卷二纖述堂者，即其所藏之一部分。郭沫若卜辭通纂，亦曾收錄若干片。堂野前種松氏所藏，多數見于商承祚殷契佚存中。田中救堂氏所藏，亦復見于卜辭通纂。三井源右衛門氏所藏，羅振玉殷虛書契前編，即從之出。然以其皆東瀛所藏之故，不嫌重複而爲之著錄。復附發凡一卷。發凡者，即釋拓本之模糊者，偶有己見，亦爲記出，字無羨蘊，筆畫明晰者畧之。

卷中新材甚多，卷二八二片正面，曾見羅氏前編卷七三十七頁一版，下截見前編卷七三十七頁五版，其背面上截，見前編卷七十四頁二版，下截見前編卷七四頁二版，此四片者，乃一骨之正背之文，而羅氏分析為四，知羅氏撰前編時，於拓本多剪裁之煩也，又九〇八片骨文，口卜口貞口夕亡丁丑雨，佚存二五片著錄，誤為背文，七三九一版，卜辭通纂別錄二著錄，但失收背文於卜王固曰出求七字，皆可據此補正，又三五五片，貞翌丁巳用尖告歲羌三卯牢，牢、庚字剜刻，三四一片，丙寅卜口貞妣庚注二牛翌庚用，毋下著動辭注字，皆卜辭中所罕見者也，

鐵雲藏龜零拾附考釋　上海孔德圖書館印本

鐵雲藏龜零拾一卷，附考釋一卷，江津李旦丘編，書首有李氏自序，大意謂至滬久羈多暇，沈先生尹默，乃勗余治契學，余亦有志于此，丁丑春，稍稍涉獵諸家著作，未半載而八一三之役作，蒿目時艱，心緒棼亂，研究為之中輟者久之，直至去夏，吾友金祖同君，携曾經吳振平先生所藏甲骨拓墨九十三片來，寄存館中，且屬余為之考釋，余始解除百慮，復專心致志于古代文字之探討，按吳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部　一

所藏甲骨本鐵雲舊物，其中數片已見鐵雲藏龜，然多半係未著錄者，今得公之于世，其于學術，豈無小補，爰不揣譾陋，畧加按語於釋文之後，以供讀者參攷云云，按甄錄卜辭，鐵雲有開山之功，惜乎鐵雲藏龜印行之後，劉氏遽歿，藏契卒皆散佚，其後上虞羅氏，據藏龜未錄墨本，印為鐵雲藏龜之餘，葉氏收得劉氏舊藏，輯為鐵雲藏龜拾遺，此亦以鐵雲藏龜零拾名書，皆所以紀念劉氏者也，後附李氏考釋，立說亦極精審，然亦有過于

謹慎而無論斷者，如米字，王國維氏謂卜辭屢云米牛，蓋亦用牲之名，米象上下形，諸甄禮以及爾雅所謂升截豚豚也，而未指為何字，唐蘭始定為彖字，學者從之，且立謂王說唐說均可信，然天下無兩是之理，不能一字而兩釋也。又第一版，直判涉于東矢，判為十牛之合文無疑，李氏文謂是十牛二字合文，而不遽釋，第八十四版，確為贋物無疑，而李氏仍收入，注云，此片疑贋，此不無可議者也。

讀書次第　二曲全集本

讀書次第一卷，清盩厔李容撰。李容，字中孚，學者稱為二曲先生。其學以陸子靜、王陽明為宗主，而論學以改過自新為極則，著有二曲集、四書反身錄，已并著錄。是編為教初學讀書之次第，始於小學，次近思錄，次四書蒙引，次四書疑思錄，次四書因問，次禮記大全，次禮記疏，次周禮注疏，次儀禮注疏，次儀禮經傳通解，次文公家禮叢，次四禮翼，次詩經大全，次詩經注疏，次書經大全，次春秋大全，次春秋穀梁傳，次春秋公羊傳，次春秋胡氏傳，次春秋左氏傳，次周易大全，次周易古今文全書，次周易程氏傳，次易經衷義，次五經，次九經解，次資治通鑑胡氏註，次宋元通鑑，次皇明憲章錄，次兩史上編，次八大家文鈔，次皇明十大家文選，皆容所口授，其門人同州李士璸所手錄也。後有士璸跋一首，言容己酉遊太華，寓同州時，從士璸讀書次第，由小學漸入大學，自經理徐及文史，皆步有正鵠，書有論斷，自童蒙以至大人皆不外此，學人據此，固無

涵歛文辭之華，文人得此，亦自無風月雲露之習，且此以往，又有全體大用之目，入聖之正門，為學之上路是也，蹟于此書，備役推衍，今据錄之，以為初學讀書者之參攷焉。

芑漢志學錄 鈔本

芑漢志學錄十卷，清桐城方宗誠撰。方宗誠，字存之，所著有柏堂經說、柏堂文集、俟命錄、人譜補正諸書，已並著錄，是編為其讀書芑漢時之劄記，自序謂動居芑漢之上，日聆庭訓，及弱冠，又獲從玉峯許先生，從兄植之先生游，因頗有志於學，每讀書窮理，省身處事，有所疑，得輒劄記之，欲以備遺忘，質問難也，蓋自道光戊戌歲起，至是十餘年間，疊遭家難，父師棄世，性質昏懦，或作或輟，終不免有所成就，自恨行不踐言，遂棄置不理，久矣，今年避亂山中，顛沛流離，無所事事，始抄集近所箸俟命錄、人譜補正、斯文正脈、柏堂經說、文集成，而王生汝正復固請于此書，因舉草稿付之，按年稍分卷次，無復倫類，聊以見三十歲前心志之所向而已，其論學大要，於學也則在求其本心，於文也則主修辭以立誠，故編中所錄，凡聖經賢傳，微詞奧旨，諸子百家，卓識宏論，無不體會於心，發明于事，而其分析義理，一以孔孟程朱

經義比訓　光緒刊本

經義比訓三卷，清定海黃以周撰。黃以周，字元同，號儆季，薇香之子，著有禮書通故、軍禮司馬法、子思子輯解。儆季雜著已並著錄。是編分二十四目，曰命、曰性、曰才、曰情、曰欲、曰心、曰意、曰道、曰理、曰仁、曰禮、曰智、曰義、曰信、曰忠、曰恕、曰靜、曰敬、曰剛、曰中、曰權、曰誠、曰聖、曰鬼、曰神。每門之下，先錄經文，次采諸儒之說，己有所得，則附按語以發明之。先聖之經，即道之所在，譬諸江海，無所不包，後之詁經者，有文字之學，有聲音之學，有訓詁之學，外此而復有考據之學，外此而復有理義之學。數者分而道術為天下裂，後學末造，各持一是之見，互相訐訟。然康成為漢學大師，精于文字音韻訓詁考據，而詩箋禮注，不乏精粹之言。晦翁為宋儒宗主，而論語孟子集注，詳備訓詁，儀禮經傳通解，實為考據，足知大儒皆能貫通，而無偏廢。以周是書，綜比羣經，條析字義，審說之是非，以經質之，經義之難明，以經之訓詁核之，經訓不可偏據，以諸經之相類者融貫之，其編次之方法，蹈仿阮元性命

之學為歸宿，雖其學未能卓然成家，然其艱辟近裏，勵志勤學，於先聖先賢之說，頗能擇善而知服膺。清代學人，究心義理而兼長文學者，望溪而後，宗識其庶幾乎。志學錄刻本八卷，此十卷本，首端尚有吳竹如等批校多處，與刻本略有出入，蓋斯編尚是未定之本，所以與竹如、朗軒諸人共探討而訂正者也。今據錄之，庶與刻本並觀覽焉。

古訓，而論理精密過之。此考据家談義理之書，而非以義理通乎考据者也。清代以考据言義理者，則有陳蘭甫氏之漢儒通義、書仁之鄭君粹言，斯二書者，專發明漢儒之言義理者，而以周則兼通漢宋，視二書為門逕。自序謂讀陳北溪書者，將謂我違異師說；讀東原疏證者，將謂我調停宋儒。大道多歧，孰能是正，猶輯舊聞，自求印證而已。此數語頗為紀實，蓋考据家之言義理，其精神之與宋學迥異焉。

課餘偶錄 瞻棋山莊集本

課餘偶錄四卷，清長樂謝章鋌撰。謝章鋌，字枚如，著有賭棋山莊文集、譚息堂日記，稱其于經籍金石之學，均有本末，閩中學人，可以推首。是編雜記當時交遊，亦有考古論學之語，如司馬遷師文繫原考釋球、詩三百篇作者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解、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解、罦罿羅義、兔爰我生之初尚無造，傳、造、為也，毛氏取古閩本說，以段勘記本同，阮云小字本為作為是也考，皆其說經之文，根据繁富，可資考証。而卷三論桐城文派，尤中肯要。其言曰：道日言古文推尊桐城氏為派別，若持論有出入，便若犯乎大不韙。桐城言道而境狹，其美亦殆盡矣，而迤邐陵遲，其勢將合于時文，其氣則靜穆有餘，雄奇不足；其體則謹嚴有餘，變化不足，可以怡獨坐，不足以對眾喧，可以引吁嗟，不足以容門戶。舉所謂沉浸濃郁、含英咀華，與夫白雲在空，舒卷無蹤，江河直下，萬怪皇惑諸語，桐城派無一似之。此數語，頗能道出桐城

文派之三昧，蓋桐城之初祖為歸震川，震川固時文之高手也，其始取五子之菁華，運以歐曾之格調，故能體裁謹嚴，而合書有致，初學為文者，可剗蕪雜，其氣不清，桐城誠為對證之藥，習之庶不至流于野俗，苟持桐城一家之文為圭臬，而不泛濫乎經史，其發為文章也，雖具規模，而無醇茂之氣，鮮有不流于庸俗者矣。

課餘續錄 賭棋山莊全集本

課餘續錄五卷，清長樂謝鋌章撰，謝鋌章，字枚如，著有課餘偶錄四卷，已著錄，是編卷一卷二，以人為經，以書為緯，卷三卷四，以書為經，以人為緯，五卷則義澤家乘，兼存我見，如卷一紀魏叔撰花月痕始末，及所著咄咄錄，陵南山館詩話，故我論詩錄，榕社叢談之得失，與大父魏之出處身世，卷二紀陳偈園之學術，皆有關于考証，陳偈園，名庚煥，為學宗朱子，著有偈園全集傳世，又有易堂稟隱錄六卷，則專記西江易堂九子而作，博采九家著作，分門別類，彙為一編，其書不顯于世，微鋌章所紀，世人無有知之者，又紀閩中讀書社事甚悉，亦鋌章鄉邦之文獻也，卷三記梁運昌之讀說文解字小箋，陳來彝之周禮集說，李升元雜著，李榕村語錄續集，亦皆未曾刊刻之本，材料甚為可貴，如陳省齋李安溪尤互詆一事，諸家紛爭，迄無定說，而全謝山之詆安溪為尤甚，今得語錄續集觀之，安溪實無負于省齋，省齋之詆安溪，實出于誤會耳，卷四中所列之書，為

鈕章所藏，多傳抄未刻之本。卷五則其家乘，每述一事，則博引諸書，詳具源委，精神撰結如前錄，而學實過之，為筆記中之上乘，實講清代掌故及研閱有文獻者之所當參攷者也。

吏鴞要錄 天壤閣叢書本

吏鴞要錄二卷，清江都蔣伯超撰。是書所錄皆刑律實錄、條款。其大意謂五代和魯公有疑獄集一書，至宋鄭克演為折獄龜鑑八卷，其意但編輯故實，傳示舊聞而已。古今異世，情形不同，雖有成編，未足為據，以之備記問則可，用之核情罪則差。僕業官曹，於實錄條款，一再研習，用付剞劂，以有鈐督，悉本前賢之舊聞，而參世治之臆說，命曰吏鴞要錄，斯真折獄之龜鑑也已。知是編為起自官秋曹時所輯，其中如何者應入情實，何者應宜緩決，何者應入緩，皆本之于律，酌之人情時宜。條分縷析，綱舉目清，蓋清代官律，非人人所能盡觀，案情判決，皆由官曹之意為重輕，是以官易枉法，而民多誣冤。此書簡而得要，洵折獄者之所當參攷者也。後附公門不費錢功德錄一卷，曰官長不費錢功德，其要在勤求致治、潔己愛民、讀法講論、臨民矢公矢慎，曰幕友不費錢功德，其要在不矜才使氣，不倚勢作威，不迎合諂媚，不受昧心贈賂，不聽斷

心膂說、力勸東家興利除弊、刮雪抑冤、曰吏胥不費錢功德、在遵事方便、不勒取人、曹兒當七錢、不害人爭訟、辦理文案、不吹毛求疵、行爲倡善、公門中人、皆能向斯語以臨民、則其功德無量、而亦受福利矣。

學語雜篇 昭代叢書本

學語雜篇一卷、清池州沈思倫撰、沈思倫、字巽雲、是編所錄、皆身心經論之言、其文體學諸子、而行頗雅潔、其論郭巨埋兒、爲不孝也、天且錫之金、何也、或者巨以此戲兒、使知懼將毋分食耳、不然、曾子尚且養志、而忍背母以殺子乎、又論王導不忠、嵇康不孝、世則有知之者矣、霍光縱婦而鴆后、將謂忠乎、漢高帝聞烹父而願分羹、將欲以孝治天下乎、皆能推翻陳論、別出新意、其論有德之士必能讓、讓然後能成德、必能有不讓、不讓然後愈以成吾德、讓者利而已、不讓者仁義而已、又謂是非不明、不可以言學、學也者、明是非而已、今之學者、窮年揣摹、手一編而習之、藉以盜名、如工賈竊之盜金而自愧也、嗚呼、此真學之所以鮮也、字字皆從體驗中得來、頗有切于實際、而世之學人、徒知誦讀章句、而不識大體者、讀此可以感矣、雖卷中居山人涉河見鼈、誤以爲黿一條、蚓問于蛙一條、係取鼈黿蚓蛙問答之體、以爲寓言、殊涉文人纖巧之習、且亦

摸倣太露，可以消落。蓋說理之辭，與詞章異術，詞章藝術，非辭藻華麗，不足以動人，而說理之書，務求辭達，技術所係，可以切計，而必意處摸倣古人，遣辭力求功巧，則又文士之習也。

躍雷館日記　式訓堂叢書本

躍雷館日記二卷，清山陰章大來撰。章大來，字太顛，一字對山，毛西河先生之高弟，以治經學名于時。是編卷上記詩、記騈體、記文，卷下記地、記日、記典禮、記事、記異、記語、記訓詁、記人、記物、記世系、記原、記攷、記聲韻。所治極博，其文章本原深厚，翻瀾不已。而詩亦標格閒遠，不墮言詮。而考證經史，則能抉諸家之紕繆，而不謬于理。如記世系一考，證章氏之先，出于炎帝神農氏，本姓姜，其後伯益，嘗為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子孫因以為氏。呂尚佐武王定天下，封營丘，其支孫虎別封于鄣，傳數世至滑，周惠王時，去邑自稱章。成王至胡公祥，而鄣亡，祥裔孫綮遂以章為姓。又記典禮，考證三代之改月改時，及諸侯聘天子之禮，諸侯相朝聘之禮，皆博雅淹貫。而記攷、記原、記人、記事諸編，尤有關于明清掌故，亦足以資多聞也。是書名躍雷館日記，為大來館于躍雷後三年之所作。其館于躍雷，在康熙之甲午，實為甲午後三年中之作，故又以後甲名其書。

其沉潛經訓，折衷備說，而閒辨正典禮，綴述舊聞，蓋深有得乎毛氏之業，而無逞辯漫罵之習，較爲醇正，足爲可取云爾。

銘篇　俞樓雜纂本

銘篇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是篇所收，皆樾所自撰之銘也。曰春在堂銘，曰達齋銘，曰良宧銘，曰書架銘，曰書案銘，曰書燈銘，曰書刀銘，曰三不如人齋銘，曰羊豪筆總，曰銅筆韜銘，曰銅墨盒銘，曰執硯銘，曰水注銘，曰名字私印銘，曰兔毫筆銘，曰飲盞銘，曰茶盞銘，曰竹書銘，曰帷帳銘，曰枕銘，曰皮椅子銘，曰鏡銘，曰梳篦銘，曰衣箱銘，曰錢櫝銘，曰管鑰銘，曰囊佩銘，曰筆壺銘，曰花神銘，曰手爐銘，曰蠅拂銘，曰摺疊扇銘，曰葵扇銘，曰方竹杖銘，曰眼鏡銘，曰千里鏡銘，曰自鳴鐘銘，曰時辰表銘，曰鼻煙壺銘，曰算盤銘，曰玻璃窗銘，曰戶銘，曰自置棹銘，曰書冢銘，都凡四十四篇。銘者名也，所自名也。祭統曰，夫鼎有名，大學有湯之盤銘，禮記有孔悝之鼎名，因其器銘而書以爲戒也。是以作器能銘，古人貴之，古之爲銘者，必有意義存乎其辭，若徒以賦物爲工，則非銘也。樾自歸田以後，講學著述，凡四十年，其堂曰春在者，以會試賦詩，有花落春仍在之句，受知于湘鄉曾文正，故以名齋，示不忘

也。其是篇仍以春在堂最首，意復如是。其遣辭良寓

三不如人辭、鋼墨金錢惜諸銘，各有微意，猶亦古人

書以為戒之意焉耳。

著書餘料　俞樓雜纂本

著書餘料一卷，清德清俞樾撰。其自序云：余從前讀書，每有所得，輒書紙片夾書中，以備著書時采取。杜詩云：山色供詩料。余謂賦詩必有料，著書亦必有料，此吾之書料也。平生著書二百餘卷，舊書料存者無多，今衰病頹唐，不能再著書矣，留此尚奚待歟。因掇錄為一卷，附刻俞樓雜纂中，即題曰著書餘料。是編所收，鬻子五則、鄧析子九則、孫子八則、參同契三則、乙巳占一則、陳思王集五則、貫休禪月集二則、匡謬正俗二則、螢雪叢說一則、涉史隨筆二則、東原集二則、論孔子集語猶有所遺一則、論墨子三篇如一篇一則、東城引戰國策一則、楚人謂冢曰琴一則、續漢郡國志河南尹梁故國一則、新唐書趺跌光顯一則、才氏為帝僅立後一則、耿介一則、忼慨一則。蓋周秦諸子，其已改訂成篇者，已皆收入諸子平議中矣。若鄧析子、鬻子、孫子、參同契、乙巳占諸書，心有所得，未及發揮成篇，或有所疑義，條錄于篇，而不能自成一書者，皆華錄于此篇，而題曰餘料者。

自謙也。蓋善讀書者，必能引申古人未盡之意，而疑古籍刊鈔之誤。引申古人未盡之意，然後始能有所發明；能勘刊鈔之誤，而後古籍始可誦讀。樾之讀書，於引申與糾誤二端，皆能盡之，可謂善讀古人之書者矣。

壺東漫錄 俞陛雲纂

壺東漫錄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是書所錄，皆考訂瑣事，如明人用西洋人教中國軍士，據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西洋國鳥銃能及六百步外，初放無聲，著人體方發響者，所擊立斃。天啟初，宣彼國三十人至京師教軍士銃法，是中國用西洋法教軍士，始于明天啟朝矣。又考世間俚俗相傳之事，皆有所本，如法苑珠林愚戇部，引百喻經，昔有夫婦，有三幡餅，夫婦各食一餅，餘一餅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為一餅故，各不敢語。須臾有賊入家，偷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即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前，亦復不語。婦語其夫，何痴人為，為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今世俗演戲劇，有王小二夫婦事，蓋本諸此。是其所錄，有足廣見聞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其名曰壺東漫錄者，自序謂徐花農孝廉，製一壺見贈，形模古雅，字畫精工，署曰曲園先生品六一泉之壺。余頗喜之，時置案頭，偶檢敝簏，得數紙，皆舊時隨所得

而錄成之者也。不能成書，遂成廢紙，然亦雞肋，未忍竟棄也。稍加詮次，錄為一卷，即題曰壺東漫錄。曰壺東者，壺置我右，則我居壺東，猶硯北之例也。元人陸友有硯北雜志二卷，余此一卷書，固不足以繼之，亦聊以存主朋之嘉惠而已矣。此其自道命名之意者也。

讀王觀國學林　俞樾雜纂本

讀王觀國學林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是書考訂王氏學林凡二十三條。王觀國，宋長沙人，其學林一書，專以辨別字體字義字音為主，自六經史漢旁及諸書，凡注疏箋釋之家，莫不臚列異同，考求得失，多前人之所未發。然其說亦有未盡處，若賓退錄、甕牖閒評、賓暇集、能改齋漫錄，多摘其誤。是篇復就其考訂未當者，摘而議之。如顏氏家訓書證篇，謂晉羊曼稱䵬伯，䵬者多饒積厚，又曰䵬䵬然無賢不肖之辨，又曰從黑者亦無此字，今玉篇收䵬黯二字，曰黯羊，曼為黯伯也，䵬積厚也。蓋顏氏之意，非不知玉篇有黯字，特以舊本相傳作䵬，故不從顧野王說耳。觀國據玉篇以駁顏氏，殊失顏氏之意也。又揚子法言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所謂酒誥之篇俄空者，指序而言，非謂書也。若以書而言，則上文固云不備過半，非指一篇之空矣。觀國則謂酒誥之篇，不在伏生口傳之數，而在科斗之文則有之，揚雄見伏生口傳之書，

而未見科斗書，故日酒誥之文俄空焉，夫以揚子之深於古文奇字，而又校書天祿，豈有未見科斗古文之理，然則王氏之說疏矣，蓋治考證學者如積薪，後來居上，觀國生于宋季，考證當不如清人之密，然在當時，則亦卓然特出矣，擬能於其說之未當者，一一疏其謬誤，頗有功於王氏之書云，

日知錄續補正　廣倉學宭叢書本

日知錄續補正三卷，清嘉興李遇孫撰，李遇孫，字金瀾，工詩古文辭，嘉慶辛酉舉拔貢，官處州府訓導，著有金石學錄、括蒼金石志、尚書隸古定釋文，已並著錄，是編續閻百詩日知錄補正而作，故名續補正，是書所補正日知錄凡四十一條，如長城下，齊記曰，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此條顧氏失引，遇孫為補其未備，文顧書體大精思，包羅繁富，至其考訂文辭碎義，容有未周，如論太史公自序中吕

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為肩者非，遇孫謂方言云，趙肖小也，肖有小義，則兩說皆是，亭林謂削字脫其旁，而為肖，似未考方言，又顧氏謂晉書載王隱諫從祖納弈棋一段，兩傳俱出，遇孫考晉書祖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則納事非約事也，納兄弟六人，納居二，約居四，此顧氏誤合為一也，遇孫為之訂正，可謂善讀顧氏之書者矣，抑顧氏自述其為日知錄也，上卷經術，中卷治道，下卷博聞，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

焉、考證之其末也、清代治日知錄者、補正則有閻百詩、
小箋則有俞樾、集釋則有黃汝成、皆就經術博
習而淵、匡正補闕、所謂治道者、無人能爲之發揮
光大、豈非識小而遺其大歟、遇孫此編、亦止就其考
正未密處、加以糾正、考訂未嘗不精、惜尚未盡識
顧書精義之所在焉、

閒存偶得　竹柏山房叢書本

閒存偶得十卷、清閩中林春溥撰、林春溥、字立源、
號鑑塘、嘉慶戊午進士、深于史學、著有開闢傳疑、
古史紀年、古史考年異同表、武王克殷日紀、戰國五
十年、春秋經傳比事、戰國紀年、竹書紀年補正、孔孟
年表、孔子世家補訂、孟子列傳纂、孟子外書補證、四
書拾遺、古書拾遺、已並著錄、是書爲其讀書札記
之作、卷一周易、卷二尚書、卷三毛詩、卷四春秋、卷
五禮記、卷六論語、卷七孟子、卷八小學、卷九史部、
卷十子部、所考諸端、皆極精核、惟卷二論古文尚書
不僞、未免背者之過也、古文之僞、自宋于已疑之、至
閻百詩之尚書古文疏證出、其案亦明、而春溥云、凡
文之徵實者不容僞、如堯典之命四仲、禹貢之敘九州、
洪範之綱舉目張、顧命之臚陳名物、皆非古文所及、平
心而權、實有判然不同者、然其間微言大義、醞釀宏
深、語醇而氣厚、亦決非晉人所能僞、即令采輯補綴、
豈能渾然天成、如自己出、衍至二十五篇之多、試使
議古文者、如其說而爲之、恐亦不能成一篇、亦復誅

何容易見古文之經，漢季不傳，即漢代治古文尚書者亦皆不引二十五篇之文，何以出于晉代，且今文皆佶屈難讀，而古文反文從字順，又古文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作偽之迹至明，豈可遽信。縱今古文多至理明言，不可不發，然亦不可因有說理之處，而竟信以為真。吾輩捨諸家之說，而欲以偽古文為真古文，殊乃不可也。

識小錄 中復堂全集本

識小錄八卷，清桐城姚瑩撰。姚瑩字石甫，薑塢先生曾孫，嘉慶十三年進士，官廣西按察使，著有東溟文集、東溟奏稿、後湘集諸書，已並著錄。是編所錄，經史雜家，皆有考證。其言經義，大氐依宋人之言為說，無甚精義，而考證釋道二家之處甚多，如卷四前敘傳後源流一則，西域七十二祖一則，觀音文殊普賢一則，道書一則，三清一則，玉皇上帝一則，老子世理一則，皆能詳其原委，然如佛說四十二章經，則出諸後人所偽，而瑩仍據以為佛經入中國之始，殊為失考。其記內蒙外蒙之別，喀爾喀內附始末，俄羅斯通市始末，卡倫形勢，土爾扈特，又若安徽讀史大行遺詔、題經略、音韻說、唐鎮軍、觀將軍、汪文端、筆之洛公、照齋英公、王提督、許提督、羅天鵬、汪尚書、俞都轉諸條，又皆關乎朝章典故，頗足以廣異聞。桐城姚氏，自薑塢以來，皆以古文名于世，而惜抱名最盛。然薑塢惜抱而先生，亦皆有讀書記之作，探賾洞微，說經精博，瑩之學紹承乃祖，文章學

問，皆有可觀，其精處尚不足與猿鶴堂措施軒並驅，其後則浩博，乃竟過之。至所記諸人軼事，文筆雅潔有法，而考證尚自不苟者，此固文章家之本色，無足怪者。然視諸從雜記之作，則又自高出傳垂者矣。

北壁閒鈔 道光刊本

北壁閒鈔四卷，清南昌吳謙撰。謙字潤筍，官河南城，早入宦，是編仿周櫟園書影之例，隨筆劄記，多嘉言善行，廣人見聞，動人勸懲。又記清代文人遺事甚多，如記羅有高遊天台，為縣邑令所窘，是時邵雙橋方憂歸，與羅為同年生，令至邵第問焉。其事始解，所記較惲子居羅臺山外傳為詳。然考邵雙橋曾任江西方伯，宦官少宗伯，係鄞縣人，不應居台州，所云遊天臺山，恐係誤記也。又記祁忠敏公六公子班孫，因藏匿前布衣魏耕事發，遣戍寧古塔事，亦較全謝山所記為詳。又記廬陵王世業十三經性理參異一書，上自經史，旁及諸子文章理學，無不貫串，其醇處，以不讓顧亭林何義門諸公。為其門人永新戴高所刻，王君嘗主高東軒相國家誌易理，李穆堂先生亦見其書，欲薦入三禮館而不果。但李尊陸王，王君頗朱，志氣味不合耳。又永新譚尚書著春草堂集，雖非古文大家，而淹貫中，不愧通才，二書皆遺不行云云，頗見其闡幽發潛之意焉。又記河南

郃縣令車同、以詩受知于王漁洋、尤邃于經學、有來問者、不盡言、如瞑目沉思、移時再叩問者疑何在、依方答之、通河爲工、無有窮竭、爲百年以來一人、今世亦無有知之者、蓋博學之士、不傳者多矣、大都生于窮鄉僻壤、無人爲之記述、又無著書流傳、故沒世而名不彰焉、是編或錄之諸家著述、或得自傳聞、廣事搜輯、頗足資治學攷者參攷也、

勸堂讀書記　敬宋本

勸堂讀書記十卷、清會稽顧家相撰、顧家相、字勸堂、著有勸堂樂府、勸堂文集、勸堂日記類鈔、五餘讀書廛隨筆、浙江通志鑒金門初稿、萍鄉鐵路公牘、已并著錄、是編始於晁公武讀書志、宋敏求公讀書記、凡目之所接、心之所營、悉皆摘錄評論、類爲是編、其體例略如四庫提要、所收之書、四百二種、其罕見者、如易卦變圖說、晦闇齋筆語、求信錄、等書、皆不多流傳之本、而議論亦甚平允、如評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云、有清一代經學、上追兩漢、順治康熙間、顧亭林閻百詩、皆由宋學以上窺漢學、顧備聞采王肅之說、閻則專宗康成、乾後經學小學日昌、咸以許鄭爲依歸、其搜遺訂墜之功、亦如東漢學派、如出一轍、嘉慶道光兩朝、治經者較前爲少、而趨重于今文、其識解又較先哲爲高、然知今文家之道古、而不從東漢諸儒之說則可、若并其取證群書有功經籍、而一概抹煞、則不可、且西漢學說、得留貽至今日者、實賴班馬兩史、孟堅作志、於歆向父子遠

其之疑，据以直書，其敘經籍，傾古今文，推律歷志專
用劉歆之說，亦因當時治歷家無勝于三統者，不得
不然，謂班氏經古文家改竄，亦豈足為信讞耶。長素
生于同治以後，其篤信今文，亦風氣之積漸使然，惟
責劉歆太過，譏東漢諸儒太甚，實為偏激之談。此
數語頗為持平。蓋今古文經之爭，貫兩漢學術之不
同，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是，其亦可矣，而必推崇今
文，詆毀古學，不已過乎。

童子摭談　道光刊本

童子摭談一卷，清長樂陳庚煥撰。陳庚煥，字道由，
著有惕園初稿、莊獻談，已並著錄。是編分二十九門，
曰畏天，曰循理，曰尊祖，曰孝親，曰友于，曰正家，曰慎
交，曰師友，曰敬長，曰待人，曰懲忿，曰窒慾，曰別嫌，曰慎
獨，曰辨惑，曰戒欺，曰慎言，曰警惰，曰安命，曰戒貪，曰
用財，曰守法，曰見幾，曰處變，曰察言，曰知恥，曰破愚，
曰戒矜，曰力行，每門之下，繫以五言，以便童子誦
習。蓋庚煥治學，一以朱子為宗，而尤注意于小學。古
者子生自能食能言，皆有教，而諸母為子師者，亦皆
通曉大義，隨時而誘導之，蓋在未就傅之年，教之
已不俟于後世。後之為子者，方其幼也，委之婢媼雜
弄而咏之，順適其意，持身涉世之道，亦往往卑之
無甚高論，此今古人之不相若也。明呂近溪先生撰
小兒語，以備能言之教，意最近古，顧其語多中州
鄉談，非閩省小兒所能解也。至其子新吾先生所
續，則陳義益高，尤非兒曹所能解。庚煥是編，
殆本近谿新吾之意，而取其淺近易知，切實易行之

語、語不必文、韻不必叶、因事觸物、時時為之講說、而導之于正、夫導風俗、正人心、必自端蒙養始、之往矣漸、先入為主、日誦心維、習而安焉、如日用飲食有不由此而不得者、此古人之所以修養于幼學也、是書言近而意遠、舉聖經賢傳、教人之法、五倫四端之要、皆有以發其凡、而該其理、識小學之階梯、爲小兒語諸書之弁冕也、

聚星札記　聚學軒叢書本

聚星札記一卷、清南昌尚鎔撰、尚鎔字宛甫、著有四庫總目附考、南昌舊事、書史錄異、是編作于主講許昌聚星書院之時、故以書院之名名其書、副雜錄經史百家之言、讀書有得、隨筆簡冊、多有前賢所未道、方望溪褒柳州文、謂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遊記山水、縱心獨往、空所依傍、乃信可肩隨遺之、而蔑然于北宋諸家之上、鎔謂此數篇雜述、然隨筆劄記、不甚修辭、能文者一日可畢、未若封建論、永州諸記之弘深也、由是言之、知望溪褒柳文有未當也、又考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蓋為當時士大夫陪臣作亂者而發、言人之好作亂、由于不孝弟、孝弟則犯上者鮮、況作亂乎、又謂漸卦上九鴻漸于陸、陸字當阿字之訛、蓋在彼中阿、樂且有儀、菁莪詩用韻如此、後讀御纂周易折衷、已疑陸當作阿矣、若改陸為逵、則宋人無根之說也、皆能發明經旨、於補缺遺、亦有考證天象者、如岐陽石鼓、本周宣

王時之物、諸家攷證詳明、已無疑義、而鄂猶用金馬定國之說、以古數字畫為字、文因所造、頗為謬誤。書中於朱子推尊古文尚書、頗致貶辭、亦未的當。蓋疑古文者、本發自朱子、而朱子又推本古文以言義理者、良以古文尚書雖偽、其中嘉言懿訓、自不可廢。考証古文為偽可也、因其偽而廢其書不可也。考證真偽者、為後人讀古籍之方法、真偽既判、其書究成之時代可明、而其材料尤可珍貴。徒偏重于考据、而不推究義理、此又漢學家之弊也。

丁巳燼餘　光緒刊本

丁巳燼餘二十一卷、清安仁陳偉撰。陳偉、字琴山、是編分學業、教術、治要、居恒、事情、物理、疑畧、韻原、筆竟九門、每門雜綴經史、隨筆錄記、大氐本宋儒之教以為說、然其主論多未精審。如云、居敬窮理、是學者緊要工夫、希聖希賢、都只靠這兩件做去。居者居其所也、然於彼於此都是居、必先有主、方能居之。窮者盡也、盡也須面面周到、有一毫未窮、便算不得。兩件又拆不開不得、非居敬不能窮理、非窮理不能居敬。又居敬即是窮理、窮理即是居敬。按居敬所以立本、窮理所以致知、二者本是兩件事、不得謂非居敬不得窮理、非窮理不能居敬、而通篇之言、皆平易近實、無偏倚之弊、未常無益于初學、然考据之學、視之似難而習之實易。理義之學、視之似易、而精者實難。蓋考据非博徵詳考、不能成篇。理義之言、不得之于心者、亦可轉述陳言以成篇章、是以後儒理義之書、析理精闢者甚少、非獨此書為然也。其書名丁巳燼餘者、先是名為管述、丁巳粵逆陷安仁、村爐焦土、凡諸手

稿。志遺散佚，偉乃自補綴稿有未及盡者，收拾成編。又以丁巳訖五行皆屬大義，與儘字間切，且又徵諸實事，易為今名云。

兩竿竹室雜記　咸豐刻本

兩竿竹室雜記一卷，清韓城王篤撰。王篤字寶珊，道光辛巳舉人，癸未進士，入翰林官編修，補江西道監察御史，尋擢山東巡撫。著有兩竿竹室文集、兩竿竹室詩集、兩竿竹室試帖，已並著錄。是編為篤隨手雜錄，有記當時雜事者，亦有摘論古人詩文者，漫無統系，然以行直道闢邪淫，以維系世道人心為宗旨。如記王文端入值軍機，方會食，和珅談論生風，語近詼諧，文端厭之，起就別案展紙作字，和言已，眾竊然，公獨若不聞者，和頷之，顧問公曰：適所談之故事，王中堂知出於何書？公曰：不省也。和曰：出在金瓶梅上。公艴然執筆拍案厲聲曰：此等淫褻書，我從來不與看的云云。其意雖善，然未免膠執矣。書後有宗稷辰跋文一首，備其承祖訓，早以甲科躋服官中外，初未遑為傳世之學，未嘗自詡其能立言，然統而觀之，見其平日以仁民愛物為心，每得一方一術，即為筆記以傳示諸人，此雖細微，而其惻怛之真意於此見端，已可以補律一二。

由是以推其發乎政事、而不形於文字者、其善端必有大於此者矣、是知篤然身叔官、未嘗學問、固不必以文辭之美惡責之也、

是巷莫信錄　同治刊本

是巷莫信錄二卷、清蘭心素容纂輯、蘭心素容自、不知何許人、其自序言、蘭心素容閱世不偶、抑鬱以清死、魂遁恨近、迹與天游、凡幾經東海之湄、北山之麓、諸子樹縈遭焉、未與道顯者、諸子羅拜呼曰師、遂訂文交、建詩社、平章花月、商榷今古、書諸子真摯、樂共晨夕、思哀人寰幾何年、覺人心趨謬、至性不歸、習與風靡、釀成苦劫、衆生茫茫、罔有覺識、思欲憑乩示警、恐貽荒渺之識、又烏得人人而提命之、爰擇先言、都為一帙、式俾世人、知所遵循、堪極究患于將萌、釋神天之大震云云、據此則蘭心素容者、蓋鬼仙者流、編中所錄、則為乩中之語、此鬼仙之說耶、抑或文人筆墨、託之鬼神以諷世警愚耶、茲姑勿深考、就其書論之、大都撮錄古人之嘉言、足以昭善戒惡、身體力行、惟以勸善之書、既無體系、亦無發明、其於倫理學上、毫無價值之可言、然其集古今之格言懿訓、以警頑戒愚、發蒙振昧、風

勵人倫，必言苦矣，書雖記之于鬼神，五言之旨，多與吾儒之教相通，亦朱子格言，聰訓齋語之亞也，今據錄之，以存其名目焉爾。

隨筆雜記 光緒刊本

隨筆雜記一卷，清梁溪周鎬撰。周鎬，字懷西，號犢山，著有犢山類藁，讀書雜記，已並著錄。是編為其讀書之隨筆也，書中於五經諸史皆有論說，究其大勢，文采雖盛，而實質不足，如詩小序之為人盡知之，朱子攻之是也，而鎬謂以致言詩者迄無折衷，各存意見，可謂聚訟之門戶矣，則非矣，周公居攝與輔政見於經史雜家所紀，言人人殊，莫可一是，而鎬則謂周公但可輔政，不可踐阼，此萬古不易之大防也，一切雜書，辨不勝辨，焚之亦可，此豈通人之論乎，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此古代民俗如是，非獨中國古代為然，即世界各國之古代社會莫不如是，鎬引御案直斥其非，以為春歡所竄，日月出而群邪伏云云，此鎬之不聞古史而囿于世俗之見，信口詆毀古人者也，其論路史也，謂八股盛而經史荒，叢書行而五經亦廢，不知八股之起，導原于宋人經義，古人以此而說經，迨乎末世，士人不學，

僅就文章格調著力，而不研乎經義，此學人之通也，非八股之通也。叢書之刊，所以保存古代文獻，存諸家之異說，以與經史相因，世之能讀叢書者，未嘗不根柢于五經，其不讀五經者，亦必不能讀叢書，而謂五經因叢書而廢，此說之紕繆者也。鵠之學，以八股始，以八股終，文章之外，恐未嘗學問，故所著書多空疎不實之弊焉。

秋園雜佩 常州先哲遺書本

秋園雜佩一卷，明宜興陳貞慧撰。陳貞慧字定生，明少保陳于廷第六子，副榜貢生，改官生，贈檢討。是編為其子宗石所刊，缺杜鵑、永定海棠二則，則其子維崧、宗石所補之。定生身居望族，名重黨魁，迨國變隱居，以著述自遣，是編所記，皆耳目間物近而小者，然念故國而傷心，故託物以見志焉。侯方域序其書，言廟後茶以澹為宗，君子之交澹若也，譏附濃也。曰蘭，自喻也，衆草蕪穢，蘭獨芳也。曰龐公榛，託西方氏志物外也。曰竹箭山中所在有之，食焉言采其薇也。曰南嶽蕈，惟南嶽洞中為然，易置他所即萎，感物生之不可移也。曰香櫞，志閩粵之阻也，歎摘香於童僕也。曰書硯，感辟內也，思良友也。曰鸚鵡咏金杯，託先朝法物思太平也。曰時大彬壺，傷名有幸成而物易喪古也。曰湘管、楷鍛也，玉琴也，惲相國之先哲，而貴池之忠義也。曰黃熟香，辨正也，惡奪真也。曰五色石子，寶堅也，文離離也，我心匪石也。曰摺疊扇，志變制也。

曰邛山胡桃、志淺巧也、曰杜鵑、感笥讖之驗、而鄉里失所也、曰永定海棠、詳其始、詳其廢、詳其復、記興廢之有自也、不獨物有然也、推之人事、亦復如是、所謂其詞微、其旨遠、其取類也約、其稱名也博、且雖灌園、而志有不能盡志者也、

事物原會　古愚叢書本

事物原會四十卷、清海陽汪汲撰、汪汲、字葵田、又號海陽竹林人、著有十三經紀字、字典紀字、韻府紀字、疊字編、詞名集解、宋樂類編、宮調彙錄諸書、已並著錄、是書自天地生植、與夫禮樂刑政、經籍器用、下至博弈嬉戲之具、蟲魚飛走之屬、凡某名起于何時、某事肇于何人、一一而考核之、夫一事之微、一物之細、皆有創始之人、然而萬事萬物、如恆河沙、事事而溯其原、物物而窮其本、亦極天下之至賾、有博物君子之所不能盡究者矣、考前代紀錄事物原始之書、謝昊有物始、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劉睿、馮鑑各有續事始、宋繪為事原、高承增益之為事物紀原、趙衍復有事物紀原刪定、寧獻王權有原始秘書、趙鈛有古今原始、呂毖有事物初畧、王三聘傳巖有事物考、是數書者、雖純駁互異、其於萬事萬物之緣起、考索勤矣、汲之書則就物始、事始、事原、物原之書、參互攷校於經史子

集之中，刪煩就簡，補闕拾遺，統而彙之，成為一編，茲就一事一物，逐條觀之，採輯容有未備，考證或有未周，固不免有掛漏之嫌，然是書所錄凡兩千數百事，搜羅之富，引據之博，有足以資考訂，廣見聞之處甚多，未可以蕪雜廢也，錄而存之，以備參攷焉耳。

河南吉金圖志賸稿 影印本

河南吉金圖志賸稿一卷，附考釋一卷，潢川孫海波編。海波前纂河南省通志，吉金志圖，搜集河南銅器，約兩千餘器，擬以同流所出之物為一編，曰新鄭彝器，曰濬縣彝器，曰洛陽彝器，曰安陽彝器，曰汲縣彝器，而不知地別者，名曰河南吉金志圖，乃甫印就新鄭、濬縣二書，即遭事變，印刷中止，然材料之蒐集，歷四年之久，始克竣事，不忍使垂成之書，一旦遽廢也，因選其精美之器為海內諸家所未著錄者，

凡五十事，輯為是編，其中如圖一三、一四之戰鑑，周身皆繪古代戰爭之文飾，為從來著錄者所未經見之品，圖四五之獸形鐙，下有長方坐，坐有蓋，可置一蓮花瓣形之盤，盤上置一獸，獸身上置一鐙，形制亦甚奇特，圖五十之刀鋸錯鑿錐削，可知古人書寫之文具，蓋古代無紙筆，代紙之具為竹與木，曰簡與策，刀鋸錯鑿，所以攻治竹木之具，錐所以代筆，乃寫字之用，削者如書寫有誤，所以削去之，古器乃河南汲縣所出，有刀削必有錐，錐與削相聯，如今

日之鉛筆，燥皮，然昔者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
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是知雖削賸用也。他若失
令盞、矢彝、互爲壺、趙孟介壺，均近年新出重要之
器，著者皆長篇考釋，於文字形式亦均有所發
明，可資參考者甚多。是則河南吉金志圖雖未
出版，得此以可窺其一斑矣。

誠齋殷虛文字 修文堂影印本

誠齋殷虛文字一卷，附考釋一卷，潢川孫海波
編。是書所收之甲骨，乃民國二十八年夏，冀州孫
誠溫在滬濱所收得者，爲楊天錫氏之故藏，計
甲與骨之墨本，約三千餘紙，其中不免真贋並列，
海波爲去其重複，撮其菁英，得五百餘，其編輯
之次第，以約首干支，次天象，次祭祀，次狩田，而以雜
卜殿焉。後有海波釋文一卷，頗多新釋。如卜辭易
日之辭，凡數百見，孫詒讓契文舉例讀爲更日，羅振
玉讀易日爲錫日，郭沫若殷契餘論讀爲暘日，釋文
云卜辭易日辭例，與其風其雨，不其風不其雨，乞風乞
雨之義並同，竊疑易當讀如字，更也、變也，易日不易
日，猶言變天不變天也，莊子則陽篇云，四時殊氣天
不錫，故歲成不錫，猶言不易，與卜辭易日同義，集解
引宣云，賜則私也，謂天不易，即天不變，特莊子就一
年之天道言，卜辭係就一日之天道言，二者義有廣
狹耳。又以先馬爲官名，即後世之洗馬，金文令彝有
令眾奮先馬走，淮南子越王句踐親執戈爲吳王

先馬走，荀子正論，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楊倞注，先馬，導馬也，漢書百官表，有太子先馬，蓋亦前驅之意，或作洗馬者，猶此而誤，如上所列，皆考證明確，無可疑議，頗有資于學者參攷者也，

使華訪古錄　影印本

Frühe Chinesische Bronzen aus der Sammlung Oskar Trautmann

使華訪古錄一卷，德國陶德曼藏器，艾克編，是編所錄銅器凡二十事，鼎七，彝一，簋二，卣一，甗一，觶二，斝一，角一，盤一，六國鼎一，瓿一，書首有艾克氏序文一首，每器之前，附有說明，著錄之器雖無多，然皆極精美，其中蟠虺文鼎（圖十九），蟠虺文瓶（圖二十），二器時代稍晚外，自餘皆商及周初時器，如圖十三之觶，圖十六之角，二器皆四面有棱，彝器中極為少見，圖十七之盤，中飾虺蟲一具，緣邊飾魚鳥虎各三，文鏤極工，唐蘭據之攷卜辭之旬，謂卜辭旬旬一字，象龍蛇之類，而非龍非蛇，史記封禪書，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集解以螾為丘蚓，殊誤，螾即旬旬之假借字，說文，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地螻當是地螾之誤，呂覽應同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螻大螾，大螻二字，疑亦校者據誤本旁注而闌入正文者，然則黃龍地螾，即螭，而旬實象螭形也，今按彝器文樣，似虺蟲者甚多，其立而遊者，舊釋為夔龍，或釋虺龍，

其蟜結者，或釋蟜螭，或釋蟜虺，或釋蟜夔，或釋蟜龍，此不過以意名之而已，究其為蟜為虺為龍為夔，莫能定也。唐人必謂螭而非龍，又屬強作解人矣。又圖十一之卣，其蓋文九字左行，器文十字右行。銅器中一器之蓋器同銘者多，蓋器異銘者少，此亦銅器中之別緻者，甚可珍也。

江邨草堂紀 昭代叢書本

江邨草堂紀一卷，清平湖高士奇撰。高士奇，字澹人，以文學受知康熙，供直禁掖。年未五十，以養母請告，得歸里門，作別墅于平湖，謀蒔花竹，名曰江村草堂，有林園亭閣之勝。是編所紀，皆江邨草堂之建築，有蘭渚、瀛山館、紅雨山房、花南水北之亭、酣香榭、醉閣、泛渌亭、松藍山、雪香亭、金粟徑、修篁塢、晚花軒、秋柯坪、稱月樓、香芹澗、花瓷陂、蔬香圃、紅藥畦、迷禮閣、藏蹤堂、漱晚

漁書樓、芙蓉灣、霞笑果、碧梧溪、菊圃、尋溪間花塢、五老石、鶴巢、朱藤、每景之下，紀其布置，系以小詩。論者以士奇受康熙特達之知，欲宜置身陪紬簡，載筆皇家，而乃戀慕丘壑，遠藐簪纓，優遊嘯咏，偃仰于臺榭之間，頗極文人之高致。然考士奇當時，以機詐結主知，又登朝專事附勢通賄，不能以義命自安，乾隆深惡其為人。向使士奇不早引身自退，功名未必即能自終，而士奇早計及此，方主上寵眷未替之時，乃託養母告歸，

結草堂于平湖，要令譽于朝市，優遊山林，善始善終，讀是編者，當推服士奇之聰明過人也。

非言 煙嶼樓藏鈔本

非言四卷 明餘姚吳人望撰。吳人望字復真，餘姚志中，無人望傳，亦併不載此書，蓋其散佚已久。同治七年，為鄞縣徐氏煙嶼樓所收得，書耑有時棟題字數行。是書分抄四卷，卷一言道，卷二讀書，卷三諭俗，卷四君道，書首有王邦俊、劉夢潮序文二首，卷末有脫落。人望此書，言尚實質，本言之非艱，行之為艱之旨，故求道在力行。其言云，易有慎言之訓，詩有無易之咏，禮有安定之箴，書有起羞之規，春秋有食言之誚，銅人有三緘之戒，孔子則曰謹，曰訒，曰訥，曰恥，至再至三，不一而足，豈真以箝口結舌教天下哉。蓋以非直易失之誕，多失之支，高失之荒，卑失之俚，興戎出好，為所當戒，抑且宣洩精華，神鬼所忌，不蒙大禍，則有奇窮，是以君子當養之以靜，持之以默，而不喋喋於言辭之末，孔子言無道則危行言孫，愚嘗味之，蓋言出于遜，非避禍也，誠善藏其用，以調國脉，其行全者大矣，漢儒闇于此義，徒互相標榜，以訕朝政，卒致相傾相軋，以釀奇禍，而國亦隨之，其

於力行云學者之求道，顧力行何如耳，然工夫匪直綱常行誼之大者，著實危勉，即如飲食衣服動止語嘿，衾影頻笑時時點檢，不使毫髮放過，終有進步處，若徒于言語文字冥力精思，費精神而於道固茫如也，是皆偏重于力行，而不事空言，蓋當明之末季，朝野士夫好議論時事，而不能躬行，人望此書，亦所以糾正時弊而發者歟。

俗砭 檀几叢書本

俗砭一卷，清遂安方象瑛撰，方象瑛，字良堂，著有良堂十戒，已著錄。俗砭者，砭俗習之違乎禮者也。四方之俗尚不同，要惟軌于禮而已，越禮遠禮，總謂之失中。如鬧新人，最是惡俗，天下皆然，尊長卑幼，雜然無倫，奮老拳，塗墨臉，甚至脫新人鞋索贖，實屬難堪。又說人于初喪之日，輒延親戚朋友，設宴如葬，徹席，然後入殮，殮殯之時，筵宴演戲數日，始舉事，當此哀戚之時，反用吉禮，殊為可怪。又喪服之制，祖父母齊衰不杖期，曾祖父母齊衰九月，高祖父母齊衰三月，一本之義也。此外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皆旁親遞而殺之。今世俗不察，于曾祖稱功服，曾祖（兼高）稱緦服，元孫，此大謬。又有發訃者稱承重孫，又有承服孫，詢之則支子之子也。夫嫡子殁，嫡孫承重，禮也。乃支子殁，其子亦為之承服，大服可承乎？此亦謬知禮者所不爾也。又如婚娶擇吉，情理之常，亦人道當正其始也。杭州人獨不然，拜堂後，宗族親戚男女長幼互相拜賀，已極勞憊，拜畢張燈演劇，遂至

達旦、席有散、復詣妻家拜謝、其家又留飯、抵暮始歸、此及成婚吉期已過一月矣、相習成風、不知其非、即有見及此者、亦終不能改正也、象瑛就所見昏喪宴會諸事、皆加辨正、使人各知循禮、于人心世道、未必無小補也、

少學　檀子叢書本

少學一卷、清姑熟崔學古撰、崔學古、字文尚、著有幼訓一卷、已著錄、是編續幼訓而作、分為五類、一曰習貴初功、初功者、言初學之功在讀古也、二曰開示路數、言教先後作文、須先與之講明書旨、每出一題、先將通章本意、逐句逐除、從頭至尾、何者當重、何者當輕、一一講明、令其通曉、作文之要有八法、曰破承、起講、入題、起股、虛股、中股、後股、束語結句是也、三曰五要、一要曉得、賓主、虛實、正反、開合、二要曉得脈理、三要知步驟、四要曉得能轉、五要生造、四曰四字訣、曰抱頓、提掇、反正、賓主、開合、翻跌、挑代、轉折、摘綴、起伏、照應、生發、頓宕、點綴、渡接、推擇、省補、拖綴、掉帶、鎖結、五曰行文變化、以上五端、少學作文之法也、次曰書法、分為四類、一曰身法、言作書者之當肩背正直也、二曰手法、言握筆宜空、執筆宜緊、豎筆宜直也、三曰把筆四要、曰虛圓正緊、虛者、手指心不近掌、圓者、作背圓、正者、筆管正直、緊者、手指貼筆宜緊實也、四曰作字四法、言橫清

幼訓　檀子叢書本

幼訓一卷，清姑熟崔學古撰。崔學古字文尚，是編記所以蒙童養正之法，約二十八條，曰愛養，曰量資稟，曰分注，曰不假言笑，曰鼓舞，曰賞罰，曰幼戒，曰習揖，曰習立，曰習坐，曰習飲食，曰識字，曰教書，曰點書，曰句讀，曰教書，曰念書，曰探書，曰帶書，曰理書，曰點書，曰兼理，曰背書，曰講書，曰潤字，曰臨倣文，曰作對，曰發課。其言為師難，為蒙師更難，蒙師失則後日難為功，蒙師得則後來易為力。教訓童子，在五六歲，不問知愚，皆當用好言勸諭，使知讀書之高，勸予敬重，使不憚讀書之苦，勿徒事呵斥而扑責。至八九歲時，年方稍長，或可用威。若遇聰穎者，即如前法，亦足警悟。至十四五歲，尤為邪正關頭，正養中養才之候，涵涵誘掖，自當水到渠成，其要只在收其放心，勿使之稍涉家務外誘，生徒至人知方長智識，初間宜取古人嘉言美行，以涵養之，如迪吉錄、善過格諸書及史書中實果報昭然者，閒時與之講說，足以悚動心目，感發天良。又有為之

豎直少粗多密，勻粒點圓，空勻橫直也。幼訓所以訓蒙，欲以養正為先，少學所以勉學，欲以文字為要。蓋當明清之世，八股時文，著為功令，為士子必習之課，故學古不憚煩言之。此為當時一般少學言之，今者八股時藝，已置之高閣，世異景遷，此書亦頓成無用之品矣。

廣訓者，設如當飲食，訓以稼穡艱難，見官宦，訓以禮說謙謹，或因一物而旁通他物，或因一事而援引數事，隨機利導，可令聞見拓充，更當教以惜字紙米粒，以培敬養之原，此皆蒙童養正之要務，為父師者之所知者也。

勤堂日記類鈔　排印本

勤堂日記類鈔二卷，清會稽顧家相撰。顧家相，字勤堂，著有勤堂文集、五餘讀書廛隨筆、勤堂樂府諸書，已垂著錄。是編為家相之日記，其子燮光所撮鈔者也。書後有燮光跋文，云先君子之有日記也，於光緒壬午三月，由南昌隨餉入都，為日五旬，中經皖、蘇、齊、燕各境，成轉餉日記，凡二萬言。迨光緒丁亥十月，由贛赴秦省墓，至秦則取道襄樊，走洛而入潼關，及回贛，則出武關，經襄河，順流而下，涉鄱湖，以達南昌，成西笑錄二卷。至光緒壬寅八月，由萍赴湘，而贛，而鄂，而汴，成罷釣新日記二卷。厥後官河南彰德府知府，續作日記，起戊申年四月，迄丁巳年十一月，成勤堂日記十卷。雖當時信筆記載，無取修飾，然歷時三十餘年，足跡半中國，其間涉及天文輿地經史詞章，洪纖瑣事者，實足以資多識。惟原本卷帙稍繁，其記日用家常者，似無關于宏旨。爰偕曾文正公求闕齋日記類鈔例，與青浦徐君調均撮錄精要，時閱半載，共得若干條云云。蓋知是編為家相

隨手所記本無意于成書然其中若雍正三年四月合璧五星聯珠作附會一條固其手所譚子刻者事一條諸碑制度一條彰德天寧寺古畫一條皆有關于考證而汾州呂祖監豆諸題壁樟樓雜說亦足以資助談蓋亦書亭雜錄茶香室叢鈔之亞也

蔚村三約　吳東雜書本

蔚村三約一卷清太倉陳瑚撰陳瑚字言夏號確庵精研義理之學著有葉圃說治病說救荒定議淮雲問答已並著錄蔚村屬崑山距城二十餘里有七十二潭潭皆蓮花為瑚隱居之所當時做白鹿洞規以講會教君子做藍田規以鄉約教野人每元夕則之會村人于尉遲公廟申明告戒之三約者告戒之約凡三一曰孝弟一曰力田一曰為善其大意謂吾村素多善人不能特以三條相約自今以往遵此者為順德與眾共獎之反此者為悖德與眾共罰之甚則與眾共逐之其三約之文皆取語文之體而陳義亦最切近匹夫匹婦皆能共喻孝則所以事親飢則奉食寒則奉衣早晚伏侍有事代勞以及四時八節以禮祭祀弟則所以敬長要鄉黨之間謙讓盡禮力田在乎勤儉一家之中男勤女儉早起夜眠父母兄弟同心協力自易成家立業為善者要做好人行好事一村之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患難相救援不可以強凌弱不可以富欺貧不可以衆淩不

可惜物命盡、安分守己、不犯王法、不見官府、此三者皆極淺近易行之事、愚夫愚婦皆知、愚夫愚婦皆能行、苟能遵行不怠、其福無疆、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顧不信歟、

勵學篇 墨東雜著本

勵學篇一卷、清太倉王寶仁撰、王寶仁、字研雲、是編取周興嗣千字文、重為編次、仍為韻語、始序立身處心之要、盡倫飭紀之端、由及六藝源流、百家纂著、而以觀天察地、盡人博物之事終焉、其大意謂梁給事郎周興嗣千字文一卷、隋唐志皆有之、隋志又有蕭子雲注千字文一卷、唐志則載蕭子範千字文一卷、臧玉林先生謂周為本書、蕭乃附注、承唐志竟似有二、錢竹汀先生據南史蕭子範傳、謂千字文子範所製、非子雲、其注則蔡薳所撰、隋志甚誤、周蕭各有一本、蕭本有蔡薳注、而周無之、本可併而為一說、更明確、蕭書不知亡于何時、其郡齋讀書志所稱胡效堂效古之文、及侍其良器續文、今亦罕傳、傳者惟興嗣本最著、鄉塾童子皆能成誦、而敘次固詳、製詞雅贍、洵是六朝人手筆、近世頗有取其原文、離合分并而為之者、課餘多暇、竊仿其體、重為排比、綴成一篇、名曰勵學、蓋集字為文、為字所限、最難自然、是編所集、如出諸撰述、

毫無勉強併湊之迹，是其所難。至若敘立身處心之要，六藝百家之源，約學爾之，尤為有益，視興嗣原編，徒為集字而作者，義意更深長矣。

望益編 棗東雜著本

望益編一卷，清鎮洋郭廷烈撰。望益者，廷烈畫圖之名。其自記云：予以早年孤露，學植殊薄，庭誥家令，靡所遵聞，而旅魂漁處，弱而是依，又無潁川平原，予性又弟，互相師友之善，自維駑蹇，不克光裕前業，寔追古人，而嚶鳴求友，私慕前賢，敢斯義也。爰髮以來，目寄成以託童年，由州里以逮郡邑，交必以賓，而勗以贊，論必以諟，而勗以瞀，裏龢璪佩儻蔔之徒，無所與，嫗媼矣孩欿欹之風無所犢，三復斯言，若隕若墜，茲春繪望益圖，以貴言于學古之道者，猶斯志也。其圖為太原茂才應綬所繪，復徵同輩題詠，題者有彭兆蓀、張興鏞、王寶仁、錢寶琛、畢熙曾、陸模、安詩、胡玉樹、徐達夔、顧汝渠、徐元潤、周其懋、錢寒隆、何眉、黃景濂、盛大士、陸元文、莊爾保、程庭鷺、蕭其仁、周曆盛、陸鱗書、趙均填諸人，積年既久，題詠亦多，輯為一編，名曰望益，蓋以歷時之遠，舊游星散，老輩凋摧，或遠飄他鄉，或仰綬異地，連床歡話，不知竟屬于何時，空谷無音，折且撫琴而增思，

用是集為一編，用廣流傳，欲一時之奇興，亦千秋之
佳話云爾。

思源錄　吳東發著

思源錄一卷，清鎮洋邵廷烈撰。廷烈字子顯，著有婁江雜詞、詞塢記略、望益編，已並著錄。是編為自述其世系，蓋邵氏本姬姓，太保康公之後，食邑扶風，太保封燕，其後有留佐王室者，世為周御士，以邑為氏。漢時加邑為邵，自東陵侯種瓜長安，始有東陵之稱，非郡望也。至晉始定四望，曰扶風、蔡州、魏郡、博陵。其自蔡州因官而遷丹陽者，為邵琳公，實有譜牒可考。琳公長子晨，為尚書左丞，晨子封，拜十四班將軍，致仕居湖州安吉。封生爽，爽生憲，憲生公玫，公玫生坦，坦仕隋，遷丹陽，是為嚴州邵氏。坦公十八世孫全，宋高宗時仕海陽稅課司提舉，終葬本陽，遂為海陽望族，實廷烈之所自出。全九傳至光龍公，明季亂離，家資蕩然，遊粵遷轉至婁，樂其風土，遂居太倉，是太倉之邵，乃海陽邵氏之支派也。廷烈以太倉始祖以來，未有享堂，以安祏主，心殊闕然，爲工庀材，始事營葺，因為紹緝世次，推溯本枝，并稽自受姓以來，至于祖父之世，言行遺蹟，並系于篇，名曰思源錄，取飲水思源之意，以見祖宗慶澤之長，與

江流並永，以詔後之人，非祠墓碑牒，油然誦芬揚烈之思，動之于中而不能已，將以敦本明倫，尊祖收族，以無隳先世之緒，猶此宗法利廢之所以維繫家族，而譜牒之學，所以不可或廢者也。

思齋雜識　李東韓著沐

思齋雜識一卷，清太倉李坤元撰。李坤元，字成萬，是編所錄，書吏之事欲為多，如冒姓復姓條，記前明張翰撰洪鏞姓張，幼撫于張，至洪貴，思父張炯生父張嘗，並贈修撰，夏奉常采又亮，當方國珍之亂，其家職焉，亮方孩，母抱以逃，後適海虞雙鳳里朱氏，因冒其姓，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告以其故，亮始知其先居崑山之太倉，張璽卿欲復姓俞，陸奉常鈛父晟，生甫三月，而撫于通家吳以讓，後吳連舉二子，而晟之本宗陸氏無他人，鈛貴，奏請復姓。此有資于考證姓氏之變遷也。若紀太倉之人物，如楊粢首，太倉都人，十餘歲，獻賊入蜀，受其剽掠，給李定國為義子，定國死于粵，漢之來降，前所積武資已高，陞湖撫文階，得太倉州管糧通判，後削職歸，遂家焉。東，諜二十星歲于之友以會文講學，至必具酒膳延人坐，蟲不忍出，謝，亦流寇中之鼓鉞者。又記明太祖命周元素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西征討，熟知險要，

請陛下想樸大勢，臣從劉澤之太祖揮毫，寫古樂漢
主成，顧元素濕之元素從殿下頌首賀曰，陛下江山已
定，臣無所措之矣，太祖笑而頷之，意頗為得體，甚
其書專採鄞邑之人物古蹟，世之治甚東文獻者，
將自所參考焉。

課士條言　袁東籍者本

課士條言一卷，清沈起元撰。沈起元，字敬亭，
是書所錄，課士之言凡六條，大意謂為學以窮經為
本，四書五經，千聖之心源，盡在于是，特解者非是不
可為人用世者，非是不可為治，行文立說者，非是不可
為文，人不讀史，識見必隘而陋，初學未能遍讀全
史，必先看通鑑綱目等書，考其治亂興亡之所由，辨
其忠賢邪正之所造，綜其典章制度之沿革，稽
其形勢郡邑之離合，為古文之法，昌黎與李翊書，
柳州與韋中立書盡之，有志學為古文，第守韓柳之所
學，精心專力以求之，何韓柳之不可再見，而在初學入
門，且先讀八家，由八家而上溯之史漢，溯之左國，更溯
之孟子尚書，而古文之道盡矣，詩學宜先讀中唐
諸公，次讀李杜，次讀昌黎，次讀王孟韋柳，而溫李
元白以次，而後更上溯漢魏六朝，以清其源，下及歐蘇
及元明諸公，以極其變，而詩道備矣，而歸其要，士子
以立品為先，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功令以四書
五經取士，誠以能讀是書，必能以經書所言為科律，

自體力行，進宣力朝廷，退亦可表率里黨，蓋古者學校課士，以敦品立行為先，故人才倍出。今日學校課目之繁，十倍于昔日，而不以立品為務，此今古學校之不同，士君子于此可以觀古今人才升降之際焉。

過庭紀聞 書東彝藁本

過庭紀聞一卷，清袁山錢元熙撰。錢元熙，字吉亭，是紀所紀，皆其先大夫所述之故舊軼聞，如儲玉衍論方望溪以為中子古文集作序，望溪不肯。又記王蘭臺居京師，踵門求書者屨常滿，不能徧給，輒復假手于人，以故得其真者殊寡。又記王蘭臺喜啗填鴨，陸侍御官京師時，向王索真筆，笑曰不經目睹，真亦假，自今退直時，嘗走就君所為之，庶不以捉刀見疑，所慮者耿稜卽厨，我嘗過費，頗設一味填鴨足矣。侍御乃如其言，侍之至，則鋪紙于案，署作數筆，當視再三，便差付左右，出填鴨大啖而去，明日復至，亦如之，凡三閱月餘，始成山水一幅，佳則佳矣，計所啖鴨已將滿百。又記吳梅村訓徒，一生倍極苦功，而毫無進境，時有優人演劇于近寺者，命往觀焉，生疑師戲己，不敢行，促之再三，始去，俄卽來，呵之曰教去，那便來，揮出之，明日復來，復如之，生竊恨，竟縱遊月餘，始赴塾試，一拈管，覺思風發，而言泉湧，筆墨為之歌舞矣。蓋用心太苦，則靈機反或有時而窒，古人戲修，所以不廢

遊息也。所記雖皆先賢瑣事，無關學術，然一鱗一爪，莫不有資于談助，此亦習掌故者之所當參攷者也。

課餘偶筆　巷東雜著本

課餘偶筆一卷，清崑山顧成志撰。顧成志，字治齋。是編為其讀書之札記，考訂禮制之文甚多。其中可以糾正俗禮之誤者，如云：吾邑喪狀，稱其先輩加一顯字，以為重，且以為惟有爵者得稱，庶民則曰先。蓋誤以顯為顯貴之顯耳。不知古者稱皇祖、皇考，後代疑皇為君，于是易皇稱顯，元大德中始詔改皇為顯，士庶不得僭皇，至今日顯字又有俗說，人不讀書而以私臆辨論，可笑一至于此。又云：今人以別旁來後者為嗣子，按嗣子前人多以稱適長子，猶云為後子。凡適子某，次子某，孝子某，或支子某，每分別言之，然亦有統言嗣子某某等者，常袞、權德輿輩為人碑誌有之。其不應稱嗣子而稱之者，如白居易為父行狀自稱嗣子，居易已亂其義，然未有稱過房子者，歸震川集間有之，蓋以徇俗，不可從也。有謂本父母在而所後亡，當書嗣子，本父母沒則不書嗣，此近世俗例，益可笑。皆足訂俗稱之誤。然亦有求古太過者，如論古人書卒，惟具年月日，從無書時者，即古人推命，猶不以時，

呂紫李虛中墓誌可見，今沿襲敍月日之下必係以時，非古也。名家集文皆無之，然書時不書時，此詳略之致，不達于體例，不必問古人之有無也。至韓昌黎為虛中作墓誌云，最深于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所謂日辰，即時辰也。論者或据此文以為虛中之術但用年月日而不用時，殆未嘗深攷也。

秋樵雜錄　章東雜著本

秋樵雜錄一卷，清太倉王璸撰。王璸，字秋樵，是編蓋雜錄諸家之粹語而成。所錄之書，為學語，先進遺風，澄懷錄，堅瓠集，論論錄，容膝居雜錄，高忠憲正錄，昨非庵集，春氣錄，歸恩樵村語錄，陸子壽家制，宋氏家傳纂言，祝氏訓子，胡文定集，許氏家則，陸當湖年譜，龍溪語錄，荊川語錄，松志小序，讀書錄見聞錄，朱子節要，經鉏堂雜志，金李章集，蘆庵偶記，凡二十五則。大都教人讀書窮理，安身立命之語，其引樵村語類，讀書要有記性，記性難強，某謂要練記性，須用精熟一部書之法，於諸家說，皆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觸悟他書，如領兵十萬，一樣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無親疎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領兵必有數百親丁，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氣肝膽，便此外皆可得用。又引見聞錄，太保晉文憲公記尚書張莊簡公錄示養生要語，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以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熱生物，援冷物，以[不]元氣佐喜怒[然]心一萌當

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四時皆損人，因陰陽分爭之時，尤損人，苟能于然時甚忘其慾，而觀理之是非，亦可已外誘之不足慾，而于道思過半矣。人能于病中收其心如對君父，謹之畏之，靜之自愈。蓋莊簡公器履純潔，始終一致，雖自律甚嚴，而待物不刻，晚年見道進，猶教以讀書存心識，嘉言善行，不必逢作詩文，此皆切要之語，學人聞之，甚有益于身心也。

廣論學三說　書東雜著本

廣論學三說一卷，清人舍黃與堅撰。黃與堅，字忍菴，著有論學三說一卷，已著錄。是編所以補三說之所未備。其自序云，或問于余曰，先生論學以三說，其尚有遺蘊與，曰盡之矣。或又曰，語云，博學而詳說之，以反說約也，請得而詳說之可乎。曰可。謹以平日所聞歷及所講論者，皆于篇。其廣理說云，說理最要平常，一新異深入于幽，非矣。文說云，易云修辭立其誠，三代以上聖經賢傳，未有不修辭者，第古人以載道，後人以敗道。魏晉以降，危詞艷語，為害于世。韓歐起而救之，吾以其說，直接孟子之傳。其詹燕許宋楊劉，皆不能以其文在正派之列也。廣詩說云，詩三百篇以寫懽愉悲感之情，兼寓諷詠勸戒之義，因意運辭。原不著題，篇名特後人標目耳。今人論詩，極重題目，謂當先題後詩，殊非古法。所論皆甚平正。然與堅論理，雖極推尊程朱，而於陸王及後世心學亦兼收並采，如論陸象山王陽明，皆一無師承，崛起而倡心學之傳，豈尋常所可比擬。又論人心道心，謂白州張沖

識將微危兩字專講工夫，自是有得語。然又謂心與理到底分不得，即此不分處便是學，故學與心不得分內外，是其於心於理，究無定解。于朱于陸，亦無所專宗，蓋于理義之精微研治尚未盡精也。

語林考釋 婁東雜著本

語林考釋一卷，清太倉周象明撰。周象明，字章菴，是編所輯皆古隱語諺語之詞，採自六韜、家語、詩疏、國語、吳語、左傳、戰國策、莊子、墨子、列子、荀子、韓非子、鬼谷子、鶡冠子、晏子、申子、史記、前漢書、賈子、韓詩外傳、說苑、後漢書、桓譚新論、四民月令、三國志、晉書、魏子、抱朴子、通鑑注、述異記、老學菴筆記、青箱雜記、吳中舊事諸書。諺語第一，隱語第二。蓋諺雖里語，而有至理存焉。其詞雖不出于經典，則甚切于事情，或引喻，或寓言，皆足發人猛省，動人深思。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人謂其始于伍舉，隨于曼倩，盛于蔡邕。然考左傳宣十二年，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己。又哀十三年，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是麥麴、庚癸之類，在春秋時已濫觴矣。劉舍人云：讔者隱也，遯詞以隱意，譎譬以指

事也。又曰：義欲充而正，體欲隱而顯。古人論隸，率由此術，列之簡末，用資談助，徵獨由藝之巧思，抑亦才人之極致也。

敬學錄　素東輯著本

敬學錄一卷，清太倉陳蒕撰。陳遇，字香谷。是書所錄，皆涉身處事讀書為學之法，大都皆從身心體驗尋求，故言之甚為親切。其言夫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余約立少戒八條，其目曰：謁聖祀先，晦朔強望，節氣相交，大寒大暑，疾風暴雨，微病小恙，勞苦之後，醉飽之餘，此皆修德養身之首務也。欲心之精明强固，則當寡欲，而寡欲之功，當從少始。又云：絕慾者，非獨指色而言，凡勢利紛華，及一切無益于心性之事，皆是也。又云：吾人無恒產可以治生，則當專習一業，即至飢餓，亦不可以浪遊為事。蓋游則易動，動則心放，鮮有不至于敗廉喪恥者。斯言真為闡悉之語。蓋有恒產之人，不至敗廉喪恥者易；無恒產之人，不至敗廉喪恥者難。專習一業，即能樂道，樂道則能安貧矣。又云：周元公生平著作，圖說通書而外，詩文不過數紙，是知聖賢之學，斷不在乎辭章也。又云：為古文而好作趣語，其品目卑，最足壞人心術，如袁中郎金聖嘆輩，皆不足取也。蓋謂切乎心身者，方謂之學問，辭

章特未故耳。非學者最工夫，必含蘊于義理之中，而
逍遙之出自安，鋤日得之樂，所謂理義悅心，猶芻豢之
悅口，非辭章家之所能領畧也。

隨筆摘抄 東方圖書館藏稿本

隨筆摘抄稿本一卷，不著撰人姓氏。卷首大題
署曰隨筆摘抄，四明遠自題云云。故知書名雖
抄，其所抄錄經義史事，掌故名勝，文章詩
詞，皆自記錄。徵引尚為贍博，惟間有凌雜無
序。惡是著者讀書時隨手所記，而未嘗有意為
書也。編後錄鄭元卿代張子青樂意亭一首，又吳
子珊代張子青吳少村兩師撰祭文二首，知作者為同
光時人。又考編數條福建黎魄曾為先魄曾公，
其中一條云，先魄曾公予告還鄉，年六十歲，優
游田園者二十年，沒後崇祀鄉賢名宦各祠。
平著記素齋詩文集，理信存稿，仁恕堂筆記，
共十六卷，剞劂行世。乾隆三十八年，奉旨採取
揀選，錄入四庫，聞督臣訪武口鞠臨汀直點
板片，因板損壞，諭東注卸行修補，並奉時派
州監公所作六世祖寧先公稽原北譚附入此舊跋
也。板片存長汀，先君子仕豫，入都重刊詩文集，板
存汴寓。癸丑粵匪擾豫，口口失去，現存者僅本。

疑誦而夫述之。丁卯仲秋下浣，七世孫永思之記。據此，則知是編為長汀黎永思撰，嘗述其言也。黎氏為長汀望族，代有著述，永思又家學淵源，而所錄亦皆翔實確正，可資參考之處甚多，錄而存之，以不沒其所學焉。

讀書法　息園三述本

讀書法一卷，清崑山蔡方炳撰。方炳精研義理之學，一以宋之朱子、明之薛子為宗，嘗以世之學人，溺于訓詁章句之習，勇于文辭之蔽，於前賢精思力踐之道，尠究乎其本末之察也。因著論學三書，曰立學程，曰約博篇，兼附名曰息園三述。書雖三而實一貫，讀書法首以朱子為學者所宗，薛子則又善學朱子者，故述二家乎日省學之方，以為後人讀書之法，不復出為箋引，所以箴近日耳記誦決科取榮者，不遺餘力也。又自漢治

闡閩，迄今代，其儒累累，著述富矣，特于編簡搜羅中，各滿其單詞隻字，皆深中學者膠滯深痼之病，使之目擊而神嚮，故以節取為顆，辟近裏也。著動讀編入真學庸語孟與夫易書禮之精義，微言指然而不諸的，其所謂真脈程次，內夫大關皆矩也。蓋立學矩，人人心有本然之矩，而學亦有自然之序，非洞見其利弊得失，則不足于學；不立矩以為之極則，而學之茫然莫之所向也。唯能讀書，則能動憤，能動憤，則能知矩，如及乎其門，而升乎其堂，而

入乎其室歷歷有次第焉，是其寓意婉而摯，學者能用其法以讀書，則為朱子薛子不難也。

片玉山房花箋錄 家刻本

片玉山房花箋錄二十卷，清袁山孫兆溎撰。孫兆溎，字千香。是編所錄，乃隨筆札記之作。分十六門，一曰盛典，二曰武功，三曰雋語，四曰攷正，五曰文筆，六曰詩史，七曰詩話，八曰詩詞，九曰閨秀，十曰豔跡，十一曰風土，十二曰邊疆，外夷附，十三曰靈跡，十四曰說叢，十五曰集異，十六曰雜誌。上自朝章國典，人情土俗，攷據之細，史乘之遺，下逮乎一名一物，志怪搜奇，靡不備載。他若朋友投贈之作，閨中回文之詠，北里香豔之選，俳諧笑謔之談，亦皆分類紀載。所紀諸事，有自著者，有自他書摘錄者，總取新奇可喜不經見者，方始入錄，並將徵引之書名，為之注出。自序謂是錄始于道光壬午，至丁亥先成十卷，自己丑至戊戌紀元十月，全書始成。其名花箋錄者，因其弟千蕃有無字書一冊，以花箋錄題其籤，不知將何錄也，遂取以為是書之名。是書收采繁富，足以廣見聞供談助者甚多，然有因其篇幅過大，攷訂未盡周審者，亦復不少，又因門類

而誤，故為之辭。謬同不知而作。如引宣和書譜云李陽冰工篆隸，冰當作凝，讀與音誤，古文冰作仌，凝作冰，後人以冰代仌，以凝代冰，不知此字之出于說文也。又引康熙字典，棻音斧，闕書令孫德業制棻字為斧，確然兩字，今詩韻十二文無其字，識之以俟博雅，不知棻之當以芬得聲，二字古音本同也。非難于文字音韻之學，本非所知，拘于門類，撮抄數條，以備一種，故有此失也。

寒燈絮語　昭代叢書本

寒燈絮語一卷，清仁和汪惟憲撰。汪惟憲，字子宜，號積山，著有積山遺集。是編乃惟憲聞諸華讀書作文之法，而舉以贈其姪師濂者也。大意言讀書之要，貴精不貴多，非不事多也，積少以至多，則雖多而不難，可無遺忘之患。此其道如長日之加益，而人傾不覺也。是故由少而多，而精在其中矣。一言以蔽之曰無間斷。人自有雜成童，即從歲月次第為之，以中下之資自居，每日限讀書若干，一歲之中，除去慶弔祭掃交接游宴等事，大率以二百七十日為斷，此二百七十日中須嚴立課程，守其道而無變。十年之間，經書可畢，且如此綿綿不已，則資之純者亦敏，而書漸豐，再加十年，于史古文，俱可漸求畢矣。蓋人之為學，不難于有進境，而難于無間斷。昔荀子教人為學也，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呂氏春秋云，不廢學而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韓昌黎進學解亦云，業精于勤。是人于學也無他法，端在無間斷，未有一暴十寒而能望其學之有

王南陵先生雜著　東方圖書館藏稿本

王南陵先生雜著稿本一卷，清蕭山王紹蘭撰。王紹蘭，字畹馨，號南陵，乾隆五十八年進士，官福建布政司，以藩司事覺查究孔事，坐免官，自閉謝歸，遂專志著述，著有漢書古文尚書逸文考一卷、董子詩說箋一卷、匡說詩義疏一卷、禮堂集議四十二卷、儀禮圖十七卷、石渠議逸文攷一卷、夏小正逸文攷一卷、周人禮說八卷、周人經說八卷、說文集注一百二十四卷、凡將篇逸文注一卷、弟子職古本攷一卷、袁宏後漢紀補證三十卷、老莊急就敘章一卷、讀書雜記十二卷、思惟居士存稿十卷，多未刊行。是本為知不足齋鈔本，首自題為雜記，小題為荀子、墨子、商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賈子、韓詩外傳、白虎通、鹽鐵論、列女傳、爾雅、楚辭、春秋繁露、水經，蓋讀以上諸書時之札記，意者或其讀書雜記之底本，然既非完帙，不可考知矣。紹蘭之學，專古好博，其說文集注，尤畢生精力所萃，是編雖為雜記之殘稿，亦足以見其平日讀書用力之勤，如考音語吾不能行

成者也。是編所錄古人為學之法甚精，而最為簡該，貫習在無間斷三字，於三字人人皆能知之，而人人未嘗行也，苟能依日課程，循序無已，則又何患學之不成哉。

也。足備引群書，以證韋注之不逮，而訂王伯申釋詞之失。商子更法篇，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于君。紹蘭引趙宋，謂畫乃晝之誤字，當作孝公平晝閒居，皆能刋正舊說之失。書中墨筆塗改之處甚多，自言再三改而始定者，蓋必出自紹蘭之手，可見古人治學之認真，是則其書雖殘，而彌覺可珍，今著錄之，以存其梗概焉。

焦書 明刊本

焦書二卷，明同安紀許國撰。紀許國，字石青，是編所錄雜文三十三首，自意模仿于書，卷一曰呈治問道，在島中，河桿，辟邪，聽雨，洞庭，館書，藉辨，幽桑，同異，山荷條，春生，棋，耕野，卷下曰鴻，捷隱，白也，濮時，感遇，樹人，才，深慮，脩政，可畏，遠，鳳凰麒麟，察幾。大意謂上古之世，無為而治，是為至治，故曰，唐虞之風，先民可得而聞也。縹然而秋雲，悠然而冷風，蕩然而流水，流水赴壑石，不疑中穴漾焉，千里一曲之河漾焉，故不至于壅閼狀伏，若夫滄蜚之、田堤之、世次蓮游，安知其極，蜀山有鶯叢乃魚鳧為君，混濛氏為居而右歆，吟其東戶，竹林茂鬱，則翩翩而使之，及游神眺靈，兗州鴻飛，足足歌且舞，噫，豈復須刺刺耳語，歎筆之竭者乎。遐思其時，百物咸濩，渾若無質，閭里村落，惟見二三老少，花顛以嬉，可謂甚盛。又云聖人之治也，必有師，黃帝學大真，顓頊學綠圖，帝嚳學赤松，堯學尹壽，舜學務成跗，文王學鉸時子思，攷其道，行乎若觀日，洞乎若昭漾，如煒于雪，濯濯

不惑，是其思想頗近于道家，惟文筆稍嫌弛弱，不足以副之。名曰焦書者，取焦桐之意，言自以為桐，而俟乎後人之裁之也。

古觀人法 檀几叢書本

古觀人法一卷，清績水宋瑾撰。是編列觀人之法凡八：一曰視瞻，二曰言語，三曰喜怒，四曰氣度，五曰作止，六曰交接，七曰食息，八曰存心。凡視瞻尊嚴，氣靜神凝，喜怒不形，寵辱不驚，氣度汪洋，襟懷慷慨，相見中淡，久而彌旨，飲食寢處，情閒性適，陰行善事，造福于不識不知之鄉者，此在上位之君子也。視瞻平正，神氣沖和，言語拘謹，立容如齋，手骨稜稜者，此在下位之君子也。眼光閃爍，氣宇深沉，言語奸深，窺見事情，喜怒徇情，恩仇分明，多憎多愛，多疑多忌，于衆人屬目之地，坐次故為莊嚴，於叢人廣坐之中，進退故為舒泰，一揖一拱，胃軟脂膊者，此在上位之小人也。瞻視不常，神氣散亂，遠之無可觀型，近之無可矜式，言語無序，詞煩理寡，意趣迫促，忘近負遠，自私自利，而無宇宙之思，自暴自棄，而無身世之想者，此在下位之小人也。人情莫不欲富貴而惡貧賤，然而賦形有定，不能貧賤盡富貴，人情莫不樂君子而鄙小

猶見篇　重九叢書本

猶見篇一卷、清錢湹傳璘臨纂、傳璘、字又臨、是編為砭時之作、首段遵禮服、次重官箴、次儆鄉望、次端士習、次謹斂習、次慎交遊、次嚴名實、次嚴喪制、次崇儉約、次勵仕學、每段首筆、以吾猶見三字作領提、故以此三字名篇、首有謙臨自序、後有自評、其謂觀俗流之澆訛、痛狂瀾之難砥、身居下士、空陳賈誼之書、志在維風、敦崇襄頹之論、異而意有欲吐、筆亦難禁、因作猶見篇以抒其懷、凡此數端、聊申梗概、其有欲吐、

亦難縷陳、識恐失口、觸忌必致衆怨招尤、所望士君子、鑒我愚衷、能以此數端而引伸之、共挽頹風、志登古處、未必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也云云、今觀篇中所列諸端、非是今非、可悲可泣、深慨于世風之所以日薄、蔽錮之所以日深、良以仕學之不修、儉約之不崇、積學之士、思易地以圖功名、借地以謀進取、一旦得志、頓忘所學、貪污枉民、奢侈無度、相習成風、不可救藥、譬過黃鐘大呂之音、多有聽古樂而欲臥者、此可為長太息者也、謙臨此文、窮形盡相、似諷似嘲、而言至人、然而惟心所造、亦可小人盡君子、以上八法觀人、僅分上下、富貴貧賤、從此而分、即君子小人、亦從此判矣、鐘又云、富貴貧賤者、畢生一世之事、而君子小人者、百歲千載之事也、願天下之人、皆圖其大者遠者、而後其小者近者、故為是說以勉之、是則此編之作、意在勉人為君子、非僅為觀人之法也已、

沈痛之處、慷慨涕泣、頗似賈長沙之策也、然則士端士習、官重官箴、人崇儉約、各安所業、天下何患不治、尚人得此讜言正論、遵守勿怠、庶幾古道之猶存、典型之尚在矣、

人譜補圖 檀几叢書本

人譜補圖一卷、清繡水宋瑾撰、宋瑾、字孫奄、著有古觀人法、根心堂學規、已並著錄、人譜者、劉蕺山先生之所著也、其書仿周濂溪太極圖說、以發明心學之綱要、瑾是書補人譜之圖凡五、一補氣稟圖、謂理清氣濁、清為剛、濁為柔、得其正則為至善、流于偏則為惡、二補物欲圖、謂物欲紛紜、不可計數、亦莫可窮盡、要惟秉一理以為鑑、而後可清欲之原、奉一理以為歸、而後可塞欲之流、三補習染圖、言習染之汙、與生俱生、有由父母所習染者、有由地域所習染者、因而人有遠地胎教之要、四補理欲消長圖、詳言真妄始分之介、聖狂必至之途、欲人由此以察幾希之脉、五補身家盛衰循環圖、由積貯富足、驕滿豪奢、淫泆、禍變、困窮、悔悟、至勤苦節儉、言天道之可畏、明人事之當修、大意謂人生氣稟之偏、物欲之蔽、習染之汙、皆為受過之由、是圖之作、詳于理欲之辨、所以拔本塞源、下愚之人、稟氣濁中之濁、氣質昏闇、義理懵然、無所知識、上智之人、稟清中之清、氣質清

明。義理昭明，不待學而知。惟清多濁少，或清少濁多之人，必若用力于學以求知，方能保其幾希之不去。用力于學以求知者，所貴乎去蔽捨偏，有以全其所受之正耳。是所陳義雖果，頗中正而無偏激之蔽，於念臺先生之教，不無小補。惟身家盛衰循環圖，附會禍福報應之說，殊嫌畫蛇添足，不如刪去之為愈耳。

約言　檀几叢書本

約言一卷，清張適撰。張適字牧樣。約言者，乃適責文之約也。其大意謂，薄有餘習，偶被世知，疲心竭賤，以給所求，既無以自益，人亦以易致而德。乃一思念，是誠人意，然遽欲絕弦，又恐失一二心賞，或謂能取酒肴，藉慰愁悶，至有種種乞請不情者，列言于左，後復不諒。一曰轉託，我交易盡，人交難窮，乞鄰行惠，何不憚煩。二曰寵送，貴我以手作求人情，門戶差殊，急思寬免。三曰代款，所重在彼，我何受勞，作嫁衣裳，實曰不可。四曰迫促，興會有時，既間無定，剋期坐逼，豈受羈韋。五曰口惠，寵禱戴酒，曹之六驗，求而虛言，已知氣詐。此五款者，實今責文之潤格也。古人為文，修辭以立其誠，所以闡幽揚隱，為天下立言。自唐代文人為人作墓志，以潤格為諛辭，所謂修辭立誠之道荒矣。是後文士率喜效尤，定潤價以自高身份，無知之徒，以為風雅之事，而文格卑矣。試思立潤以責文者，彼竟無功德可述之人，以潤格求，而我既利彼多金，

不得不從事，今張、放爲貤蘇，此禮文宗遽可信一今而傳于後耶。循性明清以來，有知深識之士，各立重潤以相標榜，甚至有潤約刻而成書者，此實文人之著書，此風不可長，而稍知自愛其文者，亦不必以染此習氣相高也。

讀書法　禮凡叢書本

讀書法一卷，清南宰純綮瑞撰。純綮瑞，字善伯。是編大意，教人讀書當善保藏其書，自書時切以爪搯勿以手壓，搯則痕多，壓則汗漏，不可摩擦，不可捲折，不可亂點，不可狂塗。以四字韻語，編成歌括，皆所以勸人當如何愛惜其書，如何寶護其書。首有綮瑞序言，謂予見今之閱書，或手拔而汗濡之，或爪傷而唾續之，或反捲而把持之，或塵埃而填置之，又或批評謬妄，點次糊塗，夫讀理學之書，則與聖人君子相對，觀奇憶之跡，則與英雄豪傑爲期，或清曠而過高遠之文，或道達而見仙佛之傳，或風流都雅，而寄美人韻士之篇，或經濟文章，而著名公鉅卿之筆，人安得苟焉而褻玩耶。又言書貴齋整，不宜散亂，郭正行句，秩然可玩，書貴齋修，不宜雜駁，潔淨精良，人生一樂，即不常讀，亦可常翻，讀之養心，翻者怡顏，書有廉隅，書有文飾，欲讀書者，宜自愛惜，不讀書者，亦宜惜書，是則綮瑞之意，蓋在勸人惜書，而非勸人讀書，所謂積書者。

不必望其能讀，但望其永守勿渝者耳。由是言之，是書所錄，与其命名之意，名實不副，此藏書之法，而非讀書之法也。

良堂十戒　懷兒叢書本

良堂十戒一卷，清遂安方象瑛撰。方象瑛，字良堂。十戒者，象瑛所以自戒也。其自序謂自結改史傳，一病六年，自汗怔忡，榮衛耗損，患苦常在夜半，受累實非一端。于是今見在之遠除，延山中之性命，然參藥無貴，綿延日甚，病中閱歷，事事最真，書此自規。一戒妄思。憧憧往來，害心最酷，何以息之，返于幽獨，一念不興，死灰槁木。二戒多譚。口開氣散，言豈在多，肆亦出話，緘默奈何，維靜維默，以葆天和。三戒作文。詩文之樂，自求必應，鏤胃鉥肝，心乃益病，戒之戒之，毋以身狥。四戒觀書。十年讀書，手不釋卷，目動心煩，所傷不淺，嗟嗟吾生，去古益遠。五戒應客。論交四方，寸心杯酒，擾擾應酬，杜門已久，清語無由，愧茲良友。六戒憂貧。貧乃非病，病實困貧，嗟嗟仰屋，誰恤艱辛，知命守約，我思古人。七戒久立。坎離不交，病延筋骨，勿謂斯須，中於所忽，坐倚蒲牀，窮年兀兀。八戒徒步。山水關心，濟勝無具，咫尺之遙，資輿代步，匪曰自棄，畏此行路。八日拜起，拜跪周旋，一俯一興，筋力

憊焉、愛身發禮、辛怒衰年、十戒酗怒、惡聞人聲、偶忤則怒病且日增、于人何與、塞耳息心、勿度其度、以上十端、乃蒙瑛因病而戒之、衰先之年、肯守此戒、可以養生、可以卻疾、可以延、若無病之人、但苦其不得自由、而莫之肯守矣、

華漢自課　檀几叢書本

華漢自課、清四明馮京第撰、是編自記其讀書之課程、分日課、旬計、月要、時會、歲成五類、一日十二時、晝夜平分之、乎計六時而立課、至一旬則計十日之誦書如干、作詩文若干、不及輒補其數、毋得過旬、月要者、以彌月課三旬、時會者、以一時課三月、歲成者、以一歲課四時、皆如旬計之法、分工之法、一日分歲、歲朝治經史、歲中治詩賦、歲夕治舉業、二日分時、孟月治經、仲月治史、季月治詩賦、三冬制舉業、三日分月、奇月治古文辭、偶月治舉業、四日分旬、上旬治經史、中旬治詩賦、下旬治舉業、讀書有三要、一日自成課、寬着限期、緊記課程、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二日讀書不如鈔書、古人讀書皆經手鈔、蓋有三益、一加練習、一備遺忘、一兼學書法、三日通一書畢、始治一書、讀書作文六字訣、曰熟讀書、多作文、言書熟讀則自明、文多作則自工、此雖不資師友可也、作文一字訣曰改、言作文草本既成、宜粘著墻壁、時時就觀改之、旬●後、詳定始脫草、而文字能精進、京第自

言課法四則、皆嘗試行之、有効、此皆集古人讀書之法而為之損益、庶書無虛讀、而日無虛度、學者誠能依其法、以為自修之課程、則不患乎學之不進者矣、

艾言　檀几叢書本

艾言一卷、清郁上徐元美撰、徐元美、字松岑、是編多經歷之言、教人所以持躬克己、而論理甚為精闢、如論人勿責人如我意云、或曰、安得人如我意、則快矣、余曰、我亦不能如我意、何況于人、或問其說、余曰、前之所為、後或有悔、是昔我不如今我之意、今之所擬、譽或不然、是後我不如前我意、意圖名利、而或終身難之、是我之才力不如我意也、讀書養志、期作善人、或言出而不能訒、氣激而不能持、是我之氣禀不如我意也、我且如是、安望人乎、其論榮辱也、云人皆知榮之為榮、而不知無辱之為榮也、人皆知樂之為樂、而不知無憂之為樂也、人皆知利之為利、而不知無害之為利也、人皆知善之為善、而不知無惡之為善也、榮之為榮、必我貴而人賤、樂之為樂、必我逸而人勞、利之為利、必我益而人損、善之為善、必我高而人卑、夫我貴而人賤、必有奪之者矣、我逸人勞、必有代之者矣、我益人損、必有衷之者矣、我高而人卑、必有譏之者矣、若然則得與失、

因代謝之機也，孰若取其無不得哉。蓋人之一生，總在榮辱利害上起爭端，夫有得必有失，欲求其不失，不若其無不得之為愈。元美此言，真為見到之語，讀之令人澄心靜慮，可以息無謂之爭矣。

讀書燈　檀几叢書本

讀書燈一卷，清四明馮京第撰。馮京第，字躋仲，著有簟溪自課一卷，已著錄。是編采自古人好讀書者，皆家貧力學而不能備一燈者，如宋邵康節之用飲食油，朱昂之用桐油子，齊顧歡、宋孔延之之用松節，晉葛洪之用薪，梁劉峻之用麻炬，漢任末之用蒿，梁劉綺、晉沈恒之用荻，齊顧歡之用糠，晉車胤之用螢囊，漢任末、齊江泌之用月星，宋齊孫康、梁范雲之用雪，漢匡衡之鑿鄰壁，漢劉向之藜杖。彼數人者，皆苦心向學，而力不能備燭，或取諸星月，或取諸雪，或取諸螢，是古來代燭之物甚夥。好讀書者，莫不以燈而自能自見之當時揚名聲于後世，京第因擬其人事，圖寫形狀于燈幂上，以五七言語記之，用以自覆，且使貧士又以觀感焉。蓋一燈之費甚微，讀書之人，至于一燈而不能辦，其窮苦之況可知矣。然人因窮而後讀書之念始堅，學必至于困窮而後始能有成，故古人云：君子安窮。又云：詩文必窮而後工。良以人生之遭遇，至艱難困窮之

境，然後本其抑鬱不平之氣，借所寄託以發，于是學焉而期于必成，故古今來卓學特立之士，多孤苦無依之人，良以孤苦之境，而後艱苦卓絕之志始生，昔韓昌黎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者，殆不然歟。

燕翼篇　檀几叢書本

燕翼篇一卷，清興化李淦撰。李淦，字若金，是編所錄，皆人生涉身處世，應酬交接之道，凡十八類，一曰性氣，二曰飲食，三曰衣服，四曰稱呼，五曰拜跪，六曰柬帖，七曰婚嫁，八曰喪禮，九曰祭禮，十曰孝服，十一曰殯葬，十二曰家制，十三曰延師，十四曰取友，十五曰親戚，十六曰御下，十七曰讌會，十八曰游藝。書首有淦自序，謂世道陵汙，有運會存乎其間，吾文定公，當嘉隆之世，已懼風俗漸偷，訂為數款，以提鄉約，何況我生不辰，適覯下元末造，然猶及見古風之僅存者，不意一變而更趨偷薄，江河日下，吾不知其所底止，識恐適此以往，老成凋謝殆盡，後生小子，習見習聞，以為道固應如是也，則天理良心，幾于息滅，豈不甚可憂可懼，是用以其大端，擴而充之，詔諸來者，俾知時賢為之，附于文定公居鄉雅約之後，知淦是篇之作，本諸其祖文定公鄉約之意，擴而充之，其于飲食衣服之節，尊卑長幼之序，昏嫁喪祭之禮，延師取友，親戚交接，御下

之道、以及柬帖之儀式、皆能言其所當然、俾人習之而有所遵循、庶不致大戾于古、殆如今日用百科全書之流、甚有資於周旋動容之間也、

拙翁庸語　檀几叢書本

拙翁庸語一卷、清宛平劉芳喆撰、劉芳喆、字宣人、號拙翁、庸語者、皆尋常之言、從人生經驗中得來者、如云、自己肯作人、便是個人、自己不肯作人、便不是個人、自己是個人、別人也把你當個人、自己不是個人、別人也把你不當個人、別人把你當個人、你便真是個人、別人把你不當個人、你便真不是個人、又云、異常之物、斷不可食、異常之事、斷不可行、異常之言、斷不可說、是皆足以害其身者也、又云、讀書人、不可恃為有餘、亦不可諉于不足、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為有學問人言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此為無學問人言也、無學問人、務求如有學問人、有學問人、務要知學問人、不恃為有餘、不諉于不足、則德成而名立矣、又云、熱鬧場中、人向前、我向後、退讓一步、緩緩再行、則身無傾覆、安樂甚多、是非窩裏、人用口、我用耳、忍耐幾分、想想再說、則事無差謬、禍患不及、此等處、立言不必高、陳義不必深、皆從經歷體會處、為人說法、故言

辨似乎膚無奇，而能深切乎實際，有益于人者良多，以視世之歧作道學家言，而闊于履踐者，則不可同日而語矣。

部　二

稱謂考辨　婁東群若人

稱謂考辨一卷，清太倉周象明撰。周象明，字章菴，著有事物考辨六十三卷，惟語林考辨及此二書刊行。是編所集稱謂之辭，皆一一考証其來歷，如謂息者男女之總稱，谷以女為弱息，蓋本史記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而後人誤以息為女也，息訓生，戰國策左師觸讋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舒祺，左師子也，又謂側室見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云，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又公庶子生，就側室，生母沐浴朝服見于君，是妻妾生子皆居側室也，文帝賜尉佗書云，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自此始以側室為妾之稱，後世沿訛，多如此類，又引千一錄自稱為牛馬走不肖，其來舊矣，非不雅也，大夫自稱為不佞，而士庶襲之僭矣，凡此之類，皆足證通俗稱謂之謬，蓋稱謂之辭，各隨其時地之宜，名實多不相應，宋人筆記書中，若履齋示兒編，石林燕語，避暑錄話諸書，始隨事為之考訂，然尚未有專書，清人雜考之書，如胡鳴玉之訂譌雜錄，杭大宗之訂訛類編，

部　一

於稱謂之辭，亦多有所考訂。厥後梁章鉅輯稱謂拾遺十卷，收輯益富。家明是編，成書較早，考辨之精，不如胡、梁，而收采之富，亦不若章鉅。然則以考辨稱謂成書者，則自是編始也。

易學緒言十二卷 金華圖藏寫本

朝鮮丁若庸撰。若庸，字美庸，著有尚書古訓、尚書知遠錄、梅氏尚書評、詩經講義、孟子要義、樂書孤存，已並著錄。蓋易經一書，自漢以來，說者多家，見解各異，其中或偏于言數，或偏于言象，或主乎說理，以其人學力有淺深，故其書亦純駁互見。若庸之于易，則推本于漢學，是編博采諸家，立目二十一，曰李鼎祚集解論、鄭康成易注論、班固藝文志論、漢魏遺義論、王弼易注論、韓康伯玄談考、孔疏百一評、唐書卦氣解、朱子本義發微、邵子先天論、沙隨古占駁、草廬纂言論、來氏易注駁、李氏折衷鈔、陸氏釋文鈔、郭氏舉正攷、王蔡胡李評、卜筮通義、答客難、玆山易柬、茶山問答，大意在發明兩漢易家之學，而于王弼易注，頗爲非難，謂王弼以私意小智掃蕩百家，塞衆妙之門，閉純粹之源，以陰陽其玄虛冲漠之學，不知易之起源，寔由于占卜，

觀象焉，以定吉凶，而後之聖人，則由天象以究人事，求復消長之理，欲因象以言理，亦聖人之所不廢。若鏞之生，當有清乾嘉之世，正值中土漢學昌熾之際，身濡目染，皆漢學家術數支流之言，故于王弼頗有毀辭，其餘諸家則各詳其源流，別其長短，肆擊之處頗少，至所采收，頗為富贍，足供治易者參考焉。

太極問辨二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鄭述撰。述，字道可，號寒岡，清州人，復齋六世孫，中宗癸卯生，宣宗癸酉，以學行薦，除參奉，官至大司憲。述初從德溪吳健游，及受業于退溪李滉之門，遂廢舉業，專治經學。退溪之學，一以朱子為宗，于朝鮮號稱大儒。是編所錄，首周濂溪太極圖說，次朱子與陸象山校論太極書，次李晦齋書孫曹無極太極說後，次晦齋答曹忘機堂書。按無極太極之名，本非儒家之所宜有，其原出于漢季道家之言，自宋周濂溪為太極圖說之後，而後遂為儒家之所秉。夫所謂無極而太極者，非無極之中含有太極也，亦非太極之外別有無極也。由斯理之概念言之，是為太極，推斯理之極至言之，則曰無極。不可曰無極即太極也，亦不可曰無極非太極也。此理惟朱子能明之，陸氏本為一元論者，唯認心即是理，與朱子之理氣二元論，根本不同，故于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譏為

承上疊床上架屋。比朱陸對于太極無極之辯也。朝鮮曹漢輔無極太極辯，其說本于陸象山，不免有過高之弊。故晦齋推本朱子之旨，數為書以究明之，頗能發揮朱子之學。述以其書頗有功于道學，因取太極圖說及朱陸辯論之書，刻為上卷，而取晦齋之書附之，意者以晦齋之書與朱子之答二陸書，可以互相發明，俾後人彙而觀之，瞭然知所趣向，不啻初學之指南也。

易學圖說九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張顯光撰。張顯光，字德晦，號旅軒，仁同人。宣祖時，以才學薦，除參奉，歷官參贊大司憲，嘗從寒岡鄭逑受學，而學日進，遂為名儒。是書專集易之圖數而作，卷一、卷二，序例，卷三，河圖洛書，卷四，畫卦，卷五，蓍策變占，卷六，書契、數學、禮儀、律呂、曆紀、兵陣、算數，卷七，皇極經世書，卷八，醫家、術家、日家、風水家、修養家，卷九，圖書餘義、反吉篇。蓋易之為書，其始也為卜筮而作，其書亦因卜筮而成，卜筮所以斷吉凶，而象生焉。迨兩漢之世，經生喜用陰陽五行家言以相比傅，如京房、焦贛之流，多以象數說易，宋代邵康節專主于數，程子易傳、朱子本義專主于理，以理說易，其言較象數平易而近實。此書所輯，自宋以後說易之圖，采錄甚富，每圖之後，附以己意，以為張釋，頗足以供考究之資。唯其書既以圖說命名，凡圖式之作，皆應收采，何以漢人之六日七分圖、七十二候

圖納甲諸圖，俱不采收，是不免為漢宋門戶之見所拘。且若醫家、風水家、修養家、律呂、曆紀、兵陣、算數，本與易學無關，亦存其所不當存。是其書可議之處頗多，瑕瑜不能相掩也。

啟蒙傳疑一卷 金華閣藏刊本

朝鮮李滉撰。滉字景浩，號退溪，又號陶叟，中宗戊子進士，官至贊成。是書所錄，皆圖象數術之事，起自河圖洛書，終于納甲，而名曰啟蒙傳疑者，蓋以啟蒙之書，闡發幽賾，昭如日月，而諸儒辯釋之文，皆精密該暢，無有遺憾，惟以理數之書，廣博微妙，頗錯綜，未易研究，滉于是書，或因思有所得，或考古有發，不免隨手劄記，累日成帙，又觀釋抑其啟蒙意見，嘆其自內于啟蒙，為世所罕得之書，而以其為圖太極之無甚發明，為該太深而好立異議，因擇其要義若干條而輯為是編，從朱子之撰啟蒙，以古人卜筮之法，失傳已久，今人重而習之，至皓首而不能盡究，于是布卦扐過揲之法，揲八卦相生之序，與大重卦之所由生，以及重卦變卦當通之情，所以啟發乎蒙童，使人皆由是而知乎占卜之眾，用意至為美善，而是書所錄，若河圖洛書，六十納甲，五運六氣，卜筮元龜，渾

天六位、飛伏納甲、多陰陽方士之言、與朱子啟
蒙之旨、相去已遠、而皆盡行收錄、未免失之于
濫矣。蓋易之爲書、本爲占卜而作、故朱子既爲
集註以發明義、復剏卜法于啟蒙、至漢之書、收
采諸家圖數之說、本與啟蒙之體例、毫不相
因、而題以今名、是其命名之意、與本書不應、
殊爲可議者也、

易經疾書 六卷 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李瀷撰、瀷字子新、號星湖、肅宗時人、著有
星湖文集、已著錄、是書取易經之文、分類比互以
求其義、自上下經至于雜卦、每立一字以爲綱領、
而專玩辭意、以研究之、其大意謂易最難讀、其
理奧、故其言深、非如詩書之取諸人情也、語脈有
古今之别、下字有通用之例、非後人之所習也、
不獨于此、秦滅六籍、惟易不燬、而錯誤偏多、其
故何也、自漢以後、壁藏稍出、斷爛不完、猶是古簡、
易附于陰陽賤工、注其替亂、此鄭樵所以罪儒不
罪技也、人謂易文多上下鈎連、彼此互足、吾于
此有得、聖人之使學者因文見道、合文而求之者誤
矣、章文而合之者非矣、易不可盡解、古人亦有
遺憾、聖人之志、或將泯滅、余之說不憚胡說、比
如沙中藏鈎、東撈西捋、累覓而不休、冀或一得、
使忌夫舊于偶然而有中、此果有功于聖人也、
星湖之學、出自宋儒、故此編專主說理、而識
漢儒術數之言爲賤工、其推論易理、多本之

于人事，而罕及天道，于人倫彝常之間，多有發明，然亦有信宋儒之說太過者，如謂卦序出于先天，文義出于後天，邵子之論，主在大體，故謂之先天，若夫程傳朱義，後天為詳，此則失之荒誕附會，不可采用者矣。

啟蒙圖說六卷　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徐命膺撰。命膺字君受，號保晚齋，大丘人。是書分為四類，一曰本圖書，二曰原卦畫，三曰明蓍策，四曰考變占，每類之下復分子目，蓋集宋元諸家易圖之書，而間以己意，分釋于下，大意謂易有先天後天，伏羲之易，以其涵造化之體，而謂之先天，文王之易，以其入人事之用，而謂之後天，至孔子集其大成，著之于繫辭，以垂示萬世，比夫子沒，後天之易，傳于商瞿諸氏，以及田何，遂盛行于世，而先天之易，則流傳于方外，千五百年之後，華山隱士陳摶圖南，得之穆真人伯陽，闡發幽微，然後濂溪得其理，康氏得其數，于是乎先天之易，大明于世，朱子以濂溪之嫡傳，兼康節之遺學，既為本義，解釋後天之易，而謂後天本于先天，復著啟蒙，津筏先天，是命膺以數歸之于先天，而世之談理者，則謂為後天之易，此書所載，即其所謂先天易者，而其數術之所本，則曰心法之中，篇篇皆以心法

之中為經，以為皇極不言數之義，然所為之
圖，如河圖從五其體圓，洛書亦其體圓，本
強於會意，無足取，而復以立先後天之目，以
相比敷易經之義，荒矣。命曹人著有易學啟
蒙集箋，蓋集諸家注本，而為之折衷，亦易
家術數之流。其不附其旁異，以供參攷。英祖
四十八年，芸閣新活字版印行云。

周易淺聞講義　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正祖撰。是編所錄，起于乾卦，迄于繫辭
傳，凡一百七十條，于六十四卦之義，反覆詳言，
以求其解。其有不能得其確解者，則僅錄
其疑義，如乾卦云，五爻皆稱龍，而九三獨不
稱龍，何也。雲峰胡氏曰，三四人位，故不稱龍，而
稱君子，苟如其說，則四何以言或躍也。彖言六位，
又稱六龍，說者曰，位指六虛曰六位，專指六畫曰
六龍，其果然乎。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
言者，何謂也。如何而為工夫之條件，如何而為
功夫之門程，如何而識生于乾之一畫，如何而數
生于坤之一畫。凡此數說，頗闡其蘊。无妄
云，六二不耕穫不菑畬之文，注說雖多，終欠
明白，豈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謂耶，將不為
穫而耕不為畬而菑之謂耶，抑亦不方耕而
即望其有穫，不方菑而即望其有畬之謂
耶。本義所謂无所為于前无所冀于後，及
程傳所謂不首造而因事理之當然者，果

何意也是皆綜合諸家之說較其何說之可信何說之可疑而為之折衷至若經義深晦諸家皆不能明者則設問辭以從之雖無發明之功然猶愈乎不知而作者矣

周易質疑 奎章閣鈔寫本

朝鮮李德弘撰德弘字宏仲號艮齋永川人宣祖戊寅以名儒薦少時游學于退溪先生李滉之門此書所載乃德弘所問滉所解答輯之言凡二十餘條大致而末德弘外曾孫金萬烋所編次也其所論皆宋人說易之作如後天先天之辨圓圖乾南坤北方圖坤南乾北之異此皆術數家附會之辭本無足論惟卷首論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注釋頗為透徹其言曰凡有貌形氣而盈乎六合之內者皆器也而其所具之理即道也道不離器以其無形影可指故謂之形而上也器不離道以其有形象可言故謂之形而下也太極在陰陽中而不雜乎陰陽故云上耳非謂其在上也陰陽不外乎太極而依舊是形氣故云下耳非謂其在下也就造化看太極為形而上陰陽為形而下就彝倫看父子君臣為形而下其仁義道德為形而下其於道器之分若判黑白由

是言之，是書之爲題，雖出于德弘所問，而解
釋則出自滉手，想題爲李滉所著，以爲近實，
書中附有範數横圖，方圖，皇極貫數圖，及大
福有前圖，皆與德弘所問無涉，不知何以列此，
蓋出諸後人之所附益云，

禮記淺見錄十六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權近撰，權近字可遠，號陽村，安東人，
生于高麗恭愍王壬辰，入朝鮮，太祖時，任提
學使，封吉昌君，在高麗時，已以能文名，朝
鮮國初制作多出其手，當時詩文稱爲第
一，是書乃依宋陳澔禮記集說之本，而復爲之
集釋，禮記雖小戴所集，然多周秦儒家之書，
如大學之言正心，修身，誠意，格物，致知，齊家，
治國，平天下，中庸之言性道，曲禮之言敬，檀
弓之言喪禮，儒行之言威儀，禮運之言經國，
皆儒家之經世思想，漢代經師，如馬融盧植
輩，雖皆爲之注釋，然其所含之精義，多未
爲之發明，至宋二程表章于前，朱子發揮
于後，其學始復大明，陳氏乃集諸家之說，粹
爲一書，于當時實爲善本，近乃釐其錯脫，次
其簡編，倣大學章句之例，定爲經傳，文義之
可疑者，皆自論辨，析理甚精，而持論甚正，
洵足爲陳氏之功臣，惟禮記之爲書，本漢

人戴聖之所撰集，馬融盧植等之所編定，至康成為之注，始與周官禮經並傳，號稱三禮。其中有出于七十子後學之所遺者，自為漢代儒生所共撰者，至其何者為經，何者為傳，證佐甚少，殊難考訂。昔者考亭徑分大學經傳，頗為學人所譏，而近之分禮記，亦未見有造作之嫌焉。是書初刊于耽羅，未幾板燬，故原本傳者稀絕。今朝鮮所流傳之本，為宋廷奎幼文所重刊者云。

士儀二十一卷 附別集四卷 金華閣藏刊本

朝鮮許傳撰。傳字伊老，號性齋，陽川人，正言珩之子，純祖戊子中司馬，憲宗乙未登文科，官兼吏曹判書。是篇專考士禮，曰親親篇，曰姓氏，宗法倫常之始也；曰成人篇，冠笄之儀也；曰正始篇，男女昏姻，人道之始也；曰易戚篇，喪服之制也；曰如在篇，祭祀之典也；曰方喪篇，人民為君服也。附別集四卷，曰法服篇，所以釋玉藻、檀弓、深衣冠服之制；曰論禮篇，所以考訂諸家說禮之得失。其大旨以儀禮、家禮為本，而蒐輯經傳子史及古今諸家要語，以補二書之不備，與三禮儀、四禮纂說相同，而收采之博過之。首附三禮圖，與本文相左，辯一文謂家禮之圖定非朱子所自為也，故圖與本文相左者，不過十之二三。其主式圖注，有大德年間四字，大德是元成宗年號也，距朱子之時遠矣。丘氏曰：文宗家禮，不聞有圖，今載于卷首，不言作者，而

多不合于本書，則圖為後人贅入明矣。其可疑之處，如本文曰祠堂，而圖云家廟；本注曰諸父諸兄位主人之右少前，諸母姑嫂位主婦之左少前，而圖左右相易；本文無深衣續衽鉤邊長四寸，自領處斜長一寸之法，而圖有之；由禘朱子晚年所去者，而圖有之；本文主人出迎揖入，莫屬注揖讓以入，而圖有再拜答拜之說；如此之類，不殫枚舉，蓋出諸後世不學無識者之手，僞為之。一一舉出，逐條辨駁，知家禮圖之僞，而後知家禮書之益可信，是不啻為朱子作功臣也。

三禮儀 三卷 附改葬儀 一卷 金吉閣藏刊本

朝鮮朴世采撰。世采撰有範學全編、南溪禮說、六禮疑輯、春秋補編諸書，已並著錄。是書大綱一從家禮，而節目參酌古今諸禮書，就中冠昏多用儀禮、戴記，祭禮多用雜儀、要節，雖非古儀，然其折衷諸書，可簡其儀式。夫冠昏喪祭四禮，實自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一日而不修，亦不可廢一而不講，然禮之義，是時為貴，周代之禮，儀禮備矣，家人之禮，朱子家禮備矣，然去今久遠，或事與時變，不能無古今異宜者，此禮制之所以難，而學人或未能盡究也。世采之業本精于禮，博考經籍，擇行家禮，而儀章度數，兼采諸家之說，間附以時俗之制，諧于今而不悖于古，通其變而不失其常，斟酌損益，俱得其宜，既依禮義別為三圖，揭于卷首，復考訂三禮之名物，位置瞭然，而于諸家異同之辨，亦究精蘊，通而求其折衷。後附改葬儀一卷，曰治葬，

曰告廟、曰啟墓、曰奠、曰改斂、曰遷柩、曰發引、曰反葬、曰下棺、曰成墳、曰虞祭。每條之下引申家說而斷以己說。朝鮮治士禮之學者，當以世采為最云。

四禮便覽八卷 金華閣藏刊本

朝鮮李縡撰。縡字熙卿，號陶菴，牛峰人。肅宗壬午登科，丁亥重試中選，官至吏曹判書。少受業于叔父歸樂堂，有詩名。晚究性理之學，絕意進仕。是編分冠昏喪祭四禮為綱，其目八。冠禮曰冠，曰笄。昏禮曰議昏，曰納采，曰納幣，曰親迎。喪禮曰初終，曰襲，曰小斂，曰大斂，曰成服，曰弔，曰聞喪，曰遷柩，曰發引，曰治葬，曰及墓，曰反哭，曰虞祭，曰卒哭，曰祔祭，曰小祥，曰大祥，曰禫祭，曰吉祭，曰改葬。祭禮曰祠堂，曰時祭，曰禰祭，曰忌日，曰墓祭。每件之下，為之注釋。大體以朱子家禮為宗，而其有疏略之處，則旁採諸書為之補入。家禮行禮之器，其見載于本注，或欠詳備，則則引為蒐輯，且采世俗之所遵行者，以附于每條之下。既有禮器，不可不為圖以明之，故此書復以圖式置之每篇之末。世人多有行其禮而不知其義者，縡復博攷諸書，詳其名義，以次于圖式。并告祝狀書之式，亦錄之。蓋經學

惟議禮之家最易聚訟，詳于古者或違乎宜，而不易行；酌乎時者或失之俗，而漏乎雅。至若斂為一編，使讀者開卷瞭然，稱為便覽，尤艱之難。是編凡二十八門，其表祭本乎家禮，皆冠推源古儀，據古今禮書，及先儒之說，酌其繁簡，訂其異同，雜其間末文繁儀，未必盡通乎古今之宜，要之大體完好無缺，未可因其一二可議之處，而影響其全書也。

喪禮備要補八卷 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朴建中撰。建中字士標，號仙岩，尚州人。從宋心齋煥箕、金通齋正默等游，復篤行，尤深于禮。此編目次，卷一，喪禮備要節，初終之具節，易服之具節，易服節，治棺之具節，治棺節，訃告書節，訃告節，遷尸之具節，遷尸節，沐浴之具節，設水節，襲具節，飯含之具節，襲奠具節，為位之具節，襲具。卷二，靈坐之具節，魂帛之具節，銘旌之具節，靈坐節，小斂之具節，環絰之具節，小斂奠具節，括髮免髽之具節，絰帶之具節，小斂節，大斂之具節，成殯之具節，靈床之具節，大斂奠具節，大斂節，卷三，成服之具節，成服節，斬衰三年節，齊衰三年節，卷四，齊衰杖期節，齊衰不杖期節，齊衰五月節，齊衰三月節，大功節，小功節，緦麻節，卷五，殤服節，降服節，心喪三年節，服制式假節，成服之日節，朝哭節，卷六，吊者致奠賻節，謝

狀節、弔祭文節、精子節、慰人父母亡疏節、慰
人祖父母亡啟狀節、祖父母亡答人啟狀節、弔節、
斬衰之具節、聞喪節、卷七、聞塋域祠土地之
具節、開塋域祠土地祝文節、穿壙之具節、窆
葬之具節、治葬節、開塋祠土地節、作灰節、
朝祖之具節、發引之具節、啟殯節、卷八、祠土
之具節、祠土地祝文節、題主之具節、題主祝
文節、及墓節、成墳之具節、成墳節、反哭節、虞
祭之具節、虞祭祝文節、虞祭節、再虞節、三

虞、卒哭之具節、卒哭節、父母亡答人慰疏
節、儀節節、蓋表禮備要本篇、沙溪金長生、
取中義度之表禮備要而修潤成書者、然
其抄錄從簡、初學之士、頗難溯原、建中博求
經傳注疏及諸家禮說、分注于小注之下、洵足
為中書之功臣也、

常變通考三十卷　參幸國藏刊本
朝鮮柳長源撰、長源字叔遠、號東巖、全州
人、參議觀鉉之子、從大山李象靖學禮、是書
自冠昏喪祭、以及鄉學國恤、無不標揭其節目、而
附之以箴辭、曰祠堂、不遷位、宗法、晨謁、參、俗祔、
有事告、祠堂獨變、深衣制度、居家雜儀、以
上名曰通禮、次冠禮、次昏禮、次喪禮、次祭禮、
次鄉禮、次學校禮、次國恤禮、而以家禮考疑
殿焉、其大旨以朱子家禮為主、而並採經傳

子集、隨類附見、以盡常變之節、逐節括出家
禮本文、立為條目、而疑變多端、或有家禮之所
未備者、則別為條目以附之、家禮中或有與晚
年之見不合者、則據經傳通解及諸儒論斷、
可移者移之、可補者補之、家禮中設事名物
之有難曉者、别為考疑、以附于後、鄉禮學禮
國恤臣民儀、雖家禮之所不及、而今依通解
家鄉學邦國之例以補之、古禮繁縟、有不可
一一遵用、而所以逐節備錄者、蓋欲使後人君

知古人制度節文之詳，而擇其可行者行之。其自序言，近世言禮之家皆有成書，其于疑文變節，蓋已說之詳矣，而人各異據，議論文互，且于日用常體反有遺焉。愚竊病焉，遂依家禮次第編入常禮，而繼之以疑變。是其意蓋在發明朱子家禮，然而收采宏富，立論平允，頗有資于議禮者之參攷焉。

奉先雜儀 二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李彥迪撰。彥迪，字復古，號晦齋，又號紫溪翁，驪州人。中宗癸酉生員，登甲戌文科，官至贊成。嘗力學明經，而天性純篤。乙巳士禍起，反為勳參攷，彥迪以直言竄界江殁。是書本于朱文公家禮，而參以司馬公、程氏祭禮及時俗之宜，稍加損益，務從簡易，以為一家之禮。奉先者，奉祀其先人也。立祠于正寢之東，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有新物則薦之。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祠主而遞遷之。至每年之常祭，則有四時祭、禰祭、忌日祭、墓祭諸端。凡遇祭典，必先期齋戒，設位陳器。然祭祀之義，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存乎心者本也，著于物者文也。蓋必文與本兼盡，始可謂之盡。

祭之義存乎心者有所未盡焉，則節文雖備，是亦虛而已矣。故後綴取禮經祭義、祭統之文，及先聖先賢之說，別為一卷，附之于後。禮謂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是以人之祭先，必心純篤而誠敬儼然，神之來格，乎若盡祭之道。故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曾子曰：慎終追遠，明德歸厚矣。此皆言家祭之不可忽，斯編之輯，而報本追遠之義備矣。

御製孟子條問一卷　金章閔藏寫本

朝鮮正祖撰。是編雜取孟子書中辭義之可疑者，而條記之。每條之下間有注明年月者，如梁惠王上篇下記云壬寅正月廿七日，公孫丑上篇下記云壬寅二月初八日，萬章篇下記云壬寅三月，盡心篇下記云壬寅五月，知為其平日讀書之日錄也。其中駁詰孟子極多趣語，如孟子譏梁襄王云望之不似人君，條問云：此曰望之不似人君，襄王雖無人君之儀，聖賢言辭氣象似不當如是迫切，而孟子之言如此者何也。又如燕民不悅則勿取句，條問云：孟子以文王肯之，然則文王欲取商，而以商人之不悅而止耶。齊之伐燕，本不關著乎文武之事，而孟子取以為譬何也。凡此所駁，並非有深切之義，不過正祖為君人者擺脫一切耳。如清乾隆批通鑑，于宋人程子宰相以天下為己任、劉子下批語多不滿之辭，其例正同。此編首數條論人臣出辭辭令，自萬章篇以下

四書質疑四卷 全章閔藏刊本

朝鮮李德弘撰。德弘撰有周易質疑一卷，已著錄。是編為顯宗七年，其外曾孫金萬然所編者，于四書章句之有疑義者，為之注釋，其大意謂論孟之書，乃出于一時門人雜記，聖門弟子問答言行之類，裒集為之，其妙道精義，頭緒多端，何可以一二字判斷得下，昔人謂論語一書多言仁，中庸一書多言誠，大學一書多言敬，孟子善言仁義，後人徒見此書有大旨大要之說，于四書往往以一二字求大旨，無乃近于牽強附會，言仁處求仁之理，言義處求義之理，言孝悌忠信處求孝悌忠信之理，逐處所窮，逐事履踐，積久漸熟，以至于融通發見，則所謂大要大旨者，則不待作意求索而自得矣。故德弘此書，不先立宗旨，而隨處發揮，譬如在學而下，發明孔孟言仁之異，云孟子論性之體，故訓仁先體而後用，論語言仁之用，則言仁先用而後體，如

皆論孟子言義理之處，若萬章篇之論性善，不仁者不可與言章之論仁，告子章之論仁義，夜氣章之論良知，引中程朱之說，以與孟子相印證，其言人性皆善，指理一之體，人物不同，指氣局之殊，大凡孟子言性，就人則專言是理，並與物則又不能遺是氣，又謂五常之性，對太極渾然之體而言，則為稟賦之性，各指其氣之理，故有五者之分焉，對氣稟善惡之性而言，則為本然之性，不雜乎氣質而言，故純善無惡，是皆有得于心者，故言之自覺親切，是書之作，始于壬寅正月，成于五月，而正祖以萬機之暇，五月之力，著為一書，足以見其平日讀書之富矣。

言情性性情是也、於孟子公孫丑章四端不敢
設問答之辭、以明四端之體用、所謂不標一
二字以求大旨、而大旨大要皆能涵蓄自得者
也、然考朱子之集注四書也、討論性理、謂心統
性情、而是非辭讓羞惡惻隱之四端、乃性之
見端、德弘直謂四端之發屬于情、頗與朱
注不蒙、是其於朱子之說、尚未能盡得也、又
其注釋經義、間有用諺文處、亦偶用以釋
經者、此蓋為鮮人而設也、德弘為退溪高
弟、精邃儒術、宣祖時、蔚為大儒云、

大學三綱八目箴一卷 附性理淵源撮要一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柳崇祖撰、崇祖、字、宗孝、又字真一齋、
號白軒、全州人、成宗壬辰進士、己酉文科、官
同知、至成均館事、是書取大學明明德、作新
民、止至善、及無訟、格物致知、謹獨、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絜矩之意、作為十箴、每箴之下、徵引先
儒之說、于大學之義、頗多發明、此為崇祖官
成均館大司成時所作、呈進于中宗六年、其大

要曰、明曰新曰止、而格致以精之、誠正修以一之、
齊治平以推之、言雖殊而不越乎一心之敬而
已、精一也、執之中、一以貫之之實、忠恕之道、亦
不外乎是、惟謹獨為守之之方、由絜矩而推之
于無訟、雖聖人猶病其不能、苟君人者體之而
興感焉、循是而行之、躋乎修齊治平之隆
不難也、欲附性理淵源撮要一卷、自五經四
子書、以至宋代濂洛關閩諸子之書、莫不博
攷而詳注之、以與十箴互相發明、蓋朝鮮義

理之學本淵源于中土，而其所沿之斷，遵守之篤，視之固學人為尤謹。卽如此書，序性理之淵源，發學庸之精義，非湛深經史，曷克臻此。至以橫經問難之日，以為格君諭道之規，遣意措辭，粹然醇儒，此尤為人臣子者之所當為者也。

三經四書釋義八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李滉撰。是編取詩、書、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諸書，而汲擇其疑義，又因門人所嘗辨問者而研究之，皆手自淨錄，初未嘗刊行，兵燹之餘，手本亦失。光海君元年，門人琴應壎始為之校刊印行。是書體例，因三經四書之有疑義者，為之申說，有用中國文字注解者，有用朝鮮諺注解者，注之甚為簡要。如詩之無草不死，舊有二說，一云草木盡為死萎，以比小怨之義；一云方春風被物之時，物無盡萎盡死之理。滉乃取二說以折衷之，謂為皆可通。又如下學而上達，注：意在言表。問何以曰意在言表？曰：下學之事，只是平常，無奇特聳動人處，至其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又捉摸不得，此乃言所難形容處，故曰意在言表。又衛靈公章注，發此以為非。問小註非循準則之說如何？曰：其所不言者，以所言者為準而則之，是之謂非。朱子之說

精審矣蓋滉之為此係答門人之問而作非有意于著述至若釋義多用諺文亦係為鮮人讀中國書而設故注釋力求簡賅答問皆本于朱子其于三經四書雖無發明之功而于鮮人實有便焉

經書辨疑七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金長生撰長生字希元號沙溪光山黃岡人仁宗時官刑曹參判是書為讀書隨筆之作自小學至于五經四書皆有注釋慎采衆說而以己意斷中之卷二在明明德小註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此以理與氣分說頗有病病長生曰按朱子曰推之于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于後不見其終之離又曰本混融無間景任所引氣與理合而成性云者皆一意也至于陳氏則既曰得天地之理又曰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分明有先後之異景任謂陳氏之說即朱子之說恐不深考也卷七禮記檀弓其變而之吉祭注變者以其變易常禮止祔而後止長生謂注說不然所謂變者非速葬之謂也自表祭變而為吉祭也且喪服小記云報葬報虞卒哭則必三月而後祔若如此注則速葬者自三虞後至

辛癸三月之間，通朗日必祭，則豈非頗瀆乎。況只祭于朗日，而來日不祭，則是間一日也，其可謂是日接乎。皆能究求經意，匡正舊失。長生性行純篤，勤於學問，嘗受業于李東谷之門，故書中引東谷之語特多。書後有其門人宋時烈跋文，稱長生遍交一時名流，講劘研究，生平未嘗一日去書，至白首不懈，讀而思，思而疑，輒隨手劄錄，故是編多精湛之見云。

說文解字翼徵十四卷　金章閣藏石印本

朝鮮朴瑄壽撰。朴瑄壽字溫卿，號溫齋，潘南人，憲宗乙酉進士，登李太王甲子文科，官工曹判書。是編彙輯商、周吉金文字，依說文之序，一一為之解釋，將以商周古文，匡正說文之失也，故名曰說文翼徵。書首有金允植序，謂瑄壽專精覃思，用力于六書之學，嘗擇良木，手自鐫藝為鐘鼎、彝敦、柷敔、諸彝器數百種，依圖刻畫，列置左右，坐列于其中，晝宵研究。若許氏字義之有未晰處，一以金銘斷之，比較同異，考文辨覈，正其偽謬，如酷吏之治獄，宜若瑄壽之書之可以救翼說文矣。今觀書中解釋，亦頗殊多，且尤通乎制字之條，如釋祖字云，今世以祖為父之父稱謂，而許氏訓為始廟，然則何文為父之父稱謂，金銘有作且者，無見于且字下，此即其文，而小篆不作且，以別乎從几之且，故致稽書之無且也。若謂以祖通稱者，祖之從示，神之也，可以神之者，稱

其見在之至又矣，若謂知其文者，且為名也，語助也，可以為名語助稱于至尊乎，不知且字古文作且，本象神主之形，後人因以其先人之神主稱其先祖，故曰且，及後形聲字作，復加示旁以識之，本甚易解，而瑄壽故求其鑿深，又失乎制字之意也。又謂道字，首非聲，而與之諧韻，不當有首部，以定聲，不知古音道首同居幽部，若首之于韻，亦與此同，是道字正以首為聲，本不為誤，瑄壽未識古韻，致有此失。蓋中國之語言文字最為艱深，非深明乎文字音韻訓詁三者，不易宣究，瑄壽以鮮人而未深習乎小學，遂以古文議許書，致不免有此失也。

訓蒙字會三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崔世珍撰。是上天文、地理、花品、草卉、樹木、果實、禾穀、蔬菜、禽鳥、獸畜、鱗介、昆蟲、身體、天倫、儒學、書式。中卷人類、宮宅、官衙、器皿、食饌、服飾、舟船、車輿、鞍具、軍裝、彩色、布帛、金寶、音樂、疾病、喪葬。下卷雜語。每門之下，先書漢字，次注諺音，及其解釋，首附諺文字母二十七字，及平上去入四聲定位之圖，所收之字，有一物之名而有數字者，或一字而有兩三名者，皆合見之。有字音在朝鮮傳訛差誤者，皆依中國正之。一字而有數釋者，皆取常用之解，至若醫家病名、藥名、諸字，或有義釋多端，難于一呼之便，或有俗所不呼者，皆棄之不收。又慮在邊鄙下邑之人，必多不解諺文，故特著諺文字母，使之先學諺文，次學字會，其意蓋在使初學蒙童便于記誦，故不求高深，而求平實易學者。首有世珍自序，謂千字文，梁朝散騎常侍

周興嗣所撰也。摘取故事，排比為文，則善矣。其在童稚之習，僅得學字而已，安能參識故實，審文之義乎。類合之書，出自本國，不知誰之手也。題曰類合，諸字而虛多實少，無從通聞事物形名之實矣。若使童稚學書，知字則宜先記識事物該括之字，以資見聞形名之實，然後始進于他書也，則其知故事又何假于千字之習乎。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釋之者曰，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今之教童稚者，徒習千字類合，以至讀通經史諸書，只解其字，不解其物，遂使學與物二，而鳥獸草木之名，不能融貫通會者多矣。蓋由習文字而已，不務實見之致也。此編取全實之字，編成上中兩編，又取半實半虛之字，為下編，使蒙童習之，亦可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而終不至于字與物二之差矣。是此書全為訓蒙之用，非為字書而作也。

三韻聲彙一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洪啟禧撰。啟禧，字純甫，號淡窩，南陽人。參判禹傳子。英祖乙巳進士，歷官吏曹判書，兩館提學，判中樞府事。辛卯沒，謚文簡。昔有國朝喪禮補編，已著錄。是編所以訂正三韻通考而作。凡通考之有未備者，則參以韻會洪武正韻，為之補入。每韻之字，分初聲中聲終聲三類。終聲則韻已分之，中聲則以ㅏㅑ為次，初聲則以ㄱㄴ為次。一音內有二三正音者，以字母為次。首有金在魯序，謂不佞嘗提舉譯院，取就三韻通考，逐字而並注華我音，俾覽者曉然知同異，而說文韻會字彙諸書，字音與反切，率多抵牾，而不合其所謂某音某反之本字，反被我音之為謬。欲正一字之音，博考諸字，輒費數時，其難如是。故職事無暇，仍成拋置矣。今大司馬洪君純甫，自少精于字學，兼通華語，慨然有意于修整，不佞竊喜而屬記

四聲通解二卷（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崔世珍撰。世珍字公瑞，燕山君癸亥登科，官同知中樞事。是書自序謂皇明太祖高皇帝，見古韻書愍其乖雜，當天下混一之初，首詔詞臣，一以中原雅音，併同析異，刊定洪武正韻。其後千古諧駁，始歸于一。惟我東國世事中華，語音不通，必賴傳譯，故設官未佐，俾專其業。惟世宗莊憲大王至誠事大，恪謹侯度，凡于咨奏，必經睿覽，始究學譯，嘗究音韻，創制訓民正音，命譯洪武正韻，又患其浩穰難閱，而覽者病焉，乃命高靈院君申叔舟，類粹諸字會為一書，冠以諺音，序以四聲，諧之以清濁，系之以字母，賜名曰四聲通考……今將通考一書，証據古韻，抄著音解，……釐之為上下二卷，知是書所以訂正通考。其目次，首韻母定局，次廣韻三十六字母之圖，次韻會三十五字母之圖，次洪武三十一字母之圖。其系韻也，以平聲統上去入，其系聲也，依三十六母

之，統前積年因沿。按凡起例，華音則以洪武正韻字母為主，而一從四聲通解諺翻之音。我音則就行用俗音而律之以字母，其有違于七音者正之。雖異母而不悖于七音者存之。若字母中輕唇正齒音及喉音之全清、牙音之不清不濁，我國所難音者，各從一音內聲相近者而合之。中聲之殊者，亦皆準于華音，推類以釐之，而或沿或革，務歸通宜。若是則鮮音漢音諺語三者之各得其正，而通考誤收誤讀之失，可以正焉。

為序，每字之下，注以諺音，蓋仍以洪武正韻為主，而訂正其音讀，是亦古之意，重在便于翻譯，非為研究韻學之專書也。後附通考凡例一卷，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一卷，動靜字音一卷，所以釋牙齒唇舌之音，初聲中聲終聲之用，與夫朝鮮國音漢音諺音之分，所謂施諸譯學庶幾簡便也。按朝鮮字書，舊惟四聲通考、老乞大朴通事二書，然二書承訛傳謬，甚至諸字有音無釋，世珍此編，視二書較為精密云。

韻會玉篇二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崔世珍撰。世珍撰有四聲通釋、訓蒙字會，已著錄。是編部位依玉篇，文字之排列依韻會。其大意謂宋朝黃公紹始祛諸韻訛舛之襲，乃作韻會一書，循三十六字之母以為入字之次，又類其韻同聲之字歸之一音，不更加切，覽者便之。但其釋字雖精而過略，集解頗繁而不節，未免後人有遺珠類玉之嘆矣。大凡字必類其音而為之韻書，則亦宜必類其形而為之玉篇，然後乃可易于指形尋字，而得者其韻矣。今此韻會既類其音，不類其形，是乃存其韻而缺其篇，宜乎後學之深有所憾者也。故今將韻會著其玉篇云云。夫字形之書，其始乎說文者也；字韻之書，其始乎廣韻者也。說文之書，據形系聯，以形為主，而不能敘之以音；廣韻之書，以音為主，而不能敘之以形。蓋形音與義，斯三者雖日屬于文字之學，而董理者必分門研治，而後考訂之

仍當有所說，此示字形字音之書之不可混合也。世珍居朝鮮，于中土文字音韻之書，見之甚稀，不知有說文廣韻，而僅見及韻會玉篇，已見其陋，且又不知乎文字制作之原，漫云音韻者爲韻書，而字同者爲玉篇，而妄謂玉篇附于韻會，是何異乎不知而作，則其大不之謬，得未無有論矣。

奎章全韻一卷　奎章閣藏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亦中土佩文韻目，而以諺文分注之。義例云，我東韻書之業，以三韻別置入聲，有非韻本四聲之義。今以平上去入，比類諧聲，併爲四格。此奎章全韻之所爲修次者也。編字次第，做古韻書字母爲次之法，以諺書反切，按序排定，而一字之數韻互見者，字同而音義各殊者，並華音東音之逐字異讀者，標以偏旁識之。（一字互見四聲者，平聲標（）入聲標（）（以上聲標○去聲標）一字互見他韻者，注部首加匡，一韻而字同音義異者，注以諺音加匡）匡以圓加之，諺注以合析之，皆依華音之舊，而尤致詳焉。至若通叶之韻，則依據古樂府杜韓諸據其可據者，以之附于各韻之下。（如東冬江相通，庚青蒸相通，支微齊佳灰相通，魚虞相通，真文元寒刪相通，蕭肴豪相通，歌麻相通，侵覃鹽咸相通）其韻部雖出通佩文韻，而通用叶韻，則互有出入，而所收之字，頗爲謹

巖、當時出于奎章閣諸儒臣之手，在朝鮮韻書中最為精確。正祖庚申，刊板行世。原萬九百六十四字，增二千一百二字，叶二百七十九字，原增叶文總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五字。於此可以見朝鮮人韻學之深淺者焉。

林下筆記三十九卷　奎章閣藏抄本

朝鮮李裕元撰。裕元，字景春，號橘山，月城人，桐泉敬朝之子。憲宗丁酉，司馬；甲辰文科。歷官侍教副學至領相國事。李太王戊子役，謚文忠。是編凡為目十六，曰四時香館編一卷、瓊田花市編一卷、金薤石墨編二卷、掛劍餘話二卷、近悅編一卷、人日編一卷、典謨編二卷、文獻指掌編十四卷、春明逸史六卷、旬一編二卷、華東玉糝編二卷、薜新志一卷、扶桑開荒攷一卷、蓬萊秘書一卷、海東樂府一卷、異域竹枝詞一卷，總之曰筆記。經傳之所附說，朝廷之所遺史，禮樂政教之大，嘉言善行之要，與夫士大夫談天之餘，撫摭而為錄者，靡不畢載。四時香館編，所以考證經史；瓊田花市編，為其詩歌古文辭；金薤石墨，為其金石文字；掛劍餘話，則博攷孫武兵法為後人所用者；近悅編，則鈔集皇甫儒說，以記先賢之言行；人日編，紀人生為學之規範；文

獻指掌、典謨編、記用人為治之要、者明邊史、紀事、明之國事、朝政、收輯繇富、尤足以資考証、自有一編、以不雜紀名地風俗、亦足以供多聞、卷首載東萊鄭基世序、備其歷敘中外、二十餘年、入臺閣、典藩府、風流華藻、照人耳目、其任之宗、其學已施、宜若巍然自高、不復以經傳為意、而每于養閑之暇、慨然從事于筆硯、積標箱于山房、富于藏于鄴架、本之經典、宗之史乘、動盪乎詩文、涵濡乎言行、以至國朝典章、閭里稗說、兵家書流、名物之數、雜以草論、附以己見、衆理畢具、寸長皆錄、蒐書者如入群玉之府、金璧琳琅、燦璘駭瞻、應接不暇、而其要皆不離乎日用事為之間、洵非虛譽云、

俎豆錄二卷 金華閣藏寫本

朝鮮李万運撰、万運、字中心、成平人、官都正、著有萬機要覽、已著錄、是編搜輯朝鮮太廟、及文廟配享諸人、各地書院參祠先賢之小傳、一一為之記錄、首京都文廟、孔子、孔門弟子、及宋五子、配享之人附焉、次則以道府之書院為主、如何府有何書院、祠者何人、依次為之考核、自新羅高麗、迄乎本朝、網羅甚備、所以尊師重儒之意也、朝鮮孤偶藩服、自南宋以來、接受中國之文化、尊崇儒術、各地皆有書院之設、可以知其文風之盛、是書亦有刻本、與寫本容有異同云、

退溪言行錄六卷 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權斗經撰。斗經，字天章，號蒼雨，安東人。肅宗庚寅，以蔭縣監登文科，官修撰。是編輯錄退溪李滉之言行，為三十二類。卷一，學問、讀書、論格致、存省、論敬持、成德、教人。卷二，講辨、資品、起居語默之節、律身、居家、律先、家訓、處鄉、辭受。卷三，交際、飲食衣服之節、樂山水、出處、事君、告君陳誡、居官。卷四，論理氣、論理、論時事。卷五，論人物、論科舉之弊、崇正學、雜記、筵臣啟辭、考終記。卷六為附錄，曰實記，曰通述，曰遺事，曰行略，曰崇終、獻議，曰教文，曰祭文。蓋朝鮮治學之士，退溪實粹然大儒，其治學之一遵有宋朱子之教法，飭言勤行，躬行履踐，以盡為人之道。奮然致力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地，發憤忘食，堅苦刻勵，力求敬義夾持，知行並進，因先儒之說，而究聖賢之旨，因聖賢之言，而窮天地之理，謹思明辨，弗得弗措，自夫一事一物

之微，以至于天地萬物之變，莫不窮之極其深，析之極其精，期必至于豁然貫通之地，而又必以平易卑近、明白切實者為之準則，雖中經時變，而未嘗一日廢書。其在朝鮮，猶朱子之在宋季也。斗經取李氏所著書及李門弟子之劄記，亦猶乎朱子門人之編語類，而世之考究李氏之學者，甚有賴乎茲編也。

國朝儒先錄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柳希春撰。希春字仁仲，號眉巖，善山人。中宗戊戌生員，登文科，選入湖堂，官副提學使。是書本宣祖教撰，係金弘弼、鄭汝昌諸人之錄其言行，以嘗所習，首有李滉白序，謂宣宗語希春，李彥迪文集，則予既覽之矣。金弘弼、鄭汝昌、趙光祖，並皆不世出之賢，豈無所著述乎，爾其為予裒輯以來。希春承命兢惶，退與玉堂諸儒，蒐摭撰剔，并取其行狀及遺事，稿次凡例，做伊洛淵源錄，稟審裁而更定焉。于弘弼則取其景賢錄所載，稍有增損，彥迪文字頗多，不可盡錄，則鈔其緊要者若干篇，其他多得之于見聞。既成投進，請名之曰國朝儒先錄。其所錄諸人，首記其生平傳記，次錄其重要之學術論文，條理頗為綿密。蓋東國自新羅以迄高麗，能研窮性命，超然自得者，鄭夢周以外，未聞有人。降至朝鮮，名儒輩出，若金弘弼之會于

絕學，遠紹夢周，鄭汝昌之忠信篤敬，以闡義理，趙光祖早師弘弼，得其依歸，其闡道誠而厲志曜，潛心主敬，合參本原，李彥迪之天資近道，持敬功深，為海東四大儒，後之作者，其功程之淺深，造詣之疏密，雖有不同，要之不能出于四人範圍之外。此編以四人為綱，綴其言行，以表章其學術，于此可以見鮮人思想之大凡焉。

國朝人物考六十六卷附續考八卷

奎章閣藏寫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書所錄，自朝鮮國初至肅宗，立二十三目，曰相臣，曰國戚，曰儒學，曰名流，曰文官，曰武臣，曰休逸，曰蔭士，曰士夫，曰莊光立節，曰燕山罪禍，曰己卯黨籍，曰乙巳罪禍，曰牛栗從遊，曰甲子死節，曰虜難立節，征討，曰倭難立節，曰倭難征討，曰光海立節，曰光海罹禍，曰癸亥舉義，曰甲寅以後罹禍立節。其續考八卷，所以補其遺漏。諸人之傳，或采自傳記，或采自碑銘，雜不著議論，而分別門類，綱舉目張。凡朝鮮一代之將相隱逸，英流耆彥，莫不收羅完備。夫一朝之名公鉅卿，名在國史，自後復有傳記碑銘以表章之，故後世而事跡亡，或可考。至若文人隱逸，生不見知于當時，殁後又無著述，文或自著述而不傳，是故姓名湮沒弗顯，後之人欲考其行事，而歎文獻之不足，于先代人物不能知其詳者多矣。蓋欲詳甄而編次之，求

之國史不可得，則求之于碑銘墓志；求之碑銘墓志不可得，則求之于雜錄傳記。是書之體例，知在詳甄博訪，于諸人之傳記、史傳、碑銘之外，兼採雜說，以存異同，在傳記中洵稱鉅制。乃有用之書也。惟奎章閣所藏本，中缺二卷，其足本今亦得觀，爰俟異日之采訪云。

嶺南人物考十卷 全書閣藏寫本

朝鮮蔡弘遠等撰。弘遠，字彌叔，平康人。正祖壬子登文科，官至參判。奉正祖命，撰集嶺南聞達之士，凡四百五十餘人，每人先書其簡畧之事歷，至其行事遺聞，采自言行錄及碑銘墓志為多，材料之蒐集，殊稹過于簡畧，然每引一書，必記其出處，頗見其記錄之忠實，是其長處。是編非出于一人之手，每卷何人所撰，皆于冊中啟記。第一卷蔡弘遠撰，第二卷丁若鉉撰，第三卷李儒修、韓致遠撰，第四卷睦萬中、沈奎魯撰，第五六卷尹弼東、李鼎運撰，第七卷李致薰、洪命周撰，第八卷蔡弘履、權應範、沈奎魯撰，第九卷李日躋、沈達漢撰，第十卷李祉永、姜浚欽撰。按嶺南之士，金、李、朴、權諸姓，實為大族，其間冠蓋相望，博學能文者，亦實繁有徒，然而記傳之書，殊不多覯，往往使奇節特行之人，日就湮沒而不聞。是

編收采，甚為繁富，世之研治朝鮮文獻者，頗有資于是焉。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十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李滉撰。滉嘗撰理學通錄一書，宋元錄若干卷，則成于玆亥，而已具序文，外集之錄則在此叢未脫之前，故失收。是書之作，大概取其名為此學而實陷異教者，別為一帙，以寓勸戒之意，但係未成之書，不曾出以示人，庚午歿後，其門人趙穆等始為梓行，蓋未定稿也。定書名之意，宋學謂自宋以及元明諸子，其學皆出于考亭，今錄諸子而不本于考亭，則無以見其學術之有關源宗統，故于宋季首列朱子，次朱門諸子，次朱張後私淑諸子，收采之人除述于餘，或再傳三傳，或私淑其學者，皆行收入。采錄之書，自宋史有本傳外，餘則于朱子紀實及語類之全、一統志等書，其有史傳或銘誌之簡者，既錄此以序事實，而又摭語類大全，則未能較為完備，如黃勉齋諸子史傳、何叔京碣銘、程正思墓表之類是，其無是者則以實紀中所載君叔事于前，而以師訓之見

于二書者繼之。如輔廣、源以下至四卷陳彥忠等是。若此之書，或見于二而遺于一（如五卷金敬直以下至鄭信之），或見于一而遺于二（如陳淳、薦至趙南逸），亦各以類相從而錄之。又有但著姓名于實，而無師説于二書者（如鄭成叔至劉子晉），或得之他書而不見于二書者（如張燈叔至吳非卿），亦并錄之。他若陸子靜、沈叔晦、胡廣仲、劉淳史、陳正己之流，學問多可疵病者，則別為外集一卷，以示別于正學，可謂集朱子學派之大成，頗有資于研治宋學者之參攷焉。

孝行錄二卷 金華閣藏刊本

朝鮮權溥、權準同編。權溥，字齊萬，號菊齋，高麗忠烈王時人，官至大提學、政丞。時歸老景，其子準命工人畫二十四孝圖，囑李益齋為之作贊，前所贊凡二十四章，曰大舜象耕，老萊兒戲，郭巨埋兒，董氏責身，閔子忍寒，曾氏覺痛，孟宗冬筍，劉殷天芹，王祥剖魚，姜詩泉鯉，蔡順分椹，陸績懷橘，義婦割股，孝娥抱屍，丁蘭刻母，明達賣子，元覺警父，田真諭弟，魯義姑長，趙宗替瘦，鮑山負筐，伯瑜泣杖，琰子入鹿，楊香跨虎。此二十四章出于中國二十四孝圖，準獻其父，以娛親者也。後所贊三十八章，曰周后問安，漢皇嘗藥，仲由負米，黃香扇枕，日磾拜像，顧悌泣書，張元療目，少玄鏡膚，緹縈贖父，景休乳弟，文貞嘗糞，大初僕棺，王裒泣柏，宗承生竹，文讓馬助，袁師猿馴，薛包被毆，庾袞護病，劉政焚青，許孜負土，中徒不食，乾邕過哀，王褒避險，李謐投江，戴良驢鳴，吳猛飲蚊，鮑永去妻，鄧攸棄子，茅容設饌，黔婁嘗糞，江革自傭，世通永慕，子平罪己，壽昌棄官，吳公焚須，文正樹背，陳氏養姑，長孫乳姑，此三十八章，溥所手抄，復命益齋，即圖為之贊詞，前後所贊凡六十二圖，準刊而行之，所以表家色養，博親之歡心，而以此教家童朝夕詠歌，熟習見聞，以興起善心，而啟發其天性，有補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矣。

三綱行實圖三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偰循撰。循，慶州人，慶壽之子，太宗戊子生員，登文科，官吏曹參議，至集賢殿副提學使，博學能文，世宗十三年，奉教撰集中國朝鮮書傳中忠臣孝子烈婦之遺跡，可以為君臣父子夫婦三倫之模範者，而彙錄之，是編收得孝子忠臣烈女之卓然可述者，各三十五人，共一百五人，圖形于前，紀實于後，而并系以詩，孝子則錄太宗書順事實之詩及孝行錄中名儒李齊賢之贊，其餘則令當時詞臣分撰之，蓋以君親夫婦之倫，忠孝節義之道，是乃降衷秉彝，人人所同，而帝王敦典敷教，由以三綱之義為先，所以南陔白華之詩，漢廣汝墳之什，而為詩人所嘉詠，家盡孝順之子，國皆忠藎之臣，亦治道之郅隆者也，世宗敕撰是編，將使孩童婦女，皆以樂觀而習聞，披玩其圖，以想形容，諷詠其詩，以體情性，莫不歆羨嘆慕，以感

發其同然之善心，斯亦政教之一端也，考朝鮮三綱行實圖有三，續三綱行實圖，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及此編是也，此三書者，收羅之富，以東國新續三綱行實為最，而繪圖先民故事，以資勸勉，則自此書始，至正祖二十一年，敕撰五倫行實之圖，門類益廣，推本尋源，則皆自此書開其風氣也，

續三綱行實圖一卷 金華劉氏藏寫本

朝鮮申用溉等編。用溉，字溉之，號二樂亭，文號松溪，高靈人，成宗戊申文科，中宗時典文衡，為士林領袖，遂拜相國，著有二樂亭集，已著錄。先是世宗命儒臣偰循集古今孝子忠臣烈女之行可為模範者，圖形紀事，系以詩贊，賜名曰三綱行實，印頒中外。至于成宗康靖大王，又令書局即偰循所撰而重加訓釋，以諺字。中宗朝，召禮官曰：近來綱常墜地，予甚痛焉。茲欲于三綱行實，益採國朝以來忠孝節義之人，續為一編，使民觀感。命大提學申用溉撰修，補孝子三十六人，忠臣六人，烈女二十八人，共七十人，繪圖詩贊，一如前圖。後有用溉等進表云：降衷秉彝，實同得而有則，化民成俗，在善誘之無方。人倫莫大于三綱，治道宜勤乎五典。盍集往昔之行跡，用作來今之範模。孝于親，忠于君，國家非有二致；竭其力，盡其命，更臨終當一心；一至于婦人事夫，要以

自信為節，豈惟古今之通義，乃是天地之常經。是朝鮮于中國綱常之教，孝之甚切，而行之甚篤。按當時君臣，率以是以為政教之本，可見人倫說之足以文配鮮人。至若綱羅先民懿行，著之于書，記其行事，贊以詩歌，亦治是邦文獻者之所當參攷者也。

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十七卷　奎章閣藏刊本

世宗時，命儒臣偰循等撰忠臣孝子烈女等之事實，圖繪，頒于人民，俾資觀感。成宗時，加入諺語。中宗、宣宗時續修。光海君六年，更命柳根等續，增忠臣一卷、孝子八卷、烈女八卷。書首有尹根壽序文、奇自獻等上箋，後有柳夢寅跋。是書體例，首綴忠臣孝子事實，繪成圖畫，次系以傳畧，次附以諺文。自獻等上箋文云：秉懿好德，實出于天，移風易俗，莫善于教。

肆輯三綱之重，聿彰五典之惇。若稽生民，各稟明命，有物有則，即君臣父子之倫，無古無今，備仁義禮智之性，能竭力為孝，不奪志曰忠，矧伊從一而終，由于合二之好，宇宙之大經而不墜，實猶棟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莫啻菽粟，斯尊迪之孔易，誘感發之非遐。追觀自古風化之隆，莫如昭代家法之美。宣德中，首撰行實而廣布，成化間，仍加諺解以重頒，正德之九年，有續編之一帙，上自有夏，下迄本朝，旁及新羅、

王于我國，歷選忠孝烈女之尤者，並與詩贊繪事，刻之，實開卷而瞭然，信伐柯之在此。後柳夢寅跋云：先聖王纂而書，立民彝則，既行乎世，而惟茲壬辰之難，人之畜于忠于孝于烈者，特泯殁不傳，予甚惜之。其採中外所見聞譜疇可稱述者，編錄之。越明年甲寅，設都監，選諸宰，更加釐正，又明年乙卯，加鈔輿地勝覽若干人，載之編首，統上年所纂輯圖之傳之諺解之，于是乎一帙成……總一千六百五十餘張，人亦如之。是

知此編歷時之久，蒐採之富，洵足稱為大觀。夫人生社會，斯須之不可離者，則為倫常彝行，雖賢者猶或未盡能履踐，茲舉先民善行，彙為一編，非徒有禆于教化，亦學者所必當參攷者也。

二倫行實圖三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曹申撰。申字叔奮，號適庵，曹偉之庶弟。官教官，七至燕京，三赴日本，能文章，所著百年錄、謏聞瑣錄諸書，已並著錄。是編之作，所以補三綱行實書之未備。二倫者，兄弟朋友二端也，而師生宗族附見焉。書首有晉川姜渾序云：本朝三綱行實之書，既廣布中外，人人皆知忠臣孝子烈婦之行為可仰也，莫不感激奮礪，以興起其善心，獨于長幼朋友二倫，未之見焉。今慶尚道觀察使金公諱安國，嘗在政院入侍經筵，請撰二倫行實，添續三綱，以備觀感。上可之，下禮曹，令設局撰進，命未及行，而公出按于南，首囑前司譯院正曹仲撰集歷代諸賢處長幼、交朋友，其行跡可為師法者，得若干人，于兄弟圖附宗族，于朋友圖附師生，紀事圖贊，諺譯，悉倣三綱行實。考五倫之紀，兄弟師生與三綱並重，書曰：主愛為親，主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蓋敬長所以廣其悌，取友所以輔其德，將使人人興于悌以敬其長，則風俗自厚；人人取于友以輔其德，則善人自多，善人多則風俗醇厚，天下豈不治矣。故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三綱行實收輯淵為富博，而獨缺兄弟朋友，未免猶未盡善，由為補兄弟圖二十五人，宗族圖七人，朋友圖十一人，師生圖五人，庶足以補三綱行實之缺，而五倫之傳人俱備也。

五倫行實圖五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正祖二十一年敕撰。先是光海君時，敕集古忠臣孝子烈女，盡分所事圖紀，詠贊譯音而著之，名曰三綱行實。中宗時，經筵侍講金安國命曹伸采諸賢處長幼朋友可為法者，而附以宗族師生，曰二倫行實圖。正祖二十一年丁巳，將匯二書而合之，敕命之臣輔國崇祿大夫中樞事兼任奎章閣直提學李秉模等，集合二書，重加修正，所收孝子三十三人，忠臣三十五人，烈女三十五人，兄弟二十四人，宗族七人，朋友十一人，師人五人。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北天之所以命人，而人受自天，遵之則治，違之則亂，此先民之要道至德，亦君人者輔治勵世之具。正祖以三綱二倫判為二書，觀者時有未便，是以命集而合之，上摭純行修節，旁搜卓烈懿範，傳以紀之，繪以象之，詩以詠之，贊以褒之，使匹夫匹婦，一開卷，一寓目，油然

起感，怵然興惕，所謂以教化為政治之先務者也。然三綱行實，原書收錄凡一千五百餘人，此乃刪其十之九，使乎成忠成烈之士而不盡傳，後之訪采文獻者，而興不足之感，則又斯編之弊也。

金石錄二百四十六卷 殘存三十九卷 奎章閣藏本

朝鮮金在魯編。是編係原碑拓本，裱貼成冊，書首無目次，亦無考釋序跋。原二百四十六冊，是稱巨帙，惜其書已殘，今僅存三十九冊一百六十四帖。其中所收，漢魏之物少，唐宋以後之碑銘墓志為多，若議政府左贊成閔公神道碑銘，忠肅白公神道碑銘，贈吏部判書成進士李公神道碑銘，贈左承旨通訓大夫掌隸院司議李公景稷墓志，沙溪金先生神道碑，奉正大夫集賢殿校理疑溪玉先生之墓，李直郎南州判官贈通善郎司憲府持平宋公繼祀墓志，通政大夫宋世勤墓碑，忠貞李公神道碑，行大宗伯孝憲金公神道碑銘，請社功臣行戶曹判書延城君贈議政府領議政謚忠靖李公時昉墓碑，奉正大夫行楊口縣監李公晶墓碑，均極少見之品，皆載于是編，蓋朝鮮石刻，流傳極少，良以民江狄屋之間，無人搜訪，而拓手亦不易得故

致古代文物，日就湮沒，雖東國有金石書錄之作，則亦係錄文，未能拓墨存真，在魯斯書，皆係墨本入錄，雖未為之考釋，要之專古之甚大，是以其書雖殘，而彌覺可貴也。

金石總覽原稿四十卷　奎章閣藏寫抄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于朝鮮之石刻，收輯甚備。每碑記其行款尺度，及所在地與建築之年月，彼釋所得，附記于後。其有朝鮮之物而不在本國者，則亦收之，如正祐寺朝鮮鍾之在日本大阪市東區正祐寺所藏是也。亦有原碑未見，而碑文曾見于著錄者，則亦收入，如靈陽福元寺高麗瑜伽教師海圓碑，據東文選收入是也。朝鮮古代出土之物雖多，而有文字者絕稀，即平壤樂浪之物，其有文字可考者，僅王盱官印數方，其他服御器，皆無刻銘，即以石刻而論，若金石錄及大東金石書之所收，大都皆唐宋以來碑銘誌狀之文，不足據以考古，乃若據以訂補史傳之未備，亦治史學者之所資也。然東人于金石考古，不甚注意，故于歷年所存之碑碣，多未著錄，近年若總督府，金在魯雖有金石錄之輯，然其書僅存三十九卷，今亦難觀其全，是編為總督府所輯，尚非定稿，其所收之品，皆各地調查所得以編入者，自可信據者也。

三韓金石錄一卷 金壺閣藏稿本

朝鮮吳慶錫撰。慶錫字元秬，號亦梅，海州人。純祖時官知中樞府事。尤工隸法，精山水，善金石考據。是編收高朝二代石刻共一百四十七事，做洪氏隸釋之例，具錄全文，偏旁殘缺，悉依金石原刻。其有漫漶剝蝕不可辨識，而文見于他書者，俾為補入，唯作細字以別之。碑之長短寬闊，字之大小經圓，俱用漢建初慮俿尺量其分寸，方圖尺樣于前。所收諸刻，或有攷證載于他書，及諸家間有題跋，悉著于錄，仿王昶金石萃編之例，詩則不錄。慶錫之用心，不減洪、王，而鑒別之精，頗以歐趙。若乎百濟碑、朗空大師塔銘之屬，為萃編諸書已著錄者，而攷訂務極其精審。至諸家未載之遺文，皆能訂其時代，稽其法制事跡，足裨東邦之掌故者甚多。朝鮮自漢以來，著為郡縣，乃與中土附庸之邦，聲名文物，著于東土，金石古物，頗傳錄

富，獨著錄金石，未有專書。大氐其人皆重宋儒義理之學，而于金石考證非所素聞，以致歷代古物無人整理。慶錫游學中土，得聞乾嘉以後金石考據之家法，故仿歐趙洪王諸家之例，著錄朝鮮之金石，通都大邑鑒藏裒集之家靡不詢，海濱山陬叢祠破家之間無不索，雖不足盡朝鮮之古石刻，然而東海之古蹟瓌聞，略備于是。是則東國考古之書完整而存于世者，實以是書為之最云。

荷谷朝天記三卷附過江錄一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許篈撰。篈字美叔，號荷谷，陽川人，宣祖戊辰生員，甲申文科，官典翰，著有荷谷詩集。宣祖七年（明萬曆二年）篈以書狀官隨聖節使朴公希立赴明京，此編為其旅行中之日記也。日記起于五月十一日甲申，終于十月初十日，每日所過山川、驛程、名勝古蹟，皆有筆記，其有關于朝聞掌故者，如紀夏言嚴嵩之禍福，可與正史之互證。又紀劉湯詁、湯詁指揮送宮人六名來，欽下程，饋給如前，舍人華鎮其少，發怒委棄而去，余等歎詫之。今姑自追贈最後一人，還推而去，極好笑。此人唯知貪得，不顧廉恥之何如，名為中國，而其實無異于達子焉。由此可見明季貪婪之行，亦可知朝鮮之如何藐視達子之人。記入北京，與陳言三大夫相見，言向索皇華集、鏡面紙、海獺皮之物，言以所買之段疋，與彼等交換物品事，及篈等向言要求撥給車輛，于此又可以見古代屬藩入貢之情形。

文如所錄獲送回事，亦關係東北民漢之大者。後有篈自序，序其所以為記之意。附過江錄一卷，記十月十日至十一月三日渡江之事。荷谷先生集詩鈔目錄一卷，按篈撰有燕山紀行詩，今未見，未知存亡。後有其曾孫𤦺跋，謂詩鈔並遺詩文若干篇，已已侵梓，舊有板而今亡，未知燕山紀行詩與詩鈔是一書否，然不可考矣。

讀書記四卷　金章劉藏寫本

朝鮮朴世采撰。世采著有春秋補編、三禮儀、南溪禮說、六禮疑輯，已並著錄。嘗謂大學、中庸及朱子小學、近思錄之書，為初學入道之無二法門。小學則李氏讀改程子集說，更為集注，於三經傳之旨，猶有未考者；近思錄則鄭氏、羅氏、葉氏之失，別成釋疑，然于講解之道，猶有未究者。至于學庸章句，兩書大全備矣，其于解釋、指南、蒙引等書，及朝鮮諸儒之說，猶有所當追補者。世采此編，即以學庸、小學、近思錄、四書為主，于先儒之說，皆表出而明注之，而附以己見，或且撮錄一明問答商確之說于後，以相引證。每書之首，則必先綜述其通篇之大意。其凡例謂讀書之法雖同，而人品見識各異，自窮鄉晚學言之，雖自讀之間，皆所未解；自通明經學者言之，義理蘊奧，頗多曉達，而無疑礙。今為此書，蓋欲專為初學之地者，故自不得不有所主。今觀其書，雖論理義，一宗朱子，宗旨甚正，而時論亦平正通達，初學讀之，不無裨益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明倫錄四卷 李準閣藏刊本

朝鮮鄭光延撰。光延世系未詳。是書分六編。一曰父子篇，二曰君臣編，三曰夫婦篇，四曰兄弟篇，五曰朋友篇，六曰宗族篇。後附嘉言善行一篇、張思叔座右銘一篇、范益謙座右銘一篇、覺世問答一篇。每篇歷舉古人行事，以資效法。蓋人于兩間參為三才，與萬物不同者，以有五倫也。父所以生我，君所以食我，夫婦同外之分，兄弟同氣之人，朋友同心之人，然則處之當何如哉。是以為父當慈，為子當孝，為君當使臣以禮，為臣當忠，為夫婦當敬，為兄弟當愛，為朋友當責善。王者人人能盡之，則天下治。王者廢其一，而天下亂。然而人或溺于所習，夫子教養、敦常、敘倫者多矣，豈非風化之衰乎。光延感教化之衰，而以覺世為心，摭取朱子小學明倫篇及朝鮮五倫行實，合為一編，裁取古人之懿則善行，各以類聚，使簡而易知，用以教鄉里子弟，人人遵而習之，則知倫常之當尊，而邪說之可斥。若夫遺親後上，倍師擯友，印兄弟閱牆，男女無禮，與夫約剝民膏，欺騙人財之行，庶可絕跡于天下。蓋猶粟菽布帛，爲常日用者之不可一日而缺，所謂有用之書也。

性理管窺四卷 金事閣藏刊本

朝鮮蔡之洪撰、之洪、字君範、號三患齋、仁川人、為寒水齋權尚夏高弟、顯宗時、官至縣監、有德行、善詩文、著有別天文集、是書分為七類、曰太極、曰陰陽五行、曰理氣、道器附、曰化育人物、曰天命之性、曰氣質之性、曰心、性情意志附、每類之下、徧引諸經與宋五子之書、而後下以己意、首有之洪自序、大意謂天人賦受之理、雖非初學所可驟語者、然此乃學問之大頭腦、窮格之士亦不可不知也、昔朱子之編近思錄、首載陰陽變化之說、呂東萊以為後學晚進于義之本、此編之意亦如之、古人之學、固以格致為先、而其始也、必養之于小學、使之收拾其身心、收拾身心、必自居敬窮理始、故于太極陰陽之下、次之以氣理、人生兩間、最貴于物者、以其有是性也、人或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本然之所自來、則天命有所隔絕也、人道或同于禽獸、故次之以天道之化育、而發明人心之體用、大氐中鮮交通、自宋以來、始為發達、中國之文化、輸入朝鮮者、惟宋儒之說為最多、故鮮人治經學者、多沿宋五子之緒餘、以發揮義理為能事、所以宋儒義理之學、流行于中土者、反不若朝鮮之盛也、

海東小學六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朴在馨撰。在馨字斯文，嶺南人，家世不詳。嘗取李退溪先生小學圖，分為六編，一曰立教，二曰明倫，三曰敬身，四曰稽古，五曰嘉言，六曰善行。明倫之實五，曰父子之親，曰君臣之義，曰夫婦之別，曰長幼之序，曰朋友之交。敬身之實四，曰心術之要，曰威儀之則，曰衣服之制，曰飲食之節。稽古之實三，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嘉言善行二編為外編，曰廣立教，廣明倫，廣敬身，曰實立教，實明倫，實敬身。其所錄，皆朝鮮人之言。小學者，故以海東名其書。後有在馨自跋云，紫陽朱夫子摭前人嘉言善行，編為小學書，天下宗之。惟我海東，自箕聖以來，禮樂文物，模擬中華，羣賢輩出，至稱小中華，而朱子不世出，東人格言懿行，不得編入小學書中，余以是慨之，亦自攟摭海東前人嘉言懿行，其規模凡例，一遵小學。蓋自宋以來，宋儒學說，貴薾于海東，其國人士，知禮義，重廉恥，忠孝貞烈之人，代皆有之。而治學之士，咸以程朱之言，為天經地義，而一道守之，不敢或渝。若鄭仏滉、李退溪、李文成、朴文純、金文元、許文正之流，皆精研理義，粹於儒宗，立旨著作，亦極繁富，而其言足以為後世師，行足以為天下範者，在在而有。[illegible]是書，采其德行善蹟之彰彰著者，而彙錄之，非徒足以表章先賢，抑亦有補于後人之自修者矣。

時憲紀要 二卷 奎章閣藏抄本

朝鮮南秉吉撰。秉吉，字子裳，號六一齋，哲宗時以文科官至禮判。精通天文，當時稱為第一。撰有推步續解、推步捷例諸書。是編于曆象步算交食諸法，取其詳簡，纂集成編。上卷七政篇，曰曆法沿革、天象地體、黃赤道、經緯度、曆元、歲實、地平經差、清蒙氣差、恒星行度、恒星算例、太陽行度、日躔算例、太陰行度、月離算例、五星行度、土星算例、木星算例、火星算例、金星算例、水星算例、五星段目算例。下編交食編，曰交食總論、月食算例、月食帶食例、日食算例、日食帶食例。其法大體採用中國之時憲曆，而兼采西法，而稱精密。朝鮮向不諳曉人之術，其所用之三差八綫、躔離不改者，惟賴中國之時憲法也。秉吉少究商容，博通象緯三統四分之術，小輪橢圓之法，靡不明識，嘗以朝鮮舊雖有天文曆法二書，用之科試，蓋其書掇拾前世曆志及明翻九天舊論，其說已祧。其數亡失，而又無布算推步之式，以是肄習學徒，實無足取。故簡擧時憲之要法，彙為一編，以為考試之書。至所交食之開鎖、距視行比例，理真數確，頗為精當云。

諸家曆象集四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世宗二十七年，命李純之等集撰。是編分天文、曆法、儀象、晷漏四類，所搜采之書，自兩漢、隋、唐以來，迄乎當世中國朝鮮治曆之家，關于天象之說明，及述夫推步之異同者，悉條彙于各門之中。其于中國古代日星定時儀、渾天儀及漏刻器等之精巧，與夫大明授時、回回諸曆之算法，亦均有詳細之說明。後有李純之跋云：宣德癸丑秋，我殿下發于宸衷，凡諸

儀象晷漏之器，天文曆法之書，靡不講究，皆極精緻。在儀象則曰大小簡儀、日星定時儀、渾儀及渾象也。在晷漏則曰天平日晷、懸珠日晷、定南日晷、仰釜日晷、大小圭表及欽敬閣漏、報漏、行漏也。天文則于七政列舍、中外官入宿去極度分，皆測之。又將古今天文圖參別同異，測定取正，而其二十八宿度分及十二次宿度，一依授時曆修改，以刊正石本。其曆法則于大明曆、授時曆、回回曆、通軌、通徑諸書，並

加讎校，且撰七政算內外篇矣。然猶未也，又命搜索其天文、曆法、儀象、晷漏之雜出于傳記者，刪其重複，取其切要，分門類聚，作為一帙，以便觀覽，知是書之意，在分類收輯。猶清康熙之欽定曆象考成，其有便于學人，為功甚巨。惟于曆算之法，不列細草，而失之于疏者有焉。

天東緯象考十八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崔天璧撰。天璧官天文學教授。采輯高麗四百七十五年間天變地異、類象發驗見于史冊者，集成一帙，分為六門：一曰天變異占，二曰地變異占，三曰日變異占，四曰月變異占，五曰經緯星變占，六曰雜變占。每門之下，復分子目。天之變異，如天裂、天鼓鳴、天雨血、天雨毛、天雨木冰、天雨赤雪、天火之類是也。地之變異，如地震、山鳴、山湧出、山崩、水鬪、川竭、水赤、水濁沸、石徙、地火之類是也。日之變異，日變、日傍氣占、日傍氣、日食、灯貫日、暈珥、背、冠、戟、日中變黑之類是也。月之變異，月變、月食、月食變應占、月旁氣應珥、目傍氣、虹占之類是也。經緯星變占，月凌犯五星、月五星凌犯經星、五星相犯、彗星流星之類是也。雜變異占，風占、雲占、雷震占、霜占、雪占、霧占之類是也。夫天地之變，本為自然界常有之現象，而古人則以天變地異為

國家天下之大故，謂以天示警于上，人君當懲于下，此所謂人以副天也。天璧此書，亦即斯旨。收集于變異崇下，則舉史事以實之。名曰緯象者，緯所以輔經之不足，使君人者覽之，觀象玩辭，知所警惕云。

芝峰類說二十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李晬光撰。晬光字潤卿，號芝峰，宣祖時官至吏曹判書，詩文閑雅，為一時清流人物。是編分天文、時令、災異、地理、諸國、君道、兵政、官職、儒道、經書、文字、文章、人物、性行、身形、語言、人事、雜事、技藝、外道、宮室、服用、食物、卉木、禽蟲等二十五門，每門之下，復分子目，如天文之分天、日、月、星、風、雨、雲、雪、虹、雷大凡類。文章之分文、文體、文評、古文、辭賦、東文、文藝、詩、詩法、詩評、御製詩、古樂府、古詩、唐詩、五代詩、宋詩、元詩、明詩、東詩、香流詩、閨秀詩、倡妓詩、歌詞、麗情、哀詞、唱和、對句、詩禍、詩讖、詩藝三十類。大都博采古籍，會萃群說。其分目條例簡以類書，而不盡出乎鈔錄，有為晬光所考定者，如宮室部宮殿下云，世傳平時鐘樓陳為粗木云，蓋粗亦有大智，昔闔時以萬為宮柱，謂之萬宮，即此類也。又如卉木部竹下云，董竹即俗所謂玉竹，淡竹即綿竹，苦竹即烏竹。

醫書云，董竹淡竹為上，苦竹次之，此以藥用而言。謂之苦竹者，以其味苦也。杜詩曰，味苦夏蟲避。按竹譜亦有紫苦竹、黃苦竹，然則非獨烏竹為苦竹也。觀其考證引據甚博，立說亦甚精覈，視星湖僿說，以為稍遜，然其門類繁多，固足以資考證而廣聞見也。

星湖僿說三十卷 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李瀷撰。是編分為五門，曰天地門，曰萬物門，曰人事門，曰經史門，曰詩文門。或記述掌故，或攷証經史，或隨筆逐錄，聞見博洽，考證確明。如天地門之釋三韓，謂辰韓即秦，張良之狙擊，東見滄海君，說者謂滄海即濊國，以今江陵當之，然漢武時濊君南閭內附，遼東即以其地為滄海郡，不應以一小邑為郡，則其地必遼東及遠也。六國之中，韓最近秦，故避秦之事，韓必先動。史云即墨大夫說齊王建曰，三晉大夫不便秦在阿甄之間者百數，可以為証。良韓人，欲報秦，必東走海外，見滄海君其人……無論滄海之何地，要是與中土絕遠。良之往，非航海不能，其必先泊我邦西海之濱，而滄海即其地也。意者我邦當時南北分域，以帶水為界，帶水者，今之漢江也。今黃海平安兩道為三朝鮮之地，漢水以外，始無統隸中國，只係滄海，而韓之避秦者，來據。故自號曰韓也。是其于秦韓之來源，考述甚

詳。足供治麗史者所參攷。他若一物之名，一事之微，莫不詳究其終始，以廣人之聞見。而人事門雍正帝一則，記曾靜遊說岳鍾祺之事，又識雍正悖理慢神，亦可藉此以見國外對于雍正之批評。朝鮮治學之士，習理義書多，能考証者少。精理義而兼通考據，尤為少見。瀷之是書，上自天文，下至輿地，與夫陰陽五行之說，艸木鳥獸之名，考據理義家言，靡不串貫。是書亦雜家之上乘，而朝鮮總督府書目列入類似，覺可商云。

攷事新書十五卷（朝鮮刊本）

朝鮮徐命膺撰。是編合十二門，一天道門，二地理門，三紀年門，四典章門，五儀禮門，六行人門，七文藝門，八武備門，九農圃門，十牧養門，十一日用門，十二醫藥門。首有命膺自序，謂乙丑秋，余提舉芸館，先是館欲印攷事撮要，以舊本疎略，謀且增刪，閱三歲，更四提舉，未就也。相國金公湯鐸屬為言于余，余汰錄冗、補緊要、列門底，屬校理鄭志彥參訂校勘，然後歸之。相國又多損益，以付剞劂。知是書為補訂攷事撮要而作。撮要之書，皇朝使价來往之事實者幾占半部，且于擇日之法，重複誤載，不厭其煩，命膺多為之刪節。至若東國地理，勝覽所載者浩繁，而撮要所錄，疎略為病。又鮮人習中國之史，而于東國世系則類多茫昧，命膺皆為之補充。門類分合刪比與撮要亦有未同，若行人文藝二門，為撮要之所無，命膺以為事大交

隣，乃國朝之大事，其表箋之式、方物之數、使价之多少、程路之遠近，皆使臣之所當知也，別立一門，以為行人之考。六藝實人事之不可缺，而士人興學設教，亦不出于此，今其全文雖不可見，然何者為樂，何者為數，則不可不知其大體，故別立文藝之門而載之以藝。若文事武備、所以經國，農圃牧養、所以治生，而服用飲食、穀果魚肉茶酒醋醬之類，燕居什物文房四友之屬，尤為人生日用之最切者，而載之尤詳。視撮要為完備，而資人參攷之處甚多，在朝鮮類書中頗為善本云。

弘齋全書一百八十四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王祖撰。卷一至四，春邸錄，卷五至七，詩，樂章，致詞，卷八至十三，序，引，卷十四，記，卷十五，碑，卷十六，誌，卷十七，行錄，卷十八，行狀，卷十九至二十五，祭文，卷二十五至二十九，綸音，卷三十至三十六，教，卷三十七，敦諭，卷三十八，諭書，卷三十九至四十一，封書，卷四十二至四十六，批，卷四十七，判，卷四十八至五十二，策問，卷五十三，說，贊，銘，卷五十四至六十三，雜著，卷六十四至一百十九，經史講義，卷百二十至百二十一，鄒書春秋，卷百二十二至百二十五，魯論夏箋，卷百二十六，曾傳秋錄，卷百二十七至百二十八，類義評例，卷百二十九至百三十四，故寔，卷百三十五至百六十，審理錄，卷百六十一至百七十八，日得錄，卷百七十九至百八十四，羣書標記。詩文皆卓然可觀，而其讀書之多，涉獵之廣，實非一般士人之所能及。如經史講義，審理錄，日得錄，羣書標記之類，皆發揮先儒之理義，以衡人事之得失，有理既能透徹，說來愈覺親切。天子之位，一日萬機，能讀書者蓋寡。惟清代若康熙，雍正，乾隆，皆有御製詩文集及說理之書傳于世，論者以為自古以來之帝王所未曾有者。朝鮮若仁宗則有仁廟御製，英祖則有御製集慶堂編輯，莊祖則有凌虛堂漫稿，風流儒雅，頗有清代雍乾之風，至若涉獵之廣，著述之富，自當首推正祖，足編帝王之有著述者，尚或莫之能踰者矣。

梅月堂集十七卷　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金時習撰、時習字悅卿、號梅月堂、又號清寒子、江陵人、年五歲、以神童稱、世宗召見、試其才、大加褒賞、弱冠時讀書山中、聞端宗遜位、落髮為僧、佯狂自放、國內山川、足跡殆遍、每遇佳景、輒詠吟之、髮長娶妻、未幾妻死、復入山中、放浪如舊、是集所載、有詩、雜著、贊、說、辨、傳、序、義、銘、箴、記、諸天地篇、書、賦、策、而雜著論義諸篇、頗多寄慨之作、如贊論二類、類集中國聖賢忠烈之士、為之贊辭、以明其志、其雜著以無思為第一大意、謂無思無慮道之體、精慮不息者立功之要、人不可一日不學、尤不可一日不思、思非邪思、思其所以為道、慮非慮、乃慮其所以為學、雖復彷佯戶庭、是猶原野、目觀心思、以漸頤養、未敢發于學也、故登山則思學其高、臨水則思學其清、坐石則思學其堅、看松則思學其貞、對月則思學其明、萬象齊現于瑩然方寸之中、

而各有其所長、我皆悉而學之、精研其妙、以入于神、吾不知為道之窮域也、其詮釋思字、頗有精義、懷沙賦、正義、從新為之注釋、時見妙解、不落諸家言詮、而雜說篇釋學釋敬釋性釋理、議論一本于考亭、而力闢諸家之未是、可以見其學力之深、蓋時習既遭端宗之變、遁跡入山、不復求用于時、乃得專一于學、發為文章、以俟後人、故所論述皆係有因之學、非應酬之作所能比擬也、

益齋亂稿十卷附櫟翁稗說一卷拾遺一卷年譜一卷　全韓閣藏刊本

朝鮮李齊賢撰。齊賢，字仲思，號益齋，高麗之名臣，少以文名，及長，從忠宣王在中國，與中土之文人學士，詩文倡和，造詣益進，晚年官至相國，重任國事，朝野賴以安。金鎮謂其以德業文章倡于當世，所著詩文名為亂藁，雜記時事，謂之稗說，非徒詞旨典雅，前朝上下五百年之跡，大概可見。金應魯亦稱其文章、德業、豐功、盛烈，傳之愈久而不朽者。雖載在東史，而先生遺集之傳，最不可缺者也。是稿卷一至卷四，詩；卷五，序；卷六，書、記；卷七，碑銘、墓誌；卷八，表、箋；卷九，忠憲王世家、史贊、策問、論、頌、銘、贊、疏；卷十，長短句。其稗說一卷，為齊賢之隨筆，雜記史乘逸事異聞人物，及經說、詩文、書畫題跋。拾遺所輯，遺詩一首、雜文七首。齊賢之傳，不在詩文，却以詩文而顯。如忠憲王世家，及太祖、惠王、定王、光王、景王、成王、穆王、顯王、德王、靖王、文王、順王、宣王、獻王、肅王諸史贊，皆有關于國家大事，信為必傳之作。至其詩典麗清新，觀其文為尤過之。蓋其早年之資聰穎，已能學有所成，及奉使中國，西至川蜀，從王吳會，往返萬餘里，山河之壯，風俗之異，古今聖賢之跡，皆能指覽無餘，故其浸浸乎自成家數也。

三峯集十四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鄭道傳撰。道傳字宗之，號三峯，奉化人。高麗參直云敬之子。恭愍王時，登文科，至政堂文學。太祖開國，壬申，以奉戴之功，封奉化伯，官判參軍事。是集卷一卷二詩，卷三疏箋書啟序，卷四記說題跋傳行狀墓表祭文策題銘贊，卷五卷六經濟國典，卷七卷八經國典，卷九佛事辨，卷十心氣理篇、心問天答，卷十一卷十二經濟文鑑別集，卷十三陣法，拾遺，卷十四附錄。道傳之學甚博，而不僅以文傳。其朝鮮經國典，取于周禮，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百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其心氣理篇，曰心難氣，曰氣難心，曰理諭心氣。曰心問，曰天答。心難氣者，主言釋氏修心

之旨，以非老氏。篇中多用釋氏之語。心者，合理與氣為一身神明之舍。氣難心者，言老氏養氣之法，以非釋氏。故篇中皆用老子語。理諭心氣者，此篇主言儒家義理之正，以曉諭二氏，使知其非。其意蓋在發明宋學五子之學，以闢佛老二家之謬，析義甚為精深。至其詩文，清新農潤，亦皆可誦，然又其餘事耳。

同春堂集三十六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宋浚吉撰。浚吉字明甫，號同春堂，恩津人。清生髙爾昌之子，少從沙溪金長生游，篤志勤學。仁祖二年進士，歷仕仁祖、孝宗、顯宗三代，官至大司憲。顯宗壬子卒，謚文正，從祀文廟。著有史文續集輯覽，已著錄。是集所收疏劄、啓辭、書啓、獻議、書、祭文、祝文、雜著、記、題跋、碑、墓碣、墓表、墓誌、行狀、謚狀、年譜、詩詞等凡二十八卷，經筵日記附錄等八卷。為其玄孫明欽所蒐輯。浚吉官大司憲為時甚久，三朝大事多見于其集中。至金自點、柳濯等謀反作亂之事，又皆所親歷，多于其疏劄中見之。如請通習中朝疏、承命論學劄疏、面奏宮禁事劄、論時事劄、論銓官罷推臺臣黜斥館儒劄等事疏、論輔養元子劄、請罷變亂時失行婦女還書之法、許其家長改娶啟、請罪人尚近嚴刑取服啟、請備局引見時兩司長官自效時令承官入侍

啟、永寧殿修改制度議、當除國故朝會，可與正史互觀。而兩司請逮捕金自點啟、引避啟，當自點專權之日，而浚吉上疏，直斥其奸，云罪有大小，律有重輕，不論自點則已，若已論之，則豈可止于削黜。又云，臣痼疾扶曳，使煩出仕，一日在職，則當盡一日之責，以報聖恩之萬一，不敢為惜身顧私之計，而言未見信，當此哀疚之中，不免遭擯，臣罪尤大，請命褫所臣職。風骨稜厲，猶然大臣之風。至其詩，清俊流麗，亦不愧作家云。

花浦集八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洪翼漢撰。翼漢字伯升，號花浦，南陽人。少受學于月沙李公之門，月沙亟稱之，以為異日偉器。仁祖甲子，登文科，官司憲府監察，以請誥命冕服賫充書狀官，偕李德泂吳䎘航海朝京師，時禮部尚書林堯俞等立異，毛帥移咨朝鮮，不許催討，事機遲滯，幾且不諧，公再三呈文，竭力談竟。明崇禎九年，金人僭號，挾蒙古以要朝鮮尊之為帝，翼漢以掌令上疏嚴斥之。金人大舉侵朝鮮，漢翼遇難。生平著述甚富，而兵燹之餘，散軼殆盡，僅存詩賦、散文若干篇，及航海錄、斥和疏、西行北行日記數種。是集卷一為五七言古今體詩，卷二表賦，卷三斥和疏、抗金汗書，卷四金將軍傳、後序、過重峰閣有感、北行日記、遺簡，卷五附錄，附刻朝天航海錄二卷、西征錄一卷。其文清建警敏，專以志氣為尚，若斥和之疏、就死之文，其一字一句，罔非忠義之發，雖連篇累牘，奔放排

奡，猶其餘事。至書示虜廷，辭嚴義正，蹈白刃而其操不撓，此翼漢之所獨有，而其詩之關虜僭號而書憤者，已有蹈海之志，寶山城諸作，又皆激烈悲惻，瀋陽踏青日一律，至今傳誦而有墮淚者，益有以見忠義昭人之深也。

孤竹遺稿一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崔慶昌撰。慶昌字嘉運，號孤竹，宣祖戊辰登科，官至府使。天資豪邁，器識絕高，善射，精音律，尤調琴笛。以詩名于世，是編五七言詩百餘首，為其孫振海所收輯。其詩大體規仿晚唐，而天資工力，足堪相敵。拔發而為詩，豪爽俊逸，風采質然。朴世采孤竹詩集後序，稱其才高氣逸，不屑屑于功名，蓋以廉白簡貴自厲，與世寡合。又言其與時宰李山海相驩，後見其秉心不公，因絕往來，至是許蔚在要地，詩論頗詳。然從慶昌文才一句來候，慶昌深惡之，未嘗有顧盼也。又言其嘗佐北幕軍，帥金禹瑞亦以射名，約與較藝，各中四十九矢，最後禹瑞後中侯，公遽號曰：將軍負矣，遂中鵠。又言少時寓居靈岩，值倭賊至，乘舟以逸之。賊圍之急，時月光如畫，海波不動，慶昌取所藏玉簫，朗吹一闋，聲更清越，眾賊聞之，皆

懷思還鄉，其才高奇逸，皆類此。故其詩亦風流蘊藉。後附樸村遺稿一卷，為其曾孫振海之作，詩亦清逸可誦云。

慕齋集十五卷 金章閣藏刊本

朝鮮金安國撰。安國字國卿，號慕齋，義城人。燕山君癸亥登文科，官至大提學、左贊成。中宗癸卯卒，謚文敬。是集所收，爲辭賦、詩、表、箋、奏、教書、諭書、傳旨、書疏、狀、書、契、策題、記、序、題跋、箴、銘、頌、祝、祭文、神道碑、墓碣、墓誌等。所著文字多有關于國章之大者，不爲浮夸艷逸之態，而根于仁義禮法之粹然。柳希春序其書，稱安國自少嗜學不倦，博洽精勤，擢魁科，遭遇中廟，出入帷幄，慷慨以致君澤民爲己任，與趙文正諸君子，道同志協，多有所匡建，尋爲邪枉所害，廢黜歸田園者垂二十年，閒居中益稽古闡理，日知所未知，遠近學子聞風來集，先生啟發昏蒙，懇惻傾倒，教誨所及，蔚然爲知名士者甚衆。晚被環召，眷侍前席，識兼輔導東儲宮，莫不罄竭肝胆，反覆無隱，而于申雪己卯士林之冤，尤懇懇不遑焉，可謂爲主本之君子，則是集有關于一代之文獻，亦可與詞人墨客之名世者並論也。是書宣宗時，眉庵柳希春、玉溪盧禛、黃岡金繼輝、紫川許忠吉、義城盧從元等相謀開雕，原本流傳甚稀。後肅宗十三年，相國金構宰龍岡縣時，爲之重刊。今所行世者，皆重刊本也。

容齋集十卷外集一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李荇撰。荇字擇之，號容齋，別號滄津漁叟、青鶴道人，豐德人。燕山君乙卯，年十八，擢丙科及第，選為權知承文院副正字。然涇情直行，是屢遭謫竄，前後遞繫杖配，極為慘酷，親戚見之，無不涕泣，荇不為之動，而讀書不輟。中宗反正，復召還，在經筵入相府，直節嘉謨甚多。初荇與金安老同在翰苑，同入讀書堂，披心相善者久矣。嘗南文景之李同朝請竄安老也，荇獨惜之。及安老復還，貪縱復職，前之持議者，皆遭竄逐，荇乃與領議政鄭光弼俱陳安老奸，于是臺諫侍從附于安老者，並起而反攻之，遂復被竄。荇自少時已負文名，雖在晚年，每雞鳴而起，就燭讀書，而于論語一書，用力尤精。其詩文據事直書，去藻飾，不為詭異險絕之辭，而如天成神造，盡人情，該物理，必妙詣其極，卓乎其不可及。是集卷一至卷八為古今體雜詩，卷九卷十

為其雜文。生平雖遭累至于竄謫流離，而絕無憤懣懟怨之辭，頗有風人之旨。荇性喜吟哦，而為詩未常留稿，其有手稿者，則為謫居南遷移島三錄、南游錄和南岳唱酬集數種而已。仁祖十二年，其孫首江景曾刻刊遺集，輯其詩為朝天錄、天磨錄、谷頭錄、謫居錄、南遊錄、滄澤錄、嶺南錄、東程錄等，其無年月可攷之詩，刻入首四卷，別輯賦及雜著為外集云。

月沙集七十四卷 金棠閣藏刊本

朝鮮李廷龜撰。廷龜，字聖徵，號月沙，延安人。宣宗乙酉進士，登庚寅文科，入史局，又選入湖堂。典文衡，官左議政。著有朝鮮國辨誣卷之一卷。其詩文集為門人崔有海所編，肅宗十四年戊辰，孫翊相從侄喜朝等重刊。卷一至二十一雜詩，卷二十二、二十三大學講語，卷二十四、二十五雜奏，卷二十七二十八咨文，二十九、三十啟揭，卷三十一進中

啟事，卷三十二、三十三啟辭，卷三十四議，卷三十五疏，卷三十六至三十九劄，卷四十策問雜著，卷四十一簡帖，卷四十二、四十三書牘，卷四十四、四十五記，卷四十六、四十七序，卷四十八跋、上樑文，卷四十九至五十五神道碑，卷五十六至五十九墓誌，卷六十一、六十二行狀，卷六十三、六十四謚狀，卷六十五、六十六祭文，卷六十七表箋，卷六十八冊文、教命、頒教、教書、樂章、歌謠，卷六十九呈文、書契，卷七十至

七十四南宮錄。其戊戌朝天錄，為朝鮮辨誣而作也。萬曆戊戌，明朝經理楊鎬新、秦島山之捷，敗奈于贊畫丁應泰革任西還，宣宗上奏保留，應泰移怨于朝鮮，宣宗乃使李恒福及廷龜為陳奏使，入明京昭雪，此關于中鮮外交之大案，深足以為研究之資。而南宮錄所收，則廷龜當日供職南宮之啟辭，關係于朝鮮內政者亦至巨。他若奏議、碑銘，均有于朝政，足供參攷者良多，至其詩文之佳，又其末也。

花潭集二卷 金章閣藏刊本

朝鮮徐敬德撰。敬德，字可久，號花潭，又號復齋，唐城人，世世居開城。中宗時，嘗以母命赴試司馬，後復應科舉，潛心德義，修學窮理，從游者甚衆。是集所錄詩文雖少，而皆其說經之文，曰原理氣，曰理氣說，曰太虛說，曰鬼神死生論，曰復見其天地之心，曰溫泉辨，曰聲音解，曰皇極經世數解，曰六十四卦方圓之圖解，曰卦變解，此皆其集重要之作也。敬德之學，大體主乎宋之邵康節，喜引數以說經。其聲音解云，天之用數百有十二，地之用數百有五十二，乎是推正聲正音之字母，列之為圖。聲有高下，故分以平上去入，開翕隨焉。音有壓伸，故列以開發收閉，清濁隨焉。日日聲，陽之陽也，其聲宜平以闢，多良以下七聲，皆為平闢之宗，則知其為日日聲則主闢也。日月聲，陽與陰也，其聲宜平以翕，禾光以下六聲，皆為平翕之宗，則知其為日月陰主翕也。此純用乎邵氏之說也。然以數術之事，譬諸發聲之原理，殊嫌瑣而無當。其他解易之說，多類此。自擬上諸陵辭職疏以下，皆其雜文詩歌。朝鮮士大夫，其於中國之學，潛之深而履之篤者，厥為朱子一派，罕有治邵子皇極經世之書者。今敬德之學，一依乎康節，而於術數之理，推究甚精，非窮學精思之士，不易躋此。至後附之詩文，亦有意規模康節，真所謂畢力於一家之學者也。

谿谷集三十六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張維撰、維字持國、號谿谷、月沙李廷龜之門人、孝宗之舅、宣祖丁亥生、光海君時登科、官至右相、當時搢紳中以學問文章鳴者、甚衆、維獨與申象村以老佛之氣趣相交、說然非朱子學派人、然以是非之、是集所收詩文、文自癸酉以後、詩自甲戌以後、詞賦十六、表箋二十三、敎書十、冊文三、箴銘贊十三、雜著四十、祭辭七、奏咨三十、檄一、呈文二、帖四十五、詩五言古百四十三、七言古四十八、五言律四百二十八、五言排律四十四、七言律四百三十二、七言排七、五言絕五十、七言絕二百九十二、六言十、雜體四十四、都三十四卷、漫筆二卷、東國之詩文、啟自唐季、其始震爍而已、至于朝鮮、館閣薦紳先生以訓經理趣為尚、而文章則取裁于韓蘇、斯其最高之景界、維早歲蜚聲、晚更勲名、際會出入謀猷、而又精邃經書、淹貫百家、聚精擷英、所畜者富、及發為文章、故能集諸家之長、如繡天問、寓言、雜述、放言、漫記諸篇、文格高古、浸浸乎有古作者之風、惟朝鮮講學之士、率皆遵守朱子一派、而違此者則視為異端而排斥之、維于學好言沛夫、故多為人所肆擊云、

警修堂全藁五十八卷、 金章閣藏寫本

朝鮮申緯撰、緯字漢叟、號紫霞、平山人、參判大升之子、幼稱神童、年十四、正祖召文學于宮中、緯得參列、甚蒙寵榮、已未登文科、歷官都承旨、吏曹參判、憲宗丁未卒、當時詩書畫稱為三絕、其詩規模唐人、心摹手追、句從字順、其體空而深、其辭清而奇、頗豐麗藻、冠睽一時、蓋自朝鮮以來、詩人撰著之多、無有出其右者、有人獻詩頌其天下學公如杜甫人中年我見歐陽之句、可謂推挹備至、抑緯之詩名、不獨盛傳于朝鮮、即中國日本皆知其以能詩名、當乾嘉之世、中土詩壇、率推大興翁方綱為一代盟主、而緯與方綱及其子樹培時以詩相倡和、且朝鮮百餘年來詩學之法門、則實自緯啟之、洵一代之作家也、今其集曰編麻錄、奏請行卷、清水芙蓉閣集、鳴琴採藥之軒存稿、含甘集、蘇齋拾草、蘇齋二草、蘇齋續草、戊寅錄、

翦錄、松緣錄、碧蘆舫藁、碧蘆舫別稿、花徑賸墨、紅蠶集、脚氣集、倉鼠存稿、詩夢室小草、江都錄、篠徑小草、北禪院續稿、養硯山房稿、琳軒集、北轅集、和陶詩屋小稿、山房紀恩集、祝聖詩藁、北游小草、覆瓿集、凡二十九種、總名之曰警修堂全藁云、

忘窩集六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金榮祖撰、榮祖字孝仲、號忘菴、豐山人、少游學于金鶴峯之門、宣祖壬子登增廣丙子科、及第、光海君昏亂、北人顓國、榮祖引身告退、仁宗改玉、朝議嘉其清潔、叙禮曹佐郎、從復成均館直講、拜吉州牧、癸酉、除掌隸院判事副、秉冬聖節使、入覲明都、立朝有直聲、為小人擠排、不得有為、遂退歸故里、優游林泉、吟哦以自娛、是集所收、為詩書、疏、劄、啟辭、箋、祭文、雜著、記、墓表、行狀等、榮祖生平酷愛杜草堂詩、手書五七言長律近體、常以自隨、遇興會來、不以聲律為拘、亦不用意于雕麗、而綽約蕭散、風韻清高、文務主柳柳州、而力求簡切明白、不屑為浮誇誕謾之說、最長于劄啟、辭簡而意盡、大為同朝諸公所推服、今集中論時事疏、慷慨激切、言人所不敢言、力陳清虜請兵之不可許助、而兼斥南漢邑從錄勲之說、昌言皇朝陳奏之不可徐緩、

而沮斥和諸臣加罪之議、辭嚴義正、卓犖樹立、高風烈義、有古大臣之風云、

澤堂集三十四卷 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李植撰。植字汝固，號澤堂，又號南宮齋。李穆之玄孫。光海君時登科，選入湖堂，官至吏曹判書。昔有初學字訓增輯，已著錄。是集所錄，卷一至六詩，卷七表，教書，寄文，呈文，揭帖，卷八疏箚，卷九序，引，跋，記，卷十墓誌，碑銘，墓碣，墓表，續集六卷，詩，別集十八卷，奏文，咨文，揭帖，册文，教書，批答，箋啟，祭，國書，疏箚，啟辭，序，引，跋，記，墓誌，碑銘，墓碣，墓表，行狀，行錄，志，讚，說，箴，銘，賦，祭文，上樑文，募緣文，經筵日記，執策題，雜著，書等。其詩文十編，續集詩文四編，則並植所自選。又詩二編，則十五以後所作，而文谷金相公壽恒所選。別集文十八編，因其失時以所選也，惟自初卑意於四子六經，程朱全書，性理大全等書，以其餘暇遍讀諸家。故其為文章，擇之也精而錄之也詳，無非義理之實，而非虛繪可比也。朝鮮國史自負黨論以來，載筆者各往

己私，四五十年之間，無公是非。而李自叙其兩朝陰翳書錄，心為之懲，植于仁廟朝上剳請以聖理朝廷，遂以為之，植自以為罪在起日宣廟之初年，稜志思刪，事核而辭質，大公至正，可以質鬼神，宋時烈謂其生于黨論之後，常以大道之獨立不懼存心，故筆削之際，無一毫偏私之弊，此其最有功於斯世者。人非徒以文辭見長而已也。

石屏集六卷　金壽門藏寫本

朝鮮李回寶撰。回寶字文祥，自號石屏，真城人，仁宗己巳成進士，以戶曹佐郎，忤當路，遞職還鄉，杜門讀書，益肆力于文章，注解李白杜甫李商隱等詩文，潛心易學參同契，旁及天文地志、外流百家書，無不貫通，是集所收為其詩賦雜文。回寶于丙子意從入南漢，見和議將成，以背城一戰之意力爭于都堂，及大駕出城，金尚憲赴瀋陽，回寶賦詩見懷云，南國名花說嶺梅，衝寒踈蝶反為媒，清香正色天應寵，而去而來好去來，其挽曹明勗詩說令猶瞻矣人曰，乙丑除兵曹佐郎，未幾為入舍人，時賊自點秉國，勢焰熏天，人莫之敢指，回寶知其有禍心，屢疏詆之，從淺入深，今集中卷三卷四所載之乙丑封事再疏三疏前後意旨，皆在自點，而因請先鞠辛生，以為萬倍于漢之江充，又以島中王孫之不可不立，召李敬輿李應蓍之不可不敘，還之意，又言臺官

之請，因內官出于嚴宮禁之意，而今日士大夫班，乃他日隱逸士進退委蛇之所云，文情並茂，實為集中之大文字，而有關乎國家興亡之計者也，及既謝官歸，閉門自適，無求于世，而惟風宗俛仰之感，屢見于文字言語之間，蓋一生敷烈之氣，老而猶在云。回寶生平不屑于著述，所為詩文，皆不存稿，故散佚者甚多，此六編者，為其孫學源之所裒輯也。

虛白堂詩集十四卷、文集十三卷、補集六卷、風雅錄二卷、補遺一卷、 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成俔撰。俔字磬叔，昌寧人。天順三年己卯進士，六年壬午，擢科選，入承文院，七年，拜從仕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睿宗新即位，選為經筵官，以漢訓質正官隨文安公赴京師，道途往還，迭相酬唱，得詩甚夥，著有文集五十卷、浮休子談論六卷、奏議稗說六卷、慵閑齋話十二卷、錦囊行跡四十三卷、桑榆備覽四十卷、經編大軌五十卷、樂府軌範若干卷。是集為其子世昌所編，所刻詩十四卷、文十三卷、補遺六卷、風雅雜錄二卷、補遺一卷，非全書也。俔之詩規摹唐人，辭氣勢稍嫌太弱，而聲調鏗鏘，頗能得其妙境，而文章則摹擬六朝人之作，如卷一之石假山賦、蹴大眉賦、駐驛山賦、華表柱賦、北征賦、進辭，弘麗，體格高古，則擬騷之作，而散文辭氣亦甚充沛，卷十二之封羹

頡侯辨，謂史記高祖微時，常與客賓過巨嫂食，嫂厭叔，佯為羹盡櫟釜，已而視釜中尚有羹，由此怨嫂，封其子信為羹頡侯，此為以己之私意規之，而非高祖之真，立說甚辯，頗足為高祖辨冤。人親表遭君喪議，大意謂人臣有父母之喪，而後遭君喪，不必釋父母服而為君服喪，援古證今，洋洋數千言，論證甚密。他若文變，認履辨二篇，亦頗可取，惜應酬之作太多，不若刪蘇就簡，存其菁華之為愈耳。

蘭雪軒集一卷 金華閣藏寫本

朝鮮金誠立妻許氏撰。許氏號蘭雪軒，宣祖時人，草堂許曄女。許氏兄弟若岳麓許筬、荷谷許篈、蛟山許筠，俱以詩名，而許氏以女流出為之冠。嫁西亭金誠立，早夭。是集所收，五七言古今體詩二百十首，附錄廣寒殿白玉樓上樑文一首、恨情一疊、夢遊廣桑山詩序一首，其弟禮曹參判許筠之所編次也。許詩情艷麗，音格俱佳。其中遊仙詩八十七首，運思精巧，尤見工力。如乘鸞來下九重城，絳節霓旌別太清。達書周望玉人子，碧桃花裏夜吹笙。樓鎖丹霞地絕塵，玉妃春淚濕羅巾。瑤空月浸星河影，鸚鵡驚寒夜喚人。均集中之絕唱也。惜其享壽不永，不能極其所至。按許氏適誠立，年二十七而歿。其生前有夢遊廣桑山詩，得句云：芙蓉三九朵，紅墮月霜寒。而其歿時適為二十七歲，與三九紅墮之語相驗，論者以為詩讖云。

山東金文集存三卷 齊魯大學石印

曾毅公輯。毅公，吾山人。是書所收彝器泉布之文，共二百九十八事。卷上、卷中以國別分類，曰魯、曰邾、曰郳、曰滕、曰薛、曰曹、曰杞、曰鄀、曰齊、曰莒、曰紀、曰鑄，而齊之刀泉附焉。下卷所收為商周之器，不可以國別分者。首列山東先秦吉金出土地址圖。山東金石之志，始于阮元山左金石志。其馮雲鵬撰濟南金石志、段宗幹輯濰州金石志、段松苓著益都金石記、吳憲曾纂歷城金石志，其學始盛。然諸家之書，皆略于金而詳于石，以致曾重鄒鐘，附麗海右，而魯鼓齊鎛，于不入山左。至若臨淄鄣罍之古匋封泥、郎邪青萊之瓦當專甓，皆未收錄。是編于山東所出之彝器收錄甚備，足備諸家之未備。然亦有可議者。泉布之文，本不與吉金同科，是以諸家著錄者，皆另自勒為專書。齊魯所出之泉布，蔚然為大國，是書所收，僅三十七事。夫泉布與彝器並收，體例已嫌不純，而所收僅二數十事，不足以當其十之一。若謂

不求詳備。即備一格，則與集存之意又違。不如削去之為愈。又是第一器明公彝，本為宮內所藏。不知出土于何地，且亦不知何時出土。以大彝等器觀之，知是器作于周公東征之際。是器未必即出土于山東。如收為魯器之首，不若收入周初時器中較為穩妥也。

甲骨叕存一卷附釋文一卷 齊魯大學影印本

曾毅公撰。是書所錄，皆合已折之甲骨凡七十版。後附釋文。甲骨為物，其質脆弱，采掘不慎，易致損折。然卜辭之一可貴，在據以訂正古史。乃古殘物之殘，片辭隻字，董理殊難。所以治契學者咸感材料之不足，于是從事于綴合。若王國維、郭鼎堂、商承祚、董作賓、唐蘭諸人，各皆有所綴合，而集為專書者，則自是編始，有功于學人甚鉅。惟所綴合之版，有見于他書者，如本書第八片、十片、十五片、十七片、十九片、二十五片、二十七片甲、三十一片、四十片、四十四片、四十五片、四十六片、四十七片、五十四片、五十五片、五十六片、五十七片、六十片、六十三片、六十四片、六十五片、六十六片等，為郭沫若氏所綴合。第九片、十二片、十三片、十六片、二十七背、二十八、五八片、六十一片，為明義士所綴合。六十二片為商承祚氏所綴合。此應為之注明。又他書所綴合而此書未收者，凡十八版。郭沫若卜辭綴合例八、卜辭通纂第二片、五片、七

二六片、七七八片、七八四片、殷契粹編第一五四片、三一二片、六五二片、六六五片、九五九片、一一一三片、一三五九片、一三六〇片、一三六一片、一四〇四片、一四六八片、董作賓所綴合十示一片、以上諸家所綴合、此書並應收入、庶免遺漏之譏焉、

松軒講義一卷 一齋集本

明陳第撰、第字季立、福建連江人、著有尚書疏衍、毛詩古音攷、屈宋古音義、謬言、書札燼存、意言、五岳游草、粤州、已並著錄、是編為答諸生之問而作、如義利辨、答張生問也、敬心辨、操存辨、答章生問也、寡欲辨、答孫生問也、非禮克惠論、答魏生問也、學習論、答薛生問也、欲仁辨、答鄭生問也、一貫辨、答吳生問也、克復敬恕辨、答黃生問也、說繹論、答趙生問也、因問作答、隨處發揮、故曰講義、書中所論、皆平正通達、如學周論謂孔子學周之禮、為聖人識時務者在俊傑、若不達時務、終難致用、故孔子于文武之道數數焉、即夏殷之禮、亦皆能言之矣、今之講學者異于是、瞑目端拱而談心性、問之詩賦不知、則曰詞章之末、問之史傳不知、則曰政事之末、問之璿璣九章不知、則曰度數之末、三末之說興、天下事矇矇矣、亦有高明之士、博極載籍、然于國朝典制之書、

未嘗弘覽，故與之談古則應，與之談今則退。又有博雅之士，淹貫古今，然情性背違，不可施之政事。君子所以業才難也。故博古者貴通今，明理者貴達數，知道者貴治情。如此庶得孔子學周之意。又子講學辨一篇，發明聖教重行之旨，謂經學之旨，不患不明，患在不行。此言真識大體，力矯晚明講學之弊，以不講而繼孔子之講，真乃對證之藥言也。

古書疑義舉例補一卷 民國刊本

劉師培撰。師培，字申叔，號左盦，江蘇儀徵人。著有逸禮考、禮經舊說考略、周禮古注集疏、春秋左氏傳例略、中古文考、大誓答問駁誼、周書補正，已並著錄。是編補俞氏之所未備，凡十一條：曰兩字並列係雙聲疊韻之字而後人分析解之之例；曰兩字並列，均為表象之詞，而後人望文生訓之例；曰二義相反而一字之中兼具其義之例；曰使用器物之詞同于器物之名例；曰雙聲之字後人誤讀之例；曰二語相聯字同用例；曰虛數不可指實之例；曰倒文以成句之例；曰舉偏以該全之例；曰同義之字並用而義分深淺之例；曰同字同詞異用之例。首有師培自序，云幼讀德清俞氏書，至古書疑義舉例，嘆為絕作，以為載籍之中，奧言隱詞，解者紛歧，惟約舉其例，以治羣書，庶疑文冰釋。蓋發古今未有之奇也。近治小學，竊師其例，於俞書所未備者，得義數十條，以補俞

書之殃，蓋自秦兩漢，至今之遠，其閒文字之變遷，聲音之譌異，其為變也屢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此疑義所以日滋，前人發其凡，師儒循其緒，至楊樹達為續補，而古書之疑義日明，學人習知其所而有所悟矣。

讀書串解一卷　清刊本

清王士俊撰。士俊字灼庵，號中人。是編論諸經之讀法，又本先賢之義理，謂易始于包犧一畫，此曰文字之祖，而天道、地道、人道，無所不備，故曰義理之宗。讀尚書者，當深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為帝，舜則考其所以為君，且如湯誓則曰予畏上帝之類。書自無所精蘊，可以探求。若但能貫通，循是第二義。讀詩之法，非可以縣險急迫之心求之，只是熟讀涵泳，以求之性情，還詩人之性情。春秋孔子所作，每事只舉大綱，以見意義。讀禮先學儀禮，復及之禮記，以求其解，然後再讀周禮。大學一書，總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新民者明德于人，止至善者，人己各明其明德，各造其極，是致在明明德一句。須沉潛涵泳，當當提醒在這裡。論孟所載，皆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言近指遠，隨讀隨事可以領取。中庸言性言道，而其實端用力之處，則只在學問思辨，以明其善，戒慎恐懼，以謹其

獨讀之後于讀經，蓋聖賢之道理，莫備于經，醇而正也；帝王之行事，具載于史，廣而博也。不先讀經，則道理辨不明白，胸次有凝滯，何以觀史？讀經矣而不讀史，則見聞有限，即不見古今之成敗，而讀史之法正，本乎所謂當觀之倫理大概會，大治亂得失，而史書之政治之人物，統貫無遺矣。是其所謂讀書之法，即朱子教人之法，初學本此習之，不為無益。後附養拙說、樂竹說二首，平淺無奇，似可刪也。

竹素園叢談一卷 雲在山房叢書本

清顧思猶撰。思猶，字涵實，江蘇無錫人。是書隨筆纂錄，不主一格，或蒐討國故，或誦述先芬，間考證名物，品藻詩文。如記清代皇室田畝，共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有奇。又謂光祿寺之庖廚，但承辦外廷筵宴、壇廟祭祀，又瓊林、外藩宴飲而已。至宮中則自有御膳房、御茶房，設尚膳、尚茶等官，隸內務府。御膳亦但承應帝后，其餘各宮，月給柴米、蔬肉等錢，由宮女太監等承值執炊。宮中且有小市集，如蔬菜、魚肉、酒果及日用常需之品，備各宮來買。此等市集，大都太監及內務府吏役糾貲開設，亦有點心熟食，備早朝官之點飢。此皆宮廷之掌故也。書中有記粵寇之亂一條，敘兵戈浩劫，頗為蒼涼動人。然亦有近于臆說者，如西遊記本寓言之作，而思猶謂孫悟空火眼金睛，狀如猿猴，即今歐洲猴先進人種；豬悟能即非洲之黑種人；沙悟淨則非洲

之棕色種人，西人好戲樂得一銅象，其紐為一僧騎一怪獸，此蓋羅漢也，而恩灝指為地藏王，怪獸曰諦聽，並引西遊記，謂此獸伏在地下，一霎時能將四大部洲蠃鱗羽毛昆蟲天地神鬼五仙一切善惡可以照鑒，賢愚可以察聽，常伏于地藏王經案之下，此皆小說家言，未可盡信，而據以考古，則失之誕矣。

門人攷一卷 閩竹居叢書本

清觀頫道人錄。觀頫道人，福建人，姓名未詳。古者受業者稱弟子，受業于弟子者門人，此編所錄受業于孔子之弟子者二十八人，若成回學于子路，見說苑；斯臂子弓學于商瞿，橋庇子庸受易于商瞿，魏文侯都受經藝于子夏，見史記；段干木學于子夏，見呂覽；高行子受詩于子夏，見趙岐注、徐整注；曾申子西受詩于子夏，見陸德明注；公羊高受春秋于子夏，見戴宏春秋論；穀梁赤受受春秋于子夏，見風俗通；樂正子春受業于曾子，見鄭康成注；檀弓受業于曾子，見陸德明音義、胡寅說；沈猶行受業于曾子，見趙岐注；陽膚受業于曾子，見已成論語章句；公明高受業于曾子，見趙岐注；公明宣受業于曾子，見說苑；公明儀受業于子張，又受業于曾子，見孔穎達疏；子襄受業于曾子，見趙岐注；公孫尼子為七十子之弟子，世碩為七十子之弟子，王史氏為七十子後學者，李克為子夏弟子，芊嬰為七十子後學，並見漢書注；縣亶父子象，

公休哀、公祈哀為孔子門人，公孫段傳易于孔門，見韓非子，盆成括為孔子門人，見晏子春秋，此皆其確鑿可據者也。按尚史有門人傳，攷覈未精，此書則又據門人傳，摘要存之，益嫌簡陋焉。

休園語林一卷　康熙刻本

清梁清遠撰。清遠，字邇之，真定人。是編所錄多自經論之語，亦間有發明性理處，如云士大夫無實心，是以無公道，無公道，是以無美政，無美政，是以無安民。又云人生在煩惱中，欲求解脫，不宜問諸智慧之人，宜問諸愚迷之人，智慧之人，能以意見解諸煩惱，而煩惱根有淨有著，著則如山不可動搖，口雖云解恨，實尚在，故不宜問。愚迷之人，不求解脫，煩惱不已，成種種病，有來問彼既病之後，煩惱銷否，是人答言不也，病與煩惱增上不減，乃知煩惱無益，一時解脫，故言宜問。又云人當煩惱時，宜作歡喜想，既歡喜時，宜作無有想，大煩惱大歡喜，極思其終，自決其始矣。此皆閱歷之語，人能體會之，則煩惱可減許多。惟言及性理處，便多謬誤。古人讀書存養是一件事，須時時讀書，時時存養，日久有理自透。清遠云，吾人學問既到，以後惟靜養此心，令恬適虛朗，遍物坐照，所謂鄰根不神變光明無限，此則分

學問存養為二事，不知學問之事無窮，人有苦年讀書，皓首不明者，而猥云既到，已不可通，及既到之後，始去靜養此心，則前此之學問為何事乎，而于有學問後始養心乎，是則病痛多端，自誤誤人，良由作者于聖賢之學體會未深，而强作講學家語，故有此流弊也。

養小錄三卷 學海類編本

清顧仲撰。仲，字中村，浙江嘉興人。是編為治饌之書。卷上曰飲之屬、醬之屬、餌之屬，卷中曰蔬之屬、果之屬，卷下曰嘉殽屬。首有仲自序，謂家世耕讀，無鼎烹之奉，然自祖父以來，蔬食菜羹，必潔且熟，又自出就外傳，謹守色惡臭惡之語，遂成痼癖，嘗于曰，皆食者不肥體，余真其食者，宜其為小澤癯也。嘗著飲食中庸論及聽定飲食各條，草藁未竟，浪游十餘載，傳食于公卿，所遇或豐而不潔，或潔而不豐，歲戊寅，遊中州，客寶豐館舍，地僻無物產，官庖人朴且拙，余每每皆食，識恐不潔與熟，非不安澹泊也。適廣文楊君子健，河內名族也，有先世所輯食憲一書，予乃因于門楊明府得以借錄，其間雜亂者重訂，重複者從刪，訛者改正，集古旁引無預食經者置弗錄，錄其十之五，而增以己所見聞十之三，因易其名曰養小錄，知此書為刪訂食憲而作。夫飲食之道，關乎性命，治之之道，

稚潔惟宜潔者所以養生宜者五味得宜生熟合節所以調味故伊尹以割烹要湯而周禮有膳夫以備王官降及後世代有食譜然多載肉食是書所錄多蔬果素食不侈費而養生其有益于人生尤巨非徒備食譜之一格而已也

謬言一卷 一齋集本

明陳第撰第字季立福建連江人是書分為八類一曰論學二曰論聖三曰論經四曰論性五曰論政六曰論詩文七曰論諸子八曰論兵凡二百一十餘條大都答其子祖念之問而作言雖無多然皆從經傳中體驗得來如問靜存動察何如曰言動言靜幾于二物矣言存言察幾于兩事矣一體為心而不忘其所有事聖人之學也問主敬之學拘矣曰匪敬奉聚患乎拘良知

之學簡矣曰致知難矣患乎簡問其弊曰善用之無弊也或者宋人之弊愚今人之弊詐乎與其詐也寧愚問一貫之一曰一者一言也即忠恕之忠恕斯無不貫矣或問何以明之曰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求一貫也子曰其恕乎以是知聖門之學莫若仁求仁莫若恕矣或問若是其淺且近與曰非然也下學此忠恕上達此忠恕通于天下國家此忠恕格于天地鬼神此忠恕其釋靜存動察渾成一片即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田之之意也、其釋主敬致知、謂宋人之獘愚今人之獘詐、尤稱一語中的、唯釋一貫之一為一言、頗與孔子之意不蒙、然就此處發揮忠恕人茍循是而求之、其去一貫之道不遠矣、首有第自序、謂能言不能行、余所羞也、兒徒口耳、吾言不體諸躬行、余所恐也、試藏篋中、為兒異日左券、不然、吾將毀之覆瓿矣、已知第之學、重在體諸躬行、故所言皆平實近人、而非明季講學家之習為可貴也、

松心十錄四十七卷　道光刊本

清張維屏撰、維屏、字松心、廣東番禺人、是編又名松心錄、所收十種、曰經義錄六卷、史鑑錄六卷、倫常錄五卷、政治錄四卷、天象錄二卷、地理錄二卷、藝談錄八卷、物產錄二卷、尚論錄四卷、雜陳錄八卷、每錄首有小引、敘其著作之由、道備于經、經必有義、山高海深、擘窮不易、博觀約取、欲求一是、首經義、書史汗牛、過目難記、時或有言、十存一二、次史鑑、人有五倫、本乎天定、人能盡倫、厥由天性、次倫常、政有萬端、言提其要、元首明哉、惟明克照、君明臣良、庶事乃康、人存政舉、不懈不怠、次政治、在天成象、載籍綦詳、偶然撮記、聊備遺忘、次天象、言地於今、與古大異、古之九州、地之一二、地有全輪、有面有背、人力有至、尚有未至、次地輿、藝編所錄、文近于藝、意到即書、無分鉅細、次藝談、物各有性、孰能知焉、物各有用、維其宜焉、首貴適用、其次適意、聞見無多、有得即識、次物產、孟子有言、尚論古人、是為窮理、亦以檢身、次尚論、而

以雜錄殿焉。編中皆徵引四部書，逐條注釋，皆平

平無甚發明。又按是書缺卷甚多，史鑑門卷二至

卷八，天象卷一缺末尾，又缺第二卷，地輿缺第二

卷，藝談錄缺第二卷至第八卷，尚論錄卷一缺尾，

又缺卷二至卷四，雜陳錄卷一缺末尾，又缺卷二

至卷七，以未刻全之本，以俟訪求足本校補焉。

玉川文稿一卷 東方圖書館寫本

清蔣玉川撰。玉川，滿州鑲藍旗人，父毓英，以征

耿精忠有軍功，官至江西按察使。玉川以隨軍

有功，官溫州知府，是編雜記其先世盛德，及

為官處世之道，曰家世紀畧，曰懷初紀畧，曰治

慶紀畧，曰粤西紀畧，曰記鳳署答客問。家世

紀畧，紀其先世祖為諸暨一籍，順治時始編入

藍旗也。懷初紀畧，紀其父毓英及玉川之經歷也。

治慶粤西二紀，自述其為官施政之迹也。鳳署

答客問，紀為州縣者當遏命盜之源，滌命盜

之流，下不致小民之冤誣，上不累大僚之聯係也。首

有玉川自序，及姚江任衷注序，大意謂自成童即

從先大夫馳驅戎馬間，備嘗艱阻，廣閱世情，以故

筮仕而後，遇事接物，一以寬平之心應之，蓋約守

迨思和衷適俗，此余生平所可自信者也。今我

兒輩履順處安，亦既如余矣，然歷險更變，未獲

如余，行且邀天之福，均有民社之望，保能不驕不

惰，自約宜人，以無失我家法乎。是以畧記舊事付

之予墨俾人持一編，時加省覽，固知率性之行，未必盡合規矩，然于學覺與勤事守官，庶幾得其意焉。其由是言之，蓋家譜家訓之書，此稿無大題旨，舊題玉川之稿，殊與內容不符云。

續晨鐘集二十卷 康熙刊本

清劉光洙撰。光洙字中柱，山東單父人。是編分二十門：曰敦本類、曰詒謀類、曰宦澤類、曰種德類、曰廣慈類、曰注度類、曰衣祿類、曰靜觀類、曰坦遊類、曰口德類、曰惜福類、曰方便類、曰韜頏類、曰才智類、曰解紛類、曰悔過類、曰經地類、曰冥報類、曰雜錄類。近而家庭，遠而堂陛，微而盈虛消長之機，以及治世之大經，涉世之要畧，恢諧遊戲之俚語劇談，無不具載。欲閱者事事而聽之，時時而聽之，庶人人喜做好人，人人能做正事。又立冥報一門，專言命言數言感應，所以警惕愚頑，靜機巧之人心，決營求之私念，而相安于義理之域，實為有益之書也。首有光洙自序，謂少遵庭訓，治一經，日治治帖括，未嘗涉獵百家。間于友人齋頭，獲覩先儒格言，心輒喜，必錄之。他若淫詞艷語，屏不入目，且不欲聞也。癸未夏，暑氣逼人，計欲借彼鄰架，暫述夫酣偈，檢晨鐘一集，為淮南熊勉菴先生手輯，內載前言往行，確有徵據，為賢

智廣津梁，為不肖筆防維，乎足合古人集讀書鏡

並鑑文諸集，凡可以喚昏夜之情迷，啟人天之覺路

者，剖類分門，裒輯成帙，以補晨鐘之未備，是書或

直言、或冷語、或規、或諷，立論各殊，而其醒世勸善

之旨，固可嘉矣。

醒世一班錄五卷附雜述八卷 道光刊本

清鄭光祖撰。光祖，字梅軒，琴川人。是書分為五類：曰天地，曰人事，曰物理，曰方外，曰鬼神。每類之下，皆以身自經驗之事為說，又以一生所聞見輯為雜述八卷。首有光祖自序，謂此書之作，其意總期醒世。又云：天地者，人所戴履者也，故首之；人事者，人所當盡者也，次次之；物理者，人所宜知者也，復次之；方外鬼神者，人所易惑，不可不力為剖析者也。又云：聖賢之書務明道，道者人所當為之事也，當為之事而不為，何以為人，故人非下愚皆難自解免，而可與為善。以云因果報應，則卑之無甚高論矣。又云：異學立說，久已深入人心，積習所成，又且潛移人性。余著此書，冀與二三知己，守正理由正路，不至入于匪僻斯可矣。今觀是書，如天文參西法，而不信天主所居之名，說地理窮北極，而獨得中旋縈入之真詮，物理通古今，能集(維)其蕃變紛紜，兼採泰西聲光電汽之學，以探陰陽消長之機，鬼神禍福之說，不智者之所不道，故光祖闢之尤力。

舉凡方術之士、靈詭之跡，必竭力辨之而昭其妄，此編卷五及雜述中皆辨妄也。仙佛與楊墨同害，闢之而人心始正。至人事一卷，始之以造化自然，次之以福命有定，終之以性情中權，推本于宋儒性理之說，而使人遠仙佛鬼神因果報應，以盡人之所當為。雖其著書之體有近乎說部，而無處不以醒世為心也。

西陲筆畧一卷 雲自在龕傳鈔本

明虞中子撰。是書所記，為金亮叛盟攻蜀及劉海平治始末，為目凡三十六條：曰金初命將窺蜀，曰邊民驚徙狀，曰秦州敵將驕傲致敗，曰官軍困糧于敵，曰西安輕卒被害，曰金出令遣間諜，曰秦州從城北山，曰鄭宗招下臨洮，然勇而無謀，曰敵將楊鎮國兇狡，曰熙蘭蕃族為敵用，曰劉海治平之役戰最力，曰博軍于利害，曰諸將議取河州先收熙援兵，曰治平之役先發探騎遂破敵，曰官軍疑敵援兵遂去治平，曰官軍巧于取秦，曰李進勇悍與士卒同甘苦，間亦徼巧，曰馬仲本庸謬，遂失熙鞏，曰博軍為僧徒所誘致沒，曰曹建有李父風，曰河州士民望風歸義，曰敵潰將招西蕃部落為巢，曰平河之功士以賞薄致怨，曰河民留諸將固守城扞敵，諸將共議出屯，曰河民戀寧河歸順之禍相與死守，曰榮鈐轄先登并諸將追敵曲折，曰河州民伍為敵屠戮，曰四邊用兵祥徵甚多，曰金人詐為旗榜誘博軍，曰鞏民思

歸義，曰䈟州城中虛實，曰四州山寨天設之險，曰張忠彥兄弟投金事，曰金兗虐用西民，曰白常不肯事金，曰王宏歸順事，於金兗始末，紀述綦詳。處中子不知何許人，是書亦未見刊本，所紀諸端，有足補正史之缺者，是其可貴者也。

嶺南瑣記二卷　明刊本

明湛盧山中人撰。是書雜記湘粵之掌故，卷上為當地之產物，卷下記方輿之遺聞，如記兩廣樹在封川蒼梧界上，分左右，柯直上，以其方之榮悴，卜粵東西不真之歲。孔雀，粵人有殺而食之者，云其味如鵝，解百病，食其肉者，復有病，服藥不能愈。取其尾者，持利刀伏叢篁間，自斷其身，令勿見，伺過急斷取之，不則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矣。又記粵右狼兵，驁悍天下稱最，然多非真狼，真狼必土官親行部署，統出舊制調征，狼兵所經過處，不許入城，蓋其性貪淫，離家遠出，罕御酒肉，不獲縱貨色之欲，含怨懷恨，讎切于其主之威而已，在有司善遇之，不則剽掠之性，一動不可復制矣。東蘭那地南丹三州，狼兵能以少擊衆，其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夾擊，一伍爭救之，若一人戰沒，左右不夾擊者，即斬一隊之衆，皆論及載其一

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一隊爭救之；若一伍戰沒，左右伍不夾擊者，即斬一隊之衆，皆論罪。及載其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不追擒者斬。又載飛頭獠能以飛頭取食，則近誕矣。然所記一地之異俗及方物之殊名，與夫先賢之遺迹，可供參攷，以廣異聞者甚多，要在讀者有所取擇焉耳。

水曹清暇錄十六卷　乾隆刻本

清汪啟淑撰。啟淑，字訒菴，安徽歙縣人。著有掌錄、漢銅印叢，已並著錄。是篇體裁本于龐元英文昌雜錄，記當時京師之掌故，而不皆工部事。凡載籍可采，與得諸當時傳說，或目所備見，以及詞人學士吟詠之什有可錄者，輒錄之以備忘，而以水曹名者，蓋是書之成，官于水曹時也。都水之官，昉于西漢少府、甘泉上林，三輔皆有之，而劉子政以護三輔都水兼校秘書，故其名特著。魏晉尚書有始置水部郎，至唐定六部，諸曹水部實居二十四司之殿。而東坡有詩人例作水曹郎之句，居斯職者世多黜棄之，則以何仲言、張文昌之故。啟淑是編，即取其義。首有錢大昕序文，稱其書兼能改齋、苕溪漁隱之長，足補孫耳伯、朱錫鬯諸公之所未備。然其書記載亦有失實處。卷一記刑部北監乃前朝鎮撫司舊地，有老槐，今按椒山手植是榆非槐，並有石刻可證。卷二記刑部大堂階石上有血影如人形，相傳是前明楊忠烈公被拷

處、流血沁入石中所致、按椒山記處在今直隸司、非大堂、無血迹可考、故此司無正門、所謂直隸不直是也、又記康熙十七年西洋古里國貢獅子、虎豹諸獸皆畏之、詔廷臣共觀、歸安嚴太史我斯有詩、後逸去、由京師出潼關三千餘里路、只兩個半時辰、信神獸也、按此亦見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並無逸出潼關之事也、

歸雲室見聞雜記 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清陳焯撰、焯字無圍、廣東羊城人、官鎮海教諭、是編所記、皆當時士大夫之事跡、如孫嘉淦之忠直、和珅之貪婪、李因培、王亶望、陳輝祖之誅、王文治、袁枚之風流、又四庫開館及銷燬違礙書籍由于金沙之密奏、舉人大挑之例、開于乾隆丙戌、皆有關于清代之掌故、書首有焯自序、云室何以歸雲名、記何以見聞著也、主人歸自鎮海、常居湘萼齋東偏小室中、惵瀕寒暑、無日離焉、兒子士駿、篆得趙待制仲穆歸雲二篆字、即顏于楣間、遂以名之、主人勤著述、如潮州詩錄、吳興藝文續補二書、時在左右、雖常目患眚、不敢廢業、近復課孫于几側、暇時偶憶平生與賢人長者遊、凡有所見聞及親歷之可記者、茶餘睡覺、雜然筆之、以示後來、未始非閒中熟業也、如焯言、是所記、皆身所親歷、及追記師友之作為多、然記中亦有甚可噱者、謂乾隆辛亥、自瓊州至羊城、潘毅堂特招西人異饌以食之、席中品

物之多，不能悉數，亦不能遍嘗，飯後又設胡麻水陸之果甚多，余既大醉，不能食，亦不能辨矣。余思自以勝之者，竊見人之手，皆掌厚而指短，遂與之合掌，短余中指半寸，笑而誇耀之，意似原状焉。書中又呼西人為鬼子，觀其陳設之華麗，與食饌之豐美，而妒心生，乃思以中指之長取勝，亦有以見其滑稽者矣。

訥盦隨筆一卷 訥盦類稿本

清李恩綬撰。恩綬，字丹叔，江蘇丹徒人。著有訥盦類稿，已著錄。是編則雜記舊聞，品題詩文，亦有攷證故實者，如幽怪錄所載蕭志忠畋游事。滕六降雪，巽二起風，舊解以巽為巽，易卦巽為風，故風神名巽二，惟滕六之義不明。馮一梅云，滕字說文以為水超勇也，爾雅以為虛也，廣雅以為胡麻之別名，春秋以為國名，即今兗州府滕縣，皆與雪無關。疑滕字乃縢字之誤也，滕从水，縢字从仌，字形相近，猶之冫氵偏旁，傳寫易誤。說文縢字云仌出也，字或作凌。豳風三之日納于凌霒，毛傳訓為仌室，凌即縢之或體，蓋雪與仌同類，霒凝于下，則為仌，霒凝于上則為雪，本無二理耳。曰縢六者，六為老霒之數，而雪實霒氣所凝，且雪花六出，正與相符，以之命名，不亦宜乎。是解頗勝舊說。又孝王祥臥冰之說，出于明人屠赤水二十四孝圖說，屠亦踵寰宇記之譌。按祥生于漢末，扶繼母攜弟覽，隱居三十餘年，旋仕武帝為侍中，求鯉乃少時事，望江人慕其孝，

因以名池。惟香書及香秋陽云，毋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堅冰小解，魚出，就一，將實祥之至誠，適有天來，屠氏繪卧冰，神其事以驚愚，不知于理有礙，其說皆詳審，然今故宮所藏，有宋人繪二十四孝圖冊子，知卧冰之說，起源甚早，並不始于明屠赤水二十四孝圖說也。

不遠復齋見聞雜志十卷　排印本

清張廷驤撰。廷驤，字藕伯，號繼龕，江蘇吳縣人。治申韓家言，游幕數十年，擬述所至見見聞聞者，著為雜志一編。其書所錄，於咸同光宣四朝之朝章國故，與夫治亂興革之由，博稽而詳考之。若時政讜論，餘杭縣案，京官聯糾督臣疏，戊戌政變與拳匪之相因，義和拳之亂，辛亥之變，國變後之情形，諸條，皆能徵實，而無浮游不根之談。而於忠孝節義之犖犖大者，下而匹夫匹婦一節之善，必稱述之。首有廷驤自序，謂自同光之際，頗聞忠孝義節，足以風勵末世，尤有讜議諫諍，僅資考鏡朝綱，他若嘉言懿行，與夫名物詞章，或足為居恒楷模，或藉以資斷奇疑，間附重案，平反宜戒，人命草菅，事皆有據，言非無稽。縱搜羅之未廣，亦紀載之猶存。四十年來，簿書餘暇，隨時筆記，裒然成集。顧以飢驅謀食，未遑纂輯成編。辛亥季秋，遽遭國變，潛居衡泌，從事丹鉛，去其無足重輕之事，補以近歲禍福之徵略

彷師友談紀，綴輯舊聞，釐為十卷，名曰見聞雜志。其表彰忠孝節義，有興觀感之助，深有益于世教人心。至志中所集，或得自親睹，或傳諸賓聞，或曾見邸抄報章，亦有借錄于他人者，皆確鑿有據，無一字虛飾，是其記載忠實為尤可貴也。

幕學舉要一卷 乾隆刊本

清萬維翰撰。維翰，字楓江，江蘇吳江人。生平游幕多年，乃因縣政之要，舉其大端，撰為是編。書分十二類：曰總論，曰盜案，曰命案，曰姦情，曰逃人，曰錢穀，曰交盤，曰社倉，曰災賑，曰捕蝗，曰水利，曰官方。蓋天下之治亂繫乎政治之得失，政治之得失視乎縣令之賢否。縣令為守土之官，去君甚遠，去民甚親，以懸字為忠，有一片肫誠之意，流露于政事之間，小民必有受其福者。是以州縣為親民之吏，與上司體統不同。詞訟案件，總要隨到隨審，嚴察胥役人等，無留難需索諸弊，則自無花累。至于虛衷聽斷，不任刺求，靜剖其是非，如入人之家室而為之排解，民之食德無涯矣。至若幕中流品，最為錯雜，有宦轍覆車，借人酒杯，自澆磈礌；有貴胄飄零，擗擋紈袴，入幕效顰；又有鐵硯難磨，青氈冷淡，變業謀生；又有胥抄諳練，借棲一枝；更有學劍不成，鉛刀

小試其中優劣不一要之幕館之責在助州縣成治必胸懷高明筆力明通參觀事變有素然後可當一面維錄所舉盜案命案各情逃人錢穀交盤社倉災賑捕蝗水利諸端皆縣政之所繫游幕者習而知之可以助人成治者矣

儉德堂讀書隨筆二卷 宣統鉛印本

清劉庠撰庠字蕙民江西南豐人咸豐元年舉順天鄉試官內閣中書未幾舍去教授淮徐間以讀書終老所著有儉德堂易說說文蒙求說文諧聲表後漢郡國職官表唐書藩鎮名氏表通鑑校勘記班許水道類記意林補文選小學讀書隨筆漢魏書補輯儉德堂文集紫芝丹篆山房詩集皆未刊行其讀書隨筆三卷庠從子孚京所輯或寫日簡端或記從別紙未有門類以商于長沙黃山碧依經史子部第其先後而以論文附錄殿焉庠之學上窺漢晉而歸要于程朱勘合古今而權衡乎義理讀書日有程不以一日廢其程即有所會及有所考辨輒條記之或寫諸卷端積久遂多如朱子謂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王伯厚謂其說本于張子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庠據尚書大傳大誥篇云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

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朱子張子之言，皆源于此，學者不察耳。又謂鄭氏詩箋多用魯詩，以正月繁霜序箋為証，皆甚淵博。蓋此書出于寧京所輯，而寧則讀書時隨手所記，非有意于著述也。

攀古小廬雜著十二卷 清刊本

清許瀚撰。瀚字印林，山東日照人。道光乙未以拔貢舉順天鄉試，官嶧縣教諭。自幼博綜經史及金石文字，於訓詁之學研討尤深，所校刊宋元明書籍，精審不減黃蕘圃顧澗蘋，仁和龔定盦推為北方學者第一。著有攀古小廬古器物銘釋文、攀古小廬碑跋，均未刊行。是編卷一至卷三，經傳說，卷四卷五，小學說，卷六至卷十，金石說，卷十一十二，金石書籍跋

尾，其經傳說中，如偽古文尚書襲墨子誤斷句說，大毛公名攷，毛魯韓詩同出荀子同用子夏序攷，皆攷訂詳明，而韓詩外傳校議，尤為精覈。卷五小學說中，求古韻八例，轉注舉例，謂求古音之道有八：一曰諧聲，二曰重文，三曰異文，四曰音讀，五曰音訓，六曰疊韻，七曰方言，八曰韻語。蓋此八者，古韻之條理秩如。轉注之例有七：一凡以某之字即以所從之字為義及同部中同以所從之字為義者，二凡以某之字即

與所以之字同義、及同部中同與所以之字同義者、三同部中其義相同者、五同部中其義遞轉相承者、六同部中其義展轉相釋者、七凡此七例有一部中悉備者、有一部中僅一二見者、有一部中絕無者、有一部中全為轉注者、凡此諸條、均前人之所未發、至金石說中、篆文及銅器銘文、多未刻全、蓋尚未刻成之稿也、

簷醉雜記四卷 雲在山房叢書本

清蘇柯（徐兆）聖生撰、是篇所記、有清一代之掌故居多、起自康熙、訖于光緒、朝章國典、皆有記錄、如謂帝系以顯祖文派為宗室、興祖景祖文派為覺羅、崇德元年、制定親王以下、宗室俱束黃帶、覺羅束紅帶、乾隆四十七年、定閑散宗室及年時皆給四品頂戴、時則入關已越百數十年、舊日王公貝子、微系當有等于平民者、故給頂以寵之、如清室之展親錫類、實起例于乾隆、又記清代于內監防制特嚴、世祖遺詔、以十四事罪己、而于委用宦官一端、引恨尤深、聖祖登基、即將內官吳良輔、置之重典、並革去內十三衙門、自是宦寺斂跡、乾隆間、高雲從以干預外事誅、同治間、安得海以出外招搖誅、並皆稱快一時、至孝欽垂簾、李蓮英侍寵用事、漸亦交接朝官、擅支、然其罪狀尚不甚顯、則家法猶未盡壞也、他若外官羣人出自奏經實授者、仍

可與應春試，乾隆六年，揚州王張氏代其夫入闈，雍正三年，始將學差應差各員，先試于太和殿，親定甲乙，封貯內閣，每屆按有分差之期，將取定人員書名于籤，盛以金筒，設黃案于午門外，命大學士同禮部官掣籤唱名，請旨派為考官，此皆有關于科舉之掌故，足以供參攷而廣異聞也。

今是齋日鈔一卷　康熙刊本

清梁清遠撰，清遠，字邇之，直隸真定人，是編所記，品題詩文，或前朝之掌故遺文，或先賢之嘉言懿訓，其中記白蓮教一文，頗為詳盡，蓋白蓮教萬曆時最勝，自稱佛院主，或白蓮教主，其惑人之言云，能知過去未來，又能開天門，破地戶，註生註死，定陰間後世五代兒孫，臨死給一執照，記生某于下第幾代第幾天，有經七大本，名五部六冊，又心經一張，令人抄謄傳誦，又書傳香過氣秘術，其教主男子稱為佛爹，女子稱為佛娘，其黨共以十八子為子，每一子會約三子，三子會約九孫，九孫會約二十七孫，二十七孫會約八十一孫，總成五代，共一百二十一人為一枝，十八子號為十八枝，各立一簿，填姓名貫址，其所認兒孫，不許士夫子弟舉監生員，定要有身家做生理人，每子認足前數，方稱功德圓滿，立地成佛，由是觀之，彼教組織甚為嚴密，而以鬼神煽惑愚民，此所以數百年來累經刈除而不能息其燄也，又記元建都燕

山睞人民至八九十歲者，翁免其徭役，歲時得升殿上，上皇帝棗，每大朝，令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唯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帽博褐，從容暇裕，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詰何，俟百官退，乃陟陛承清光，或大駕出宮，則厖眉黃髮序列陳環衛間，此元代優待耆老，頗有資於談掌故者之參攷焉。

正毛一卷　曲園雜纂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居士，浙江德清人。是書訂正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之作。蓋宋代義理之學興，人人爭尚談玄，而小學久晦，毛居正作六經正誤，就當時監本，校正其誤，於經學不為無功，然亦不能無誤，樾又從而正之，凡三十餘事，如易下繫辭而不越，毛云，文繇之辭作繇，誤，繇與由同，繇以卜以繇，音宙，卦下辭也，正曰，謂文繇之繇音宙是也，謂以卜以繇作繇非也，說文竹部，籀讀書也，从竹擂聲，春秋傳曰卜籀，云是文繇字本當作籀，繇乃假借字，漢書文帝紀，師古注曰，繇者文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辭，斯說得之，因經典相承，假繇作籀，漢經師恐學者不曉，仍讀本字，故通文繇字，亂作卜字於其旁，以識別之，其後沿訛，遂改繇字，字書所無，不可不正，又禮記曲禮上，二名不偏諱，毛云，偏作徧，誤，徧與遍通，謂二字為名，同用則諱之，若兩字各隨處用之，不於彼於此，一一皆諱之，所謂不偏諱也，正曰，偏者對全而言，言二字為名，全舉之則

不可偏舉之則可也夫子之母名徵在此全舉之也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偏舉之也唐律卷事犯諱條二名偏犯不坐此律即本于禮經犯其一字謂之偏犯則避其一字謂之偏諱矣偏犯不坐即二名不偏諱毛說非也若斯之類信是正毛氏之譌而得其環中者也

讀吳越春秋一卷　曲園雜纂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居士浙江德清人樾自諸子平議其釋詩外傳吳越春秋越絕書鶡冠子鹽鐵論潛夫論論衡中論抱朴子文中子諸書皆平議之所未收讀書有得復為寫定所以補平議之所未及也吳越春秋本晉魏間好事者所纂合其書多不可信如樂扈子援琴為楚作窮劫之曲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不顧宗廟聽讒孽詞意淺薄不似春秋人語又其書治之者稀傳刻多誤如無玉去無余六世以無余外傳證之則無玉當為無壬又其下有無譯夫康兩君以無余傳證之無曎當作無瞱夫康當作夫譚句踐陰謀外傳何易見而難使也見當作得此傳所載越王及計倪之言與國策齊策管燕田需之言相似彼作士何易得而難用也韓詩外傳管燕作宋燕田需作陳饒亦曰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二書皆是得字故知此傳見字之誤得古作㝵見說文故往往誤作見史記趙世家踰年歷

箴不得一戚，通鑑得誤作曰，即其例也。又闔閭內傳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庸習術戰騎射御之巧，上傳蓋餘燭庸之諱從，此皆傳誤，而徐注亦多未安，如諸帝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軹本通作枝，徐注云謂戟之立如軹之交，未達古人段借之例。樾一一為之疏通證明，亦有裨于讀吳越春秋者之參攷焉。

廣楊園近鑑一卷 俞樓雜纂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居士，德清人。昔張楊園先生集有近鑑一書，舉近世之事蹟，以為鑑戒，其意良深。是書亦錄近事數十條，以警愚頑。惟楊園之書，有惡而無善，專以示戒。是書則善惡兼收，然多用果報應事，如紀某孝廉向向目好有端人之目，後以邪狎雙目忽失明，乃痛自刻責，目亦尋愈，後成進士，官知縣。又皖南一官家婦遇下甚苛，有一婢年甫十齡，每日褫衣撻之，婢浸長，撻如故，後婢年十六七，已裙矣，仍不得免，婢泣請曰，重杖不辭，願免去袴，婦益怒，剝其裙袴于庭中，杖畢使裸行至庭著之，日以為常，庭中多男子往來，不能避也，婢銜之次骨，及粵賊之亂，主婢均為賊所掠，其得婢者，從投誠積功至專閫，即以婢為妻，尊之曰太太矣，復掠前官家婦使服役，婢以前所受者報之。又溧陽一農家子，宋姓，不知其名，素不孝于母，秋稻既收，藏之他處，與妻往食之，而留母于家，饔飧不給，一日宋呼妻取鐮刀來

吾將修面，妻取付之，而入。忽聞外呼曰：來看來看。趨出視之，則已割刃於腹而腸出矣。妻大驚，為納之，又呼曰：不可不可。遂倒地而死。諸如此類，假報應以警愚頑，勸懲並寓，將以廣揚圓近鑑之書，使人閱之知有所鑑焉。

評袁一卷 曲園雜纂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居士，浙江德清人。評袁者，評袁質甫閒評之作也。袁質甫，名文，南宋人，其甕牖閒評之書久佚，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為八卷，經史詩文，皆有論辨，其有未確者，樾復從而評之。如袁云秦始皇初即位，漢高祖以是年生，此未詳考也。史記高帝紀皇甫謐曰：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昭王終五十六年，加孝文一年，莊襄三年，共十年也，則至始皇即位之年，高

祖已十一歲，又始皇本紀，始皇生于昭王四十八年，則始皇長高祖才三歲耳，安得謂始皇即位，而漢高于是年生也。又云：今人作文下字，能用古者則為有據。雖古人亦然。詩云：有狐綏綏。蓋本塗山人歌云：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此為娶塗山時歌，詩人乃用其綏綏二字也。按塗山人歌，乃後人所偽託，綏綏白狐，是偽歌用詩經語，不得云詩人用其語也。綏綏，玉篇作夂夂，云行遲貌，知綏即夂之段借字。宋人多不習小學，往往說字多

誤，如袁氏說易需字為雲上于天，又以溺水卻弱字，又謂斵許慎說文音語無他音，又謂樊字下從大，是皆其可議處。樾此書詳正其誤雖多，然猶未能盡正其失也。

改吳一卷 曲園課纂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居士，浙江德清人。以宋吳虎臣所著之能改齋漫錄，以類相從，考證頗為詳明，然疏舛之處，亦或不免，其齋名能改，指示有不及改者，樾復正凡十九條。如杜工部詩麗人行乃三月三日事，此自本王無功東皋子三月三日賦云傾兩京之貴族，聚三都之麗人，虎臣以為出自梁沈約麗人賦；荊公詩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漁隱叢話曰石林詩話云荊公詩為法甚嚴，尤精于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皆漢人語也。虎臣謂荊公此詩蓋本五代沈彬詩：地限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附郭來。彬詩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此皆足訂吳書之誤，然亦有吳本不謬而樾反誤改者，吳引李相之賢已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足曉香來自西域，說本甚確，樾改曰禮郊特牲云周人尚臭，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

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膻薌。鄭注曰。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膻當為馨聲之誤也。然則焫蕭合馨香。即燒香之權輿。不知香料産自西域非中國之所有。而北歆周官經以為權輿于周代。實失之于牽強也。

五五一卷　俞樾雜纂本

清俞樾撰。樾，字曲園。是書采清代諸家記載有可喜可愕可感歎者，取其事分為五類，類各得五事，因題曰五五。五類者，一曰五義，二曰五奇，三曰五愚，四曰五逸，五曰五悲。書中所記，多奇怪可喜之舉。如書跣足瀆，不葷食，不飲酒，不畜妻子，其傭于人，日取十錢，多與之不受，暇則閉戶而捆屨。三四日不食不飢，掘上所納餘錢，遇癃疾寒餓者，則發之。嘗大暑踰毛竹山，喝甚，求飲不得，幾死，有刈蔗者憫之，斷節瀝汁以飲之，乃蘇，歸而盡發所藏錢，即其地築一亭，曰煮茗菴，以飲行者。又徐三瘋脚者，農家子。清初定鼎，民未親附，瘋脚聞四方有起義兵者，謂其父曰，我家何不起義。父曰，癡兒子，我鄉農也，何義之起。於是瘋脚大慧其父曰，懦夫懦夫，疾走村學究，求所書忠義二字。學究書與之，歸即裂白布一幅，依學究所書點畫大書二字於布，揭竿標之門前。父大驚，取布裂之，唾其面曰，我一家為爾死矣。瘋脚憤懣不能語，入

其室，引被自覆而卧，呼之不起，竟以絶粒死。又記康熙二十三年，上幸塞外還京，有人衣短衣，無冠，跪道旁呼萬歲，自言刑部郎中某甲家奴，條奏時務十二事。全書所記皆類是，蓋雜引野史稗官所記，以比數于忠義，頗可以資多聞，至謂比諸七發七啟七命，非其倫矣。

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居士，德清人。是書取裁于閱微草堂，所紀多鬼怪神仙異聞之事，大都取諸朋舊之傳說。其有徵求異聞小啟云，余今歲行年六十矣，學問之道，日就荒蕪，著述之事，行將廢輟，書生結習，未能盡忘，姑記舊聞，以銷暇日，而所聞所見，必由集腋而成，予取予求，竊有乞鄰之意，伏望儒林丈人，高齋學士，各舉怪怪奇奇之事，為我原原本本而書，寄來春在草堂，助作秋鐙叢話，約以十事為率，如其多則更佳云云。蓋有意仿蒲留仙之撰聊齋志異故事也。書中亦有涉徵驗者，如木工石工所用之墨綫一條是也。亦有言之無稽可删削，如記司馬繡谷善畫山水花卉人物，嘗畫麻姑一幅，其女韓宜人愛之，遂懸室中。俄而病咽，招精奇門者卜之，曰牀前有神像一幀，宜送禪院供奉，則病自愈矣。因取麻姑像付之大、大龕中有氣一道，直衝霄漢，逾時始散。其明日，韓病良已，乃證讖之語。繡谷繪事甚為所

作皆無甚生氣，即使繪事甚精，亦不至有仙人憑附如此。蓋閨徵草堂志異之書，不苦遠紊記之虛無飄緲，讀之令人如入幻境。繼此書則皆記實事，不能空靈，而又拙于文辭，所述諸事，不脫經生口吻。蓋繼本以經學名家，文章筆采，非其所長也。

讀越絕書一卷 曲園雜纂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居士，浙江德清人。是編考訂越絕書凡二十一條，謂補其平議之所未及。按越絕之書，本屬雜篇，外傳本事篇，問曰：何為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為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此說絕字之義未明。下文又曰：于是句踐抑彊扶弱，絕惡反之于善。又曰：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轉展申釋而愈不明。樾謂此絕字即絕筆獲麟之

絕。下文云：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是以此書為繼春秋而作。春秋絕筆于獲麟之年，吳越之事略而不詳，此書踵而成之，直至句踐之霸而絕，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叙外傳記云：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又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于彼，辯士絕于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然則越絕名義，

固可見矣。此說頗補舊說之未備。又此書亦多說晉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薛許邾婁莒旁轂趨走。繼據哀十三年公羊傳注云，時吳彊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知此文有脫誤，乘上當補晉衛驂三字。此其讀書心細之處，可以訂補古書之缺脫者矣。

情話記一卷 康熙刊本

清梁清遠撰。清遠字邇之，號葵石，直隸真定人。與兄清寬、清標俱以進士官少宰，人美稱之。著有休園語林、西廬漫筆、雕丘雜錄、東齋掌錄等書，已並著錄。是編隨手雜錄，漫無條理，似無甚可取處。如明李中麓論書，以蘇雪蓑為冠，而許龍石、羅青石、張雪谷、曹晴峰、張蒙泉、畢泖東、馬竹湖、叔經俱可稱名筆。論書畫者則舉蔣子成、李在、王田、丁玉川、汪質、鍾欽禮、王世昌、葉澄、夏芷、陳憲章、石銳、張肇、史廷直、劉俊、朱端、鄒亨山、郭錫、楊氏生、陶仰山、劉俊、莊呂恩、李本仁、范行、苗、陳某之諸人，與文衡山並列，皆明代書畫家之皎皎者。而清遠乃云，數十年來，諸君書畫，未經一見，即諸論書畫家亦未有言及者，其陋可知矣。又康對山論讀書云，經籍古人之魂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焉已矣。譬諸善飲酒者，浸其醇，不善則啜其醨，下則糟粕而已。故上士常逸，下士常勞，此乃文人之詭

未可奉以為法。古之聖賢皆終身不廢讀書，而猶慮學之不逮，豈有常遠而能成為聖賢者乎。清遠乃謂觀此可悟讀書法，是清遠亦不自知讀書法矣，豈可以為訓乎。

西廬漫筆一卷 康熙刊本

清梁清遠撰。清遠，字邇之，直隸真定人。是編所錄，為晚明之掌故，凡十六條，皆崇禎朝事，而於莊烈皇帝記之尤詳。其一云，莊烈皇帝諭旨，多至理名言，略舉一二，則其聰察能斷大事可知也。如諭吏部、諭工部二諭，極為明切，更見英敏。當時起廢之紛爭，言路之擾亂，誠如兩諭所云者。因知莊烈實非苛求拒諫也。其一云，莊烈皇帝心切安攘，日以練兵為事，而法紀不明，時多鼓譟，廖侍御惟義上疏，論召募為禍極切，然終不能行者，亦以召募有利，將帥易于侵漁，人不肯破例條舉耳。因循以致敗亡，可傷也。其一云，莊烈帝因邊圍未解，流寇日滋，召大司馬陳新甲，詢以督撫不效之故，新甲不實實陳奏，而一味脫卸天下事，安得不敗壞也。是明季之亡，不亡于君主之昏暴，而亡于臣下之專橫。清遠生于清初，去崇禎朝未遠，所言可供參攷者甚多也。他若崇禎朝下令九卿科道會舉知兵之臣一則，況允璐以虜帷

之事為劉鉞意所許一則。宋之普在朝，忠為東林諸公所不容，乃薦金光宸、倪元璐、陳必謙、錢謙益諸人以求解一則。高祖李國柱發明大器一則。曒生光妖書一則。熹宗不豫，大司馬霍維華獻仙方靈露飲一則。太監何文鼎諫皇親恣横一則。皆有資于明史之研究者焉。

青箱棠史一卷　康熙刊本

清梁清遠撰。清遠字邇之，直隸真定人。是書為其隨筆札記，亦無次第，大抵聞見所及，信手錄之。然多齊東野人之語，如記萬曆己丑季春，汝寧民王炤借張南泉犢，耕于南畝。犢不疾行，炤箠之。犢忽停步回顧，瞋目而言曰：若何苦我，我涂景山也，以負張債，故作犢償，何負爾，爾乃苦我。炤乍聞驚仆，傍人救之乃醒。犢尚噴沫囁嚅作語，不辨。共異之，歸問徐景山事，張曾唯。犢再劬力二年死。此野言之。牛之機構與人異，縱有償債之事，何能囁嚅作人言哉。又記萬曆丁巳歲，商洛山原野人掘地蠕而動，蜿然肉軀也，不辨何物，傍視甚大，不知身首何在。窶子因肉類可食，臠而烹之，作羊羶味。再視則割處肉已滿，人以為龍也，瘞之。零雨一日，無他故。或謂太歲，身形圓，不若是大也。書之以俟博物者。此亦荒言也。地中焉有動物若是之大，割而不動之理。太歲亦歲星之名，又安能

實有其物也、其書中亦有見道語、如評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為是非、學術到此、真成塗炭、此語頗為定評、又云學問既知頭腦、須窮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此語亦可玩味、要之是書駁雜太純、要在人分別觀之耳、

星烈日記彙要四十卷 光緒刊本

清方玉潤撰、玉潤、字黝石、號星烈、又號鴻濛子、著有詩經原始二十卷、已著錄、是書卷一卷二志道、內辨學三十七條、學程四條、雜說二十五條、性道十三條、卷三卷四卷五經義、內易七條、書十三條、詩十條、春秋十二條、禮四條、論語七條、大學八條、中庸五條、孟子三條、卷六、史論十九條、諸子十五條、卷七卷八卷九經濟、內治道二條、選舉二條、農桑二條、河渠四條、財用一條、屯田一條、牧令二條、荒政二條、兵策五十四條、卷十至二十二文學、內古文八條、時藝二條、韻語三百一十七條、卷二十三至二十八游藝、天文十二條、地理十四條、醫藥十二條、卜筮九條、祿命一條、風鑑七條、書法二十三條、繪事十二條、鐵筆四條、音樂二條、槍法四條、騎射二條、卷二十九至四十涉歷、名勝四十九條、賊酋四十七條、敵情二十一條、賊蹤二十七條、賊表五條、戰形二十條、祥瑞五條、災異、怪異十五條、仙佛八條、果報九條、勇俠十條、忠義十三條、節烈

九條卷末紀夢四十五條卷首附年表二卷王閭之學馳騁于詞章，而以宋儒義理為歸，故其論人云心術正，品行高，履蹈潔，志氣超，學問博，識慮遠，閱歷深，操守定，而又出以和平之氣，蘊藉之心，謙沖之德，慈祥之念，寬宏之量，堅忍之志，貞固之節，勿貪勿詐，勿驕勿矜，勿暴勿厲，勿卑勿汚，勿輕勿溪，勿淺勿露，勿刻勿薄，勿嫉勿忌，勿膠勿執，勿說勿隨，勿殘勿忍，在家則必孝必友，居鄉則必敬必恭，涉世則必忠必信，不見利而忘義，不冒險以邀功，窮經將以致用，立言必見施行，方可謂之道學。王潤屢試不第，遂投筆從戎，以筆功官隴東，故又喜談軍事，是編二十八卷以上皆學問事，其後十二卷，皆洪楊之亂事，可資于治近代史者之參攷焉。

自怡軒雜著二卷　鉛印本

孫錦標撰。錦標，字伯龍，江蘇南通人。曾肄業于南菁講舍，是編為肄業南通時應試經史之作，凡文八十五首，古今體雜詩十五首。書首有錦標自序，謂從王懈雲受業，自是知治許書，稍窺門徑，然是書所以之辭勝，經學考據非其所長，如易繫辭傳，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謂道形而上，神則妙之，器形而下，體則著之，而錦標謂道器以乾坤言，形而上者動而健，為陽之道，靜而順，為陰之道，形而下者一而實，為陽之形，一而虛，為陰之形，此以道器牽附乾坤，益飄緲虛無矣。又詩采蘋，盛湘二字叶韻，盛以成得聲，成字今韻入庚韻，古韻與湘字同在陽部，故古人以盛入陽部，而錦標以湘字古作蕭，盛聲蕭聲古韻相通，為陽唐韻轉入更之證，是不知古韻庚陽唐古韻本同部也。其他雜文，體格卑俗，亦未能脫時文之見，而進乎古之作者，文從是書缺脫甚多

卷上脱十六一葉、十八一葉、二十七一葉，卷下脱第四一葉、第九一葉、十七一葉、二十四一葉，當俟諸異日以補訂之。其後附詩十五首，平平無可稱之處，不如刊落之為愈也。

秋陰雜記一卷　蛾術堂集本

清沈豫撰。豫，字補堂，江蘇蕭山人。著有皇清經解淵源錄、皇清經解提要、羣書提要、讀經如面、讀易寡過、周官識小、左官異禮畧、羣書雜義，已並著錄。是書雜辨經史，考覈異名，頗為贍詳。其論法言云：揚雄法言十三卷，象論語，首學行，終孝至，惟五百、重黎兩篇，立名詭秘，故桓譚決其必傳。若太玄首衡測擬瑩數文挩圖告十一篇，辭則離散，雖劉歆亦曰空自苦，後人用覆醬瓿也。況其他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艱深云乎哉。又論紀異稱云：北齊書南陽王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又三國志劉廙傳，別傳誡弟偉曰：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稱弟為卿，亦所創聞。至禮記曾子問篇有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名夫婦為兄弟

者、據未成皆言也、引證甚博、足供多聞、又若汪彥
昇作王文憲集序、體似碑碣行狀、載歲紀年三
代、多通稱、風序釋九州、四海、陸宣公請還田緒所
寄撰碑文、馬絹狀、觀我生賦、哀江南賦、王建遠將
歸篇、拘幽操、將歸操、龜山操、諸則、辨文章之體
製、通古今之雅故、非徒摘文實資談佐而已也、

壘居隨錄十卷 光緒刊本

清楊浚撰、浚、字雪滄、溫陵人、是書卷一典禮、卷
二封階、卷三喪服、卷四喪禮雜辨、卷五卷六卷七
稱謂、卷八春秋閒、卷九偽書目、卷十音辨、書所
錄、有采自他人者、如典禮則采黃貽楫敬其事齋
類稿也、封階則采自會典通禮則條及吾學錄也、喪
服、總圖凡九圖、則采自吾學錄也、偽書目、則采自
姚際恒古今偽書考也、其稱謂考、則采自梁茝
林、稱謂錄、謂彙萃古今稱謂集釋、尚未脫稿、見
梁茝林中丞稱謂錄、體例隱合、遂輟、茲先採卷一
至卷八、去其俚稱吏語易混近譌者、擇要存之
者也、惟卷四諸辨、皆浚自作、大都辨閭佑之失
禮者、如古者正妻曰同室、妾曰側室、北史封阜妻
劉氏傳生則同室、白居易贈內詩、生為同室親、
皆指正妻而言、閭鄉稱側室為同室、殊失古義、
又言閭佑惑風水、求師尋穴、父母之柩、如期不即安
藏、或浮留于室、或權厝于郊、仍用白、稱孤哀子與
訃音同、乃相沿用紅柬、非禮也、又云禮記祭法曰顯

考廟。祭法之考廟為父，王考廟為祖，皇考廟為曾，顯考廟為高祖。禮檀弓殷人綴重，鄭康成注始死未作主，先以木為重，至虞乃作主，殷人作主後則綴其重，縣諸死者之廟，去顯考乃埋之。孔穎達疏顯考，高祖也，世世遞遞(遷)至為顯考，其重猶在，縣顯考乃埋之。是古人皆以顯考稱高祖，今人訃書卒稱亡父母為顯考妣，實為未安。皆所以考俗習之有失乎禮者，未始非無用之書也。

烏山居續錄十卷　光緒刊本

清楊浚撰。浚字雪滄，福建溫陵人，著有烏山居續錄十卷，已著錄。是書卷一錄閩儒從祀孔廟者十三人，每人系以小傳。卷二經目，采自唐鏡溪萬卷讀餘。卷三石經四書攷文，乾隆五十六年刊立石經，詔示天下後世，以訂監本之譌，刊竟，彭芸楣大司寇撰石經考文提要，此摘錄其四書也。卷四周禮職官分屬歌，此校邵廬遠夢三種之一也。卷五陳恭甫太史鼇峯崇正講堂規約，吳晴舫學使西浙校士錄語，王文勤公致用書院志畧，附泉漳二郡書院名。卷六論制藝，采張鄰濤輶軒語中八宜八忌之說也。卷七論試帖，采錄毛西河唐人試帖序，紀文達唐人試律說序，李守齋試帖七法，梁芷林試律叢話選。卷八論賦，采錄張臯文七十家賦鈔序，李芝齡唐律賦程例語，鮑覺生賦則凡例，張鄰濤輶軒語賦三宜四忌。卷九論古文駢體文，中論散文忌多虛字，忌多長句，忌一定間架，忌首段發冒子，忌腐語，駢文忌合掌，忌

碎狹、浮艷語、忌太熟、尤忌太生、忌輕剽、亦忌彫刻、駢散通忌。曰時文調、皆采自輶軒語卷十論（楊注）寫變化之始、則采自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是書全自輯錄而成、故無得失之可言。至若勤錄諸家之論、以為立身治學修辭之助、則庶乎有便于童蒙矣。

蘄洲雜著四卷　光緒活字本

清錢贊黃撰。贊黃、字史才、金匱人。是書卷一卷二雜論時事、卷三卷四考證經史、及其雜文。其論時事、有籌俄篇、策回篇、御外侮事宜、臺灣撫番篇、兵問對等篇、皆亟亟以防俄為務。而論兵以為兵家之事、上視時候、中視地勢、下視形情、多智勇利器械、以從時變。其考古之作、如恒河考、大小積石考、吳會考、因有蕉穫考、左傳記具即夷谷考、王蹊于邢解、論全道二州關係溝通江淮論、推究地理形勢之要。贊黃亦豪傑之士、留心于古今地理之形勢、與夫國際之形情、而詳兵備戰陣之方。所以謀富國自強之策備矣。而深非後世學者、謂唐虞三代之初、其道可謂盛矣、然何嘗有經學之名哉。體是道于身、則行是道于世、蓋不待託于言語、著于簡策、而後謂之道、亦不待習訓詁事記誦考索形聲之間、聿制文義之末、沒溺淺聞小見、而後謂之經學。凡吾身心意之間、以至天地人物之際、有以立其大、而經緯

之無適而非道亦無適而非經也又云今之世不務勵實行去虛文講敦本力穡之事養直方剛大之風隱蓄驅策之志力求所以制其死命不僅以通其務取爵祿而斃斃焉以經為事是率天下而為無用之人也何其言之沈痛也蓋贊黃生當國勢積弱之日而深慨夫止欲守一經以成名之士而不識乎時務故以凡欲扶持世道而於道能有其大者皆聖賢豪傑之士也

盎葉記四卷 東方文化會藏寫本

朝鮮柳德懋撰德懋字得恭是書為雜錄之作中多攷證中國經史之處而於中鮮之文獻掌故尤善言之大氐中國人所紀外夷之事多未肯直錄原書展轉傳述紕繆滋多如明史朝鮮傳成桂得乃成準得之訛甲兩為金甲雨之訛李仁人為李仁任之訛李門炯為李文炯之之訛奇苓為奇苓之訛至若章潢圖書編王沂三才圖會等書於朝鮮疆域之分郡縣之名尤為紊亂又周亮工書影載有一事云京師前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潤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兩面皺釘隱起欲易錢數十人皆不顧有高麗使者秀晚良久攀五十金界淵者曰此名定水帶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若攜歸吾國賈累鉅萬航海每苦水鹹一投水帶其中則立化甘泉云云東俗好說謊以欺中國則有之必謂神禹治水之物鬻以五十金則訛也德懋皆能逐條辨明以正其誤他若官字為名及宋續詩傳

烏名巻、顧伊論性遼金蒙古名莫于朝鮮世系孔子生卒、經書人物辨證、劉喟匪朝鮮、大遼古今錄、遼金元清字、東方活字之始、崇禎紀元後幾年、諸條引證亦頗博雅、朝鮮人士、多習朱子義理之學、鮮有能通攷據者、是書徵引富贍、考覈亦精、在東國著述中不失為上乘之選也、

淮南雜識四卷 道光刊本

清閻益撰、益字省謙、號錦峯、鎮洋人、官清河訓導、是書雜考故實、訖于天文時令、方輿山川、詩文掌故、靡不旁推曲證、折衷前人之論說、而期歸于一是、如考郡縣不始于秦、左傳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楚子縣陳、鄭伯曰、夷于九縣、韓獻子曰、敗楚之二縣、遂啟彊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晉分祁氏田為七縣、分羊舌氏田為三縣、趙簡子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授郡、是皆秦以前有郡縣之證也、守令亦不始于秦、如吳起為西河令、馮亭為上黨守、李伯為代郡守、西門豹為鄴令、荀況為蘭陵令、城渾說楚新城令、衛有蒲守、韓有南陽假守、魏有安邑令、蘇代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則六國之末入于秦國之先有守令矣、又謂古者男女皆跪、至唐武則天時、女子始拜而不跪、玉壺清話、太祖問趙普、男尊女卑何

致男跪而女不跪，群臣無對者，惟王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唐則天時，始拜而不跪，引證贍詳，可貴。考據多識多聞，本古之雜家者流，唐宋以降，紀錄尤多，如洪氏之容齋隨筆，王氏之野客叢書，王觀國之學林，皆其著者，至清代而斯學尤盛，是書卷帙雖少，而考證之精，庶乎與訂譌雜錄辨訛類編並駕矣。

團防芻議一卷 光緒刊本

清瞿方梅撰。方梅，字蓂若，保靖人，著有指測瑣言五卷，已著錄。是書為籌辦團防而作，自云承蔣給諫亦蘧夫子之命而作者也。丁酉冬，皆計北上，謁蔣師，譚及時事，飆痛哭，且謂民為邦本，而兵以衛民，朝廷不得已之議，裁制兵，南哥北馬，蔓延四竟，系間驚擾，民何以堪，保甲團練，足備裁兵之缺，而積年辦理，迄無明效，蓋惟籌費用人之失其宜耳，畧舉數端，備可令郎日係綴以進，擬代奏，既恐空疑難行而止，而方梅亦自審其言之不可行也，則姑存焉，以俟當道者之菲擇云。其四端者，一曰籌費，辦鄉民貧富之等差，然後詳細公攤，勻分。二曰賞罰，防軍營立功例，酌限六年一次，將一切在事人員，但釐其無甚劣迹者，察其本分應升之職，從寬概保虛銜，而懲其有過失者。三曰訓練，撮行兵最要之言，用淺俗或韻語，編次成帙，總期簡切曉易，目曰團約。四曰民團官辦，不由官辦則民性刁頑，舉

多窒碍，如遂以為官團，則騷擾滋假，費歸烏有，必簡派各省團練大臣，以總其成，蓋自太平軍興以來，兵多而不能不裁，兵裁之後，無業之人，率流為匪，擾害鄉民，迄今五六十年，其禍未已，清鄉團防，實杜絕匪類之根源也，是書條理明晰，誠有俾于地方自治之研究者也，

指測瑣言五卷 光緒刊本

清瞿方梅撰，方梅，字葉若，保靖人，是書為隨筆之作，考證經史，兼論時務，甚多通達之論，如云今之鄙夸西法者，動曰西人重商務，特利之徒耳，惟利示民，何以立國，思利之反面曰鈍，亦曰害，人雖至愚，未有惡利而好鈍，避利而趨害者，西人惟善言利，故其治國行軍，無在不利，中人惟不善言利，是以鈍形日著，而害亦隨之，大小之別，毫髮千里，轉移之間，功敗立見，傳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曰，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聖賢未嘗不言利，豈有尊道重學，過于聖賢者乎，吾未見其明也，斯言殊為允愜，以言利攻西學者可以杜口矣，方梅又言當將摩籍中古籀異文之字，聲訓之字，假借之字，條分表域，以為古音略同之證，日小學五種，未必非攷古音均者之一助也，別編廣均準古略四卷，凡十二部，又云曾著說文聲因表一卷，例求聲之所因，知方梅于文字之學，著述甚多，今皆未見，然是書有論聲均一條，謂池馳等字，

因也得聲，也又因乚得聲，蓋乚讀如抴，故也字有抴聲，池、弛等字亦與抴同部，列表分注，各以類從，仍不外乎諸聲之旨。按此說非也。也字古金文作[illegible]，象匜之形，故以也爲匜，知也字爲象形，則也無緣以乚得聲，蓋也池弛等字古音皆在之部，自有抴聲耳。

酉戌公餘錄二卷　道光刻本

清吳大勲撰。大勲字酉亭，雲間人。是書雜考經史，多所考證，首有大勲自序云：憶昔乾隆六七年，歲次辛酉、壬戌，余年十一二歲，方在書塾課誦經書古文，稍識文義，而於古今事理之是非，人品之純疵，以及古人論說之精當，則全未知之。迨今嘉慶六七年，復值辛酉、壬戌，年已七十一二矣。中間寓京者數年，遊宦者幾四十年，荏苒流光，幾同虛擲，以致未嘗學問，尚不啻顓蒙也，雖經閱歷，仍不啻童穉也，方且自傷荒耄，愧悔無及，何敢妄詡讀書有得，知人論世，遽欲效顰古人哉。惟是在酉五載，兢兢以民事爲重，作興文教，勸課農桑，扶置倫常，廉除賊盜諸事，稍有明驗。酉戌兩年，獄訟漸稀，民情安貼，公餘多暇，因得繙閱經史，或循其舊，或逭其新，此中不無怦怦焉。知是書作于酉陽官署，故以公餘命名，然其書中亦有未盡確者，如太極不必言無極，謂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按太極

在未有易之先、易在太極既生之後、而曰易有太極、是追溯到盡頭處、如黃河之星宿海矣、周子太極圖說、乃云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是從太極推上一層、此何晏以為無本之說也、不知無極之說、出于漢書、晉魏伯陽鍾離權皆嘗言之、周子得此圖而顛倒其序、更易其名、附于大易、不得謂為無本之說也、

晉專宋瓦室類稿五卷 光緒刊本

清桂坫撰、坫、廣東南海人、是編于經史皆有考證、於說文有釋來、古籀篆文流變考、擬撰續小學考凡例諸篇、於易有釋虞氏易旁通例、於書則有禹貢南海解、析文渠搜西戎即敘解、於詩則有詩故訓傳與爾雅異義考、學詩必自孟子始說、申毛詩同出荀卿考、於禮則有周禮遺官考證、儀禮有文說、士冠禮母拜說、大戴禮關篇已為小戴記所取說、讀禮記王制、問鄭康成三禮注異同、魯禘說、於春秋則有公羊何注多本董子書、亦有不盡同者、試右疏其義、穀梁注不由從傳說、於論語則有皇氏論語義疏真偽考、論語明布衣解、於史則有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書後、讀漢書古今人表書後、讀漢書溝洫志、讀漢書藝文志、擬撰晉書補注凡例、讀隋書經籍志、北宋始置諫院論、元盡平西北諸國不能取東洋南洋諸島論、立說周密詳實、頗多可取、坫有儒有一家之學一文、論清代經學有墨守之學、有宏通之學、為墨守之學

者，如惠定宇是也，漢之今文家似之，為宋通之學者，東原戴氏是也，漢之兼通古今家似之，然其讀書卓識，超越前人，自闢涂徑，有非區區言家法者，是書匯通今古，不為家法所拘，而實事求是，多所發明，殆所謂博通之學者也。

鷄窗叢話一卷 趙氏刻本

清蔡澄撰。澄，字練江，雲間人。是書雜攷古今故實，甚為精核，於金石書畫，考辨尤精，而於清初文人之遺事，所記頗多，如記竹垞著經義考，欲假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而不肯，竹垞乃以白金銀鼠裘賂其侍書竊出，又記汪鈍翁與計東跳躍漫罵，幾至攘臂，皆可發噱。黄蕘圃甚尊是書，云前嘉禾友人金鑾庭有札致余云，近見一古銅器，其質方，而上鐫韓文四句，曰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此器不知何用，疑是書鎮之類，既而晤平江翁海村，云此見鷄窗叢話，名曰書範，遂從海村假得錄副，以資流覽云。又曰，古來說部之書，盛行于世者，蓋實有裨于學問，即一二瑣屑語，無不足以廣見聞，如卷中載四時讀書樂詩，謂非朱文公作，而為翁森作，此條即有據之以邀特達之知者，是可見書無一部不有益于人也，但人精力有限，安得過目不忘，一一記之于心耶，吾觀此書

并述日因此獲功名事，不覺慨然，於是書雅把備至。然其中如歸玄恭改震川文、竹垞使酒罵坐。

歆求軒述記十六卷 道光刊本

清陳世箴撰。世箴字筱林，江蘇丹徒人。其書述記，皆忠孝節義之文，及書奇技異能之事，從清初諸名家文集中輯錄而成者。蓋列傳為史家之一體，紀其人之生平始末，因相近似而類列，又類聚而為儒林循吏，踵而增之為隱逸、忠義、一行、獨行、烈女，而史之外，又有別為列女高士先賢耆舊諸傳，因之名家專集有私傳、家傳、小傳、記事、事狀，亦史家之流派也。此書所據之書，自畏香集、強恕齋文抄以下，凡七十八種，所傳之人，二百有六。名臣則有劉文正公遺事、副使簡公傳，學士，則有書杭檢討遺事、武億傳、書三丈人遺事。孝子則有三孝子傳、蕭孝子傳、鄧孝子傳。貞節則有順德節孝婦黃氏傳、奇女子傳、亳州女子傳、僱師張烈女傳、烈婦裔娥傳。方技，則有葉天士小傳、甘鳳池小傳。獨行，則有隱俠傳、愚隱先生傳、異言傳、輿人早人丐人傳、義僕傳。方外則有顛道士小傳、藥師院苦行僧傳、蜀僧大函傳、釋大汕傳。其書以文章為主，其體例出乎

文選，而獨取傳記紀事之文以成編，而義例近乎史。取諸可傳之事，使讀者瞻仰企慕，亟思效法，足以與正史相為輔翼，其在諸家集中，雖皆得縱覽，而類觀，未有若茲編之備者也。惟其中若異犬馬言諸則，頗狃于雜家之餘習，僅取新奇神異，駭耳目而蕩心志，與垂世立教之意無與，頗可刪焉。

說緯一卷 皇清經解本

清王崧撰。崧，雲南浪穹人。是書所收考訂之文凡四篇，曰孔子刪詩，曰詩大小序，曰舜家門之難，曰子見南子。崧之學博洽而短于識，故是書徵引富繁而論斷特少。如論子見南子云，南子者，衛靈公之夫人，而太子蒯聵之母，蒯聵之子曰輒，於靈公為嫡孫。靈公卒，蒯聵在外，輒立，南子主之。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與之爭國，輒恐其位不固，欲用孔子以鎮服人心，故冉有以夫子為衛君乎問于子貢。南子探知孔子無為輒之意，乃以時饗之禮請見，欲孔子之為輒也。其時南子雖已寡居，然婦人之義，夫死從子，輒乃嫡孫，無異于子，孔子見時，輒當在側，特記者畧而不書。此說似巧而實近鑿。又如毛詩之有大小序，出諸後人所增益，自宋朱熹、鄭樵以來，皆灼知其偽，而崧猶謂古有采詩之官，獻之太師，以聞于天子，有一詩即有一序，以著作詩之由，詩既見播于樂，而復用以造士，其序與之並傳，孔子正樂，取而訂之，以授子夏，遂傳至

毛公惟其有序，始知旨意之所歸。關雎一序，或經孔子聖裁，其餘各序，續而申之，由子夏以至毛公，又由毛公以至鄭氏，相傳解說，各有潤益。是猶信大序為孔子作，小序為子夏、毛公等之所附益，殊為無見。然是書每篇之下，徵引甚富，可供參攷之處甚多，亦不可盡廢者也。

仿今言一卷　姚衍堂集本

清沈豫撰。豫，字補堂，江蘇蕭山人。是書首有豫自序云，明鄭端簡公曉，博極羣書，著今言一集，朝野瑣事，罔不載記。予前有金臺隨筆兩卷，執贄于戴大司寇金谿先生，謬許為可，而刪繁就簡，摘其要者數則，將隨筆易曰仿今言。知是書之命名，仿鄭曉之書而作。書中經史疑義，朝野遺聞，靡不備記。如考名帖用小片始于唐，摭言卷九，考林十哲，列聖忌辰，宰執以下于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餘，各方寸許，隨風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題曰新及第進士郭董、逵，今市井販夫皆用之。又謂京都人家門隙繫長繩一條，內綴以鈴，凡客屬往來拉鈴，主人即啟門鈴，其制始于宋，江南餘載，陳致尭雍家置大鈴，署其旁曰，無錢雇僕，客至請挽之，則設鈴之始昉此。又考何義門未解古升，其三國評本，焦先庵累寒，質皆嘗官給廩日五升，而云食不足，此升何其小耶，或是月給廩五升。又曰諸葛公噉食不至

數升，司馬懿知其將死，然則古升僅如今之勺合耳。按唐六典，容一千二百黍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又杜氏通典，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是古升比之于今，大抵三而當一，未得云一合而可名為一升也，是皆其攷訂細密者也。又書中注南都賦三則，蜀都賦一則，東京賦六則，引宋元明刻古本較正今本凡十九則，多所發明，頗有斟補之功焉。

遂志堂雜抄十卷 槐廬叢書本

清吳翌鳳撰。翌鳳字枚菴，江蘇吳縣人，博學嗜古，性好藏書，喜鈔秘籍，嘗與盧抱經、王西莊、吳槎客、楊列甌、朱文游、鮑淥飲諸人游，凡說部、別集，未著人間者，善本所藏，輒為展轉構假，手自校錄，積儲至萬餘卷，積久益富，而纂輯之書亦不一而足。所輯學海叢編、經史叢編、鐙窗叢錄、周禮璅言、東齋脞語等書，皆為嘗刊行。是編為翌鳳主瀏陽南臺書院時所輯錄也。書中于經史子集，皆有攷證，如甲集記月泉吟社、青溪社集、應社、復社、幾社、聞社、南社、則社、應亭社、席社、雲簪社、羽社、朋社、匡社、讀書社、大社等社之始末，乙集記魏閹建祠之始末，丙集記湯孔伯、張伯行之撫吳，及張伯行之被逮，丁集記文文山之被執、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其死，辛集記清攝政王致書明大學士史可法，及史公答書始末，皆關乎史乘之大者，可資參攷者良多。他如記壽山石之種類，明宣鑪之鑄煉，會溪銅柱之置立，千課

之戲，始于宋宣和二年。又謂孟光舉案齊眉，案乃古盌字，故舉與眉齊。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案即盌也，可與孟光事相證。又謂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及曹，僖負羈饋盤飧寘璧焉，受飧反璧。今邸鈔曰反璧本此，沿謂用藺相如事非。又記永樂大典之纂輯三則，頗可見大典之始末。蓋是書見聞甚博洽，攷覈于經傳之沿訛、史家之疏漏，為之攷覈是非，抉剔疑義，其論列當世，則于國故朝章，以及耆賢之言行，欲見其實，可以資掌故，廣見聞，非筆錄小言所能及也。

茶堂節錄二十卷 乾隆刊本

清徐時作輯。時作字符亭，瀨江人。著有閒居偶錄，已著錄。時作家居詠茶堂，堂積先世遺書甚富，自歸休以來，日頌讀于其間，其先賢著述，有關于正倫理、端心術、厚風俗之旨，或錄長篇，或節小段，間參己意，畧為評品，事無論古今，人無論奇正，凡恠誕之辭，荒唐之說，有足以擴俗士之見聞、陋儒之心胸者，間亦採收，所紀之事，因類雜及，或采自正史，或錄自諸家筆乘，或記所聞見，因非出諸撰述，故題曰茶堂節錄云。首有王西莊序，稱其早通京國，歷官農補，其聞于朝者，既足以備掌故，性又博通，嗜學不倦，公餘退食，每以墳籍自娛，攷證經史，辨訂舛譌，往往如是，里居後無聲色之好，杜門掃軌，日與文字為緣，議論益精醇，識見益超卓，每豎一義，皆可以扶道教，垂勸戒。是書之有關于風俗人心，豈淺淺哉。然是書所述，多閒適語，罕及當世之務，僅卷首錄世祖章皇帝表忠錄序及其他詩文多首，大都頌讚

朝廷、無關掌故、至攷證經史、辨訂舛譌之文字尤為少見、蓋通篇雜取先賢之嘉言懿行、意在用昭勸戒、頗見輯錄之旨、惟以小說雜紀之書、往往與正史並列、殊昧體例、而蒐輯之富、至十五萬言、亦足以廣聞見也、

秋可自怡一卷 光緒刊本

清吉茶農撰、茶農、别號退一步居散人、直隸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永川縣知縣、敘州永德知府、是編所錄、皆其平日雜記、或紀事、或述言、或詩或對、或詼諧、莊諧雜陳、今昔並紀、可資談助者甚多、如謂一人語人曰、我于酒色財氣四字、惟氣字不能絕、人問之、答曰、我無錢、要酒要色、皆不能得、只有生氣而已、語頗趣、又紀某學使喜幼童、無鬚者輒得進取、因有薙鬚應試者、時人改唐詩笑之云、大人離家少小回、鬚毛未改嘴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譏而不虐、然亦有與前人書複見而未注明者、如記某尚書與某侍郎戲謔、尚書指狗問曰、是侍狼郎是狗、答曰狗尾上尚豎書不知某侍郎即紀曉嵐、出紀著之閱微草堂筆記、又記有人改孟浩然句贈醫士曰、不明才主棄、多故病人疏、又集句云、新鬼煩冤舊鬼哭、他人未卜此生休、此亦紀事、並見閱微草堂筆記、首有茶農自序、謂自

擬文說詩草，分錄二卷，知是書原為二卷，今刻本不分卷，文錄與詩草亦不分錄，殆後人所刻，然與原編不同也。

西征隨筆一卷　故宮排印本

清汪景祺撰。景祺原名日祺，字無己，號星堂，浙江錢塘人，戶部侍郎霖之次子，禮部主事見祺之弟，康熙五十三年舉人，雍正二年，遊陝西，以書干年羹堯，著西征隨筆二卷，三年，羹堯得罪抄沒，浙江巡撫福敏、杭州將軍鄂彌達搜得上之，世宗以書中有譏訕聖祖語，責羹堯見知不舉，迨廷臣會議上，遂定為羹堯大逆五罪之一，旋刊部議景祺罪照大逆不道律擬斬立決，此稿存懋勤殿封錮箱中，僅存上卷一冊，下卷功臣不可為一篇，又秦中凱歌十三首，上卷首葉有雍正題曰，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云云，今按此書所記，雜記當日時事，間及遊狎之作，於當時政治人物，多所譏議，如閩李侍郎紱擢粵西巡撫條下云，李少貧不能自存，依張大受吳藹德，貴緣以致功名，及後顯貴，忘恩負舊，貪婪無厭，此與諸家所記，頗有出入，又西安吏治一條，言吏治之壞，莫甚於陝西，數十年來，督撫藩臬，皆以滿州人為之，目不知書

凡案牘批詳、第責之幕客、官方賢否、但委之堂官、
雖判日亦假手于人、吏治民生、皆不過而問焉、惟以剝
剝聚斂為恒彝酬歌之計而已、又功臣不可為一條、
語頗干時忌、其他所佚一卷中、有無毀謗之語、殊
不可知、惟薊旨中屢連類及之、並歷引景祺說八
條、頗與此書相出入、景祺文筆冷峭、喜否藏人
事、未必全為實錄、自序有云、意見偏頗、議論詩
庚、亦可謂自知者矣、卒之以言召禍、身罹重辟、累
及宗親、君子其知鑑乎、至謂有意譏訕朝廷、恐亦
未必、當文網嚴密之日、士人不知言遜、而以譏論
沽禍、不亦大可哀乎、

萬卷讀餘五卷　光緒重刻本

清康基淵撰、基淵、字鏡溪、臨泉人、是書分紀
天地人物、所錄次皆尋常可知者、所以教家塾子
弟初學之用也、於天述天體天行、星辰之名、以及二
氣四德四時十二月歲星之名、於地述山川四極五方
九府八陵十藪十二州之名、並歷朝沿革、於人略取
北漢字義、性情之屬、推廣至倫類、列人部之首、
自劉向新序說苑、詳載古先聞人行誼、以資博
覽、昭法戒、而後學人多摘取先賢言行、勒部成
書、以為後人取資焉、是編起自先代、訖乎近世、
帝王之名、紀年之號、與夫歷代名臣、儒林道學、
文苑、獨行、方技之士、皆系以小傳、而凡禮樂政刑、下
至宮室服食器用之微、一一著其原始而統之于人、
經史典籍、及歷朝職官制度、亦畧著其異同、物類
則分草木鳥獸蟲魚、至一名一物之微、亦皆著之、
以存博物之意、蓋古者交通之便、不如今日、書籍流
傳、亦非易易、窮鄉僻壤之士、往往讀書數年、舉
問目前之事、尚茫然不知所出、舉世皆然也、是書

羅綺藻,陳古典,天地人物,天下所覩見,古人所常言者,臚其名義,參其理緒,既曰家塾蒙求,復以萬卷讀餘名之,謂此則萬卷之端緒可理也。雖無新解之可言,然視三字經之書,材料較為豐富而真實,頗有益于訓蒙之用也。

議郎一卷 曲園襍纂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居士,浙江德清人。議郎者,議明郎瑛七修類稾之書也。類稾之書,攷訂事物,依類纂次,在明人著述中,不失博雅,然其謬誤亦復不少,莆田周方叔卮林中,曾摘其記里鼓及嵇叔夜二事,匡其違失,名曰議郎,然其書固不止此二端之有誤也。樾又循其名,亦以議郎題篇,凡所訂正者凡九條,曰六十甲子,曰鐵樹開花,曰易時,曰列子論天,曰天師印,曰十八重地獄,曰飛來峯,

曰伊尹六就湯,曰譽丘太守丞印,其說亦有失當者,如鐵樹開花一則,郎云,每遇丁卯年則花開四瓣,樾引褚人獲堅瓠集云,星家年月支干謂之六十花甲子者,以鐵樹開花得名,此樹必遇甲子年方開花,結實,碧里雜存載正德中湖州王雨舟齋云,於書中曾覩此說,後官撫州別駕,親見此樹在一指揮人家園中,其人言洪武十七年,正統九年,宏治十七年,三開花矣,今當于嘉靖四十三年再放,信書中所載不誣,據此則鐵樹開花,當于甲子之

年以識邵氏丁卯開花說之非、其實鐵樹自六十年一開花、其開花非甲子丁卯年之所限、以余所知三貝子花園所植之鐵樹、于庚午開花、是邵說固未為得、而樾必以為甲子年始花、則亦失之于拘泥也、

芩子一卷　曲園稿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居士、浙江德清人、是書分十章、內性章第一、充虛章第二、知節章第三、天下章第四、君子章第五、有為章第六、天地章第七、古者章第八、仁知章第九、有日章第十、其春在堂全書錄要云、自語錄興而有道德無文章久矣、余此書故為艱深之辭、其源蓋出于法言、使後世復有揚子雲、必為我作箋注矣、揚子曰、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佗則芩、此芩子命名之義、

然是文辭艱深、而無甚深意、其論性云、內其性、則是廷也、外其性、則是脩也、趺蹋以為戶、趨廷以為賓、是冒而已矣、道與德孰與謀、仁義孰與求、君子無內無外、孰翼循期、不違之以為名、不遁之以為利、裕我乎天地、天地乎裕我、又古者章云、古者任其世不世其任、食天之食、履天之職、事天之事、億近而一制曰帝矣、萬軌而一致曰王矣、蔑之制、蔑之放、宅爾邦、復爾侯、無拉也、無新故之爭、無蘖榴之形、至于後世、萬區為疇、一夫屋之、億夫儒之、闢

則菖哉，闓則芒哉，一開一闔，無塵其郛，是故古者儒于天，後世儒于人，儒于天者曠以怡，儒于人者昵以戚，其立說大都推本于道家，而故為艱深以文淺陋，如言君子之性，無內無外，是豈知性者之言乎。蓋揚子法言，本以文辭見長，此書又非其匹矣。

春在堂隨筆十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進士，官河南提學使，旋棄官歸，以讀書著書為事。是書所記，皆其朋友過從之跡，與夫當時國聞掌故，亦間有雜考書籍之作。其記江艮庭一則云，江艮庭先生生平不作楷書，雖草草浮箋，非篆即隸也。一日書片紙付奴子至藥肆購藥物，字皆小篆，市人不識，更以隸書往，亦不識，先生慍曰，隸書本以便徒隸，若輩並徒隸不如耶。此有以見艮庭之迂。又有一條記刻讀書志疑云，白田原孫補帆中丞刻其讀書記疑十六卷于閩中，余為校正誤字，屬補帆中丞改刊，惟其中有原書錯誤者，改之則失其真，若遂聽之，則恐疑誤後學，因記數事于此，告世之讀先生書者。漢書地理志湖縣下云，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更名湖，此故字乃新故之故，言舊名胡而武帝更名湖也。夏陽下曰，故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霸陵下曰，故芷陽，文帝更名。如此者甚多，先生誤以故為

承上之詞、乃云有周天子祠、何以云胡語不可解、失之矣、後漢書列女曹世叔妻傳、昭女妹曹豐生、女妹之名、明見爾雅、謂夫之女弟也、而先生謂女妹有誤、又女當為夫、失之矣、晉書后妃傳贊、持尺威帝、乃晉成帝時庾后事、困學紀聞卷十三已詳考之、而先生疑是孝武定王皇后事、荀勖傳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鍾謂鍾繇、胡謂胡昭、見張彥遠法書要錄、而先生謂胡不知為何人、亦偶未考也、著書之家、千慮一失、本不足為白田病、惟記疑之書、流傳未廣、而樾校正之語、亦未附入原書、故茲為之表彰焉、

諸子平議三十五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著有羣經平議三十五卷、又以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亦各有所得、往往可以考證經義、然諸子之書文詞奧衍、且多古文假借字、注家不能盡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傳寫苟且、莫或訂正、顛倒錯亂、讀者難之、清代諸儒、精通故訓、于諸子多有發明、若洪頤宣之讀書叢錄、王念孫之讀書雜志、孫志祖讀書脞錄、桂未谷之札樸、畢沅之校呂氏春秋、皆有補于前修、樾更因諸家之緒而推廣之、著管子平議六卷、晏子春秋平議一卷、老子平議一卷、墨子平議三卷、荀子平議四卷、列子平議一卷、莊子平議三卷、商子平議一卷、韓非子平議一卷、呂氏春秋平議三卷、董子春秋繁露平議二卷、賈子平議二卷、淮南內經平議四卷、揚子太玄經平議二卷、揚子法言平議二卷、總名之曰平議、如云、讀莊子人間世篇云、大枝折、小枝泄、泄即抴之段字、而詩七月篇以伐遠揚、猗

彼女桑之義見矣、讀賈子君道篇云文王有志
為臺、令匠規之、而詩靈臺篇經始靈臺、經之
營之之義見矣、讀淮南子時則篇曰、大禱祭于
公社、而知月令大割祠于公社、割乃周之謀、宗周
乃禍之段借、禍祠即禱祭也、凡此之類、皆秦大
以前、六經舊說、孤文隻字、皆可寶貴、所以餘杭章
太炎稱是書為不朽之作、斯言信矣、

島居三錄十卷　光緒刊本

清楊浚撰、浚字雪滄、溫陵人、是書所錄、福建一省
之掌故為多、卷一、潮信、紀福州馬江、南臺大橋、
廈門、外海、臺灣、澎湖、海珠、等地之潮信也、風信
紀十二月每月之暴期也、卷二卷三卷四、路程、紀廈
門至漳州府水路、同安至漳州府陸路、廈門至白礁、
廈門至安溪澎嶼、廈門至莆田湄洲、廈門至金門、
廈門至雲霄之路程也、廈漳水陸各神佛廟址、皆
紀其傳畧、如附錄郭聖傳畧、清水師祖傳畧、天后
傳畧、關聖帝君遺事、等是也、卷五、記異姓亂宗事、
力言異姓為後之非、言彼既知為異姓、竊其貲財、
與所生者暗通消息、罪猶小焉、多有亂倫肆淫、無
所忌憚、今欲維風化、正人倫、使和睦無間言、必自
屏除螟蛉始、卷六、歲時紀畧、紀一年四時日干之異名、
卷七、紀誕、紀古今人名仙佛生誕之日辰、卷九、淡
水洋案前稿、此浚修淡水廳志時所著、後為楊卧
雲所刪未刊、故錄于此、卷十、節錄後漢書西南夷
列傳中遠夷樂德、遠夷慕德、遠夷懷德三歌、

及梁玉繩瞥記中日本碎語，是書所記，皆閩中之掌故，及與海外之交通，雖非專門考證方輿之書，要之于閩省之風俗人情，記載頗詳，以其與前二錄之體例不同，故別錄之，俾治閩省之掌故者有所參攷焉。

潛餘筆記一卷 藕香零拾叢書本

清曾申吉撰。申吉字潛餘，山東安邱人。是編所記，皆順治時之朝章國故，如異姓封王，江南鼎甲，父子尚書，父子三品九卿，父子翰林，父子同科，兄弟三品九卿，兄弟翰林，父任內閣尚書子登第，父子兄弟同時貴盛有文名，大僚封文師，弟同居內閣，林下五相，內閣同鄉，高年大臣，科第特恩，文武二銜，武臣改文，文臣異途，隱逸特薦，君臣同游，賜大臣子，皆熙朝之盛事，人間之佳話也。又官制沿革一則，謂清初官制，仍悉明舊，惟內閣不設，置內三院，順治戊戌，改院為閣，有中和保和文華武英四殿，至康熙改元，仍改殿閣為內三院，并翰林之名，廢而不置，而官制大變，此條足供治清史者之參攷。首有申吉自序，謂讀弇山堂別集中盛事異典諸纂，嘉其典博精覈，有良史風裁，因即我皇清世祖皇帝十八年中，不佞耳目所偶及者，附識楮端，以備異日纂輯之助。又云本朝以武功戡定，肇建丕基，一時從龍者盡

南陽之虜，宣力者多虎賁之臣，或乘世適，傑或一門
簪笏，與國戚休，固其宜也。獨是新進之士，首出遺
黎，旋膺寵渥，甚者眷顧優于元勛，遭逢出于不
次，我世祖皇帝右文待士之體，振古未有，故不從所
記，無于此惓惓云。知是書之體，所稱山堂別稿，而
所記則偏重于君臣遭合之際矣。

醉鄉瑣志一卷 雲在山房叢書本

清黃漱蘭撰。漱蘭別號東甌慈山老人，浙
江瑞安人。文章氣節，為世推重。甲午以後
士大夫醉心歐學，漱蘭斥其舍本逐末，不
能救國，適以速亡，決然引退。生平著述甚
富，多未刊行。是編隨筆記錄，非有意于
著述，其門人楊壽枏始為之刊行，中多標
舉雅故，陶寫勝情，可資多聞。如記明末流
寇張獻忠入荊州，自稱西王，時惠邸樂戶
有瓊枝、曼仙者，以色藝擅名，獻忠召侑酒，
瓊枝罵賊不屈，背以刃，罵愈厲，曰：汝技止此
耶。羣賊臠之以飼犬。曼仙則極其技能，為獻
忠所寵，乘間置毒于酒，獻忠覘之，令先飲，曼
仙色變，不獲辭，飲之立斃。樂戶中之能明大
義有如此者。又是書記清代書畫家之逸
事，如張皇邗游嵩山太室，繪漢武帝所封
大將軍古柏一條，王蓮心為王蘭泉畫蒲
褐山房圖一條，王䆮淵為趙升之丈指

畫圖一條，王存懐為王蘭泉繪三泖漁莊圖一條，吳漁山臨摹醉翁亭記一條，錢竹汀畫白蓮一條，母徒王夢樓畫墨梅一條，皆藝林之嘉話，足為鑒賞者之資，非里巷瑣談所能比擬也。

呂氏春秋斠補一卷 中國學報本

劉師培撰。師培，字申叔，號左盦，江蘇儀徵人。精研音韻訓詁之學，著有逸禮考、禮經舊說考略、周禮古注集疏、春秋左氏傳例略、中古文考、左盦文集、荀子斠補，已並著錄。呂氏春秋一書，不韋賓客之所為，合名法農兵之源，案儒墨莊老之旨，沈博絕麗，蔚為大觀。自漢以來，注者不同，而其見于諸家所引，又皆遺文生義，或又各依先師舊訓為解，故文義時相錯出。清代如梁履繩、梁玉繩、洪亮吉、

孫淵如、錢塘、趙曦明、段玉裁、孫志祖、錢大昕、盧文弨諸人，皆有校本，畢沅復為集釋，然僅啟發頭角，其緒未宏，嗣後王念孫讀書雜志，桂未谷札樸，孫詒讓札迻，俞樾諸子平議，尤多發明。師培是書，復据宋元舊本，及古今諸類書所引，為之斠補，然是書注家首數高誘，而呂覽亦時時見稱引于淮書，高誘注二家書，音訓往往錯出，如有始覽大汾冥阨，解云大汾處未聞，冥阨荊阮方城皆在楚，而淮南王書注則云大汾

在晉、冥阨淮南作澠阨、注云、今宏農澠池是也、先識覽、胃女切倚、解云、切磨倚近也、淮南王書倚作踦、注又云、踦足也、一人之説、何以互異若是、師培為之疏通、又據舊及古書雜記所引補正者將二百事、可以補王桂俞孫諸家之未備、其有益于學人豈淺鮮哉、

荀子斠補一卷　中國學報本

劉師培撰、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著有逸禮考、禮經舊説考畧、周禮古注集疏、春秋左氏傳例畧、中古文考、左盦文集、已並著錄、荀卿之書、自先秦以來、刊本流傳、繆誤實多、其見于困學紀聞、羣書治要、太平御覽、藝文類聚所引、與今本文字間有異同、清代小學特盛、若洪頤煊讀書叢錄、王念孫讀書雜志、桂未谷札樸、俞曲園諸子平議、孫詒讓札迻、於是書皆有所討論、于是疑義大明、王先謙復裒集諸家之説、為之集解、似若無餘蘊矣、師培是書、復取諸書之引荀子而為集解所未及者、為之斠補、如榮辱篇云、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今本牛下有矢字、師培謂矢字無義、蓋牛字誤羨之文、御覽三百五十三引此文云、狐父之戈以钃牛惡菓甚焉、是所據之本、僅作钃牛、可以証今本之誤、非相篇文云、相人、古之人無有也、事文類聚前集二十九、謝應芳辨惑編三、所引相下並

無人字如今本人字雖為衍文若斯之類所校補
者不下二百條皆醉集之未備為學人所當參
攷蓋攷據之學譬若積薪後來者居上非後人
之智過於前人也所見益多而心思益密所以前
脩有疎而後人轉精也此師培是書能補洪頤
煊王念孫等諸人之說之所未備也

飽卿談叢一卷 康熙刊本

清梁清遠撰清遠字邇之直隸真定人清遠著
有休園語林畚翁藥燈雨廬漫筆今是齋日鈔諸
書已並著錄是編所錄大都雜論詩文之語其
引周德卿先生云文章以意為主字語為役主強
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騎其所役至跋扈
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近日作者之病
矣又曰以巧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其巧不
厭惟甚巧者乃能就拙為巧所謂游戲者一文一
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
失其本此論最得作詩文肯綮蓋詩文之要辭
欲其精意欲其明勢欲其若傾削以斤斧約以準
繩斂而節之無乏作者之氣象肆而馳之無失有司
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勿同若是者所向如志敵攻
無勍可以高視而橫行矣卷中又如論王滹南白髮
歎一條顧東橋左右二礬辭一條黨承旨懷英夢作
一絕句一條楊孟載十畝桐陰間欵叚一條金明昌
間五神童詠詩一條周迂齋歡于詩一條李屏山序

劉西崖集一條、司馬溫公詠朝官授刺詩一條、歐陽圭齋耕學問答歌一條、體裁頗近于詩話、其論詩以說理為主、而不嚴于格律、頗近宋詩蹊徑、故引李屏山語、其心之聲發而為言、言中理謂之文、文而有引謂之詩、詩無定體、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頗足以開拓學人胸襟也、

過庭暇錄一卷

清梁清遠撰、清遠、字邇之、直隸真定人、是編雜記明代掌故、兼錄詩文雜事、其記明代開科取士、入試者至廣、有國子生、有郡邑學生、有儒士、有軍生、有武生、有醫生、有官生、有譯字官、有辦事官、有翰林院秀才、有光祿寺廚役、有各衙門吏、有教諭學正、訓導、京官中書舍人、又朝鮮交阯入試者、收羅人才之廣、為前古之所無、又野記言張江陵相子告選朝過真定、真定太守錢普創為步輿以媚之、步輿內數童子執拂供役、無異舟車、清遠記其先祖言、曾親見江陵過真定、所乘綃轎、無異恒制、但轎旁二童子執拂步隨耳、無步輿之說也、清遠真定人、又其先祖所親見、其言信不虛、蓋江陵當國之日、權勢傾朝野、故野史作此讕言之誣、若非清遠此記、未有不信為真者、此讀明史者所當參攷者也、又記真定之流賊、兼啟而賊、為他郡所無、其因始于明外戚周彧與民爭田、時彭韶為刑部郎、往勘斯案、至真定、環視即歸

自勵力言戚里功臣不當與小民爭衣食地，由是真定地畝減賦。又記明制官員母妻封贈七品曰孺人，曰安人，曰宜人，曰恭人，曰淑人，曰夫人，曰一品夫人，惟洪武時宋濂母封曰德人，此亦前制所無，尤足以為參攷之資也。

藤亭漫抄一卷　康熙刻本

清梁清遠撰。清遠字邇之，直隸真定人。著有晏如齋集、東齋掌錄、西廬漫筆、休園語林、祀鄉談叢諸書，已並著錄。是編所錄，皆真定之掌故。其關于真定之古蹟，如後漢棗長蔡君頌碑、北齊常山義七級碑、隋李康清德頌碑、隋郎茂碑、唐陶雲樹德政碑，皆真定有名之石刻也。其真定之掌故，真定在唐為成德軍，後唐曾為北都，晉為常州順國軍，唐恒州司戶蒼況撰燕南記，專記成德鎮一鎮事，即真定之舊聞也。王伯申諱舉正，仕宋為觀文學士，以善書見稱于歐陽文忠公。蘇大年字昌齡，元末流寓江南，作文有骨氣，不喜哀颯，竹石師東坡，米木師秉宣仲。馮璧字叔獻，金崇慶間為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到官不踰月，即請老歸，歸而隱于崧山，明窗棐几，危坐終日，琴尊硯席，翛然無塵埃，客至廢書清談，俗事不掛口，此又真定風流文雅之士也。又若章子平築滹沱河隄以障民居，陸放翁鎮陽殘杏詩之詠雕丘，亦皆真定之佳話。清遠隸真

定籍於其鄉邦文獻，因當詳為蒐集，以上諸事或出自諸家掌錄，或得之故老傳聞，已采或遺而不錄，是書一一記之，亦留心真定掌故者所當參攷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于寧漫筆一卷 康熙刊本

清梁清遠撰。清遠，字邇之，直隸真定人。所著筆記之書甚多，其所議論，純駁不一，故往往是非殽混。如歷代史書分儒林文苑，儒林所以傳學術，文苑所以傳文學，自宋史又別傳道學，後人深以為非，蓋道學家性理之學，本于孔孟六經，非宋人別創一派也。如謂宋儒之學為道學，則儒林所傳者為何事，兩漢之經學家，何以反入于儒林乎？經學家得入儒林傳，是宋儒亦經學家也，何以又反立道學傳以別于儒林，豈非自亂其體例乎？清遠謂此蓋始于孔門之分四科也。人有一才一節之長，豈皆兼本末？如云以獨行別為傳，則世豈皆無行者？以道學別為傳，則世豈皆無學者？以儒林文苑分二傳，則儒豈不能文，而文豈不為儒乎？如是則亦可曰，孔子之門，有德行言語，豈世皆無德行言語者？政事文學分二科，豈能政事者可無文學，而能文學者盡皆無政事乎？既不可以此訾孔子，豈可以此訾作史者？俱不通之論也。清遠此說，實自未當。孔門以德行言語政

事文學分四科，尚有其可分之實，而道學於儒林，二者並無截然之界，豈能謂道學非儒林乎。此蓋由于忠程朱者，好立道學一門，以相標異，而清遠謂分獨行道學儒林文苑，各立列傳，始于孔門之分四科，殊為附會者耳。

漢魏石經殘字叙錄 排印本

漢魏石經殘字叙錄一卷，琅琊王獻唐、魚臺屈萬里合著。

民國二十三年排印。山東圖書館既得漢魏石經殘石一百二十五枚，王氏氊墨行世矣，復屬屈氏為之考，成校錄一卷，附于拓本之後。顧以拓本流傳，人難盡覩，乃別錄叙文及屈氏校錄合印成冊，庶與拓本相輔而行也。王氏序文，如論熹平石經，所見畧有數體，一為東都原石，寬博腴逸，可以當時碑刻，如光和虎函諸石，證其體制，一屬黃初補刻，界整脩狹，可以曹魏石刻，如王基曹真諸碑，明其風規。二體之外，間出別裁，以書石之多人，致體勢之互異。原刻補刻，要皆如此，更不限于熹平正始也。論魏石經品式，古文冠上，獨占一格，兩旁靡餘空石，初意如此，所以標重古文，後時或以費時及行列不整，改為三體直下。今存品式經文為堯典咎繇謨殘石，當屬尚書起首二碑，知其刻石在前，而館藏直行三體二石，亦為堯典品式，既有堯典，曷為複刊，此或後日以品式不合，廢而未用，復從堯典更刻。此皆不刊之論，發前人所未發也。校錄所錄漢石經魯詩有周南、卷耳、商頌、

長發四十石、尚書堯典、甘誓、泰誓、六石、周易比、小畜、雜卦二石、儀禮士昏禮、特牲饋食十二石、春秋經、起桓五訖昭元、九石、公羊傳、起桓十訖宣十五、八石、論語先進以下七石、叙記及不知經名者二十六石、魏石經、品字式二石、三行直下堯典三石、禹貢二石、無逸二石、疑不能定者七石、熹平石經饋食章予一人賀之、賀今本作嘉、鄭注今文嘉作賀、此與今文本合、魏石經堯典敬授民時、今本避唐諱改作人、此猶存古本之舊、至魏石經石刻、自王國維以後、皆謂堯典首二碑為品式、後則接刻三行直下、今得此二殘石、始明其不然、是其材料之可貴、在于能證明魏石經石刻之原狀、豈僅文字異同而已耶、

魏石經考　學術叢書本

魏石經考五篇、海寧王國維著、初刻入學術叢書中、後復輯入觀堂集林、王氏著有魏正始石經殘石考、以排比碑圖考訂古文矣、而此考之作、蓋在排定碑圖之前、書凡五篇、第一篇論欲考魏石經之經數石數、必自漢石經始、因詳考漢石經當為四十六碑、第二篇據太平御覽引西征記、考魏石經之石數為三十五碑、復以諸經字數核之、知正始所刊為尚書春秋二經之全文、左氏傳當至莊公中葉而止、第三篇論正始石經之立、緣于當時古學既行、而太學舊立石經、猶是今文之本、故刊立古經傳以補之、其所書石經古文、果壁中本若其子本、抑用當時字指學家自定之本、均不可知、然即今出于字指學家之手、而字指學家之所據、亦不外壁中古文、因漢時除壁中書及張蒼所傳春秋左氏傳外、別無古文故也、今就魏石經遺字中古文觀之、多與說文所載壁中古文及篆文合、且有與殷周古文合而為許書所未載者、然謂魏石經古文、出于壁中

本、或其三寫四寫之本、當無大誤、第四篇論魏石經拓石之流源、第五篇論說文中古文、其作法皆本壁中書、其書法在唐代寫本與篆文體勢無別、宋初校刻說文、篆文當出徐鉉手、古籀二體、當出句中正與王惟恭二人之手、此體之源、當自三字石經始、立論甚為精闢、惟論魏石經石數、頗有未合、今據白堅所藏刋號一石、知魏石經之當為二十八碑、且其首二碑亦當為三行直下知品字式及左氏傳諸石、非二十八碑所能容、皆係以後補刻、王氏未見此石、故推論未免有誤、此蓋材料所限、非王氏之過也、

新出三體石經考　章氏叢書續編

新出三體石經考一卷、餘杭章炳麟著、炳麟、字太炎、精文字音韻之學、著有文始、小學問答、國故論衡等書、此編之作、蓋就黃縣丁氏所藏君奭一石、及新安張鈁所贈石經六紙、而為之考釋者也、書首通考一篇、定三體石經為魏石經、古文為邯鄲淳書、據魏志淳傳注引魏略、淳善倉雅蟲篆、許氏字指、四體書勢又稱建初中、扶風曹喜善篆書、少異李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馬、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蔡邕亦採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此則淳書獨步漢魏、嘗寫壁經、而弟子遂以入石、引證頗為詳賅、書中考定古文凡一百二十七、一以說文及說文所載之古文籀文為主、明其形聲、辨其正借、其有古字變化、筆迹不常、時采款識、用為証明、然通觀石經古文、同于汗簡者十七八、同于款識者十五六、是書固未能徧為徵引、蓋章氏精許氏書、初于鐘鼎文字、多疑為僞作、揩近串習、後雖稍稍涉獵、然亦未嘗深究、

故其考石經古文間有徵引其說仍未洞達也書後有短跋于洛陽所出品字式尚書殘石以其篆書肥俗疑為僞造亦失于一偏之見而未嘗深考者也是書為吳興錢夏寫刻甚為精工錢夏字玄同一字疑古嘗從章氏文字音韻之書能傳其學云

唐石經 附周易例畧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 石刻本

唐石經一百五十八卷唐鄭覃等校刊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冬十月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書石者為艾居晦陳玠□□□□段絳校勘隸看書上石者為柏嵩陳莊士覆定字體者為唐玄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者為章師道楊敬之都勘校者鄭覃也又校定文字者為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刊定者為高重詳定者為韓泉所刊經數十二諸經正文無注標題次行書某某注即其所據之本周易上下經用王弼注本繫辭說卦用韓康伯注本附王弼周易例畧尚書用孔氏傳本毛詩用鄭氏箋本周禮儀禮用鄭氏注本禮記首月令篇用李林甫等奉敕注本春秋左氏傳用杜氏集解本公羊傳用何休學本穀梁傳用范甯集解本孝經用唐明皇注本論語用何晏集解本爾雅用郭璞注本別取張參五經文

字附刻于後。開成二年八月。國子監奏覆定五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玄度狀。准大和七年二月五日敕覆定九經字體。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為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徹致訛誤。今依樣參詳。改正諸經。別有疑缺。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雖篆隸不同。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取其適中。纂錄為新加九經字樣一卷。附于五經文字之末。共經凡十二。附錄三。其石數周易九石。尚書十石。毛詩十五石。周禮十八石。儀禮二十石。禮記三十三石。春秋左氏傳六十九石。公羊傳十七石。穀梁傳十六石。孝經一石。論語七石。爾雅四石。五經文字八石。九經字樣一石。又年月銜名敕狀一石。都二百二十七石。每石八列。列十一字十字九字不等。間有空列空字者。共六十五萬二百五十二字。字體為真書。每經標題隸書。字數一行。綴各經後。隸書牒結銜。行草書。其經字在大和時已有改刻。乾符時有修改。朱梁時有補刻。北宋時有旁改添注。其詳另見唐石經校文中。經

石立長安務本坊國子監太學講堂西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委棄于野。朱梁時。尹玉羽請輦入城置府學北牖。明嘉靖時。地震石經倒損。萬曆間。王堯典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于碑旁。今在府學碑林。其拓本乾隆以前摹本尚有流傳。近掖縣張氏據新拓本摹刻。較乾隆前有泐損。且係木刻。故不錄云。

石臺孝經　石刻本

石臺孝經四卷，天寶四年，唐玄宗御製序并注及書。經文八分書，注作小隸書。凡四石，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玄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學士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等四十五人姓名。夫孝經之學，授受無緒。自陳騤、汪應辰以來，皆疑其偽。今觀其文，去二戴所記相近，要亦西漢儒家之書。世以鄭玄注本為今文，其說出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孔安國注為古文，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偽。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質定。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難鄭。司馬貞主今文，凡初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及注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難孔，互相紛呶，因之兩議並上，而玄宗之注，多宗鄭說。今鄭注雖佚，而今文孝經之學，實自此注明之。論者以司馬貞摘閨門章二十四字，指為國諱，而譏玄宗所以無禮無度之禍，實主今文有以啟之，不已過乎。

清賈漢復補刻孟子　石刻本

孟子七篇，清康熙七年賈漢復巡撫陝西時所補刻也。池北偶談云：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謂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漢復中丞始為補刻，以成完書。西安府志云：今名十三經者，在唐為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康熙七年，中丞賈漢復補刻孟子七卷，遂合為十三經。按唐時孟子之書，儕于諸子，不得列于大小經之數，若陸德明經典釋文有老莊而遺孟子。唐刻十二經而無孟子者，亦其例耳。至有清詔校刊十三經注疏，頒行天下，而孟子始進入十三經之列。賈氏不察，刻孟子冀補唐石經之缺，疏陋已甚。王昶識其文字疏膚，固不待辨，且以贋入唐十二經，亦未考當時之制。其說良是。近掖縣張氏百忍堂摹唐石經新拓本十二經，而附賈刻孟子，蓋亦失考矣。

北宋二體石經宋拓殘本　景印本

北宋二體石經宋拓殘本一卷，上虞羅振玉輯。民國十二年癸亥印于天津。所收易八行，起升卦曰允升大吉，止无所疑。書五十行，起武成壬辰旁死霸，止洪範三曰祀。四詩十六行，起小雅小明明明在上，止憚我不暇。禮記六十九行，檀弓上起之弟，止子辱與彌年之。月令起季春之月，止毋害五穀。毋樂記起于陳，止樂者為。表記起稷之祀，止詩曰后。王制存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十字。周禮天官內宰起大與其麤良，止上春詔。春官大宗伯起相大喪亦如之，止乃頒。地官存媒氏、司市、掌蜃、保氏、土訓諸殘文。據羅氏序文，此冊得自山陽丁氏，故冊後有丁晏、丁壽父子二跋。按北宋石經刊于宋慶曆元年，經數為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孟子，字作篆真二體。書石者為楊南仲諸人，故其篆文斐然可觀。立石未久，經金遼之亂，石已殘毀，而亡于元末之亂。考自唐開成石經以降，若蜀孟石經、南宋石經，拓本皆有流傳。獨北宋石經拓本稀若星鳳，後人雖欲以考訂宋代石經文字之異同，而有文獻不足之感。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

氏所得宋拓殘本、雖有北宋汴學二體石經記之文以
紀之、而拓本必賴羅氏以傳、是編所存雖尠、其有裨
于考證固已多矣、

宋高宗御書石經　石刻本

宋高宗御書石經、高宗御書、亦間有憲聖皇后續書、
經數為易、詩、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禮記中庸、大
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刊始于紹興五年、畢工于淳熙
四年、據玉海、紹興五年九月、賜汪應辰以下御書石刻中
庸篇、廷試畢賜御書、自此始、十三年、賜陳誠之同
官十八年六月、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二十一年五
月、賜趙達等大學、二十四年、賜張孝祥等皋陶謨、
二十七年、賜王十朋等學記、三十年四月、賜梁克家
等經解篇、皆就聞喜宴賜之、十三年二月、内出御
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少監秦熺以下作詩以進、
六月内出御書周易、九月、上諭輔臣曰、學寫字
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寫字、又得經書不忘、
既而尚書委臨安府張澂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
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
出御書春秋左傳、皆就本省宣示館職作詩以進、
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立于太學、淳熙四年五月、
趙磻老奏、闕將就緒、其石經易、詩、書、春秋左

氏傳、論語、孟子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經石立臨安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淳熙四年、置光堯石經之閣、下元至元年、西僧楊璉真加欲取經石爲浮屠基、申屠致遠力拒乃止、經石竟亦散落、後大學改西湖書院、又改仁和學、歲久零折、宣德元年、吳訥置大成殿後及兩廡、天順四年、移至城陽貢院之仁和學、正德十三年、宋廷佐

移至府學欞星門兩偏、覆以周廊、崇禎末、廊圮、乃嵌壁中、當時所刻石數、自玉海以下、諸書皆不紀載、今殘存者八十六碑、而杭州府志引武林石刻記云、春秋三十二碑、書六易二詩十論語七孟子十一中庸一、所載春秋尚書之數、與今不同、又引宣德年楊一清記云、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四十八、孟子論語中庸十九、今左傳亡其十六、書經亡其一、然則此碑在宣德年已有佚亡、反不及今存之多也、今存八十六碑之外、不知亡者實有幾何、所可考者、周易每石四列、每列五十六行、行十七字、尚書每石四層、層四十二行、行二十七字、詩每石四列、列四十五行、行二十六字、春秋左傳每石四列、列四十五行、行二十八字、論語每碑四列、列二十七行、行二十六字、孟子每石四列、列二十八行、行二十六字或十七字、十五字、字體易、詩、書、春秋、左傳、禮記五篇真書、論語、孟子行書云、

宋高宗真草孝經　石刻本

真草孝經、宋高宗御書、紹興十四年刻石、先是紹興十三年、既以御書諸經刻石、有易、書、詩、左傳、中庸、論語、孟子、無孝經、至十四年七月、詔諸州以御書孝經刊石、賜見任官係籍學生、今所見孝經石刻有五、一建康府學孝經、高宗御書孝經賜秦檜、真草相間、守臣晁謙之刻石郡學、檜及謙之跋于下、張鉉金陵新志、今存經文不全、二湖州府學孝經、紹興十四年太守張宇立石、徐獻忠吳興掌故、三常州府學孝經、淳熙中守臣林祖洽立在州學御書閣、毘陵志、四興國府學孝經、紹興十五年刊真草相間、是賜秦檜者、檜有跋、湖北通志、五廣州府學孝經、在府學、分五層、層五十二行、行十字、惟紀孝行章中三行九字、廣要道章以下經文及書刻年月別為石、今亡矣、經中敬皆作欽、先之以敬讓句、改敬為恭、讓為謙、且真草相間、知為高宗書無疑、是刻舊在大成殿後、廢為井床、清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平陽儀克中搜得之、道光元年、吳應逵、黎應期、曾

釗、移置明倫堂東序、吳蘭脩有文記之、當宋紹興時、天下紛紛多事、而高宗萬幾之暇、能手書諸經、頒刻學府、其好文之風、有足多云、

清石經　石刻本一百八十九

清石經一百八十九石乾隆五十六年刻石蔣衡書書
用真體蔣衡字湘帆又名振生江蘇金壇人也嘗入
關遊碑洞觀諸刻慨然曰十三經皆當時經生所書
非歐虞筆也中有舛誤殘缺當今崇儒重道必校正一
手重書庶足佐聖天子右文之治遂矢志鍵關躅
吉張筵祝先聖先書左傳禮記計歷一紀至乾隆三
年十三經次第畢成揚州馬曰琯為裝璜成三百冊
五十函總督高斌特疏進呈御覽至五十六年上命
刻石五十九年刻竣立國子監太學御製表序文以垂永
世經數十三其周易用朱子本義本尚書用孔傳本
書序列經後用馬鄭本詩用今本詩序列經後
石數周易六碑尚書八碑詩十三碑周禮十五碑
儀禮十七碑禮記二十八碑左傳六十碑公羊十二
碑穀梁十一碑論語五碑孝經一碑爾雅三碑孟
子十碑共一百八十九碑石皆完好無缺當石經之
刻總裁官六人和珅金簡彭元瑞王杰劉墉董誥
也五十六年夏高宗避暑山莊元瑞不與隨扈命

以天祿琳瑯所藏宋元槧本與監本坊本校勘異
同元瑞因撰石經考文提要一書發明校改之由
極為精審而當時急于竣事未能盡從逮嘉
慶八年司空奏請重修得旨俞允于是復命文臣
勘詳磨改今清石經拓本有乾隆嘉慶揭本
前後不同職是故也

魏正始石經殘字　景印本

魏　魏正始石經殘字二卷、民國十二年癸亥十月、海寧慎初堂陳乃乾從上虞羅振玉假本景印、書首錄新安王廣慶洛陽先後出土正始三體石經記文、歷述三字石經先後出土之經過、頗為詳備、次錄王國維手札一通、論石經尚書首二碑為品字式、第三碑以後為三行直下、卷上著錄尚書殘石七、皐陶謨殘石第一石存爲四二字、第二石存言都帝予山林六字、多士殘石十一行、起在今後、止惟字、君奭殘石十七行、起周公曰、止監于茲、又殘石一、存小烏人僁或五字、君奭無逸殘石十六行、起周公若曰、止有殷嗣天滅畏、卷下著錄春秋殘石七、莊公三十年殘石一、存姬遇二字、僖公文公殘石三十二行、起戍刺之、止秦師敗、又殘石一、存冬十月及婁齊華六字、文公八年殘石一、存趙敖二字、文公九年殘石十行、起夫字止十字、卷末有羅振玉跋文、詳校石經與今本文字異同、按魏石經自永嘉之亂、其石久佚、拓本流傳甚稀、故世多誤為熹平刻石、自光緒乙未、君奭殘石出土、王懿榮始定為正始石經、民十一年、續有所出、王國維據以比排碑圖、而後正始三字之經、復顯人間、其君奭無逸表裏刻字一石、原碑行款完好無缺、今其石雖斷、而未斷拓本尚有流傳、陳氏斯編失收、斯已失之于陋矣、

魏三字石經集錄　石印本

魏三字石經集錄一卷，潢川孫海波著。書分四編：拓本第一、源流第二、碑圖第三、古文第四。所錄石經墨本凡一百八十七石，以三行直下為正文，品字式古篆二體、古文一體、篆書一體、隸書一體諸石為附錄。第二流源一篇，采錄諸家之說，甚為詳賅。其碑圖一篇，因白堅所藏刊號一石尚書之面為廿一，春秋之面為八，而定三字石經為二十八碑，以尚書春秋二經字數賅之，共得三萬五千二百二十二字，以每行二十字計之，共得一七六一行，題篇不計，而魏石經每石每面約三十二至三十四行不等，表裏合書，姑以一面三十三行計之，則一碑合六十六行，二十八碑共得一八四八行，以一八四八行減經文之行數，尚餘八十七行，再加以每篇之題名，而知尚書春秋二經非二十八碑不能盡。復由山東圖書館所藏堯典三行直下二石，知此二十八碑皆應為三行直下，而品字式諸石，皆以後所續刻，此為茲編之一大發明，而予魏石經碑數明切之確定也。其古文一篇，徵引甲骨、金文、六國文字、說文古文、籀文、汗簡以與三字石經古文相印證，而考定石經所用之古文為六國時書體，援據博洽。以隸釋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王國維魏正始石經殘石考、魏石經碑圖為別錄，明其為宋人摹本，不與新出拓本相雜廁也。惟書中民主滇厥麗一石，頗似贗物，殊為斯編之累。作者將有重訂本以正之，至其收採之富，世之治正始石經者，其將有取乎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石經備考　鈔本

石經備考一卷，清金匱徐嵩著。東方圖書館藏鈔本。書分六章，源流第一，卷目第二，異同第三，稽疑第四，摹刻第五，雜記第六。卷首列歷代石經一覽表，末附考一卷。所收石經，起漢熹平，訖明國子監孝經，都凡四十八種，而清石經不錄。其諸石經拓本，如漢一字石經，僅見錢塘黃氏易所藏拓本一百二十七字，魏石經、蜀孟石經，作者皆未寓目，而所考證，大氐輯錄舊說，收采未備，故亦無所發明。其中如北宋二體石經，本屬蜀篆真二體，而注作真草二體，別出楊氏三體石經、歐陽詢八分石經，注唐太宗貞觀六年，魏徵收聚石經，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詔歐陽詢補八分書，不知魏徵所收，乃魏石經，歐陽詢並未有八分石經刻石之事，此皆疏于考證，乖違事實。它若宋蘇氏重刻石經，應併入魏石經下，宋晁氏石經，應併入蜀孟石經下，宋洪氏石經、新昌石氏石經，應併入漢熹平石經下，淳熙補刻石經，應併入高宗御書石經下，而徐嵩皆另立名目，殊嫌條理未周，自相矛盾，蓋亦囿于見聞之故也。

熹平石經殘字拓本

熹平石經殘字一冊，東方圖書館藏，墨拓本，凡一百零二石。其中諸殘石，多為羅氏集拓續拓所未見者，蓋續出之殘石也。冊中諸石存一二字者甚多，殊不能知為何經之文，其可確知者，則魯詩有羔裘篳兮狡童殘石一，桃夭殘石一，汝墳殘石一，麟之趾殘石一，采薇殘石一，黃鳥殘石一，揚之水殘石一，儀禮有鄉射殘石一，春秋公羊傳有文公元年殘石一，文公七年殘石二，宣公六年殘石一，襄公廿八年廿九年殘石一，論語有述而殘石一，為政殘石一，里仁殘石一，微子子張二章殘石一，又叔梁公孫、冬十、識爾三石，知是公羊傳文，而不知為何公之傳文，校紀殘石三，字數殘石一，其羔裘篳兮狡童一石，羅振玉云由山有扶蘇上逆數七十二字得兮字，今兮字下側注其三二字，若由山有扶蘇上接有女同車，越遵大路女曰雞鳴接上篇羔裘，逆數七十字為鄭之彥兮之兮，正為第三章，然此石第一行存有字，疑是有女同車之有，或魯詩有女同車在羔裘之前，茲于清人以上接羔裘，下接山有扶蘇，正得七十一字，而羔裘上接有女同車，祇得五十八字，此與魯詩篇次不合，又公羊宣六

年、趙肩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石經作力國也、亦與今本有異、此或當時書寫有誤、抑今傳本之今文、非漢時本子之舊、固未可知、然從諸彝平殘石出土日多、必可得一相當之明證也、

簠室殷契徵文 附考釋 天津博物院石印本

簠室殷契徵文十二編、附考釋十二編、書凡四冊、天津王襄輯著、徵文二冊、錄甲骨一千一百二十五版、其自序云、自清光緒己亥、下迄民元、此十四年間、所出甲骨頗有所獲、往年編殷契類纂、纂及舊藏、第臨摹之本、究遜原刻面目之真、而甲骨脆薄、每一動遷、骨屑紛落、念古物出土、終有佚毀之時、因選所藏、分拓若干本、類別十二、曰天象、地望、人名、帝系、歲時、干支、貞類、典禮、征伐、游田、雜事、文字、各為一編、後附考釋、願與並世學者、考三千年已絕之殷禮、且讀此真古文焉、是書出版後、人多以其契文刀刻之恐方、疑為贋品、然取其原拓細校、知王氏之書、非材料偽也、乃因其依原拓摹寫、且割裂剪拿之處甚多、故致文字失真、有似乎偽耳、約其謬誤、凡其三端、一因摹寫而誤者、凡王書所印之龜版、因印刷不清、多由王氏手摹而成、故契文字微小者、摹本則較原刻為大、如葉三第二版徵文・地九、因此而文字形體、亦與原刻不符、如游田類三十七版、原拓之

早、王書作早、典禮類八十七版、原拓之昱、王書作昊、典禮類二十一版、原拓之米𠬪、王書作米𠬪、此皆其謬誤之彰著者也、或其原物文字過少、而龜版過大者、王氏皆削去其空白、如天象類五十四版、左邊削去長二寸寬四分許之一條、此則捨原版而任意損益者也、二因分析而誤者、如天象九與天象九十一原屬一版、而王書強析為二、天象五十九與雜事百四、文字十六原屬一版、而王書強析為三、游田七十七與游田八十八、九十三、百五原屬一版、而王書強析為四、夫甲骨為物、以用占卜、古人無書簡記事、故卜兆之詞、悉刻諸版端之上、龜甲中行為千里路、凡一全龜版、皆循千里路左右而數十刻、是以欲作甲骨具體之研究者、舍大版而莫由、惟沈薶既久、版多脆碎、其完整者、貴若麟角、王氏不惟不知寶惜、而反任意割裂、如帝系三十版與歲時十三版之原拓本為貞我受黍年、行于唐、行貞㞢、本為一版上含有兩辭、王書則析貞我受黍年隸于歲時、析于唐隸于帝系、而貞㞢二二字、因無所附麗、遂棄之弗收、苟無原物證明之、則

後世祇知于唐與貞我受黍年為二版、且更不知有貞㞢二字之存在矣、三因奪字而誤者、王氏既立卜辭為十二類、凡契文殘缺不成文理者、皆擯之弗收、或無類可容者、則亦任意削去、如天象五左行奪壬不其雨四字、天象八十三右下奪之醜于三字、帝系百八十六首行奪甲午卜㱿貞往𠂤丙丙得十字、尾奪上吿二字、游田三十六首行奪貞王勿往逐衆人七字、左行奪二二二二四紀數字、其中又有因割裂而奪字者、如天象八天象十原為一版、王析為二、右上奪二告二字、左奪癸卯卜㱿貞翌乙亥、癸卯卜㱿貞翌丙子二行十六字、卜辭之殘缺者、雖其單文斷字、難成文理、而於文字嬗變之跡、不無補苴、未可遽言廢也、且依原物景印、于王氏分類、亦自無妨、今乃合其私意者、則留之、否則棄之、非治學者應有之態度也、顧王書之分類、蓋亦隨意配置、初無確當之界限、其以地望異于游田者、蓋以一為在某、一為田于某也、而游田五十八云、壬子卜貞、自今六日之至自㴱、㴱、地名也、至自㴱者、自㴱至也、非游田也、其以貞類異于雜事者、

蓋以一為卜貞、一為卜雜也、而雜事三十五之癸卯卜賓貞旬亡囚八月、乃貞類十三之癸酉卜㱿貞旬亡囚同卜貞也、二者之辭意何別、王氏之所以另立文字類者、以其辭文支義、乃記事無關也、而文字二云、日五日不言、四十六云、毋毋七月、豈非典禮乎、十三云、囚四馬、豈非游田乎、十四云、貞方衛、豈非人名乎、八十云、夒貞夒、豈非帝系乎、若斯者又未可以文字約之也、其考釋十二編、皆就徵文所錄諸片、依次釋說、條理明晰、頗便省覽云、

殷虛卜辭 石印本

殷虛卜辭一卷、坎拿大明義士撰、(Oracle Records from the Waste of Yin. by James Mellon Menzies. B.A.Sc.) 自題史前之中國第一集、民國六年丁巳上海 Kelly and Walsh. Ltd. 出版、摹寫石印本、是書錄存甲骨文字凡二千三百九十六版、皆作者歷年搜獲之物、書首有作者英文自序、言予甲寅始春、乘其羸老白馬、巡回于河南彰德迤北之洹水南岸、時方耕地植棉、碎陶瓦礫、初經翻出、農人拾之、棄諸隴畔、有碎陶數片、厥狀甚古、因動余興、復前行歷覽碎陶、卒抵河曲、遺毀之物、乃不復可見、非因歷代沖至河中、即埋入流沙矣、時低窪沙岸一帶、柳始萌芽、織童數人、串著鶉衣、臂懸筐筥、爭采嫩柳、以當茶葉、見外人至、遂環集余旁、蓋余方傍井而立、檢視小堆陶片也、為首童子曰、君何為、余曰、檢視碎陶耳、曰奚用、曰好之、復冒然問曰、君好骨邪、余答曰、視情形何如耳、彼曰、余能示君以龍骨、其上且有字焉、余聆是語、告以甚感興趣、余等遂行、環繞河曲、經一荒涼沙野、抵一小窟、窟在西向斜坡上、坡間滿被骨屑、一片白色、此即殷朝武乙故都殷虛是

也、孔子以前數世紀、武乙故都、即已失傳、僅知武乙遷河北而已、中略 然則作者在中西考古家中、實為探訪殷虛之弟一人、中略 是以作者可言、其於是所具知識、人所不能者、獨頗親切、蓋肆上贋品、詭稱出自殷虛者、為數至夥、其中多數為實掘骨物、其後則摹彷他片、施以精工、偽刻文字、是類之物、已遍滿彰德、即在殷虛附近小屯村中、亦猶是也、著者最初所獲巨片、旋為贋品、自是以後、始知細碎之片、不可忽視、蓋細片皆龜甲、其在古代極受珍尚、且皆銘為帝王祭祀之用、而粗大獸骨、則遇次要祀事、始一

用之、是猶古代希獵人因羊皮紙不可得、乃書于羊之肩胛骨也、是類龜甲、殊屬珍罕、占人刻辭其上、竟有多至百問者、而所刻之字、巨不逾穀實、故有時刻字須加縮省、王之卜辭、既定其式、人民遂亦效之、至每次占卜、須於龜版內面鑽一長圓窪處、以火灼之、使呈縱橫二坼、職是之故、龜甲每裂為至細碎塊、故今所重者、非碎甲之大小、乃甲上之文字、而作者選別是勤、則至為矜慎、恆留心於新見之字及完整之語、著者苟欲擴大其第一集、使十倍于此、亦殊可辨、且終有一日、或將再印一集、蓋今篋中猶存其舊藏碎片也、其摹寫文字、初則隨獲隨摹、又因無知、竟將文字顛倒側置、其裂文之類、不屬字畫者、亦且摹入、洎漸進正確、始悔從前謬誤、越一載有半、廼將全部舊藏、盡返篋中、重加摹寫、其後復將摹本通體修正三次、新有所獲、則取資比觀、校正亦復不少、然後輯成此集、公之于世、是則明氏取材之精、摹寫之勤、簒次數易、其在外人殷契著述中、洵稱佳構、霍布金方法斂之流、非其儔也、

殷契卜辭一卷附釋文一卷文編一卷　哈佛燕京學社石印

殷契卜辭一卷，東莞容庚撰。錄甲骨八百七十四片，徐枋舊藏，民國十八年以千金售其千二百片于燕京大學，容氏汰其雜糅及譌刻者，命工拓墨，各繫片號，纂次成編，其後附有釋文及文編，文編為吳縣瞿潤緡所譔，已見著錄，釋文則亦瞿氏所作，容氏之所考訂，商董唐諸氏之所共校者也，容氏治學，涉論尚嚴，取證必碻，雖或互相論難，務必力求明辨，如片二十上列先公先王之名，即寄商郭沫若明義士以資

博考，而復以董作賓說繫之，片二九三云，匚于且先錄唐蘭說，匚為祭名，亦即祊祭，有論稽卜法者，如據片五九六知古卜法先卜而後刻辭，刻時字不加于兆上，凡刻字于兆上者偽也，有發見刻辭錯誤者，如片二五二乙、三六零甲、三八八甲等是，有發見為練字之骨者，如片二三九、二三零、二三一等是，其審釋文字，如訓片為永，疑皇非羅字，亦非畢字，絲文就聲轉以明翼翌明昱諸字之孳乳，嬗能出入諸家，有所發明，蓋其平日致力于金石考古之學甚深，故其所得亦獨衆，至自序云，是編所錄，雖無重大發見，一鱗一爪，當有補于研究斯學者，則又自抑之辭矣。

福氏所藏甲骨文字附考釋　金陵大學景印本

福氏所藏甲骨文字一卷、商承祚撰、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甲種、是書所錄三十七版、皆美國福開森氏舊藏、而福氏藏契又轉購于徐梧生劉鐵雲二家者、故編中七、八、九、十一、十三、二十九、為徐氏之物、其餘皆劉氏故藏也、編後附考釋一卷、頗多新獲、如訓[illegible]字从彳从武、當是步武之專字、以明羅氏釋後之非、葉四釋[illegible]為望、謂漢人將月形誤寫作[illegible]、又因右从月不得其義、遂有月滿與日相望之曲說、葉五訓王固曰為王親自卜問、故曰固不曰卜、其字疑即古占字、加口所以示尊卑、葉十一皆能自成一說、有徵引舊說別加論斷者、如釋米為升或庡懸、以其象立木形、則从王國維說、葉一[illegible]當訓死、象人在棺槨中、則从丁山說、葉五[illegible]當為冬、引申之即終之本字、則从葉玉森說、葉九以内為内、則从董作賓說、葉三以[illegible]為龠、則从陳邦懷說、葉六至若服本為㪕、而引陳邦福說、訓从攴从苟省聲、當釋作揚、即周禮春官卜師云、卜事眡高揚火以致龜致其墨之揚、卜辭數龜為取龜、葉二釋[illegible]為氏羌之氏、小篆作[illegible]乃从其出、葉五殊[illegible]立證、未同未免失于一偏之見矣、

殷虛書契續編六卷 景印本

殷虛書契續編六卷、上虞羅振玉撰、錄甲骨二千一十六版、羅氏既編次其所藏甲骨為殷虛書契前後編、後十餘年間、復得墨本約三千紙、欲為類次、以續兩編、顧返國居津門、人事冗迫、不如在東海之多暇、致斯願久不克償、後移遼東、始就此三千餘紙選三之二、成書六卷、此二千紙中、大率為丹徒劉氏、天津王氏、北京大學、四明馬氏所藏、其什之一、則每見估人所售、于千百中遴選一二、而手拓以存之者、以故編中所錄、与簠室殷契徵文、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鐵雲藏龜、藏龜之餘諸書、複見者特多、統觀書取材、約有二善、一相復諸品、若簠室殷契徵文、景拓失真、蓋難傳信、此編能就其精品、重為印行、庶幾王氏藏契、藉茲以傳、鐵雲藏龜、印刷殊劣、多難辨識、如藏龜第六十七葉四版卜出今日魚弍唐、唐字模糊特甚、設非續編卷一第七葉六版複出、後人已不知殷代于成湯有武唐之稱、是羅氏舉藏龜精拓本而複印之、是為讀藏龜者之旁助云、二新得諸品、

選擇甚精、如卷一第三葉二版庚申卜賓貞今征系、征字作徝、卜辭中所僅見、卷三第二十四葉一版、由多數碎甲選拼而成、有資于卜法之研索、而其景寫之精、亦足与兩編相埒、宜其斯編既出、為海內爭傳也、

卜辭通纂一卷附考釋三卷索引一卷 日本文求堂石印本

卜辭通纂一卷、附考釋三卷、索引一卷、樂山郭沫若撰、是編纂集卜辭、以類相屬、因名通纂、所錄甲骨、凡分八類、曰干支、曰數字、曰世系、曰天象、曰食貨、曰征伐、曰畋游、曰雜纂、綜觀類取義、例甚善、洵便初學、通纂所錄凡八百版、皆取自劉羅王林諸氏之書、而沫其刻辭相複者、另于考釋中分注原錄書名卷數葉數片數、各家著錄、有係一版之析散為數片者、是編間亂為綴合、其中有假自藏家者、書中亦著收藏者姓氏、如鄞縣馬氏凡將齋藏契之類是也、書後附別錄二卷、凡四種、別錄一所收、一為中央研究院藏大龜四版、茲錄墨本四紙、二新獲卜辭拓本、此據董作賓所贈拓本、選錄凡二十二紙、三何氏所藏甲骨拓本、為侯官何叙甫氏所藏甲骨、選錄其十六紙、別錄二所收為日本所藏甲骨擇尤選錄八十七紙、計岩間氏藏大龜一版、河井氏藏大龜一版、中村氏藏巨骨一片、又甲骨零品十七片、桃山中學所藏獸骨一片、田中氏藏甲骨零品十九片、中島氏藏甲骨

八片、東洋文庫藏甲骨七片、東京帝國大學藏甲骨十四片、京都帝國大學藏甲骨七片、內藤湖南藏甲骨四片、大都皆精美之品、後附考釋三卷、凡八篇、依通纂所錄、以次詮釋、凡有發明、則多与甲骨文字研究一書相互見、其所新獲、若以衣為殷、城為殷王行宮之所在、以王賓為王所賓、則賓當為儐敬之儐、皆能獨抒所見、自成一說、而時故出新說以强異時賢者、亦在在而有、如[illegible]羅振玉釋雝、證之金文許書無不相合、而郭氏必以為从宮省聲、字象連室之形、聲當与宮雝相近、蓋古房字、[illegible]孫詒讓釋羌、其字从人著羊角、與金文許書中羌字並同可證、而郭氏必以為當釋芍、[illegible]即茍甲、茍甲即沃甲之聲轉、此則有意立異、故為謬解、未免有文人相輕之習焉、卷末附人名地名索引表各一、郭氏述例云、乃成田中震二君之手、頗有便于學檢賅云、

新獲卜辭寫本 附後記 摹印本

新獲卜辭寫本一卷，南陽董作賓撰，是書選錄甲骨文字，凡三百八十一版，皆民國十七年七月試掘殷虛新獲之品，是年精摹印行，民國十八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景寫重印，各版臨摹頗精，版繫號次，尋檢甚便，其編次之範圍，分卜祭、卜告、卜享、卜行止、卜田漁、卜征伐、卜豐歉、卜雨水、雜卜、材料皆頗富瞻，附新獲甲骨統計表一紙，詳列區別、坑次、時日、選印諸目，使未預與發掘之學人，由此

而得地層之知識焉，後附後記一篇，凡分六章，一曰地下之知識，詳述殷虛漂流沖積情形，及甲骨分區整理之所得，二曰時代之考證，舉令周侯及惟王八祀二版，以證殷虛為武乙至帝乙之故都，三曰文字之研求，將所獲分為九類，間附考證，四曰契法之探索，于材料書體款識三者有所闡述，五曰骨料之發現，就新獲原料成料廢料三者，分別紀述，六曰塗飾之一斑，略紀所獲塗朱塗墨之骨，及調朱器朱沙粒等物，前此甲骨之發掘，多假諸鄉人之手，除甲骨可以易錢，尚知保存，其它諸物，皆毀滅無遺，自董氏此書出，始注意于地下之知識，而契學之範圍，乃益形擴大，中央研究院之發掘殷虛也，為時數年，董氏皆躬預其役，其所新獲，固皆萃于斯編，亟待整理者尚多，斯編所記，殆猶大端耳，

殷虛書契菁華　墨拓本

殷虛書契菁華一卷、福山王緒祖輯。按是書始見于黄立猷之金石書目，謂王緒祖編殷虛書契菁華二卷。又高唐田士懿金石著述名家考略云、王緒祖字鄦闇，又字蘭西，山東諸城人，光緒乙酉舉人，官內閣中書，家學淵源，精鑒賞，收藏西漢石及六朝碑刻凡四五十種，行年六十，玫求不勤，遁迹沽津，卷軸自隨。著有匊羅齋金石跋二卷、漢魏石刻金存錄二卷、北齊標貴鄉石柱考一卷、東武金石考略二卷、漢石書目移藏石記一卷、殷虛書契菁華編二卷、古泉滙補缺訂譌二卷。亦言王緒祖著有是書，惟書名與金石書目所載畧異。此書向無印本，人或疑其未成書也。後見甲骨文字拓本一冊，凡四十五葉，文字均極精美，書首題簽曰殷虛書契菁華，書後亦無考釋，知金石書目所載即此也。王氏之書，乃係拓本，故流傳甚稀，不能不特為表張也。

殷虛文字存真　共八冊　墨拓本

殷虛文字存真，開封關百益編次。甲骨文字出土于殷虛者日多，漸為海內學人所注視。民國十七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派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員董作賓至安陽小屯村調查近年甲骨出土情形，于是有采掘之舉，迨至十八年夏，河南省政府派員何日章至安陽，拒絕中央研究院之作，乃招工自掘，所得甲骨文字及古器物甚多，入河南博物館保存。及關百益氏任館長，發所藏甲骨得三千六百版，其中龜甲三千，獸骨六百，有文字者近三千版。關氏以三千餘品同時全拓，頗感繁難，特定分集出書，以每百品為一集，庶收拓者易成，閱者易購。至取材標準，其例其三，即全文第一，異式第二，奇字第三，三者無一可取，則不入選。又編者將龜甲獸骨二品，截然劃分，凡墨拓自龜甲者，則于葉匡外標注甲字，拓自獸骨者，則標骨字。計所藏可拓至三十集，今所見者僅八集，皆龜甲也。統觀河南博物館所藏，全文者少，而片文隻字者多，如第十頁等字岑塊等是。異式奇文

者少而習見者多、如卜王之版同一辭者又數百見、汰其習見淺渺之物、可入書者、不盈千版、關氏漫無選擇、盡其所有甲骨、依次傳拓、且各片排列、毫無義例、內容亦未經銓次、欲資以觀、徒勞檢索、深乖其傳拓之旨、有異鄒子風甲骨書錄解題識其書、謂今觀全書、全文甚尠、奇字亦未多見者、蓋紀實也、

殷契萃編二卷　附考釋三卷　日本文求堂石印

殷契萃編二卷、附考釋三卷、樂山郭沫若撰、錄甲骨一千五百九十五片、皆廬江劉體智所藏也、郭氏序云、劉氏既盡拓出其文字、集為書契叢編、冊凡二十、去歲夏間、蒙託金祖同君遠道齎示、更允其選輯若干、先行景印、如此高誼、世所罕遘、余既深受感發、爰不揣蕑陋、擇取其一五九五片、而成茲編、視諸原著、雖僅略當十之一、然其菁華大率已萃于是矣、是編分類、大氐與卜辭通纂相同、僅自第一五三五片以下、乃出于追補、故類失其次、其精美之品、若高祖夒之拓本、屢見王國維引用、至今尚未問世、是編第一葉一版、重高且夒視用、王受又、第二版口于高祖夒第三版口夒眔上甲其即、足見王氏謂夒為帝嚳之說確不可易、第十二、十三葉之一一二、一一三兩片、乃田戩壽堂燕京大學商錫等所藏六片接合而成、所見先公名號、其次第正為上甲、匚乙、匚丙、匚丁、示壬、示癸、足正史記之誤、又為王說得一佳證、又第二三葉一一六二版有辭云丁酉卜其乎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郭氏據以為即多國之小子小臣、同受殷人

之教戒、已為後世留學刺之濫觴、第一四二葉一四六八片所刻、乃自甲子至癸酉之十干支、刻而又刻者數行、中僅一行精美整齊、餘則歪斜幾不能成字、然于此歪斜中卻間有二三字與精美整齊者之一行相同、郭氏謂精美整齊者、乃善書善刻者之範本、而歪斜不能成字者乃學書學刻者摹仿也、刻鵠不成、為之師範者、從旁捉刀助之、故間有二三字合乎規矩、師弟二人藹然相對之態、恍如目前、此實為饒有趣味之發見、此皆斯編之所新獲、而他書所未經見者也、書後附釋文三卷、有所心得、係以說辭、如田日之出入有祭、而證堯典寅賓出日寅餞入日之為殷禮、鳳為伊碩步有方位、之徵殷人神話之殘痕、犧假分為之、昏實不以民作、考證均極精賅、卷末附錄索引、殷代世系表、干支表三種、初學便覽焉、

甲骨文錄一卷 附考釋一卷　河南通志館景印本

甲骨文錄一卷、附考釋一卷、潢川孫海波撰、錄甲骨九百三十紙、民國二十三年、河南通志館約孫氏纂修甲骨金石之志、孫氏于是年冬親至開封搜求古器物、有所獲識、是書所錄、則民國十八年何日章君在安陽所採集、總甲與骨凡三千六百方、而儲于河南博物館者、選其菁英、得九百三十版、著于編、其分類雖未標目、然所列程序、先干支、次天象、次卜貞、次世系、次征伐、次畋游、次奇字、深有條貫、所收龜甲、多零塊、而獸骨大者頗多、如三葉第三六版、十二葉第一七八版、女骨刻辭多至百餘字、至[illegible]葉第三七版、乃一完整之牛胛骨、尤為可珍、至若一葉第四版壬辰之辰作冈、卜辭中僅此一見、二十葉第二七一版癸酉卜行貞翌甲戌外丙毌妣甲歲重牛、則知殷人有子從母祭之例、第二十二葉第三〇三版、翦于帝口帚于小乙三姜、按姜即羌也、古代男子有氏而無姓、故姓以女生、卜辭羌人作羌、羌女作[illegible]、足知羌以姜為姓、此辭言于小乙三姜、而殷人又有以羌女代牲者矣、二十二葉第三一二版、其禦于父甲亞、御示字說文訓

祀、祭名也、与金文且乙鼎𩁹字形同、父甲亞、猶言父甲宮也、三十七葉第五四七版乙丑卜王貞今歲受年十二月。是殷人稱年亦曰歲、上所臚舉、則皆斯編之新獲、足以矜耀于契林者矣、書後附考釋一卷、依文錄篇次、綴以釋文、其所考証、如因卜辭來𧗿來雨之文、而訓𧗿為早、因卜辭有卜占之文、而訓固為王占之專字、釋工為工、以為象貫貝之形、釋叀為紡專、即古紡專之象形字、釋𠂤為地名、凡卜辭稱𠂤某、𠂤皆當讀為某𠂤、皆明達可誦、卷末附地名人名合文索引表一、蓋郭氏通纂粹編之例也、

殷虛古器物圖錄

藝術叢編景印本

殷虛古器物圖錄一卷、上虞羅振玉撰、民國五年夏、印入藝術叢編、錄系璧一、彫犀殘器一、彫骨殘器一、彫象殘器一、蹏足二、琢柶一、骨柶三、笄八、彫骨管一、珧殘器一、珧製貝一、又貝一、骨殘器一、骲鏃三、骨簡三、彫鯊殘尾三、彫玉磬一、石磬五、彝器殘耳一、殘玉四、古獸骨一、古獸髁骨一、古獸殘髁一、古獸角三、象齒二、古獸齒二、蜃甲二、古贏類一、凡五十五種、書首有羅氏自序、後有附說一卷、于所錄之物、有所考釋、蓋光緒戊申、羅氏據估人范私之語、始知甲骨出土之地為洹濱小屯村、小屯者、即宋人所謂河亶甲城、史記所謂殷虛之因、念河亶甲城、歷出古器、越時至今、出土古器、應復不少、乃于宣統二年、遣其弟肜詣洹曲、先後購得古器物數十品、迨民國四年、復親渡洛涉洹、憑弔殷虛、得珧璧一以歸、輯錄是書、觀所錄諸品、雖不免有可疑之物、如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等、然卷首之系璧、彫犀、彫骨等、文鏤雕刻、均極精美、其中獸髀骨等四骨、皆有刻辭、為殷虛書契菁華所未收、尤為可貴、且是書問世

後、契學範圍、驟形擴大、使世界學人由文字之研究、而轉移視線于殷代文化之探討者、則羅氏之力也、

殷契賸義

石印本

殷契賸義一卷、丹徒陳直撰、自署摹廬三十以前叢著之一、民國十八年石印、全書泛釋文字典禮凡二十一條、大都因前人之說略有補苴而疏略特甚、如釋[illegible]字象兩手薦牲首于且上形、蓋祭名也、引禮記明堂位有虞氏祭首為據、釋乍為玉以為象其纏絲三束六等之形、釋[illegible]象四室一庭形、疑為殷太學之象、殷太學為瞽宗、禮記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大戴記保傅篇注云、天子之學與明堂同制、虞名學為庠、夏為序、殷為瞽宗、周人兼取之以名其四堂、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謂辟雍居其中、四室環之、卜辭正象其形、卜辭有卿事、字羅氏考卿事為冢宰、按金文矢彝亦稱冢宰為卿士、知羅說之不誤、陳氏引說苑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者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元士者所以參大夫也、謂卿士即九卿之總名、[illegible]字羅振玉釋彈、本不足據、卜辭有[illegible]于彈

用百寧之文、陳氏引書序云咎單作明居篇之、史記殷本紀引馬融注云咎單殷司空、卜辭之彈、疑為單之繁文、此皆昔者于殷契之學、研乎治未深、故其說多未能洞達也、

殷契說存

石印本

殷契說存一卷、鎮江陳邦福著、全書泛釋殷契凡四十八則、其中如論函从口為象天、[illegible]从丁為象地、蚰通虺、即湯左相仲虺、[illegible]即命字之省文、[illegible]之釋此、即柴字省文、[illegible]之釋升、為古祭名、[illegible]之釋彭、即詩清人在彭之彭、[illegible]之釋洗、即詩殷武自彼氐羌之羌、[illegible]之釋轉、曹為漕之省文、[illegible]之釋留、為[illegible]之通假字、[illegible]之釋上、象陰氣凝聚、下象有物伏藏、[illegible]之釋也、[illegible]之釋繞、[illegible]之釋牀、[illegible]之釋籽、[illegible]之釋盟、凡十六條、皆具見殷契辨疑中、其餘天从二會意、陳氏謂當釋大而識、王氏釋天為迂曲、[illegible]从田从虎、為說文所無字、陳氏謂當釋貓、卜辭[illegible]者从田者、正周禮大司馬遂以蒐田之誼、王字从[illegible]、[illegible]本象人立之形、陳氏引呂氏春秋、殷以金德、周以火德、謂卜辭王之从土、正合生金之誼、周金文王字从大以喻周之火德、卜辭尸象磬形、與今傳世之古石磬形正合、故殷字从之、作𢼄、以象懸磬、从殳、所以擊之、陳氏謂尸為柜形、[illegible]字从水从畫、即水經之澅水、王襄殷契類纂釋瀟、陳氏因以為通蕭、即左氏定公十一年、經云宋公之弟辰及仲

使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报之蕭。殷虚書契後編上第四葉乙卯卜貞[illegible]甲口其眔且丁。羅振玉釋帝甲不誤，陳氏謂當釋東為敕之省，則皆游詞無根，不足為訓者矣。

殷契瑣言　石印本

殷契瑣言一卷，鎮江陳邦福著，民國二十二年石印，全書考釋凡四十一則，率皆因襲舊說，無所發明，如釋示壬示癸為壬壬壬癸，則從王國維說，而云示為祀省，與報同誼，則謬矣。釋[illegible]司為報乙報丙，則從王國維說，而云[illegible]本地象，言報乙報丙博厚配地，則失為臆說矣。[illegible]字卜辭屢見，即因字之或體，簋室殷契類纂待考篇誤寫作[illegible]，陳氏不按覆原文，而謂[illegible]象半圭，當釋作璋，[illegible]本鼎字，从[illegible]从肉象形，陳氏據簋室殷契類纂存疑篇釋鼒，而謂[illegible]文从丁，即卜辭从月之誤，簋室殷契類纂存疑篇云丁亥王[illegible]于宮往來亡[illegible]，[illegible]乃𢦏之寫誤，陳氏遽謂為步之異構，[illegible]字从虫从皿，即篆書之蠱字，陳氏誤書作[illegible]，釋[illegible]，下从[illegible]象鼎有三足，古鼒字，此皆轉據他人之書，不覆按原文，而妄為謬說者也。綜觀陳氏之書，喜勦陳說而不詳校覈，勇于立論而疏于考據，故通篇無一足處，茲詳論之，以為不學而好著書者戒焉。

殷契通釋　文楷齋刻本

殷契通釋六卷、鄧白徐協貞撰、有壬申自序、及李張二序、民國二十二年北平文楷刻、書分兩篇、卷一至三、題多方篇、以殷代社會、兩姓文源、王朝政績、分繫其下、卷四至六、題儀祭篇、而以卜貞原理、各種祭法、王公考正繫焉、全書大旨所在、一為說明殷為亞血統民族、一為說明甲骨刻辭為方名平列之辭、卜辭所列之字、皆為方名、而所謂方者、為殷人對各部族之偁、方名者、則各部落所用之標識也、每卷之中、標舉若干習見之字、

及所謂諸家錯誤之點、以為子目、復將卜辭分列其下、而解釋卜辭各字所以為方名之故、引山海經一書以相比傅、殊不知山海經之為書、乃為秦漢間人紀遊之作、其中所紀雖間有若干史實、為之素地要之什九皆為荒謬不經之言、難為信史、而殷商區域所在、東不及海濱、西不及羌隴、乃沿黃河流域、逐水草而居、邦畿之內、不及千里、而徐氏馳騁其說、辭乃使穿心長臂之人、君子女子之國、皆移入殷商區域之內、復自詡為絕大發明、而斥前此諸家以訓詁方式解釋卜辭之不當、紕繆已甚、為之序者不察也、至謂此書作者有六大發明、可與達爾文馬克斯等量齊觀、不亦大可笑乎、

契文舉例　吉石盦叢書本

契文舉例二卷、瑞安孫詒讓著、孫氏治古文大篆之學垂四十年、所見彝器款識逾兩千種、後見劉鶚鐵雲藏龜之書、驚為人間瓌寶、日夕愛翫、恍然若讀古史日札、因窮兩月之力、寫就此稿、初未付梓、民國五年冬、海寧王氏購獲原稿于海上、因寄羅氏刊入吉石盦叢書中、孫氏塗改之處甚多、蓋猶未定之稿也、全書分為十篇、曰日月、曰貞卜、曰卜事、曰鬼神、曰卜人、曰官氏、曰方國、曰典禮、曰文字、曰雜例、于殷人卜法典禮官制人氏、考證頗詳、援據詩禮、以證契龜之義、而明鄭氏之疎、其審釋文字、如以𠂔為羌、引詩商頌殷武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鄭箋云、氐羌夷狄、皆在西方、謂商時西羌種甚盛、故亦見于龜文、卷上三十六葉、釋𡴘為幸、謂為執之借字、㚔羌奚之奴、謂執捕羌眾之為奴者也、卷下二十五葉、皆立證詳博、確不可易、惟謂甲骨出土于湯陰之古羑里城、此蓋劉氏誤于估人之言、而孫氏又仍劉氏之誤、未嘗詳考也、自甲骨出土以來、為之考釋者、孫氏蓋為

第一人、其所見僅藏龜一書、不免為見聞所囿、未能洞達其說、要其究心殷文、草創條例、是誠有首創之功、後賢有作、皆此書啟導之所致也、

殷虛器物存真第一集　民國十八年墨拓本

殷虛器物存真第一集一卷、開封關葆謙輯、收鷹紋戈一、花紋范一、花紋模一、方玉片一、石刀四、陶器殘片四、雕瓷殘片一、契灼龜甲一、契灼獸骨一、細雕鳥形骨笄二、粗雕鳥形骨笄二、踈細折柄一、素細折首一、素細折柄一、有翼骨鏃二、無翼骨鏃一、草食獸牙二、肉食獸牙二、鹿角一、貝殼二、蚌殼製物二、凡三十四器、後附圖考一卷、于諸物之定名及甲骨之卜法、皆有所考釋、其自序云、雪堂師於研契求文字外、兼重其制度、於蒐求甲骨外、兼重夫金玉牙角、凡殷虛間一器一物、無論何質、均置諸考據之列、所著殷虛古器物圖錄一書、不獨為研究甲骨者別開生面、實為一切考古學別開生面、河南博物院院長何君日章、奉省政府命、詣安陽發掘殷虛、月餘間掘得物品十數箱之多、且繼續發掘、所獲又何所限量、爰擇其尤者、別器物與甲骨文字為二事、復擇器物之尤者、統金石玉陶甲骨牙角貝殼等、編成殷虛器物存真一書、俾與由甲骨文字編成之殷虛文字存真並行、分集

出版、以快海內外考古學之先覩、至此書以制度為主、不以文字為主、乃遵雪堂師殷虛古器物圖錄之例、各圖以拓片為主、不能施拓者、精製影片插入、此固余傳古之微意也、惟是編所收古器物零品居多、精品甚為少見、似涉泛濫無所取裁、然諸圖皆由原拓剪貼、畧符存真之意云耳、

傳古別錄第二集　石印本

傳古別錄第二集一卷，上虞羅君美撰。君美，羅振玉氏之子，能世其家學，嘗選集新鄭冢中古器凡十器，就原形遺拓縮印成冊，為傳古別錄第一集，已見著錄矣。是集所收則為殷虛古器物之屬，凡十三品，計雕象牙六品、雕牽角一品、雕玉石二品、獸胛骨二品，大都取材於殷虛古器物圖錄及殷虛書契菁華二書，新補入之品，僅數事耳。其獸骨之有刻辭者，即取菁華著錄之物，而重為拓墨者也。書後無圖說，首有關村關葆謙序及羅氏敘錄。全書所錄，新材無多，而去取頗嚴，誠如序錄所言，乃殷虛中菁華之菁華也。自羅振玉為殷虛古器物圖錄，而後殷虛出土古器物之屬，始漸為學人所重視，若黃濬之鄴中片羽、關葆謙之殷虛器物存真，以及是書，皆能於文字之外，蒐集古器物，彙為專集，於殷商一代文物製作藝術，采輯甚備，深有裨於殷代文化之研究者焉。

殷虛書契考釋小箋　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殷虛書契考釋小箋一卷，丹徒陳邦懷撰。是書因羅振玉之殷虛書契考釋，輒為之疏證，稿成于己未，越五六載，續有損益，至乙丑始印行。據陳氏自序言，嘗考知衣祭即殷祭，為羅氏所未詳，王國維已先發其說，此編不錄，以免勦說之嫌。又凡所說解有與王襄簠室殷契類纂、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合者，亦悉為芟薙，猶前志也。二書所收之字，亦時徵引，而考究之，以補羅說所未及，名曰小箋云者，亦猶鄭君箋毛詩之例也。書分三篇，一曰地名篇，凡箋釋八條；二曰文字篇，凡四十八條；三曰禮制篇，凡七條。其中論㝀為宕字，說文解宕字下曰：汝南項有宕鄉，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是其地（葉二）；𨙸即𨜷字，許君曰：沛國縣，从邑𨜷聲，今酇縣，酇乃𨜷之後起字（葉三）；釋𦥑為雷，以明羅氏釋𦥑之誤（葉三）；釋占非為肖，以為即說文解字肖字之古文（葉七）；釋嗣為娰，引集韻姒之重文作娰，注云：女字，或从司；[illegible]字从女从吳，當即娛字之初文（葉十一）；釋𡚤為杞，

引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有梠字、音里、或體作梩、莫友芝箋異云、梠、二徐篆作相里、徐音詳里、集韻止部象齒切、相梩、杞、耜、耜、耜同字、引說文同、小徐疑其所見本有梠字重文、唐本與二徐各失其一、詳里象蟲、即今讀梠如祀之音、耜則梠之俗、耜耜梠之俗也、自唐人經典相承用耜、五經文字遂無梠字、僅存二徐說文、廣韻又收耜失梠、而梠梠并正字、無有能識之者矣、今卜辭[glyph]字、正與唐寫說文同、葉十六釋[glyph]為偁、以為从人从冓省、葉十四釋[glyph][glyph]為僉、上象以

一掩物形、非其聲也、說文解字僉之古文作[glyph]、从[glyph]、殆由向[glyph]而譌、葉二十釋[glyph]為戾、引三字石經尚書君奭殘石古文戾作[glyph]為證、葉二十五卜辭有采大采之文、疑即國語魯語天子大采朝日之禮、葉二十八皆能有所發明、亦有未盡安愜者、如釋[glyph]為視、以為即山海經中山經之視水、葉一釋[glyph]為稷、以為即左氏傳宣公十五年晉侯治兵于稷之稷、葉二釋[glyph][glyph]為朱、以為上从[glyph]或从[glyph]、蓋皆[glyph]字之省、葉十五[glyph]字从介从皿、字書所無、羅氏釋浴、以為象注水于盤、人在其中之象、陳氏則以為古溫字、葉二十三[glyph]商氏釋解角、誤、陳氏則以為觸字、象牛角觸人、人以兩手拒之之形、殊嫌擾攘未同、有失于穿鑿矣、

殷契拾遺

民國十六年石印本

殷契拾遺一卷，丹徒陳邦懷撰。陳氏著有殷虛書契考釋小箋，已見著錄矣。此編裨釋典禮文字凡四十一則，援據殷契，發揮前人之說，頗多精審。如慧苑華嚴經音義條云：按諸字書，覺字从學，學字从教，教字从季，季字从爻，因聲義轉相生也。今卜辭學戊作爻戊，足與慧苑之說相互證。書酒誥云：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偽孔傳云：從成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考酒誥以咸與殷王並舉者，以其治王家有成。君奭云：巫咸乂王家是也。所謂成王者，指成湯至帝乙中間之王也。所謂畏相者，指咸而言也。如偽孔說，從成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則句中不須咸字，文義已足。是由卜辭稱巫咸為咸，證明酒誥之咸為巫咸也。釋盄為盄，引說文𧍬字或體作盄，與此字近似。釋𤷍為瘧，以為即瘧字初文。引墨子經說下云：智者若瘧病之之於瘧也。畢注：瘧即瘧省文。敦煌石室唐寫食療本草蕪荑條云：和沙牛酪一切瘧，是唐寫食療本草、墨子瘧俱作瘧，可與卜辭互證。其所考訂，原原本本，平允翔實，洵能讀書得間者也。

殷虛書契前編集釋　民國二十三年大東書局石印

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八卷，丹徒葉玉森著。葉氏既著有讀契騈枝、說契、殷契鉤沈、鐵雲藏龜拾遺考釋，殷契之學，自羅王而後，並世諸賢著述雲起，新知漸擴，異說斯棼，求一折衷羣言、盡理董之事者，至今至闕然無聞，乃有殷虛書契前後編集釋之作，寒暑十數，易稿五校，終惴惴不敢自信，爰流覽諸家考釋，就稿本錄存其說，積而久之，書眉墨編，別下零戩觹緒犄明，民國二十年，傭

書滬瀆，乃大間得理舊業，發憤迻寫舊稿，羅列衆說，附以管闚，自春徂冬，鍥而不舍，書既成，名曰殷虛書契前後編集釋，今此書僅及前編，且全書鉤勒塗乙之處甚多，仍葉氏未定之稿，葉氏既歿，友人依原稿爲之印行也，其書依前編篇次，繫以釋文，凡有考釋，附于每條之下，大都輯錄時人之說，多而自說甚少，輯錄衆說，悉依其著作印行之年月先後爲序，或寫整篇，或摭槩語，而葉氏所著殷契鉤沈、說契、研契枝譚、鐵雲藏龜拾遺考釋，是編依改定本，或錄原說，聊以存參，或易新解，用俟商榷，而于地名考釋，以畧，以考釋卜辭地名者，僅見日本林泰輔甲骨地名考一書，應俟專家論定也，是書徵引頗爲詳晰，其研索亦具苦心，故錄而存之，不沒所長焉。

鐵雲藏龜釋文 附鐵雲藏龜之餘釋文 石印本

鐵雲藏龜釋文六卷、丹徒鮑鼎撰。是書取鐵雲藏龜原本翻印、兼載光緒癸卯仁和吳昌綬及丹徒劉鶚二序、及釋文凡例、民國二十年蟫隱廬石印、其形式次第、胥存鐵雲藏龜之舊、惟藏龜原本石印模糊不可辨識者、鮑氏不取原拓重印、而僅用粉筆鉤勒、致有兆圻之文、往往誤鉤成字者、亦有筆畫繁簡、多與原書不同者、所為釋文、則分注于各片之旁、亦間附考釋、而疎畧特甚、至全書釋文、大氐本于瑞安孫氏契文舉例、孫氏誤釋者、則間入他家之說、注明某字从某氏釋、或拓本印刷不清、字跡難識、而孫氏誤仞、諸家已有訂正者、則仍以孫氏說、若諸家未有考釋之字、除孫氏有釋文外、無它異說可資參攷者、則孫釋雖有未安者、亦徑从之、不另著辯證、是鮑氏釋文、雖一本于孫氏之學、則泛濫無所取裁、未能發揮而光大之、其書不足取也、鐵雲藏龜之餘釋文、仍依藏龜之餘原本翻印、全書不分冊、附于鐵雲藏龜釋文之後、各片之旁、繫注釋文、考

釋才一二見、語皆疏膚、無關宏旨、於諸家考釋之書、亦罕見徵引、綜觀全書、匪獨釋文簡陋、即墨本亦多不能存原本之舊、其膚妄至此、烏足以語著述乎、

殷周制度論　學術叢書石印本

殷周制度論一卷，海寧王國維著。民國六年丁巳，廣倉學宭叢書學術叢編石印本，民國十六年，收入海寧王忠慤公遺書初集、觀堂集林史林二。殷商之際，政治文物，變革綦劇，而簡冊闕遺，莫窺其詳。自近世考古之學興，而古史之材料發現日衆，凡舊史之闕文，皆得由地下之新知而整理之。王氏是書蓋據甲骨金文與殷商舊史，而考訂殷周制度之異同，稽甚所以變異之故。夫周人制度之大異于商者，厥有三端：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並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用王氏語。是以殷周之變革，雖為廢舊制度而興新制度，廢舊文化而興新文化，而周公所以立制之本意，乃出于萬世治安之大計，中國數千年來之傳統倫理思想，實兆基于此。然則王氏是篇之作，乃于殷周文物制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關係綦鉅，非徒考其名物訓詁而已。後之治契學者，欲考商周二代之史，必有資于是焉。

甲骨文例一卷　石印本

甲骨文例一卷，嘉興胡光煒撰，民國十七年，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石印。是書援據諸家著錄考釋，綜述甲骨文字畧例，凡得二篇。上篇形式篇，分單字例，單列下行例，單列右行例，單列左行例，複列右行例，複列左行例，單複合右行例，單複合左行例，單列下行兼單右行例，單列下行兼單左行例，單列下行兼上行例，複右行兼單右行例，複左行兼單左行例，複左行兼單右行例，複左行兼單左行及單右行例，複左兼複右例，一方左行一方右行例，上行例，到書例，上下錯行例，互倒例，斜行例，沾注例，句轉例，疏密例，重文例，合文例。下篇爲辭例篇，分言㞢例，言其例，言不其弗其例，言于例，言在例，言乎例，言曰例，言隹例，言自例，言今例，言眔例，言亦例，言㞢例，言乃例，言允例，言亡言不言弗言𢦏言毋例，十六例，所錄諸文類皆詳注所據形式行款，多能存真，紀羅剔抉，可謂勤矣。惟全書考論甚簡，

而樹例甚繁，如形式篇單列右行與複列右行，及單複合右行三例，其形式何別，統歸之于右行例，可也。其複右行兼單右行一例，揆其類別，仍右行之例也。其複左行兼單左及單右行一例，所舉例證，乃先王先妣之合文字，應歸于合文例之類也。夫甲骨刻辭，龜之中縫為千里路，一甲緣千里路凡數十卜，其刻辭皆循下而上，或左右相對，或左右相背，此龜刻之定例也。而紀事之辭，多刻之于骨，始有單行或由上而下之例，今胡氏一例而數舉之，頗瑣不亦甚乎。辭例一篇，尤有待于深入。是書於契文例畧之研究，不過導夫先路而已，未可以言善繩之也。

殷契辨疑　石印本

殷契辨疑一卷，鎮江陳邦福著。陳氏著有殷契說存、殷契瑣言諸書，此編則泛釋文字典禮凡三十五則。如論殷虛書契前編卷四第五十二葉云「辛卯卜奠于蚰」，謂蚰古与虫虺通用，此疑為湯左相仲虺，云奠于蚰猶後編之酒于伊尹也。鐵雲藏龜拾遺第八葉云「姣此有雨」，謂此當釋此，即說文示部柴，燒柴尞祭天也，柴字之省文，皆可備一說。其謬誤之處，如上甲之甲作⊡，本祁宗石室之制，陳氏謂⊡乃天象，殷人以上甲祔契德配如天者也；說文一部，天，顛也，至高無上，楚辭天問云圜則九重，又春秋說辭云天之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經緯，故其字从一大，以鎮之也。考盂鼎天正作𠀘，象人有所戴也；卜辭或虛象作⊓，誼亦正同，則上甲增口，亦禮記中庸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之說也，此則因中庸配天配地之文而傅會象天象地之奇說也。殷墟書契前編卷二第二十一葉云「織于彡，往來亡巛」，彡字从水从隹，其為淮字，固甚明白，陳氏誤釋為洋；福氏藏契第三葉云「貞㕣𠬝龜」，𠬝从又从凡，其為𣪊字無疑，陳氏誤釋為𣪊，且以𣪊為人名，卜辭習見，陳氏𣪊字屬下讀，則文義亦不可通，此又不詳校原文，致生舛誤者也。夫考證之學，取材貴精，立證尚博，慎思明辨，務使其說立乎確不可易，然後已。而陳氏疏略若此，宜其謬誤百出也。

殷契餘論

民國二十二年日本文求堂石印本

殷契餘論一卷、樂山郭沫若著、古代銘刻彙攷四種之一、郭氏既著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諸書矣、其後所見新材、有為前說所未及者、輒綴之于冊、集為茲編、全書分為九章、一曰殷夾拾遺、論殷仲丁之配有二、曰妣癸妣己、祖辛之配有二、曰妣庚妣甲、祖丁之配有四、曰妣己妣癸妣庚妣甲、因仲丁祖辛祖丁三世之配、均有增益、乃將卜辭通纂所列祖妣配列世系表重加改訂、二曰申論芍甲、釋芍為芍、即狗之初文象形、狗甲乃是沃甲、故作違心之論、以求異于時賢、論者病之、三曰斷片綴合八例、剌取諸書著錄之甲骨、凡一版之折為數片者、輒為綴合、且證明殷虛書契續編卷三第二十四葉所載之一整龜版、藏日人岩間氏、曾加一次整理而有未盡、郭氏因重為綴合、中有三斷片之龜版、並非此龜之版、乃賈人所濫入者、四曰殘辭互足二例、論卜辭紀卜或紀卜之應、每一事數書、因之骨片各有壞損時、而殘辭每互相補足、五曰缺刻橫畫二例、取卜辭缺刻橫畫二辭、前人之所誤釋者、因重為之釐定、六曰易日解、歷舉卜辭易日之例、謂易日即暘日、猶言陰日也、七曰鍥龜解、釋卜辭不玄黽為不鍥黽、猶言不模糊不漫漶也、頗為新解、殊嫌證有未周、八曰釋畐面、詳論畐面二字形義之不同、以明舊皆釋畐之未是、九曰宰丰骨刻辭、就丰骨影本、繫以考釋、全書雖無系統、然考證殷契之文、綴輯成書、亦初學者之資也、惟後附周代彝銘進化觀一篇、與契學無關、頗有刪去云、

甲骨學文字編　民國二十二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甲骨學文字編二卷，醴陵朱芳圃撰。據朱氏序言，全書計分四編，一曰文字，二曰類例，三曰商史，四曰器物，此全書第一編也。是書正編纂次，一依說文解字，凡錄八百三十六文，重文三千四百六十有九。所纂諸字，均依王襄簠室殷契類纂、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諸書，分條剖繫。凡一字兩釋，誼可兼通者，附注于本字之下；其形義可知而說文所無諸字，均入正文每字之下；所附考釋，皆裁剪陳說，而不另出己見，且所錄各家釋語，皆不注明出處，僅于書首畧舉所引用之書名，頗不便于檢查。附錄分上下兩篇，上篇載合書、分書、倒書諸文，合書一類，復分數名、人名、地名、常語、偶語五類；下篇錄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序及董作賓甲骨文字研究的擴大等文，間有節畧。後附補遺一編，于諸家考證文字之書，正編所未收者，補錄于此，錄文一百四十又九，重二百一十五文。所錄諸字，多為正編所已見者，纂次體例，亦從正編。其凡例云，諸家著述，互相因襲者，只錄一家；說可兩通者，則並存之。其言甚善，然其去取之間，多與例言不合，如考釋甲骨文數目之字，孫詒讓原始數名一文，已發其端，厥後丁山數名古誼之作，不過因而擴大之，作者于一字下祇存丁說，疏畧殊甚。唐蘭氏評其書，謂病其雜然紛陳，無所區別，其言是也。

殷虛貞契考　民國十七年石印本

殷虛貞契考一卷、鎮江陳邦福撰、是書摭采諸家勝義、疏釋文字、成說二十條、其自序云、近代儒生、間攻斯學、若瑞安孫氏、上虞羅氏、海寧王氏、吾鄉劉氏、剖演契藝、多有箸著、然未考貞藏、殊為憾事、知是書專為考殷虛貞契而作、然篇中論及貞契者僅三則、一則云、貞藏卜事、周禮史記、皆未有徵、惟曲禮云、龜策敝則埋之、鄭氏注不欲人褻之也、蓋龜為乞靈之物、國家興廢所關者大、安能如史公已則棄去之說哉、今審曲禮龜策敝則埋之一語、敝當為蔽省、論語、一言以蔽之、鄭注、塞也、老子能蔽不新成、注、覆蓋也、廣雅釋詁、蔽障也、蓋骨卜愈靈、契灼愈敝、使無隙地、然後始貞藏之、又云殷代貞卜史無專掌、書無專紀、疑未能定、今以侯虎諸骨證之、當在帝辛失國以後、復旁徵諸帝名謚、亦至文武丁而止、蓋文丁去帝辛失國僅七十年、隔凡二帝、逮帝辛滅止、殷人不忍任卜骨淪沒、遂發諸卜室、就朝歌隙地貞而藏之、又云龜甲出土之地、在河南安陽五里外之小屯村、地約四十餘畝、當日掘土丈餘、始得見之、邦福據古誼、遂言出龜之地、為商末貞藏之所、不然、奚以小屯村有之、他村不發一卜也、按殷人既每事必卜、龜卜之事、必有卜人掌之、在當時雖不無儲藏之地、而必如陳氏所謂小屯為貞契之所、殊與事實不合、今安陽發掘之地、北及侯家莊、南至小屯、中隔洹水、凡洹水兩岸三數里之內、皆為出甲骨之所、非小屯之所專有也、陳氏未嘗實地參察、肌想所及、矜為獨得、故有此失、其他諸條、雜論帝系典禮、文字、大都因襲前人之說、無甚精要焉、

殷栔卜辭文編　附錄一編備查一編檢字一編　民國二十二年殷栔卜辭附錄石印本

殷栔卜辭文編一卷、附錄一編、備查一編、檢字一編、吳縣、瞿潤緡撰集、是編所收、為殷栔卜辭著錄之甲骨文字、其編次依說文解字、分十四篇、凡殷栔卜辭所錄之字、悉為收入、剝蝕模糊者闕焉、罕見之字、雖缺損一二筆、而碻知其構造者、亦畧為補苴而著錄之、如卿章等字是也、常見之字、則僅錄其形體稍異者、餘別為備查附後、如王卜貞及干支等字是也、至說文所無之字、而其偏旁可識者、亦酌附各部之末、其不可識者、別為附錄、合文之字、則以首字為主、附于右字之末、如十一月十二月附十字下、女壬女癸附女字下是也、末附檢字、以筆画多少為次、以備檢查、此全書之大凡也、此書蓋為殷栔卜辭之索引、故所錄諸字、悉以殷栔卜辭釋文為準的、凡殷栔卜辭之字、釋文中有考釋、或前人所有定說、碻為信而有徵者、瞿氏則摹入正篇、其稍涉辯訟諸字、及前人所釋而容氏以為可疑者、瞿氏即入附錄、至若分別部居、翦裁去取之間、作者雖無所發明、然所錄之字、依原拓臨摹、頗能存真、且每字之下、詳注出處、于通假之字、皆注明其下、而于別部互見之條理至明、之備殷栔卜辭之通檢云爾、

殷虛文字類編十四卷通檢一卷附刻待問編十三卷考釋一卷 民國十二年決定不移軒自刻本

殷虛文字類編十四卷、通檢一卷、附刻待問編十三卷、考釋一卷，禺番商承祚撰集。商承祚，字錫永，受業于上虞羅振玉氏之門，能傳其甲骨之學。其殷虛文字類編，所錄之字，本羅氏著錄考釋諸書，若殷虛書契前後編、書契菁華、書契考釋及殷虛書契待問編，皆為主要資料，其後羅王二氏增訂校補之處凡數百科，是編悉行收入，此外作者考釋所得，約十之二三，亦經增補。全書依說文解字次第，分別部居，所錄凡七百九十名，凡有說解，並仍羅氏之舊，或有申引，則以祚案二字別之。一字重文或多至數十字，形體皆能具存其形義，稍涉疑似或聚訟未決者，則移入待問編。王氏序稱其書精密矜慎，不作穿鑿附會之說，非過譽也。惟所錄同聲通假之字，皆入借字下，而不入本字下，如彔字錄入祿字下、生字入往字下，似有可商。而每字祇注明書名卷數葉數，不注版數，頗不便于考稽云爾。附刻殷虛文字待

問編十三卷，一本殷虛書契待問編之例，略依形義，分別卷次，于錄文字外，間存師說及自有所見，分繫于每字之下，得七百八十五字，有經諸家考釋馳說未決者，有形義可辨然猶稍有未安者，有絕不可識者，輯錄此編，以待知者，示謹嚴也。附刻殷虛書契考釋，凡五篇，曰都邑，曰帝王，曰人名，曰地名，曰文字。上虞羅振玉著，此書之作，蓋承其殷商卜貞文字考之舊，缺者補之，譌者訂之，而體制益宏。民國三年王氏手寫石印，民十六年又有所增訂，已見著錄矣。商氏此刻，僅錄其上卷，蓋下卷文字一章，已收入類編中，故不煩複刻也。惟商刻上卷，與羅書原本不復盡同，此必據羅氏手校之本入錄也。

甲骨書錄解題

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甲骨書錄解題八卷，常德邵子風撰。收甲骨論著及論文共二百十三篇，以民國二十四年為止。其書錄之部凡五卷，著錄第一，通考第二，字書第三，紀述第四，目錄第五，附錄二，附甲骨論文解題三卷，文字第一，史地第二，文化第三，社會第四，禮制第五，曆法第六，雜卜第七，雜考第八，紀述第九，圖表第十，目錄十一，附錄一。全書編次去取頗嚴，實為甲骨書目中精善之作。書首發言一篇，敘述甲骨學與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曰甲骨與小學，二曰金石與甲骨，三曰孔氏壁經，四曰汲冢竹書，五曰漢晉木簡，六曰敦煌卷軸，七曰大庫書檔，八曰民元以來之地下發現，於中國二千年來學術發見之大勢，備論綦詳，以見契學之成，訖今不過爾爾，其有待于未來之獵獲正復無限也。綜觀全書，可商者厥有二事。甲骨著錄之書，流傳者稀，承學之士多所未覩。邵氏既為解題，應于某書所收之材料，其珍貴之品，詳加紀述，而使覽者得一概括之觀念，今著者於著錄之書，往往偏重于敘述編纂之歷史，而略其內容，此一事也。甲骨論文散見于報章雜志者，不可悉數，其中精者固多，而紕繆不成文理者，亦復不少。邵氏皆于論文目錄之下，綴以數語，不下論斷，原邵氏之意，以為論文作者，半皆今人，友于之情，難為評騭，故于論文之下，紀其章節，而不加考語。夫邵氏不欲評近人之論文，應于題解之後，附一論文目錄可矣，不必繫曰解題，既以解題稱，而不詳著其得失，殊與體例有違，此二事也。雖然，為甲骨書目前乎邵氏者，蓋有陳董二家。陳振東殷契書錄，錄書二十七種，董作賓甲骨文論著目錄，視陳氏加詳矣，所收訖民國二十二年春止，又祇著目錄，不加品騭，皆不如邵氏書之既詳且盡也。邵氏之作是書也，前後數易稿，固已致意于評騭去取之間矣，持此書以詔來學之士，曷可少哉。

雪堂校刻群書叙錄　鉛印本

雪堂校刻群書叙錄二卷、上虞羅振玉撰。是書彙集羅氏生平校刊書籍序錄題跋之文、得一百五十四篇。羅氏生平刊刻古籍、蒐集古器物之遺、畧見于是、其殷虛書契前後編、殷虛書契菁華、殷虛書契待問編、鐵雲藏龜之餘、殷虛古器物圖錄諸書自序、均入卷一、于卜辭出土及羅氏研究之經歷、紀述頗詳、蓋羅氏知有卜辭也、始于光緒二十八年在劉鐵雲家中見之、于是墨劉氏所藏千餘片、爲編印之、至光緒三十三年、備官中朝、曹務清簡、退食之暇、輒披覽墨本及自所藏龜、于向之蓄疑不能遽通者、諦審既久、漸能尋繹其義、宣統二年、因日人林泰輔之問、博觀卜辭數千枚、選其尤殊者七百、并詢知發見之地、乃在安陽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湯陰、其地爲武乙之墟、又于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謚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爲殷室王朝之遺物、其文字雖簡畧、然可正史家之違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爰本是三者、以三閱月之力、爲考一卷、凡林君之所未達、至是乃一一剖明、羅氏既撰殷商貞卜文字考、已而漸覺其一二違失、于舊所知者外、別有啓發、知蒐求尤急于考釋、乃遣山左及廠肆估人、弟子敬振常、婦弟范恆齋、至洹陽采掘、所得數萬、擬輯殷虛書契前後編、宣統三年、革命軍起、乃赴日本、以一年之力、編前編八卷、民國四年、發憤鍥戶四十餘日、成考釋六萬餘言、意不自歉、復于乙卯三月、渡洛涉洹、遂弔殷虛、歸而輯後編、殷虛古器物圖錄諸書問世、然則甲骨之所以成爲耑門之學者、皆羅氏蒐求考釋之功、有以致之也、

集殷虛文字楹帖 石印本

集殷虛文字楹帖一卷、上虞羅振玉撰集、民國十年貽安堂影印、其自序云、取殷虛文字可識者、集為偶語先後三日夕、遂得百聯、存之巾笥、用助臨池、夫楹帖之興、在兩宋之際、騷人墨客遣興之作、剌取古書成語、詩人佳句、相為偶語、以為春帖、或以工巧見稱、或以穩帖見長、可資學人省玩、清代金石之學盛、士大夫鑒賞考訂之餘、則集金文、古篆、漢隸、晉碑、唐帖之文、以為楹帖、雖無關于學術、要亦足有助于多聞、今之集殷虛文字楹聯者、則有吳鈺、高德馨、王季烈諸家、要皆不及羅氏所集之典雅、羅氏此集、亦有可議者焉、甲骨文字可識者甚少、而當日所考釋甲骨之字又未能盡確、以所識甚少而又未能盡確之甲骨文字、而集古今書詩成語、自難免無牽強之處、故特表出之、俾臨池之士、知所擇取焉而已、

右甲骨類六十一部、一百九十四卷、

高郵王氏論音韻文稿一卷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

高郵王氏論音韻文稿本一卷、清高郵王念孫撰、王念孫、字懷祖、又號石臞、江蘇高郵州人、冢宰文肅公安國子、長從戴東原遊、遂力為稽古之學、尤精聲韻訓詁、著有廣雅疏證讀書雜志諸書、並已著錄、嘗編詩三百篇、以及九經楚辭之韻、剖析入微、分亭林古韻十部、為二十二部、表其子引之刻入經義述聞中、其論音韻雜文多未刊行、遺稿數簏、今藏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上虞羅氏曾輯為高郵王氏遺書、息縣劉盼遂輯王石臞先生文補編、然猶未能盡也、此冊所收雜文雜記約八十餘首、皆有其孫王壽同簽識、蓋其家藏之清稿也、其古詩隨處有韻一文、刻入經述聞中、答江晉三論韻學書、詳論質術之當分、濃濃千餘言、而音學十書、及羅輯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三、僅收古人實有四聲以下二百餘字、未知何故、答江晉三古音總論四條、劉輯王石臞文補編、收有此文、與稿本

不同，與丁若士書，及答條二十八條，其要者已刻入形聲類編。劉輯王石臞文集補編，據鹽城孫氏所藏稿本刻入，與此稿詳略互異，地從也聲一條，羅輯王石臞先生遺文，作書錢氏答問說地字音後，標目與此異，且文亦不盡同，其答宋小城諸聲補逸十六條，及古韻二十二部表，後附札記三十四條，乃各部通轉之字，分條疏證，諸家輯王氏遺文者，皆未著錄，尤可寶貴，中有書朱脩詩經韻考後一文，未知為誰何所撰，然辨別是非，出於王氏，故亦附是冊中。王氏考訂群經，基于校勘文字之異同，而藉以聲韻假藉之方，釋聲言之是非，紹千古之絕學，清代治訓詁者，實乎莫之尚矣，昔段玉裁推崇王氏，能以古音得經義，稱為天下一人，今觀文稿札記諸條，于古今通用之字，窮究詳覈，其平日用力之勤，實有獨多者焉。

聲譜二卷　光緒十八年刊本

聲譜二卷，清山東單父時庸勱著。時庸勱，字時臣，其家世莫考，據吳重熹序，其書言庸勱專心音學，擬仿顧氏意著聲學十書，曰聲譜，曰聲說，曰聲部，曰聲表，曰韻析，曰韻通，曰韻表，曰韻匯，曰韻贖，光緒十八年先後刊成聲譜聲說二種，其聲譜之作，蓋取王石臞古音二十二部，王氏古韻表先立二十一部，後復析冬于東為二十二部，世皆以王氏古音為二十一部者，非也，說見前，復析表于諸家之說，而分列陰陽聲之字，使各自為列，相配對轉而同入，曰陽魚對轉，同入于若，東侯對轉，同入于屋，冬幽宵對轉，同入于覺沃，烝之對轉，同入于職，青支歌對轉，同入于錫，真至對轉，同入于質，文微對轉，同入于物，元祭對轉，同入于月，侵摯對轉，同入于緝，夫座對轉，同入于盍，部目既定，乃剌取說文諧聲之字，以聲子从聲母分部排列焉，夫聲音之轉，最為難明，而入聲尤難明之最者，叩其大端，不外兩言，一曰陽聲無入，一曰陰聲有入，陸法言孫愐病陽之無入也，遂割陰聲之入，分系于陽聲之下，顧氏力矯其弊，又

舉陽聲之入、悉反而歸之陰、二氏之說、或有所偏、而未嘗于聲音之理、至江戴孔嚴諸氏、創數部同入之說、而後陰陽平之字、始能互相對轉、顧諸家分韻、或十三、或十七、或十八、或十六、或二十五、析併之間、意見紛若、至江有誥、王念孫、析為二十二部、然後始臻精密、惟王氏于緝盍九韻之字、僅有入聲、而無平上去三聲、立說尚未洞達、時氏偏考各部之字、謂至祭無執聲之字、乃知劦聲、執聲、立聲、疌聲、疢聲、陟聲、盍聲、甲聲、世聲、業聲、習聲、耴聲之儕寄于寘至霽祭合部者、皆緝合九部之去聲、其平上乃与侵覃配合、使之各具四聲、又補王氏之所未及、而閒近人講陰陽入者之先河、其于古音、有功甚巨、時氏單父一老儒耳、老守一廛、家徒四壁、而夙性狷介、与當世名公卿、又落落寡合、見徐岸鈴序、名不振于當時、是書刻于河南、流傳甚稀、歿後而其學又不顯于世、不亦大可哀乎、

聲說二卷 光緒十八年刊本

聲說二卷、清單父時庸勱著、庸勱既立古音二十二部以譜說文矣、其系聲之例、以聲母建首、諧聲次之、遞生之字又次之、凡許書正文用小篆、附古籀或體于下、然正文之聲、實有从古籀者、則必以最簡之文建首、而古籀原文、仍附篆文之下、又說文形聲有誤者、載其原文注于下曰、當作某、而另為文以考之、于是糾許書形聲之誤者、凡三百七十七字、成聲說一書、凡立一說不專主許氏、考之諸家、參之彝器、反覆審慎、必求其是而後已、如强字古音在陽部、說文以為弘得聲、時氏則用徐鍇說、以謂弘与強聲不相近、秦刻石文从口、疑从籀文彊省聲、曾古音在烝部、說文云从八从日田聲、時氏以謂曾字實不从田、考彝器文皆作曾曾、故从囱聲者收入東韻、曾字則收烝韻、各立聲母、朕字、說文云我也、从舟、倂省聲、時氏以謂倂省聲、當作灷聲、徐音丑稔切、當作丑極切、烝字韻也、廣韻收寢、烝寢通也、焚、說文作樊、云燒田也、从火楙、楙亦聲、附袁切、時氏以謂樊聲在元、今焚字收廣韻二十文、詩雲漢、如惔如焚、与川熏間

遐為韻，與青淹之樊言在元韻者迥別，且經典無从楙者，疑此字从火从林，會意，不从楙聲。肙，說文云小蟲也，从肉口聲，一曰空也，烏玄切，鉉等曰，音韋，時氏以謂徐鉉非也，音韋者作口，取周帀之意，其輪郭極大，可以容物，韋字从口，已覺不倫，況肙字之聲，與韋絕遠，其不从口聲可知，意許所謂口聲者，當从○作小圓，凡此諸條，皆能據古籀以考定篆文，然其疵纇，亦有不免，如古音之魚多合韻，故說文治字从台得聲，時氏以謂台聲在之，治聲在魚，之魚不能相通，恐許書形聲有誤，此其考證未詳，故有此失，然考證之文，遞相掎摭，此疏彼密，原不能毫無疵累，就其大體論之，則每字元元本本，辨析精核者為多，清末金石之學獨盛，若許印林、吳大澂之流，皆以古文字證許書，時氏與許翰同里，又館于海豐吳氏家，見聞當為廣博，故能以彝器求許書，而不為許書所拘也。

歌麻古韻考四卷 雲南叢書本

歌麻古韻考四卷，清保山吳樹聲撰，自顧炎武撰唐韻正，併五支之半，移等字及九麻之半，麻嗟等字各字與七歌八戈韻字為第六部，其五支韻中字，皆改為歌戈一類，如移改為弋多反，義改為許宋反，因謂麻韻之半，家車等字，其音皆起于西域，識者或譏為武斷，然衡之歌麻二韻之音讀，歌音長而麻音短，故麻韻之字多與魚模韻相出入，歌韻字多與支韻字相出入，證之詩書用韻，麻之一部與魚模多合用，麻之一部則合歌自為一部，顧氏所分于方音之變雖未能徧徵，然其韻部分合大體則應如是，顧氏而後，若江永、戴東原、段玉裁諸家，于二部字之分合雖微有出入，而其大旨則同，吳氏嘗疑古音無歌麻兩部，唐韻之七歌八戈九麻皆起于西域，九麻之半，車家等字皆自魚虞模轉入，七歌八戈與九麻之半，麻加等字，皆自支韻花為等字轉入，因備舉歌麻韻之字，檢古書中韻語，有歌麻為韻者，一一拈出，而考訂其音讀，為歌麻古韻考

四卷、搜集之博、用力之勤、可謂深具苦心者矣、然獨惑于顧氏某音皆起于西域之說、而欲以變音為古音、以謂古無歌麻二韻、如何河柯皆从可得聲、自當為歌本韻之字、而取其與脂微韻叶者、定河何本音當讀若回、柯當讀若溪、則又強求過甚、反病枝離者矣、

諧聲譜二卷 光緒二十六年刊本

諧聲譜二卷、清淮安山陽丁顯撰、丁氏著有聲經異字同聲考、丁氏聲鑑、音韻指迷、雙聲詩譜、並已著錄、嘗謂諧聲之法、迄今三千餘年、鮮有能發其蘊者、夫所謂諧聲者、脣舌喉齒齶之聲也、諧者、謂以脣舌喉齒齶之聲、各分其類、僅即一聲、悉心調攝日久、他母之聲、自能調口而出也、惟李氏音鑑、庶幾脗合、此書當名曰聲鑑、不當曰音鑑也、蘇州沈君學盛世元音、亦謂諧聲失傳已久、書傳反切、即諧聲之法、

李松石彙古今萬方萬類之音、而分為三十三類、紐以二十一字母、每母又分為二十二字、而配以四聲韻譜、蓋舉宇宙天地人物之聲、舉萃于斯、又教人熟讀一聲之字、而各母均能矢口調出、此即諧聲之說也、惟以春滿堯天為字母、而于齶舌脣齒喉不能區分其類、又因梵學張中真珠遮齊知遮等字為次序、而不能順叙音綱、陰陽不分、清濁不辨、則于諧聲之法、猶有未備也、于是因音鑑二十二字、以音綱為次第、且于齶舌脣齒喉、半舌半齒、各歸一例、並分開轉合三聲、每母均統陰

陽清濁二行、橫行均同韻之字、竪行均同聲之字、雙聲疊韻一貫圖、橫竪均可接讀、又按母分為古音同聲、一字數音同聲、北人入聲讀同聲、附以方言方音同聲、暨天地人物義類訓詁之同聲、經史子百家之異字同聲者、綴于每類之末、名曰諧聲譜、其目次曰谿聲見母粗音字彙、谿聲見母細音字彙、谿聲見母分類紀畧、曰谿聲溪母粗音字彙、谿聲溪母細音字彙、谿聲溪母分類紀畧、曰谿聲疑母粗音字彙、谿聲疑母細音字彙、谿音疑母分類紀畧、曰舌聲端母粗音字彙、舌聲端母細音字彙、舌聲端母舌上讀如舌頭聲、舌聲端母分類紀畧、曰舌聲透母粗音字彙、舌聲透母細音字彙、舌聲透母舌上讀如舌頭聲、舌聲透母分類紀畧、曰舌聲泥母粗音字彙、舌聲泥母細音字彙、舌聲泥母分類紀畧、曰脣聲幫母粗音字彙、脣聲幫母細音字彙、脣聲幫母分類紀畧、曰脣聲滂母粗音字彙重脣滂母細音字彙、脣聲滂母細音字彙、重脣滂母分類紀畧、脣聲滂母分類紀畧、曰脣聲明母粗音字彙、脣聲明母細音字彙、脣聲明

母分類紀畧、曰齒頭聲精母粗音字彙、齒頭聲精母細音字彙、齒頭聲精母分類紀畧、曰齒頭聲清母粗音字彙、齒頭聲清母細音字彙、齒頭聲清母分類紀畧、曰齒頭聲心母粗音字彙、齒頭聲心母細音字彙、齒頭聲心母分類紀畧、曰正齒聲照母粗音字彙、正齒同聲照母粗音字彙、正齒同聲照母分類紀畧、曰正齒聲穿母粗音字彙、正齒同聲穿母分類紀畧、曰正齒聲審母粗音字彙、正齒同聲審母分類紀畧、曰深淺喉聲曉母粗音字彙、深淺喉同聲曉母分類紀畧、曰深淺喉聲影母粗音字彙、深淺喉同聲影母粗音字彙、深淺喉聲影母細音字彙、深淺喉同聲影母分類紀畧、曰輕脣聲非母字彙、古無輕脣音說、輕脣同聲非母分類紀畧、曰輕脣聲微母粗音字彙、輕脣同聲微母分類紀畧、曰半舌聲來母粗音字彙、半舌聲來母細音字彙、半舌同聲來母分類紀畧、曰半齒聲日母粗音字彙、半齒聲日母粗細音字彙、半齒同聲日母分類紀畧、每類之字、搜輯頗為詳備、嘗聞于李氏之說、主二十二字為音綱、未免恔足之識焉、

羣經異字同聲攷 五卷 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羣經異字同聲攷五卷，清淮安山陽丁顯撰。丁顯，字韵魚，又號西圃。因自漢以來諸家引經，各有不同，有音同而字異者，有字同而從省者，有字異而韵同者，有因字形相似而傳寫漸訛者，有因字義相同不妨互換者。良由春秋以降，板本未興，書多口授，傳者非一邦之人，聽者屬四方之彥，囿于方言，狃于習俗，互相傳受，字音遂轉。有經書字系本義而引證字為轉音者，有引證字系本義而經書字為轉音者，老師宿儒或有

不明乎聲音通轉之例，而妄釋經義，疑惑愈深。丁氏粟集諸家引書異字，究其所以致異之由，乃知由聲類之互轉、聲類之互轉，或因方言而殊，或因時代而異，遂撰十三經諸家引書異字同聲攷若干卷。今刻者為周易異字同聲攷一卷、尚書異字同聲攷一卷、春秋異字同聲攷一卷、毛詩異字同聲攷一卷、禮記異字同聲攷一卷。其卷數，卷一周易、卷二尚書、卷三春秋、卷四毛詩、卷九禮記，由卷五至卷八原闕，禮記以下亦闕，非全帙也。其治音韻也，剏雙聲疊韵圖以為綱，刪字温三十六母為二十一母，以同母為聲類，近于等切之學，而不分等呼，于陸法言二百六韵及有清顧江戴段孔嚴諸氏之古音分部，俱無所取裁。按古音紐，近世黄侃等所攷定者為十九紐，而廣韵所有音紐凡四十一，今丁氏所定之紐，併羣于溪，併定于透，併澄于透，並于滂，併從于清，併邪于心，併知于照，併徹牀澄于穿，併禪于審，併匣于曉，并喻于影，併敷于非，既不本諸古音，又不合宋人切韵之法，蓋丁氏之學以等切入手，而未詳究古音之例，其所立諸法門，不免為元明

字母等韻學家之謬說所囿，未能有所發明，然能注意于南北方音之歧異，詳校編集，期于詩書雅言，綜合而比較之，立法甚善，惜乎其學未足以副之也。

戴東原轉語補釋四卷　民國十八年刊本

戴東原轉語補釋四卷、江陵曾廣源撰、書分四章、卷一釋序、卷二釋韵、卷三釋聲、卷四釋章、是編之作、專為證明聲類考即轉語二十章、何以知之、以轉語叙与聲類表相較知之、叙云今列為二十章、以聲類表每行二十格按之、知每格即為一章也、又云、其為聲之大限五、即表之聲類也、其數適五、小限各四者、即每類之各有四等也、又云參伍之法、台余予陽、自稱之詞、在次三章、吾卬言我、亦自稱之詞、在次十有五章、戴四章為一類、類有四位、三與十有五、其位皆至三而得之、位同也、按聲類表、台予余陽、皆喻母、在首格三位、吾卬言疑母、在二十章為第十五章、在小限則為第三位、是叙言與表合、則表之為轉語、可以論定、按趙邠卿有戴氏聲類蠡測、與曾說同、而世以為轉語已佚者、考戴氏之卒、在乾隆四十二年四月、距表成祇二十日、既不為例言以發其義、而丙申答段氏書、又浮沈至身後、始達段氏、為聲類表叙只稱戴氏論韵、集諸家大成、于聲位之說、不能通

所發明、而孔繼涵刻東原遺書、見遺稿大題無標為轉語者、遂謂轉語已逸、取戴氏丙申春間答段氏論韵書、與聲類表合為一刻、而別錄轉語叙于文集、自是叙表斯裂、無所取證、後人乃疑叙為徒作、以聲類表為專表韻部矣、曾氏能發其幽厥、功甚偉、乃復思以補戴說之未及、為補釋聲、釋韵、釋章三篇、顧乃未識音理、所釋內外轉、母位、清濁諸條、語多糾謬、頗為人所詬病、見魏建功古音系研究、以為未能達戴氏之指焉、

古韻學源流一卷　鉛印本

古韻學源流一卷、合肥黃永鎮著、書分十二章、曰古韻起源第一、曰古韻界域第二、曰古韻取材第三、曰古韻分部第四、曰二十九部韻表第五、曰古韻讀法第六、曰本韻通韻轉韻第七、曰對轉第八、曰汎轉第九、曰古四聲與今不同第十、曰古無去聲第十一、曰古無上聲第十二、於古韻源流、能舉大體、簡切明了、洵便初學、其於古韻分部、起于鄭庠、六部 止于黃侃、二十八部 歷顧炎武、十部 江永、十三部 段玉裁、十七部 戴東原、二十五部 孔廣森、十八部 王念孫、二十一部 江有誥、二十一部 張惠言、二十部 嚴可均、十六部 劉逢祿、二十六部 黃以周、十九部 章太炎、二十二部 諸家韻部分合、詳具源委、而謂古韻至黃氏分析密矣、而蕭部入聲之字、應增入入聲一部、為二十九部、庶幾前人應分者盡分矣、其韻目、陽聲、先 開合細 魂痕 開合洪 寒桓 開合洪 青、開合細 唐、開合洪 冬、合洪 登 開合洪 覃 開洪 添 開細 陰聲、灰 合洪 歌戈 開合洪 齊 開合細 模 合洪 侯 開洪 蕭 開細 豪 開洪 咍 開洪 入聲、屑 開合細 沒、合洪 曷末、開合洪 錫、開合細 鐸、開合洪 屋、合洪 肅、合細 沃、合洪 德 開合洪 合、開洪 帖、開細 今按肅部之字不過十餘字、字少不能自成一韻部、其用之于詩書者、多与沃合、故清代古韻學家、皆不以此單自立部、黃氏蕭下不系入聲、斯為審諦之說、而永鎮分之、反覺繁瑣矣、

音韻學通論八卷　鉛印本

音韻學通論八卷、衡陽馬宗霍撰、是書分為八篇、曰元音篇第一、曰變音篇第二、曰古音篇第三、曰廣韻篇第四、曰反切篇第五、曰四聲篇第六、曰字母篇第七、曰等韻篇第八、子目凡四十章、古今韻紐之流變、畧具于是、馬氏曾受業于餘杭章太炎之門、是書多為章氏所是正、故其于古韻諸篇引諸家之說以折衷于章氏、其考唐人用韻與廣韻之出入、捨唐人詩歌、起貞觀迄大曆、冬東鍾同用、冬鍾江同用、東冬鍾江雜用、支脂微咍同用、魚虞模同用、佳皆灰咍同用、齊皆咍雜用、真諄臻殷同用、文殷同用、元魂痕諄同用、寒桓仙同用、先仙元同用、宵豪同用、庚耕清青同用、其有意效古者不與焉、是晚唐用韻亦不與廣韻同目獨用之注同、乃知敬宗所定、大氐仍依齊梁成式、此說實發前人所未發、惟馬氏於珂羅倔倫之學、頗多訾謨、其書第三篇附論西人之中國古音學、言瑞典有支那學家珂羅倔倫者、嘗究心中國語言之學、新著中文解析字典一書、每字詳列古今音讀、

其辨古之法、大都據閩語粵語、旁及日本安南所保存之中國古音以定之、一二好奇之士、樂其簡而易曉、不遑詳審其中失所在、遂稱其書、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斯乃務為夸誕、怪舊蓺而善野言、固荀子所謂迫為蔽淺為蔽也、然細繹珂羅倔倫之書、所用之方法、在搜集方言、從其不同而推驗其原狀、與江永戴東原所用以整理古音之方法相同、江戴所用者、等切之舊名、人習而共喻、珂氏所用者、世界之音標工具、不同而習于舊藝者、或有所未知、馬氏未能深習珂氏之書、而又尼于漢字、且憤于近人治學喜推崇西人以相標榜、而故為此過激之論者與、

反切釋例一卷　自刊本

曾浩然名廣源

反切釋例一卷、江陵曾浩然撰、其言叔然作音而不作例、例自宋以來始有之、上字同聲、聲歸本母、下字同韻、韻歸本等、此沈氏存中之說也、上一字取同位同位不論四聲、下一字取同韻、同韻不論清濁、此江氏慎修之說也、同位取其發聲、不拘呼勢、同韻取其收音、不拘本讀、此余中明江例之說也、試取東字德紅切為例、同聲不拘呼勢、謂上字呼隨下字、德可轉篤也、同韻不拘本讀、謂下字讀其收音、紅應讀翁也、學者若明本例、讀音復何哽介[?]、特非盡通其例、不能以是強貽之耳、推讀者致疑之由、為六目四表以發蒙而正讀、一曰聲誤、二曰位誤、三曰開合、四曰清濁、五曰洪細、六曰類隔、七曰聲母類例總表、八曰聲母清濁例表、九曰聲母洪細例表、十曰韻攝四呼例表、所謂聲誤者、言出切之不確、有由上聲誤讀去聲者、如上口[?]字是、有由去聲誤讀上聲者、如及印字是、有由入聲誤讀去聲者、如玉足字是、有由入聲上聲誤讀平聲者、如石出字是、所謂位誤者、有重脣一二三位互訛者、有牙音一二三位互訛者、有正音三五兩位互訛者、有齒頭音一三兩位互訛者、有舌頭音一二三四位互訛者、有舌上音三位誤讀二位者、所謂開合之誤、有不知上字合應轉開者、有不知上字開應轉合者、所謂清濁之誤、有不知下字應讀濁聲者、有不知下字應讀清聲者、所謂洪細之誤、有不知誤讀細音者、所謂類隔之誤、有以舌頭切舌上者、有以舌上切舌頭者、有以輕唇切重唇者、由上六目使知誤讀之由、有後四表使知審音有法、則積疑可以盡祛、而每字出沒之可盡確也、是曾氏此書可謂淺而易明、簡而切要者矣、

音韻指迷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音韻指迷一卷，清淮安山陽丁顯撰。是書所收，為古今中外字母名書，而為之說明。首玉篇辨字五聲法，辨十四聲例法，次神珙辨五音法，次論字母諸家不同，次毛河七音圖，次四聲指掌，次五音分配之圖，次旋韻圖，次旋韻圖說，次論廣韻集韻四聲承轉嫡派，次論詩韻三十韻，諸家分部不同，次古韻分五部，次樂府分六部，次毛先舒分六條，次等韻分十六攝，次五方元音分十二攝，次古今中外華夷朝野儒釋道字母合璧表，次簡明兼備字母合璧表，次皇極經世字母，次耶羅斯托咸字體表，次日本東文，次海國圖志字母，收錄頗為詳備，然毫無條貫，甚為駁雜。又如守溫三十六母，實本梵音，晉魏之間，佛學東漸，當時譯經之士，始取梵字而以定中華字母。丁氏則謂司馬溫公指掌圖，不言字音出于梵學。至鄭樵作七音略，謂華人知四聲而不知七音，乃始尊其學，謂為天竺之傳。今攷華嚴經四十二字母與三十六母多寡迥異，四十二母梵音也，三十六母華音也，華音疑非奉敷諸母，華嚴皆無之，而華嚴所謂二合三合者，又非華人所解，則謂見溪羣疑之譜，出於華嚴者非也。特以其為沙門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夾祭好奇而無識，遂誤認為得自西域。若丁氏之治學，則真所謂執一而不能通方者矣。

切韻攷六卷 東塾叢書本

切韻攷六卷、清番禺陳澧撰。陳澧、字蘭甫、學者稱東塾先生、少肄業粵秀書院、年二十三中舉人、六應會試不中、為學海堂學長數十年、著有聲律通攷、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漢儒通議、東塾讀書記等、並已著錄。以廣韵二百六部、為隋唐人所定、等韵乃創于宋元時、元宋人所創等韻之方法、以之解釋隋唐韻書、不免以自法範圍古人、難湊精密也、音韻學有攷古與審音兩途、考古以考據為準、審音以口耳為憑、應用等韵學理、以分析廣韵韵部、純用審音工夫、不免取巧以至于失敗、陳氏乃將廣韵中四百五十二切語上一字、系聯其遞用互用、同用者、至其間兩兩互用、不能系聯者、用又音與互見之切語考定之、其中反切正文、原相系聯者僅有三十六、又音與互見之切語以證明其同類者共有十處、為切韻考六卷、卷一序錄、卷二聲類考、卷三韻類考、卷四表上、卷五表下、卷六通論、其自序云、切語舊法當求之陸氏切韵、切韵雖亡、而存于廣韵、乃取廣韻切語上字系聯之、為雙聲四十類、又取切語下字系聯之、每韻或一類、或二類、或三類、四類、是為陸氏舊法、隋以前之音、異於唐季以後、又錢戴二君所未及詳也、於是分列聲韵、編排為表、循其軌迹、順其條理、惟以考據為準、不以口耳為憑、必使信而有徵、故寧拙而勿巧、若夫廣韻之書、非陸氏之舊、廣韵復有二種、近代傳刻、又各不同、乃除其增加、校其譌異、雖不能復見陸氏之本、尚可得其體條、今觀其書、信如自序所言、陸氏切韵之法、迹雖失傳者千餘年、而陳氏一旦發之、其功顧不偉與、然陸氏切韵、所包羅古今南北之音、混合多種系統于一書、其所注之反切、正隋以前之舊音、切語上之又音與互見、正所以表明古今方國之殊音、本音之切語上字、可用同用遞用互用之例、以系聯之、其中不能系聯者、正因語言系統上本不相混之故、自不能將又音强行併合、由此言之、則陳氏依又音與互見之例以證明同類之十處、反不如一一順其本然之村料、使彼等分離

之為愈，不特照宋、床與莊、初神、山、俞與于，應加以分析，即在見、溪、清、從、等類，亦應據本音之切語，加以分析。應古音與今音所以變異之故，皆能羅列于前，則所得豈不更巨。此又陳氏之所未及為者矣。

切韻考外篇三卷 東塾叢書本

切韻考外篇三卷，清番禺陳澧著。其自序云：澧為切韻考，以明隋唐以前切語之學，遂流覽後來所謂字母等子者，以窮其餘波。蓋自漢末以來，用雙聲疊韻為切語，韻有東冬鍾江之目，而聲無之。唐末沙門始標舉三十六母，謂之字母。至宋人乃取韻書之字，依字母之次第，而為之圖，定為開合四等，縱橫交貫，具有苦心，遂於古來韻書切語之外，別成一家之學，然自為法，以範圍古人之書，不能精密也。澧以此學由切語之學所變而成，故復為考最，而題曰外編，以廣韻切語上字，考三十六母，以二百六韻，考開合四等，著其原委，而指其得失，明其本法，而祛其流弊云云。是書所發明有二。一為切語上字分併為三十六類攷，而攷明廣韻二百六部中，遲反切上字凡四百五十有二。二為二百六韻分併為四等開合圖攝考，而定古音只分四等，如東冬鍾三韻，東二類，冬鍾皆一類，共四類，適可分四等矣。然如元寒桓刪山先仙七韻，共十三類，雖分開口

合口二圖，不能無圖只四等也，等韻家則限定四等，有開口合口，則限定開合各四等，以此求合古人，所以不能精密，是皆發前人所未發，惟陳氏考定廣韻韻類三百十一類，尚有未密處，黃侃繼之，析陳氏所分為三百三十九類，平聲九十五類，上聲九十一類，去聲九十九類，入聲五十四類，則廣韻之學，至此益精密矣。

韻藻述　道光六年刊本

韻藻述五卷，明楊慎輯，清長白福申校定，明人以博雅名者，楊慎為首，編著有丹鉛錄，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略例，轉注古音略等書，已見四庫全書著錄，其韻藻一編，徵引博洽，然在楊氏為碎錦，僅筆錄之，非有意成書，往往疎于點檢，清長白福申為之補正，另編成冊，以聖人刪六經，自居述者，因取述之之意，名曰韻藻述，凡原本有應在某韻而誤載入他韻者，今皆遂入本韻，如雲遣條原在三江，今校韻府遂入一東是也，有原本韻不收而亦載入者，今依韻刪去，如一東韻刪銀液鎮心四字是也，有原本白文及注訛字過多者，今皆訂正，其未注出處者，今皆補之，如四支怒特祠條原誤作怨，七虞青烏之所有甘櫨見呂氏春秋，原未注出之類，是也，又校楊氏原書，皆隨手摘鈔，凌雜無序，今福申一遵韻府次第，為之排寫，其上聲二十九豏一韻，楊書原缺，福氏依二十七感、四豪、三十陷各韻，補入四條，福氏之于是書也，逐條

分、校、訛譌謬誤、悉為釐正，用力甚勤，實為楊氏功臣，而世之學人，動曰著作，卑述為不足道，觀福氏書，知述者亦非易事矣。

李氏音鑑六卷　光緒重刊本

李氏音鑑六卷，清大興李汝珍撰。李汝珍，字松石，以前人韻書雖列攝定開合等法，顧其要旨，失傳已久，習其書者，未有不患其難者，於是分字母為三十三，立同母二十二為訣，成書六卷。首卷釋字聲音韻五聲五音之類，二卷釋字母反切陰陽粗細之類，三卷釋初學入門，四卷釋南北方音，五卷釋古今傳聲，六卷字母五聲。其法以三十三母分陰陽，而繫韻統以二十二母。其中古分為二，而李氏合之者，則照穿合為春，審禪合為水是也。有古合而李氏分之者，則明分為滿眠，透分為天陶，溪分為溪空，清分為清翠，來分為漣巒，滂分為飄盤是也。有合三母為一者，則非敷奉之為粉是也。有合四母為一者，則知澄照牀之為中是也。有合四母為一而又分為二者，則疑影喻微之為堯為鷗是也。有合二為一而仍分為二者，則泥娘之為嫩鳥，曉匣之為紅翻，見郡之為驚個，心邪之為松仙是也。有移易其部居者，則端之為對，定之為蝶，幫之為博，並之為便，精之為酒，精

從之為醉是也。其論音不分八音而論五音，謂上去入無陰陽，則从馬縈件說，其于音之分合，不無特見。然而讀其書仍苦清濁清混，唇舌不分，何則，其失在併廣韻五十七部為二十二，而其輕重之聲，反于字母中求之，益覺複沓也。聲之粗細，分韻不宜分母，母者所以統聲也。聲之輕重，韻足以統之，如其分麻為三，歌為二，歌麻二部之字，其清濁高下固有別，謂非一韻之字可乎。破其韻而求之于母，所以其言愈辨而愈分歧也。

古韻論三卷 濟寧府叢書本

古韻論三卷，清績谿胡秉虔著。胡氏著有說文管見，已著錄。是書分三卷，無目錄，亦無次第，蓋胡氏讀韻書之札記，非論著也。是書卷上舉顧炎武、江永、段玉裁、戴東原、孔廣森、嚴可均諸家所分之韻目次，就詩經用韻及說文諧聲之字，為之說解，然皆折中諸家之說，無所發明。如論宵肴豪與尤幽蕭不過斂侈之殊，似可合為一類，則从鄭庠、顧炎武之說也。論𠤳昏等字之當从氏不从民，詩斯干五章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三山陳氏疑地與裼韻，如今音，唐韻正謂此章裼不入韻，誤也。地歌韻，裼支韻，支歌古通，故音韻表以為合音。說文鬄，或作髢，鬄或作髢，春秋緯云，地者易也。釋名云，地，底也，亦言諦也。廣雅云，地，諟也。漢書西吉傳，以地為第，又安見地裼之必不相韻乎。則从段玉裁說也。論鳶，蔦之當為一字，云弋聲在歌類，蔦聲在魚類，歌魚聲近，古亦相通。采古文作𢦒，駕籀文作㸿，𠫤籀文作㕘，皆二類通轉之證。安見鳶字重文不

作鳶耶、則又損益錢坫之說以駁段玉也、凡胡氏之說皆類是、胡氏於小學、治之甚勤、其於音韻、習之或未久與、抑胡氏無意成書而潘氏故為之刊行與、亦足見咸道之際、小學極盛一時、凡一種學問至百尺竿頭之時、難望再為邁進、故雖有聰明績學之士、不過於諸大家之書、修飾補苴而已、蓋發明創見之為不易也、

反切上字解釋續編　鉛印本

反切上字解釋續編一卷、江寧施則敬撰、昔蘄春黃氏侃、取陳澧所考得反切上字凡四百五十有二、據以列表解釋、命名反切解釋上編、施氏復檢覈廣韻紐拾補漏、又得八十字、而于集韻反切上一字、得四百零一字、合廣韻所得、綜四百八十一字、踵黃氏體例、成反切下一字解釋續篇、其每字之排列、首注今聲類、反切、四聲勢、清濁、韻部、次列古反切、古二聲、即平入二聲、古聲勢、清濁、古韻、古聲類、及古音與今音異者、列一表格、條而不紊、俾學者優先卒讀、則于反切上字、瞭若指掌、蓋反切之法、以兩字定一字音、上字止取其發聲、去其收韻、下字止取其發聲、去其發聲、聲韻相合、自成一音、其法至簡、其理至明、而學者多視祕奧、何則、自宋以來、等韻之學興、人各為法、巧立名目、日趨于破碎、于字所注之反切用字、名不相謀、非有確定、于是反切之法、日益繁難、初學苦之、視為經師之所薪傳、而以為非可概諸人人也、至陳澧為切韻考、始就廣韻中反切上下之

定名就其類為之歸納寓緐于簡而後條理粗明自陳氏之法立學者争用其法以求之古韻凡昔之所謂破碎難理者莫不一覽可知而宋元人所立門法皆可擯而不用矣此施氏之作所以繼蘭甫之後而發明益多者也

許氏說音四卷 聲韻要刊本

許氏說音四卷清海州許桂林撰卷一音譜卷二音譜叢說卷三說古音說方音讀叶音卷四說切音其發明雙聲反切為學問之樞紐其要有四一曰可以考古音如齎為側皆反知古音側如則也後人概以隔標法為妄偏耳二曰可以證訛音如方言箄謂之倩郭注今或呼女壻為卒便卒便一作平使夫卒讀如倉卒之卒卒便切乃倩字此前緩讀急讀之異如隯夢為來勑𥉻為挾者歟為諸者馬為旃之比知雙聲反

切則可斷平使為誤字三曰可以定叶音昔人謂古無叶韻乃其本音或用方音此言是甚今既失其本音又不知古之方音叶韻之法自不可廢然不得隨意而命其音也法當以雙聲定之如馬叶滿補反京叶居良反是也四曰可以推方音楚人言楚如醜則土為鮭肚為斗可知也粵人言四如細則刺為氣自為祭可知也而其發明尤在音譜許氏疑古人無七音得錢大昕之說而益信思喉舌齒唇四音出音次弟因分喉音四類十六種舌音四類十二種齒音

七類二十八種、唇音二類八種、計總四音十七類、六十四種、喉舌齒唇間、更無可出音之地矣、南北音各不同、要其展轉變化不越乎此、又立十九音為十九母、統六十四音、立十四音為同母以統一切音、則舉古來諸家字母而大備焉、自來辨等呼者、多未究乎古今聲韻之變、而囿于宋明門法之說而不能自拔、許氏自立一說、通今古而治之、不屑屑于某一家之學而為其牽拘、故是書發明能獨多也、

丁氏聲鑑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刻

丁氏聲鑑一卷、清淮安山陽丁顯著、丁氏因李汝珍音鑑之書、彙古今萬方萬類之聲、而分為三十三類、統以二十一母、每母又分為二十二字、而配以韻譜、人能熟讀一聲之字、而各母均能矢口調出、深合乎諧聲之旨、惟以春滿堯天為字母、而於齶舌唇齒喉、不能區分其類、而張中真珠、又未能分陰陽而別清濁也、則于諧聲之法、猶有未備、于是有聲鑑之作、其大旨則遵循李書二十二字、區唇舌齶齒喉為九聲、而併三十六母為二十一母、曰見溪羣疑屬齶聲、曰端透定泥屬舌聲、曰幫滂並明屬重唇聲、曰精清從心邪屬齒頭聲、曰照知穿徹牀澄審禪屬正齒聲、曰曉匣影喻屬深淺喉聲、曰非敷微屬輕唇聲、曰來半舌聲、曰日半齒聲、以二十一母橫列為二十一行、行列二十二韻為二十二字、一東冬鍾江、二支脂之微齊、三微灰咍脂、四魚虞模、五佳皆灰咍、六皆灰咍、七真諄臻文欣魂痕、八文欣元魂痕、九寒桓刪山先、十刪山先、十一先山、十二蕭宵肴豪、十三歌戈、十四歌戈、十五麻、十六

麻、十七麻、十八陽唐、十九陽唐、二十庚耕清青蒸登、二十一尤侯幽、二十二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每母均統清濁粗音細音而行、每字均有陰陽平上去入五音、總凡三千九百六十聲、縱讀則知鬱舌唇齒喉之分部、各歸一列不能淩躐也、橫讀則知東支魚灰之分韻、各歸一叶不能混淆也、顧是書有二失焉、一聲母之併合無據也、丁氏之併字母為二十二、皆以古音為據也、古以微喻與影音無別、此則分影喻于喉分微于輕唇、是又以今音為據也、古孃合于日、丁氏以日屬半舌、遺孃母而不著、此刻板時脫落耶、抑削去此母也、其失一也、丁氏以字母建綱、各韻之字分系其下、豈不甚善、而必併古韻為二十二字、然同一歌戈也、而分為二、同一麻也、而分為三、多寡失調、莫此為甚、其失二也、然則丁氏殆囿于李汝珍之書、而不能自拔者乎、

雙聲詩選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雙聲詩選一卷、清淮安山陽丁顯輯、凡四五六七言雜詩五十八首、詞六闋、賦二首、弔古戰傷文一首、贊一首、小啟一首、尺牘二首、書分三帙、初選起自庾信、若唐之溫庭筠、陸龜蒙、宋之蘇軾、清之周春、凡十七首、二選則丁氏自作者居多、續選為壬寅年集韻經塾諸生之作、按雙聲始于齊梁、一時文士喜綴雙聲、以相戲謔、而詞章家亦或偶爾遣興、綴成韻語、然非詩歌正體、聊備一格而已、而集成文章者、甚為罕見也、丁氏此選、祇在集雙聲、本不拘于一格、既五六言之悉錄、亦九歌七發之兼收、其意在選錄諸生之作、付梓以示鼓勵、故曰古詩源音律諧和、尋聲既是、文選集詞華富麗、選字須知、儻按曲牌填詞、更徵俊逸、如遵駢體成賦、更屬清新、務乞名出心裁、不嫌多增體例云云、故是編雖無關于文藝、而諸作或通首一母、或每句一母、頗費心裁、而足為初習雙聲者之一助云爾、

諧聲譜五十卷　武林葉氏刻本

諧聲譜五十卷、清武進張惠言撰、其子張成孫所補成者也、據書首阮元氏序云、嘉慶間、余曾聞武進張惠言有韻學書、未見而編修卒、道光中、編修之子成孫聰明年勤、能傳父學、踵成編修之書、曰諧聲譜、奉以示余、其書分中、僮、蒸、林、巖、筐、蔡、詵、干、萋、肄、揖、支、皮、絲、鳩、芼、蔞、岨二十部、此乃于毛詩中、拈其最先出之字為建首、加以易韻、又以說文之聲分出之、犁然不紊、有各家所未及者、又其與汪憙孫書云、此書已成、必當刻之、今老且貧、無能刻矣、云云、然阮氏生時、此書終未刻成、長沙王先謙輯續皇清經解、僅刻惠言子成孫名者九卷、係據臨桂龍氏本、非原本也、張氏父子兩代原稿、實藏陽湖趙氏天放樓、後歸武林葉氏揆初、惠言撰者分二十卷、題為說文諧聲譜、成孫廣之者曰諧聲譜、凡五十卷、其目次卷一論部目、卷二論表、卷三至卷二十二譜二十部、卷二十三至卷四十二絲聯繩引表二十部、卷四十三至四十四為毛詩譜、卷四十五為周易翼韻、屈平賦韻、卷四十六至四十九為畧四卷、卷五十序例、大氏譜以得聲、表明分部、韵紀流源、畧提其要、精謹嚴密、成孫能承其父學者矣、後東方文化會又收一本、不如原稿精整、而增益不少、載有阮元序文、葉氏乃請吳縣戴綏之為之校定、目名惠言本為初稿、成孫本曰稿本、東方文化會所藏者曰鈔本、以稿本為主、取兩本之異者加之、凡淩亂歧出之處、悉附校語、一周寒暑、乃告竣事、當清乾嘉之際、攷證之學極盛、張氏以孤學崛起常州、最為博洽、惜為天年所限、其學未及大成、而其音韻之書、又其父子兩代心力所萃、精博有過人者、乃遲遲于百年之後、戴氏始為之校定、葉氏始為流傳、書之顯晦、亦各有其時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二

切韵攷四卷　自刻本

切韵攷四卷、清江都李鄴著、李鄴、字衡山、自序謂予音韵之學、少時輒好講求、三十年來、甫成一編、李氏嘗館于沈灝家、灝乃集貲為之刊行、書分四卷、一集說、卷二圖表、卷三韵譜、卷四切法、李氏之學、出於宋明等韵、攷云元魏時沙門神珙撰等韻、仍沿四聲、五聲未貫、周德清出、空嘡著矣、波梵摩出、三迭全矣、徽傳朱子譜、以河圖生序、黃鍾上旋、南呂回旋、脣舌腭齒喉自然符合、即鄭漁仲七音韻鑑也、韻鑑入而七音備矣、故其所作之韻譜、合朱子韻綱、旋韵圖說、韻鑑、縱橫中原陰陽波梵摩三迭而成、橫列為公恭居姑四十四字、每字分陰陽上去入五聲、縱列為喉舌脣縫齒腭餘七音、所謂目者、即朱子綳遖之十二韵綱、而公恭居姑即綳遖二綱之韻也、韻譜既定、然後據譜出切、又復分•　○　一　丄　∧　◬以定切、•純陽聲字、下加點、則讀為純之陰平、○抗陰聲字下加圈、則讀為抗之陽平、一班合口韻字、首加一、則開口讀、丄分撮脣韵字、首加丄、則齊齒讀、∧句撮脣韵字、首加∧、則合口讀、◬斂合口韵字、首加◬、則撮脣讀、凡此謂之借式、夫李氏既祖述宋人、而以字母分等定切、其不甚善、而必自定門法、趨于煩瑣、使易切之字、轉入艱澀、豈非以法自縛者乎、雖然、其于等切門法、闡述甚詳、所定諸式、亦足為辨等之一助、其書足資考證者甚多、未可廢也、

廣韻音合急就篇　自刻本

廣韻音合急就篇一卷、清歙縣洪榜著、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少與戴震金榜交、習音韻之學、著有初堂遺稿、四聲韻和表、示兒切語等書、并已著錄、嘗謂辨音以戴東原為最精、四聲韻和表用其例、明等以江氏四聲切韻表為詳、然多牽引古音、所致猶有未盡、乃就廣韻之次第、為之分析、考其聲母、辨其等位、注于廣韻之目、江氏所用切字、共四百七十有七、洪氏補百三十九字、共六百十有六字、其有補江氏之未備者、東部疑母一等有岘字、江氏列入江部誤也、東部江列一等合口呼、三等合口呼、注云、正齒有二等字、齒頭四等、喻母四等、洪氏改東部融在喻母四等、雄在喻母三等、知東部喻母皆四等者誤也、江部江氏悉列二等、然江即見母一等、邦即邦母一部、肛為曉母三等、瀧為來母三等、知江部之字有一二三等、非盡二等也、佳部皆部、江氏皆列二等、然佳為見母一等、匯為溪母一等、崽為審母三等、歲為影母三等、知佳皆二部之字、有一

二三等、非盡二等也、先部江氏列為四等、然堅涓二字皆見母一等、知先部之字有一四二等、非盡四等也、蓋辨等只在審音之高下、不必以字等拘此、洪氏之書所以精密于江氏也、

經韻集字析解 光緒丁丑刻本

經韻集字析解二卷、清南昌彭良猷集註、是書纂次、依筆畫多寡排列、每字之下、注明某韻某切、訓義以經爲斷、若不見于經者、則取一二本義釋之、字之見于經而不見于韻者、字上加一方格、見于韻而不見于經者、字下加一小圈、一韻雙收者、字下兩列本韻、區其音義、惟隔圈加一文字以清眉目、十三經字有韻所不能該者、于韻外注明又某某切、通某、或與某通、或讀作某、訓某義、經有韻無字散見于各部者、每字下分析注明、仍彙齊其字于卷末、卷首載凡例二十四條、全韻字數一卷、其分韻一依韻府、平聲四千三百十五字、上聲一千八百四十六字、去聲二千二百九十九字、入聲一千七百九十七字、四聲共一萬二百五十七字、拾遺四十六字、然其所收之字、訓釋多不注明出處、頗不便于檢閱、如一部丁字下、六庚中莖切、丁丁伐木聲、不引玉篇、九青、當莖切、又當也、又魚枕謂之丁、不引爾雅、又其于形聲之字、亦不注明形聲所从、皆其疏畧之處、書首載張鵬翀序、言國家以八股取士、士自通籍入翰林後、則專課詩賦以殿最分升沈、韻字有關于詩賦綦要、非集解之、不能了然于心目、則知彭氏此作、專爲館閣之用、于音韻無所裨益也、

果臝轉語記　安徽叢書本

果臝轉語記一卷、清歙縣程瑤田撰、程瑤田、字易疇、精義理、訓詁、制度、名物、聲律、象數之學、著有儀禮喪服足徵記、磬折古義、九穀考、禹貢三江考、溝洫疆理小記、宗法小記、釋宮小記、考工創物小記、水地小記、數度小記、聲律小記、解字小記、釋草釋蟲小記等書、並已著錄、嘗謂雙聲疊韻之不可為典要、而惟變所適也、聲隨形命、字依聲立、屢變其物而不易其名、屢易其文而弗離其聲、物不相類也而名或不得不類、形不相似而天下之人皆得以是聲形之、亦遂靡或弗似也、於是立果臝二字為綱、凡與果臝二字聲音相近者、皆彙列之、曰轉語小記、原夫中土最古之語言、本有複音、及後文字析成一形一聲時、而複音字日漸消失、惟轉語中、尚有複音之存在、是以欲求古音系之狀態、捨轉語而莫由、然自來學者之治音韻、注意于單字單音者多、研及轉語者少、而程氏是書、實乃習轉語者發凡起例之論述、厥後王念孫之釋疊韻語、王國維之作連綿字譜、而今知古音之有複音者、莫不由程氏啟之、王念孫跋是書、謂使學者讀之、而知絕代異語、列國方言、無非一聲之轉、則觸類旁通、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果臝轉語、實為訓詁家未嘗有之書、亦不可無之書也、蓋深有以知程氏之學、非虛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五音集字　聖家書局刻本

五音集字十卷、清蓮池汪朝恩撰、自序稱等切之書、法繁而指秘、竟有至皓首青氈、切法一無所知者、茲得四聲、分出五音、去其繁以就於簡、闡其秘以趨于明、乃立尸夫黑希日格基克欺來木乃知恩尼高不善司得特至甘子此衣二十五字以代字母、立阿甜吭呺哈嚇哼呴杯窩污挖彎汪歪彧溫翁威迂曰淵氳衣了馬呋幺唉耶攸因岳三十三字以為字音、以字母字音相切、無字不可得音、乃立二十五字母以衡

綱、每母備列五音以為目、成五音集字十卷、然其書支離破碎而仍不便于用、何以言之、夫上古無韻書、然而殊方異域、聲音各差異、苟不立紀以範圍之、則無所準的、于是才智之士、就韻同之字、各立韻部、為之區分、使天下有所遵循、以簡馭繁、莫善于此、汪氏既標二十五母以為綱、而乃分散一韻之字、使之歸于數十部、使人益感繁瑣而不便於檢查、其弊也一、南北之地域各異、而人之言語、自有徐疾高下清濁之不同、況復古今歷禩數千載、聲音自有流辨、後之

人為之辨等列呼、分陰陽區清濁、乃就其自然之勢而為剖析、汪氏乃聚音同之字、合為區處、既不能通之往古、又不遵宋元等切之法、不古不今、進退無據、使初學讀之、轉覺清濁混淆、等呼不辨、其弊也二、汪氏立二十五母以代三十六母、自無不可、今觀其書、以以尸代審禪床、以夫代非奉敷、以希黑代曉匣見、以日代日、以格基代見羣、以克代溪羣、以欺代溪羣、以來代來、以木代明、以乃代泥、以窩代影疑微喻、以恩代影疑、以尼代娘泥疑、以不代邦並、以青代並滂、

以司代邪心審、以得代端定、以特代透定、以甘代穿床澄徹、以至代照知床澄、以子代精知從床、以此代澄從清穿、以衣代影喻疑、夫同一溪羣也、而以克欺兩分之、同一疑也、而散見于恩窩尼衣四母、同一羣也、而散見于格基克欺四母、同一床也、而散見于尸至子甘四母、是皆分其所不當分、合其所不當合、合分不當、莫此為甚、其弊也三、當夫有清末季、海禁方開、士人樂其字母之學、簡易而易于調之于唇脗也、皆思有以利用其拼音而講等韻、當時著書者眾矣、然皆

學未暇乎中西、凡多囿于一曲、求其能有卓然可觀者蓋寡、西川人生性好奇、尤多怪舊執而善野言、若汪氏者、豈非學識猶有未醇者乎、

集字彙聲　聖家書院刻本

集字彙聲二卷、清蓮池汪朝恩著、汪朝恩、字澤之、著有五音集字十卷、其書蓋立二十五母以為綱、每母備列五音以為目、盡納字典之字于其下、依十千分為冊、然頗病其繁雜而不易檢查也、復輯此書、以便檢字之用、首曰字求聲目錄、據依字典自一畫至十七畫、共二百十有四部、凡疑難之字、不得其部者另著之、二曰檢字、檢集字彙聲之字也、三曰辨似、凡字之筆畫相似也皆著之、如卩古節字之與卩、古卜字況發語之辭之與況、寒水也況亦寒水从冫弓弓矢字之與弓古乃字弓古含字弓、古及字月之與月卽丹字目卽肉字日卽冒字月毋字是也、然後取二百十四部之字依十二支為序排列之、每字之下注明某部某葉、其排敘蓋字典之法、其價值蓋備五音集字檢字之用、本無得失是非之可言、然其書既為五音集字檢字之用、不必另立名目、附之可也、而是書借名字求聲、復云集字彙聲、又曰康熙字典集字、名目紛繁、殊失著書之體例、然汪氏之五音集字一書、文雜破碎、

立奇趨異，病痛已深，是其大本已失，而是書固不
足以深責之也。

韻辨一隅 宜稼堂刻本

韻辨一隅八卷，補遺一卷，清嘉定諸玉衡撰。諸玉衡，字
星五，一字稼軒，博學工文，著有醉月西廬詩古文稿、
經史劄記、說文考略諸書，精音韻之學，以古韻無
定本，而律韻代興，績學之士，必求諸古，而韻以詩書楚
辭為例，識識高矣，然而一代有一代之功令，今作者
作有韻之辭，固當以官韻為準，烏能舍今而從古
乎，而坊間通行韻本，又皆摭取浮華，苟便憍屋，莫究
本原，往往一字兼數韻者，學者莫覩，乃輯韻辨一

隅一書，取兼韻之字，依廣韻而正其音，徧攷羣書經
史而訂其義，至若前人有成說，有資攷證者，若翁補
正家通字典韻字辨同諸書，莫不詳徵博引，而辨其
是非，襃其異同，書依字典，以筆畫多寡為次，成書八卷，
補遺一卷，每字元元本本，攷證詳實，覽其書而每字
音義俱得，實為有用之書，按清代所輯官韻之書，
莫備于佩文韻府，徵引浩博，集群書之大成，然書體大，
難免舛雜，且卷帙既繁，人難徧置，而亦莫能悉記也，
乃若經韻集字析解、韻字辨同等書，所取既約，考證

串詳，兼多呈漏，傳信為難，諸氏之書，衷諸韻府，參攷字典，一音之異，務盡委原，一義之異，詳覆經史，疏通而證明之，豈若字辨同之比哉，雖然，諸氏之書，蓋取殊韻異訓之字，芟繁就簡，取便初學，易於備習而已，至于淵本別原，派析區分，達文字之指歸，探聲韻之祕奧，固非諸氏纂輯是書之旨，然而斯編亦未能詳盡者也。

韻學全書　鬱岡齋刻本

韻學全書八卷，明弇州王世貞增校，句曲蔣先庚重定，是書編次，以一百六韻為綱，每韻之字，字下首列典彙，如東韻東字下彙列古今典故成語，凡語尾之押東字者皆繫焉，次列韻套，摘古人詩句中之押東字者，次到吟譜，分日月君將農旅春夏秋冬等類，每類錄五七言詩單句以實之，此編為便初學吟詠，檢查典故之用，故又名圖機詩韻活法全書，夫韻書之作，所以辨別聲音之等呼，古今之異同，不專為詩而設，而詩人有作，取其有便于歌吟，則因韻以成篇，俗流遂取一百六韻，名曰詩韻，又曰沈韻，致宋淳熙十二年，平水劉淵取廣韵之同用，集韻之通用者，併為一韻，凡併二零六韻為一零七韻，名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畧，即世所稱平水韻也，元時陰時夫作韻府羣玉，復併上聲之拯歸迴，為一零六韻，雖較廣韻目為寬，然六朝以來韻書之面目大變，沿今而失于酌古矣，明孫與吾因之而作韻會，太宗善之，詔刊行之，賜名洪武通韻，以為官韻，而文人沿用之，博

覽之士專收詞藻，依韻分繫，以備作詩押用，如是編者，收羅宏富，不無便于初學，然而韻學之旨乖矣。嘗論明代士習之陋，言道學者，高談心性，治辭章者，多流空疎，無一人能言實事求是之學，若王世貞尚不失為博雅，而是書抑何陋耶。

同文鐸 刊本

同文鐸三十卷，明新安呂維祺著。呂維祺，字介孺，官大司馬。是書以一百六韻為綱，而以三十六母四等為緯，每字之下，釋詮其義，字上注明其母及開合等呼。舉一百六部之字，以三十六母易其先後，大致本之于洪武通韻而刪補訂正，其注文，洪武通韻者，即孫吾與所撰之韻會，先是明太祖詔作者十一人，質成者四人，刊定七十六韻，曰洪武正韻，既久，復謂猶未盡善，後見孫吾與之書稱善，詔刊行之，賜名洪武通韻者也。呂氏名其書同文，取天下書同文之意，而又曰正韻者，蓋所以遵洪武正韻通韻二書也。是書大體頗稱完善，而卷首附圖說一卷，曰三十六母分清濁七音五行之圖，曰三十六母分四等管轄之圖，曰四等說，曰清濁說，曰開合說，調聲辨等，簡明切當，是其於等韻之學，頗有所見，而音辨一篇，以動靜調四聲，雖涉繁瑣，要亦有便于初學，至譏沈約作類譜，知縱有四聲，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司馬溫公作音韻指掌圖，知衡有七音，而不知縱有

四等攷著書以糾其繆詰涉荒謬致為通人所譏深為其書之累蓋呂氏之學本非通博長于審音而短于論古疎于攷證而勇于立說指廣韵二百六韵為古韵指水平一百六部為沈約所併皆其誤之最大不能揜蓋者也

集韵表 石印本

集韵表一卷江寗施則敬撰音韻之書莫辨于隋陸慈所撰之切韵其書區古今之音為二百六部分别秦粲剖析毫釐誠為今音之準顧其書不傳唐孫愐增益之為唐韻視切韻尤為賅審然其書亦佚今則難覩全本自二氏之書亡惟廣韻與集韵併存集韵由刊修廣韻而出為韻書最詳備之本其書以音韵貫穿文字之訓詁漢代經訓六朝釋經之音具舉靡遺且更類隔為音和可藉以占今古之變清代音韵之學大明若江慎修戴東原以等分韵之論興乃欲後人以等韵治廣韵之法畫為陳氏澧考數廣韻得聲類四十新會黄侃復分微于明綜四十一類而後廣韻之聲類始明獨集韻尚無人董理之者施氏是書因陳氏治廣韵之法以治集韵以陳氏所考喻為二紐曰治心治俱難解析復併省為為一紐而從黄氏分微于明得影喻曉匣見溪羣疑端知照透徹穿審定澄神禪泥娘日來精莊清初從床心邪疏邦非滂敷並奉明微四

十經復統之以二十三攝、約為一表、表以韻目為經、剖取陰陽分配對轉之說、每行分為三列、入聲列中、陰聲列上以明陰聲有入也、陽聲列下以明陽聲為陰聲之行變也、若是則定位審音、分類辨等、濬其執范分之而不紊、合之若綱在綱、使古音今音等韻三者若綱綸伏起脈絡相通、究心于其分合之際、上可以窺古音之舊、下可以辨分韻之理、無復膠滯模棱之弊焉耳。

韻詁 淮南書局刻本

韻詁五卷、補遺一卷、清定遠方濬頤輯、方濬頤、字子箴、以鹺使筆仕兩淮、嘗思佩文韻府一書、卷帙浩博、非村塾之士所能盡備、坊間之詩韻含英集成等書、率皆掇拾浮藻、莫知本源、儀徵阮氏經籍纂詁一書、以經訓釋韻、而旁及諸子、每字本本元元、收錄詳盡、其書信善矣、而一韻動輒千言、記誦家苦之、乃商諸大府、特開書局、輯韻詁一書、所收稱上自史漢、下訖集韻、書凡十種、史記、漢書、江都薛介伯壽編之、三雅

之書、儀徵阮南臺思海編之、方言、釋名、定遠凌仲桓光熊編之、玉篇、廣韻、集韻、秀水汪龍溪元音編之、甘泉趙松梃煜編說文、未卒業、趙君殁、江都李賓嵋祖望續成之、又以韻中字未能盡賅說文、爰仿經籍纂詁之例、取說文之字為佩文詩韻所未載者、悉依唐宋韻書附入每韻之末、名曰同人續成補遺一卷、而方氏總其成焉、夫作詩必先檢韻、檢韻必須識字、然則不明訓詁者、烏乎能詩耶、說文者、字學之大宗也、蒼雅者、訓詁之總滙也、不熟誦說文蒼雅之書、烏能通乎訓詁耶、

方氏之輯是書也，首錄爾雅，次載諸書之異訓，然參稽互攷，詞取達義，而一衷之說文，雖其收取未備，而在初學之士，由淺及深，沿流溯源，即聲韻而兼通訓詁，則不難手通進。然則是書編輯之旨，蓋即阮氏經籍纂詁之簡編也。

詩韻釋畧五卷　家刻本

詩韻釋畧五卷，明三原梁應圻訂，據梁氏自序，司中舊有上海潘氏本，剞劂頗精，箋注明晰，每為友人索觀，若不給，因搜諸本公之同調，大概解所更易，但脫漏者稍稍補葺，舛錯者悉為改訂，雖意義未能詳盡，抑亦可謂十得八九矣，若夫推之不收于灰，完之不收于寒之類，或屬遺誤，或有別說，姑仍其舊，不敢妄增，原本如冬與鍾同用，支與脂之同用，諸目，係襲韻舊註，與沈韻無涉，董削之，以釋後學之疑云云，知是原為上海潘氏之作，而梁氏重刊時，冒以己名耳。按一百六部之併合，始于王文郁平水韻畧，陰時夫韻府羣玉因之，而明清詞章之士，便其韻寬，撰為韻賦，皆奉是為準則。明潘恩依此部目，為詩韻輯畧，其後潘雲杰復作詩韻釋要，於韻學雖無甚大之價值，然考辨疑義，注釋聲韻，皆本于古訓，參訂頗詳，尚不失為博雅。梁氏翻刻潘書，其于唐韻同用之注，一併削去，不學已甚，至指當時之詩韻為沈韻，尤為無識，足見明季士大夫之寡陋，至若刻他人之

書[illegible]加竄易，據為已有，亦不德之甚者也。然梁氏雖不足稱，而詩韵釋韵一書，實即今本詩韵之所祖，其在歷史上亦有數百年流傳，亦治音韵學者之所不可不知者也。

草韵彙編二十六卷 南邨艸堂刻本

草韵彙編二十六卷，清上海陶南望輯。陶南望，字進亨，搜求自漢以來工草書者，託乎明季，依佩文韻目條輯，積數十年之力，僅刊平上去聲，而身歿，其子銀復輯入聲二卷，重校而刊成之。蓋自隸體興而篆書亡，因于秦季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乃有隸書，而字學之不修也久矣。迄乎兩漢，日趨簡易，始有艸書，復解散隸體，然其始也，文字偏旁，猶承隸法，及今草興而章艸之法又亡。晉唐以降，文人學士筆札所施，以意為體，變化不測，其藝雖精，然而筆法碟裂，人自為法，一字數體，莫可究詰，其非愈趨愈降而愈戾于古者乎。唐張懷瓘云，章艸即隸書之捷，今草即章艸之捷，夫謂今草即章艸之捷，其說信乎。然古今善書者之衆，遺跡之多，苟非裒集而條貫之，欲使承學之士，縱覽博觀，而求其條貫，其亦難矣。陶氏以畢生之力，網羅古今草書，復以韻相從，如網在綱，條而不紊，使人由檢韵而習書，復由習書而檢韵，其書信善矣。雖所輯採，有時限于見聞，不無遺

漏、是書體大、舛亂處固所未免、有待于後人所補苴者良多、然而攷諸艸法、專門之業者、必自是書始矣、

傳音快字一卷　家刻本

傳音快字一卷清龍溪蔡錫勇著蔡氏少肄業同文館、深諳各國語言、並在後、隨陳荔秋出使美日秘三國、駐華盛頓四年、繙譯之暇、時考察其政教風俗、嘗觀其議政事、判詞訟大廷廣衆、各持一說、反覆辯論、雜遝紛紜、事畢各散、而衆異同業皆傳播、紀錄稠疊、案常盈尺、揣其必有捷法、繼詢彼都人士、始知有快字一種、取曲直斜正、粗細點畫、紀音代字、記錄甚捷、乃取美國凌士禮氏之書、增減分并、取合官音、列二十四聲、三十二韻、合聲韻以切音、以兩筆代一字、又以距格線遠近判四聲、兩筆離合別上下、成傳音快字一書、夫吾國反切之法、非不簡明、惟以見溪郡疑注字、每字音成四合、往往出切不準、雖老師宿儒、有皓首不知其解者、宋元之際、等韻之學興、或立字母、或以紀數字為傳音射聲之符號、然而立法未善、轉滋糾紛、通學之士、皆病未能、而況販夫孺子者乎、自有清末造、海禁大開、西歐字母之學、傳至中國、人皆知其簡易而便于通行、于是競效其法、依字注音、以輔反切

之不足，是書亦其一也。今者注音速記之學，日臻精密，蔡氏之書，覺其塵膻，而多可訾議，然在光緒之末，西學猶未盛行于中國，而蔡氏以首人，隨使西歐，能知西儒注音之學之必普及，斯得風氣之先，然則是書雖未盡善，實開注音之先河，而為吾國速記學之觴濫者乎。

聲韻易知 遵池書院刻本

聲韻易知四卷，清莒縣莊瑤輯。莊瑤，字琪園，官河南河北道。自序言其宣河朔日，按月課試書院諸生，長于試律者固多，而平仄錯訛者，紛如牛毛，亟思有以正之。然廣韻、韻會、韻府、韻略諸書，其發明古音者，淺學難究其高深，國朝佩文韻府，音義詳明，典故綜核，實集千古之大成，而卷帙浩繁，寒畯艱于購覓，即彭芸楣先生韻字辨同，用稱善矣，而分韻錯出，猶不免檢閱之煩，乃輯韻府所收之字，及字典習見

之字，凡八千九百二十八字，附韻府所未收者七百六十四字，曰聲韻易知，其纂次一依字典，以筆畫之多寡排列，隨部標韻，凡一字而兼數韻者，則分別注明某字幾音幾義，二字音義俱同者，則正文止舉一字，而注云同某。是書之作，聊備學童檢字之用，無與于音韻之研究，固不待言，而其字體尤多舛雜，如晉譖一字也，是書收晉于緝，不言晉之古文，簪正簮俗也，而注云簮今通簪，則又誤以簪為古字，而簮為今字，其顛倒謬誤之處，讀之令人發噱，雖然，其自序云，以利

初學便帖塾、庶幾被院鎖闈、不至為考試之累、是則
成全之微意也、若執韻學之源流、訾其漏、譏其疎、
余固樂受而不辭、則莊氏亦自知其書之淺陋也、
今又易足深責哉、

新撰字鏡　影寫本

新撰字鏡十二卷、日本天治元年甲辰五月十日書寫、出于
日本班鳩寺一切經藏中、不著編者姓氏、是書所收之
凡二萬九百四十文、本于玉篇切韻、其注釋音義、用
西漢音訓、是數疏字書之文也、或有東倭音義者、
是諸書私記之字也、然而中國古音古訓之字、存于
書者甚多、今世通行新撰字鏡、享和年中丘押俊
平氏所刊、其書僅一卷、而卷首有僧昌住序云、勘
校改張、乃成十二卷也、知刊本非全帙也、安政中、中臣
朝臣連胤得天治元年之古寫本第二第四兩卷、以
其不為全部也、乃搜求其餘諸本、凡三十餘年、攝津國
岸田忠兵衛得之、而非古寫本、同有天至元年書寫之
跋言、當時蓋得天治本私所副寫者也、然其中猶缺
第十一一卷、數邊而不可得、又二年、攝人又得其原本
者、而僅第十一卷皆有、於是此書乃復天治之舊觀、
是書之佳處不獨多存中土古字之音訓、即其書法
道逸婉美、優有六朝之遺風、尤可珍貴、夫唐代韻
書、率多散佚、雖有宋陳彭年等重修唐韻、已非陸

氏之舊、今者考古之學與文物之發見、日新月異于前、即如敦煌而論、其發見之唐寫本唐韻、已有數本之多、而日本所存中國之文物為尤衆、倘得好古之士、彙輯而景刊之、俾吾人生于千年之後、猶得據此以明唐代之音系、豈非藝林之快事者乎。

古韻異同摘要　家刻本

古韻異同摘要一卷、清長洲程炎輯、程炎字東冶、著有說文古語攷、續方言補、周禮故書攷、儀禮古文今文攷、禮記古訓攷諸書、並已著錄、是書剌取廣韻、禮部韻畧、韻會舉要、洪武正韻諸書韻部、而攷其通用獨用、若夏竦古文四聲韻、顏元孫干祿字書、魏了翁唐韻目、周公謹雲煙過眼錄所引吳彩鸞切韻目、凡與廣韻有互異之處、皆詳注于各部之下、又唐人之詩韵可證韵書者、亦徵引之、如作律詩不以殷與文同用、不以嚴凡與鹽咸同用、古詩不以蒸通入庚青之類是也、此書徵引、簡明翔實、便于比觀、書後附與王鳴盛論古今韵畧書札二通、如謂文與殷斷不可通、而引杜工部玉山草堂七律、及贈王二十四侍御排律為證、論不字以說文廣韻讀為俯九甫鳩二切為正音、而讀若卜實起于宋元以下、北宋以前無此音、今日作韻書二沃內收此音亦可、但邵氏不過沿襲黃氏陰氏、非有所見、五物內不添不字尤非、論儀禮士昏禮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賈公彥疏、鄭云、日入三商者、商謂商

量是漏刻之名、朱竹垞風懷詩、喚起日三商是也、十二錫
商字下注木根果蒂皆曰商、與商不同云云、皆陰氏元
文、鄧氏偶記得士昏禮云云、是說漏刻、遂不檢元文、
誤認漏水必有滴點、遂大書曰又通作滴、而又誤以鄭目
錄為經文云云、凡此諸條、皆其考據精確、而深有以
糾鄧氏之謬也、

集韻考正 光緒刻本

集韻考正十卷、清瑞安方成珪撰、方成珪字雪齋、精
校勘之學、儲藏數萬卷、皆手自點勘、所校書有困
學紀聞、唐摭言、韓呂黎集箋正等多種、俱以精
審稱于世、嘗得汪小米校本集韻、內多附嚴厚民語、
乃據宋槧本讎對、惜止半部、未覩其全、後又假得
吳甡方陳碩南用毛斧季影鈔宋板同校本、重
加研討、以曹楝亭藏本、徧校羣書、成考正十卷、夫
集韻雖修于宋人、而賅博無有及之者、顧其書元
明之季、不甚顯、顧炎武作音論、遂疑其不存、清康熙間、
朱彝尊始從汲古毛氏得景宋本、屬曹寅梨于揚
州、而雕校殊畧、文字互譌、浸失本真、乾嘉以降、治學
之士、率多涉及、若余蕭客、段玉裁、鈕非石、嚴厚民、陳
奐、汪小米、陳碩南、皆有校本、然皆未刊行、善否殊
未可知、惟方氏書、至孫詒讓、始為之刊行、今觀其書、如
東引韋昭曰從濮始有居音、而證書敘詩召南釋
文所引之誤、徐注飄、徐而謂卷四東山經、狄作狐、畢氏
謂書作飄非、今宋本集韻及類篇作犹亦非、王若煐紅經

譌、文又聲淸、遺遺體乘、升外字別、方氏盍既錄段嚴汪
陳四家校本、又以山海經、爾雅、方言、說文、廣雅、經典釋文、
玉篇、廣韻篇、韻諸書、悉心對覈、察異形于點畫、辨殊
聲于翻紐、訂謬補缺、條舉件系、非徒刊補曹本之
譌奪、實能舉景祐修定之誤、其校讎之精、深足爲
丁氏之功臣云爾、

韻學辨中備 咸豐十年刻本

韻學辨中備五卷、淸江西張亨釬著、張亨釬、字伯眉、
習音韻之學、以坊間韻書、苦無善本、其于分收重
收、一韻數收、數韻一義、數義一韻之字、多相舛錯、乃
取劉豹君詩韻含英、及彭文勤公之詩韻辨同二
書、補其缺漏、訂其譌舛、取易緯辨中備爲名、于
韻之異同、有先宜辨文者、得其文則音義明而韻
自正矣、韻有先宜諧聲者、得其聲則訓讀確而韻
自分矣、有一義而散見數韻者、雖音別訓通、然亦有

義雖無殊、而竟不可互通者、如公車之車入六魚、五車則當
入麻、有數義而併出一韻者、雖訓別音殊、然亦有音雖
甚多、而竟未嘗[illegible]者、如敦有十二義、而惟堆墩
圓頓四音入韻、純有十音、而惟眞元先軫四韻收錄
至若古今字體之異、正俗並列、有兩收而文異者、如
冬韻壅、送韻作擁、支韻篩、佳韻作簁、此則異部異
文而義仍同、有同部數收、文異義同者、如東韻之逢
鼕𪔵、咸韻之嵒巖嵒、此則古今通假之字、有同韻
而分列者、如支韻菑菑奇奇、虞韻夫夫、寒韻萑萑、

先韻，煙延則又兩音兩義，備出一韻，張氏皆詳為注出，惟張氏此編特為場屋而設，未能一依說文經史，一一考定其源委，如東韻之忩，悤，總正而總俗，蒸韻之淩，夌，凌正而淩俗，此編雖詳為區分，不知有失考于考證也。

經書字音辨要 道光丁未刊本

經書字音辨要九卷，清雲龍楊名颺撰，長白崇綸校刊，楊名颺，字宗峯，道光十年，知陝西漢中府事，嵗課月考，校諸生試卷，字音多有舛錯，因出司鐸時所輯經書字音辨要一冊，檢四書五經字之不重出者，得四千七百五十有八，成書九卷，以備初學覽誦，是書分卷，依四書五經為次，卷一大學，卷二中庸，卷三論語，卷四孟子，卷五易經，卷六尚書，卷七詩經，卷八春秋，卷九禮記，其編次依筆畫多寡為敘，一遵康熙字典，考校其有字同而義異或畫數之多少不一，或形體之疑似相參，以及俗譌錯誤者，另用圈圍以別之，聲音謹照韻府翻切，一字有平上去數韻並收者，平仄可以通用，祇注義同，其有不同，則注某韻作某義，用半圈以別之，經書有此字，而韻本不收，韻本收此字，而經書別讀某音者，先依註釋題明，仍即本字之下，按韻分列，字典韻府有通用之字，而經書正文筆畫不同，音讀亦異，則附摘句于後，注明某書讀某音，某書作某字，其有點法不

同平仄互異之字則參以考韻辨諸編摘其要者而
辨之書成後長白崇綸更就其書重加校對其
筆畫音義間有未愜者悉照說文字林韻畧諸書
參酌釐正深有補于初學讀經之助云爾

龍岡山人古文鈔十卷紫藤花室駢文四卷 光緒辛卯黃岡洪氏刻刊本

清洪良品撰良品字叔瑆號右臣同治戊辰進士官至户科掌印給事中洞達治體遇事秉正不撓居諫垣章凡十數上其應星變陳言責羣僚修省語尤切直同列皆為良品危而當宁優容諫臣仍令供職如故道咸以來治古文者多祖桐城方姚以其律嚴而製雅然體過潔則氣薄法太密則才力不能展易流入孱淺良品為文倜儻偉異曲折生動才大而不詭於法不拘拘於桐城王定安稱其能繼杜于皇而起以張楚軍文凡十卷卷一圓練議與冠議早播匪蒙指陳剴切厥後淮軍平捻堅持窮追圍賊之議卒職

鉅勳皆與良品所言相合卷三復楊性農書謂文者古人所以立言明道孔子發其宗旨曰立誠曰辭達曰文以足言誠則皆積中有本之言達則無不宣之意足則無不備之辭誠以植其體達以與足皆以絜其用良品此數語實包括唐宋迄今數十家論文章本末源流之要旨又謂湘鄉曾氏云能通漢人訓詁乃能造句此言誠然然或中無所有故警響其辭以震駭耳目而不復軌度於義理則蹈於以艱深文淺陋之失矣斯言亦足以藥湖湘文士之病良品蓋自道所得也餘如費延釐墓誌銘陳國瑞事略康以乾墓誌銘榮昌旌表敕貞烈女辨楔記諸篇均陳義精而立言當紫

藤花館駢體文鈔四卷、附刊古文鈔之後。雖多酬應之作、而大體均馴雅有則、於初唐四傑為近。

龍岡山人詩鈔二十卷 黃岡洪氏刊本

清洪良品撰。良品有龍岡山人古文鈔、已著錄。詩鈔凡十八卷、卷一二曰椰莊集、卷三至卷六曰崎山魚尾鷲巢巴河諸集、卷七八曰龍邸集、卷九至十八、曰聯鑣羅湖後龍邸稗稿巴船東歸北征宣南星驛木天諸集、均由門下士衛作宮讐校付刊。其最後二卷、一曰柏臺集、係光緒庚辰官御史時、下值倚樹吟哦所作、一曰黃門集、係癸未補授兵科給事中甲申轉掌戶科時作、漢有給事黃門之職、故以名集。前十八卷凡詩一千四百一十首、後二卷凡二百餘首。王柏心跋云、樂府導源漢魏、而出入鮑崔青邱、宜其才情

超逸、而調諧韻婣、雜體則七古七律尤勝。筋力魄力、用意遣詞、皆胚胎少陵、有矯健之神、無摹擬之迹。此最善於學杜者。杜茶村顧黃公而後、足以鼎峙矣。良品於同治戊辰成進士、出曲阜孔憲彝之門、憲彝分校禮闈、見其試帖工麗而渾脫、決為楚中名宿。鍼芥沆瀣之契、時人播為美談。擬之紀曉嵐之得朱子穎、張船山之得梅樹君。憲彝撰序、謂古樂府似李、今樂府似杜、五古樸雅類儲太祝、七古遒宕如韓吏部、五言近體貌古而色新、有常盱眙錢考功餘風、七言長律縱橫頓挫、而出以諧暢、則又兼劉隨州皇甫氏諸家之長。蓋良品致力唐詩、心摹手追、歷有年所、故能各體皆長。若

此、柏臺黃門二集、均晚年所作、尤為波瀾老成、如送苑鶴生觀察江西五古四首、天寧寺送鄧獻之歸里七古、及清泉王貞女詩五言長古八十韻、班為傑構、良品於光緒乙酉分校順天鄉闈、得一卷經策淹博、決為宿學、揭曉知為綿竹楊銳、黃門集中詩、有高文翻楊雄、喜似相如出蜀中之句、同治癸酉良品典試山右、星軺集中贈榜[illegible]吏馬雯詩、有果是老人逢絳縣、本來仙吏謫紅塵、自注云、春間余為某君撰[illegible]壽言、有句云、何當益部占星、晤老人於絳縣、逮奉簡命、竟成先兆、此亦科名佳話也、

秋蕙吟館詩集十卷 金陵金氏刊本

清金和撰、和字亞匏、江蘇上元人、諸生、長於說經、詩賦尤天才卓越、咸豐初陷賊中、謀內應不果、出謁軍門、獻策萬餘言、馬翼長龍禮遇之、遂辦團練、為督語所中、去之江北、晚歲游粵、郭筠仙中丞嵩燾待以國士、閱江南底定、遂歸、卒年六十餘、和所為詩、於咸豐年間江左紅羊之劫、焚掠搜殺諸慘狀、悉以篇什告哀、如痛定篇五古八首、六月初二日及初五日紀事七古二首、軍前新樂府五首、均如禹鼎鑄奸、窮形盡相、又如鄭俠圖流民、為水深火熱之哌黎、述困苦以籲蒼天、後人讀其遺詩、未有不憤血泣者、

又如江寧死事詩五律十四首、分詠臨難不屈、及殺賊自焚諸人、有鬼趣甘泉壞人倫重姓名、及大家都敢死、何賊不成擒之句、蓋為曹刺史森胡明經沛及機匠某父子詠也、集中有壬寅圍城紀事七古二首、一曰守陴、一曰盟夷、盟夷篇云、城頭野風吹白旗、十丈大書中堂伊、天潢宮保飛馬至、奉旨金陵勾當事、總督太牢瘖不鳴、吳淞車債偷餘生、九拜夷舟十不恥、黃侯自分已身死、十萬居民空獻芹、香花迎跽諸將軍、將軍掩淚默無語、周自請盟鄭不許、聲言架砲鍾山巔、嚴城頃刻灰飛烟、吾則盡決後湖水、灌入青谿六十里、最後許以七馬頭、浙江更有甬廣州、白金二千一百萬、

三年分償兇削募之書首請帝罷丹大臣同署全權官罪死入奏得帝命江水江之和議定此詩迺紀其兵犯長江後中樞議和准於粵閩江浙七處通商互市之役[illegible]吾國外交失敗權輿於茲此詩一讀一醒再接再厲以龍門之筆寫杜陵之悲直可作史傳讀篇中所云架砲決湖皆當日奏章中語也梁啓超陳衍詩話於和詩推崇備至謂與江湜鄭珍二家如驂之靳云

荻華館詩稿二卷 江寧蘇氏刊本又金陵續詩徵選本

清蘇琳撰琳字紫函江蘇江寧人咸豐己未進士官刑部員外郎律例館提調琳博學嗜古工詩文撰述甚富壬子登賢書次年癸丑應禮部試甫抵京聞金陵陷賊琳以母在危城未解裝即回車旦夕遑遑望城而泣百計籌所以救母日往來於鷺洲小航近城地以數百錢置少許食物偽為求售者漸得入賊卡過城中人得母耗又百計左右之始脫於難集凡二卷有壬寅長夏感事七律十六首斷句云明詔幾頒青曲蓋前鋒枉號墨雲都河隍坐失章皋策風雲偏慳李愬功拊膺有淚悲諸將披髮何事叫大荒呼公孤軍無回紇稱帝梟雄有尉佗為聽鼓鼙思士勇誰敢厭薄識臣哀激楚悲涼少陵秋興諸將之遺韵也明懿文太子妃挂珠歌七古遠追長慶近擇梅村青溪雜詩五律十首東園雜憶絶句十五首均精思沈鬱仙氣凌雲憶東園句云荒唯寂寞留聲瘦閒老西風白菊花又云莫嘆隙駒容易過如今金粟也埋銷姑為時傳誦琳與金和生同時居同里遭世危亂辛苦賊中所作多悽苦之音荻華館詩與秋蟪吟館可稱二難不啻襲美之與魯望琳所為書燈之讀雪廬詩集後五古有句云境窮詩亦窮寒燈泣孤嫠山川愍兵火因秀助以奇今人言少陵鬼忽入君肝脾我言經亂離能

詩皆拾遺、蓋即自道所得也、咸豐時通籍服官秋曹、被京秩清苦、
安貧守正、義所不可、懍然難犯、以勞瘁嬰疾、乞歸卒於清江舟中、
遺稿大半散失、可惘也、

奉使三音諾彥紀程草一卷塞上吟一卷 咸豐乙未刊本

清寶鋆撰、鋆有典試浙江紀程草、浙省還轅紀游草各一卷、已著錄、此係咸豐四年銜命出使三音諾彥所作紀程詩、是年八月、行抵喀爾沁穆哈里噶順境、譯言瀚海界也、三音諾彥在瀚海之北、瀚海爲蘇武牧羊地、鋆撰有瀚海賦、及風吹草低見牛羊賦、又爲塞上竹枝詞三十首、備紀風土、如讀異書、瀚海賦攷核尤爲精詳、爲千古未有之作、崇實贈鋆詩云、出塞非尋前代蹟、登高眞見大夫才、誠不愧皇華之選矣、紀程草一卷、首自昌平州出發、至張家口、出大境門策馬至陀羅廟、凡詩二十七首、嗣由陀羅廟之察汗陀羅蓋、是爲第一台、鋆賦一律、有云、豈有功名矜衛霍、祗緣藩輪重劉瑕廬、自注云、三音諾彥汗篤凄尚純懃、从主今所致祭者即其後裔也、由第一台至第五十台、名曰推臺、次日即抵推英郭勒祭所、祭畢仍由推台廻軺、均有詩紀之、抵第三十台時、作反行路難七律云、風因積雪寒逾峭、人到窮塵境且安、曾說陸河從大道、可知天地本齊觀、奔雷策馬忙歸卒、逐日烹羊勸飽餐、素位而行々自得、何嘗行路有艱難、可見胸襟之浩蕩、塞上吟用少陵秋興韻、有句云、目空陳亮無千古、心鄙張衡有四愁、又云冰霜自昔時爲厲、弧矢於今願不違、豪氣忠懷、溢於楮素、瀚海賦附刊塞

上吟、傚賦者古詩之流、鑾自序中、已引班固之言以為證矣、

妙香齋詩文集二卷金陵楊氏刊本又續金陵詩徵選本

清楊長年撰、長年字樸庵、江蘇江寧人、同治庚午舉人、部選武進縣教諭、未赴任、長年父銓、旌表孝子、少從宿儒胡鎬遊、深通經義、舉孝廉時、年已六十、江南考官錫安林天齡稱為箕英領袖、辛未會試報罷、歸主上海敬業書院、及金陵鳳池書院、士林咸宗仰之、生平詩法唐賢、古文得史漢筆意、詞亦入白石夢窗之室、而喜與後進談制藝、言必稱金陳章羅、時攜所作、於廣坐示人、娓娓陳述、晚年究心釋典、改字西華、光緒壬辰重游泮水、適歲辛年八十三、集中有潘孝婦詩、用古樂府體、又題河南景杏村參戎克復寶山圖七古、褒忠獎孝、詞悲壯而意深長、七言絶句尤為擅長、如清明遊虎阜云、出城便有酒家旗、寒食清明又一時、攔路桃花看不了、春風閒煞白公祠、冬日飲仲梅山房云、若鶴不來梅寂寞、傍杯極目對闌干、一天明月數聲雁、影落空江生夜寒、雪夜云、凍鴉棲定寒風息、夜漏深深雪滿檐、爐有餘香燈未滅、五更危坐讀楞嚴、幽靜之趣、貽溢之筆、讀之令人意遠、長年於羲經麟經、研究有得、著有周易省心編、及春秋律身錄、未經付梓、

補籬遺集八卷 光緒乙巳常熟殷氏排印本

清姚福均撰、福均字屺瞻、號瑞仙、江蘇常熟人、諸生、性耽書史、室中插架萬卷、丹黃爛然、均手自校勘、得一奇字、獲一創解、必劄牘記之、旁及天文地輿名物象數、咸勤研討、困於場屋、三十餘載、以恩貢生終、潘衍桐任浙江學政聘福均襄閱試卷、積勞致疾、卒於嚴州試院、遺集八卷、由摯友王伊編次、妹倩殷樹森籌資印行、卷一二解經之作、頗多新義、如謂論語樂而不淫、指詩鐘鼓樂之言、哀而不傷、當指琴瑟友之言、古音讀友如以、讀哀亦如衣、是友哀同聲、友訓愛、哀憐之哀亦訓愛、是友愛同義、又引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鄭注云愛或為哀、為證、此說似新而甚確、餘如坤勳也剛說、詩三杞三芑考、四始五際說、左傳不築城說、均發前人所未發、卷五邵曼如錢懋棠徐香孫諸傳、姚侍御湘坡事略、及孫蔣氏殉烈婦傳、表揚懿行、文俱雅潔、卷六擬平定捻匪賀表、穆宗毅皇帝奉安山陵禮成恭頌、典重春容、頡頏四傑、卷七八詞賦多擬古之作、虎賁貌似、不免互見瑕瑜、此由編次遺集者、采錄書院應課文、未能割愛所致、古近體詩、如淮張故宮歌、拂水山莊懷古、趙文毅兕觥歌、十二橋懷古諸作、均追步梅村、伊鬱善感、福均負曠世才、而命蹇遇嗇、又無子嗣、以從子某承繼、跅弛不羈、飄泊滬江、不知所終、楹書卷散佚、尚有虞陽文獻錄、鑄鼎餘聞諸稿、均未付梓、補籬集命名之義、福均詡國策亡羊補牢未為遲也、字當作籬、與遲為韻、上文見兔顧犬未為晚也、犬晚亦為韻、因以補籬名自號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補籬遺集

四大觀樓詩鈔九卷 光緒丙戌九月此園刻本

清鄒鍾撰。鍾字樂生，一字鈍笙，別號此園，江西安福人。諸生。幼即工詩。咸豐癸丑粵賊陷吉安，波及九縣一廳，鍾就聞見所及，作遣懷詩七律九首，每句之下，指陳時事。系父媲亭戒之曰，詩可存，注則宜刪。浣花諸將秋興、香山新樂府，皆言時事，何嘗自注其詩曰，某篇指某事，某句指某人，蓋詩有賦比興，無非主諷刺示勸懲，實使後人暗中摸索，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一經揭出，有傷忠厚，且非明哲保身之道。鍾謹受教，自謂識字而免憂患，皆得力於茲言。鍾所為詩，識高而才大，氣尤雄健，有巫峽千尋、走雲連風之

概。其浩瀚則仰師太白，其勁健則學山谷。詩凡九卷，前五卷由武進高屯鳴封卿何家琪選定付刊，後四卷則家琪一人所選。因屯鳴已逝也。卷五有閨麗中疾句云，鄒嵇鄒杜甫，忽報病維摩，又哭麗中句云，不易三公介，長留一卷詩，可見鍾與屯鳴之交誼。卷六論詩五古三首，有云天然大文章，各自有真宰，當其清機來，百川赴東海，至實無雕琢，布帛勝錦綵，養馬愛神駿，鑄金重精采，優孟豈不工，何處有我在。又卷四贈馬別駕劭言五十六韻，歷述自漢魏迄明清詩學源流升降，言之鑿鑿，可作鍾嶸詩品讀。又讀李翰林集云，隴西有布衣，包含實宏大，振筆游討修，吐納皆天籟，萬乘等僚友，同列若草芥，雄心五嶽卑，高氣天下蓋，詩卷在世間，太倉一莫稗，誠哉酒中仙，游乎方之外。屯鳴謂此詩難擬海岳，驅策風霆。題太白集即神似太白，此才真不可以斗石計矣。鍾晚年自行編定此園詩文集，題一律於後，有少日千言爭挺拔，老來半字費搜尋，平生一著高前輩，不受人間諛墓金之句。同治庚午示子遂濟道沂句云，詩從傳寫訛[illegible]真，本事到臨行愧古人，又云爾曹三歲識忠孝，絕倒前朝第五倫，道沂學行能承堂構，曾任岱南道尹。詩文均獨闢蹊徑，卓爾不羣，鍾本有家世，例能詩之句，洵乎淵源有自也。

頤情館詩鈔二卷詩外一卷詩續鈔一卷 己未季秋虞山寄盧宗氏刊本

清宗源瀚撰。源瀚字湘文，江蘇上元人。少佐幕，游保至知府，歷任杭嘉湖道、溫處道，暨衢嚴、嘉湖及寧波府。敏於吏事，判牘輒千言。在湖州濬碧浪湖，興水利。在[illegible]寧波籌海防。光緒甲午分巡溫處，值有兵事，沿海戒嚴，處以鎮靜，清內匪，誅盜渠，縷圖晏然。又三載卒於官。詩鈔二卷、詩外一卷，皆光緒丙子以前作。源瀚於守嚴州時，自定詩續鈔一卷，皆丁丑後作，由子舜年於居廬日，就零星手稿排比寫成。源頤輯其樹義敦厚，選言安雅，所得於東坡為多。如百斛之泉，隨地涌出，挹之不溷，而把之不竭。又如太常法曲，其聲之清濁長短高下，與鍾呂相應，都無凡響。若夫慨世運之陵夷，傷民生之[illegible]凋，則又杜陵前後出塞、香山秦中樂府也。與又謂源瀚早年客裔勤恪，松年幕府，來出墨入，恢恢有餘，不以繁文損性，亦不以虛談妨務。隨軍實恤民[illegible]隱，目營口授，百吏不給。松年倚如左右手，竿櫝稍暇，數有文酒之會，一篇既出，恒蓋其座人。詩壇耆宿，斂手推服。泰州詩人康伯山贈詩，有「君才十倍須吟重，寶劍千金詎等閒」之句。詩鈔卷一，咸豐庚申聞乘輿出守木蘭七律云：「歌聲蕉萃角聲哀，把酒無端百感來。事急誰無憂國疏，時平人畫到天才。羽書直向長安下，邊警都從粤海開。我擬椎心付鞭馬，雪花飛編杜陵臺。」沈雄悲壯，嗣響拾遺。其時勝保奉命勤王，曾函邀源瀚赴軍贊助也。卷二喬中丞至泰撫乞罷五律云：「撫畫海陵粟，飛書記昔年。寒遲負廷薦，歌嘯忝賓筵。官為湖山赴，詩無驛使傳。處囊錐未脫，不敢逐時賢。」謂松年撫皖時奏調未赴也。七古如張將軍國樑長歌、重修趙清獻祠落成詩、湖州郡齋太湖石歌、癸未初[illegible]勵瓦壽歌，均為傳作。源瀚於己酉至己丑五年間，結廬虞山之陰，負瓢曳杖，嘯傲林泉，物表天全，自適其適，篇什亦較多。庚寅歲仍出山入浙，舜年紹裘肯構，有聞於時。詩續鈔中戊子秋榜舜兒獲雋志喜詩有「主司煙赫最騰聲，十五年前譽擾生」句，謂學正考官李學士文田，同治甲戌以養親歸過浙，源瀚方守嚴州，留署二日，舜年甫十齡，學士撫之，許以跨竈，不意於十五年後暗中摸索得之，洵科名佳話也。

濂亭遺文五卷　光緒乙未秋蓮蘋黎氏刊本

清張裕釗撰。裕釗有濂亭文集、已著錄。此五卷遺文、並無序跋、係蓮蘋黎氏校刊。卷一以辨司馬相如封禪文冠首。謂相如此文、皆詭激譎蕩之詞、以諷封禪之矯誣、非以求寵利。故必俟己身既死、而後上之、以示沒而不忘忠諫之意。且因刺譏至深、懼武帝知而怒之、將以是獲罪也。相如諫獵書、其辭顯、其他所為詞賦、則隱而不顯。子虛上林以警荒淫、大人以譏求仙、哀二世稱古以戒今也。長門傷夫婦之道苦也。其序亦相如所自為、皆詭辭非實事。故選文五臣之以為與詩之諷諫無異、獨入譏為獻諛、近佛謗矣。又

為日本岡鹿門千仞撰藏名山房文鈔序。鹿門著有尊攘紀事本末、米利堅法蘭西志諸書。其人負絕人之姿、而有高世之志、於吾中國及歐洲列強治亂得失之故、靡不窺見癥結、所為文深思長計、目營四海、才氣橫溢、不可以繩尺拘。訪裕釗於蓮池書院、徵以師事相推、裕釗撰序深加獎許、篇末又期以歸告國人、體輔車唇齒之誼、密切團結。患則相恤、敗則相救、安同其福、危同其憂、不徒以文字相尚、洵為語長心重。卷三有蓮池策問蓮池書院及經心書院十四道、皆關經史要義、軍國嘉謨。卷四李襄勤神道碑、蔚總樸神道碑、費筑王朝選及弟穜乾柾苗硐難碑記、濟寧孔剛介祠堂碑記諸篇、紀功揚烈、以史筆行之。銘詞尤為凝重沈痛、兼昌黎廬陵二家之長。卷五建德周府君墓表、通州張母金孺人墓誌銘二篇、均有義法。周府君為慤慎尚書馥之祖考、裕釗掌教蓮池時、督官畿輔、實禮備至。金孺人為甲午殿撰謇之母、謇因嘗問學於裕釗、與朱銘盤范當世齊名、濂亭集中所云一日而得江左三士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濂亭遺文

濂亭遺詩二卷 光緒乙未秋遵義黎氏刊本

清張裕釗撰、裕釗有濂亭文集濂亭遺文、已著錄、此遺詩二卷、亦遵義黎氏校刊、無序跋、裕釗以古文名於時、而於詩致力甚深、遺文中韵香閣詩集序云、詩之為道至難能矣、往代不具論、且以國朝二百餘年之間、稱詩者無慮數百千人、當其抗心高慮、伸紙振筆、莫不欲橫絕乎一世、而遠期以千秋、然其引繩落斧、曲中矩度、而究極幽渺、卓然無怍於古人者、蓋千百人乃一二人而已耳、裕釗又書寫定施閏章五律、姚鼐七律、鄭珍七古、各若干首、為三家詩鈔、自為序云、五律自李杜外、惟王孟最工、愚山獨能近之、姬傳自述作詩之旨、在鎔鑄唐宋、其[illegible]實惟七律為最工、子尹崛起黔徼、而其七古廼能躋攀東坡、縱橫恣肆、不主故常、國朝詩集、行世無慮數百家、然其卓然自立、無媿古人、獨此三家、而三家之中、最善者又惟獨此一體、何其難也、裕釗持論之嚴如此、故其自為詩絕無率意之作、集中五律、如曉發云、江水與天盡、孤帆凌曉開、亂山舒子國、和日遠公臺、山澤云、山澤淹圍綺、朝廷用禹皋、即今猶鹵莽、至竟屬賢豪、洵為王孟遺音、七律斷句、如春日上謝公墩云、江自遙天空外落、春回大地眼中明、醉中作云、賢愚萬古皆塵土、尺寸幾人爭[illegible]短長、讀史記云、萬古高文探月窟、幾人真面識廬山、置之惜抱集中、可亂楮葉、七古如燈下放歌、長歌送李佛生、唐貞女詩、血書圖歌為宜興崔節婦作、秋風嘆諸篇、勁折奇警、真足與巢經巢詩相伯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別集 濂亭遺詩

渌雪堂文鈔十卷　光緒甲午孟冬瀏城刊本

清鍾體志撰、體志字澤生、四川射洪人、光緒乙亥舉人、官江西新建縣知縣、體志之行超卓、弱冠時即為崇正黜邪論、毅然以扶世翼教為職志、嗣佐黔南戎幕、綏撫苗民、參贊兵機、籌辦善後、事之洞中窾要、服官江右、歷宰德化、新喻、瑞金、新建諸邑、興利剔弊、所至民樂、所去民思、集凡十卷、廬陵蕭兆柄跋云、藍鹿洲以經濟為文、讀子可見諸行事、惲子居於簿書鞅掌中、殫精文字、高自期許、嚴加繩削、彌為難能、澤生與藍惲同起家縣尹、而政績文章、尤為彪炳、三家可稱鼎峙、集中如天人紛說、瑞金縣學記、羅豫章集跋、復吳純齋論學書、言言從心坎中流出、是曰根於道德之文、司馬温公集序、歷代名臣奏議序、重修雙清橋記、高曾兩世節孝行述、遊陂公記諸篇燭微闡幽均足以雖繫母教、籌海蠡言、柴桑情錄、均透闢懇至、有條有倫、是曰發為經濟之文、此外如謝於亭碑記、高曾兩世節孝行述、疏山記諸篇、燭微闡幽、均足以維繫世教、闡明物理、昔范希文作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體志則而傚之、故其為文、言理則精深微至、論事則剴切詳明、及出而作宰、發攄其素所蘊蓄、自與風塵俗吏、徒飾虛車、行不逮言者有別、雖卷六至卷十、所列稟函告示諸文、及與人書札、告示瓜牘、不無詞費、可從删薙、要其大體精當、固無愧為循吏之著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　渌雪堂文鈔

蓼園詩鈔五卷 膠州柯氏刊本

清柯劭忞撰。劭忞字鳳蓀、山東膠州人、光緒丙戌進士、由編修歷任湖南學政、貴州提學使、京師大學堂經科大學監督、辛亥遜國時、官典禮院學士、著有新元史、穀梁補注、詩凡五卷、由無錫廉泉校錄付刊、卷二哀城南七古、有[illegible]孔翠文章街采毛、妣蜉性命投甘炙句、謂戊戌年楊銳劉光第等六人被逮肆市也、又有梭哀城南句云、老臣無罪尤昂藏、白頭飲刃可憐傷、象齒焚身兆厚亡、竟與寧謂同罹殃、秦人不用哀三良、危身奉上名俱彰、謂庚子年袁昶許景澄、與立山、徐用儀、聯元同為端邸陷害被誅也、卷五挽奉新張忠武兩絕句云、白首論兵氣益振、功名何必畫麒麟、可憐檀廊奇男子、百戰終全賸下身、連雲甲第化烟埃、想見將軍血戰回、嗚咽菖蒲河畔水、十年流盡劫餘灰、紀丁巳復辟事、持論平允、又書沈侍郎家本手札後絕句云、一髮誰將九鼎扶、議刑議禮總區區、諸生枉自爭鹽鐵、時論終歸桑大夫、紀庚戌辛亥間事、婉而多風、均有史筆、馬其昶撰并言、謂劭忞之學深於經、本經術以制行、則行潔、以為詞章則其言立、又謂平生耽道塞榮、不以高節自矜、性喜為詩、然矜重絕不苟作、劭忞嘗入張之洞粵督幕府、因醒酒不設、翩然引去、集中卷一舟中望武昌府句云、細思盜賊平、嘆息曾胡烈、㮣嘗竟淪胥、橫流頹時哲、寔坐彼何人、高談自矜伐、蓋於之洞深致不滿、此則未免挾持成見、非定論也、

曉閣詩鈔十卷 戊午正月石印本

清殷景福撰。景福字伯謙，安徽霍邱人。光緒丙戌進士，官廣東南海縣知縣。甲午捷嶺海多故，遇有興革要政，大吏傾心諮訪，輒視景福一言為行止，坐是為同官嫉忌，參眷董莊粵督偕娛聽人言，嚴劾之，並羅織鍛鍊，幾遭不測。既不得其罪，猶追償巨萬金，且永戍新疆。行更寒暑一，復又中道免。丙午到戍所，戊申赦歸。之適年而遭辛亥國變，曾任安徽政務廳長，旋以病辛。詩凡十卷，曰吳舫集，及嶺雲、西征、化城集者各二卷，曰東歸集、鳳泉集者各一卷，共八百十九首。景福父大中為三吳循吏，教子以宋儒書為根柢。景福服膺庭教，年十九即以拔萃貢京師，廷試高等，供職秘曹，仕粵遂宰大邑，保薦卓異，迨後被陷入獄，日書文山正氣歌數通，獄中賦詩，有飽食千一卷便到羲皇前之句。姚永概序其詩，謂於古大家無所不學，至其得力於杜蘇為多，吳船、嶺雲兩集才氣已極盛，至西征以後，光氣發見，尤可喜可愕，允足追古人。西征集自蘭州出關寄仲第七律八首，斷句云：死遺黃祖翻為福，生嫁烏孫更可哀。數奇老將雖封侯，少命薄佳人出塞多。孤根未識蒼天意，遠謫初非聖主心。均極蒼涼沈鬱。塞下曲絕句云：回首長城望杳冥，陽關一曲醉難醒，月明瀚海冰如雪，春盡陰山草不青。景福自記云：此曲杜復重疊長短讀之，不增減一字，可得十餘變。俞明震評景福出關諸作，高調似明七子，然七子卻無此堅卓沈細。又有登太華七言長古，宋伯魯謂其有微古今、鞭風霆之氣，與昌黎衡嶽謁廟詩同傳千古。景福西征以後著有河海昆崙錄，於山川道路、風俗政教，攷訂詳明，詩稿亦多附入錄中。大抵景福之詩由蘇入杜，韻藻天然，有天際真人之態。至其科名治績、彪炳中外，擢更險難，竄放皆與東坡相似。東坡志林成於海外，河海昆崙諸作成於北庭，尤可與志林對峙也。

鐵龕詩草初集一卷二集一卷 民國九年排印本

清王永江撰。永江字岷源，奉天金州人。諸生，官至奉天省長。幼與弟海蔚同負才名。錦州守高樹贈詩云、金州人士秀且文，王郎兄弟皆軼羣。廷平一劍化龍去，平將孤翠摩風雲。海蔚服官鸑鶇，早卒。永江哭弟詩有、冥中有路知何在，夢裏相逢恨太遲之句。宣統初元，永江司遼陽警政，安良緝盜，卓著能聲。辛亥改革之秋，奉省危機四伏。永江奉檄管軍械，整戎行，銷患未萌。不驚桴鼓，處紛靖變，宿運奇謀，以一書生而膽識幹略超越流俗，人咸佩之。詩凡二卷，大都感時憤世、託物見志之作，各體咸備，而五古尤勝。音節買杂，欲規兩晉，而軼三唐。如初集中雜詩七首、詠懷二十一首、良能其事既嗣宋陶元亮之席。七言律絕，佳句如林。如塞上初秋書感云、枯綦如此盤盤錯，善博終難著著贏。感時云、事去黥彭方背楚，時艱王管共歸遼。漫向將軍稱揖客，何曾丞相解攻心。皆有事實。贈三六橋都護云、八載驅光知己少，一官雞肋有人爭。游北陵云、天垂輦路雲虛白，露冷橋山草獨青。挽梁文忠鼎芬云、種樹空懷先帝德，蓋棺誰諒老臣心。均極警鍊。二集卷首自序雖云素性躁急，偶有所得，吮毫伸紙，不加點竄，興盡則止，不刻意搜索以自苦，惟自適其適而已。然永江於吟事致力至深，嘗注劍南詩集，多引證南宋史傳。又精研易理，著有成書。晚年辭省長職，歸隱金州，惟以讀易吟詩自遣。初集中有詠官詩云、此官何足戀，五斗之米三字絲。此官何足厭，浮雲過眼秋風扇。又云此身且無安頓，此身地奈何，更算人間事。睡後胡蝶醒後周，漆園之吏諳此意。可以見其胸襟之淡泊寧靜矣。

劉太史集二卷 宣統庚戌刊本

清劉可毅撰。可毅原名毓麟，字葆真，江蘇陽湖人。光緒壬辰會元，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先是瑞安黃體芳督學江蘇，按試得可毅卷，以為劉越石陳同甫一流人也。乙酉試拔萃科，與從弟樹屏同入選。體芳薦可毅入奉新許振褘幕。壬辰入詞館，以貧故不能久旅京師，仍依奉新於豫於粵。己亥，京師大學堂遴聘教員，管學大臣孫家鼐以可毅名應，始赴京就職。庚子拳亂甫萌芽，由山左而天津而蔓延都下。可毅謂此亂民，非義民也，不戢必有大禍。五月朔堂中謁聖，又語管學許侍郎景澄曰：禍急矣，及今斬數十人，可定也。

逼且燎原。此月望，拳焰益熾，越五日，可毅送眷赴通州，為拳黨劫去，竟戕其生。事平，由順天府彙案具奏，奉旨照例賜卹。遺集二卷，由從弟樹屏就燼餘稿掇拾付刊，凡文六十一篇，中有二十一篇題識明代許奉新作。可毅貫串羣籍，尤熟於清代掌故，及咸同中興諸將帥之淵源派別。所為駢文，於沈博絕麗之中，寓拗折清剛之勝。相題衍文，殫精竭智，如十廟名臣贊、東園秋眺圖詩序、上元欽天山北極閣記、經天山明故宮記、游牛山寺記諸篇，足與孫星衍問字堂、洪亮吉更生齋兩家文如驂之靳。繆荃孫序謂庚子拳禍匪潛萌，故相徐桐獎為忠義，一力主持，毒燄嘘生，不可收拾，都城陷沒，兩宮西幸，而君亦罹其禍，言之可痛。又謂集中如記昆陵驛馬書、左文襄手札後諸篇，其跅弛不羈之氣，溢露於言語之表。君之得名以此，君之受禍亦以此矣。

味靜齋詩存十六卷　淮安徐氏仿宋字排印本

清徐嘉撰。嘉字賓華，江蘇山陽人，同治庚午舉人，官崑山縣學教諭。嘉幼為詩，守其鄉先哲潘德輿論詩之說，凡潘氏所譏咏物之作、疊韵之體、傾人玖古之製，悉從刪薙，而惟本之以性天，養之以經籍，凡天地之間、人情物態，無往非詩所自出，而與之貫輸於無窮。王翊評嘉中年所為詩云：古抱今情，沈雄悲壯，其得意處直入遺山、道園之室。寄西征友人暨客言咏史諸作，法乳浣花，蓋尋究乎風雅之正軌，而不徒以綺章繪句為工。范志熙則謂氣味淵雅，思力甚深。其厚倫紀、記游歷、唱時事、咏古之篇，淒激壯懷，逝之悱惻纏綿，油然皆風人古義，非熟精文選及得髓於漢魏三唐者，未易臻此境地。嘉於光緒甲辰除夕祭詩，有七十一除夕三千餘首詩，問天真厚哉，希古一求師之句。戊申患風疾，不能親筆硯，辛亥壬子間，稍稍整理。癸丑年八十，病卒。遺詩十六卷，由子鍾恒於津門寓廬校寫印行。嘉秉鐸崑山，樂育英才，留心文獻，有咏懷古蹟七律五首，又有雜咏絶句二十三首，如題問潮館云：潮通夷亭七狀元，淞南煙雨黯西園，元雲倘化能言石，好數興亡紀淚痕。又題顧亭林祠云：王道常存不辱身，春雲秋水兩無塵，天留此老遺民冠，莫誤儒林第一人。均為時傳誦。嘉撰有亭林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集部別集　味靜齋詩存

詩箋注十二卷，兼采傳記百家，引徵至四百數十種，閱時十餘載而成書，使後之讀者於明季易代興亡之際，及亭林身負沈痛、長歌當哭之隱情，可以窺見大略，厥功甚鉅。詩存中借古證今之作，本旨擬希亭林，足以傳世，百年以後，亦甚盼後賢為之箋注也。

味靜齋文存二卷文存續選二卷 淮安徐氏仿宋字排印本

清徐嘉撰。嘉有味靜齋詩存十六卷，已著錄。此文存二卷，由金壇馮煦就原稿選定。馮氏選錄從嚴，僅存十之一，不免遺憾。嘉子鍾恒因乞同邑秦過賡續選二卷。過賡少受業於嘉，嘉嘗嘆曰：吾門下不乏明達士，要皆科第中人，能傳吾絕業者，惟過賡耳。道咸以來，山陽文派有二，潘德輿字彥輔，有養一齋集，規橅子固，融然而光；魯一同字通甫，有通甫類稿，博晰恣肆，具體兼賈。嘉固宗仰彥輔者也。撰述甚富，而深自謙抑，積稿閟不示人，嘗以未定之稿示興化李詳，詳之天性疏誕，與嘉為忘形交，議論歙洽無間，嘗

作弁言，謂賓華先生之文，沖融爽朗，無不盡之趣，其慷慨激厲，或多憂世之言，發於天機者深，而曲摺情狀，不屑屑於宗派義法，稽之古人，足與名輩相犄角，此亦難矣。嘉又嘗以文稿就正於德清俞樾，樾謂其文質直而有味，清疏而有物，記載時事，敷陳義理，無不曲盡。又謂詩文皆脫胎亭林。馮煦撰序，則深惜先生連蹇不偶，終老講席，一為崑山校官，又丁變法之初，鬱鬱不獲中其志，而僅以此數寸之稿，少少表暴於乾坤易位之叙，殊為可痛。文存二卷中，如順天府戊午科場案書後及書張伯玉祭史忠正公文後、書劉中丞韵珂致納制軍書後，續選二卷中，如陳勇烈公死綏記、山陽掌故記、明季山陽落籍諸生事略、曲江十子事略，皆為有關文獻，不可磨滅之作。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集部別集 味靜齋文存及文存續選

十三峯書屋全集九卷　光緒己亥袖海山房石印本

清李榕撰、榕原名甲先、字申甫、四川劍州人、咸豐壬子進士、入詞林、散館改禮部主事、官至湖南布政使、集凡九卷、分為四類、計文集一卷、詩集二卷、書札四卷、批牘二卷、榕受知於曾國藩、相從治兵、積功累勞、開藩湘中、勤政愛民、事實詳見書札批牘中、惟因秉性戇直、卒被謗議免職、榕與人書有云、生平不畏為千萬痛夫俗子所指摘、但恐為一二正人賢士所竊笑、國書嘗貽牘拳拳[illegible]觀之、榕罷官後有上曾師相書云、此後當修膺言、檢細行、斂真氣、省深思、慥慥自惕、出山如此、不出山鄉里稱善人、亦如此也、旋蜀後

主江油書院講席、蔣德鈞守龍安、立匡山學舍、復聘榕主講、前後十餘載、光緒己丑[illegible]年已逾七秩矣、遺集由德鈞裒輯印行、文集中如游泰山記、梓潼守城記、重建劍州考舍記、代曾侍郎請羅團練疏、杭州忠義錄序、謝忠愍公死事狀、譚烈婦傳諸篇、均濡染大筆、義正詞醇、詩筆奇恣、古體與太白為近、集中題郭子英思親釋甲圖、答李星階食熊掌詩、及登大峩七古、並嗣響青蓮、湘弁七唱、則又橅彷彿杜陵七歌之意、而好用險韻、如健步於危崖絕澗中、更神似大蘇也、榕與中江李鴻裔早歲齊名、出處始末亦略相似、惟鴻裔宦鄂臬、與長吏不愜、託疾辭職、未被劾耳、榕有懷眉生詩云、十年京華客、事我如兄謹、而我別叔度、感事輒孤憤、不復授鼠忌、未免逐蠅忿、嗟哉命磨蝎、譽毀皆唇吻、儀舌許自明、陵頸不難刎、自寫牢愁、句奇意憤、榕去官之日、清風兩袖、囊橐蕭然、湘中寅友及舊好、有餽贐者、榕俱堅卻之、並見所為書札、其介節殊不可及、山中雜詠示兒詩云、莫訝違官少橐錢、吾家兩世硯為田、汝曹況有森森骨、他日應無葛帔憐、清白以貽子孫足、風木俗又垂釣云、日日溪邊弄碧瀨、窺魚沙鷺也忘飢、風蓑雨笠垂垂老、天與閒人一釣絲、閒適之趣、孤介之懷、洵獨有千古矣、

賓萌集五卷 德清俞氏刊本

清俞樾撰。樾有春在堂詩集十卷，已著錄。此集五卷，分為論篇、說篇、釋篇、議篇、雜篇，各一卷，取呂覽高義篇比於賓萌之義，因以為名。自序謂文集椎輪於諸子，古之君子既殁，而其徒譔次其行事，與其文詞，以傳於後，若管子、晏子是也。此即文集之權輿，故荀子書有賦篇焉，後世人各有集，而不知其原出諸子，於是集日以多，而文日以卑。吾用晏子春秋諫篇、問篇、雜篇之例，分賓萌集為五篇，以類相從，蓋吾文雖不逮古，而今之集即古之子，則吾猶及知之也。王凱泰評云：論[illegible]篇切當而不浮，說篇精微而不膚，釋篇詳明而不煩，議篇正大而不詭，雜篇諸文亦均有法度，不苟作。今觀議篇一卷，尤多鴻文，如文廟祀典議，擬請以毛亨、許慎從祀孔庭，又有孔忠移祀崇聖祠議、學校祀倉頡議、考定文字議諸篇，均體大思精，詳明確實。雜篇以奏定文廟祀典記冠首，擬任河南學政時奏請擢蘧伯玉例，以鄭公孫僑從祀大成殿西廡，又請以孔子兄孟皮配享崇聖祠，位西向第一，均詔下禮部議准。因彷乙瑛韓勑故事，為文記之，足與議篇內諸文互傳。又說篇內治說上下篇，多精闢之論，謂學人之長，以求勝人，為大惑之道。又謂兩剛不能以相制，制剛者柔也；兩巧不能以相制，制巧者拙也。又謂治

道不外乎誠，封疆之吏，誠於察吏安民；將帥之臣，誠於殺敵致果，而不以章奏相欺；郡縣之宰，誠於興利除弊；學校之師，誠[illegible]於敦品勵行，而不以速化為教，然後士信而民敦，禮讓行而廉恥重，則國未有不治者，是皆柔與拙之功效也。近人率視此為老生常談，然由此則治，否則亂，謀國者不可不察也。

賓萌外集四卷　德清俞氏刊本

清俞樾撰、樾有賓萌集五卷、由實應王凱泰籌貲刊行、此外集四卷、皆駢儷之文、則秀水杜文瀾所刊行也、卷一乾清宮賦、海運賦、周心穀少府南澗秋賦、卷三潘蘭坨前輩綠書堂詩集序、卷四祁春圃相國六十壽序、均煌煌鉅篇、高翔藻耀、其他述德表忠之製、抒情感舊之文、莫不酌雅立言、稟經製式、樾雖自謙謂[illegible]體卑下、而不能望唐人之藩籬、又安能由六朝而窺兩漢、然其氣體清華、文章爾雅、實在初唐四傑之上、若衡之乾嘉以來作者、頗與孔廣森劉嗣綰樂鈞郭麐諸家異曲同工、卷二有謝孫蓮叔為刻駢散

二體文書、蓋此集曾經付梓、後兵燹亡失、其版同治五年丙寅、杜文瀾始重為校刊、自同治紀元以後、樾從事樸學、著有羣經平議諸子平議諸書、不復為駢儷之文矣、

東齋試正草四卷　光緒丙子刊本

清馬毓華撰、毓華字菉斐、江蘇上元人、諸生、官陝西候補知府、歷任臨潼鎮安鳳翔紫陽咸陽等縣、父功儀字棣園、著有倚雲亭詩詞各一卷、毓華為功儀仲子、幼承家學、並從梅曾亮伯言父湯貽汾諸老宿遊、詩文均入室、迨髮逆之變、以諸生禦賊、巷戰傷指、創甚劇、昏仆瀕死者屢、稍癒、乘間逸出、投平江李元度軍營、元度特以殊禮、集中開卷有謁李七律三首、其二云太息東南劫運沈、干戈徧地苦侵尋、鄉生尚有譚天口、賈誼空存報國心、幾輩沙蟲無遠志、滿江鴻雁送哀音、此生猶幸舟航遇、再造恩情似海深、知己

之感、語摯情真、元度序其詩、謂古今詩人眾矣、而元次山獨以循吏為仁者之言、集中舂陵行及賊退示官吏諸詩、杜少陵推服之、且云倘得結輩數十人、落落然參錯天下、民其庶有[illegible]乎、今秦中兵燹之餘、視舂陵不相遠、菉斐能以次山之詩為詩、必能以次山之政為政、則即以詩為治譜可也、雄德譚譽亦謂菉斐生平、出入艱險、閱歷宦途、吟詠性情、即境指事、惻惻感人、得古詩教之本、意義俱備、而仁孝忠誠之旨、溢於言表、可以見其性行、集中如蔡昭勇將軍青雲驕歌七古、和裴叔南詠蘭、及和謝尺[illegible]轉餉扶風、登遠愛亭謁班馬祠兩五古、均遒勁古雅、近體絕句尤工、如嚴州

道中云、小舟一路姚溪行、聽盡溪聲與櫓聲、終日蓬窗欹枕望、好山無數不知名、嚴陵釣臺句云、省識中興有天意、不貪人爵是英雄、泰中老健坡句云、人面桃花都不見、夕陽無語姚山行、紫柏山留侯祠云、而今多少飢驅者、要乞先生辟穀方、曉望云、可惜嚴前好煙霧、被風吹作出山雲、佳句均可入古錦囊、置之晚唐人集中、能亂楮葉矣、

冬烜草堂遺詩二卷 辛亥杭州陳氏刊本

清陳豪撰、豪字止庵、號藍洲、浙江仁和人、仁和舊縣今併為杭縣 同治丁卯舉人、官湖北隨州知州、遺詩凡二卷、由同年潘鴻編次、鴻撰後跋云、君詩興到成唫、不即錄稿、偶然記憶、或口授他人書之、散佚固多、存者亦什之一、先後失敘、略為編次、並其複重、得古近體詩都四百三十三首、所存多四十後作、君風喜讀陶集、於鄉先輩則愛吳西林、故五言古有盎和淡雅之音、近體學放翁、而題畫絕句含情綿邈、言短意長、尤非胸無塵滓者、不能有其境地、陳三立序云、止庵在鄂、歷宰劇縣、循良之績冠一時、又多藝能、嫻吟咏、工畫與書、文學儒雅、照映前後、接其貌藹然以溫、中所蘊蓄若不可際涯、晚歲歸田、湖山攬勝、所作高邁夷淡、稱其為人、豪宰蘄水、牧隨州、均有惠政、甲申三月去蘄水、紳民道左祖餞、感賦四律有句云、檄到得情心意苦、說來佳士肉尤甘、有限聰明時易誤、如聞呼籲輒先驚、其藹然仁者之言、在隨行縣口占絕句二十九首、今錄其二云、四山絕好古煙霞、結個茅棚便是家、物到忘機皆自得、眠牛背上集飛鴉、白果花開人不知、郎兒天籟即聲詩、打帷落葉飛如蝶、是我停車小坐時、意境閒適、而仁民愛物之心、自然流露、信乎以詩人為循吏、使君於此不凡也、豪與楊編修文瑩最契、赴鄂時文瑩

賦五古三首贈之，其第二首云：高氣蓋青雲，醒狂何必酒，攘眉軒軒，能使衆無口，枰彈或失平，中醉乃十九，及其服一善，俯地泥在首，儒胸少宦氣，冰壺詎受垢，豈惟畫之工，書亦散花手，亂頭自宦達，趣不落畫被，一聯一尺牘，得者吟佩玖，獨有內行醇，相知更諗某，此詩委曲詳盡，不啻為豪撰一篇小傳也。

叢桂山房詩鈔二卷　壬戌桐城許氏排印本

清許璽撰。璽字甚青，又字雲卿，安徽桐城人，同治庚午舉人，官全椒縣教諭。詩凡六卷，均自同治甲子迄光緒壬辰所作，其以詩存為名者，曰夷陽塵詩存、禮梵生詩存，其以吟草為名者，則有小蓮華舫、寄齋、歸鞭、大雷、北征、燕游、淮陽諸集。璽久困公車，鬱鬱不得志，抱瑰瑋絕特之才，幕游南北，仍坎壈以終，平生懷抱，壹於詩發之。癸未下第後暮秋聞雁絕句云：雪北圖南迹已陳，天涯愁見雁來頻，一行早入雲霄去，爾尚呼羣在海濱。又冬月十五夜望月兩絕句云：三千里外思歸客，十四年來未第人，豈憚艱難回造化，那

知辛苦踏風塵。世事渾如花過眼，人生幾見月當頭，須知黃土千年盡，惟有青天萬古留。豪情憤慨，直欲擊碎唾壺矣。游吟草中有新樂府十餘首，如馬尾江、基隆山戰、臺北獅山寺、黑旗圍、雲南兵諸篇，均紀光緒甲申中法之役，又有大院君、戍朝鮮、罌粟花、鐵骨酒諸篇，破時紀亂，慨乎言之。璽客合肥，既輔御軍門炳藩幕中，尤為其子忠樞、忠植授讀。輔卿本為湘軍宿將，敘平吳功，授建威將軍，賜勇號。集中有為輔卿題戎服畫像詩，殁後詩鈔付印時，忠植為撰後序，謂先生雖以冷宦終老，而有子蘭伯克紹家聲，歷宰大邑，且刊布遺詩，傳之後世，亦足慰九京之靈爽矣。

幸草亭詩鈔二卷　乙未六月錢塘楊氏勤求堂刊本

清楊文瑩撰。文瑩字粹伯，號雪漁，[illegible]浙江錢塘人。光緒丁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文瑩少罹鼻炮之難，杭城陷賊，兵革之際，出死入生，[illegible]天倫殉難，[illegible]子遺僅存。詩鈔卷上述難五古[illegible]十二首，自序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真所謂窮天下之聲，盡天下之辭，無以寫其哀傳其酷者也。通籍以後，出典湘試，又視學黔中，甄拔英才，衆征協吉。文瑩自以性不宜官，動與俗迕，有味乎若氏知足之旨，自[illegible]歎老歸，杜門不出，謝絕冠蓋，間亦寄意山水，偕二三朋舊，行歌互答，以遣其憤勃之氣，世或疑其潔身逃名，然憂生念亂，無時或釋，痛心於戊戌庚子以後，單言沸羹，弛維解紐，隄防潰決，國命將傾，時於詩歌發之。題左文襄遺像句云，圖畫凌烟勳野忘，九鼎一髮今何時。題吳綗齋尾從負書圖句云，方今海國血戰新，狂嗥攫(?)伏虎雄秦，望秭澤長未有艾，天其假手吾東鄰，顧君黑頭早佐輔，光芒萬丈極書吐，山翁贊世倘不遠，一瞑會看歧黃醫國起春浹(?)，望治殷懷，溢於楮素。譚獻序云，雪漁之詩，不特紀實之作，可泣鬼神，即山川登涉，朋舊贈答，亦有獨到之處。求之古人，唐之杜子美，宋之陸務觀，道隙略同，君詩出入其間，不必操觚冥合，要亦非無本之文，摹取形似，有意為之，詩以道性情，古訓如一日耳。獻與文瑩為道義之交，同遭屯阨，商榷文字，老而不倦，故所言均極切實。潘鴻則謂文瑩遭際，固似子美、務觀，而詩筆則於韓昌黎、黃山谷有神似之處，亦為知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別集 幸草亭詩鈔

久芬室詩集六卷 光緒乙未仲秋石門官廨刊本

清鄭襄撰、襄字贊侯、一字湛侯、湖北江夏人、官安徽全椒縣知縣、詩凡六卷、自咸豐壬子迄光緒己丑、共存古近體詩八百二十五首、由摯友陳克劭選定、馮志沂評云、深湛之思、古雋之調、而出以和平、癡饋古人者深矣、黃長森贊云、瘦無肥寓、橫無枝寓、苦澁而無甜膩、庶幾由陳而黃、而翱翔乎子美退之、此其為我湛翁之詩、彼俗人其胡可醫、邊保樞跋云、君自丙寅丁卯後、崎嶇宦途、以及入秦赴蜀、所作均每進益上、直窺浣花之奧、而嚌其胾、咸同以來、斷推一作家、時流罕其比也、從來詩家必有一種真性情、隨筆抒寫、自有一種真摯情韻興象、窮其所至、不患不到古人、若作英雄欺人之技、則無進境矣、作者不受此病、故所造益臻卓絕、襄與譚獻仲修、同為皖江猶吏、以文章行誼相砥礪、集中癸未歲皖城與仲[illegible]脩別棲途中書寄五古四首、有句云、昔為同林枝、今作離群羽、物情有固然、那容置肺腑、感君意良厚、使我忘羈旅、落落車笠盟、此風蓋已古、又丁亥歲仲脩枉寄大集、即事舉懷二律、其一云、皖江遙隔楚江頭、雙鯉殷勤感舊遊、萍梗最憐人聚散、文章寧與世沉浮、雲間健翮紛黃鵠、湖上歸心自白鷗、我亦頻年乏長策、青天坐看曙靈流、語摯情真、足見交契、獻推許襄詩、謂古近體皆有內心、又謂師法杜陵、波瀾老成、趣向甚正、江湖餖飣兩家、皆不能望其風力、所未慊者情韻稍匱、結處多不振耳、獻能以古義相切磋、指摘其缺陷之處、同心若金、攻玉以石、非可求之近世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別集 久芬室詩集

端虛堂詩稿二卷 金陵排印本

清梁莛撰。莛字公約，江蘇江都人。諸生，久客金陵，工吟，善畫，詩才尤為清艷。有和陳吏部三立韵云：愛住青溪曲，當年此買鄰，烽烟莽江國，花月度蕭辰，舊雨艱如夢，春風豈厭貧，鍾山久相過，同作荷樵人。又為翠節庵畫菊題句云：孅孅西風雨，鬢霜相逢江上，又重陽。諸文出覺鍾山逸，補國應知淶水狂，病免即今能浪迹，秋高遙遠幾迴腸。年來未算支離甚，共把黃花照酒觴。補國句用溫公語，溫公嘗云贊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也。梁、陳均詩壇耆宿，與莛時相贊和。陳衍石遺室詩話云：梁君詩極似明末清明江湖諸老語，近人則胡梓方可相伯仲。斷句如憂時滿紙淚，孤坐四圍山，老輩談狂塵事外，遠人去住歲寒時，清陰酬我兼春闌，古樹如人謝新裁，皆沈著有意味。丁卯初夏避兵海上，以病卒。莛弱冠以後與李佳、閔爾昌、方爾咸、吳用咸、王存諸子友善，均善為詩。□□□□□□錄，同人所作為支生集。莛卒後爾昌挽之，□云：五噫歌罷獨酸辛，廡下從來有逸民，絕代娥眉傷老大，千金駿骨在風塵。文章江左聲名久，妻子兵間輾轉頻，丹旐翩然歸未得，似聞道路滿荊榛。此詩極沈痛，足以傳其人矣。

濤園詩集四卷 庚申六月閩侯沈氏排印本

清沈瑜慶撰。瑜慶字愛蒼，福建侯官人，江督沈葆楨諡文肅之子。光緒乙酉舉人，官至貴州巡撫。詩凡四卷，曰正陽篇、春申篇、南州集、義熙集，共凡古今體詩三百二十八首。瑜慶於光緒乙未以道員總辦金陵籌防局，時張之洞署江督，瑜慶與鄭孝胥、梁鼎芬均在幕中，時相酬唱。從之洞還鎮武昌，瑜慶先後監榷大通、正陽關，又補官淮陽道，擢尹京兆，因忤權貴左遷，歷後提刑廣州，開藩江右，又以與當路齟齬，被起被罷，撫黔年餘，辛亥國變，擧凡憂喜得喪，與其志行懷抱，一皆發之於詩。尚有黔中集一卷，因亂流轉散佚，今僅存此四卷。義熙集均辛亥後所作，如題杜十一集句云：軒轅不重坐烏號弓，臣甫再拜杜鵑血。又梁葬患崇陵雪水句云：此中有神靈，涓滴皆君賜，山陵掀底恩，虛白騰霄氣，井漾慎勿惻，火穢宜可沸，不與同天日，幸未孤氣類。均極沈痛。瑜慶生平熟讀左氏傳，杜之運用若自己出，且於同光以來朝政時局、人物掌故，多所紀述，可作詩史觀，平常作家莫能及也。集中如咏朱總兵洪章、龍勝子衛鋒事，及哀餘皇兩七古，均有史筆。哀餘皇結句云：州來在吳猶在楚，寢苫勿忘吾軍吏。用盲左語，心長旨遠。戊戌雜感云：絕學卻徒挑孔顏，詩書一例可修刪，誰知論薦文章日，清夜撫膺

草辨秖意在針砭康梁、言中有物、沈曾植序云、濤園之詩、要當合其與韵之文字、及平生議論、簡牘、襍文、互相證交相發、而后意匠所經營、所謂居要而警策、所謂詞高而意遠者、乃觀而可識、又謂辛亥後君嘗過余海日樓、值余畫寢、舉東坡睡起清風酒在亡之句、余起相答、君遂抗聲誦終篇、至於邊如魯國真男子、獨有平生盛孝章、真有若晉人所謂唾壺擊碎者、蓋曾植醉心山谷、喻慶嗣音大蘇、旗鼓相當、如驂之靳、集中壽蘇詩云、吾宗牙慧無所拾、有鞭甘為涪翁執、比來私淑到蘇門、也向畫圖拜展笠、讀者可知其得力之所在矣、

仿潛齋詩鈔十五卷 光緒甲申光州李氏刊本

清李嘉樂撰、嘉樂字德中、號憲之、河南光州人、同治癸亥進士、入詞林散館授編修、官至江西布政使、詩凡十五卷、以閑詩、從軍、課餘、公車、乞假、望雲、餘閩、寸草、浮海、趨朝、使粵、還臺、守青、備充為其集目、十五歲至五十二歲所作、存詩一千五百六十首、嘉樂生景行鄉先正湯斌、斌謚文正、字曰潛庵、故以仿潛名其齋、嘉樂少年束脩自好、官親行無守正不阿、既壯致身臺館、揚聲郡國、其操行廉勤序今貴者、庶便緣不畏強禦、任重而致遠、趙國華稱其峭勁若韓休、精力若黃霸、不受私謁若申屠嘉、功狀蓋凡戴吸無稽若張嘉貞、發奸摘伏、銖兩皆知若趙廣漢、清望直聲、震於中外、而其所為詩、乃復抗真豪邁、上下千古、造次頃刻、悉中與奧古之人以經濟顯、且不能蓋有其才、彼徒能文詞而治事不足者、又何如耶、也使粵集內闈中望獨秀峯詩、及遊風洞山過瞿式耜張同敞殉節處、謁忠祠、爲傳忠毅馬文毅二公、諸作雄健激昂、詞嚴義正、移籍集內雜任作有賦楚國殤忞命、敢冀淮陽善卧治、及棲棲風骨伸知己、莫教驅羊誤路歧之句、又夜閱刑牘云堂上安知獄吏尊、反逢下隼求驚魂、人前盡諸隨風靡、我輩長書異日存、暮聽杖詞防走卒、明徵果報付兒孫、但期忠恕

化過，故箕子家鷺門，又有憐惜意，真時已晚，得情獨覺寸

衷哀真鴻，此知者之言。嘉樂交關款，銘知遇，潮藩江右，卒以

鯁直不能容物，引退旋里。原詩清介之概，時於詩中見之。自

序謂數十寒暑中，鴻泥駒隙，輒於此覆，觀物考記事，珠聯

以自娛，非敢問世。然鐘呂之音，終非箏琶細響所能及也。

舒蓺室隨筆六卷　海寧唐氏刊本

清張文虎撰。文虎字嘯山，江蘇南匯人。諸生，隱居不仕。同治丙寅，曾國藩奏設金陵官書局，延聘通才，編校經籍，文虎與其選。校史記三注，成札記五卷，最稱精善。黃體芳督學江蘇，創建南菁書院，以經史詞章課士，首聘文虎為院長。文虎弱冠時，讀元和惠氏父子及歙江氏、休寧戴氏、嘉定錢氏諸家書，慨然欲為學，自有本原，因取漢唐宋注疏經說，由形聲以通其字，由訓詁以會其義，由度數名物以辨其制作，由語言事蹟以窺古聖賢精義。及子史莫不考其源流同異，精於天算，尤長於校勘，其生平精粹之言，悉載於舒蓺室隨筆中。同治季年，海寧唐仁壽為之刊行。江左士人，咸奉為圭臬。其集中序汪雙池集，以紫陽為宗，不存漢宋門戶之見；閱姚惜抱文集，謂酬應諸作，猶有世俗阿好之私；其序大吉羊室遺稿，則又深致慨於才俊之士相尚以科名，相勗以場屋制舉業，無有因流溯源，返求經訓，以漸進乎實事求是之學者，尤足以覘其器識之高，踐履之篤焉。

藏園詩鈔一冊不分卷 光緒癸未朝鮮吉雲館活字印本

清游智開撰。智開字子弢，湖南新化人。咸豐辛亥舉人，由揀選知縣，歷官至廣西布政使。智開居官勤慎，司榷廉平。同治四年署和州知州，問民疾苦，治北大行，禁胥吏，整完糧賦，為民病。築濱江隄防，自督工役，費節而隄堅。補無為州，調署泗州，治盜尤嚴，曾國藩稱其治行為第一。光緒五年，智開至都門，與朝鮮使臣卞吉雲邂逅訂交。時智開知永平府，旋擢永定河道，吉雲往來永平暨津門數，以詩章相贈答。歸國時攜藏園詩鈔稿本示其國人，因索觀者眾，遂以活字版印行。智開見之，又刪去數十首，以示不敢自信之意。集中如胡桃詞、將行兩七古體，逼香山；種竹、種松、種槐五古三首，均於永平府任內作，則又規仿杜陵。種松句云：名世材所希，咫尺千霄上。禾坐其陰，琴韵生書幌。相期勵平生，曰友惟我兩。歷時不改柯，高格真吾黨。種槐句云：快游行告歸，坐聽蟬吟久。來者當我知，遺愛慚何有。甘棠之暖，嘉樹之思，真乃標美古賢。光緒丙子九月八日六十初度，有句云：地下幾人同丙子，山中明日又重陽。朝鮮詩人朴梧西在其國中嘗約同僚為壽蘇會，夜夢東坡來訪，因名所居為夢蘇堂，因智開與東坡同生丙子，詩記之，有句云：天風浪浪山蒼蒼，東海遙隔西蜀岡。髯翁化去已千載，魂魄或喜游西國。誰與從者笑不答，此境無乃即雪堂。智開此詩又極似髯翁。乙卯閏三月養心殿召見恭紀云：微臣鬢髮舊朝天，今喜荷龍光玉陛開。迢迢三霄霖金殿，漾熏香和。聖主沖齡凝晃漾，兩宮親訪課農桑，從容賜對恩殊渥，朝祝春隨景祚長。一榻忠忱心懸霄漢，則又似金華殿中之語。智開任粵藩時，奉命護理督篆，及任粵藩又署撫篆，劾貪墨吏，不避權要，因以嚴賭禁，卻闈姓賭商餽陋規，至今粵民猶頌其清剛正直也。

海上嘉月樓詩二卷　滬上排印本

清唐晏撰。晏字元素，號涉江，滿洲人，光緒壬午舉人，官陝西潼商道。辛亥後遯迹海上，有與友人市飲詩云：「闌聲如沸夜冥冥，多少人間夢未醒。空去風濤輕泛島，客中蹤跡慣旗亭。欹寒酒釅鐙光醉，弔古吟高月解聽。歌吹沸天塵鼓市，可憐憂髩向誰青。」又題白畫梅花云：「想也羣仙入夢來，千珠萬玉貴安排。蝸廬無地留君住，且把寒香紙上栽。」清思健筆，擺去俗塵。晏隱於詩酒，有飲酒詩五古八首，上下千古，排奡縱橫，如云：「淵明絕代人，遭世棄榮枯。觴至輒陶然，餘歡藉詩續。方其興到時，豈以五字束。我生千載後，無由奉高躅。籀有冰雪文，晴窗得披讀。昨夜西風來，撼我庭前竹。鏗然自成韻，何必琴與筑。若與詩境會，把卷更三復。何以伴酣吟，若尊對靈淥。」又云：「昌黎昔飲酒，為文促其釀。張侯藉酒力，草聖卓不羣。古人所以飲，為屏世慮紛。酒為翰墨膽，力可奪三軍。大豈樂為此，政達沭諸天。」又有勸節飲酒，以寄興寓，啜糟豈真沈酣傲兒曹。魏生紈友乃吾倡，蜾蠃螟蛉空自豪。劉伶頌德，李白飛觴，下視塵世皆醯雞，糠粃吳鄭。李膂序云涉江道人之詩，不甚為詩所囿，任心而揚，探懷而出，讀集中諸若神異經及飲酒諸篇，漸離之擊筑，漸離門之鼓箏，翦君烏得而名之。陳衍石遺室詩話亦謂元素明達事理，雖身丁末造，有哀痛而無憤激。集中感傷故國諸作，與金之元裕之、元之丁鶴年，有極相似處。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別集　海上嘉月樓詩

愈思齋詩文集四卷　平陽楊氏刊本

清謝青揚撰。青揚字以榆，號小嵋，浙江平陽人。歲貢生。平邑自成道以詩鳴者，推華文漪、葉蔚、鮑臺、石芝之。青陽稍晚，亦多得其指授，為詩斐然成章，與鮑臺尤為契洽。臺稱其少負異才，風流自賞，長揚短李之佳詠，傳播藝林，余嘗推為王黎後身，以小友呼之。嗣後遠館桐川，數手役昆簏，學益邃，識益超，排山倒海之氣，沈博絕麗之觀，韻之令人神從身濡。掌熙謂華鮑兩家詩文，一以清潔勝，一以華瞻稱，青揚之詩，風情格韻超凡近，而力追古人，與華鮑足稱鼎峙。瑞安孫鏘鳴則稱其力追雅正，五七言律清婉有格，於唐賢中與許用晦、韋端己為相近。今觀集中斷句，如宿安山古刹云「僧眉堆古雪，佛面落殘金」，獨坐云「拾鴻背月，去亂葉帶霜飛」，架鷹云「向人猶自毛衣振，顧影真同髀肉傷」，詠明妃云「欲將萬里思歸夢，遙逐飛鴻到漢宮」，詠文姬云「手書寫文貽魏武，寸金尺寶臟遺編」，釣臺云「尚教天上星辰動，爭避人間物色來」，均有獨到之處。古體如趙忠毅公鐵如意歌、題華竹踐天台雁蕩遊草後、和林樂山夢遊石門見懷之作諸篇，均行氣如虹，悲涼激楚。青揚困於場屋，故和樵山詩有「燒燭燒殘一寸心，霜毫書盡千行字」及「萬事皆作春夢觀，底用悲歌行路難」之句。詩文各二卷，文多駢四儷六之作，體格不甚高，而典雅華贍，若初唐四傑為近。青揚卒後，遺集楊仲愚鴻賓付梓，始行於世。

紅餘詩詞稿一卷 平陽楊氏刊本

清謝香塘撰。香塘，浙江平陽人，謝茂才青揚之女，兄適同邑金氏。工詩，早寡。年甫十齡，詠月中桂詩有「試問素娥枝許折，不辭相伴住蟾宮」之句，其父以為不祥，不意竟成詩讖。遺稿存詩八十五首、詞五闋。楊仲愚既刊青揚所著愈愚齋詩文集，因將此集並付梓人。孫鏘鳴謂香塘詩筆清雋，力追古人，中年迭遭憂患，獨不為朱淑真哀怨之音，亦不媛之善棄禮法者也。斷句如詠菊云「天意只教全晚節，人情幾說占秋先」，月下觀梅云「憐他修到塵根淨，不合還從色界看」，題秋江垂釣圖云「消閒只是長垂釣，不管旁人笑直鉤」，暮春詠芍藥云「多謝化工情寂寞，留他楚屋殿春光」，均有寄託。詠明妃云「幾年團扇泣秋風，嫁遠方如冠六宮，從此君恩深注念，琵琶何必訴衷腸」，意新調雋，不落尋常窠臼，所謂深入無淺語也。香塘無子，撫夫弟之子為已子，鞠育教誨，俾承宗祀。有示兒五古三十二韻曰「少壯不長在，白日去堂堂，我今明教汝，及時須就將，如農事穮衰，乃得年豐穰，如冶如鍾鍊，乃使器精良」，又有示孫詩云「惜陰知否遵先訓，運甓尤須慕昔賢，願汝芸窗思努力，莫教悠忽誤華年」，式穀啟勤，真乃女有士行矣。

集部別集 紅餘詩詞稿

梁文忠遺詩四卷 河陽盧氏刊本又近代詩鈔選本

清梁鼎芬撰。鼎芬字星海，號節庵，廣東番禺人，光緒庚辰進士，授編修。法越事亟，疏劾北洋大臣李鴻章不報，旋又追論妄劾，交部嚴議，降五級調用，遂歸粵，主廣雅書院講席。在粵在鄂，均參張之洞幕事。庚子後，之洞保薦人才，遂由湖北武昌府遷擢鄂臬，旋署藩司。又因劾奕劻、袁世凱，有詔訶責，引疾乞退。辛亥後留守陵寢，管理崇陵種樹事宜，旋命在毓慶宮行走。戊午卒，予謚文忠。有張南書館於郎湖廣送全集小真形寫剞劂精 梁體、沈體 依綢曲折盡致，又寄 鼎芬與之洞最契洽，集中題十桂堂詩云「桂山留客酒頹頹絕世，若非不自呈，樹木盡憑天長養，樓臺全向日光明，投林空笑鴉爭瞑，臨水誰知鶴獨清」，冀哀布文寫寒主識寒心事。黃峰螺十桂堂在鄂督署，相傳為阮元、林則徐手植，之洞題聯云「魚鳥親人濠濮想，桂山留客楚騷詞」，託慕高遠。鼎芬嘗與紀鉅維、楊銳諸子觴詠其間。又陪孝達尚書集八旗館露臺展重陽作云「萬家烟火入登臨，獨見陶公作鎮心。江國水寒花寂寂，湖隄秋綠柳深深。浮雲不散天如墨，零雨初收酒滿襟。留得他年好相憶，一時龍虎動高吟」，二詩寄託遙深，如萬頃滄波，挹之不盡。陳衍詩話云：節庵避地讀書焦山海西庵，肆力為詩，時窺中晚唐及南北宋諸名家堂奧，佳處多在悲慨超逸二種。斷句如「與往思友生悲，來泐山

集部別集 梁文忠遺詩

川客行頭漸白，人生偶徹紅，一水飲人分冷煖，衆花經雨有安危，
閒驚未識誰家樹，臨水雜回少日顏，漸與世疏詩筆故，偶錦春
好酒杯寬，事過百年人以貴我，無一物意還多，皆可入主客圖者。
金首如窪尊、烟雨圖、秋懷、湘舟雜詩、春日園林金亭晚望同劉
生振騫楊生壽昌傷春諸作，皆餘逸幽遠。至哭鄧鴻臚兄介
脩五首，及聞公謀五古，則雄俊。鼎芬晚年與林紓尤篤，紓
八謁崇陵，均齋宿於種樹廬，是廬集中有詩云：百年臣子
意，耿耿違寧居，霜霰寒入骨，安趁西陵車，清晨瞻蹕以彼此相
呴乎。又有捫心糗有綱常熱，戀主能云大節敢向生

前昧宿心之句，真能寫出鼎芬心事也。

廓軒竹枝詞一卷 宣統辛亥排印本

清志銳撰。志銳字公穎，號伯愚，滿洲正紅旗人，他塔拉氏。光緒庚
辰進士，由編修歷官至伊犁將軍。甲午中東事起，上疏畫戰守
策，累焉，以侍郎奉命赴熱河練兵。未踰月，因女弟瑾珍兩妃貶
責，入降授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釋兵柄。遂迂道出張家口，策
馬踰天山西徙幕所，逐臺站，輒用咨山川風俗宗教，賦詩紀事。廓
軒竹枝詞一卷，又名張家口至烏里雅蘇臺竹枝詞，詩凡二十二
首，紀程問俗，詩筆亦勁健，行空如宿雁河間灘聲云：客思
孤迥早驚秋，枕上灘聲吼似牛，二十年前巫峽裏，一篷烟月下

蘷州。又哈拉鄂博第四十五台云：內盟游牧罕台畫，旂愛山台
是外旗，文字不同裝束致，居民爭睹漢官儀。又聞五月朔山頭
見雪云：一望寒山翠色稠，日光遙望雪光浮，笑他不及征夫健，
未見秋風已白頭。句均奇警。志銳宣統辛亥由杭州將軍調任
伊犁將軍，官甫踰月，協統楊纘緒以兵叛，夜攻將軍署，迫擁
為都督，峻拒不屈，遂遇害。僕呂順、武職劉從德、春勲同殉焉。
事聞，贈官銜，予謚文貞。志銳風負奇氣，守邊庭踰十稔，自
稱窮塞主，熟悉邊情，謂禍在無日。赴伊犁任時，以手書
告戚友，言以身許國，不作生入玉門想，其致命遂志，已預決

於拜銑出國門之日、所作詩文甚富、盡毋擄均散佚無存、僅此廓軒竹枝詞、於赴伊犁前付印、乃羽吉光、稍可窺見其遺臣正氣也、

元八百遺民詩詠八卷 壬申滬上張氏排印本

清張其淦撰、其淦字豫荃、廣東東莞人、光緒壬辰進士、甲午補殿試、入詞林、散館改知縣、官至安徽候補道、署提學使、辛亥後隱居不仕、著有夢痕仙館詩鈔、五代詠史詩、明代千遺民詩詠等書行世、此編蒐采元代遺民、凡得八百五十人、為詩四百餘首、古今體皆有、與明遺民詩詠均五言古體、有稱異及門祁正字武垣每首為詳注事實、張瑞修學華撰序、謂有元一代以蒙古入主中國、中葉而後、權倖用事、盜賊蜂起、綠林徧於各行省、此皆飢民窮困、鋌而走險、未聞士夫有倡為犯上作亂之謀、毀壞倫紀、悍然不顧者、順帝大去、仍思故土、一時耆獻、如鐵崖、靖闇、九靈、席帽諸君子、皆能貞介自守、雖以明太祖之雄猜、亦不為屈、夫綱常之義、自古為昭、既已委贄為臣、在三之節、有死無二、若其靦然異代、從復巧詞文飾、甚且反顏醜詆、豈惟史筆所必誅、抑亦名教所不容也、世之論者、或持種族之說、以曲為解、如元季諸賢、獨非中原之志士耶、學華所言、宗旨正當、此書逸民首列夷齊、孔子褒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周武之仁、商紂之暴、猶懍然於君臣之不可易、首山求仁得仁之論、實為千古樹之準繩、其淦思古傷今、表章忠義、託為詩歌、欲挽救已裂之倫紀、已亡之人心、使之絕而復續、其用心亦良苦矣、番禺汪兆鏞字憬

吾自號清溪漁隱，著有元粵東遺民錄，蓋與其除志趣相同。沁鑄所為題詞有云：神州華池池北望，涕如雨，免素恥為臣子，英懸故主大義炳千秋。痛心謬悠語，畢表昔事，編摩掌錄粗引緒，兵後多撒梦，嶺嶠賸片羽，得君燕許筆，秘笈益蒐補，匪若田橫之儀踰應真數。詩中編摩掌錄云云，即自謂所輯元粵東遺民錄也。

慎宜軒文集八卷 丙辰仲秋排印本

姚永概撰。永概字叔節，安徽桐城人，光緒戊子舉人，臺灣道瑩之孫，湖南安福知縣濬昌之子。桐城先輩風教，以東南義理詞章，姚氏自惜抱軒以後，尤為人士所歸嚮。永概承家學，振緒丕昔，詩文並茂。光緒季年，與兄永樸並主皖省學務。宣統初元，又先後任京師文科大學教授。辛亥後，徐又錚創辦正志中學，聘永概為教務長，因材施教，成就甚眾。文集六卷，即於此時用活字版印行。林紓稱其氣專而寂，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異，而言皆衷於名理，是固能稱其祖者。永概平居持論，以為功之貴者，從之愈大，其發之亦愈光。孔孟之天希臘之學說，其為暴君汙世所禁坑而焚之者，可謂極矣，乃不數傳而其道之光明昌大又加盛焉，譬之日月星辰之明，浮雲一過，特俄頃間耳，而於其明固無絲毫損蝕也。又謂文字之業，實與天地相終始，苟無文焉，則乾坤或幾乎息，而萬事萬物皆黯然莫得其既紀，故曰文以載道，文益工則道愈顯，大旱流金石，大浸稽天，而不濡不熱自若也。集中如錢田間詩文集序、裴伯謙詩序、神堂遺書附錄序、馬烈婦傳、記儀徵孝婦范肯堂墓誌銘、徐某某墓誌銘、先大母行略、先府君述、西山精舍記、詩廬記，均可傳之文。其以慎宜名其軒，因幼時讀書

桂東山中，趣庭學詩禮，濬昌語以正誼之道，當發而宿之，不欲其揠苗，當然而止之，不欲其盡也。因取呂孟光解，卽以慎宜不為敢言之意為軒名，以警之。濬昌又云：易曰義以制事，義者宜也。大學之道止於至善，至善者亦宜也。此說微眇閎博，非初學所驟曉，然亦不可不慎之於始，永概終身誦之。故能文行交脩，蔚為大師。私概有示正志中學畢業諸生文一首，謂五倫去而中國無存，六經去而中國無禮樂、無政刑、無史、無文字，國不國矣。語至痛切。此文未經列入慎宜軒集，並因扶世翼教，百世俟聖而不惑之作也。

蔣觀雲先生遺詩一卷 青島呂氏排印本

清蔣智由撰。智由字觀雲，浙江諸暨人。光緒壬寅舉人。嘗捐資，性行嚴介超卓，力追古人。甲午戊戌以後，感憤時事，嘗欲賈誼之痛哭上書，當軸不省，將遁避地，憂傷抑鬱以終。其生平閎識孤抱之所寄，如東續學之所得，刺時絕俗潔己高世之懷之所蘊結，一發之于詩。又自尤其少作，拉雜摧燒之，以盡所手定者才百數首而止。集中五古格高意韻，如永命思獨界、眾業眾家諸篇，作者其道義至深。今錄其宋篇數韻，以見一斑。如天由眾宗立吾國，王道易且明，胡為慕西人，工商逐邪羨，修盖日以崩，途狹士死，拜千載人相食，日來已偵彩，老御世變，痛膺激歎聲，競奪仁人死，權強稍當榮，問天天何言，但擬日月征，秋景曠空階，對露殘可驚。感喟生焉，淚落前縱橫，於數十年來爭奪相殺之禍，不啻燭照數計。[illegible]言之，洵為儒林先覺。近體如詠月云：今年秋半月無射候將初，不礙重花暗，偏看幾竹疏，免仍仙搗藥，蟾字明書羽霄圓侵曉，河山顯自如。九日云：兵革長開九字巔，山川好在未能前。縱懷舊野循地，得放見登高，只恨盤陟巖，盤崖往想像博英，把菊任因緣，人生國亂真愁絕，佳節相逢亦可憐。一唱三歎，言有盡而意無窮。智由歿於己巳秋，以遺詩付女弟子呂美

蓀、美蓀為次、陳三立作序、以聚珍版印行、貴池劉遵趣五言古二首、有云、横流任滔天、人紀終不滅、遼東一破帽、光可日月揭、燭幟船山詩、變姓窮巖穴、異代許同揆、有士娩若謀、廿年寄國賦、到死不可殺、剖璧了此生、若痛勝喋血、真能寫出智由心事、美蓀題詩有抱道無永命、萬檔道人世偈、彼河汾雕、明德推私謚之句、蓋美蓀曾上私謚曰貞曜先生也、智由有子蕙蓋、曾任浙江都督、智由不受其祿養、母效東齊之採薇而食、今蕙蓋亦已逝矣、

兩漢紀字句異同考 遼海叢書本

清蔣國祚撰、國祚漢軍鑲藍旗人、寄居寶坻、所撰兩漢紀字句異同考、所用之書、為荀悅前漢紀、袁宏後漢紀、祥符中鋟版於錢塘、百年後再刻於紹興年間、陰王銍序云、編修王公出使浙東、既刻劉氏外紀、以足資治通鑑、至刻兩漢紀、其艱其勤、尤為盡力、蓋兩紀再刻於宋、而銍則興正文字者也、歷元而明、何舍人大復、得荀氏紀鈔本、呂仲木復為校正、高陵令瞿清刊布、序云校讐無副、而袁氏紀尤所希覯、嘉慶間黄姬水重刻兩紀、原本宋刻、得自雲間朱氏、疑即銍所校讐者也、顧句字多舛訛、宧後有萬曆二十六年南京國子監鋟版差善、黄氏本行世絕少、因取諸本互校、重授開雕、訛者正之、疑者缺之、並臚列其字句異同若干條云、按蔣氏此書、頗關兩漢歷史、且於五百餘年、仍鋟版於錢塘、誠所謂書之顯晦、若適有數存、是時蓋國祚官浙江之時也、

韓節録抄本
清花沙納撰花沙納字松岑姓伍彌特氏蒙古正黃旗人進士
翰林院編修官至吏部尚書三等繼勇公德累壯公楞奉
之孫所撰之韓節録一書為其奉使朝鮮冊封王妃事也
事在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正月二十日諭曰此次前往朝鮮勅妃
王妃著派侍郎花沙納為正使副都統德順為副使又諭
向來派往朝鮮使臣隨帶通官每至五六員之多思朝
鮮職貢往來語言熟悉本可酌減且恐該通官等至該
國或有騷擾需索等事非所以示體恤此次冊封朝鮮

王妃著隨帶通官一人嗣後凡派往使臣俱照此辦理該
部即恭入則例永遠遵行三月初三日午刻至禮部大堂具
朝服授節起行冊封妃例賞蟒緞錦緞綾緞閃緞帽緞素
緞青緞各二疋大緞彭緞各三疋紗綢各四疋誥勅二通節
一柄黃傘一柄龍旗一對御仗一對勘合三張路引二張兵
票三張車票一張自出喜峰口至朝鮮都城凡經過之處
有考據者皆為詳註關外奇冷冰釋泥濘策馬行程録
記云在沙窩宿野營見一古城即唐時蓋蘇文城至平壤
入普通門謂此處舊建王都雄堞猶壯至開城行館時有

國王特遣副承旨來迎至江華島即今王京也環山而居遷
此都時即明太祖洪武時也過山即迎恩門設布棚迎勅國
王行禮又換肩輿鼓樂旗幟導勅亭前行入南門至王宮
門額曰敦化再入仁政中門內即仁政殿此即迎勅之殿也使
者降輿勅誥升至殿堦兩使捧入王升殿詣受勅位跪接
行禮兩使捧勅授宣勅官出殿立讀訖王率百官行山呼
萬歲者三樂止禮成入殿東小次稍坐進小宴二刻許國王遣
官來候東西施交椅三國王欲行再揖禮三辭始揖見始
茶宴次小宴次大宴酒七尋舞童吏番壽觴上二時許始

終席國王送至仁政門同乘肩輿拱手別回館又云未入座
時王先立問皇上聖安又言通官識一員皆皇上體恤之恩
出言有章矣國王年十九歲服紅袍四金團龍補首戴
翼善冠後脚向上如蟬翼束玉帶次日王回拜于南別宮
茶宴與昨同國王遣中使來享多儀戶部送元禮單都
禮單受之又送鹽禮單加禮單辭之當送國王筆墨箋扇
石章茶葉尺頭紡綢共八包行國王送於迎恩門設布
棚敘茶宴始揖別行時賞南別宮差役等帽八十餘頂路
經坡禮站謂此地元時名婆娑府至鳳凰城遼陽官井

按于此五月十七日回京覆命，又嘗著韻雪齋小草一卷，道光戊申悵宰方朔識于卷首，謂其格調起新，本原唐宋，核其律體較佳，癸歸扶光壎詩致沈痛，貞女歌五古，氣暢情摯，惟集中時有別誤之字，何閱之者未之改易耶

京津拳匪紀略八卷 石印本

清僑析生、縉雲合撰。僑析生，廣東人，縉雲，滿洲人，均未詳其字，書分前後兩卷，按其目次，前編諭旨，後編鈔摺彙錄，是皆從當時邸鈔記錄者，以下釐訂八卷，自拳匪緣起，至東明西庚止，此四卷為僑析生作，自拳匪蔓延至偽造諭約止，此四卷為縉雲作，後編外交綴志，時事擇言，此二卷為其合作，全書記實，共計十二卷，惟人名錯悞太多，如吳宗熙乃重熹之誤，又改外務部節，三四品京堂下遺人名，前附繪圖四頁，未免類于小說部矣，

岳寶公牘初刻續刻 光緒刊本

岳寶公牘初刻續刻一卷、

清英文撰、英文字煥章、伊拉哩氏、滿洲正紅旗人、由進士欽典主事、分部學習、歷官主事員外郎、外簡湖南岳州府知府、署寶慶府知府、著有岳寶公牘初刻續刻各一卷、自序云、居官三十餘年、嘗以主敬存誠四字、銘諸座右、而出守以來、處事不憚煩勞、必求吾民各得其所而已、茲將守岳守寶所有案牘示諭及勸世諸文、都為一卷、但存其出自己手者、而幕友之稿、雖事要文佳、概未錄也、觀其語多淺近、絕無四六駢文、不過文綜事實、純為公牘、使後人見之、足為初入仕途之模範而已、

熱河園庭現行則例十二卷、鈔本

清嵩年等撰、嵩年鑲黃旗人、官熱河總管、內務府大臣、所著則例、都為抄本、卷凡十二、目錄凡九十條、分縷晰、皆係熱河行宮總管任內例行應辦事件、玆熱河行宮之建設、肇自康熙年間、迄至嘉慶癸酉、嵩年蒞任總管、始考查多年積累之成案、輯為則例一書、其間品式規章、例條法制、以及纖微細末、凡其益於公者、無不備載、使居是官者有所遵循、亦繼往開來之善舉也、厥後烏明阿、松桂、錫介、眉福、長諸人、屢有增訂、大抵均以嵩年所著為藍本云、

牧令須知六卷 光緒刊本

清剛毅撰。毅字子良，姓扎庫木他塔拉氏，滿洲人，由部曹，官至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光緒庚子以檀庇拳匪卒革職。所著牧令須知一書，共六卷。其卷一論居官、關防、用人、陋規、書役、相驗、催科、辦差、郵政、聽訟、弭盜、保甲，所論均關緊要。其二卷為文移稿件各式，概屬吏房。其三卷文移稿件式，概屬戶房。其四卷文移件式，概屬禮房。其五卷文移稿件式，概屬兵房。其六卷文移稿件式，概屬刑房。其屬於工房者，則附於六卷卷尾。牧令初登仕版，未諳居官行政、聽訟催科，以及涖任接收，上下行文，六房所司，各分門類，手此一卷，俾有導馴。是書嘉惠牧令，誠非淺鮮。

兩漢三國學案十一卷 龍谿精舍叢書本

清唐晏撰。晏榜名震鈞，字在廷，辛亥鼎革，乃更今名，號涉江，一字元素，喜塔臘氏，滿洲人。光緒壬午副榜，辛卯舉人，官刑部筆帖式，改官陝西甘泉縣知縣。所撰兩漢三國學案，其自序云：班范兩家，未能闡明孔學，前後儒林兩傳，僅比寥寥，使人讀之索然。夫漢史於司馬相如、揚雄、張衡、蔡邕之倫，其為傳也，賦詞銘讚，纍牘連篇，而於經學諸儒，反不能表彰一字，此所以來後人漢儒說經，而經之諸也逆為之掇拾補輯，翻撏兩漢三國各史，求其端緒，凡得若干分為若干卷，每傳又分載事載言兩類，旁搜遠紹，提要鉤元，匯云次奇正以明道。例言西漢經學宜辨者，為齊魯之分，魯學為孔門正傳，齊學則雜入緯。是書分為十一卷：卷一之二周易，卷三之四尚書，卷五之六詩，卷七禮樂，卷八之九春秋，卷十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卷十一明經文學列傳。其於儒林人物，首列田何至京房十六人，曰田派；施讐至景鸞九人為施派；孟喜至杜微二十九人為孟派；梁邱賀至杜暉十八人為梁邱派；焦贛、京房至陸績三十二人為京氏派；費直至鄭元八人為費派；高相至毋將永三人為高派；韓嬰至蓋

寬饒三人為韓派，陸賈、劉安、魏相及袁準等三十四人以上為不知宗派者，然此外後漢書儒林傳補逸，尚有馬江、孔衰、孔謙、王純、蓋豹、侯成、夏承、婁壽、楊馥、潘潘乾、孔耽、高彪、熊敏、張遷十四人，而此書未入，是為遺漏之處。

德壯果公年譜 咸豐刊本

德壯果公年譜三十二卷，刊本

清花沙納撰。花沙納字松岑，姓伍彌特氏，蒙古正黃旗人，翰林，官至吏部尚書，謚文定，所纂之德壯果公年譜，壯果公乃其祖父也。年譜都三十二卷，按年譜首刊紫光閣德壯果公圖像，蜀東王森榮恭摹，是為十五功臣之一。其贊曰：奪橋毀柵，克卡破圍，舉縣獨拄，千人一揮，石徑懸旋，大河復渡，颯爽英風，光流竹素。公名德楞泰，字惇堂，祖居察哈爾之崇庫爾地方，蒙古正藍旗人，改升入正黃旗。曾祖名諾們達賚，祖名鄂奇爾，父名琳親，以壯果貴封贈三代官爵如例。以乾隆十年乙丑十一月時生，年十五夫人白氏來歸，年十四，公二十六歲由前鋒授藍翎長，本營官學教習，年二十九初隨征金川，三十歲升為前鋒校，公年四十復由京從征石峯堡，公年四十三陞委前鋒參領，記有御製健銳營詩，於奉隨征臺灣升授副前鋒參領，公因得賜繼勇巴圖魯名號，

年[illegible]授健銳營左翼長四十七歲隨領安大臣海蘭察由京起程征廓爾喀四十八歲補授鑲藍旗蒙都統五十歲補授正紅旗護軍統領五十一歲奉諭派公隨同福康安勦辦貴州苗民事[illegible]授內大臣苗疆肅清奉諭德楞泰著賞給子爵俟以勦辦箕山賊進[illegible]竄陝境奉旨申飭並革[illegible]花翎勦辦川楚教匪[illegible]功奉諭有職欽渠魁深堪嘉尚德楞泰本係二等爵著再加恩晉封三等爵以示優眷[illegible]辦川匪生擒偽總兵李彬等功德楞泰授為御前侍衛嘉慶十年[illegible]補授

領侍衛內大臣晚年諭令查辦陝西事件又派為勦辦西江口督辦軍務十一年補授西將軍國辦理降匪一棄屢奉嚴譴十四年奉旨查閱四川營伍六十五歲[illegible]以舊疾增劇上命其子偕御醫赴西安看視諭曰前以平定外域是以晉封一等侯爵今聞疾喘時作深尚[illegible]念著加恩晉封三等公爵三月初[illegible]時[illegible]西安將軍任所予謚壯果柩至西頂上親臨奠醊入祀昭忠祠御製詩悼之祭文碑文錄之[illegible]附錄渡臺軼事數條頗有奇特祁寯藻序鄂恒方朔校對

中國藝術家徵略

清李放撰放之履歷已見著錄所撰中國藝術徵略一名中國美術史吳重熹為之序是編以提倡美術保存國粹為要旨書凡六卷書畫篆刻諸門分為錄之以八[illegible]分類又分書畫天文[illegible]裝潢雕刻髹漆雜技諸類附編但分時代不復分類按其所譔是書起唐宋歷元明清數千年之久文物會萃各有專長別類分門各具小傳凡藏書畫玩器者人各一編亦足以多見而識[illegible]者矣

皇清書史 遼海叢書本

清李放撰。放原名充國，更名放，字无放，別號浪翁，義州人。原官度支部庫藏司員外郎。所著皇清書史三十六卷，冠以皇清二字，悉仿皇明書畫史之例，彭蘊璨歷代畫史彙傳，於列聖別為卷首，此則從之。明代書人有佩文齋所遺者，另為附錄，亦不入卷數。國書者不與書人同列，另寘卷末之首。內臣一人附錄書人不在搢紳之列，另寘卷末。外夷及姓字不具者附錄。書人姓氏仿明畫韻編次，均以其首一字為定。釋道一門，家數無多，統為一卷，不分卷數。婦女一門，由放之妻徐氏舊輯續玉臺書史四卷，所收略備，茲不重出。書人姓名，約序時代。書人小傳，或標書目，或舉人名，標舉之詞，提行另書。此原文尤詳。書家每用別號，不記姓名，此集蒐錄頗詳，是專錄法書人名，若書畫兼善，則僅錄其未詳者。善篆刻者多善書，已有周亮工等撰有印人傳，此則不錄。放纂嘗輯有遼八旗書錄、識輔書錄，仿寶真齋法書贊藝苑卮言例，撰有木葉厱法書記、嵩栖書話，今俱散附此史。按集有三十六卷之多，誠屬不易。然國朝書人之多，甲於歷代，實則不無遺漏。且其例言略分年代為次，則卷首之恭忠親王奕訢，

列于康修親王崇安、禮恭親王永恩諸王之前，不特年代相差，即以宗室名字之世代甚易知之，如玄允弘綿奕載溥毓恆啟道凱增祺是也。至于衆姓之中，其失序者，更不能免矣。

畫家知希録 遼海叢書本

清李放撰。李放鄉貫已見于清書史下。放所輯畫家知希録，其自敘云：予輯繪境軒畫董既卒業，又蒐得古今畫人千餘家，亦皆未經畫史諸書著録者。其中如謝僉舉、項嘉謨諸人，或喬梓同能，或棠棣競爽，或孫繩祖武，或弟紹師傳，夫亦可謂畫苑之嘉談，藝林之盛事矣。又如戴熙、朱鈞等，或以節烈著，或以文藝顯，尤足為粉飾者流增其聲光，爰手自編次於畫董之後，取老子有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因名之曰畫家知希録。此書體裁亦按清書史之例，以畫人之姓名上一字編入韻目，以便檢查，都為九卷，則無如書史之多也。

白石道人年譜 一卷 遼海叢書本

清陳思撰。思鄉貫已見著録。思因姜虬緑所編白石年譜欠詳，乃補葺之。夏承燾序云：此譜係思在蘇之圍城中輯成者。按是譜白石生年起于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九月，卒于西湖時當紹定四年辛卯歲也。當乾隆甲子有姜氏二十世孫姜虬緑書略，又有姜氏世系白石年譜，足資考證。十歲隨父官于古沔，淳熙十四年元日至金陵，紹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發合肥，晦日泛巢湖，因祝得一席風，以平韻滿江紅為巢湖迎神曲。慶元三年是年四十，正月觀燈不出，閒禱之年五十歲，下竺尋梅，和張吏部梅花八詠。六十七十譜中無記事。紹定四年卒于西湖，吳履齋諸公助葬，乃史周晉仙哭之以詩，吳夢窗重來昔雲，傷今感昔，賦惜紅衣詞。陳思是譜編次篤泛，考證尚屬精詳。

稼軒先生年譜一卷　遼海叢書本

清陳思撰、思鄉貫已見著錄中、所撰稼軒年譜一卷、起自宋高宗紹興十年為一歲、至開禧三年丁卯為六十八歲、是年卒、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也、號稼軒、譜稱始祖維叶、大理評事、由狄道遷濟南、高祖師古、曾祖寂寘、祖贊、父文郁、子九人、棄疾年十四、于紹興二十三年領鄉舉、十五歲隨計吏抵燕山、時金貞元三年、紹興七年、金正隆二年、隨計吏抵燕諦觀形勢、時年十八歲也、二十二歲、是為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大定元年、是時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棄疾為掌書記、偕義端與之遊、一日竊京印逃、京怒欲殺棄疾、乃曰與我三日期、追獲偕殺之歸報、京益壯之、次年京令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授承務郎、京為張安國等所殺、降於金、棄疾走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衆縛之以歸、乾道元年、進美芹十論、四年通判建康、七年出知滁州、淳熙二年三十六歲、葉衡入相、力薦棄疾、遷倉部郎、提典江西刑獄、加秘閣修撰、四年遷知隆興府、召以少卿、六年兼湖南安撫、七年知湖南、八年東萊呂氏卒、先生為文祭之、紹熙三年春、赴閩、四年遷大理少卿、五年時五十五歲、又欲造萬鎧、招補強壯軍額、以備不虞、未行、為臺臣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寧宗慶元元年落職、歸上饒、二年所居燬於火、三年居鉛山、四年復主管沖佑觀、嘉泰三年知紹興府、四年召見、言鹽法、差知鎮江府、開禧元年、坐謬舉降朝散大夫、提舉沖佑觀、二年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三年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旨、未受命而卒、年六十有八、賜對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葬鉛山、按稼軒年譜、係本辛啟泰之舊、而增益之、考核之而已、白香詞譜箋、辛棄疾小傳、末有德祐初以謝枋得請、贈少師、謚忠敏、今此譜則遺漏、

昇勤直公年譜二卷 道光刊本

清寶琳寶珣合譔。寶琳字夢蓮，官保定府知府，署清河道。寶珣字東山，道光辛丑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昇寅之子。昇勤直公年譜二卷，乃為寶琳寶珣合撰。昇寅姓馬佳氏，字賓旭，號晉齋，滿洲鑲黃旗人。由拔貢舉人禮部主事，員外郎，保送御史，由外班轉翰詹，入為庶子，轉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左副都御史，盛京禮部侍郎，調工部刑部侍郎，奉差甘肅查辦事件，署理寧夏將軍，補換熱河都統，簡調四川成都將軍，調綏遠將軍，簡授左都御史，鑲紅旗漢軍都統，授禮部尚書，派往廣東查辦事件，以患痢病故於陽朔縣舟次，贈太子太保，照尚書例賜卹，予謚勤直。卷中恭錄道光十五年祭文，御製碑文，經其子寶琳等校付梓，附刊輓聯祭文。按其官御史時，有奏請整飭學校，以正養蒙，及歷任摺奏，切重實事，多見明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長文襄公自定年譜 刊本

長齡姓薩爾圖克氏，字修圃，號懋亭，正白旗蒙古人。由理藩院筆帖式歷官湖北提督，安徽山東巡撫，湖廣陝甘雲貴總督，伊犁將軍，授大將軍印，往征張噶爾功，封威勇公，文華殿大學士，卒謚文襄。今考年譜所載，一生事蹟，武功為多，如勦辦教匪番賊，肅清喀什噶爾，皆其武功。而獻俘午門，是其功最著者。至有紫光閣畫像之榮，籌議青海蒙古善後事宜八條，因時制宜，尤為籌邊良策。惟於山東巡撫任內，先參屬員私借司庫養廉辦差一事，以致獲罪，發往伊犁，殊為可惜，然終不能以一眚掩其大功，旋復官入為大學士，管理部務，年八十卒于官。其獻俘凱旋，上遣皇子王大臣迎於良鄉，紫光閣行抱見禮，面呈大將軍印。年八十賜壽，晉封一等公爵，卒後賜謚，賜奠，入祀賢良祠，御製碑文，刻石旌其墓。道光十九年諭云，每次謁東陵成禮後，著將原任大學士長齡一併開列，奏請派員賜奠，其子桂輪襲其爵。

清真年譜一卷 遼海叢書本

清陳思撰。思字慈首，滿洲遼陽人，官河南知縣，所著清真年譜一卷。按宋樂工周邦彥，字美成，浙江錢塘人，疏雋少撿，不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杭州府志引宋臨安志書云，周郎從子，能文章，解音律，名其堂曰顧曲，製樂府長短句，工書真行，晚居明州，自號清真居士。年譜自宋仁宗嘉祐三年戊申為邦彥之一歲，治平四年丁未為十歲，熙寧十年丁巳為二十歲，元祐二年丁卯為三十歲，紹聖四年丁丑為四十歲，大觀元年丁亥為五十歲，政和七年為六十歲，宣和五年六十六歲卒。按邦彥十九時遊荊州，清真集有鎖窗寒一闋，此為全集之始，元豐戊午二十一歲，有夏日荊州東歸少年遊一闋，元豐二年遊京師，始入太學，二十七歲，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為正，元祐四年三十二歲，出教授廬州，八年知溧水縣，紹聖元年治縣著後圃，詞有隔浦蓮，紹聖三年還為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秘書省正字，瑞龍吟即此時作，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歷校書郎，宗正少卿，崇寧四年四十八歲，討論古音，審定古調，增演慢曲引近，為三犯四犯之曲，大觀元年為

議禮局檢討，政和元年知龍圖閣，知河中府，二年出知隆德府，四年徙明州，六年召為秘書監，宣和二年進徽猷閣待制，三年避賊過天長，道中有兩平樂詞，四年提舉大成府，繼蔡攸任也，送傳國寶奉使三韓，知真定，改順昌府，時年六十五矣，次年提舉洞霄宮，居明州，有蘭陵王詠柳詞，從處州卒，年六十，贈宣奉大夫，宋史黃蔭光傳改知處州，當方臘之亂後，盡心收養民，列上狀，加直閣，再任，卒年五十八，此則與年譜不同，東都事略謂無贈宣奉大夫云，墓在南蕩山，年譜引證頗詳，並錄鄭文焯清真詞校後錄要，後附鄭文焯校記一篇。

方輿類聚 刊本

清福申撰。福申字禹門，姓□□氏，滿洲□人，由翰林官至中允，江西學政。所譔方輿類聚，其例以地理為主，故首曰本類，餘為兼類，自天文以次遞列，而各類中參伍互兼，各按次序，如門庭樓閣，皆歸居處，各省古蹟，多在第三字，故每類多以二字起，無二字者，則自三字，或六字止，一卷分十六目，百餘按類標分，每類細目，各有次序，如品類必按朝代，數目必按多寡，凡一山一水，見於數省者，按省分之遠近，詳註之，每目各有四五條，至數十，或百餘不等，書中所引，以通志廣輿記為主，凡府縣不習見者，註必書明，凡遇三四條皆隸一省，而志記分載者，或先書志，則下書記，其卷一為本類，二為兼天文，兼時令，三為兼品類上，下四為兼人事，兼身體，五為兼文事，兼居處，兼樂律，六為兼珍寶，兼器用，兼飲食，兼服飾，七為兼植物上，八為兼植物下，九兼動物上，十為兼動物中，十一為兼動物下，十二為兼采色，十三為兼數目上，十四為兼數目中，十五為兼數目下，兼干支，兼卦名，卷十六為兼方隅，兼大小，按此以類推，遇一名一物，欲檢察之不易便得，不若上一字再冠以韻目，以便檢閱，是其書猶未完善者也。

乘查筆記一卷海國勝遊草一卷天外歸帆草一卷共三卷

清斌椿著。斌椿字友松，滿洲人，官內務府慶豐司郎中，所著筆記，自同治五年正月初八日，奉使遊歷歐美各國，至十月初七日回京，凡九閱月，周歷十餘國，往返九萬餘里，所過地方山川城郭宮室人物風俗，以及草木鳥獸之類，莫不一一載於是編，俾敦睦邦交者，藉資考證，裨益良非淺鮮，至於詩草二卷，皆就足之所至，目之所覩者，託吟咏以伸雅懷，蓋紀實也。

解脫紀行録一卷 遼海叢書本

清金科豫撰。科豫字笠庵，錦州人。乾隆癸卯舉人，初任四川射洪縣知縣，貴州仁懷縣知縣，官至四川雜谷廳理番同知。著有解脫記行録附雜詩一卷。初述解脫紀行之命義，蓋以川江天險，雲棧蠶叢，旅行其間，少一不慎，頃刻危亡立見也。孫齊元序，謂其克神京鉛運使，出峽江以解脫紀行，記經而詩緯，欵署辛亥嘉平日，蓋高廟乾隆時也。科豫是録云：夏六月己亥日向午，自敘永城外鐵爐灘登舟，瞑艤舟君營，庚子五鼓啟行，四十里至大灘，水勢激湍，石少尚易下，又十里許，陡聞水聲如雷，殷殷絕礁，怪石攢空，奔濤競赴，中繞一綫可通，望之令人意怖，操舟者由高趨下，左枝右折，不頃刻已出峽。蓋峽首尾長幾三十里，兩山逼窄，水勢怒激，一發而不可收也。道經不語灘，雖有言而未嘗見水湧至聲碚灘，則奔湍沸濺，亂石參差。張侯廟石巖上書對我來三大字，筆力遒勁，未知書人。然此處奇險也。所經灩澦、虎鬚灘水甚惡，已東三峽之外，以黃牛峽為最險。記云七十餘灘，以備涉川者慎履冰之戒。按科豫此行，雖逢險難之中，目之所見，路之

所經，無不考誌，途中所得詩，名曰行吟雜録，如折尾灘，祀張侯廟，白帝懷古，武侯八陣，新灘，蓋皆記此行者。自登黃鶴樓詩以下，則非川江之險矣。

三邑翠墨錄四卷 光緒刊本

李葆恂著。葆恂字文石，號猷怡叟，奉天義州人，江蘇舊補道。是編專為考據金石書畫之作，與王昶所撰之金石萃編相類，但金石萃編所收三代至宋末金遼之金石文字，有一千五百餘通，而是編所載，僅一百五十餘條，則相差遠甚，然其攷證精詳，要非獨具隻眼，煞費苦心者不能也，惟文安縣主墓志一條，謂此碑不著書撰人名，文章秀逸，字體細婉，俱帶閨閣氣，或是昭陽內人若班婕妤上官才人之流為之撰書云云，未免出於臆斷，似不若付之闕如，如夏五亡郭之例為愈也。

深省堂自箴錄三卷續錄四卷文集一卷 嘉慶刊本

清景安撰。景安字憶山，姓富察氏，滿洲人，由戶部員外，簡放司道，宦至閩浙總督，晉封伯爵，加太子少保，著有深省堂自箴錄三卷，續錄四卷，文集一卷，詩九卷，隨筆一卷，自箴錄分心性為一卷，政事為一卷，敦行為一卷，續錄惟多適情一卷，是為第四耳，所謂自箴者，蓋深省一身之作，人于心性政事敦行適情，應如何而無過，條分縷析，多為理學名言，政事一門，尤以論州縣之為政十要，宜為親切詳明，文集中之自得軒記，歷數家世，及其自身出處，生女早死，言之猶見孝思，思佑堂記云，負天即負聖主也，吾故不敢得罪于斯民，欲不得罪於斯民，必先飭吏治，欲飭吏治，必先察廉能，此論甚是，畢沅序其詩集云，年前尹公子似村馳書告予，富鶴亭有才子憶山，能世其家學，詩亦清新俊逸，今按其詩則不如文，但集中有先伯任豫藩時，余尚椎幼，曾隨任讀書，今余復授斯職，昔之治書方岳堂猶存，庭前大槐宛然如昔，而余已白髮星星，因成二絕，以記其事，詩云，堂名方岳記猶存，重到中州白髮新，三

十年前如昨夢，庭槐應識再來人，放言濟美步前塵，端賴天心作養人，唯有真誠宣聖化，別無良策惠斯民，詩雖不佳，可稱佳話，

洗寃錄義證四卷 光緒刊本

清剛毅撰輯，剛毅字子良，滿洲正白旗人，他塔拉氏，由刑部司官外簡道員，薦升巡撫，官至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按洗寃錄一書，始于宋，在淳祐丁未年，有直秘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參議官宋慈敘，清初沿宋明之制，凡各省臬司以至縣令，無不發有官書，故除坊行有五色批印本外，向推許氏詳義本為完，光緒間潘文勤祖蔭等，或刊於湖北，或刊於貴州，以及滬上之各官書局，此書為剛毅官江蘇巡撫時，課吏成書，汰繁存要，并取雁門郎氏集證諸則補錄未備，條分件繫，合為一書，名曰證義，其原書本註，悉依律例館校正本為程式，但於脫文誤字，從而改之，原有圖格方藥歌訣，圖類相附，非另有所發明也，

聽訟弭盜各法 刊本

清鍾祥撰。鍾祥字雲亭，滿洲人，由部曹官至山東巡撫。撰有聽訟弭盜各法十五條，緝匪五條，告示二則，刊刻一卷，通行各屬，俾為縣令方針，可與牧令須知相並，然亦居官諄切之苦心也。

陳光亭雜識六卷 刊本

清揆敘撰。揆敘字愷功，姓那拉氏，滿洲人，進士，官至左都御史。所著陳光亭雜識，都為六卷，前無序，後無跋，全書所著，皆為經史之學，蓋平日讀書見得所識，隨筆而記，故無次序。開卷則稱髫年時聞里語有云，輦轂之下，龍[illegible]鄭氏，次則左傳僖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公章，再次則烏斯藏喇嘛香，焚能驅邪，再其次則回紇改稱回鶻，繼書齊東昏之潘妃步步金蓮事，謂余閱釋典報恩經云，鹿女步步金蓮，東昏蓋取此，胡身之註而通鑑所未及，可補之云，饅頭饅字當作[illegible]，見[illegible]晳餅賦汝窑宮中焚燒，內有瑪瑙末為油，惟供御掾退，方許出賣，或論引莊老，或記錄詩賦，或唐宋詩，或[illegible]志，或漢書，總之全書經史為多，而雜識亦有關學問，其物類州郡別名一篇，謂從爾雅廣雅方言本草諸書，如東華真人呼日為紫曜明，亦曰始暉，亦曰太明，又如北斗七政，二十八宿，十二支配屬象，一一節錄，然其中所最要者，莫如歷代帝王建都攷，其第六卷，皆于書經經文有所發明，是其平日讀書，不憚地處，有見必錄之本意也，惜刻書時未編類次，殊欠工緻。

續同[illegible] 刊本

清福申譔、福申字禹門、[illegible]、滿洲人、進士、官翰林院侍講、所著續同書、乃以古今人事類分二十有七、共分二十四卷、目次則君道、臣道上下、倫常上下、婦女品行上下、人事、文章上下、武事、技藝、境遇、形體、嗜好、飲食、服飾、夢[illegible]、三生、仙道、釋教、神思、妖異、天文、地理上中下、器物、珍寶、樂律、植物動物上下、昆蟲、水族、此其類別也、核其書中要旨、則兩事相同、兩名相同、兩地相同、兩人相同者、條引前人之事、或二則三則多且有數則者、皆採擇古書、不論朝代、實開雜誌之生面、但搜記於暇日、亦非一朝一夕之功矣、前有蔣祥墀麟慶等為之序、

清異編珠 [illegible] 刊本

清福申譔、福申字禹門、滿洲人、[illegible]、進士、官侍講、著有清異編珠、福申著此、係以清異錄語、採擇為[illegible]、錄中語則以別[illegible]之、引用他書屬對者、則詳為注釋、分類之法、悉照原書、但原書句法長而難屬對者、間或刪一二字、此與類[illegible]聯珠、典志類聯、絕甚相似、其要旨則在作律賦律詩、隨時採用、手此一編、不使人搜索枯腸、亦足啟後學之功也、書分上下二卷、鮑桂星謂其搜發幽隱、掇拾奇隽、屬對精確、序此良然、

舊學盦筆記一卷 李葆恂撰

葆恂著名恂，字寶卿，號文石，又字叔默，號戒庵，一號猛庵，別號紅螺山人，晚年號熙怡叟，辛亥後改名理，字□石，號黽翁，又稱狐笑□人，官直隸存記道。石蓮序，葆恂字文石，一字黽翁，卷首署黽道人，蓋以此耳。石蓮序云，此筆記一卷，為未畢業之書，僅存八十餘則，而舊事軼聞，多人所不及知者。今觀編中自記所見金石書畫甚多，並將目錄一一載之，又自注云，凡拙著無益有益並讀畫詩已入詠者，不重出，其嗜古之癖可謂深矣。其餘各條，一鱗一爪，信筆漫識，然偶一寓目，亦足增人興趣。惟讐校未精，不免魯魚亥豕之訛，如屬吳逸謝憲西洋畫詩云，歐羅巴國滄溟外，能寫丹青到眼中，鮮識乾坤如許大，男兒真是可憐[illegible]林士女工歌舞，持較西洋定不如，紅袖彈絲瀑泉濺下方更有左行書。按測字，應是側字之誤。又吳梅村題山水幀詩云，曲檻跼寮抱柳塘，幽人寄跡水雲鄉，夕陽多處蘋香淨，小艇歸來水氣涼，問却蒲葵風自引，坐觀鷗鷺□偏長，笑他襱襪何為者，觸處紛紛有許忙。按襱襪二字，當从衣，不當从示，茲特校而正之，以備考焉。

左庵瑣語□ 刊本

清□昌撰，[illegible]錄庵□瑣語一書，概記清季諸士大夫之軼事，或事關佳話，或事關閱歷，或辨□是非，或語雜游戲，或記店舍題壁之詩，或記世代替綴之盛事，又如士大夫科名遲早遇合之奇，好古藏珍書畫奇技，凡繩昌親見親知，隨時筆記，既不分門別類，亦無先後次序。其卷末自記光緒辛丑十二月既望三兒為庸誤，舐犢情傷，心緒惡劣，思有以淘汰之，爰檢向日筆記，擇其雅馴者，手錄成卷，顏曰左庵瑣記，書于湖南縣署，[illegible]

左庵一得初錄一卷續錄一卷

清繼昌撰。繼昌李佳氏，漢軍人，舉人，由工部司官，簡放湖南鹽法道，江寧布政使，安徽巡撫。是錄以所見書畫，隨時撰錄，故年代次序，先後淩亂。其自記云，世人競尚宋元本朝四王吳惲，以及湯戴，此外等諸自檜，不屑錄也。蒙則於當代重品，百無一二，顧斤斤舉小名家而錄之，但取其精，不取其貴。初錄成于光緒戊申正月。續錄記云，所錄小品，非特取其筆墨之精，且多取其有興趣者。竊謂名流遺墨，原為明窗淨几清暇流覽，陶寫性情，開拓胸目，如但以收藏宏富，與世爭名也。所錄僅一二百事，惟曰真而精耳云。按其初錄，多錄畫本，續錄則兼載法書，真草隸篆，以及楹聯，其文並錄，再識云，尚有扇面百餘，容另錄之。續錄成于是年二月。此書與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相似，惟體例少異耳。

香奩發微一卷

清震鈞撰。震鈞字在廷，一字在寔，姓喜塔拉氏，滿洲人，光緒壬午科副榜，辛卯科舉人，官刑部筆帖式，選授甘泉縣知縣，著有香奩集發微一書。按香奩集為唐末韓致堯作，蓋傷時託以諷歎也。震鈞序謂纖豔體，故逐詩加註，能以發其微，震鈞所註，未能盡是而無非，至謂致堯原序，所書甲子，大都迷謬其詞，未可信也。其謂庚辰辛巳迄己丑庚子之間，考其時當在僖宗之代，致堯方居翰林，而一卷香奩，全屬舊君故國之思，彼時安所用此，又謂大盜入關，似指黃巢，考巢亂後致堯始貴，並無避地之舉，直至梁移唐祚，致堯始不常厥居，所謂天涯逢故舊，避地遇故人者，正此時也。貶濮州，貶榮懿，徙鄧州，南依王審知，是也，故無題詩序云，丙寅年在福建寓止，可徵香奩一卷，編於晚年，梁氏既禪之後，又謂全唐詩錄，於李波小妹歌，疑其別有所感，亦未道出致堯心事，又謂其詩純用比興體，自序謂百篇，實則百一篇，詞二篇，賦二篇，共百五篇，震鈞在卷末註按汲古閣刻香奩集止此，全唐詩此後仍有七篇，與集中之作語氣脈類，恐是他人之作，震鈞此論則是也，至其詩中

註解未能盡合。震鈞所著韓承旨年譜，悉以前詩臆度而定，[illegible]宣宗大中七年癸酉，定為十歲，條有玉溪生答詩，十歲裁詩走馬成之句可證。昭宗龍紀元年己酉，禮部侍郎趙崇知貢舉，擢偓登第，狀元李瀚同年可考。偓與吳子華侍郎詩註云，予與子華，久困名場，按公是年四十六歲，及譜中某年遷官，某事奏對，而遽定香匳詩某首，即是某年[illegible]某事而作，則師心自用，恐未能盡確，純任己意，其中未免有武斷之處焉。

遼海叢書本含中集五卷

清李鍇撰。李鍇字鐵君，號眉山，別號廌青山人，焦明子，後髯生，山求子。原籍襄平，隸漢軍鑲白旗，官庫筆帖式。遼東鐵嶺者係漢軍成軍之處也。爲舉博學鴻詞科，不就，以詩鳴于雍乾之間，為遼東三老之一。其所撰有含中集，後改名睫巢集。遼陽金毓黻跋，謂睫巢集六卷，後集一卷，舊有刊本，世不多見。近年吳興劉承幹京卿曾于庚申歲重刊于維陽。戊辰歲，徑袁金鎧商諸劉氏，將刊板購歸奉天公有。又又于北平購得寫本含中集五卷，蓋即睫巢集也。乃初次手定之本，又益以續作，釐為六卷，始易名睫巢。此一集所以有二名也。含中集詩七十六首，為睫巢所未收，此即先生手訂是集之所刊落，但互取兩集校對，字句時有異同。承幹後集跋云，往余仕北平，過薊門，讀州牧錢君碑，始識廌青先生名，繼晤[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借知先生隱盤陰廌峯下，乃即所謂廌青也。洪東[illegible]刊其初集，然多少年之作，晚年詩境則更精細。云集分六卷，卷一樂府，卷二之六皆詩，其後集樂府詩共一本，故未分卷，但以遼海叢書所刊者，其卷一樂府多五雜組兔然擬古樂府五首，卷二詩金山寺多歸[illegible]一首，壓唐

詩下多過白沙泉詩、洗琴歌下多瑞竹巖、老鶴下多重奧準提精舍、秋浦竹枝詞滅没下多初伏日懷友人二首、刪鍾匪莪留瑞登州下多哀雁行再賦哀雁但睫巢集卷二初春寄西澗上人至哭所知止若含中集則卷三詩以初春寄西澗上人為第一是分卷不同且多拜意師墓就藏上人之花木二首其下各卷皆有異同又案含中集為五卷睫巢集尚有六卷及後集一卷是皆寫定含中集以後所作、

紫幢軒集 精刊本

清文昭撰、文昭字子晉別號薌嬰居士、愛新覺羅氏以應封宗室、官奉恩將軍、著有紫幢軒集、幼為王漁洋之弟子故詩佳而多也、是集分年分種、白古瓻集分上中下三卷、含東屯集、在告集、文春集、古瓻續集二卷、龍鍾集、飛騰集上下卷、知田集、雍正集上下卷、松風集、分注甲乙丙丁四卷、檜柏草上下卷、畫屏齋稿、桃次吟、注起己酉秋其間居詩致其牆三十韻、欲誤刊卯字、艾集上注起庚戌正月盡六月計詩一百三十二首、艾集下注庚戌七月盡十二月計詩六十六首、臺溪集自注起辛亥正月盡八月石立集、盤山紀遊草、軌居草自注起辛亥九月盡十二月病榻吟、按宗室文昭、與邵蘭成德、鮑名、但成德有詞集、且中舉人、文昭有己卯寅興、特命宗室子孫、凡應鄉試者聽赴、余七藝已呈堂乃以後場用子書語被放、感而作詩云、故僅在宗人府行走而已、非其志也、未幾乞病閒居沉耽吟詠、是以詩境消磨歲月者、詩中佳者甚多、不勝眉舉、至其病榻吟、最後五絕一首云年登五十三、今與世間別、此內甚分明、青空一片月、是其絕筆。

紅螺山館詩鈔一卷津步聯吟集一卷 刊本

光緒初刻

李葆恂吳重憙著。李葆恂字寬翁，奉天義州人，江蘇候補道。吳重憙字石蓮，廣東海豐縣人，官侍郎。紅螺山館內有辛壬輯集，為李葆恂自都返洛時作，感時憂憤，音節蒼涼，語多沉痛，而提人行七古一首，全從杜甫石壕吏中脫化而出。黃體芳評稱其依情造文，指事切類，不規規準擬，而唐宋大家風格神韻，乃時時出其筆端，可謂善於品評。津步聯吟為吳重憙避地津門，與李葆恂酬唱之作，疊韻詩為多，視紅螺山館似稍遜。昔袁子才作詩，不喜疊韻，以為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以一二韻約束為之，則不得不湊拍，安得有性情哉，洵為卓論，此津步聯吟所以不逮紅螺山館也歟。

知足知不足齋詞稿杏北山館詩草 稿本

知足知不足齋詞稿杏北山館詩草 稿本

清奎照撰。奎照字朗山，姓索綽絡氏，滿洲人。戊辰舉人，甲戌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至吏部侍郎、禮部尚書。著有詩集若干卷。按詞注有齋宿聯吟一卷，今皆散佚。此詩題為杏北詩草八，蓋第八本也。知足知不足齋詞存，鈔本行書是其親筆。詩中五月初四日恩命教習庶吉士恭紀詩，注由司業遷理藩侍郎，後膺斯任，相距三月。是其父英和遽戍賜還，奎照蒙恩復其官，故由四品驟膺二品之速也。九月二十四日，恩命補授奉宸顧總兵，其詩起句云，日中寵進三錫命，注云由理藩院調工刑，授今職，相距千日，一年榮說六遷官。注去年五月復授編修，今甫年餘，官已六遷。送科布多參贊鍾仰山詩四百八十字，以詩代言，敘述明晰。又按其詞，滿江紅平仄失律，清平樂四首，尚無大疵，餘則多是南北曲，殊不類詞句也。

錄簽人、附生、未仕、以游幕終、

九梅村詩集廿卷 排印本

清魏燮均撰。燮均初名昌，字子亨，號芷庭，慕板橋之為人，更燮均，字伯柔，又字公隱，自號九梅居士。著有九梅村詩集二十卷，總目以前十集為上卷，後十集為下卷：一曰夢梅軒小草，二之四曰硯耕集，五曰海上集，六曰關山集，七曰臨渠集，八曰襄平集、姿川集附，九曰邂覔集、塞上編附，十一曰燕遊小草，十二曰燕遊續草，十三曰躬耕集、臨溪小住集附，十四之十六餘生草，十七曰嵗傴僂遊草，十八之二十曰西曹幕吟草。每卷注有年月，起戊子迄甲戌，有光緒元年吉林將軍銘安刪訂其集，得古近體詩二千四百首，并為之序，張鈞為之傳，其自序謂秦遼東三老之名，故專心于詩，觀其自為之詩，不類三秦盈貪多之害也。詩仿漢魏，盛唐尚矣，乃其學吳梅村，未免落小家氣矣。米蓮曲五首，尚有古意。流民行、荒年歎、賑哭行五古三首，皆紀實之作。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淮陰侯傳，詩哀得體。古鏡篇七古詩，尚有氣勢。讀邱抄晚當太傅四首，有句云，百戰功高能滅賊，九重恩重特封侯。又云功名自足垂千古，謗議何妨聽眾儒。蓋指辨理天津教案，未免示弱之識耳。

恩福堂散文附奏議 底鈔本

恩福堂散文一卷奏議一卷

清英和撰。英和索綽絡氏，字樹琴，號煦齋，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歷官至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手抄其奏議一本、散文一本。核其奏請廣開言路，下採芻蕘，舉賢能，劾不肖，恤民隱，蒲稅斂，所言甚是。其遵旨密保四人，另具名單，其人誰何，無從知之。其奉議開捐例一摺，主持節用，指中臚舉世宗論定欽額，并限停止工程，以節糜費，請開新疆礦產，以作開源，條陳回疆，請用長齡，為漕運請設專員，各奏均關緊要。至其散文中，萬壽賀表、聖駕幸翰林院頌、御製義利辨跋、盛世明君頌，頌揚得體。跋其先世河文勤公奉使高麗及撰滿洲掌院學士題名碑、恩濟莊碑記諸篇，均有關歷史。庚申順天鄉試錄後序，可入科場藝林掌故。比翼朝天圖識語，寔是英和夫婦得意之事也。戲書奉雲叔藏，是其元孫也。奏稿皆刊入年譜矣。

夢堂詩稿十五卷

清英廉撰。英廉姓馮氏，字福餘，自號夢堂，隸鑲黃旗漢軍，舉人。由筆帖式於乾隆間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授東閣大學士，改武英殿大學士，卒于官，加太子太保，謚文肅。著有夢堂詩稿十五卷，起于壬寅，訖于癸卯，凡得古今體詩九百二十八首，按年叙次，經錢載為之叙，文跋于卷尾。英廉以舉士起家，其秋日雜興第一首云：不盡蕭條況，西風透竹扉。秋深憐語急，天闊雁徐飛。乞米笑揮帖，留賓欣典衣。偶然買新蟹，已有一甌肥。絕米詩云：渺渺廚烟出屋遲，瓶餘空洞共人飢。石如可煮真仙矣，琴自能炊便碎之。避穀未妨同鶴瘦，跳丸何處遇龍痴。但求此腹吾無負，笑和淵明乞食詩。地震後敝廬積壞，構茅屋以居五古一首，茅屋落成題曰寄庵，是其未通籍之作。遊寶華山五十韻，當時江南人士多所稱許。題高東軒先生溪巘詩序云：防河以茭楗，見之史記河渠書及漢書溝洫志，今河上所謂埽工是也。顧修治之法，舊籍未載，東軒以省兴來山左，習石林之役，事竣，爰題三十韻。其詩多言治黃之法，洎秦郵覆舟落水，自念而出，記以長歌。全集無在官詩，無相壽詩，

雖有宦遊之地，亦不過題其景物而已。全集以五律為工，餘則少遜。卷七之張曉村序中嘗竟誤賞其子廷福，何竟未之核出。

偎復軒詩 刊本

偎復軒詩四卷 刊本

清錫縝撰。錫縝姓瓜魯特氏，字逸諄，又字厚庵，蒙古正藍旗人。進士，由部曹歷官西寧辦事大臣、副都統銜、駐藏大臣。著有偎復軒詩四卷。第一卷起辛丑，盡庚戌，古近體八十五首；第二卷起辛亥，盡辛酉，八十二首；第三卷起壬戌，盡甲戌，一百五首；第四卷起乙亥，盡甲申，一百十一首。集中金貞祐銅印歌另有著錄；庚申書憤四首，蓋詠英法之亂，句近杜甫；又正定行館觀唐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紀功載政碑詩，頗韓蘇。戊寅之冬，縝拜駐藏大臣，佩蘅師相以詩贈行，會病不果往，答詩二律句云：四首閒雲出岫時，春風吹到不曾知。五年又作華胥夢，四牡俄賡玁狁詩。蓋縝前在西寧以病乞歸，特中國史館之材，而起用之時，非由於薦剡，乃忽命駐藏，故云。辛巳病後讀書十二首，或詠孝思，或書金石，或為考證，或言學問，是於讀書有所得也。仿白香山新樂府十首，題為封神、任子、勇號、新章、電綫、機器、明墨、小楷、照相、演戲，可謂開前人所未言也，但不偏不頗耳。

多歲堂詩集附戴賡集 刊本

多歲堂詩集四卷戴賡集二卷附集一卷 刊本

清成書撰。成書字倬雲，號誤菴，滿洲人。舉秀才第一，乾隆甲辰進士，以禮部主事歷官至內閣學士，轉盛京戶部侍郎、哈密幫辦大臣、直隸泰寧鎮總兵。是集分四卷，按是集起于乾隆乙未，成書時年十六歲，從詩集編年之體也。己亥鄉舉有詩，壬寅有選古詩存詩，甲辰會試中式，廷試三甲，以同進士入為部曹，分戶部，有紀恩詩。辛亥入轉翰林侍講，即事四首。乙卯扈蹕瀋陽，九月轉翰林院侍讀學士，詠避暑山莊紀事絕句詩八十餘首。戊寅二月遷內閣學士，己未遷盛京兵部侍郎，辛酉調工部侍郎，甲子以事降調，補翰林院侍讀學士，乙丑二月改二等侍衛，充哈密幫辦大臣，有四月發都城詩，途中有詩，六月抵哈密任，以後皆西北之作。戊寅在烏什暨莎車皆有詩，庚辰正月內召，至京改四品京堂，補太常少卿，道光辛巳無詩，四月遷兵部左侍郎，六月調戶部，奉使山東，卒於河南蘭陽縣途次，時年六十二歲。晉秩都統，其戴賡集皆扈蹕應製之作，附刻律體試賦一卷。

友松吟館詩鈔 刊本

清毓俊撰。毓俊字贊臣，顏扎氏，滿洲人。光緒己卯舉人，官至候選道。所撰友松吟館詩鈔十五卷，其自跋云：自同治甲子至光緒戊戌，共得詩三十二百五十六首，刪其蕪雜，存八百二十二首，編為十五卷云。按其集以甲子編年，古近各體皆備，古體饒有韻味。官遊所經，多有題詠，卷七中水災行，記光緒十四年房山縣事，西山出蛟，誠為奇異。卷九紀異詩序云：光緒十六年四月初一日，陳州府李家集忽大風疾雨，空中有青年美女對舞，天竟晦，風愈猛，牆宇盡拔，俄而五火龍追逐牛女，雷火震擊，村民傷者無算。詩亦豪壯。恒良後跋謂其詩出入風騷，斂法漢魏，下逮六朝三唐兩宋元明國朝諸大家，無不博覽而貫通之，則未免言之過矣。

養志書屋詩存 刊本

清宗佑撰。宗佑字輔心，自號湖山侍者，內務府漢軍正白旗人。由附生筆帖式官內務府郎中。自謂養志書屋詩存一卷，經其弟宗禮官廣東粵海關監督時，刊于羊城。瑞丈莊麟序其卷首，他序或題詞，大半為滿洲八旗名宦，如瑞麟、長善、果爾敏、尚賢懋、喀郎阿、志銳、志鈞、瑞昌諸人是也。集中帝京篇，款署樹臣者批云：帝皇典重，麗密，我漢京承平著作，不可無此手筆。友山謂其典重堂皇，此詩[illegible]，其仿子夜歌一首，靚物懷人，得比興體。惜不永年，故僅得詩一卷。其弟宗禮跋云：先兄賦性聰穎，少負大志，年十九，官筆政，即膺薦剡，人咸以為異數，而於侍親奉職之暇，未嘗輟吟詠，偶得一二，隨時棄置，全稿無存。此僅宗禮之行篋中之遺篇爾。

懷古田舍詩節鈔 [illegible]刊本

清徐榮撰。原名鑑,字鐵孫,又字鐵生,先世監利人,祖應龍始遷瀋陽,以驍騎從龍入關,隨征廣東,乃籍歷廣州駐防正黃旗漢軍。由附增生中式嘉慶丙子科舉人,丙申科進士,即用知縣,官至杭嘉湖道,調補福建汀漳龍道,於咸豐五年在徽州黟縣之漁亭督戰陣亡。著有懷古田舍詩節鈔六卷,按年為次,古近體不分類,宦遊所至,到處有詩,註中或有考證可取,如追敘行設防閏八月廿三日丑刻章門賊船全遁及舟中書感四律,復之漁亭閏月十五日發記山口號五首,又述事四首,皆詠當日戰事之作。其卷首有徐公傳略,銘岳撰,崇文勤實序云,八旗中人長於勳績,短於文章,徐公之詩四十卷,八旗詩人無若是之多者,舊板在浙,經林勿村中丞芟薙其繁,重刊於蜀都為六卷焉。

耕煙草堂詩鈔 [illegible]本

清戴梓撰。梓字文開,自稱耕煙老人,官世講,入值南書房,原籍浙江仁和,萍居揚州,謫居遼東,著有耕煙草堂詩鈔古近體共四卷,古意五首,漢魏初唐詩近之,舞刀歌,意氣豪放,七十自壽詩十首,有一謫遼東三十年,痛深邱隴隔遼天,身存卻是君恩厚,命舛非關世態偏,此詩心平氣和,無復劍拔弩張之什也。西征問捷三首,可入開闢新疆志書。辛丑三月望後一日,聞亨兒成進士詩,雄壯蒼涼,歷述所遭,勉勵後人之作也。卷末耕煙先生傳,金兆燕撰,謂其入康親王掉書大營,獻討說降馬九玉,劉進忠等,實為膽識兼能,而製造沖天砲,能使洋人南懷仁欽佩,在南書房時與西人徐日昇纂律呂,意不合,為其所忌,卒遭張獻忠之養子陳宏勳之劫,謫居瀋陽,亦可謂遭逢之厄矣。

慶芝堂詩集十八卷

清戴亨撰。亨字遂堂，遼陽人，由進士官吏部主事，改官知縣，授山東齊河縣知縣，戴梓文之子也。乞休還里，與李鐵君、陳石閭齊名，時稱遼東三老，蓋皆以詩鳴者也。乾隆戊寅歲，經其猶子東瑛迎養江蘇，刻其所著之慶芝堂詩集于昭文縣署，是為初刻，年久板佚，至道光乙未年，經其外孫荆道復重刊，今復再刊于遼海叢書，是三板矣。詩集都十八卷，其卷一為四言古體、騷體，卷二古樂府，三之六為五言古體，七之八為七言古體，九之十二為五言近體，十三之十五為七言近體，十六五言長律，十七五言絕句，十八七言絕句。按四言者有如范經、騷體歲暮歌尤佳，樂府野田黃雀行，是在其猶子東瑛官儀徵時憫民飢之作，古體詩入安化寺詩社一首，全似[illegible]明，宦游從宦，來往江南塞北，到處留題，詠物寄意，盛世元韻，不愧為三老之一也。七律中之送東瑜大姪從軍大金川序云，前廣督鄂公彌達，曾命大姪製造九節火炮進呈，今苗氏梗化，奉諭旨，命東瑜解至軍前效用，乃祖善造沖天炮、珐郎撒鎗，若祖若孫之技能，惜後世竟無繼起發明者。

十六研齋詩鈔六卷

清瑞元撰。瑞元字容堂，一字少梅，滿洲旗人，道光辛巳恩科舉人，歷官嘉興府知府、山西湖北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哈密辦事大臣、駐藏大臣、科布多參贊，卒謚端節。是集分為六卷，又題曰少梅詩鈔，第一卷省餘草，第二卷曰皇華咏，第三卷曰檇李賸吟，第四卷曰玉關[illegible]鈔，第五卷曰客藏吟，第六卷曰北游草。其弟瑞[illegible]，各為小序，弁於簡首。又嘗誦其佳句如重陽夜月云，人到北山北，月生東海東。重陽宿沙河云，詩情濃似酒，花事淡於人。戚遠堡邊門云，虎豹聲消戚遠堡，烟雲氣擁大狐山。謂其逸情勝概，戰欲陵駕古人。其門人崔光笏、[illegible]其詩有三變，幼承庭訓，謹守繩人。其詩溫厚而和平，迨年登强仕，足跡幾徧天下，游覽所至，意興增[illegible]，一變而為高華。洎乎建牙絕域，地屬窮荒，睹物振懷，因時適[illegible]，遂擴其抑塞磊落之氣，以發為蒼涼激壯之[illegible]，蓋又一變而為奇恣。良以親炙久而知之深，故品評得其當[illegible]。

蘭雪堂文集一卷詩集五卷

清岳禮譔。岳禮字蕉園，滿洲人，康熙辛卯舉人，由工部員外郎授甘肅道，後緣事歸旗，特簡西寧府知府，終至漢興道。著有蘭雪堂文集一卷，其詩則曰奉使遼東集、蘭雪堂稿、甘泉集、淨香方丈稿、黔中詩草、滇南詩草，附詞二闋為一卷。裡竹山房稿四卷，其三子先福識云：先君博學，文章根柢六經，詩宗李杜，書祖王趙，畫擬荊關，歿後家遭回祿，百物罄盡，其兄承善篋中尚存詩之什一，放錄付梓，此非全集也。文中進漢臺記，下筆似蘇，詩之古體，筆勢較弱。題余澹心板橋雜記七絕十首，其一二首云：南部風流易斷腸，笛絃聲隱夜蟾涼，至今處處春園裏，化作花間曉露香。正是雞鳴起舞年，千金責劍媚嬋娟，可憐傾藏酬兵士，不及秦淮買笑錢。二詩頗婉娩。裡竹山房稿中憶夢詩，序其夢境離奇，長律亦無大疵。

戢思堂詩鈔 刊本

清李宏譔。宏字湛亭，奉天人，由河庫大使官至河道總督。著有戢思堂詩鈔上下卷，刊本精良，有大學士高晉為序。集中擬古詩五首，頗近陶淵明。詠架花律詩其二云：元圃空勞獻頌詞，沈薐差可酒盈卮，雖知珍重春為殿，不近濃華玉自持，淡遠似聞人定得，低垂如許露凝時，何當更厲秋來實，蔑致而今已解頤。病中檢閱淵明集，得形影神詩三章，淡泊明志之作。晚侍西湖行闕詩，蓋值高宗南巡駐蹕時者。甲申六月拜命河東總河之紀恩詩，無甚精采。是集係其子奉翰重刊，共詩三百首，舊板漫漶，字漸模糊，此則精矣。

天閒園畫樓文稿四卷石泉集詩四卷

清郭柏蔭撰。柏蔭字遠堂，福建長樂縣人，舉人，官河南。著有天閒園畫樓文稿四卷、石泉集詩四卷，前序後跋，皆目為之。其弟子楊用霖書稿，吳坤校字。所作之悼亡集序、四六駢文，碎錦零箋，裁對工穩，層次井然，與林范亭民部書、議論讀書所得，逐條發其己意，堪為五經讀書一見。卷二之序女誡文、堂堂正論，但當其時因不知後世之女子開放也。許莘山墓誌銘一篇，可補史傳。卷三之經修文廟筆記，條目分明，亦見書中謂年三十七削職歸鄉，未詳其為何官。詩集始于壬午，盡癸亥，共得詩分四卷，詩則遜于文，惟海上謠四首，皆紀實諷世之詩，言淺而意盡。

味露華館詩抄五卷

清尚史煐撰。史煐字明章，漢軍人，廣州駐防，由附生屢試不第。著有味露華館詩鈔五卷，經其二子衍瀛、衍鋆校刊。首列煐廷遺像，光緒丙午李恩紱序，其首卷曰唫蕉集，年署辛酉。卷二年署壬戌。卷三曰苔陰集，年署癸亥。卷四曰汾江集，年署庚辰。卷五曰敵愾集，年署甲申。古近雜體皆備，挽蒼梧殉烈施香海詩筆力壯，與讀昆吾南百詠續編七十首，均可入南海縣志。織婦吟一首，即感人工不若機器之速也。壬午樣白慧詩，賴於史筆。乙酉書事八首，即誌中法之戰。恭讀告捷邸鈔詩以誌喜五首，詩追杜甫。其註云：越南宣光鎮海同時告捷。按注即法陸路提督李威烈，為劉永福擊死水師提督孤拔，為福州將軍福興擊死之事，但詩注而未詳。

仿玉局黃樓詩稿 光緒刊本

仿玉局黃樓詩稿五卷 光緒刊本

清廷桂撰。廷桂字芳宇，輝發那拉氏，內務府滿洲正白旗人，道光辛卯舉人，選授湖南安鄉縣知縣，官至永州府知府。所撰仿玉局黃樓詩稿五卷，其詩類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絕句。陳振瀛序中謂其近體一往情深，言由衷發，五七古既力沉毅。題簽者徐樹銘，校字者王先謙、張伯熙，均出其門者，蓋皆童試所錄之士也。

芝隱室詩存 同治刊本

芝隱室詩存八卷

清長善撰。長善號樂初，姓他塔拉氏，鑲藍旗滿洲人，由侍衛擢副都統，官至廣州將軍。所著芝隱室詩，都七卷，第一卷至七卷，分為楚遊集、兩京班聯集、奏蜀紀行草、閒居吟、東華酬倡集、榆關邊宦草、越游草，古近體詩皆備，附存故舊倡和詩六十三首、詞十首、續存課藝二十篇、試帖三十首。綜觀全集，長於五古、五律，亦有唐風，七古亦有氣勢。自少壯至暮年，半因游宦所經，到處題詠之詩為多耳。惟是集卷八仍刊越遊草，而目錄中之附存故舊倡和詩詞及續存課藝二十篇、試帖三十首，則均無之，或未刊行，抑為散佚，則不可知矣。

嶺雲齋詩草附醉夢錄 光緒石印本

嶺雲齋詩草一卷附醉夢錄二卷 石印本

清遐齡撰。遐齡字菊譚，愛新覺羅氏，宗室，鑲藍旗人，以應封宗室官奉恩將軍。所著嶺雲齋詩草一卷，附詩餘八闋，又著醉夢錄上下卷，亦為石印本。詩句平穩，殊無警策，詞則造句淺濬，略勝於詩。其醉夢錄屬於雜記談怪誌異之類，惟所錄山痴老人遺詩斷句一則，僅記山痴老人為其外祖荔岩公，未書名，詩文全集毀後無存，惟存詩音從古考四卷而已。其嗣子寶善早逝，無力梓行，僅錄其遺詩三首七絕，云：重天秋老葉飛霜，無石何堪拾翠，商哥語吳儂試回首，江南妻子盼歸裝。造句頗有情趣，遐齡詩才，曾不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別集

李鐵君文鈔一卷 遼海叢書本

清李鍇撰。鍇之州貫已見詩集著錄。所著文集分上下卷，賦論說序贈序跋是為上卷，表書記頌贊墓表塔銘傳是為下卷。李鍇為遼東三老之一，其詩文皆為當世所重。長洲沈氏撰國朝詩別裁集，謂先生著有廌青山人集，或即詩文之總名。盛昱、揚鍾羲合纂八旗文經，錄其文七十一篇，未言采自何書。陳慈首購得文鈔一册，書作宋體，所鈔二十六篇，中有六篇為文經所無。遼海叢書刊本悉從文經，而附以鈔本六篇，又增秋明主人菊譜序一篇，都為七十八篇。文筆與柳宗元、王禹偁相近，可稱為長白作者中古文大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別集

一飛詩鈔一卷 道光刊本

清文沖撰。文沖字一飛，又號紅蕉詩客，姓納拉氏，滿洲人。廕生，由工部郎中官至河道總督。著有詩鈔一卷，有徐松、彰阿、林則徐批識。善徐經序中謂其詩超軼絕倫，獨闢畦町。既而歷節鎮，其閱宦遊所至，山川雲物，悉皆寓之於詩。又云拳拳忠愛之意，時流露於行墨，蓋其得天者獨厚，而才之環絡者不凡也。如古北口之月冷雲荒、王屋山之紅泉碧澗、易水、大梁、真定、邯鄲懷古諸詩，吐屬頗佳。原驛題壁避人戕無聲淚，愛子慈親已白頭，是其孝思純篤。過扁鵲橋詩云：蒼生此日無多病，兩字饑寒欲問醫，是其憂國憂民。謁岳忠武祠詩云：靈旗色黯山河影，祠木風悲戰伐音，句頗雄壯。其過廠娖公主墓感作一首，詩不甚佳。注云即明思陵劍擊之長公主，國朝以公主之禮葬之。謚徽娖，原注葬字誤刻嫁。附刊信札頗惟府君山及成子峪山兩說帖，蓋即奉命隨定府看視之吉地也。

晉齋詩存二卷 刊本

清昇寅撰。昇寅字賓旭，號晉齋，馬佳氏，滿洲人。由拔貢禮部員外郎官至綏遠將軍、禮部尚書、奉使廣東察辦事件大臣，殁于廣西舟次，予謚勤直。所撰年譜已見其所著之詩，名曰晉齋詩存二卷，曰代[illegible]草，曰歸里草，曰皇華草，曰蜀道草，曰紫塞草，曰閱伍草。詩以律體差勝，集中皆宦遊經歷之詩。戈壁竹枝詞紀實之語，入杭蓋山至三音諾顏長古，詠其山水奇秀，可謂塞外佳境。題鮑綠飲小照，注云先生藏書甚富，嘗邀宸賞收入四庫全書若干種。其蜀道草係官四川將軍任時之作，紫塞草在綏遠任時之作，閱伍草注原稿不全，存詩十七首。道光丙申河道總督朱為弼序，謂昇寅自少勤學，即用力于詩，不矜奇，不雕繪，此語述之。卷尾有二子寶琳、寶珣校字，及洪瞻陛、勞沅恩兩跋。

愛吟草二卷　刊本

清當紀撰。紀字銘勳，號蔚廷，別號理齋，瀋陽人。乾隆癸酉副榜，丙子舉人，丁丑進士，選官四川西充縣知縣，官至崇慶州知州。當金川構亂，隸定邊將軍溫公幕理餉。癸巳六月蠻逆叛掠木果木，當紀刃數人，猶詈不絕口，身被十餘創，死於昔嶺，贈中憲大夫加道銜，祀昭忠祠，子廕知縣。當紀所著愛吟草，前後二卷，其前卷書首曰甲申之冬，以計偕入都，凡途次所經，形諸吟咏，時與諸同人唱和，後選授西充，途中名勝，亦間有所作，始于甲申冬入都，親友祖餞留此別之詩為起首，到官自警四首，一曰宰官身當年蕃家子，再曰堂下伊何人，蚩蚩皆赤子，又曰但學古循吏，莫致輕薄子，的是賢宰口吻。鳳凰山張獻忠伏誅處，題注山在西充東南二十里，曾有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之歌謠，國朝肅親王入蜀，射殺張逆於此，此則有關清初歷史。此歌並見于蜀碧，前集附錄行狀、祭文、題詞，多紀實事。後卷曰續愛吟草，王爾烈序云，此集為嗣君于蒽氏敗麓中搜得者，詩得百首，皆丁丑榜後，需次里居朋友唱和風景流連之作，蝸頭小草，是未定稿。此云蒽氏，蓋即三孝廉詠中之蒽國璋，字奉我，號惺圃者，王爾烈後序，謂當紀死後七年，而蒽國璋亦死于京寓，此誠文人之厄運矣。當紀之詩，大有唐韻，心靜氣和，蒽國璋庚寅附錄之詩，與當紀相近，又附錄題其殉節諸作，多屬卿貳知名之士，尤以八旗文人為多，如鐵保、百齡、法式善、金科豫、圖敏、彥布、李維書、郭明德是也。

三槐書屋詩鈔　遼海叢書本

清金朝覲撰。朝覲字午亭，錦州人，歷內務府鑲黃旗漢軍。嘉慶戊辰舉人，辛未進士，選授四川榮經縣知縣，官至崇慶州知州。著有三槐書屋詩抄一卷。按其全集初本未刻，始刻入遼海叢書。核其集中之詩，入都鄉試、選授四川、丁憂回旗、服闋再起、川陝往還，皆宦遊行旅之作。至于詠于烈婦之詩，足彰貞節；恭賀御製憫忠詩三十韻，為山左李毓昌之作，此詩可入即墨縣志；庚辰恭讀仁宗大行皇帝遺詔詩，具見忠愛之忱。丁憂去官之詩，第三首起四句云：作吏何須久，恩深怨亦深。是非皆往跡，依戀總痴心。此則如老吏口吻，識閱歷之詞也。餘詩無多警策新奇者。集中附錦縣志金氏世族二則，考據甚詳，末為金毓黻識。

寶善齋課稿二十四卷　原寫本

清睿親王魁斌撰。魁斌字平舟，齋名寶善，愛親覺羅氏，官宗人府宗人、正黃旗都統。著有古近體詩課稿二十四卷，署曰道光元年辛巳歲寶善齋課稿。有扈駕恭送仁宗睿皇帝梓宮啟行及昌陵、永遠東安詩，思授御前大臣，並賞用紫韁，感恩紀以詩；讀歷名臣言錄，各詠一詩；大學詩題，方正不類；讀明史詩，尚有見地；戲誌作，題頗枯窘；隨扈盛京、東西兩陵、南苑、圓明園，隨時隨事，皆有詩，止於平穩，殊少佳句，鈔錄之字頗佳。

香湖詩鈔四卷附文存一卷（刊本）

清李堯文撰。堯文字宛林，又號香湖，漢軍旗人。由舉人官浙江鹽大使，改知縣，官至知府。著有香湖詩鈔四卷，附文存一卷。堯文所著之詩，律古均有佳句，蓋為遼東三李（李鐵君之弟）詩有家學也。全集多官游之作，而官浙最久，故多湖上之詩。卿舉出梁文莊詩正之門，集中有挽梁文莊之七古一首。其四時玩花時，有睡足氣全清之句，清誤消則如庚韻矣。富春行七古一首，風光綺膩，畫在詩中。呈杭藻楊方伯七律四首，頗似宋人。雜著論傳述古忠奸，又如東萊博議。錢清履序，謂其詩本諸性靈，不規規於漢魏唐宋元明之界，此語良然。

承恩堂詩集八卷（刊本）

清恩錫撰。恩錫字竹樵，姓蘇完瓜爾佳氏，滿洲舉人，由刑部員外郎官至江蘇布政使，署江蘇巡撫，著有承恩堂古近體詩集，都八卷，曰綠雲仙館吟草、南鴻小草、臨淮江上錄、歸里集、蔬香小圃集、溧水重游集、洗心亭集、嘉禾堂集。詩學中晚宋元諸家，五言古詩尤見工力。胡家玉序謂其南鴻草、曼陀羅館誌作，一官一集，大都各就其時事之所值，攄寫其歌嘯慨之情。按恩錫之詩，一集之中，非一年之作，故編其年於詩目之下，非編年為集之體例者也。溧水重游集、宿長山袁氏梅花書屋詩，疊韻至十次，可謂詩思不窮。春柳秋柳七律各四首，搖曳多姿，聲調流利。秋山雜感詩似放翁。臨淮江上錄，良馬歌七古二首，寄託良深。歸里集望蟾閣題注洞冥記，在釣影山，高十二丈，上有金鏡照見魑魅，句云，雕欄遠隔雲烟外，金鏡難容魑魅過，蓋紀實也。酬李蒓客郎中慈銘七言長古一篇，身世遭逢，言言歷歷。

澄懷書屋詩鈔四卷 刊本

清穆彰阿著。穆彰阿姓郭佳氏，字鶴舫，滿洲鑲藍旗人。嘉慶乙丑翰林，吏部尚書，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改文華殿大學士。是集凡四卷，都為古今體詩，前有吳鍾駿、朱鳳標序，及李芝昌、李福培跋。夫詩以言志，說詩者亦必以意逆志。今觀其感遇詩云，名苟不立，富貴豈足要。典試浙江云，此行不為西湖好，願把賢才答聖朝。其以人事事君之蓋，求賢為國之忱，無不於詩發之。固非尋章摘句，剪葉裁花，徒傷詞藻之工者，所可同日而語。朱鳳標序中所稱裴相功名、許渾風月，兼而有之，洵非溢美之詞也。

樂道堂文鈔五卷詩鈔十卷 同治刊本

清恭親王奕訢撰。樂道堂文鈔五卷，續文鈔一卷，樂道堂古近體詩二卷，續詩鈔一卷，賡獻集一卷，正誼書屋試帖詩存二卷，喜帖子詞一卷，岵屺懷音一卷，賡四時讀書樂詩一卷，幽風詠一卷（以上共計十六卷）。清恭親王奕訢撰。奕訢，宣宗成皇帝第六子，官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督辦軍務。所撰詩文集，凡六卷，皆有自序，折於簡覈。今觀其文，機圓而通，詞暢而逸，理論皆本於經術，而勤平粵匪捻匪方略二表，和聲鳴盛，冠冕堂皇，尤為駢體文中之傑作。其詩則以清正為宗，雅潔為主，而於岵屺懷音，足以見孝思之誠；於賡獻集，足以見對揚之休。蓋其合於邇事父遠事君之旨也。若幽風詠、賡讀書樂諸作，均為試帖體詩，付之不論不議也可。

皆山草堂詩鈔十二卷　清祖之望撰　嘉慶刊本

清祖之望撰。之望字載璜，浦城人。由舉人進士，改庶吉士，歷官通政使、太常寺卿，外簡山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湖南巡撫。之望所撰皆山草堂詩鈔十二卷，曰小華草、曰小華續草、曰汾晉草、曰鄂渚草、曰北歸草、曰南歸草、曰湘草、曰鵲華小草、曰矢音草，皆古近體詩。除矢音草之隨扈盛京途次恭和御製詩外，前十一卷皆其宦遊之作。全集無序無跋，第一卷小華草自注云，凡奉使皆攝皇華，僕侍長白穆少司寇行軒，宜名曰小華，是役也，自京師踰淮黃，渡潯陽，達豫章，又由楚涉漢湘，南至桂林，久之自楚北旋，以乾隆丁未九月出都，還以明年五月，往返閱四時，經由萬餘里，凡有所得，拈為韻語云。汾晉草中飼鹿四十韻，不知何所指，詩多平淡，殊少清新俊逸之作。

敦教堂詩鈔六卷續鈔二卷　同治刊本

清官文撰。官文字秀峯，內務府漢軍人，以軍功擡入滿洲，由堂筆帖式、主事，授侍衛，旋遷廣州副都統，升授荊州將軍、兩湖總督，授文淵閣大學士，晉封伯爵，卒諡文恭。著有敦教堂詩鈔六卷、續詩鈔二卷，自序云，辛丑歲，簡命出鎮粵東，綰此新府，飄然遠宦，方經兩粵，又歷三吳，水陸交馳，又況蠻烟瘴雨，又云余武夫也，身披甲冑，隊列戈矛，雖筆札從軍，亦謂阿蒙當日，而詩歌雅事，原非絳灌應知。按官文恭當咸豐同治之間，坐鎮湖廣，督師轉饟，夙有能名，而胡文忠林翼，疑其貪而鄙之，竟至官文恭七謁而不見，卒為文恭以禮下之，當時有相如廉頗之喻，蓋斯時正值髮匪之亂，武昌失守之第三次也，守此危城，督撫豈存意見之時，而文恭能下之，則可知相度之寬，識見之廣矣。文恭自謂武夫，原非詩人，而又集詩有八卷之多，亦云難能可貴，觀其戊申六月題荊州水災、丁未粵垣紀事、觀書有感諸作，詩皆古體，然一闕江岸隄防，一闕外兵侵入，一闕士大夫宜勤學，非必以詩之優劣繩之也。魁文後序云，秀峯先生

自辛丑冬，恭膺簡命，出鎮粵東，由蘆溝橋起，游歷名勝，無不作詩，越丁未夏，陞任荊州，由粵至荊，水陸經過名山大川，除前集二百九十首外，又得百五十首，以為後編。又云其詩平淡，不拘一體，則魁文之跋是也，珠江竹枝詞二十四首，皆紀實事，與鄱陽湖竹枝詞四首，樊城竹枝詞四首，均足採及風土之記，但小品耳。

碧琅玕吟館詩二卷 碧琅玕吟館詩 刊本

清錫齡撰。錫齡，姓愛新覺羅氏，字鶴亭，清宗室，著有碧琅玕吟館試律二卷，經其門下鮑蘭生詳為註釋。舊以試律為科場公令之一，故務舉業者必精心于此道也。按錫齡之詩，對仗工穩，深合館閣體裁，前後均序跋，亦無刊刻年月。

世澤堂詩文遺稿　光緒刊本

世澤堂詩文遺稿三卷　刊本

清郡王銜多羅貝勒載澂撰、載澂恭忠親王之長子、宣宗成皇帝之孫、文宗顯皇帝之姪、愛新覺羅氏、官都統、年于餘、卒于京邸、無子、奉旨命溥偉承繼、即今之襲封恭親王者也、載澂著有試律詩一卷、古近體詩一卷、古體文一卷、試律對工句穩、不出格律、七律多應製體裁、其甲戌二月二十一日、紫光閣馬射、臣載澂得中三矢、蒙恩賞穿黃馬褂、敬紀詩云、華林馬射賦重賡、勉效馳驅答聖明、賜爵已曾叨澤厚、（注謂加郡王銜）賜衣幸得沐恩榮、行輳扈從黃衣美、御驛瞻依赤念誠、通理章身邀帝賚、願將葵日共心傾、古文通順、其胞弟載瀅為序、

石琴室稿　道光刊本

石琴室稿四卷　刊本

清簡親王禩、簡親王自號石琴道人、愛新覺羅氏、著有石琴室稿、古近體詩三本、未分卷、穆陽阿序、年記道光戊戌、葉志銑序于道光乙巳、志銑序謂授讀全集謁陵、祝蝦韓碑柳雅之續也、校武行圍、于城獵碣之詠也、品詩題畫、辯偽存真之著也、登山觀海、智樂仁壽之符也云云、觀其集中去歲余居被火、移于隋齋、仿東坡移居詩八首、氣韻閒放、挽治亭詩注、有治亭以以射中的得賞花翎、余于乾隆六十年、校射中前五枝、得賞黃馬褂、治亭目覩、又有題庚鄂公寶刀詩序云、刀為王所收藏、其詠幼公鏡註云、幼公銘崇禎癸未古文夫贈此、識貽子孫、以深興邑之痛、金陵勒家、全集詩皆平常、

今囦詩鈔 咸豐刊本

今囦詩鈔十卷

清栢春撰。柏春字東素，自號鐵□，蒙古人。道光乙巳進士，由兵部武庫司員外，改官直隸候補知府，著有鐵遂僊館從戎草、官游草、後從戎草，全集皆古近體詩。按其移官保陽十二律句云：白首郎官列，從戎願豈酬，宦情消牘尾，星氣避旌頭。是初從戎作。潭潭仙署在，陳跡轉愁予。自注：武庫司久壞，乙卯歲予為籌欵重修。是官兵部時之詩也。詩中題有從僧忠親王至山海關軍詩，又壘至大沽砲臺之詩，當是庚申之役，自序書于彰儀門外營次，疑是文宗北上熱河之時，官游草中之詩，大半係從征粵閩方林鳳翔之髮匪，後從戎草，蓋從征捻匪之時。觀其古近體詩，當以五律為上，七律次之，五古尚可，七古則氣勢不盛。高偉之序，刊于目錄之後，亦是別開生面者。從戎草二卷、官游草六卷、後從戎草二卷。

詒晉齋後集詩附隨筆 光緒刊本

詒晉齋後集詩一卷隨筆一卷

清成哲親王永瑆撰。永瑆為高宗純皇帝之十一子，官軍機大臣，總理部務，予謚曰哲。所著詒晉齋後集，自嘉慶戊辰至庚辰，此十年中所得之詩，都為一卷；隨筆一卷。詩則每首之下空一行，題下多有追錄二字，乃正集之所遺而補之于此也。隨筆亦讀書偶有所得，以意發明，見聞札記之類。然于學問有闕，此卷不知何人，筆之於書，謂閱目錄，不知隔行者即尚書離句之法，有題目者為小品，空分段落，不過空行費板，印書費紙，在成親王固不惜此小費也，批之者乃所見者小耳。此書刻工潦草，恐係坊間翻版。

守意龕詩鈔六卷

清百齡著。百齡姓章佳氏，字菊溪，滿洲人。由御史歷官至廣西巡撫、兩湖總督、直隸總督。所著詩鈔，古今體詩六卷，應制詩、試帖詩一卷，共為七卷。有韓葑、程國仁、曾燠、桂齡、溫承志各序。今三復其詩，雄[illegible]而肆，深厚而堅，有和平廣大之音，無沉鬱困頓之氣。至督師新會、高雷，開平道中及告捷諸作，尤覺忠誠懷惋流露於字裡行間，如云哀庸庸荷綸言獎，除卻酬恩一事無，又云何日盡教烽燧息，早紓宸慮慰民懷，亦足以見其志矣。曾燠序中摘其詩之大本，與民生國體相關係，不其然乎。

春和堂集五卷

清果親王撰。和碩果親王名允禮，愛新覺羅氏，聖祖皇帝之十七子，世宗憲皇帝之弟也。官宗人府宗正，管理理藩院事務，旗務都統，總理戶工二部事務。著有春和堂詩文全集，曰恩旨彙紀，次曰春和堂紀恩詩，曰春和堂詩，曰靜遠齋詩集，起癸巳迄壬辰，分年不分卷，曰自得園文鈔，疏論序記跋書後，計六種。雍正五年奉旨書黃河澄清碑文，十年奉旨書浙江海神廟碑文，十一年奉旨命書祐花寺碑文。靜遠齋壬寅詩有皇上御極六十一年，春正月三日，於乾清宮命八旗六十五壽以上千人，宴於殿前，九十以上及有德者，皇上親賜御酒衣帽，歡聲遍于丹陛，似此盛典，千古未有，賦詩以紀昇平。詩係應製體，文集中之屯田論，頗有見地。承澤園詩序一篇，得古文體勢。古文約編序并凡例，亦刊之集中。

蘿月軒存稿 嘉慶刊本

蘿月軒存稿八卷

清玉保撰。玉保字閬峰，姓棟鄂氏，滿洲鑲黃旗人。乾隆庚子科舉人，辛丑進士，殿試三甲，授翰林院檢討，大考陞授侍講學士，官至兵部侍郎。所撰蘿月軒存稿都八卷，其一二和御製詩，排律附，其三至六皆蘿月軒詩，七八皆賦鈔。是稿首列其胞兄鐵保所述之行狀，應製多在熱河隨扈之作，蓋以文學侍從之臣，職珥筆清華之任，宜其體物瀏亮也。集中有游李笠翁半畝園四首，中有句云：池開曲水環三面，石疊重峯列九華，即指李漁手疊之山。詠鸚鵡句云：雪娘學語終無賴，黃祖多譏不可依，運典不帶。恭謁福陵二十韻，詩註俱關國朝掌故。律賦一卷深合規矩。

固哉草亭文集詩集 嘉慶刊本

固哉草亭文集二卷詩集四卷

清高斌撰。斌字東軒，滿洲鑲黃旗人。乾隆十年三月，河南河道總督，加太子少保，十二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十二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十三年革，仍留河道總督，十六年復大學士，卒諡文定。是集序記銘跋二卷，及古近體詩四卷，嘉慶十二年魏挺序云：丁卯之夏，嗣孫晴溪少司冠，奉天子命，鞠讞王歷下，出其集為之序。按是集中之十九首，及讀書並次西林韻五十自壽諸作，皆載於熙朝雅頌集。馬慧裕序云：其文清真，其詩淡遠，其介趣莫不中正。文二卷，固皆賢聖之學。其五十自壽詩句云：本探理窟難言命，深居官常始悟非。六十自勵詩云：物理細推須自省，己私難免倍加功。其自勵七十，則曰從心所欲憂踰矩，既用而通仰聖人。具見儒臣學士之孜孜也。其應製之詩，乃賡歌颺拜，且有寓諷諫之者。至於風月之詞，是集則不多見也。

錫祉功課單一卷

清彭邦疇撰訂。邦疇，江蘇長洲人，會元，翰林編修。手撰錫祉功課單一本，行書。開列應讀古賦若干篇，首列漢魏，次列唐宋，再則國朝律賦，而分上選、次選兩種。其三八日作賦之題目，或由夫子，或由疇處出。所謂夫子，即謂英和也。錫祉字子受，英和之孫，奎照之子。邦疇會元，係出英和之門，且學問淵博，宜其為錫祉之師者也。

大小雅堂詩集四卷冰蠶詞一卷

清承齡撰。承齡字子久，一字尊生，自號碶不舍齋主人，滿洲人。由進士禮部主事，官至貴州按察使。著有大小雅堂詩集四卷，冰蠶詞一卷。詩分子目，曰南韻集，曰燕市集，曰禮部集，曰黔南集。徐郙為之序，謂其淵博瞻，而睠懷家國，有少陵忠厚之遺焉。詞則上法南堂，而旨近吳夢窗。張之洞書目答問舉國朝詞人僅六家，而君與焉云。南韻、燕市兩集，是其侍官滁州，並回京之時所作。禮部、黔南，官部曹及陳臬之作。集中擬杜少陵佳人，擬白頭吟，皆有託以諷詠。初春自滁北上途中雜詠七律六首，純是唐音。鐔津水當廬江小吏行，紀粵西周廣文覲光嫁藤縣林姑事，五古一首，詩以代言，筆勢橫絕。冬日雜感五律八首，窮急無聊，蓋即署久西黔，具見京官情況。癸丑正月二日，同希魯特遠侯諸人之作，是其調單援筌，送陸潛吾學使入覲詩，註云，以考功員外郎加編修銜，督學貴州，值苗亂，僅試二郡。冰蠶詞，多用四體，句句用典，頗費尋思，然的是夢窗適係，但不能開門見山，亦屬詞人時尚，但失律處亦甚多也。

瑤峯集二卷 遼海叢書本

清王爾烈撰。爾烈字瑤峯，遼陽人，拔貢舉人，乾隆辛卯進士，傳臚，翰林院編修，官御史，至大理寺少卿。其所作詩文鈔本，今為金毓黻輯錄，入於遼海叢書。其序是集云：瑤峯以文章書法鳴於乾嘉之間，以二甲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為侍□游升卿貳，余訪求先生遺著，積有歲時，僅見同邑孫氏□藏先生手寫詩卷一冊，題曰千山詩錄，凡六十首。此外兼錄同游之詩，如楊君賓、趙文源、□瀛昌、金璨章、王杏邨、王穆齋，皆邑人之能詩者。又別見一卷，題曰錄游千山作，呈芝圃同年，凡十五首，多為前詩，但有改字，又有前卷所無者。又讀書於祖越寺，或亦為遼陽人。兩卷異同，一一考訂，余又蒐得文九首，詩三首，□並為上下兩卷，命名曰瑤峯集。集中有函聯跋語一則，丁酉孟夏之初，同人為千山之遊，時則有蓬萊□潤溥浩瀛、南李龍文玖、富遼王杏村致禮、遼安徐濤史培基、本郡王穆齋德純、趙文源學泗、石瀛昌琮、楊君賓時華、金璨章致、王瑤峯爾烈、暨子志翰、志薰，留龍泉五日，周遊諸勝□。此可知詩集之諸人詩皆遊山之作，文則詩序為多，無關歷史。附錄王爾烈家世甚詳，且記其嘗豫千叟宴，但千叟宴應制詩未列入，似應補之。

漚羅盦詩稿八卷文集一卷 □本

清法良撰。法良姓瓜爾佳氏，滿洲正紅旗人，字可盦，部郎外簡河庫道，官至江安糧道。

是集古今體詩都為八卷，法良為斌良胞弟，並有詩名。故集中題詞皆以蘇軾蘇轍相比。所詠以宦遊遣興之作居多，詩追唐晉，其佳句如晚登攝山家高峯詩云：江霞紅照石，山月綠分松。遊隱仙庵句云：門閒多草蹟，院小逼山光。丹陽□行□人呼知遠岸，舟動識波遊。□山絕頂至維摩寺七古一首，氣勢頗盛。七律以晚泊楊山磯□銅官山色，詩家為清遼。悼亡七絕二十首，亦見夫婦情□之意，餘詩亦無大疵，然絕非大家名家也。又文集一卷，其自序云：守清江小記，記李三閘事，募壯勇議，皆書實事。其不文尤甚，文以先後為序，故未分類，其事實則于掌故有關。

德蔭堂集十六卷 嘉慶刻本

清阿克敦撰。阿克敦滿洲正藍旗人，姓章佳氏。由康熙乙酉科副榜、戊子科舉人、己丑科進士、點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兩廣總督、廣州將軍、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鑲白旗漢軍都統、翰林院掌院學士，卒謚文勤。全集都十六卷，首列年譜，卷一賦，卷二頌，卷三至卷十一皆詩，分目曰館課集、水淀集、北遊集、國外集、東遊集、南集、隨征集、扈從集，卷十、卷十一詩皆曰餘集，卷十二、十四皆奏稿，卷十五論，卷十六記、攷議、辨說、序贊。是集為其曾孫那彥成校刊。其平定青海及駕親詣太學、平定金川三頌，三使朝鮮，王兆符跋中述及太宗破其王都，追至漢山城，獲其妻子於江華島，然終封其社稷，從征準噶爾，征服定界，扈從出古北口至熱河以上，皆闕歷史。塔爾奇嶺詩題註：噶爾丹策淩之巢穴在伊犁，是嶺乃其門戶。準噶爾歌詩註云：額參太師者，噶爾策淩之先祖。明正統之蒙塵，乃額參收蒙古以後事。今蒙古紀載甚詳，史曰也先，蓋漢譯番言，額參之誤。此可證史之誤。餘集多應制之作，附詞三闋，體近蘇辛。

奏稿中改土歸流、廣東勸墾，均關政治，論序辨贊無甚新奇之作。惟其家譜自序謂其族人尚有隸於鑲白正藍二旗者，譜系可考。

歷朝閨雅十二卷

清揆敘撰。揆敘，滿洲人，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所纂歷朝閨雅，凡十二卷。第一卷五言古詩，第二卷七言古詩，第三卷五言律詩，第四第五卷七言律詩，第六卷五言絕句，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卷七言絕句，第十二卷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六言律詩，六言絕句，迴文，聯句。今觀所選各詩，自三唐以迄明季，每代各冠以后妃，貴主女官之詩，次及閨秀，妾婢次之，尼及女冠又次之，妓又次之，外裔之女又次之。體格取其醇正，詞調擇其清新，較之鍾惺譚元春所選古今名媛詩，洵為後來居上矣。惟於唐初宮闈詩止錄長孫皇后一首，其餘后妃諸作，間有失粘者，概從刪去，未免有珊網遺珠之憾。然有清沿前明舊制，以試帖取士，詩格極嚴，揆敘生當其時，奉敕纂輯，去取之間，寧嚴毋濫，蓋亦有不得不然者歟。

清宮詞 排印本

清吳士鑑撰。士鑑，字絅齋，浙江錢塘人，光緒壬辰科榜眼，翰林院編修。其自序云，取有清一代宮禁舊事，撰為宮詞，得八十四首，或出於官書之記載，或采自私家之纂述，至所見之世，尤皆身歷其境，信而有徵。凡宮闈左譽言，傳疑曲說，蓋無取焉。今讀其詞，因事纂言，不失風雅，能以司馬董狐之筆，形之於聲律之間，并將清宮闈之軼聞瑣事，注於每首之後，俾後之覽者，可當詩史讀。是編之作，固不讓王建和凝專美於前矣。曾供職南齋，故有身歷其境之語。中使宣傳急召蝦，自註，侍衛曰蝦，蝦乃提轄之轄字，而以名翰林，竟不知大書別字，實屬疏忽。聞國科名紀狀元，註云，國初滿漢分榜，只有順治壬辰乙未兩科，此後滿漢同榜，惟同治乙丑崇文忠以一甲一名及第。乙丑狀元崇綺，蒙古人，以其父賽尚阿官大學士，抬入滿洲。崇綺字文山，不特殿試第一名，散館亦第一名，至其大考翰詹，亦是第一名。清例大考第一，必超升。攷穆宗選后時，崇綺已官侍讀學士，此官為正四品，照例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之官員女子，方准應選，苟非大考第一，超升越級，何能遷官若是之速耶。官至吏部尚書，因病乞罷，其承恩公爵，奏請與其子葆初承襲。

引見後授為散秩大臣。庚子亂前特召宗綺貴恒于其家。宗綺授總理禮部，貴恒為刑部尚書。是年匪亂，宗綺縊于保定府蓮池書院，孫初全家活埋于析薪司朝陽洞胡同，祇以有用拳匪之據，死後革職，安能有文忠謚法。吳士鑑竟以文忠書宣此謚為士鑑所賜者歟，丹闇戕當封其子。丹闇凡譯滿為漢文之書，皆作誕生，誕生家即母家之謂也。乃以丹闇書之，乎及之聲且不合，別字更無論矣。

金貞祐銅印題詞一卷

清錫縝撰。錫縝姓兀魯特氏，字遂谿，一作厚安，進士，分部主事，官至內閣侍讀學士，西寧辦事大臣。嗜奇好古，於道光廿有六年從事長安，得古銅印於豐鎬間，謂方今尺六分，重十五兩，作小篆文曰省差官字之印，背注貞祐三年五月行宮禮部造十一字，剖釋篆六小字，組端有上字，印文古雅，背剖字皆任直無趣，若刀削者。又自為按語，謂貞祐為金宣宗年號，史載三年金主在汴，中都告急，上議遣親軍為援，宰臣恐行宮單弱，遂止，則行宮為汴也。官字蓋以千文編號，亦金制也。當是年之五月，元師陷中都，完顏承暉死，遂命皇太子統師，以金鑄撫軍之寶，此印其即遍時差遣所給乎。惟金元尺無考，此印之權度在金為何如，殆不可知云。揭氏維屏摘其所記印文簡潔峻拔，考證特詳，亦著於篇。窺其意，若甚矜此印者。今觀其題詞大旨，言宣宗用人行政之失，以致中都不守，感慨悲歌，反覆永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再考李壽蓉引揭傳第注云：按宣宗本紀，貞祐三年置行省於陝西，是時防務事煩，印當為行省所用。今長安多事，余與厚安每聞大農籌奏中軍儲之議，未嘗不增悵然，安所得一日關隴廓清，紓朝廷西顧憂，是安

得不期之身綰金印如昔之所謂省差其人者乎以斯言證之則錫鎮之題詞又有借物抒懷以古為鑑隱寓箴規之意非必沾沾自喜甚矜此印如楊氏之所云也昔人稱杜甫之詩為詩史即謂錫鎮之詞為詞史夫奚不可有一時和者尚有蔣湘南孫運錦等十餘人球聯璧合後先輝映嗜奇好古之士當有取焉

華鬘室詞 光緒石印本

清濶普通武撰闊普通武姓他塔拉氏字安甫滿洲正白旗人光緒丙戌科翰林官至西寧辦事大臣著有華鬘室詞一卷詞中失律處較多如踏莎行中惱封姨太殺風景應上三下四句金縷曲中落魄江湖魄字當用平聲滿江紅下半闋失律尤多終卷無完善者姑存其目

小匏庵詩話十卷

清吳仰賢撰。仰賢字牧騶，浙江嘉興人。咸豐二年進士，官至雲南迤東道。見嘉興府志。前有俞樾序，稱其自唐宋以來至本朝咸同間之詩，皆有所采錄，辨其源流，論其工拙，要皆有自得之見，不苟為去取。詩中事實亦間有考訂，視隨園詩話多或不及，精則過之。蓋仰賢記聞頗廣，所載多新穎，碻有裨於見聞。如以維摩詰經證王維贈裴迪詩不見相之句，以夢溪筆談及唐書地理志證程恩澤詠雪詩此地已成胥不肯我師猶守祈漫羅之句，是也。其論詩之語有云，今人見闊大語則曰此近少陵，見新穎語則曰此近放翁，不知大家詩集中無體不包。又云古人雖宗仰前哲，決不肯蹈其回科，後來竹垞以經解為韻語，甌北以史論為韻語，覃溪以無論考據金石為韻語，雖知道所長，要以古人無體不備，不得不另闢畦徑耳。皆能從家流之言。惟其第二卷以下摘錄近賢斷句，或偶記本事，人各數語，鮮所發明，頗皆有褒無貶，惟於宋犖獨有微詞，又舉杜詩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證唐時已行海運，而不知日知錄早有此說，殊可議耳。昔蔣子正山房隨筆雖屬詩文評，而多記本事，此書所記如詩鐘、哭夢

二事，亦清末掌故之足供談助者，備人考風俗者所必取資焉。

養自然齋詩話十卷

清鍾駿聲撰。駿聲字雨辰，一字亦韶，浙江仁和人。咸豐十年一甲一名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其書本為輯存浙右文獻而作。自序有云：自庚申辛酉吾浙兩遭淪陷，因思故鄉文獻日就淪散，用是網羅散失，輯為詩話。集中詩人大都行芳志潔，蓄道德能文章，不幸而困頓田里，長吟短詠，少舒其抑塞不遇之氣；又不幸而迭遭兵燹，並所謂吉光片羽者亦傷焉悵焉。陸首為字昇平，得從容搜訪，因其詩論其人，俾殘編斷句光鉄猶在，則又諸人不幸中之幸也。按昔之輯杭郡詩者有仁和吳允嘉之武林耆舊集及吳城之續集，采諸人詩至二千三百餘家；而錢唐趙時敏又采清人之居杭郡西城者為郭西詩選，是徵臨安詩事之繁富，為他州所罕及。是書體例首卷為元明人詩之不見於元詩選明詩綜者，初不限於浙人；卷二以下為杭郡人詩；卷五六為全浙人詩；其第七卷以後亦不限於浙人，大抵皆同時知名之士而不甚顯者，尤多采蜀中篇什及蜀人之作，蓋駿聲曾督蜀學故也；第十卷則專錄閨秀詩。駿聲又工塗寶，所錄逸詩多出所經眼之書畫卷冊，於吟詠之外兼饒翰墨之趣，為詩話中別開生面者。至其所及於諸家世系仕履著述，不厭覼縷，使後人手此一書，可以瞭然於近數百年來浙西文獻之實，誠尤為有功於鄉邦文獻。視彼傳述遺事、名流倡和以資標榜者，不可同年語矣。近杭州府志稱其書搜采既富，擇言尤雅，信不誣也。

通齋詩話二卷 宣統乙卯排印本

清蔣超伯撰。超伯字叔起，江蘇江都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由部曹軍機章京出知廣東高州、廣州等府，官至署廣東按察使。所著有南漘楛語，為札錄見聞之書，頗有功於掌故。別有爰溱薈錄、爽鳩要錄、窺豹集、榕堂續錄、通齋詩文集，均已刊行。其晚年所著又有漢書補說、續漢志附說及是書，錄為盤石萱蘇之一，則甫於近歲行世者也。其書專注意於古人詩中僻字僻典，頗多考訂，不斤斤於格調理趣之空談，及冠蓋山林之俗錄，在近代詩話中為卓然不諧於俗者。所改各條，如謂古人於物之有光能有姿態有文理者，多謂之花，舉劍花、燭花、浪花、冰花、墨花、紡花、駝花為證。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之遞鐘為肆鐘之誤，舉文選注引傅元琴賦序齊桓公有鳴琴曰肆鐘，及楚詞採伯牙之肆鐘為證，均極新闢。有人人盡曉之常談，亦謾為紀載者，如云卓倚之倚當為倚，倚乃椅，桐是也。又如李商隱集中之韋捫猿雲貝唐書宰相世系表，馮浩注中已引之，而是書但據朱鶴齡注，矜為獨得，亦其疏也。超伯懲於袁枚一派之空疏甜熟，專講性靈，故所重偏於典實，但過求纖僻，不免開後來餖飣之風。且書中為馮道開脫，以虞世南、歐陽詢、褚亮、孔穎達諸人皆歷事隋唐為比，不知彼皆不見用於隋者，豈得與道之久居津要同年而語哉。立論偏激，殊為有害。

蔣超伯字叔起，江蘇江都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由部曹軍機章京出知廣東高州府，調署廣州，洊官署廣東按察使。 揚州府志

守廬閣箋

射鷹樓詩話二十四卷 咸豐元年刊本

清林昌彝撰。昌彝字惠常，一字薌谿，福建侯官人。道光己亥舉人，官建寧、邵武兩府教授。其曰射鷹樓者，昌彝家居會垣烏石山側，道光辛丑壬寅間，英吉利人來杞，據此山，昌彝目覩心傷，乃繪射鷹驅狼圖以見志，且以名所居也。其第一二兩卷幾專紀鴉片戰爭，極論鴉片之流毒，英人之馮陵，耶教之縱橫，並力為主戰及死事諸人闡發其忠憤，而一寫之於詩。其二十四卷則專錄道光癸卯朱琦所作新鐃歌四十九章，鋪叙盛時武功，以寓詩人追美闡宣之義。其門人沈葆楨為作凡例，稱其前二卷專言時務，末卷以鐃歌結之，意在射鷹，非同世之泛泛詩話。草茅憂國，志固可哀矣。昌彝既以經濟自許，故於道光朝士如林則徐、湯鵬、何秋濤、魏源、孫鼎臣諸人，皆相與往還，極致推獎。偶載掌故，如謂道光庚戌府丞張錫庚請開鴻博科，及御史戴絅孫請殿試勿專尚楷法，又引魏源極言因八股文章耽閣了多少學問之語，足徵當時有識者之於科舉深致不滿。至其論詩宗旨，力詆袁枚、趙翼之品格淺俗，而盛道顧炎武諸人之本原經術，謂為詞章自云嘗選十二家文鈔，有炎武及朱彝尊、全祖望、龔景瀚、朱筠、段玉裁、阮元、汪中、陳壽祺、龔自珍、李兆洛、溫訓，而不及侯、汪、魏、姜、方、姚與朱仕琇，皆以其不同時論者。書中多摘錄近世諸家詩句而加以評騭，於嘉道間人及其鄉里布衣閨秀所作尤加詳焉。昔在康熙中，宋徵輿有全閩詩選之作；乾隆中，鄭方坤有全閩詩話之作；此書則專主闡微發幽，亦與有相為表裏之功。惟頗有論一人而複見數處者，如論陳壽祺者見於卷三、五，見卷十四、十六、十九，祭窗見卷五，又見卷十二、十三，張維屏見卷七，又見卷十三、十五。更有迻錄古人詩如義山哭劉蕡一首，及迻錄古人詩話如六一詩話、漁洋詩話、紫齋雅談等書，未加一字者，蓋隨筆所記，未及訂正之過也。昌彝有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曾於咸豐三年進呈，又有小石渠經說、溫經日記、說文二徐本辨譌、硯耕緒錄、海天琴思錄、小石渠文集、衣讔山房詩鈔諸書。

海天琴思錄八卷 廣東刊本

清林昌彝撰。昌彝有射鷹樓詩話，已著錄。此書爲其寓居廣州教授時所作，其書於評泊詩文而外，兼及神怪方物風景，然仍不免複與射鷹樓詩話重複，如以孫萬壽贈京邑知友詩爲偶體轉韻之類。載張際亮詩最多，並同著昌彝與際亮同里，爲誼素敦也。惟此書於際亮之步呂黎南山百韻，頗有貶詞，不失爲諍友。然述舉當時達官姓名，且於廣東督撫毛鴻賓、郭嵩燾之詩，均極口推崇，且以其門弟子沈葆楨巡撫江西，於朋贈詩以河汾著錄多將相爲比，言外有詒詒自喜之意，則未免於陋矣。又書中頗誡北江詩話謂李白非山東人，謂宋人狀元榜眼探花可互用，謂莊子每下愈況非每況愈下，謂朱筠非自福建學使任滿歸，謂趙秋谷壁謝詩集非宋綿津，乃黃六鴻，皆抉爲疏忽，而此書中亦誤以鄭嵎津陽門詩爲正陽門歌，又以古詩佳人贈我錦繡段爲當作繡段，引說文繡條綫帖也，而不知與下句何以報之青玉案語意爲不倫。又詆朱彝尊孫通明禮樂之句，謂當作叔孫，而不知葛亮孫宏古多此例，皆其失檢處。至唐宋人稱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悉謂之狀元，見韻語陽秋，似昌彝亦未之考也。然其論詩宗旨，如云鍊意、鍊氣、鍊格、鍊詞皆鍊也，若專以鍊字爲詩，既落小乘，亦入魔障。又云：多讀少作，詩味往來胸中，偶題到手，觸處洞然，往往成爲天籟；若少讀多作，則胸無真趣，一舉筆無不生吞活剝。又云：前明七子規摹漢魏盛唐，未免太似，故目爲優孟衣冠；近學蘇黃而不能變換者，則蘇黃之優孟衣冠耳。則皆深中時弊不磨之論也。

杜詩話五卷 存悔堂全集本

清劉鳳誥撰。鳳誥字金門，江西萍鄉人。乾隆五十四年一甲三名進士，官至吏部侍郎。以嘉慶十二年江南科場舞弊遣戍黑龍江，旋釋歸，仍賞編修，卒於家。所著有存悔齋集。鳳誥邃於杜詩，其集中有集杜詩三卷，北征五律至二百十首，皆遣戍時即事詠懷之作，與鳳天界泯盡痕迹。杜濤曹言集杜詩古人有為之者，王介甫集七言古為十八拍，文文山當顛沛奔迫之際，輒集五言以見志，然從未有如斯之多者，誠大觀也。此書第一卷多論杜之身世，自來論杜詩者多僅及其詩境，其偶論身世者，不過如唐子西文錄之以稷契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等句知其深於治道；張表臣珊瑚鉤詩話以許身一何愚等句知其許國而無私，以對食不能餐等句知其傷時而憂民；葛立方韻語陽秋以其流於草堂等詩知而老知草堂之經營年月及於木果物，而鳳誥則因其運用左傳而知其淵源家學，因其稱道先世交誼而知其篤舊誼，古因其記憶細故非高智能，得失無了時等句而斷其非福緣無累度，因其常隱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等句斷其非因酒失德，因其詠張旭草圖送顧八分文學等篇及凡論書大字鵝費義之墨等句而斷其善書法，因其最在手亘而已題顧闇第一義迴向心地初，吾知多罪樹，卻倚蓮花臺等句而斷其通佛理，又因詩中所載瑣事而推測其夫婦兄弟子弟妹童僕閒種種情狀，可謂盡知人論世之能事。其第二卷多論杜集詩中之議論及詩法。第三卷多泛評各篇。第四卷摘引古人詩話中之論杜詩者。第五卷載須眉淡證，然第五卷上間引後村詩話而論張均兄弟事與韻語陽秋略同，蓋隨筆札記，未必即為定本也。考宋史藝文志載方道醇集諸家老杜詩評，方銓續老杜詩評，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方道深續集諸家老杜詩評，及杜詩發揮各書，多不傳。今四庫著錄者惟蔡夢弼草堂詩話一種，存目者如少陵詩格殊舛陋不足道，在專論杜詩之詩話中，此書固當首屈一指矣。

挑鐙詩話四卷 石印本

題見吾道人撰。前有序，自稱為平泉馬時芳。作序之年則道光七年也。據書中有乾隆四十六年余游省城相距四十六年之語，則其作此書時當已六七十矣。又據書中癸卯同中副車一語，知其為乾隆癸卯河南副貢。蓋鄉曲老儒，姓名不著。其自序云：長夜寂寂，偶檢得淨紙一冊，隨意揮毫，凡有所論述其涉詩者悉著於篇，把彩空匱，遐念時昔，一話一言，時縈敘情，蓋亦竊比漁洋山人感舊集之意。窮老落漠之意，溢於言表。書中時自述其得意之作，端不出學究見解與江湖習氣。觀其屢引論很不涉理路、不落言詮以為極則，可知其薄有才氣而絕少學問也。其第二卷中稱伊子在京師小市上得錢灃所書七律一小幅，即蘇軾學李黃檜村路香一首，而云不悉詩為誰作。又云王士禎曉日撞闉四扇開，蓋略用四門四目之意，或乃執以為言，固哉高叟。然其訓歎又有日射撞闉四扇開之句，一人之詩不應疊床架屋耶，竟似未曾見昌黎集者，此何異癡人說夢哉。

芷江詩話八卷補遺一卷 刊本

清許嗣雲撰。嗣雲字希白，安徽六安州人。年十七為諸生，乾隆壬子鄉試薦而未售，以校官終，卒年八十六。見六安州志宦績傳。是書前有嘉慶戊寅自序，蓋其暮年所作也。嗣雲聞見不出鄉井，所錄無非攀援貴仕，傳述科名，且多得自傳聞，非必其人集中上選。然朝端掌故，詩壇佳話，藉是得以流傳。乾隆中名宿，幾無不登其姓氏，鄉曲中獲此一編，亦足以擴覩聽。至於淮霍山陬，儒修皓首，殘章斷句，偶一收羅，雖不必登大雅之堂，而鄉閭文獻固有不得不遇而存之者。後來州志即多取材於是也。書中於袁枚詩事屢見而不一見，且引李雨村云：凡官居林下者，當以袁簡齋為法，雖過感恩知己，亦不常與往來。尹文端總督兩江，雖師生相得，而有招多辭不往。是則強為之詞，欲蓋彌彰矣。

按袁枚在當時廣通聲氣，與尹繼善往來尤密，亦初不自諱。

讀杜韓筆記二卷 廣東印本

清李黼平撰。黼平字繡子，廣東嘉應州人。嘉慶十年進士，散館改江蘇昭文知縣，以虧挪落職，繫獄數年，乃得歸。阮元督粵，聘閱學海堂課藝，士林宗仰。所著有毛詩紬義二十四卷，已刊入皇清經解中。此書光緒嘉應州志稱未見，蓋識藏於故家，至近歲始出，其從曾孫雲傳為印行之也。其上卷論杜詩，下卷論韓詩，大抵或以訓詁典實補正舊注，或據當時史事推闡詩意，或就字法句法發明詩格，鈎稽窮窮，數十餘而皆從涵詠體會得來，深知甘苦。又如所舉李白、劉文房、孟浩然岳陽樓詩，與昔聞洞庭水一首互證得失，是能融會貫通，不名一家者。且黼平深於經學史實，如引韓詩章句以解蟋蟀近半葉待傷遲暮，引水經注以解桂江流向北，皆是。然亦有見解失之膠滯者，如云唐書謂張九齡遏恤濬挟，與少陵所謂詩罷地有餘，侍薄丞廳丘等語相反，良由八哀詩知之者少，使其見此，當不肯輕下斷語。殊不知修唐書者何以並八哀詩亦未之見，豈得據杜詩數語以定其褒貶？至引史原稱上屢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因以鶴駕通請鳳輦備一句為初用鶴駕，因上皇不許，乃易乘鳳輦，以間難財，尤不免遠高子之為詩矣。攻錢謙益注杜詩，已有鶴駕龍樓不欲其成手為君之說。林昌彝射鷹樓詩話駁之，云靈武即位，唐人詆有遺議，子美既奔詣行宮，備官禁近，寧有矢口刺譏鶴禁能揮無過叙述奉養之事，乃云援知諷以諷諭，且不欲其成手為君，則必欲歸帝位於上皇耶？此自是通論，遠勝黼平之說。又以杜詩自京赴奉先縣一篇三用卒字，謂質韻與月韻音義不同；韓詩鄆城聯句一篇兩用藥字，謂与藥之藥與藥物之藥有別。殊不知唐人長篇中一韻三用兩用者在所恒有，義山行次西郊百韻即三用還字。黼平似於日知錄古人不避重韻之說亦未之見，良可異矣。然黼平所著著花庵、吳門、南歸等集今具在，觀其篇什，誠於唐賢為近，所得固甚深也。

次論作詩理法第二至第四卷論唐詩第五卷

載酒園詩話五卷 嘉慶中刊本

明賀裳撰。裳字黃公，江蘇丹陽人，明季諸生。是書前有嘉慶庚申漢陽葉云素序，稱其與楊維斗、張天如諸名人交，藝精史學，長於詩，有壁齋詩集三十卷，并雜著數種，未及梓行，獨載酒園詩話予家尚有藏本。先生說詩，宗尚李杜，論有根柢。其時鍾譚之楚咻未息，而祖宋祧唐，又騷騷乎奪鍾呂而就瓦缶，先生持之甚力，有功詩教不淺。江以南常潤之後生言詩者，猶能舉先生姓名云云。其第一卷論宋詩，裳之自序大致力矯嘉隆之論，其所揚榷斷自唐始，又略於初盛而詳於中晚，又薄宋人，謂近人之稱許宋詩，不過喜其尖新儇淺，乃南宋陸務觀一家，亦未能深窺宋人本末。今考其全書，於唐人諸家之詩蒐傳世稍多者，無不摘其章句，擷其精蘊，且進而考其身世閱源，互相映證，凡有評騭，悉歸至當，求之宋人詩話中，亦罕見其比。且其立意雖在推宗唐詩之風華典切，而亦不主雕琢塗飾，如云少陵貫串古今，譬如秫和麴蘖而成醴，不取西清詩話謂五更鼓角聲悲壯乃用禰衡事，三峽星河影動搖乃用東方朔事四之說。又云對仗精工誠為佳事，但往往以爭奇字句之間，意不得遠，則亦不貴。舉飛卿風捲蓬根移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不如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是其持平有識之處。惟其於義山玉帳牙旗一首，定為指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冤之一事，深斥顧璘粗淺不成格調之評；又拈出宋之問集中梁宣王挽詞之為武三思，張九齡集過王宅之指王有讓位之美，尤能根據史事，非明人信手塗抹者可比。其評宋詩，謂宋詩之惡，生硬鄙俚兩途盡之，尤詆宛陵平淡之說，於臨川則推為宋詩第一，謂東坡之美不勝言，其病亦不勝摘，大率俗邁而少渾涵，逸奇而失詳慎。於苕溪漁隱叢話、青箱雜記、瀛奎律髓、野客叢談諸書，極致詆訶。評謝榛則謂其論詩不顧性情義理，專重音響，所謂習制氏之鏗鏘，非闓作樂之本意。評鍾氏詩歸，則謂其大率以深心而成僻見，僻見而涉支離，誤認淺陋為高深。又云看詩極有深心，下筆則多幽蕪。以上諸端，皆深切中諸家之病，滙量雖欠精嚴，究不失為正大之見。惟痛斥宋人因尋棋子經偶到葛洪家，借子為紫，洪為紅，五峯高不下，萬木幾經秋，借下為夏，而忌

杜詩已有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之句則不免偶有
沿襲也、

壽松堂詩話四卷

清陳来泰撰、来泰江蘇吳江人、其事蹟未詳、書中自稱踏省門十五回、麻衣之鵠、蓋老諸生也、又有客授五十餘年及館居琴塢太守家等語、蓋亦知其嘗為居停客、於嘉道間老輩多所交往、王芑孫郭麐之名字數見、於湯貽汾深致傾挹、而于兩姚燮宗翔鳳姚椿諸人尤數稱焉、於後輩中及見譚獻、有年才弱冠所就已如此、充以學力古人不難到之評、其鑒賞不失人有足多者、所錄多吳江及近時人詩、寒暖閨襜、尤再三致意、於當道之詩、僅選錄林則徐數首、蓋大體意在闡述江浙間文獻、其咸豐四年自序云前人詩話多矣、無之所作不相襲亦不相背、惟意主勸懲、旨歸敦厚、不徒說詩而已、至云口多微詞、容或不免、其論詩之旨云學古人之詩而有流弊、何況今人之詩、乾隆間作詩者多宗仰隨園、天分高學問虛、錄客氣之菁、天分低學成打油釘鉸之什、然隨園自有安身立命之處、要亦詩家一大宗、又云詩必切時切地、不能假借、詩中有人、更不能假借、因此為正論、又云、以詩干謁貴人、不能無頌禱之詞、然一味阿諛乞

俳野風雅掃地。又讀陳文述之詩，于第一律可以移來禮西蕭嘉道中（曹文埴未南歸詩）江浙詩教墮喪響沉振之際，東南以鄉曲之儒，能挽及此，雖其力不足以扶輪，固自不凡矣。

廣陵詩事十卷 嘉慶間江刊本

清阮元撰。元字伯元，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著有揅經室集等書。元既輯淮海英靈集，復刺取其中詩事，隨筆録記，或因詩見事，或因事以記詩，或事雖不涉詩而連類及之者，自以爲此編亦猶載輯吳興詩話之旨也。自稱大指以吾郡百餘年來名卿賢士嘉言懿行綜而著之，庶幾文獻可徵，不致蕪落。指畫元早達而宏覽，多識前言往行，於其父母之邦見聞尤洽。不過百餘年間之事，大抵蒐采靡遺，然仍有不免失檢考者。如云雍正七年，設觀風整俗使，特命劉師恕充之，及師恕告病回籍，觀風整俗使缺遂裁。按浙江觀風整俗使之設，始於雍正四年，以王國棟充，繼而廣東、湖南、福建皆置此官。師恕所擬充，乃福建觀風整俗使也。又師恕以禮部侍郎協理直督之由禮侍官直隸副總督，亦微未合。是書本隨筆札記，或本諸傳誌，或得於傳聞，或自記所經歷，頗不免詳略不均，前後錯出之病，然其意實在輯存文獻，以備後來勒修志乘者有知所取材，觀其第

三卷中尤注意於揚州人之著作，可知非若詩話之專以風雅為宗者。此書之作在嘉慶四年，元在京邸備官時，其時所見書未富，容有弇陋處，自序亦云齋里族姓或有舛誤，遺聞佚事再當補述之。

白華絳柎閣詩集十卷　越縵堂殿稿本　越縵堂詩續集十卷　商務館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會稽人，光緒庚辰進士，官至掌山西道監察御史，兼視北城督理街道。能舉其職，數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權要。卒於光緒甲午，年六十四。白華絳柎閣詩十卷，係慈銘及門王編修繼香校刊，稿皆手定，以甲乙丙丁為次，卷甲起自道光甲辰，卷癸終於同治甲戌。慈銘自謂於經史子集以及稗官梵夾、詩餘傳奇，無不涉獵而博放之，而所致力者莫如史，所為散文駢體、考據筆記、詩歌詞曲，積稿數尺，而所得意者莫如詩，其為詩也，溯漢迄今數千百家，源流正變，奇耦真偽，無不融貫胸中，最其長而學之，而所致力者莫如杜，論似近於夸大，而實皆甘苦有得之言。慈銘性簡略，無城府，矜尚名節，意所不可，輒面折人，過議論臧否，不輕假借，雖忤權貴不之顧，以是人多忌之，然虛中樂善，獎成後進，門下著錄甚眾，平生故人有改而北面者，蓋其學行實足矜式羣倫也。越縵堂詩續集十卷，係姚安由雲龍從慈銘日記中順次編錄，自光緒乙亥至甲申之詩，都為十卷，以繼白華絳柎集之後，雲龍撰序謂先生一生備歷艱屯，家國變故，一寓於詩，自謂存之足以徵閭里之見聞，鄉邦之文獻，而國是朝局之是非，亦或有可攷見，至其沈酣典籍，摛詞淵雅，氣息醇粹，功候湛深，讀者當自得

之，固無俟危語之導揚也。恩施樊增祥、常熟孫雄，皆慈銘門下士，先是越縵堂日記，於民國九年庚申由蔡元培集資印行，冢置一編，孫雄已將日記中遺詩編錄十卷，注明年月，樊增祥為作序云：先生之學，原本經術，而於三通廿四史致力尤深，又天資高亮，記誦精博，故於詞無所不有，而別其識者瑣者妖者褻者，於體無所不工，而去其僿者僻者晦者積者，蓋不知幾經烹煉而始成此日品玉瀨之至文也。厥後孫雄見由雲龍所編，已於壬戌年由商務印書館印行，遂未付梓，爰將增祥序中要語節錄之，以為後學津梁之導。

孫師鄭

越縵堂文集十二卷 北平圖書館鉛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會稽人，有白華絳柎閣詩，及越縵堂詩續集，已著錄。此集共文一百三十四首，嵩陽王重民從越縵堂日記續碑傳集及王式通所藏越縵叢稿哀錄，又根據日記所述，刺取他書，以及徵求所得編次而成。平步青撰慈銘傳，列所著書曰有孟學齋古文內外篇，重民謂此集不分內外，以出入別擇，宜出先生手訂，非後人所當為也。慈銘復陳晝卿書亦云散文分內外篇約二百首，又云正名二十篇，頗自負為內聖外王之學，足以繼明夷待訪日知錄而起，須俟身後始出，今則已付闕如矣。日記中又有七十二候表考、詩四始說、金人避諱考諸篇，今皆不傳，集中如上閻丹初尚書論唱名接見之非禮，又謂大臣宜激濁揚清，獎修潔以抑奔競，勿以應對期會為諸司殿最，洵為深知治體之言。與陳晝卿書論紹興府舊志體例之失當，又擬修郡縣志略八則，及越中先賢祠目序例，徵文獻，擇精語詳，均為不朽之作。慈銘說經確守乾嘉諸老家法，於史學致力尤深，平生矜尚名節，務矯俗流，有裁制人倫、整齊物類之心，而命蹇道孤，未伸厥志，讀此百三十四首遺文，可以知其行誼之概要矣。

孫師鄭

白香亭集二卷 光緒十九年東河督署刊本

清鄧輔綸撰、輔綸字彌之、武岡人、道光己酉拔貢、官浙江試用道、內閣中書舍人、五歲能詩、從宦南昌、與弟繹齊名、王闓運為撰墓志云、湘州自漢及明、詞章質楚、君下筆淵懿、出語高華、遊魚銜鉤、蘭茗集翠、詩僅百首、卓然大家、出手成名、一人而已、闓運於詩少所許可、而推服輔綸若此、可見造詣之深、許振禕任江寧布政使、建文正書院、聘輔綸主講、諾允東下、而振禕還督東河、輔綸因昔年知己、零落殆盡、恐後會之難期、延冒風雪、渡江、走二千里以達大梁、為百日聚、并以遺集付振禕校刊、且託以後事、回寧後即遘逝、時光緒十九年癸巳也、振禕為作弁言、輔綸已不及見、又作題詞十四律、有日[illegible]天涯孤客返、夢懸江表尺書來、及一例文章憎命達、從來孝友是男兒之句、輔綸性情中人、集中卷一述哀詩云、兒時滯長沙、母死魂來窺、燈炮忽微明、中見母淚垂、數日凶耗至、號痛發狂癡、奔還三繞棺、長為無母兒、沈痛酸楚、蓼莪之遺音也、哭耿君光宣殉難撫州五古、及哀臨川布林司馬源恩七古諸作、敘述戰事、悲悼忠雄、真足當少陵詩史矣、

半巖廬遺集二卷 光緒戊申刊本

清邵懿辰撰、懿辰仁和人、道光十一年舉人、官刑部員外郎、軍機章京、性戇直、因劾琦善獄、忤執政旨、不安於位、咸豐四年坐濟寧防河無效罷歸、家居養親、十一年杭城陷、罵賊死、遺文遺詩各一卷、文三十七首、詩分古近體、共六十八首、懿辰覃思經籍、論學宗朱子、經學宗李光地、古文宗方苞、其文浩乎沛然、如百斛泉、不擇地而湧出、而筆力峭折、氣息古茂、迥異凡庸、丁晏作序、稱其篤雅精深、多救時切至之論、若其發揚聖經、扶翊世教、意義獨到、粹然有得之言、近世名儒未有能及、曾國藩誌墓、謂其仕京師時、與梅曾亮朱琦數輩游處、博覽朝章國故、其文益奧美曲折、亦頗采異己之說、以自廣、懿辰為詩亦奧美曲折、歎陳古義、如國藩還學士、懿辰贈詩有云、丈夫自植立、本在屋漏、又云時艱撥雲雷、古處返鶉鷇、庶見命世英、衰圮一扶救、相期遠大、語重意深、又如和文信國公琴詩云、朱厓惡浪君絃絕、碧血陰房正氣摧、哀語商聲、竟成詩讖、遺文先由吳棠刊入望三益齋叢書、遺詩先由潘祖蔭刊入滂喜齋叢書、光緒三十四年、長孫章偕其弟華萼鮮伕、篤仿望三益齋本、重行付梓、冠以國史本傳、及浙撫馬新貽奏稿、與國藩所撰墓誌銘、海內學者仰止景行、悉賴是編矣、

廣雅堂駢文箋注九卷 問心齋活字本

清張之洞撰、門人武昌陳崇祖箋注、之洞勳名彪炳、載在史冊、文章博洽、特其餘事、所為駢體文凡二十四篇、附刊全集內、其中四篇如勸平粵匪方略表、勸平捻匪方略表、劉椽樓太史乞假歸娶畫圖徵詩啟、李少荃傅相七十壽序、均由黃筑郭中廣箋注、此書僅有鈔本藏於天津圖書館、崇祖見而錄副、遂竊五六年之力、搪擬蒐討、依文箋釋、既將二十篇加注、又將中廣已注之四篇錄入、標明郭注而補其未備、仿李善注文選之例、加崇按云云、如兩方略表、多參證咸同兩朝東華續錄、及湘軍記諸書、又如卷二鍾鳴長樂句、郭注引漢書漢七年長樂宮成、崇祖加按云、漢書高帝紀、五年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郭注作漢七年、廼據史記叔孫通傳、非漢書也、訂正郭注之誤、至為精審、又卷九祭畿輔先哲文、饗堂式廓雕簨肅將二句、全集本改下句為祀典聿新、實非之洞原稾、崇祖據之洞孫厚琬來函更正、又國殤精爽句注、既引屈原九歌國殤、又據畿輔先哲祠內有殉難諸士民兵勇之位、之洞題聯云、薰膏馨烈光悼史、芑舞騷音奏國殤、以釋之、足備舊京掌故、之洞駢文館經鑄史、茹古涵今、有此箋注、不啻登作者之堂而嚌其胾、承學之士獲益匪淺矣、

倭文端公遺書八卷 光緒元年六安求我齋刊本

清倭仁撰、仁字艮峰、烏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旂人、河南駐防、道光九年進士、由編修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予謚文端、同治元年、仁在工部尚書任內、進呈所輯古帝王事蹟及古今名臣奏議二帙、奉諭賜名啟心金鑑、並將原書陳設弘德殿、以資講肄、遺書內此二種列為卷首上下二卷、卷三係為學大指、卷四五六七均為日記、卷八為詩文雜稿、卷末附有吏治輯要係雜錄官箴數十則、示其子福咸者、福咸時方權篆玉津、後官江蘇鹽法道、咸豐十年殉難、仁研精理學、篤守程朱、躬行實踐、同時與吳廷棟涂宗瀛互相砥礪、曾國藩亦推服之、其日記以省察為先、克治為後、不為新奇可喜之論、語語自抒心得、故其言雖淺、而感人之意甚深、誠取省察之旨、而實體諸身、用克治之躬、而力踐諸行、則高者不至流於頓悟、卑者亦不至限於疏迂、而無裨實用、洵為儒先之正軌、後學之津梁、詩不多作、而凝重健舉、不同凡響、如義州留題云、江涵鳴綠分晴靄、山擁螺青聳遠空、題洞仙嶺舍人巖云、松耐霜寒原不老、石能壁立便非頑、皆警句也、雜文中如夜畫集序、答吳竹如書、示曜潭兩姪諸篇、均屬見道之言、仁素性純謹、同治六年、同文館招考天文算學、諭令五品以下京外各官攷試錄取、延聘西人在館

教習、仁杭疏力爭、請寢袁獨斷、立罷前議、以維大局而彌隱患、其言過於迂拘、頗為士論所詆訶、然立朝正色直言極諫、有古大臣之風、固不可以微瑕掩大德也。

龍壁山房文集五卷　民國九年奉天第五監獄排印本

清王拯撰。拯原名錫振、字定甫、廣西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官至通政使、與邵懿辰朱琦龍啟瑞馮志沂齊名、互相砥礪名節、詩古文詞均有根柢。文凡五卷、一論辨敘跋、二書說贈序、三傳狀、四碑誌、五雜記銘贊哀祭。淵懿古茂、為世推重。文稿由拯手錄、經梅曾亮訂正、生前未及付刊。光緒十年癸未、善化向萬鏐刊於平南官舍、板式依拯自刊詩集、山陽秦煥為作序、民國九年再版。集中如嬰砧課誦圖序、王剛節公家傳跋尾二篇、王先謙選入續古文詞類纂。嬰砧課誦圖序所云、幼時夜讀、偶倦稍逐嬉遊、姊必涕泣告以母氏劬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弗勉學、母氏地下戚矣。錫振衣懼、泣告姊後無為此言。此數語沈痛已極、發於至性、真乃神似歸有光。拯與梅曾亮書、謂弱冠以前、抱志自強、有意董仲舒汲黯之為人、自知弗及、則又竊慕昌黎廬陵所為文章、熟讀而仿效之、曾亮答書、亦屢以頡頏歸文相獎許、歸氏項脊軒記、謂文中余既為此志句、讀者多疑之、其實志與記通、此乃文後跋語、如志之有銘、傳之贊、而騷之亂也、若錄者誤與記文合而為一、又謂中引蜀清居丹穴、孔明臥隆中二事、歸氏竊以自比、其初志固欲大有為於世、惜窮老荒江、晚得一第、無所展布、僅以文章為一代

之雄耳。拯雖官至京卿，而直言抗論，與物多忤，晚得風痰疵癘之疾，辭官旋粵，偃蹇以終。惟文章足以傳世，固與歸氏相似也。

孫師鄭撰

龍壁山房詩草十七卷 茂陵秋雨詞四卷 咸豐九年刻本 民國九年排印本

清王拯撰。拯有龍壁山房文集，已著錄。詩草卷一至卷十，自道光庚寅至咸豐己未，名曰己未集；卷十一至十七，自咸豐庚申至同治庚午，名曰庚申集。均有拯自序，述其命名之義，云：噫嘻乎己乎未也，歲則逝矣，既弗能為敝屣之遺，又安用此千金之帚。又云：庚申者更生也，鮮民之生，不如死也久矣，而幸生焉，歲自庚申，厥時維秋，海水羣飛，漂若鴻毛，卒然以脫，一星載周，憂衰十年，所作署曰庚申集，以續己未。拯詩戛戛獨造，意深而詞粹，兼有蘇黃二家之長。惟論孟郊詩與蘇意不合，集中讀東野詩有云：誰知至人心，卒測勝甘腐，中遺僮崖蜜，餘甘那容伍。又云：自然神理峻，豈獨英華楚，如何眉山翁，望塵渾且沮。讀此可見拯詩得力之所在。平生嚮往歐公，每過廬陵生日，輒薦馨賦詩，有云：念昔醉翁時，四十髮未皤，余生倏見惡，人海悲狸蛀，身名嘆戰餘，文字亦窺斑，安能乞公靈，畫筆追神姦。蓋道咸間權相柄國，養癰貽患，拯懷忠憤，鬱鬱於詩篇時時流露。近體斷句，如題椰云：歸去脫簪思粟里，夢廻拋甲在江潭。送位西往東河云：閒邀抵足無車馬，醉倚臨胸有甲兵。題畫蘭便面云：千里湘流人不見，部從何處託靈根。途中口號云：缺衣未死南征將，猶夢前軍入蔡州。均精警可傳。茂陵秋雨詞四卷，回

孫師鄭撰

沼甲子秋，極自跋云，情不自禁，觸紘哀歌，往時酬和良朋，死喪離別，無可就正，存之以誌年來不懌心曠云爾。極好倚聲，本非專家，不必吹毛求疵也。

謙亭文集八卷　海寧查氏木漸齋刻本

清張裕釗撰。裕釗字廉卿，湖北武昌人。古文與桐城吳汝綸齊名，同為曾國藩李鴻章所倚重。裕釗為汝綸父元甲誌墓云，汝綸有學問文章，其居官明達治體，故善於裕釗，而裕釗所畏焉者也。汝綸作序送裕釗都講江漢有云，廉卿今世之孫況揚雄也。其互相推服如此。文集係門人查燕緒校刻，時在光緒八年壬午九月，裕釗年方六十。燕緒跋其後云，今年春三月，取昔日錄副存諸篋衍者，得文八十五篇，釐為八卷，以授梓人。蓋先生之文，假途韓歐曾王，以上推之晚周先秦盛漢，又益原本六經，沈潛乎許鄭之詁訓、程朱之義理，以究其微，故其義粹以深，而必規乎道之大，其詞峻以厲，而曲中乎物之宜。晚歲尤喜讀易中庸孟子及莊周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賈誼之文，益快奇訣蕩，磅礴萬類，縱心遐邈，遊焉寡儔。今世魁才鴻生，同聲推為絕倫，固非一人之私言也。燕緒贊揚師訓，微近夸大，而裕釗之文亦實足以傳世行遠。近百年來，惟湘鄉曾氏之文雄深雅健，足以涵蓋一切，其餘諸子，鮮足與裕釗抗手者。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因不錄生存人，故無裕釗之文。黎庶昌所續，即錄裕釗文數篇。庶昌評書元后傳後云，論醇詞足，突過姚梅。評湘鄉曾公五十八壽序云，落落數百言，於曾公勳德意

量、包舉無遺、淵雅超逸、允推傑作、黎氏續纂親加評語者、十不及一二、故所評極精當、錄之以見一斑、

孫師鄭撰

范伯子文集十二卷 徐文霨校刻本 又南通排印本

清范當世撰、當世字肯堂、一字无錯、南通州人、諸生、少時出語驚其長老、張裕釗客江寧、當世偕張謇朱銘盤往謁、裕釗大喜、自詫一日得三士、文章之事有付託矣、仲弟鍾、叔弟鎧、均由當世指授、以文學馳譽江左、世稱通州三范、而稱當世為大范、吳汝綸官冀州牧、見當世與謇銘盤唱和詩、貽書招之、當世遂北遊、後又入李鴻章幕府、兼課其子、洎甲午戰後、鴻章離直督任、當世始南歸、旋出遊滬鄂、偃蹇不稱意、年五十一、客死滬上、淒涼黯澹、識者悲之、然文章詩筆橫絕一時、陳三立序其文、謂斂散不一體、往往雜瑰異之氣、而長於控摶盤旋、縣邈而往復、終以出熙甫上、此習之子固者為尤美、此可久而俟論定者也、三立又謂君好言經世、究中外之務、其後更甲午戊戌庚子之變、益慕泰西學說、憤生平所習無實用、昌言賤之、歲時會金陵、喜與號尸新學者上下其議論、余嘗引梅聖俞談兵究弊復何益萬口不謂儒者知之句以謔之、君復撫掌為笑也、集中與蔡燕生論文書、謂古人佳文、大抵必多所磊磊不平、而含蓄不露、意思稠疊、而隨手包裹、不礙於奔放、著字數百、而旁見側出之虛影、不啻數千、空明澄澈、而萬怪惶惑於其間、此即當世自道心得之語、雖不能盡副所言、而意境之超邁、筆力

孫師鄭撰

之健舉、亦實有石川潤輝、海涵地負之概、近世作者鮮能抗衡、南通徐昂受業於門、嘗謂先生每搆一條作、凝思運神、真若神靈來告、既偃筆而起、傳示明從、亢喉朗誦、聲震四座、而精采愈見、蓋當世文故不苟作、有作必竭盡心力、故能言皆有物也、

孫協郑擬

師竹齋吟草甲集 甲子仲秋排印本

清趙晉臣撰、晉臣字廷唐、奉天懷德人、光緒戊子舉人、官禮部郎中、辛亥遜國後、隱居不仕、卒於戊辰年季冬、父鑑清、著有耕禮堂家訓、晉臣紹承家學、讀書以聖賢自期、不騖科名、惟研實學、辛亥冬棄官歸里、疊辭徵聘、足跡未入國門、詩凡三卷、卷一戊子迄庚戌作、卷二為辛亥壬子兩年感時紀事諸篇、三卷係吟朋酬唱之什、吳江葉燮論詩、謂詩乃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斷不能違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為泉石澹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為敦龐大雅之響、晉臣生際滄桑、胸懷憤懣、悉於詩歌寄之、如夷齊廟云、八百諸侯爭勸進、聞言曾否愧從龍、又云清到薇蕨猶恥食、寧甘忍死作殷頑、可以見其懷抱、辛亥十月四日夜大風雪四律云、舊地風兼雪、凝寒指顧間、驚聞旦過鳥、號凍絶于山、又云嘶聲驕牧馬、凍羽鍛盤雕、玉碎龍酣鬥、林深虎駭嗥、不特詩格雄健、逼近唐音、蓋十月四日之夕、為十九信條宣誓太廟之期、塵沙蔽天、狂飈捲地、驟雪嚴寒、砭人肌骨、國運將傾、天怒彌甚、晉臣此作、真信史也、餘如讀退政詔有感、都中軍變諸七律、感喟深摯、音節蒼涼、至楊花早春、及清明上塚過雪諸絶句、閒情逸思、澹遠沖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又與陶蘇為近、晉臣詩稿甚富、生前曾寫定十二卷、

孫協郑擬

未經付梓、此三卷僅窺豹一斑耳。

孫師鄭擬

甓庵詩錄四卷 丙寅年秀山李氏家刻本

清李稷勳撰。稷勳字白㝉、號堯琴、四川秀山人、光緒戊戌進士、官郵傳部左參議。詩凡四卷、卷一五古、卷二七古、卷三五七言律詩、卷四五七言絕句。稷勳早年、受詩法於王闓運、而不囿於師說、專意壹志、步趨唐賢。中歲入詞館、領郵曹、從政餘閒、不廢吟嘯、好之益篤、治之益勤。葉恭綽序謂其材博而不闚其神理、其格峻而不傷其韻度、其意致深婉、有風人之遺、未可求諸句下。其詩律之細、雖數年一變、至於屢變不已、然亦變而愈精、變而愈老、而於唐賢軌範、蓋自少壯迄暮年莫之或易。稷勳自光緒戊子迄戊戌十餘年間、計偕北上、多懷人紀程之作、曾刊甓庵詩錄一卷、皆戊戌以前詩。洎宣統初元、蜀人公舉稷勳總理川漢路事、視工夷陵、昕夕靡暇、而吟興不減。辛亥國變、路工中輟、屏居江渚、不問世事、感時傷亂、悲憤抑鬱之懷、悉寄篇什。集中卷三感事十一首斷句云、終愁北徼多翻局、未信西鄰有責言、南越老夫終受吏、中原羣盜敢支吾。收淚新亭人代改、驚心廢苑野禽栖、均足當杜陵信史。又云、即今百戰開新曆、愴懷終須濟世才、輟耕太息奴奴事、莫任龍泉屢夜驚。語長心重、憂國深情、溢於楮墨。卷一前出關九首、後出關三首、皆言西北邊事。卷二安東都護歌、夷陵歲晏行、盼申甫之降

神、慨李牛之分黨、一唱三嘆、無限低徊、皆蜀道難兵車行之嗣響、
稷勳歿於戊午年、其子裒集戊戌以後迄戊午作、合舊刊詩錄一
卷、乞王式通主持、合編為四卷、校刻極精、仍名覺庵詩錄、稷勳工
於駢儷之文、東經製式、酌雅五言、戊戌前肄業國子監南學、月課
諸作、為翁同龢所賞、惜稿多散佚、未經付梓、

孫師鄭撰

周晉琦遺著三種 南通排印本

清周晉錦撰、晉錦南通人、字晉琦、號臥廬、父源灝、舉人、晉錦生四
歲而孤、六歲就傅、二十籍於庠、旋以優行貢成均、試京兆不第、旋
里、以詩文自娛、所造益邃、性簡默、多深思、神屬於所好、不他騖、或
夜與人弈、寢而覺、則見楸枰帳上、貌清癯、氣靜而逸、所為詩、尚其
人、卒時年僅三十有八、遺著三種、首藏天室詩、次香草詞、次臥廬
詞話、各一卷、於詩功力至深、多和平清遠之作、尤長於五言、往往
入儲光羲王摩詰之室、如登罩山和澹廬韻云、一坐忘歸、千巖
赭將夕、驚風振天末、落日返雲隙、迴首望城闉、人間何役役、又雜
書四首、其三云、深山有散木、其質剛且堅、擬立冰雪內、獨自全其
天、生無媚世骨、莫向春風前、其意境均非宋元詩人所有、近體律
句、如題蕉石山房云、叢篁半染衣襟綠、落葉平堆屋瓦黃、題峽亭
擴樓云、生抱古愁同有癖、暗憐殫鬢各成斑、絕句如過黃河鐵橋
云、賺得莊騷作題品、千秋河伯尚驕人、都門雜詩云、紛紛枯骨成
何用、空費黃金買得來、舊京伊鬱、使人意消、香草詞自序引郭頻
迦三十七歲刊所作蘅夢詞、嘗云、自今以往、息心學道、無作可也、
今予年適與之符、謹引以自勵、然晉錦次年即咯血病逝、竟成讖
語、臥廬詞話、亦多獨到之論、不隨流俗為抑揚、如謂白石道人詩

孫師鄭撰

說、有云雕琢傷氣、予謂惟詞亦然、夢窗諸公、正因雕琢太過、致多晦澁、實是一病、固不必為古人曲諱也、

瓶廬詩錄八卷 常熟翁氏家刻本

清翁同龢撰、同龢字叔平、號瓶笙(松禪)、江蘇常熟人、咸豐丙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同治四年奉命弘德殿授讀、光緒元年又奉命毓慶宮授讀、納誨兩朝垂三十年、調和宮庭、以孝思錫類為本、敷陳彝訓、以憂勤惕勵為先、甲午中東之役、鑒於國勢凌夷、與李鴻藻力排和議、卒以士不用命、喪師失地、忌者咸歸獄焉、同龢惧々蹇々、引為己過、不欲自明、光緒二十四年詔令開缺回籍、廬墓七年、閉門思過、每念時艱、輒復流涕、卒後追謚文恭、詩稿八卷、由門人陸襄鉞邵松年校刊、同龢究心經史、讀書靡不貫澈、尤邃於性理、論學主躬行實踐、明體達用、不屑以詩文表襮、然所作均凝重典雅、言中有物、讀之可知朝局世運之變遷、歸田後所作、尤為波瀾老成、如癸卯上元前一日次俞螺鐘鑒韵七律云、同是江湖樓隱身、因君詩句感西巡(?)、入關首問閭閻苦、過洛還清輦轂塵、涕泣似聞唐代詔、和親豈類漢家姻、九門訣蕩天無外、容爾鞮鞻雙寄人、均述西狩廻鑾事、末二句謂孝欽后接見外賓、均有加禮、因婚(忤?)於排外之禍、轉致近於媚外、恤緯杞憂、形於篇什、又題石谷送傳(別)閻公圖卷、即送從子曾桂擢浙江藩司赴闕西聖絕句云、我借青山寄別情、青山亦解送人行、試擒一片江南

兩、洒向中原禍八瀛、又云圖不能傳意可傳、微臣夢到五雲邊、黃冠九頓旁人笑、彷彿鄉亭啓節年、戀主忠忱數時閑抱、三復如見、詩筆亦勁健超脫、此詩前有小引云、余疾初起、拈筆如神、可喜也、古人云、得失寸心知、同龢固自言之矣、別有鉛印本瓶廬詩鈔四卷、同係同龢族姪孫承孫輯校、詩較八卷刻本、約少三分之一、惟後附詞鈔文鈔各一卷、由承孫掇拾編次、亦足以備參攷、

退補齋詩存十六卷 同治庚午湖北刊本

清胡鳳丹撰、鳳丹字月樵、浙江永康人、官湖北候補道、詩凡十六卷、卷一二為古樂府、三至八為古體詩、九至十六為近體詩、悉經閩縣林壽圖刪定、壽圖工詩、與鳳丹有僑札之契、集中次韻述情答頴叔五古云、朝夕聆緒論、寸心彌壯戰、經濟與文章、精金歷百鍊、又話兩篇云、不作欺人語、本色真英雄、侃侃聽危論、昭然發聾蒙、斷金之誼、於斯可見、鳳丹自撰跋語云、弱冠後歷遊蘇杭燕齊皖鄂、其間離別之感、聚會之樂、與夫目擊時艱、蒼茫身世之感、往往馳騁烟墨、藉抒鄙懷、得詩七百餘首、頴叔竭數日之力、朱勒墨乙、沙汰過半、多聞直諒、範我馳驅、何其幸也、郭柏蔭評云、諸集皆自在游行、不拘家數、而氣清韻逸、音雅詞和、讀之令人心目開爽、鳳丹留心鄉邦文獻、表揚纂輯、昕夕辛劬、刊有金華叢書、其子宗楙光緒癸卯舉人、能傳弓冶、輯有金華經籍志行世、

思無邪齋文存六卷 光緒戊子年刊本

清宮爾鐸撰。爾鐸字農山，安徽懷遠人。官陝西西安府知府。當官為政，孳孳以愛物為心，而於寒畯之士、飢困之民，恤之尤厚。光緒延安守，值兵燹奇荒，籲於大府，得賑款二十萬金，施濟各邑。守西安時，又值丁丑旱荒，竭力籌賑，民慶更生。爾鐸問古文法於桐城徐毅甫，為文雄勁峭逸，得陽剛之氣居多。論事之作，切直詳明，頗似髯蘇。一種憂時憫俗之懷，時流露於楮墨。方濬頤評云：體潔氣雄，筆力矯健。其敘事之曲折綜錯，論斷之嗚咽淋漓，是得史公三昧者。顧孫謂其派近桐城，而不為桐城所囿。文凡六卷，如卷三導淮論，於長淮源委利害，具有真知灼見，謂導淮入海，延遠循禹跡，行所無事。疏上游而利興，濬下游而害除。卷五中西大勢論，原海禁之開，謂歐洲諸國創為奇技淫巧，以遂其窮奢極欲，其蓄有之量，土地力竭，而開通各埠亦然。物極必返，衰機已見，智者忽焉，愚者昧焉。今日寰瀛均為物質文明所戕害，陷於經濟恐慌。爾鐸於五十年前言之，有如燭照。即導淮一事，今之當軸，亦方在規畫中。爾鐸洵不愧天民之先覺矣。

燹餘吟稿十二卷 同治丙寅守丹山房刻本

清張經贊撰。經贊字南晢，湖南武岡人。道光丁酉拔貢，署廣東龍門、新興等縣知縣，宦粵省三十餘年。詩凡十二卷，原名守丹山房詩鈔。卷二有從軍篇五古二百五十韻，波瀾壯闊，敘述詳盡，蓋合賈生治安策、杜集北征篇融冶而成。上自君父，下至兄弟妻孥，中及民生衣食之困苦，軍旅徵調之煩瑣，覼縷而陳，沈痛剴切。卷三有八哀詩五古八首，為江忠源、彭舒萼、黃鍾音、張遇清諸公而作，褒忠摘憤，情見乎詞。其餘諸作，大都有關於國計、家修、人心、風俗，激昂慷慨，動與古會。是時川、廣、吳、楚諸省，會羽檄星馳，九州鼎沸，經贊以一介書生，墨絰從戎，仗劍理案牘，在梧州軍中，援盡粮絕，賊逼城危，官逃兵潰，流離顛躓，九死一生。其情狀悉於詩篇曲曲傳出，或歌或泣，如怨如訴。後之讀者，不啻親見其事。信乎詩歌之足以感人性情，懾人魂魄也。經贊篤於友誼，朋好或有急難，竭力援助，事後絕無德色。甯都魏季子言：六經之有詩，猶五倫之有友，足以移人性情，於斯益信。

玉山文集二卷玉山詩集四卷 建德周氏自刊本

清周馥撰、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今改建德為秋浦、由諸生起家、官至兩廣總督、子謚慤慎、文集卷一、興學論、儒釋辨、格致說諸篇、探源立論、見道之言、貨幣芻議、及卷二書補救山東黃河事、又書補救永定河患事諸篇、均為經世之文、游白鹿洞歸偶書一篇、尤為精要、大略謂為國而欲圖富强、仍不外乎尊重孔孟之言、精研宋儒之論、以漸窺夫天地消長之道、則凡人情物理、無不貫澈、所謂本立而道生也、書戴孝侯死事傳後、及提督聶忠節公傳二篇、摭憤褒忠、足補國史所未備、詩集係編年體、始咸豐庚申、迄宣統辛亥、為四卷、于侍郎式枚作序、民國九年庚申正月、又益以壬子年後之作、馥自行重加刪定、仍為四卷、迄馥卒後、又以庚申辛酉兩年詩十三首、附於卷後、式枚序謂詩皆獨抒性靈、自寫胸臆、不規規於法古、而自得真趣、少長兵間、重覩昇平、故於先後治亂之迹、感慨最深、寫亂離之景象、陳民間之疾苦、恍痛微婉、有少陵次山遺風、至其觸事抒情、因物寓意、如元相之稱白傅所云激切瞻實者、體尤近之、式枚博雅淵粹、推服如此、良非過譽、今試援唐人摘句之例、如永定河督工歸途云、鴻嗸徧野春無麥、忍為災黎惜負薪、過永定河憶往事云、河清難俟頭如雪、枉負中流砥柱身、蘆溝橋店云、西風吹斷還家夢、一夜駝鈴枕上聲、名句流傳、追蹤貽上、馥雖不欲以詩文名世、嘗作家訓、謂文集不必付梓、詩集自序亦言筆力薄弱、不足問世、又謂生平憂多樂少、詩中不能道其什一、謙懷闊識、自道甘苦、其言可深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玉山文集玉山詩集

琴鶴山房遺稿八卷　秀水金氏刻本

清趙銘撰、銘字新又、號桐孫、浙江秀水人、同治庚午舉人、官直隸順德府知府、咸豐初年、即以文章雄於時、至同治庚午始登賢書、典試李文田亟賞之、屢躓春闈、由戎幕積功、以知府參直督李鴻章府事、屢權劇郡、簿書之際、丹鉛不輟、著作等身、終以積勞致碎、遺集八卷、由門下士金兆蕃校刻、卷一至卷四為古近體詩、卷五至卷八係散體駢體文各二卷、詩稿由銘自行刪定、又經同時名流袁昶李慈銘評乙、大率音和而調雅、情深而體正、五律尤佳、如朱仙鎮云、風波三字獄、冰雪兩宮愁、荊澤曉發云、五更先鳥起、萬落斷雞號、題采菊思親圖云、黃髮難鑄壽、白髮迴添愁、通許道中云、黃搖楊葉雨、紅瘦棗林霜、均逼真唐音、七古如舞陰侯岑彭墓及徐家店觀戰諸作、并極沈雄、觀戰詩云、兵因時制蓋有道、陳言奚取蠹家囊、尤有遠識、庚申紀事小樂府十六首、足當詩史、散文中論史諸篇、均獨具巨眼、行鈔引議、雖少作、迥驗於數十年之後、駢體文取鎔經義、自鑄偉詞、王先謙曾選入十家駢文、李慈銘為銘撰左傳質疑序、謂君精研經史、兼擅詞章、庚午浙賦一科、秀彥魁奇、肩背相望、而立品之粹、為學之醇、以君與定海黃以周為最、慈銘不輕許可、而所言如此、則銘之品詣概可見矣、

孫師鄭

無競先生詩三卷　常熟龐氏仿宋字排印本

清吳鴻綸撰、鴻綸字儒欽、號知稼、又號無競、江蘇昭文人、昭文今併入常熟、先世由休寧遷虞山、世為望族、曾祖蔚光、乾隆庚子進士、入詞館、蔚光弟熊光、官至兩廣總督、鴻綸紹聞彝訓、自力於學、名著公卿間、屢試不第、以文字佐學使者、又遭寇亂、幾瀕於死、由是大澈大悟、胸中澹泊真率、其民物之念、往往流露、若有意若無意焉、自謂平生得力於澹字、集中冬日雜興六言詩十首之二云、聖賢祇安時命、富貴不義浮雲、文翰猶然小技、封侯誰是殊勳、慈惠居然學佛、清閒即是登仙、鄭魯布衣不朽、癡人夢見昇天、可以見其襟抱、又有無意為詩而得詩三首之二云、年光如水去無還、換骨無丹造物慳、耕鑿尚違偕隱願、荷鋤奚必鹿門山、智力經營耐苦辛、菁華未槁壯年身、滿園桑葉都成繭、吐盡蠶綿看世人、真乃悟道之言、鴻綸賦詩書至老不倦、年八十六卒、翁同龢撰墓碣云、君有聾疾、而通曉天下事勢、與人和易、而君子小人之辨甚嚴、家貧而一介不取、淵乎懵乎、莫測其際、龐鴻書幼受業於鴻綸、迨辛亥春由黔撫解任還山、鴻綸逝已十年、遺詩三卷、後附雜文三篇、均由龐氏編次付印、蓋循宋次道編孟東野集例也、

孫師鄭

天香簃詩存二卷　奉賢朱氏排印本

孫訢纂

清朱家驊撰。家驊字粥叟，江蘇奉賢人，薦舉孝廉方正。系出徽國文公之後，祖瀞山有愛吾廬詩鈔，父史枚有讀月樓吟稿，家驊與弟家駒紹承家學，並以詩名。蔡卓勳序云，古來父子以詩名，漢之三曹為最，兄弟以詩名，晉之二陸、宋之兩蘇為最，今朱氏祖孫三代皆以詩名，則於古為希，於今為烈。詩雖兩卷，而裒然巨帙，都凡三千餘首。家驊內行純篤，孝友廉介，為詩不拘宗派，隨所見聞，縱筆書之。晚遭國難，尤多感慨，居平持論，謂科舉之廢，誤國非計，有清一代忠勳卓絕，晚回厄運者，皆出其中，既廢而士行詭怪，始不可問。孔教衰微，民多邪慝，甚者昌言廢孔，自戕本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和姚子梁至青浦孔宅謁聖句云，已看世界成桑海，不信瀾流薄日星。又云，唐虞道統三書炳，齊魯山光一髮青。答高太癡約同電請尊孔教為國教句云，學校如林讀經廢，哀哉孔教蒙劫塵。又云，人禽界判幾希存，毅力相期持到底。憂時衛道，熱誠可佩。詩格與枚翁為近。集中多次劍南詩韻，如和示子通韵云，作詩重本真，焉用彼藻繪。立論從其寬，落墨從其大。爽如哀家梨，清如松間籟。但寫吾天趣，不求人意會。可以見其論詩宗旨。又和家居即事韻云，去草來自擷，澆花井自汲，餘事助酒揮，亦以砭惰習。閒適之趣，追步陶韋，不僅勝靳劍南。家驊待弟友愛，迨恒卒，撫家駒，撰行述云，自嬉戲以及晚年，推食讓財，同憂共患，凡古人所誌為美行者，兄無不施之於我，而今已矣。其言之誠懇而悲愴如此。近世人倫鍥薄，如家驊昆季足以風矣。

文道希先生遺詩　番禺葉氏校印本

清文廷式撰。廷式字芸閣，號道希，江西萍鄉人。光緒庚寅進士，以一甲第二授編修。癸巳恩科典江南鄉試，甄拔務求真材實學，得士稱盛。旋以大考列首選，擢侍讀學士。感激德宗特達之知，屢上封事，孝欽太后憎之。丙申削職南歸。戊戌政變，太后怒責珍妃，珍妃者，廣州將軍長番[敘]女，幼時嘗由廷式教授書史，慮禍及，因遊東瀛兩載，與扶桑詩人往來酬唱。庚子始歸國，卒於甲辰秋，年四十九。庚子始歸[年兩]宮西巡，關中全權大臣李鴻章由滬北上，與聯軍議和，廷式賦感事詩有無分麻鞋迎道左收京遙望李西平句。又和陶詩有乞食偶得飽高臥亦似仙句。澤畔行吟，不忘忠悃。集中讀楚辭句云，常嘆楚懷何足福，固非虞舜不能臣。又庚子有感句云，漫天風雪堯年[吟]，誤國衣冠宋鵲多，目斷汾流惟雁過，心驚滄海有龍移。孤懷絕唱，風格高騫，洵為傳作。番禺葉恭綽少角從廷式游，恭綽隨宦江右，廷式寓書南昌家中，任令縱覽所藏典籍。恭綽少作遊仙詩，極為廷式獎許。廷式逝後二十年，恭綽蒐集遺詩付印，竝作弁言，致慨於人亡國瘁，謂吾師感時憂世之抱，悲憤牢愁之況，僅流露於楮墨間。嗚呼，以師為文人，或軒輊於甘陵洛蜀擬師於急功近名之列者，斯真一孔之見也。恭綽蒐集遺詩付印，陳所言至為沈痛

三立亦謂自古賢人才士，懷負奇偉，動輿禍會，屏棄摧落者，何可勝數。厄於一時，終必伸於百世。又謂廷式博極羣書，詩乃清空華妙，不掉書袋，實自炫，嘗推為獨追杜司勳。波瀾莫二，即身世飄泊，亦頗肖似。此可懸諸天壤，以俟論定者也。惟葉氏印本既不分體，而於詩題中標明年月者，亦多前後倒置。他日重付剞氏，宜加釐定，以免混淆。

楊叔嶠詩文集 成都昌福公司劉楊遺書合印本

孫師鄭

清楊銳撰。銳字叔嶠，四川綿竹人，光緒乙酉舉人，考取內閣中書。戊戌因陳寶箴薦，與劉光第、譚嗣同、林旭並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德宗召見，銳面陳興學、練兵為救亡至計，稱旨。是年七月，禮部主事王照上封事，尚書許應騤等格不奏上，德宗震怒，盡革禮部六堂官職，朝臣皆不自安。德宗手詔密諭銳，令與光第等詳悉籌議，如何進用英達，使新政及時舉行，又不致上拂太后意。銳復奏請皇上宜以孝先天下，遇事將順，變法宜有次第，進退大臣不宜太驟，德宗韙其言。已而太后訓政，四卿皆誅，海內寃之。詩文集各二卷，由其門人黃尚毅等編次。文集多係駢文，如擬閣外大軍收復伊犁賀表、擬王子安益州夫子廟碑、後漢三十二功臣贊，均係黃鐘大呂之音，不作錚錚細響。又代張之洞擬謝恩摺，及之洞六十壽序，亦俱爾雅典麗。詩集上卷從蜀秀集輯入，多係少年之作，均屬選體，不免詞勝於理。下卷乃佐之洞幕時作，功力深邃，五七古趨步眉山，五七律追蹤老杜。如潞河舟中句云：潮聲高過閘，河勢曲隨帆。泊夔門云：天虛雲出岫，沙迴月侵門。登北極閣云：秋色五原隋故郡，夕陽孤戍漢長城。〻漏日光翻紫塞，沙連天色走黃河。胡稿西樓重九會云：江圖萬家天積雨，山城四角水浮空。置之浣花集中，可亂楮葉。銳著述甚多，尚有隋書補注、說學隨筆、北征日記等書，身後遺稿散失。子一慶昶亦早世。慶昶曾於宣統元年呈繳德宗手詔於都察院，籲請昭雪，奏入留中。然密諭之事，因此傳於世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集部別集　楊叔嶠詩文集

衷聖齋詩文集 成都呂福公司又宣賓嚶氏刊本但有詩集

清劉光第撰。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人。光順癸未進士。戊戌因陳寶箴薦。與楊銳譚嗣同林旭。同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八月太后訓政。四人同被誅。光第素行廉介純謹。不驚時名。陳寶箴不識其人。由喬樹枏推許。遂據以登薦牘。戊戌七月召見。光第痛陳時勢艱危。與中外積弊。非力矯宄濫。無以圖治。其本尤在九重虛懷倡導。所以責備聖躬者甚至。言人所不敢言。有古大臣格君之義。非偽儒鄙夫專言變政。掇拾西人唾餘者比也。光第文品高格峻。凌厲桐城。詩尤清遠肅穆。頗其為人。文集中如贈中憲公家傳。先大母事略。先妣事略。均至情至性之文。書贈唐晉淵云。吾人為學。惟有閉戶讀書。澄心觀理。不奪於邪說。不溺於俗尚。沈潛反覆。涵養既深。然後徐出所學以問世。獨善兼善。一視窮達。天爵人爵。無貳古今。要在自修以為己而已。賴義士傳書後云。有明一代。上以孔孟程朱之道教人。下之服習者深而且廣。故凡民四支百骸之間。皆被有禮義廉恥之氣。蒸濡浸灌。相習而忘。乃能衽席於碪斧。壽考於糜碎。無他。其心之所安一也。又云。去其元而心之本體全存。其元而心之本體亡。志士仁人。念之熟矣。文中均有浩然直養之氣。可見就義從容。由於素養。光第詩筆凝鍊莊重。無浮陋語。戛戛獨造。迴不猶人。各體咸擅長。深人無淺語。常熟孫雄選輯道咸同光四朝詩史。錄其感懷七律。有枕中卓毅難妨夢。畫裡江船且當歸句。又錄其遊翠微山五古。及雜詩二十首之六。雜詩皆感詠時事。惟措語深晦。非洞悉同光間掌故與時局者。不能解也。宣賓嚶氏刻有光第遺詩。易名為介白堂。以光第之高節。名曰介白。固屬允當。然衷聖乃光第生前自署齋名。仍以從舊稱為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衷聖齋詩文集

稼溪文存二卷 崇仁黃氏叢刻本

清黃維翰撰。維翰字中甫，號稼溪，江西崇仁人。光緒乙未進士，官兵部主事，署龍江府知府。清廉稜厲，時露圭角，因不得於上官去職。著有黑水先民傳。工為古文，與南昌魏元曠互相砥礪，俱臻深造。斯曠序云：胸中不得已於言，傾瀉吐露，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不測人之喜怒，不計己之得失，心所謂危，則流涕痛哭；哀樂無興，則淒然忘懷，納於軌物之中，亦不軼乎繩墨之外，吾輩之文若是而已。文存中黑水先民傳序上下二篇，王樹枏評云：駿偉樸茂，氣骨味三者均還，近秦漢文字。魏潛園七十壽序，樹枏評云：文法全從莊子天下篇脫胎而出，格律周密，筆亦蒼老。潛園即元曠別號。壽序中述潛園平日持論，謂中國之與四裔，立國各有道，今乃棄道德，捨仁義，褰裳濡首，皇皇然惟四裔之是求，欲持區區之法令以立國，其難硯也固宜。又謂潛園設教章江，述古以見志，著有易綱、斷春秋、通議諸書，蓋魏黃二氏並以守先待後為職志，避世肥遯，賫志以終，深可悼惜。又有署江寧布政使李瑞清傳，瑞清忠於清室，始終一節，履虎尾不懼，蟄居橘餓不悔，坦然自行其志，可與謝疊山比烈。維翰之文質實詳盡，俾世載筆者可據此為史料也。

稼溪詩草二卷 辛酉南昌魏氏刊本

清黃維翰撰。維翰有稼溪文存，已著錄。詩草凡二卷，始光緒二十一年乙未，迄民國九年庚申。臨川華焯評云：以大魄力發揮真性情，不屑屑於修飾，自有太原公子裼裘而來氣概。又云：古體雄放，七言稍乏聲響，五言間病冗長，七[illegible]聲響務觀之間，其佳者韻味至深，五律步武盛賢，聲出金石，較七律尤多完善。魏元曠跋云：讀中甫所存詩，皆身世悲憂之作，蓋中甫雖好論詩，而非專力徵以詩名者，故其為詩粗豪坦直，故其為詩粗遼而出，語質氣宕，一如其為人。而其人其志其交游身世，皆於是見之，無他，惟其真也。元曠故樂為刊而傳之。維翰卒於庚午孟夏。庚申以後十年所為詩，嘗自行寫定二卷，未經付刊。集中斷句五律如庚子感事云：驕將橫挑釁，中朝竟敗盟，安危抗疏，瀝血到公卿；別涂鳳書云：亂覺居貧好，憂緣識字多，聞位干天易，名山壽世難；七律如寄懷魏元曠元戴昆季云：山深有佛難逃俗，世濁多才亦累情；答胡思敬云：落日好尋屠狗伴，荒原閒熱射雕弓，均清奇警鍊。五言長古如長嶺旅館大火夜歸沈痛悲壯，直追昌黎。元曠跋中亦云：於此詩最為心賞。或謂以文為詩，非詩之正宗，然此體自唐代杜韓開之。維翰為文效法韓氏，故詩亦近之。同光以來，江右多詩人，如維

輸所作、洵足獨樹一幟也。

枸櫞軒詩鈔二卷附詞一卷 會稽俞氏刊本

清何桂珍撰。桂珍字梅因，湖南善化人。幼躭經史，明大義。父櫻危疾，羣醫束手，飲泣禱天，瀝刲臂調羹以進，疾頓蘇。事秘，越四十年聞於朝，得旌。媚源諱不居，每以襁褓失恃為憾，陟岵之悲，時形歌詠。少作頗富，惜俱散佚。長適俞氏，從宦粵西。晚年就其子壽滄養於京師。壽滄光緒癸巳舉人，官內閣中書。從子壽璋與壽滄同捷北闈。桂珍賦詩，有人間競說雙丁美，知否青燈二十年。及郴母熊丸陶母髮，不堪回首憶前因之句。詩凡二卷。上卷丙子至癸巳作。下卷甲午至辛亥作。甲午年成感事五古一百韻，感懷身世，歷述時艱，詞悲意遠。辛丑迴鑾，又成感事七律八首，有句云，春隨夏后雙龍駐，秋送周王八駿還。從此無愁天下福，材官且醉玉門關。漆室楚憂，淚露楮墨，固非尋常閨媛吟風弄月者所能道也。辛亥季冬感賦二律，有請纓我愧秦良玉，空有丹心亙碧霄句，病中口號七絕，有天荒地老心常赤，風雨憑他總不磨句，可以知其志趣。詩凡一百五十八首。後附詩餘十五闋。鶯啼序用夢窗荷花韻句云，無言亻亍危闌，手擘離騷，血痕涴紙，不啻自題詩稿。桂珍季弟桂芳亦工詩，少日互相賡和，簡端有桂芳題詞四律。有九地清霜孤客夢，前生明月古時顏句。亦復精警可傳。

孫師鄭

伏敔堂詩錄十五卷續錄四卷 同治壬戌年福州刻本 伏敔堂詩選 甲子年常熟言氏鉛印本

清江湜撰。湜字弢叔，江蘇長洲人。長洲今併入吳縣 先世由歙縣遷蘇。幼而岐嶷，十歲通五經大義。道光癸卯游京師，貢太學。丁未從彭侍郎蘊章閩學任，襄閱試卷。後又入閩撫徐繼畬幕。丁巳入京，納貲為尉，分浙試用，非其志也。湜夙有經世之志，值東南寇亂，飢驅流轉，乃託於詩人以自見。凡胸中鬱結不平，悉於詩發之。所為詩清處見骨，真處入情，包有諸家之長，而能卓然自成一家。彭蘊章序謂古體皆法昌黎，近體皆法山谷，無一切諧俗之語，錯於其間，憂乎超出流俗。陳衍石遺室詩話謂弢叔近體出入少陵，古體出入宛陵，而身世坎壈，所寫窮苦情況，多東野、后山所未言。今觀集中斷句，如貧能適志還須福，天與勞生自不閑，時危正要憂天下，數口飄零未足哀，只今身作催租吏，敗盡人詩我亦無，均奇警未經人道。擬寒山詩第三首云，使小人變法，而君子守之，術似誤蒼生，其誤在於拗。寄語宰官身，慎取在學術，學術殺人時，比於水火烈。其言絕痛。今日中國之受病，正在學術殺人，湜於五十年前已見及此，安得僅目為詩人哉。詩錄十卷本，刊於福州。蓋湜久游閩省，又為螺州陳氏授經，積束脩所入，益以朋好贈貲，始得付梓。

湜自序有云，遭逢亂離，嬰千古詩人未有之慘，將終身為禮崩樂壞之人，以何肺腑，更吟風月。後世讀者，咸哀其志。詩選一巨冊，凡九十七頁，不分卷，係民國十三年甲子季秋常熟言敦源遠寫付印。簡端有湜四十九歲小象，陳寶琛題詩云，百鍊千憂見此才，胚胎韓孟冶蘇梅，童年失就求詩學，親見千篇手校來。跋云，先生於同治壬戌館余家，為兩叔父授經，詩集即以是時刊成，今六十有七年矣。獲瞻遺照，肅然永嘆。寶琛題此詩在戊辰仲秋，年方八十有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別集 伏敔堂詩錄續錄 伏敔堂詩選

夢棻詩存一卷 光緒丙子馮氏家刻本

清馮桂芬撰、桂芬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道光庚子以一甲第二人授編修、官至右中允、著有校邠廬抗議顯志堂稿等書、詩特其緒餘、而有深窈之思、清雄之氣、沈鬱頓挫之筆、言近旨遠、寄託遙深、迴非庸手所能及、桂芬刻意厲行、務為有用之學、凡郡國利病、政治得失、皆纖剖毫分、燭照數計、意在剔除積弊、持論侃侃、不隨流俗、會有齟齬之者、遂不獲竟其用、集中五十初度詩、有穿溜寒心成積雪、移山變手效孤愚、及心事明明天上月、知交落落澗中冰之句、自注云、癸丑蘇城戒嚴、力持籌防正論、是秋郡中粵匪密約起事、練勇阻遏、潛消逆萌、續辦勸捐、任勞任怨、書署楹帖云、一點公心天地鑒、半文私受鬼神誅、上句兼指均賦也、蓋桂芬雖退隱著書、杜門卻掃、而視桑梓一體、痛癢相關、民生苟有不便、必力陳於當事、請更張以除弊、實蘇常酌減漕額、亦賴桂芬力成其議、於忠烈貞節懿行、尤力為表章、如岳鄂王墓江陰閻公祠詩、及劉貞婦徐烈婦諸篇、均可歌可泣、桂芬與蘇撫丁日昌最契、如和丁中丞荔支原韻、及懷中丞粵中長古、一唱三嘆、鬱伊多感、有云思公望公不忍釋、安得再見公旌旗、當天赤日眾辟易、驅除罔兩鞭魑魅、日昌撫蘇時、勇於任事、嫉惡如仇、與桂芬蘭臭同心、故不禁長言永嘆也、

荻風堂文集八卷 江陰繆氏刻本

清繆荃孫撰、荃孫字筱珊、號荻風、江蘇江陰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翰林院編脩、學部丞參上行走、圖書館〻長、於金石目錄之學、最為專門、生平足跡半天下、搜藏及手拓碑刻、逮一萬餘種、自編荻風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以歷代墓志彙列卷末、而甎瓦尚不與焉、揅經史、兼擅詞章、爾雅醇厚、茹古涵今、同時輩流、斂手推服、文集八卷、手自編定、卷一多碑誌記傳之文、卷二為遼金元明故城及故宮攷、均根據輟耕錄、酌中志、春明夢餘錄、及歷朝官私各記載、詳慎輯錄、一掃耳食道聽之談、卷三卷四皆攷據之文、如蜀兩漢經師攷、蒐採至六十餘人、鄭康成弟子攷、輯錄凡四十人、並据范書及鄭志、又以他書附益之、詳其所受之業、志其爵里、唐儒治蕃州表、分析部落、略具時日、皆由苦心鉤稽而成、原係順天府志稿本、及刊府志時並未列入、賴有此集流傳、可為謀國者之良規、憂時者之寶鑑、卷五至卷八均序跋行略銘贊雜文、集中駢體文居十分之二、靡不稟經製式、酌雅立言、與孫星衍問字堂集、阮元揅經室集內駢文、可以鼎足而三、荃孫又有荻風堂題跋及詞話、題跋載入羅振玉所編國學叢刊、宣統三年石印本、詞話四卷無刊本、今無錫縣圖書館有鈔本一冊、並不分卷、大抵節取各家論詞之文、其最著者、如蔣京少瑤華集附錄、顧梁汾與人書、周止庵宋四家詞序論、又附紀事二十三則、節引詞苑、西河詞話、聽秋聲館詞話諸書、每節均註原書出處、蓋荃孫之學、以實事求是為歸、力戒鑿空不根之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荻風堂文集

漸西村人詩初集十卷 光緒甲午孟冬避舍蓋公堂刻本

清袁昶撰、昶字爽秋、浙江桐廬人、光緒丙子進士、官至太常寺卿、庚子義和團起事、昶連上三疏、力言奸民不可縱、使臣不宜殺、又嚴劾釀亂大臣、遂與許景澄徐用儀同被禍、世稱浙江三忠、昭雪後追謚忠節、昶於通籍後、授戶部主事、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光緒壬辰、以員外郎出任徽寧池太廣道、此集均官京曹時所作、長沙周壽昌敘云、尊集虞處得事外致、而無枝蔓衍之病、實處含元氣、入無間、而無晦澀艱深之病、壬申以前之作、遺詞閎麗、而趣猶顯入、丁丑戊寅後詩、則脫去摹擬之迹、動與古會、漸入簡澹、而指益深遠、此功候年力之異、不可強為、俗士強為之、則偽體百出矣、譚廷獻評云、鋟莪者以李西涯詩為宮聲、此於五音當屬角、沈曾植題辭、則駁譚氏之說、有云商清雜徵變、喻角恐非宜、讀君千瓊琚、引我無涯知、移情成連操、榜舟海之湄、推許甚至、昶與曾植同任曹郎、並典主客、集中訪子培詩有云、柳下士師從削迹、杜陵男子且趨曹、仕隱同心、文章合轍、宜其忻合無間也、昶宦京時、嘗謂自同治季年、迄於光緒二十年間、燕都俗樂、咸尚噍殺促數之音、此羽聲也、羽於五音為物、所謂其細已甚、殆弗堪矣、豈將淪於戎索、翦為龍沙、天下之生民、失彝倫之正性乎、集中有勞[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漸西村人詩初集

民或化泥、君子將為鶴、寒谷春未回、崩崖水方落之句、其時寰宇承平、文恬武嬉、昶獨見微知著、思遠憂深、感世運之變遷、嘆元音之衰歇、所惜當時秉鈞軸者不加注意耳、

于湖小集六卷附錄金陵雜事詩一卷 光緒丁酉年水明樓刻本

清袁昶撰。昶有漸西村人詩初集、已著錄。此六卷均官徽寧池太廣道時所作。朋儕贈和篇什、間亦附入。昶奉簡命赴任、以前李慈銘賦詩餞別、有句云、六條察吏戎無策、萬卷隨車筆有神、最是錦帆堪畫處、綠楊紅杏潞河濱、自注云、頃畫一扇贈行、綠楊紅杏、王荊公詩屢及之、君最愛荊公詩、故寫此意。昶答詩有偶貽妙畫亦通神句、冠於此集簡端。甲午感事詩、有此錯無州堪鑄鐵、相公有帶但橫金、及殺機恐起龍蛇陸、安樂宜防燕鵲緣句、足當浣花詩史。甲午展重九日大觀亭讌集五古、有聯元和作、元字仙蘅、同治戊辰進士、是時方署安廬滁和道、與昶同官、後又同被召入譯署、庚子之役、徐桐崇綺皆謂民氣可用、元與崇綺爭論德宗御前、謂民氣可用、匪氣不可用、載漪惡之、遂與昶同被禍。元和詩有云未覺秋為氣、浮雲掃蕭索、可稱詩讖。此集昶不署名、但刊別墓芳郭鈍植四字、丙申孟冬撰跋、深自鞭策、謂以後當剗滌文字結習、有迴頭五十一年非、求道尚未之見、不宜翫日愒時等語、可見進德之勇。後附金陵雜事詩一卷、是時張之洞方署江督、昶杜撝見、遂多唱和。警句如北極閣云、眼空六季多殘局、病入三焦少藥方、蕉底鹿委分楚漢、槐中蟻尚夢侯王、上下千古、目光如炬、蚓笛蛙鳴、咸退避三舍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于湖小集 金陵雜事詩

匏廬詩存九卷 丁卯閩侯郭氏家刻本 亥既集 不分卷共七十七頁乙未年鉛印本

清郭曾炘撰、曾炘字春榆、號匏庵、福建侯官人、今併閩縣侯官為閩侯光緒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予謚文安、辛亥後隱居不仕、惟以詩歌見志、自序謂虞廷論樂、曰詩言志、孔門教小子、則曰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孔門之教、未易曉、而志則盡人所能言、昔黃梨洲自序詩歷、謂師友既盡、孰為定文、但按年而讀之、橫身苦趣、逼真紙上、梨洲何敢望、乃身世有相類者、寒窗無事、編次舊作、題曰亥既以志吾衰、後九年丁卯、曾炘又編定匏廬詩存付梓、卷一至四為亥既集、與鉛印本有異同、卷五至七曰徂年集、卷八九為雲萍麗稿、徂年集自序云、余行年七十、世患未艾、方當守括囊之戒、兒輩乞寫刊近作、姑徇其意、鈔輯甫竣、孫吏部師鄭適以藝蘅詩見示、因和其作、即署為徂年集、後附雲萍麗稿、則近年往來津沽間所作也、陳寶琛序云、君詩婉至類遺山、沈厚類亭林、然亭林老諸生、遺山官京朝未期月、君則為禮官垂三十年、兼直樞要、朝章國故、與夫人才世運陵替變遷之所由、皆所身歷手經、道盡文喪、邪說蠭起、十倍於楊墨、禍有甚於亭林所云者、則又不僅黍離之悲、陸沈之痛已也、閩中多詩人、如沈瑜慶、張元奇、陳衍、均有專集、而淹雅閎通、懷忠抱愨、當推匏廬詩為冠、詩存卷七、有雜題有清一代諸名家詩集絕句一百三十首、網羅宏富、論斷謹嚴、第三首云、字字流從肺腑真、乾坤清氣幾遺民、更生別具千秋眼、前數寧人後野人、采洪亮吉更生齋論詩之說、而推闡益精、謂讀明季遺民詩、當求其安身立命所在、不當於格調字句間求之、又謂寧人詩原本忠孝、無一贅詞、所論極為允當、亦可見其嚮往之素志矣、

白娛吟草四卷 常熟金氏鉛印本

清金廷桂撰。廷桂字染香，自號石頑，江蘇常熟人，諸生，幼遭兵燹，備嘗艱險，避亂南通州，遇盜於江中者再，僅而獲免。生平劬學篤行，味道守真，書讀馬班范三史，於班書尤熟，成三史札記二十卷。明趙𢈔誠王應麟皆輯東漢無二名，閻若璩王鳴盛舉二名者數人，而廷桂於范書得六十六人之多。札記因卷帙繁重未付刊，詩稿甚富，沈曾植為選百八十五篇。廷桂年逾八十，手定稿四卷，凡三百八十餘篇，諸宗元序其詩，謂晚近詩人之病，不中於獷悍，則中於纖詭，若矯而正之，非標舉真實之義無以為偈，惟先生之詩能盡祛獷悍纖詭之習。俞鍾鑾題詞云，桃源在何許，即在人之心，各有方寸地，超然仰靈襟，慈烏一編詩，兩度滄桑吟，豈無悲憫意，活潑鳶魚尋，性天湛妙理，納〻太古音。鍾鑾邃於詩，所言能得其真際。吟草卷四有論詩五律，斷句云，胸羅萬卷色，屬言皆溫融，思忽已遠，拈毫更入神。又云，開口論句法，失即在拘牽，法死皋陶生，理順詞乃宣。廷桂作此詩時，年已七十有七，真乃甘苦有得之言。

怡堂詩詞鈔二卷 寶雙璠璵齋詩詞鈔二卷 辛酉年德清蔡氏合印本

清楊世謙、楊霖撰。世謙字伯撝，一字怡堂，陝西醴泉人。霖字仲長，廣西馬平人。二人皆與德清蔡震為文章心性之交。震字師愚，後更名寶善，光緒辛卯壬辰間，震隨宦峽江，與二君並皆盛年，相與上下古今，臧否人物，每有篇什，則掎摭利病，互訟交嘲，極文燕過從之樂。無何世謙別殁於臨川，時為光緒乙未，年僅二十有五。霖則棄筆幕遊，久為諸侯客，卒於民國九年庚申，年五十有一。震掇拾叢殘，合併付印，以盡後死之責。怡堂詩鈔首列峽江訪古詩，即與震霖二人同作。又有臨川雜事詩二十首，臨川竹枝詞十首，蒐采軼聞，足補志乘所未備。題忠州李芊仙集，有耿耿一燈湖上雨，明明孤月關中花之句，思清語雋，然太幽寂，亦早凋之詩讖也。霖先世以武功顯，至霖獨雅好詞華，於文摹徐庾，於詩習溫李，麗藻豐縟，仍不掩其性靈，尤喜為南唐小令。寶雙璠璵齋遺稿內晚陰詞一卷，明倩讀者戚惆〻若失，感人至深。張鳴珂題詞云，清空婉約，是得力於南唐小令，及國朝成容若飲水詞者，如輔以慢詞，則更妙矣。鳴珂精於倚聲，評騭固甚當也。

蘭叢館遺稿四卷 丁巳年四月陶氏排印本

清陶玉珂撰、字子佩、浙江秀水人、明孝廉學瞻後、學瞻入清不仕、今祀於江涇高士祠、父敏兹、廩生有文譽、玉珂少承家學、遇粵寇之亂、避兵於鄉、敏兹以驚悸卒、玉珂奉母轉徙、溺苦於學、亂平遊庠為高才生、光緒己卯優貢、廷試用知縣、壬午登賢書、贛撫潘霨直督李鴻章延聘入幕、年三十有八以疾卒、遺稿四卷、首詩文次律賦次書札、詩以五古為佳、擬張景陽雜詩十首古雅清勁、雜文中周正考、禹貢三江或以錢塘江為南江說、均疏通證明、持之有故、書札尤多見道之論、稿中雖多歲科考試及書院小課之作、而立言居要、亦自可傳、季子昌善耆淬孫露、學成政通、掇拾叢殘、以宋活字印行、可謂能葆先澤、或編修沅作序、擬之唐令狐綯刻其父楚河中白樓賦、宋陸子虡子遹分刻其父游詩古文於九江溧陽、非過譽也、

龍吟草甲乙集各一卷梅邊樂府一卷 民國十年庚申仲冬鉛印本

清孫景賢撰、景賢字希孟、號龍尾、江蘇常熟人、光緒甲午進士國楨之長子、國楨績學勵行、官户部主事、郎潛著書、中年病卒、景賢紹承家學、髫齡即工詩詞、風慧殆由天授、從同邑張鴻游、肆力研求、所詣益進、以肺疾卒於乙未秋、年甫四十、病亟時、伏枕以龍吟草梅邊樂府授徐編修兆瑋、兆瑋强慰藉之、景賢卒後、為之作序印行、序中有云、龍尾病中以詩授予、携歸卒讀、服其詩格進而益上、篇章雖寡、俱卓然可存者、歎竟校寫甫畢、而龍尾已不及見耶、嗟我龍尾、以邁往之氣、清雋之才、身丁世變、出其所學法家言、以從事於檢察之庭、亦既有所表襮矣、終不獲盡展其長、而抑鬱以死、乃并其平生所雕肝琢腎、研精洞微、冀究極夫聲律之正變者、亦復若或靳之、天意蒼茫、良可痛也、龍吟草甲集均辛亥以前詩、景賢生前曾印有單行本、如正陽門行寧壽宮詞諸七古、歷叙戊庚子事變、沈鬱蒼涼、不忍卒讀、寧壽宮詞結四句云、刑餘自古有英雄、索隱能存史筆公、亡秦卻是趙公子、未許陳王第一功、真乃詩史、詞音梅邊樂府、詠故宮白牡丹、調寄菩薩蠻云、年年花似雪寒盡、心頭血生誤帝王家、清愁未有涯、哀音絕唱、何減南唐小令、清才早世、識者悲之、

孫師鄭

孫師鄭 60

志頤堂詩文集十五卷附題跋文二卷 癸酉年如皋沙氏仿宋字排印本

清沙元炳撰、元炳字健庵、晚號碼髯、江蘇如皋人、光緒壬辰進士、甲午補殿試入翰林、散館授編修、以二親年高、謁告歸養、顏所居曰志頤堂、居恒博綜六藝、工為詩文、自先秦漢魏、下逮唐宋明清、無所不究、深入閫奧、詩則陶鑄古人、兼包眾美、而素懷所寄、則在遺山、以所遭略相似也、文分上中下三卷、詩凡十二卷、後附題跋文上下二卷、因家藏金石書畫甚富、多宋明以來精品、各加題識、有宋本韋蘇州集、及元至正本尚書輯錄纂注、最可寶貴、金編修鉞撰序、謂君為文不專一體、皆發於至性、而敷陳其大義、間亦雜說小言、亦皆因物見理、隱然有維繫人心風俗之力、每誦其為先人志墓諸篇、及為賣娼買宅等詩、輒泫然流涕而弗能已、其感人之深如此、元炳晚年潛探內典、修持淨業、年六十三卒、癸丑歲五十初度歲時親在堂、已將九十、賦詩述懷、有斑爛著萊綵、乃是中年衣之句、是時袁世凱討平二次革命、隱有帝制自為之意、述懷詩又有眼中英新文報章騰牛毛、呼嵩耳不省、吾方醉酡酗之句、次年元夕聞歌七律云、淚積思親無好節、夜望治欲何憑、兒曹豈解昇平曲、踦馬擊龍學步能、蓋因是夕各省舉行提燈會、歡祝袁氏改訂大總統選舉法而作、憂亂傷時、託諸篇什、流傳後世、可當史料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志頤堂詩文集附題跋文

養梧軒詩集五卷 甲子年孝感李氏鉛印本

清李嘉芬撰。嘉芬字蘭軒，湖北孝感人。諸生，官江西宜春縣知縣。辛亥國變，豪猾競起，與官吏抗，宜春民氣尤囂，嘉芬作宰，夙有惠政，邑中公正紳耆強要之，冀其繼續牧民，坐鎮狹俗，嘉芬拂衣還鄂，遇故交李啟璟留飲，酒半泣下曰：鉅防既潰，大亂未已，智勇俱為坐困，時事殆不可為，孟子云，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不意吾儕親遘其變，自是侘傺抑塞，未及三年病逝。詩凡五卷，由長子善謙分體編次印行，斷句如感懷五古云：惟漸成萬化，惟激生萬變，又云：大同躋不到，一私溷吾胸，於變政流弊，慨乎言之，金陵獨立感賦七律云：淦高論徒迂闊，蝓蜀空文豈治安，讀書獨坐云：丹心欲共寒灰死，白髮都從夜雨生，感湖口事次韵云：誰為我后蘇時雨，難得天官動將星，次桂馨韵七絕云：聲雌各有思仇事，如火軍書想未知，悲惘之懷，有觸即發，王風卽葛黍離之什，體雖不同，而意則一貫也。

頤志齋文鈔一卷詩鈔一卷 上虞羅氏雪堂叢刻本

清丁晏撰。晏字儉卿，江蘇山陽人。道光辛巳舉人，官內閣中書，致捐經史，著述甚富，惟詩文集雖經編定，而未梓行，羅振玉於其後人處得見寫本，因將傳記之文十四篇，列為文鈔一卷，又將感舊詩一卷，同列入雪堂叢刻。文鈔中如關天培傳、御史朱琦陳慶鏞合傳、周濟潘德輿傳，均足以傳信，與鄉曲私書傳聞失實者有別，振玉謂非傳其文，乃傳其文中之人，似於晏之文有不滿者，實則晏於文史致力頗深，所作均條理秩然，有物有序，無可譏也。感舊詩每首前均有小引，詳列事實，頗多軼聞，晏於咸豐癸丑歲以抗拒被劾謫幽召，孔太守繼鑅省視贈詩云：百年垂老文章賤，眾口餘生天地寬，當時變頻於危，後卒昭雪，略見感舊詩小引中。又黃爵滋評晏詩卷云：古體在宋元名家之間，律體則力追唐賢，要其肅敬之旨，諷諭之原，直進古人，都無苟作，可見晏於嗟事功力至邃，不愧名家。

知退齋稿七卷 光緒戊戌常熟張氏刊本

請張瑛撰。瑛字紼卿，號退齋，江蘇常熟人。諸生，官青浦縣訓導。少時學古文，從結埼亭入手，書滿甬上，書私淑弟子名刺，邗謁謝山祠堂。中年後客金陵書局，習聞湘鄉論文奧旨，反而求之桐城，尤服膺方望溪氏。晚年刪除浮藻，並疏證厥生平以經國濟民自任，於郡國利病、民生疾苦，講求攷詢，老而彌篤，高談雄辯，傾寫肝鬲，同時耆舊斂手推服。文凡六卷，第七卷係呂黎文補注，瑛所著尚有論孟書法、通鑑校勘記，均別行。第一卷中元會論、爽論、隔喻諸篇，上下千古，極深研幾。如元會論云：人之病有淺深，國家亦然。冠

盜劇擾此國家一時之病，其病為外感，利用攻，以豪傑治之，譬甲兵、明政刑，而病去矣。邪說橫行，此天地萬世之病，其病為內虛，利以用化，以聖賢治之，致中和，贊化育，而病愈矣。隔喻云：人之生也以氣，有氣則生，無氣則死。國之存也以民，與民通則存，與民隔則亡。泰西各國，或以君主，或以民主，或以君民共主。中國自堯舜以至三代，皆君民共主。自秦以後，皆以君主。總論古今，合觀中外，民主則尾大不掉，其病即賈生所謂瘇也；君主則上驕下諂，其病即所謂隔也。今欲使天下之局，運天下之樞，莫如略取三代上君民共主之義，掃除三千年積弊，上下一心，而後可冀長治久安。瑛此文作

作於光緒甲午以前，亦可謂具目光如炬矣。

孫師鄭 6

桐鄉勞先生遺集八卷 丁卯季冬桐鄉盧氏刻本

清勞乃宣撰。乃宣字玉初，晚號韌叟，浙江桐鄉人。同治辛未進士。官至學部副大臣。宣統初元，改定新刑律，近於用夷變夏，乃宣侃侃力爭，與法律館諸臣相駁難，謂新刑律有妨於父子之倫、長幼之序、男女之別者，吾不敢曲徇也。乃宣卒於辛酉季夏，年七十有九。遺集八卷，由其入室弟子盧學溥刊行。卷首有自訂年譜，及柯劭忞所撰墓誌銘。卷一至卷五文一百十五首。卷六卷七詩四種，曰韌餘草、荃蘼草、勞山草、近聖草。卷八詩詞各一種，曰勞山後草、勞山詞。存詩文均直抒己意，不隨時論為轉移，功力深邃，言皆有物。陶葆廉跋其年譜云，公誦法儒先，跬步不苟，於古今政法、四裔情勢，靡弗研求，和平通達，明決幾先，故遇事從容展布，毅然不撓。自辛丑以來，異說喧豗，誣稱民意，狂且塞源而拔本者，宿阿世而取容，公悄然深憂，遇有悖倫傷俗，與夫政體之徇虛名而貽實禍者，往往法語巽言，多方匡救，於是議會詆諆，報紙嘲諧，權貴嗔怒，幾瀕於危，而公持正獨立，不懼不悔，蓋灼見夫下流所趨，必至率人為獸，殄邦滅族，所以斷斷然師孟子與氏不得已之辯，而冀當世之人萬有一悟也。葆廉為陝督模長子，行誼篤粹，所言絕非阿私。乃宣所著，尚有新刑律修正案彙錄、義和拳教門源流考、奉禁義和拳彙錄、拳案雜存四種，均附刊詩文集之後。綜乃宣生平，為純儒，為循吏。斥拳教於星火未燎之時，爭法律於彝倫將斁之日，論政體於凶燄方張之世，古人所云不惑不憂不懼者，洵足當之無愧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桐鄉勞先生遺集

澗于文集二卷 甲子孟秋豐潤張氏刊本

清張佩綸撰、佩綸字幼樵、號蕢齋、直隸豐潤人、同治辛未進士、以編修大考擢侍講、歷官至署左副都御史、命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尋被議革職遣戍、庚子參預議和、賞四五品京堂、稱疾不出、佩綸論文云、近世古文皆推桐城、然為眾所摹擬已成熟爛、非別出塗徑不足自立、又云古文正脈當由歐曾上追漢唐、各因其經術史學之淺深、以為厚薄、而歸本於品詣、以重其言、遺文凡二卷、由仲子志潛釐輯付刊、佩綸負絕人之資、博綜今古、少更喪亂、內行肫篤、平生出處進退、一以古人自期、故發為文章、俊偉雅健、

剖理析事、旁通曲暢、務盡意之所至、至其敘述故舊、曉懷家國、嘆憤流之靡屆、傷氣類之日孤、懷慨淋漓、聲情激越、有蒯卿變徵越石長嘯之風、所謂原本忠孝、頡頏古人者、蓋在於此、此言論文采之表現於外者也、至其刻苦自勵、造次顛沛、未嘗一日廢書、屢躓世忤、而操行彌堅、不少貶損以求合、其中懷凝定、實有確乎不拔之概、後人播誦遺文、猶可想見其英標孤詣焉、少時兼工儷體、才力富贍、構思遒諧、往往出入意表、在翰苑時、供奉之文多出其手、惜已散佚、志潛徧加蒐訪、僅得數首、附於散文之後、佩綸為李鴻藻入室弟子、情誼親密、光緒乙丑科及甲午恩科會試、鴻藻均為

正總裁、是二科稱得士、鴻藻所為會試錄前序、均佩綸代撰、今列入澗于文集卷上、兩文闡明學術、援據朝章、敦厲儒風、默味世機、固非尋常佔畢之士所能為也、又還軍紀略序一篇、亦係代鴻藻所作、

鄭東父遺書六卷 光緒甲辰合肥李氏集虛草堂刊本

清鄭杲撰。杲字東甫，直隸遷安人，寄籍山東即墨。光緒己卯山東鄉試第一，庚辰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父嗚岡為即墨令，到官數月卒，貧不能歸，賴母氏李撫孤成立。杲事母至孝，釋褐後迎養至京，為學自經訓史傳，朝章國故，以逮百家衆說，無所不涉，而獨深於經。於經無所不致其力，而尤莫篤於春秋，憤當時辯言亂政之徒，雖恣蔑古，稱乃甚於坑焚，塊坐一室，誦習本經，眇然有千載之慮，而又恥於近名，不輕著書，以為學期自得，積之久而徐出之，庶有當於古聖人經訓垂世之萬一。殁後，姚永樸教習山東，從其徒友得杲所著書殘稿數種，以授馬其昶。其昶付及門李國松刊行之。書凡五種，分六卷：春秋叔說二卷，論書序大傳一卷，書張之洞勸學篇後一卷，筆記一卷，雜著一卷。春秋說最精，本鄭康成之學，說於三傳無所偏徇，縱橫分合，詳細參稽，視古人為導師，剖經義之同異，其為說貫串充塞於胸中，以不悖違之者僅十百之一二耳。書勸學篇後，乃為溯源書院諸生講述而作，其釋明細知類二篇，辨析尤精。筆記一卷，立言均粹然無疵，其論佛老云：始疑佛老二家皆有堅苦卓絕之處，何以韓子程子朱子惡之甚嚴，今治經既久，乃知聖人所以必制為簠簋酒醴、俎豆、緣麻，以使人升降拜跪哭泣悲哀者，無非養人愛敬之本心，以全其大倫。今異端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成幻迹，是其於本根上剗除已盡，又何怪視聖人之制度典章若弁髦乎。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誠哉斯言。矣。近世學說愈趨詭妄，於明倫察物之旨益復背馳，憂心世變者，讀杲遺書，能無長太息乎。

緷瀰詩集六卷附錄一卷 丁巳季夏華陽喬氏排印本

清毛澂撰。澂字叔雲，號緷瀰，四川仁壽人。光緒癸未[庚辰]進士，由庶吉士改官知縣，分發山東，歷任鄒邑、□署曹州知州六年之久，緝盜綏民，循譽卓著。乙酉、乙丑、壬寅、癸卯均分校鄉闈，所得士。少與喬丞樹枏齊名，有道義骨肉之雅。光緒丙子，吳觀禮典試蜀中，為賦蜀兩生行。詩凡六卷，卷一至卷三曰仙井集，卷四曰峽猿集，卷五曰棧雲集，卷六曰海岱集。凡古近體詩六百四十一首，附錄文三篇，曰形勢，曰時勢，曰昔說，均諧瀚有奇氣，盛言宣昔說尤佳。澂因蒞曹最久，洞曹之多盜，謂不宜但以鷹鸇毛擊治之，務先使革其心，開溝洫，課農桑，俾家給人足，有無相通，暇則聚其子弟，譯以其詩書，馴其頑獷，則季康子之所患，不足患矣，洵為探本之論。仙井集中擬古及蜀亂五言長古諸篇，均胎息韓杜。蘇祠新檀呈南皮師兼柬王實叔嶠、又文學臺望峨眉和叔嶠七古，則飄飄欲仙，與大蘇為一氣矣。橫槊雲集中西園引七言長古，詳述圓明園故實，如云汨羅不管金鰲鎖，上陽骨葬青蓮朵，四首阿房一炬紅，錯認湖山舊鏡火，誰念冰天七月涼，舊河嗚咽遺宮牆，似閶天語彌留際，猶問離宮一斷腸，沈鬱蒼涼，遠步浣花詩史。汨羅句謂管園大臣自沈，上陽句謂爾嘉慶時宮嬪焚燼村火也。海岱集中行縣絕句云，荊籬兩翻愁曉，滿路紅香不忍看。又云雉子不驚麥齊穗，樹陰饁饈有蒸湯，今日三復之，猶可想見省耕勸農，邇民如子之情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緷瀰詩集

範孫古近體詩存稿三卷　癸酉天津排印本

清嚴修撰。修字範孫，直隸天津人。光緒癸未進士，官至學部侍郎。庚子以後，銳意興學，草廬景從，北方學者推為領袖。辛亥禪國後，屢徵不出，項城當國時，教育總長及參政院參政雖經任命，均力辭不就，時論賢之。詩不多作，亦不尚宋派，天懷澹定，純任自然，溫柔敦厚之旨，每流露於不覺，讀之如對古德，如聆古樂，使人矜平躁釋。歿後由紹興陳誦洛編校印行，自光緒甲申至宣統辛亥為第一卷，壬子至己巳為第二卷，國外雜詩為第三卷。修雖為新學界領袖，手掀南開大學，陶鑄人材，成就甚眾，而晚年觀學風囂張，國事蜩沸，時切隱憂，引為己過。集中六十初度詩有句云：過灘逾改終成悔，疾未全消每自危。酬師鄭見懷云：狂國後生尤可畏，危邦君子亦無朋。答誦洛詩云：庠序莘莘人豔說，吾心功罪未分明。讀之可以知其懷抱。游歐詩有猗京紀聞云：見說婚姻尚自由，多應情志久相投。緣何分外仳離易，難得相偕到白頭。又遊比京公園云：中立何煩事力征，靈臺靈沼亦經營。怪他特地花蕃茂，為域膏灑溉成。蓋因公園以吾國庚子賠款構成也。此二詩感慨淋漓，均足當澆花詩史。王守恂序云：範孫之詩，情真理真事真，不牽強，不塗飾，如道家常，由其質地光明，精神爽朗，故能臻此意境，非虛譽也。

孫師鄭

圭庵詩錄一冊不分卷　豐潤張氏刊本

清吳觀禮撰。觀禮字子儁，號圭庵，浙江仁和人。同治辛未進士，官編修。觀禮於同治初元，以刑曹參與左宗棠軍事，調護諸將，能得人死力。有大利害，與宗棠侃侃爭辯，必得當乃止，所面折皆天下大計。追賊至洺河，中夜念母，橫刀馬上，長揖別去。是時隴事方亟，宗棠移師而西，累書迫就道，觀禮因親老憚遠征，盡棄前所積勛階，入都應禮部試，中式，旋入詞林。光緒丙子典試蜀中，得士稱盛。少客湘久，受詩法於道州何紹基，所為詩入杜拾遺之室，而流音抗節，間吐斂於正則，蓋屈杜二子皆以孤忠奇孝之性寓之於騷此詩，觀禮亦忠孝人，故沈灉一氣也。觀禮卒後，遺孤尚稚，陳汝翼為編次遺詩，陳寶琛手寫成帙，張佩綸為之刊行。寶琛書云：以詩傳圭庵，非圭庵志也，然其詩固有足傳者在，於是舉其有關軍國之大，及生平出處交際者，斷而存之，得詩二百七十篇，都為一卷。寫定本，將郵付其遺孤。佩綸為作後跋有云：遺書滿篋，恐歲月因循，遂致散佚，亟先取此卷刊之，以寄余悲。如寶琛與佩綸，可云不負死友。集中有西征五言排律七十韻，即自述與湘陰軍離合蹤跡。又舟中望半壁山弔吳文節七律句云：一峰出水標銅柱，十載防秋冷鐵衣。軍無後繼猶孤注，將欲成功有大奸。可作野史讀。其

孫師鄭

餘名作、美不勝收、要皆涵有事實、撤作鄭箋、正有賴乎後賢矣。

小鱣東齋詩草一冊不分卷 丁卯季秋常熟徐氏排印本

清王伊撰、伊字聘三、號影石、江蘇常熟人、諸生、勤學勵行、沒於名刊布詩文、苦心玄煉、絕不苟作、卒於光緒戊申、年七十餘、及門徐鳳標將伊手自刪訂遺詩一冊、印行、分體不分卷、俞鍾鑾評其詩云、五言高妙、得禪宗理趣、佳者尤陶、餘亦不落柳柳州後、七古沈實中含飛動之勢、是杜蘇家派、五律真摯、七律雄渾、七絕如畫如話、綜觀全卷、大抵密於法而謹於詞、具徵讀書之多、尤見性情之厚、鄉南家詰卓卓可傳、鍾鑾深於詩、與伊交誼至篤、其所評論洵無溢美、集中五古如春日田家作、宿三峰寺精進堂、游白雲洞諸篇、興陶集如驂之靳、松濱堂看雲云、太素古乾坤、由來罕雕飾、啟戶見眾峰、一白添奇特、枝枝凍雀飢、欲見階除食、回顧窮巷中、炊烟斷幾刻、意境尤佳、七律中有答鍾鑾招蹤入城之約句云、舊游零落漸知少、獨向江村感寂寥、二石交情悲宿草、瓣香屬意順銘椒、俞氏書室榜曰銘椒山館、二石謂蔣士驤字石楓、宗汝剛字石頑、皆虞山耆舊、同時遊遊也、又雜感句云、琴書伴我貧如故、歲月催人老不知、廊廟有誰作伊呂、江山何處界華夷、感慨深摯、可見伊雖忘情名利、而縈懷家國、企望昇平、固非尋常泉石者所可同日語也、

獨誦堂遺集六卷　江都閔氏刊本

清李佳撰、佳字瘦生、江蘇丹徒人、諸生、少食貧力學、結髮讀書、即肆力於漢魏之文、建安以來迄三唐之詩、嘗為四十二賢贊、首楚屈平、次宋玉賈誼司馬相如王褒揚雄馮衍班固張衡蔡邕、以及魏晉初唐諸名家、而殿以清拔貢生汪中、謂此二十四賢人、匪惟文章不朽、抑其立身行事、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中立複貴、有足賀景行、各綴贊詞、以表誠契、佳飢驅四方、為牧令司牘積、落落自喜、羞賤節以徇人、胸中奇氣悉於詩文發之、與閔爾昌張祖康最契、時相酬唱、晦明風雨、郵筒遠馳、商榷可否、別裁正偽、形枯神槁、下筆不休、省試屢遭擯斥、佗傺多病、光緒壬寅孟夏卒、年僅三十二、遺集六卷、依蕭選分類編次、首賦、次詩、次書問題論序跋贊頌連珠弔祭文、各體均雅潔麦宕、似六朝人文、詩筆幽峭雋永、陳三立題其遺集云、吳下風情六代前、李生才致發幽妍、為看濯濯月中柳、初校來甡益渺然、佳以友朋文字為性命、嘗手鈔同輩十一人所為詩文、曰友杜集、序今存集中、佳有己亥庚子間新樂府六首、其目云、括財使、窮黨人、官點囚、宦官寵、吾技神、椒朝官、均當時實事、足備史料、佳寄張祖康詩有云、風骨未應諸濁俗、文章猶及見高曾、寄閔爾昌詩有云、入世漸深期寡過、論文有得足升堂、秋來臥病逮三月、歸去詩篇滿一囊、蓋絕筆也、病革時命其家人以遺集付爾昌、後二十年、爾昌為之鏝版行世、不負死友、良足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獨誦堂遺集

獨行流芳錄一卷 常熟俞氏虞社叢書鉛印本

清俞鍾鑾撰、鍾鑾字次輅、號荊門、江蘇常熟人、光緒丁酉舉人、翁協揆同龢為鍾鑾之舅氏、同龢有適俞氏姊墓志銘、即鍾鑾之母也、同龢於光緒戊戌開缺回籍、居虞山鵝鵠峯墓廬、相與唱和者、惟無競老人吳鴻綸、及鍾鑾二人、甥舅契洽逾恒、日通簡札、有正書局所印文恭與荊門手札、有四百餘通、鍾鑾詩文均有法度、於詩致力尤深、卒後遺稿未付刊、僅獨行流芳錄一卷、印入虞社叢書、錄中凡古樂府九首、五七言長古十二首、以表揚忠孝貞烈之作、今錄其要目、如陳孝子刀歌、水銀孝子詩、龍女禪師死事詩、桃

源縣教諭王月莊全家殉節詩、許烈婦劉烈婦詩、孝婦周氏詩、蒙古貢士國裕妻鈕烈婦詩、貞節烈李譚氏詩、諸篇均闡幽發義、擊李譚氏詩起句云、天有三寶日月星、人有三寶精氣神、婦有三寶節烈貞、劉烈婦詩云、夫飢不良、逼婦為娼、鞭箠笞罵怨三光、津雲一吸萬嬙火、橫流滄海青蓮香、婦姓劉、籍南地、庚中秋七月事、烽我郡嘗書死事、夫義當絕春秋、例陳孝子刀、乃咸豐八月[illegible][illegible]事、是時粵寇陷常熟城、西隙巷陳坤培率其子芝珊拒寇、坤培攖刃死、寇燔其尸、芝珊持刀連殺賊、先後得百十三首級、刀長不滿三尺、九鐶畫脫、口亦缺、鍾鑾賦詩有云、父刀不利子刀利、百[illegible][illegible]頭

十三頭盡墮地、復抽桂刀三十年、父兮不歸呼蒼天、一刀斷斷已頑鐵、霣夜摩挲心膽熱、刀之利鈍刀不擇、血性融結如吹毛、忠孝節烈、為天地之正氣、得鍾鑾詩史之筆、為之寫生、信足樹人倫而砭末俗矣、

畏廬文集一冊 不分卷凡一百零九篇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清林紓撰。紓字琴南，號畏廬，福建閩縣人。光緒壬午舉人。少孤，事母孝。家貧無藏書，嘗得史漢殘本，窮旦夕讀之，遂悟古文法。平生嫉惡嚴，見聞有不平，輒憤起，忠懇之誠，發於至性。念德宗以英主被扼，每述及，不勝哀痛，十謁崇陵，匍伏流涕，逢歲祭，雖風雪不為阻。嘗蒙遜帝賜御書貞不絕俗額，感幸無極，誓死必表於墓曰清處士。憂時感事，一發之於詩文。其論文主意境、識度、氣勢、神韻，而忌率襲庸怪。文必己出，嘗云古文惟其理之獲，與道無悖者，則味之彌臻於無窮。若分畫秦漢唐宋，加以統系派別，為此為彼，使讀者炫惑，莫知所從，則已格其塗而左其趣矣。紓所作文，務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而其真終不可閟，尤善敘悲，音吐悽梗，令人不忍卒讀。論者謂以血性為文章，不關學問也。文集一冊，宣統二年庚戌出版，至民國十四年乙丑已十一版，不脛而走，真有顧書萬本誦萬遍之概。湘潭張僖曾守興化，延紓校試卷，僖為其文集作序，有云：畏廬文字，殫平生愛國思親作也。先輩論文，首崇經術，次則文字務求其有關係者，雖以震川鈍翁，尚或譏其無大題目。嗚呼，語山必泰岱，語水必滄海，則武夷匡廬，不當涉足，瀟湘鏡湖，不容方舟矣。畏廬不仕，牘牒詔令諸文，安能責無而為有。又生平惡攻擊据煩碎，聞著經說十餘篇，自鄙其陳腐，斥去之，故稿中頗具各體，獨經說及宮中文字闕焉。要其忠孝血誠之文字，實足感動後進，不宜謙抑自闕，使實光不炳於人間。僖所言均極横實，紓亦引為知己，殆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畏廬文集

畏廬文續集一冊 不分卷凡八十三篇 畏廬文三集一冊 不分卷凡九十二篇 均商務印書館本

清林紓撰。紓有畏廬文集，已著錄。續集於民國五年丙辰出版，三集於民國十三年甲子出版。續集有姚永概序，謂文各肖其性情以出，而後其言立。古之善爲文者，性情不同，故面目萬變，而法度出於一軌。雖有純雜高下之殊，要必無僞存於其中，而後讀者感焉。若以塗飾爲工，而無性情之真，作者且不足自信，何論千百世以後之人。如畏廬之文，所謂可信者矣。三集有高夢旦序，謂畏廬行年七十有三，精健如昔，自言少時博覽羣書，五十以後，案頭但有詩禮二疏、左傳、莊子及馬班韓歐之文，此外則說文、廣雅，無他

書矣。其由博返約如此。續集中如力孝子萬里尋親記、登泰山記、謁孔林記、遊頤和園記、三謁崇陵記，均爲傑構。謁孔林記云：歲壬子有議伐林樹易錢者，又有議盡薪泰山之松，以肥議員之家者，賴都督張勳嚴令遏止。今之主教育者，燔六經，滅五倫，謂可强國，至孔子遺阡，亦欲平之以快其私。方蒙古入關，盡掘趙宋諸陵，雖和靖之墓，無免焉，獨孔子之宮無動。今著急於聖人之宇下，乃叛其師而薪其墓樹，視蒙古宜發愧矣。義正詞嚴，能使毀聖者讀之汗下。三集中如郭休君謁林日記序、書昌黎處州孔子廟碑後、九謁崇陵記、文忠種樹廬記、答蔡鶴卿太史書、與唐蔚芝侍郎書

諸篇，亦均係不朽之文。與唐蔚芝書云：近世中學校以下，即廢除論語，童子入手，但以家常行習之語導之，初不審倫常爲何物，一遇暴烈之徒，啓以家庭革命之說，童子苦於家訓，反以父母愛劬之心爲壓抑，一觸之，如枯菅之熾烈，光熊熊矣。嗚呼，易書詩禮及春秋之言，童子固不易知，論語一書，無所不包，可以由淺躋深，何亦廢之。始基不以父母爲然，又何有於國家。其仍託國家爲言者，逐時趨而伴己利耳。於二十年來學校之積弊，慨乎言之。易以蒙養爲聖功，孟子言夏校殷序周庠，皆所以明人倫，紓所言均根據古義，針砭末俗，謀國者三復名篇，可以端治本而弭禍患矣。

畏廬詩存二卷　商務印書館本

清林紓撰、紓有畏廬文集已著錄、紓辛亥以前為詩均不存稿、自序謂國變以後、閱閱見見、弗適於心、因觸事成詩、十年來每況愈下、不知所窮、非亡國不止、而余詩之悲涼激楚、乃益甚、集中詩多謁陵之作、譏者以為余效顰顧怪、近於好名、未免不諒余心、顧怪謁陵之後、遂不許第二人為之、顧怪不足道、譬如欲學孔孟者、亦將以好名斥之耶、天下果畏人言、而不敢循綱常之轍、是忘己也、故余自存己志、自傳己詩、不存必傳之心、不求助傳之序、師所言橫實極矣、詩分上下二卷、都凡四百餘首、斷句如宿蔣霜閣云、違從竹帛論千古、直刳心肝對五常、贈姚叔節云、文名盛極身何補、世難當深膽共寒、哭江杏村云、早知破碎難為國、自咽酸辛敢問天、戊午除夕云、耀眼乍驚新榭墨、拊心隱觸舊巢痕、題江弢叔集云、最足動人悲骨肉、不堪回首述咸同、種樹廬題壁云、幸居人後存餘息、忍向生前昧宿心、均沈鬱奇警、歲暮閑居有悟五古七首、多見道之言、如云離家二十年、轉眼成滄桑、懷鄉亦何為、任化乃無藏、又云盛名如豔色、在在足招妬、墐户全所天、安用矯梧據、並有沖靜超遠之趣、紓工畫、所寫大屏巨幛、出入黃鶴山樵梅花道人之間、集中有煙雲樓臥游詩五古四首、及題畫七絕二十首、均為傳作、題畫斷句云、長念孝陵心不死、青山只畫石頭城、語尤沈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畏廬詩存

此篇入別集類存目

孫師鄭

蒲塘吟草二卷 常熟錢氏鉛印本

清錢鍾瑛撰。鍾瑛字湘圃、晚號蒲塘逸史、江蘇常熟人、諸生。潛研經史、困於場屋、退而課徒、門下莘莘、一時稱盛、詩凡二卷、分體編次、自序謂生逢叔季、幼遭紅羊之厄、長值拳匪之擾、晚經鼎革之變、閱世既深、殷憂蜀極、年逾周甲、以詩自遣、原冀導和平娛心志、以終老、乃觸一握管、而傷時憤世之語、奔赴毫端、豈言為心聲耶、抑遭際之窮使然耶、王其元序則謂鼎革以後、抑鬱悲感、悉寄於詩、其激越也、如霜鴻之唳秋、其哀惻也、如夜猿之啼月、鍾瑛子育仁及諸孫、皆工詩詞、同邑龐超題詞有孫曾四代皆鵷鳳之句、集中如清代興亡歷史歌七古、及戊子畢究觀事五古、臨城匪劫車歌、及江浙宣戰奉直再戰書感諸七律、均言中有物、足備野史之採、惟詞句之間、不無近於粗獷、此由年衰氣憊意、未能細密推敲、固不必為賢者諱也、

孫師鄭

堅白室詩草一册 原稿僅十卷排印時不分卷 己巳仲冬常熟言氏印本

清言有章撰。有章字謇博、江蘇常熟人、寄籍宛平、先賢子游子之裔孫、光緒辛卯優貢、官河南新安縣知縣、歷署虞城襄城獲嘉諸邑、丁未仲秋、以疾卒、年四十有三、虞城盗風素熾、有章嚴治之、民獲安堵、任獲嘉時、中朝方厲行新政、於興學尤孜孜、有章既病、力疾從事、以勤職盡瘁、詩文致力甚深、有詩集十卷、東阿周雲序云、君少好為詩、長從李慈銘范當世遊、詩益進、敏於詞、下筆不能自休、疊韻杜杜至十許人、皆苦之、君則夷然若有餘地、集中所為寒柏詞者、蓋逆旅中一夕所成、李范皆重君、謂充其所至、足以追步少陵、頗非性所近、蓋早學玉溪、中年頗以東坡自居、成詩雖疾、然不妄發、必有所指、性好友、一時往還之名輩、及歷官之設施、皆可據詩以證之、吳汝綸評有章詩云、筆端有豪情逸韻、撲人眉宇、此文家所謂生氣也、有章弟敦源文詞爾雅、時人擬以坡潁、後以武功起家、清季署大名鎮總兵、有章遺集由敦源校印行世、集中寄敦源詩有云、瀨來頭漸蘆花白、劫後心如老樹空、為時傳誦、又有儒文俠武休相誚、經緯兼資易汝賢之句、亦可見壎篪期許之切摯也、

李剛己詩集一卷 南宮李氏刊本

清李剛己撰、剛己以字行、直隸南宮縣人、光緒乙未進士、官山西靈邱縣知縣、幼肄業蓮池書院、問學於吳汝綸、范當世、詩文均有法度、官山右時、入張曾敭幕府、著有西教紀略三卷、詩集一卷、紀略多記天主耶穌教中規章、文亦饒有奇氣、詩尤橫絕、汝綸稱其神勇無敵、如感興七律云、俯仰人間萬事非、文章更與衆相違、眼看經史將為燼、家種松筠已可圍、一開蝴蝶何足辯、百年鳥鳳會同歸、何來頗有江湖意、日暮天寒四換衣、此作吐納奇秀、大氣磅礴、經史為燼句、感慨至深、而以松筠可圍作對句、蓋言歲月不居、庭樹已可成抱、自嘆年事已老、發憤為遲、此種對法、中有潛氣內轉、是從杜詩得來、剛己卒時由於羸疾、年僅四十有三、可悲也、近體佳句至多、如乾坤浩浩戎狐注、生死茫茫詠八哀、身世幾窮鼯五技、文章空禿兔千毫、眼中日月雙鴻去、筆下文章萬馬來、胸際遠遲九雲夢入、閶闔落一毫茫、眼界已無大瀛海、風塵且證小乘禪、均擲地有聲、騰天振彩、剛己善於學杜、得其神似、如苦雨連閩、用杜集秋雨嘆原韻三首、第一首有云、衆水交匯洶湧急、長風感浪如山立、便恐崖崩天柱折、千年石湫蛟龍泣、第三首云、九雨一晴何足數、蚓竅蝸涎滿墻堵、富者懸釜燃濕薪、貧無儋石淚如雨、天從號令風雲寒、鞭電笞霆欲往難、遮莫彈壓河岳氣、縱無涓滴救枯乾、真乃一字千金、置之浣花集中、可亂楮葉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李剛己詩集

廣雅堂詩集八卷　南皮張氏刊本

清張之洞撰、之洞字孝達、號香濤、直隸南皮人、同治癸亥以一甲第三人及第、授編修、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予謚文襄、之洞歷中外五十年、所至必有建樹、不樹黨援、不殖私產、德宗上賓、為顧命重臣、適年親貴用事、通私謁、議立海軍、之洞言費絀宜從緩、立爭之不得、移疾、遂卒、年七十三、詩稿於易簀前自行點定、絕筆詩云、誠感人心人自歸、君民末世易乖離、須知人感天方感、淚洒香山諷諭詩、蓋於辛壬國變、不啻預言之矣、老成憂國、觸然盡瘁、舉世惜之、陳衍詩話云、相國生平文字、以奏議及古今體詩

為第一、奏議旁皇周浹、達人所不能達、如顏魯公書力透紙背、咸同中興以來諸公、皆所未逮、古體詩才力雄富、今體詩士馬精妍、考據題詠、皆有名論新意、寓乎其間、古體如銅鼓歌、送王壬秋歸湘潭、九日慈仁寺毘盧閣登高、憶蜀遊詩、花之寺看海棠、五北將歌、湖北提學官署草木詩、憶嶺南草木詩、金陵遊覽詩諸篇、皆登孟縣之堂、入眉山之室、近體如人日遊草堂寺、濟南雜詩、題許海秋母山水畫卷、焦山觀寶竹坡留帶、登采石磯、九曲亭、九日登天寧寺樓、過蕪湖弔袁漚簃、武備學堂絕句諸作、在南北宋諸大若中、兼有安陽半山簡齋止齋石湖之勝、之洞忠悃蹇蹇、勛業巍然、

原不必以詩為重、而詩實空前絕後、足為晚清之冠、古今詩家用事切當者、前推東坡、後有亭林、之洞詩如挽彭剛直云、天降江神尊、氣吞海若倍、用清河公事及東坡詠錢武肅事、又悲懷詩云、霜猗雪竹鍾山老、還葬空嗟一日歸、用荊公悼亡詩語、又如詠金陵至牛渚云、東來溫嶠曾無效、西上陶桓柳可知、又贈日本長岡子爵云、爾雅東方號太平、又齊國多粗威晏嬰云云、其用事之精切、足以方駕坡公亭林、非近世詩家所能及也、

偶齋詩草十卷 光緒季年排印本

清宗室寶廷撰。寶廷字竹坡，號偶齋，滿洲鑲藍旗人。同治戊辰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德宗登極，疏請選師保以崇聖德、嚴宦寺以杜干進，懿旨嘉納。旋因大考列三等，由侍讀降中允。廷有詩云：老娘三十倒綳兒，獻賦金鑾色忸怩，中允左遷天有意，小臣詩筆近王維。穆宗奉安，吳可讀以尸諫請立後，下廷臣議，廷與張之洞所奏最為切實。壬午出典福建鄉試，所取多知名士。還朝以在途納江山船氏女為妾，自劾罷職。生平嗜酒耽詩，好山水游。使車所至，必蒐奇訪勝，留連旬月。登泰岱、入武夷、泛太湖、過金焦，足跡徧兩峰三竺。罷官後，日與貧交及子壽富徧游京東西諸山。屏居貧乏，時賴友朋資助，得錢則買花沽酒，呼故人賦詩酬醉。或攜兒命侶，裹糧入山，狂吟盡興。靈光寺為翠微山八大處之一，廷幼嘗讀書寺中，出游輒憩，如王右丞之有輞川別業。廷詩天才豪宕，曲而能達，五言近體時近右丞、嘉州，餘則頗似香山、劍南。游山詩居十之七八，以田盤一集為最，劖刻可喜。陳衍詩話謂公罷官雖清貧，而沈酣於山水友朋文字之樂者十餘年，妙峯、翠微、桑乾、戒壇、潭柘諸處，皆公之龍門、八節灘也。冷家莊、三家店、廣化寺諸處，皆公之行窩也。天之位置詩人，不可謂不厚。衍與林紓、鄭孝胥皆廷壬午典試所得士也。衍所輯師友詩錄，有偶齋詩鈔一卷。

徐師鄭

精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偶齋詩草

廷詩未仿唐人摘句圖例，摘錄集中斷句數十聯，如陶然亭題壁云：衰草寒蘆三面水，迷烟殘照一窗山。送孝達撫山右云：河聲斷秦晉，山色合幽幷。蘆溝橋云：一水南流趨渤海，萬山東走擁燕京。醉後偶成云：世原皆醉非惟我，月不常圓況是人。戲作云：如因賒酒友。為索書疏，均雄奇警鍊，錄之以見一斑。

荔村草堂詩鈔十卷 光緒壬辰粵東刊本 荔村草堂詩續鈔 宣統庚戌北京刊本

徐鄀鄭

清譚宗浚撰、宗浚字叔裕、廣東南海人、同治甲戌以一甲二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出督四川學政、壬午典試江南、所得多知名士、宗浚風擅文藻、既仕朝列、益淹貫國家掌故、續修國史儒林文苑傳、時國史館總裁潘祖蔭頗倚任之、徐桐繼為總裁、議不合、同館亦有傾軋之者、未幾出為雲南糧儲道、至則修濬河渠、增溉田六千餘畝、再權按察使、以疾乞歸、鬱鬱道卒、詩鈔十卷、皆宗浚手定、凡分八集、集各繫年、皆因事立名、首曰入塾集、次出門、次過庭、次謁京、次散館、次使蜀、次看山、次儌屋、廖廷相為之校刻、并撰弁言、稱其思古幽以遠、書事微以顯、述情婉而摯、寫景清而奇、大抵少時諸作、以華贍勝、壯歲後以蒼秀勝、蓋才高學博、上躋既亭竹垞、而獲得江山之助、故駸駸入少陵堂奧、詩續鈔曰于滇集、宗浚生前未及寫定、由其子祖任檢拾遺編、繕錄付梓、宗浚不樂外任、留別同人詩有云、敢同王貢彈冠慶、轉悔申韓讀律遲、曾侍帝晨趨直久、終期補闕近罘罳、又云遷移豈盡明廷意、冷煖方知世俗情、戀闕情時之意、溢於篇什、及將解任回粵賦詩、又有到官本作休官計、去國寧妨報國忠之句、宗浚督蜀學、承張之洞之後、肅規曹隨、士林翕服、使蜀集中、如眉州謁三蘇祠五古八首、及二面山藏書石室歌、均為傳作、尊經書院十六少年歌、網羅英俊、悉入彀中、十六人中、如廖登廷張祥齡楊銳宋育仁范溶顧印愚諸子、文章政事、各有成就、咸不負師門期許、蜀人至今猶尸祝之洞與宗浚二人、謂二百年來督學使者、無出其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荔村草堂詩鈔及詩續鈔

希古堂文甲集二卷乙集六卷 光緒庚寅粵東刊本

清譚宗浚撰。宗浚有荔村草堂詩鈔，已著錄。宗浚父瑩，字玉生，著述甚富，有樂志堂詩文集。少年應童子試，值翁心存督廣東學政，以克復回城賀表命題，瑩文千餘言，援筆立就，遂冠其軍。宗浚紹承家學，膺節使之年，十六登賢書，十七計偕北上，作覽海賦萬餘言，鑄史鎔經，排騷挹選，凡海道以來兵事得失靡不融貫成篇，詳加注語，劍川趙藩曾刊作單行本，使滇蜀學子辦誦，洵煌煌鉅製也。甲集多論辨序跋誌狀之文，首篇擬續修儒林文苑傳條例，詳審精密，崇實黜華，宗旨純正，餘如江南鄉試錄後序、希古堂書目自序、菊坡精舍藏書銘，靡不根柢六籍，波瀾老成。乙集多駢儷之文，如述畫賦、及蜀秀集序、國朝駢體正宗二編序，均抗藻摛華，不同凡響。祭座主沈相國桂芬文，不徒抒知己之悲感，而於同光間朝局之糾紛、樞廷之疑忌，亦傾寫於簡牘，可備攷史者之參稽。至篇末止庵上梁文，則宗浚自道身世之作，不啻龍門之自序焉。廖廷相序云：君根柢槃深，故見於文者事覈言辨，由絢爛漸歸平淡。駢文及古近體賦尤足津梁後學，惟在滇諸作，時涉憤激，以其為君手定，且傷君之以不樂損年，故存之而不忍刪薙。宗浚道卒雖安，時年僅四十有三，後之讀者當悲其志，而惜燕許大手筆之未竟其用也。

孫詠鄰

入境廬詩鈔八卷　新會梁氏排印本

清黃遵憲撰。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人。光緒丙子舉人，官至湖南按察使。遵憲久任日本使館參贊，及新嘉坡舊金山總領事，於歐瀛各國內外情勢，洞幽察隱，故凡有所應付，莫不迎刃而解。辦理湘鄂四省教案，不及兩月，結案數十起。戊戌遵憲方解湘臬任，奉命以三品京堂候補，充出使日本大臣，行抵滬上，黨禍猝起，緹騎宣譏，受羅織，事雖得白，使職亦解，遂歸田里。乙卯春逝世。遵憲為文章，務取暢達，不苟為夸飾。為詩則精思渺慮，盤礴而莫測其際。平生所作逾千首，自行刪定，得六百餘首，曰人境廬詩草。自其少年稽古學道，以及中年閱歷世事，暨國內外名山水，與其風俗政治形勢土物，至於放廢而復，憂時感事，悲憤伊鬱之情，悉託之於詩。梁啟超撰墓志云：先生之詩，陽開陰合，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於古詩人中，獨具境界。故遵憲之詩，可作史讀。集中西鄉星歌、櫻花歌兩七古，不忍池晚遊詩絕句十五首，均客東京任參贊時作。鄰邦詩人，傳鈔殆遍。逐客篇及還舉總統紀事五古，均任舊金山領事時作。其云：去者鶴繞樹，居者燕巢幕，國共與鄰交，一切束高閣。又云：遠方黃種人，閉關嚴逐客，毋許溷乃公，鼾睡臥榻側。又云：此叢訐彼叢，眾口同一咻，額甲十重鉄，亦恐難遮蓋。又云：怨媾同室戈，憤爭傳國璽，大則釀禍亂，小亦成擊刺。於排斥華工之慘酷，競選元首之紛呶，不啻繪聲繪影。至庚子以後所作，如哀袁爽秋京卿、吳季清明府五古，均極沈痛。又聶公七律四首，均詠庚子拳匪事。有句云：操戈逼父心先死，按劍呵人日尚懸。兵威甘尊牽牛斗，黨論猶嗟走狗烹。衛刃尚希忠烈傳，蓋棺免索太師頭。均有事實，足備史乘之采。遵憲著有日本國志四十卷，成書於甲午以前，言日本維新之效，成且稱霸於東方，而首先受其衝者，為吾中國。厥後其言均驗。易曰：知幾其神，遵憲足以當之矣。

孫師鄭

鬱華閣詩集二卷 光緒辛丑武昌刊本又北洋官報局石印本 孫鈔本

清宗室盛昱撰、盛昱字伯希、號意園、滿洲鑲白旗人、光緒丁丑進士、由編修官至國子監祭酒、光緒甲申蒞祭酒任、至己丑因病奏請開缺、在任六年之久、教士以通經致用為本、根柢程朱、而益以許鄭賈孔之學、俾學者精研義理、以為躬行實踐之資、又仿胡安定分經義治事之法、俾學者分治經史及天文輿地兵事農政諸門、日有課程、編為札記、詳加批閱、孜孜訓廸、成就閎多、又以辟衛所書石經依据坊本、不免錯譌、奏請謹依彭元瑞石經攷文提要、重為修補、準同學官蔡右年等考校是正、設欄保護、至今尚存、詩集二卷、由其中表楊鍾羲校寫付刊、如題吳柳堂小象七古、有句云、事經千變世何堪、情到萬難天亦哭、又云白雲深處空回首、一介孤臣萬疊山、至為沈痛、又杜鵑行七古、哀楊生銳作、有句云、茂陵遺稿分明在、異議篇篇血淚痕、銳亦為國子監南學高才生、與於戊戌之禍、平日持論純正、參預新政後、調停宮禁、不主激烈、實與譚林諸子異趣也、又戊戌元日日食感賦七律、有未分光微吾猶國、不忘史祥史失官之句、均足當杜陵詩史、昱撰有國朝滿漢大臣沿革表、又選有八旗文鈔、卷帙繁重、搜羅宏富、易簀前均未脫稿、文鈔後由楊鍾羲編定六十卷、定名曰八旗文經、亦於鍾羲官鄂時刊行、光緒初年兵部尚書彭玉麐數辭官不就要職、昱劾其自便身圖、啓功臣驕矜之漸、朝鮮之亂、提督吳長慶奉北洋大臣張樹聲檄、率師蒞朝、執李昰應以歸、時詫為奇勳、昱上疏言出自詭劫、不足為功、徒令屬國寒心、友邦騰笑、宜嚴予處分、士論咸服其遠見、推為謇諤敢言、迄今三復遺篇、猶可想見直臣之風概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鬱華閣詩集

王文敏公遺集八卷　南林劉氏求恕齋刊本

清王懿榮撰。懿榮字正孺、號蓮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庚辰進士、官國子監祭酒、入直南書房、庚子拳禍初起、聯軍入京、與侍郎李端遇同拜命充團練大臣、懿榮面陳拳民不可恃、當聯合商民備守禦、然事已不可為、七月聯軍攻東便門、猶率勇拒之、迨眾潰不能成軍、歸語家人曰、吾義不可苟生、仰藥未即死、題絕命詞壁上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於止知其所止、此為近之、擲筆赴井死、先是懿榮命浚井、曰此吾之止水也、至是果與妻謝氏寡媳張氏同殉焉、事聞、贈侍郎、諡文敏、遺集八卷、由遺集以卷搜集成書、卷一為經進稿、卷二卷三為奏疏、卷四求闕文齋文存、卷五正讀亭詩、卷六福山金石志殘稿、卷七天壤閣雜記、卷八漢石存目、經進稿中如醇賢親王碑文、奏疏中如醇親王位分尊崇請恪遵御論收回成命疏、及臚陳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經疏義請列學宮疏、又懇恩特飭續修四庫全書疏、又請重申舊章封禁天下古墓疏、均為經世大文、懸日月而不刊、正讀亭詩亦多傑作、如秦權秦量歌結句云、安得華夷混一畫、康莊風雨時節順陰陽、詔書無事四宮昌、又之罘秦刻石歌結句云、君不見六經四十三萬字、秦灰不燼今猶是、典重端嚴、李義山韓碑詩云、濡染大筆何淋漓、當之無愧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集部別集 王文敏遺集

興劉承幹既為校刊、又序其端云、公立朝所建議、皆以翼經明道為歸、俾異說無所容其喙、昔眉山蘇氏序六一居士文、謂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今承幹謂公之學推乾嘉諸老、以達於賈馬許鄭、雖所值之世不同、其為息邪拒詖、作吾道之干城則一也、劉氏所言、可謂探源扼要矣、

歸田吟稿二卷 癸亥孟秋龐氏排印本

清龐鴻書撰。鴻書字劬菴，號鄦亭，江蘇常熟人。光緒庚辰進士，由編修官至貴州巡撫。庚子拳匪之亂，一二樞臣縱匪危社稷，禍成不可遏。鴻書時任直隸大順廣兵備道，轄畿輔要衝，境內莠民謀響應，鴻書森布令甲，釐鋤姦莠，斬其渠魁，事遂定。其後書撫得以遏匪南下，江鄂二督得與友邦連互保長江之約，大局危而復安，實以鴻書之功為前焉。初由御史歛歷外臺，撫湘撫黔，政事旁午，不廢著述，著有讀水經注小識、補元和郡縣志四十七鎮圖說。在官時所為詩，多不存稿，此歸田吟稿二卷，均被劾致仕後所作。鴻書離黔不及一載，即有武昌之變，家居鬱鬱，常終夜仰天嘆息，偶或觸景興懷，寄情篇什，深於比興，不為危言堨論，其悲憫之意，使讀者於言外得之。如送春詩云：「狂蜂豈解憐花片，啼鴂還應怨竹枝。」除夕詩云：「聊數更籌成坐隱，敢將詩筆露矜驕。」和太質云：「心似孤雲無所繫，身如病鶴只宜閒。」看菊云：「飽經霜信偏增豔，獨殿秋光最耐寒。」均吐納溫醇，別有寄託。稼附詩餘數闋，亦清麗幽閒，不同凡響。歸田五載，舒嘯賦詩，賫志以終，讀其詩可以想見其為人矣。

孫師鄭

見齋文稿一卷見齋詩稿一卷 戊辰年上海秦氏排印本

清秦錫圭撰。錫圭字介侯，號見齋，江蘇上海人。光緒乙未進士，入詞林，戊戌散館，授山西壽陽縣知縣，政聲優美。庚子拳匪亂作，錫圭以不能庇外國教士獲咎，謫戍新疆，遣蘭州，為甘督升允奏留，又為學政葉昌熾聘閱試卷，旅居甘涼十餘年。辛酉母逝，哀痛過禮，甲子病卒。詩文遺稿由兄錫田輯錄付印。文如宋侍御承庠庚子殉節事略、晉省拳禍原始、壽陽縣保嬰善舉記，均有關掌故，足補參稽。詩格隨境而變，初則玉堂華貴，繼而簿書鞅掌，後又變為絕塞風霜，迨生入玉門，而覩故物化，天地變色，肝腸血淚，一寄之於篇什。如出別離曲四章，及臨洮道中作詠史樂府二首，感慨蒼涼，言中有物。又題秦文卿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圖斷句云：「知否英雄越句踐，廿年臣妾辱親嘗。漢家元舅除奄宦，未召黃巾到闕庭。」借古諷今，言近指遠。錫圭辛亥後自塞外南旋，當選參議院議員，然骨鯁之風，迄未少衰，范蕖之水，避之若浼。集中廣州議席口占云：「天魔能舞又能歌，清夜聽來喚奈何。怪底浪將飄茵擲，鈞天隊裏醉人多。」又明妃曲云：「明妃盛飾入昭陽，門龍爭妍擅勝場。何事琵琶馱出塞，間關遠嫁傳檣王。」蓋嘲譏事項城之某議長，由京南下也。峻峻責綠，涅而不緇，薑桂之性，老而彌辣，讀者可知其

孫師鄭

品概矣。

鳴堅白齋詩存十二卷　辛酉三月沈氏刊本

清沈汝瑾撰。汝瑾字公周，號石友，江蘇常熟人。諸生，積學不仕，與安吉吳昌碩同邑俞鍾鑾論詩至契，歲有詩相唱和。遺稿亦由二君點定付刊。昌碩序云：石友性行嫭亮，自晦於詩，足迹不出吳越間。平昔好硯石，乃以曉詩抱石銷磨歲月。其詩境凡三變，少慕清逸，中趨真摯，晚遂舉其悲憤之心，託於閒適之致，以石友之材質，當使躬際承平，雍容雅頌，何難鞭策駿唐，希蹤漢魏，並世操觚之士孰與抗手。乃遭時不偶，棲隱巖谷，成此三巨冊之遺詩，大抵以不平之精神作無聊之感喟，是誠可為三嘆。然而精魄有繫無之無窮，長歌短詠，歷劫不磨。石友可無憾矣。鍾鑾跋中述其詩境之遷進云：石友嘗言少苦鈍質，一日讀莊子心忽開，以後沈貫羣籍，學詩寢饋於杜者三十年，乃上溯漢魏，下逮宋元，自病寬廓收束於半山、後山，晚歲曼讀離騷國風，變化精深而學成矣。集中詩美不勝收，茲錄其隆裕太后輓辭云：位為生民避，心通上帝慈，早知還土日，即是蓋棺時。羽翼憑宗衮，乾坤失母儀，九疑凝淚血，誰可託孤兒。又詠歐戰七律句云：瞻盈極虛天陰罰，機巧窮時地陸沈，鐵鑄勳章酬戰士，直將泥土視黃金。兩詩攄寫忠忱，悲傷戰禍，竭極沈痛。又書徐州二遺民集後云：至今一開卷，身世了無異，風雨

孫師鄭

猶觀搖、置身我何地、懷沙憤世、追步靈均、舉片什以概全編、固不得僅以詩人目之矣、

藥龕詩集一卷　壬戌春常熟丁氏排印本

清釋照僊撰、照僊字藥龕、俗姓趙、江蘇常熟人、七歲投三峯寺披薙、宣統己酉臘八日卒、年八十有五、僧臘七十有九、平日好讀大乘經、旁及子史百家、工詩、善書畫、尤深於密部、遺詩一卷、由其徒悲末編次、居士丁祖蔭、俞鍾鑾為之點定、鍾鑾序云、往日入山相訪、請觀其詩、微笑不答、固請、則曰山僧閒言語何足觀、今編讀遺詩、始信非徒作閒言語、蓋藥公值咸豐之季、當是時木蘭之狩、圓明之火、神器有闖于之宗室、郡邑有潢池之盜、弄內憂外患、鼎沸魚爛、藥公斂神歸於寂若、寓痛嘆於宗門、觀其書懷一章、寄在於此、義興於彼、

乃變雅之遺音、豈得目方外閒言語乎、徐編脩兆瑋題詞、有法地一鐙傳不盡、林泉深處是鶯音、及寒江細雨迷孤棹、五字詒參夢裏禪之句、照僊曾於夢中得細雨迷孤棹五字、醒而續成一律、且謂不夢亦夢、人人盡在夢中、宿業發現、直作夢語迷人、無不可者、此與聞禪無隱之徹悟、初無以異、三峯寺自漢月開山後、法嗣徧於東南、而中興之業、惟貫一與照僊二人、蓋於佛學既深造入微、而又勇猛精進、故非尋常緇流所能及也、

才叔遺文一卷 戊辰年天津管氏刊本

清管樂撰、樂字才叔、江蘇武進人、諸生、少與兄晏均負才名、為諸侯上賓、曾國藩督兩江、極禮重之、伉俠不偶、病歿揚州、歸櫬時同邑惲伯方挽以聯云、一生負王佐才、江左夷吾猶未老、半世作諸侯客、揚州杜牧竟銷魂、足以賅其生平、遺文本有上下二卷、兵燹後遺失、僅存下卷、凡文十三篇、至民國十七年戊辰、始由族弟鳳龢校刊、鳳龢字洛聲、辛亥前任新民府、有循聲、久寓津門、刊布鄉賢遺著數十種、跋中猶盼海內知交、以遺文上卷見寄、當補刊以廣其傳、遺文卷帙雖寥寥、而如薛烈婦傳、孝女丁靜蘭傳、及郵贈道銜內閣中書趙起專祠碑、扶植倫紀、闡揚忠烈、均為不朽之文、城灣山祖墓表、感同宗之凋落、念先澤之綿長、追遠紹聞、情文交至、又如署皖撫吳坤修行狀、詳列事實、亦足補國史所未備、後附詩餘八闋、由鳳龢覓得遺稿手寫付印、

孫師鄭

實硯齋詩詞集五卷 常熟潘氏鉛印本

清潘文熊撰、文熊字質之、號幼南、江蘇常熟人、光緒丁丑進士、官刑部主事、改選揚州府學教授、鎮江府王太守仁堪、與文熊同年友契、延聘主南漘書院講席、課士一以經史實學為本、暇日研究六法、宗大癡石谷、寸縑尺楮、藝林寶之、古文宗法歐曾、詩諸體咸工、氣真體靜、極清空淡蕩之致、而五言尤勝、遺集凡五卷、前四卷曰拙餘吟稿、實硯齋詩稿、易安吟稿、瘦石吟稿、後一卷皆詩餘、亦以拙餘易安瘦石為名、集中如南泠消夏詩五古七首、閒適澹遠、有陶韋之遺韻、其云出處各有命、懷抱此心丹、道以自然貴、素位有餘歡、又云帝王法天道、德化運無迹、煦仁孑義為、祇覺懷抱窄、具見經綸佐商胸次浩然、維揚懷古絕句云、寂寂簫聲明月夜、渡頭只聽上寒潮、風韻絕似阮亭、題石谷留耕圖小影云、白首還家無長物、硯田貽後是心田、借古事以伸今情、不啻自抒胸臆、邵松年序稱其品潔行芳、學問深邃、所為詩詞、無不從性情中流出、洵非阿私所好矣、

孫師鄭

槿叟詩存一卷鷗影詞鈔六卷　言氏家集排印本

清言家駒撰。家駒字應千，號槿叟，江蘇常熟人，諸生，官直隸清河井陘等縣知縣。少喜為詩，意欲破前人藩籬，而自闢畦町。詩存中如秋懷五古七首，及同治癸亥從軍紀事七古，均感喟蒼涼，言中有物。中年以後專攻倚聲，徧覽唐宋以後諸家詞曲，每有所作，輒從事弦管，以求諧律。嘗謂詞之為道，承詩之盛，開曲之先，不能審音，無當大雅。生平所作千餘闋，晚年躬自刪定，存三百闋，前五卷體例略近編年，後一卷均悼亡之作。由仲子敦源校錄付印。林紓跋語謂小令源出北宋，吐屬天然，無斧鑿痕跡，名句絡繹，均非率

爾操觚。長調有稼軒氣概，與姜史體格，斛珠白石，每成一解，必幾經斟酌竄改，使字句無一疏懈。槿叟則行以浩氣，出以天然，良非易易。又謂古人多墳熟調，由於避生就熟，今集中無體不備，可云闢肆，特微覺生調終遜於熟調耳。紓之評隲洵為甘苦有得之言。

孫師鄭

郘亭詩鈔六卷　咸豐壬子遵義舊刊同治丙寅江寧修補本

清莫友芝撰。友芝字子偲，號郘亭，晚號眲叟，貴州獨山人。道光辛卯舉人。先世居江南上元，明宏治時遷黔中。父與儔，官遵義府學教授，與儔以樸學教其弟子。友芝與遵義鄭珍同受訓迪，刻勵深造，兩人遂名冠西南。張裕釗撰友芝墓志云：子偲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奧賾，辨析真偽，無銖寸差失。所為詩及雜文，均超絕倫類，而於詩治之益深且久。詩鈔六卷，始道光甲辰，迄咸豐辛亥，凡古近體詩四百一首。友芝壯年時與同年黃統論詩，謂自來品詩者云杜聖李仙，

是子美師孔子也，昌黎當詩孟子，唐義山、宋山谷二陳，其詩之卿子雲乎。百年以來，有輕清派，與杷誠齋之餘波，冒廣大為教主，海內風靡，能皭然不滓者，僅有十數子。郘性迂拙，不諧世，又無學仙才，何如降格焉守孫卿子雲之軌，學李黃二陳之大醇而略其小疵，或可斯有得於杜孔韓孟乎。昔持論如此，晚年益刊落浮華，善道人意中語，而皆人人所不能道。友芝兄事鄭珍，甲辰以下八年詩，皆珍為之刪定，集中書子尹詩卷後云：眼中天下士，惟爾姤且惕，簞瓢未忍燒，几案欲常得。又云：此世不行道，文章勤遐觀，茫茫古賢哲，千春同淚灑，相契之深，蓋不啻退之與東野也。五言

孫師鄭

古如進、子何歸孫平六首、移居八首、七言古如春闈報罷、劉芙雲招飲曾滌生虎坊寓宅長歌及書滌生寄擬芙雲誌傳拓本後諸篇語、則權空盤硬、意則走雲連風、述生死之交情、叙弟昆之情話、棱之、讀者靡不一讀一擊節也、

朱九江先生遺書三卷 粵東康氏刻本

清朱次琦撰、次琦字稚圭、又字子襄、廣東南海人、道光丁未進士、官山西襄陵縣知縣、蒞官未及一載、以晉撫為某親貴私婿、拂衣東官歸、講學於九江鄉禮山草堂、授學者以四行五學、四行曰敦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曰經學、史學、掌故、義理、詞章、擬日登堂講授、不挾卷册、而徵引羣書、貫穿諷誦、不遺隻字、從游者輯錄成書、有禮山講義行世、次琦之學以躬行為宗、以無欲為上、氣節堅卓、窮極問學、博觀漢儒之書、而歸宿於宋學、源本孔子、而以經世濟民為歸、學行與顧炎武為近、似而平實較大、且時

或過之、詩文數十卷、晚年皆自焚之、卒於光緒壬午之春、年七十五、越三十年後、及門搜輯佚詩文於鄉里中、得是汝師齋詩一卷、大雅堂詩集一卷、皆三十歲前作、又有佚文一卷、凡數十篇、皆書札為多、蓋皆流傳於外、無從焚燬者、次琦詩筆精警雄奇、晚趣淡雅、由韓杜而上溯漢魏風騷、文亦雄深雅健、深入秦漢之奧、此二卷均少作、尚未抵晚年深造之境、然威鳳一羽、足稱珍貴、且微言大義、亦時時藉此可見、為大雅堂詩集及佚文、刊於光緒戊申、康有為為作弁言、是汝師齋詩、刊入粵東學海堂集、

孫師鄭

雙桐書屋詩賸七卷　山左趙氏刻本

清李應莘撰。應莘字稼門，陝西延川人。咸豐丙辰進士，官河南候補知府。幼敏吟咏，年十三有萬家燈火滿城烟之句。同治甲子回亂秦中，應莘父致仕家居，憤當事姑息，延禍之。應莘實左右其間，繼參多隆阿軍事，歷保知府，需次汴省。丁外艱，旋里。光緒丁丑服闋還汴，甫三月遽遘疾卒，年四十六。詩凡七卷：曰學語集、秦雲集、辛壬集、怡雲集、東游集、金臺集、游梁集。沈雄激宕，筆意與蘇黃為近。古風如題寧夏太守李際韶殉節詩、題文魯齋姊文殉難事實後、徐氏雙義詩為耳餘明府作、汪氏二女節孝歌諸篇，正氣凜然，長歌當哭。題李際韶詩後幅云：從容就義人所難，闔門同殉公心安。迄今王師尚西討，十萬鐵甲邊霜寒。願公英靈助殺賊，免使民命傷凋殘。君不見韓城強忠烈，睿皇手詔褒大節。終南太華正氣鍾，兩公自有煌煌卹典子孫守之世勿絕。今日讀之，猶凜冽有生氣焉。七言斷句，如由成都至廣漢云：別從看花都是淚，天涯為客亦須才。答和瑞之贈行云：只愁肝膽傾無地，不道參辰別有天。過劍關云：妖氛不斂彌兵氣，落日空悲大將心。殘月云：秋閨畫到蛾眉老，客路看從馬首多。均極警闢，可入摘句圖。應莘猶子崇洸，光緒丁丑進士，幼由應莘撫養教誨，以至成名。應莘卒後，遺稿由崇洸搜輯編校，中表趙爾萃刊於山左。趙氏籌貲付梓，亦由崇洸之請也。

孫師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雙桐書屋詩賸

現在龕雜作存稿六卷附稿二卷 宣統辛亥山東莜文局印本

清濮文暹撰。文暹字青士，江蘇溧水人。咸豐庚申進士，官河南開封府知府。稿凡六卷，多碑版志傳序記之文。光緒丁未孟冬，文暹年七十有八，自行刪訂付印，謙言所存皆標家言，本原淺而氣骨蒸，並惟不可語古，并不可稱文，故標云雜作存稿。附稿後者為駢體二卷。稿中如重修河南之陽縣孔子廟碑、追立汀漳龍道瑚瑜特觀察學尊祠碑記、中允廷禧墓表諸篇，均凝重樸茂。姚氏貞孝冊子書後、墅朱氏忠貞錄書後，微顯闡幽，扶綱翼教，並為有關世道之文。遊岱隨筆及遊佛峪龍洞諸記，敘述詳明，而運筆則簡潔疏宕。追步柳州，自是傳作。惟間有酬應雜文，宜再加蕪刪耳。卷六有現在龕記云，龕之成毀究不可知，何論其爲？且龕之有無究不可知，又何論成毀？以現在故，則皆可知也。未有龕先有我，我之現在也，既有我，即有龕，龕之現在也。又云虛空可碎，現在不可碎也；霄壤可易，現在不可易也。造化可奪，現在不可奪也。然而現在其暫也，現在屬之我，又暫之暫者。思超語雋，非不滯於物者不能為此言。文暹通籍後服官刑曹，曾任提牢廳主事，著有提牢瑣記，今列入存稿卷五。記末論謂明大易旅不留獄及中孚議獄信及豚魚之義，又謂生者不使枉死，死者惟其法不惟其心，刑官之職，因應爾爾。下逮提牢、廝責惟均，如文暹者，可謂能盡其職矣。

徐師評

分綠軒詩集一卷 南通徐氏排印本

清徐聯蓉撰。聯蓉字鏡緣，號芙雙，江蘇南通人。光緒己卯舉人。事二親至孝，課徒所得館穀，並書院膏獎，悉以歸堂上。父殁則竭其力以事母。卒於光緒戊戌，年五十八。平生賦性和藹，襟懷沖適，所為詩據錄秀雅，與南通范當世、張謇所作各異其面目，而江河不可廢，亦自有可傳者存。趙熙題其集云：哀怨江南淚點枯，故應架筆用珊瑚，中和性近查初白，四海何人舊酒徒。李詳題云：長慶詩篇李綿香，幸非詰屈效同光，橫流終古歸滄海，心折吳趨春在堂。蓋聯蓉為詩，遠則師法香山，近則追蹤初白，與曲園也。集中有挽向忠武五言排律六十韻，及哀江忠源、溫紹原、張國樑、李續賓四公死節七律四章，褒忠搞憤，光氣燭天。如云：武穆勛高權貴忌，睢陽力竭死生輕，及寇深紀遍三河壘，捷絕驚摧萬里城，均有史筆。遺詩於辛亥後以活字版印行。甲子歲，長孫宣武、次孫鵬翀，賡徽題咏，重付梓人。韓國鈞與聯蓉同登賢書，既為志墓，又撰題詞，有舉世誰風雅，斯為淮海宗句，聯蓉蓋當之無媿矣。

桂之華軒詩集四卷補遺一卷 甲戌孟春泰興鄭餘慶堂排印本

清朱銘盤撰。銘盤字日新，號曼君，江蘇泰興人。光緒壬午舉人。客吳長慶金州軍幕。癸巳仲冬以積勞病瘵，卒於軍中，年四十二。直督王文韶褒進，照知府陣亡例賜卹。遺詩四卷，光緒丙午曾由張謇付翰墨林書局印行，百餘部，今已無存。甲戌孟春，銘盤之外甥鄭肇經增輯補遺一卷，紀年錄一卷，重行精校付印。狄葆賢平等閣詩話云：曼君素稱驚才絕代，太白之流。五古五律蕭寥之中感興勝韻，七律典重縱恣，才多。朝鮮柳中使小園聽土人雜歌七古一首，辭采研妙，彌近元白。方濬頤任揚州鹽運使時，銘盤曾從受業。濬頤語以學詩者不必讀宋以後詩，非宋以後無詩也，因其詩學不能出漢魏唐宋人範圍，吾之學力足以進之，故貴取法乎上也。濬頤撰序謂曼君五古善學謫仙，七律亦有奇氣，五七古歌行則與昌谷少陵為近。年少才雄，家貧嗜古，自來揚州角逐壇坫，消寒社集冒雪而至，與余並案吟哦，運筆若飛，勝概豪情，一時無兩。按濬頤調任蜀中，銘盤寄詩，有蜀徼山河天下壯，漢朝柱史繡衣尊，及三年江上生秋草，萬里天涯有報書之句。朝鮮軍中九日贈邱履平云：尚書隨身孤劍在，正堪掛榻一燈青。又九日作云：珠厓已見非吾土，都護空聞老漢師。發語蒼涼，伊鬱善感。又報朝鮮儒生

李東哲五律、及留別彼都士大夫七律、贈王伯恭七古諸作、均詩中有事、詩外有我、丙午歲印四卷本、無序跋題詞、鄭肇經因以平居習聞庭訓、又取舅氏生前親知朋舊之緒言、鉤稽排纂、成紀年錄一卷、無盡闕、無傳疑、可謂誼篤渭陽者矣、

桂之華軒文集九卷補遺一卷 甲戌孟春泰興鄭餘慶堂排印本

清朱銘盤撰、銘盤有桂之華軒詩集、已著錄、遺文九卷、光緒丙午、亦曾由翰墨林書局印行、此由鄭肇經精校重印、並增輯補遺一卷、章炳麟序云、曼君先生少倜儻、善屬文、既壯事武昌張公裕釗、張公以古文辭著、而先生善為儷語、猶申耆出於姬傳之門也、其文上規晉宋、下亦流入初唐、嘗為魯仲連碑、士庶傳誦、有夏侯氏東方像贊風、他筆札亦稱是、其效初唐者、非其竭思之作也、今觀集中如泰伯廟碑、勅建倉聖祠碑文、顏忠祠碑、均與初唐四傑為近、而雅鍊時或過之、東援紀功之碑、為張樹聲吳長慶東征定亂而作、南菁書院記、廷承座主黃通政體芳命作、兩文皆經緯史肆、外闊中、又朝鮮平壤城箕子廟碑、關天君行闕之碑、廬江吳武壯公墓誌銘、武昌張先生講堂屏風上壽詩序、朱氏宗祠述頌之碑諸篇、均煌煌大文、頡頏徐庾、餘如馬貞烈女之銘、邱履平墓志、錢醇百生檢討遺集序、書溫州老婦諸篇、則又追步昌黎中山、蓋銘盤師事裕釗、故所為古文、直與濂亭沈澀一氣也、銘盤弱冠時、出方濬頤門下、濬頤語之曰、子之文、不患無才、患無氣、不患無格、患無骨、氣輔乎理、骨根乎情、過鍊傷氣、則理未足、過琢害骨、則情未真、去其幽隱怪僻、以返乎博大昌明、化其襞積堆垛、以入乎江洋

恣肆、由此進而益上、烏能測其所至、潛頤所論、可謂知言。補遺一卷、亦鄭肇經所蒐輯、凡文二篇、一為方氏夢園書畫錄跋、一為與張季直昆季聯名致袁世凱絕交書、詞咄咄逼人、深刻處有類中韓法家言。然指斥世凱駐韓時因應失當、持論固極嚴正、書中不學無術四字、斷定世凱一生、國運使然、固非文士空言所能使之覺悟也。

蘇珠仙館詩存七卷 襄陽吳氏排印本

清吳慶燾撰。慶燾字寬仲、號烱然、榜名慶恩、字文庶、湖北襄陽人。光緒乙酉舉人、官江西候補道。詩存七卷、丙寅歲於滬江印行。慶燾與中江王乃徵為同歲生、乃徵為撰弁言云、烱然與余同蟄滬濱、頃輯所存詩草付印、督余為序。自言仕宦無濟於時、著述不足垂後、今老矣、人間何世、獨此區區者非吾志、然亦不忍終棄耳。余受而讀之、少作清雋圓美、雅贍而無雕飾、壯年游蜀後、體格益宏、不規摹前人專一家、而高處時逼於古、五律一體、純乎杜法、尤多傑作、今觀集中辰沅雜詩二十首、與杜集秦州雜詩、如驂之靳。張之洞督鄂學時、慶燾受知游庠、及權粵督、慶燾賦詩有云、夫子今賢者、春秋責備多、憂恩苦深重、老事拒婧阿、何日心原壯、秋風鬢早皤、越王臺畔路、誰與定驚波。因事納規、不作尋常諛頌語、合於古義。丙申年之洞六十賜壽、慶燾賦五言排律一百韻、亦寓規於頌。七古如悲平壤、悲田莊台、均詠甲午戰事、又肅毅刀歌為家儀堂將軍賦、及謁張勤果公祠諸篇、均淋漓悲慨、行路難古樂府十二首、尤追步鏞仙、為詩存中傑構。慶燾自丙戌應禮部試被放後、久困公車、援例官內閣、都下勝流咸相酬接、顧不屑競聲氣、標榜乞時譽、自守甚嚴、後以養親乞外、改官江右、凡所任事、咸建殊績、惟

落落不與時諧，不久回步驟移，棄官隱遁，蓋以一身而兼狂狷者也。

陶陶集一卷 襄陽吳氏排印本

清吳慶燾撰。慶燾有鮮味仙館詩存，已著錄。此集乃辛亥以後所作，不著姓名，但署曰襄陽金粟庵頭陀。炯然孤清，自序云：辛亥捷流徙江漢間，携陶詩自隨，長日與俱，瘖痲皆適，又於王病山同年許借閱陶雲汀所刊陶集，獨資欣賞，竊以淵明千載人也，非詩[illegible]所得短長，即以詩言，亦直高揖漢魏，俯視齊梁，三唐兩宋，無與抗手，東坡和陶，識者終嫌不類，自鄶復何譏焉。孤清不能和，顧尚能讀，玩索既久，形神與化，因之繙繹，遂得百篇有奇，命曰陶陶，取有二義：以陶陶我，其樂不改；以我陶陶，與古為新。針縫之迹，未必盡滅，要其成章，似亦斐然，白雲在山，祇自怡悅而已。集中甲寅初度自述云：巨猾肆咸暴，桑竹殘杬株，眾鸞各潛駭，門庭久荒蕪，自注云：壬子夏里中有自稱北伐軍統者，縱兵四掠，被劫者四五百家，余室亦空，遂不能歸。又謝絕當事敦勸出山云：豈不寒與飢，惆悵多所悲，一生復能幾，千載不相違。又云：榮華誠足貴，貧賤有交娛，棲遲詎為拙，吾亦愛吾廬。亮節高懷，足式千載。王乃徵字病山，曾為慶燾撰鮮味仙館詩存序，辛亥後更名潛，以示志在希蹤栗里，蓋與慶燾心心相印也。

拜梅書屋詩鈔十卷附梅仙詩存一卷 商城周氏刊本

清周竣圻撰。竣圻原名清棋，字蕉卿，號季侠，河南商城人。光緒辛卯舉人，官直隸候補知縣。詩鈔十卷，凡存詩九百四十五首，始同治乙丑迄光緒癸巳，其中人事變遷、風塵閱歷，大率以詩紀之。徐庶賢題詞有句云：羨君才調今無兩，不作三唐以後詩。又云：漁洋不作錦津死，誰識中原有此才。杜元勲撰序云：集中慈烏諸章，為四壯鴰羽之遺韵；偏思等篇，為小宛鳴鳩之嗣音；又如捕蝗曲、新樂府以及和戎諸將諸什，則又萇楚苕華之哀吟、民勞板蕩之怨思也。良由性情本厚，閱歷既深，而學之博、才之大、氣之奇，又足以副之，故能文質相宜，色澤俱古。竣圻久困秋闈，年逾四十始登賢書，房考為郟縣知縣夏孫鈺，字笠舟，為豫中賢宰，有召杜之稱，不善事上官，五年不調。竣圻作當代循吏五古以紀其惠政。厥後竣圻聽鼓津門，亦偃蹇不得志，惟賦詩自娛。豫省同光間詩人推封邱何家琪為魁碩，家琪題竣圻詩集有云：世事不可言，斯文固已濫；於義百無關，徒競詞華贍。周君獨不然，以道為負擔；抒懷本忠孝，感時忘謗讟；悠悠衆流中，獨柱立天塹。家琪論詩少所許可，獨於竣圻推崇備至，蓋由心服。許振褘督東河時，延竣圻入幕府，時相酬唱。詩鈔卷十有上仙屏河帥用卜赴全韵五古，又二曾祠落成讌集瓣香樓七古，雄奇恣肆，頡頏韓杜。後附梅仙詩存一卷，係竣圻叔兄清鑑所撰。清鑑字梅仙，詩書畫皆工，嘗省父疾於成都，往返楚蜀萬里，而詩益進。體弱咯血，絕意名場，年三十六以心疾暴卒，遺詩百餘篇，竣圻刪訂得五十八首，附刊行世。清鑑登高七律有句云：今古蒼茫幾螢燭，生涯落拓一蜉蝣。蓋詩讖也。

孫師鄭 6

康南海文鈔四卷 當代八家文鈔本

清康有爲撰。有爲原名祖詒，字長素，晚號更生，廣東南海人。光緒乙未進士，官工部主事。少從朱次琦游，博通經史，好公羊家言，言孔子改制，倡以孔子紀年，尊孔保教。戊戌由李端棻、徐致靖、張百熙先後疏薦，四月召對，有爲極陳四夷交侵，覆亡無日，非維新變法不能自強，德宗韙之，命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特許專摺奏事。八月孝欽太后復垂簾聽政，斥以有爲結黨營私，褫職逮捕，幸以微服遁免，弟廣仁與楊銳、譚嗣同等並及於禍。有爲亡命日本，旋轉南洋，編遊歐美諸國，著有遊記。丁巳張勳復辟，以有爲任弼德院副院長，勳議行君主立憲，有爲仍主虛君共和，持論不合，事敗，避美國使館，旋脫歸上海。丁卯病卒青島，年七十。文鈔凡四卷。卷一有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俄國大彼得變政記、突厥削弱記、法國革命記、波蘭分滅記序共五篇，當戊戌進呈時，德宗讀之，無不涕淚，因有七月大變法，許士民上書言事，一日盡革禮部六堂官之舉。迨辛亥禪國一年以後，時值壬子季冬，有爲於此五篇後自爲跋語云：今國體已更，內亂日甚，氣象愁慘，東望日本之盛強，則吾五千年道揆禮俗之機器已毀，無能追學日本之理，西望突厥之益弱，雖然彼有宗教，而吾自棄孔教，亦不能比之革命已過矣。吾憂心耿耿，惟恐爲波蘭而已。語重意悲，瑩心危涕。今日三復有爲之言，不能不嘆爲先覺也。又有戊戌年所上請剪髮易服改元摺，及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列入文鈔卷四，均不朽之作。卷二蒙藏哀詞，及孤憤語諸篇，尤極沈痛。卷三以孔教爲國教配天議，及覆教育部論孔教書，均煌煌大文，其結語有云：吾欲懸國門而言曰：論大地百國，棄教而立國者，未之前聞，舍本師而爲人奴，尤非智也。其語絕痛。有爲天資瑰異，深通古今學術，堅於自信，每有撥論，常開風氣之先。初言改制，次論大同，謂太平世必可坐致，終悟天人一體之理，述作甚富，文鈔四卷，雖僅涓流一勺，而平生所志所學，已可得其大凡矣。

孫師鄭

梁任公文鈔三卷 當代十家文鈔本

清梁啓超撰。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光緒己丑舉人。戊戌政變，亡命海外。入民國後，熊希齡組織內閣，張謇任農商，啓超任財政，時稱為第一流內閣。啓超長於言論，辛亥以前歷主時務、清議及新民叢報筆政。壬子以後，又編撰庸言報，詞鋒爽利，不啻哀梨并翦。文鈔三卷，多係報章論說，如卷二之國家運命論、及國性篇、與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歐洲政治之革進原因諸篇，均能批郤導窾，言人所不敢言。其論革命相續之原理云：革命前後，工人民望治最殷，求治最亟之時，當其鼓吹革命，鮮不張皇其辭以聳民聽，謂舊朝一去，則黃金世界立即湧現，民也何知，孰券賣儻，夫安得不失望，失望則煽動有所藉口矣。又謂為政有本，曰正紀綱，紀綱立而後令出惟行，乃可言政策之得失。革命以後，疇昔所資為上下相維之具，勢難復用，而新紀綱無道以驟立，強立焉而不足以為威重，又安有一政之能施者。執國命者苟有英邁負重之氣，猶可以漸樹威信，整齊嚴肅其一部分，否則疲奔命於敷衍，既已日不暇給，紀綱永無能立之時，政且無有，何論於良。啓超所言，於壬子後二十餘年之政象，已不啻燭照數計，立竿見影矣。卷三大政方針宣言書，即組閣時由啓超代熊希齡秉筆為之，所言內治根本，亦頗切中，惜為政局牽掣，未獲實施。言易行難，尼山垂訓，近世政治家大率言過其行，不能獨為啓超責也。啓超反對洪憲帝制，世多建之，文鈔中僞造民意密電書後，足備史料。文鈔未見者，哀啓一篇，詞極悲痛，曾聞其門弟子言，啓超撰稿時，椎胸頓踊，不能自休，辭職通函，亦有以淚報親之語。雖哀啓中自言天性涼薄，自絕於天，遺罹大故，越數十日，曾不能於寤寐中得一徵兆以自警覺，然循誦全篇，其悽惻哀感，不啻歐公瀧岡阡表，固非天性涼薄者所能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梁任公文鈔

漸齋詩存四卷　辛未長白延氏仿宋字排印本

清延鴻撰。延鴻字達程，號蒨士，滿洲正白旗人。弱冠留學東瀛，畢業回國，歷官民政部左丞。鴻年未三十，洊陟卿貳，世方以公輔期之。迨於辛亥辭遭國變，更隱廷評，積十餘年不遷。天懷淡定，以書翰詩酒自娛，卒於庚午孟夏，年五十。生前卜居十刹海與西涯為鄰，因茶陵、梧門在前，自號後小西涯。前眺平湖，流泉琤琮作響，明荷萬柄，曝以垂楊數百株。長夏邀友盍簪，小酌間坐柳陰中，汲泉水瀹茗，說詩，得句袖蓮花窩之。快快涼月過湖心，客猶盤桓不忍去。所為詩清遠閒放，無憤世嫉俗之意，亦無窮愁侘傺不自得之詞。己巳秋，客居大連，成滬遷詩十餘首，悽然有家國身世之感。次年感疾，易簀以前，自行寫定詩四卷，付詩友涂鳳書、周貞亮序而行之。貞亮工駢體文及古近體詩，國都南遷後，主武漢大學文選學講席，越二年亦病逝，遺稿零落不可究詰。鴻有此遺集流傳，猶較貞亮為幸也。

嚴幾道文鈔二卷　當代十家文鈔本

清嚴復撰。復原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福建侯官人。年十四時，沈葆楨初創船政，招試英俊，儲海軍將才，得復之奇之，選擢冠軍。光緒丙子，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砲台建築諸學，每試輒最。郭嵩燾使英，賞其才，時引與論析中西學術同異。戊戌，德宗下詔求人才，被薦，召對稱旨，諭繕所擬萬言書以進，未及用而政局變。宣統初元，立海軍部，特授協都統，尋賜文科進士，又以碩學通儒徵為資政院議員。辛酉秋卒，年六十九。復殫心著述，舉中外治術學理，究極源委，參稽得失，融會貫通，所譯歐西書籍，以瓌詞達奧旨。文鈔分上下二卷，如上德宗萬言書及救亡決論均在上卷，下卷所錄如天演論、羣學肄言、社會通詮、斯密亞丹原富諸譯本自序，立論均極精粹，而以天演論序尤為發古今未宣之秘。復謂西學之最為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學，而吾國之易經則以名數為經，質力為律，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奈端動之例三，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而易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斯賓塞爾以天演自然言化，其為天演界說云：翕以合質，闢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而

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至於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自强不息為之先凡動必復之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明大抵古書難讀中國為尤二千年來士徇利祿守闕殘無獨闢之慮是以生今日者乃轉於西學得識古經之奧旨焉凡復他所譯著獨得精微皆此類惜世人讀譯書甚淺近而是精深周鼎棄置康瓠是寶復馳負絶特之學迄未能大展其用固非僅復一人之不幸也

東塾集六卷 光緒壬辰菊坡精舍刊本

清陳澧撰澧字蘭甫廣東番禺人幼聰慧九歲能為詩文問詩學於張維屏問經學於侯康年二十三中舉人六應會試不第大挑二等選授河源縣學訓導兩月告歸為學海堂學長菊坡精舍山長以經史及漢魏六朝唐宋詩文教士著有東塾讀書記及漢儒通義謂漢儒言義理無異於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遵漢儒而不講義理者亦非也集凡六卷二百二十篇同治戊辰庚午間廖廷相從澧受業承命編輯文集隨時錄呈審定擬有所作依次編入澧卒於光緒壬午孟春年七十三又越十年廷相偕同門諸子編校付刊廷相跋云先生學術大旨詳所著讀書記及漢儒通義而樂律聲韻天算水地亦具有專書此集所錄特其緒餘然扶世翼教類皆不刊之語顧亭林有言凡文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者不作可也讀斯集者當有會焉光緒七年辛巳粵督張樹聲粵撫裕寬合詞具疏以澧耆年碩德奏請獎異奉旨恩賞五品卿銜以為績學敦品者勸海內榮之澧教人不自立說惟取亭林行己有恥博學於文二語令學者書紳謹守又謂博學於文當先習一藝韓詩外傳云好一則博多好則雜也非博也讀經史子集四部書皆學也而當以經為主尤以行己有恥為主見集中菊坡精舍

孫師鄭 641

記、故出遭門下者、無不文行交修、有體有用、絕無行誼而辦、學非而博之捷徑、則其間云、

桐城吳先生文集四卷　吳氏家刻本

清吳汝綸撰、汝綸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乙丑進士、用內閣中書、歷官冀州直隸州知州、光緒季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薦加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未就任、赴日本考察學制、著有東游叢錄、歸後病卒、年六十四、汝綸為學、由訓詁以通文辭、無古今中外、惟是之求、自羣經、諸子、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姚諸文集、無不博求慎取、窮其源而竟其委、楚辭、文選、及漢魏以來名家詩、文、皆有點勘之本、凡所點發、皆能得其深微、其論文嘗謂千秋蓋世之勳業、皆尋常耳、獨文章之事、緯地經天、代不數人、人不數篇、惟此為難、又謂中國之文、非徒習其字形而已、綴字為文、而氣行乎其間、寄聲音神采於文外、古聖賢豪傑、去吾雖遠、一讀其書、而其人之精神意氣、如在目前、務欲因聲求氣、凡所謂抗墜抑揚、斂侈緩急、頓挫之節、一循乎機勢之自然、以漸悟於精微奧窔之域、乃有以化裁而致於用、志舉學問與事業、合而為一、而尤以瀹民智圖自強為兢兢云、文集凡四卷、卷一三十八首、卷二四十一首、卷三五十首、卷四四外集九十四首、都凡二百二十七首、後附佚文三首、光緒甲辰、由門人賀濤、宋朝楨等、集資印行、子闓生編次、闓生能傳家學、足為桐城後勁、集中如合肥淮軍昭忠祠記、贈光祿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 別集 桐城吳先生文集

大刑部郎中合肥李公廟碑、程忠烈左文襄袁文誠李文忠四公神道碑、屹潙踔大筆、慷慨淋漓、文興題稱、所存壽序較多、然均不苟作、汝綸嘗牧深州、著有風土記、積十餘年精力而後脫稿、集中答日本藤澤南岳書云、敝國方志、陳陳相因、拙著一洗故習、令其字字有本、篇篇成文、汝綸修志矜慎如此、深州風土記雖別行、其精要之篇、如記歷代兵事、若錄入文集、可與歐公五代史媲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 別集 澗于詩集

澗于詩集四卷 豐潤張氏刊本

清張佩綸撰、佩綸有澗于文集二卷、已著錄、詩凡四卷、由遺孤志潛寖次校訂、中更辛亥喪亂、至辛酉春間始刊成、陳寶琛序云、君博涉多識、才藻鴻麗、擇言尤矜慎、顧志在用世、宦京朝日不甚致力於詩、及謫邊遠、則身世之感、家國之故、一於詩發之、生平希慕蘇文忠、遭際頗相類、所為詩閎壯忠惻、亦似玉局中年之作、且共一身之升沈榮悴、實為人才消長、國運隆替所繫、讀者徒契其伐材之富、隸事之工、固未足以觀其深也、佩綸書迹管子、集中有讀管子五古十首、其二云、諸小說或問、書論意未申、善叩得由賜、反覆舉其仁、黜仲自孟始、意非抑齊人、楊朱道塞路、竊管清其真、爲知降大任、興政在得民、關市罷征布、苑囿學游巡、道的而言要、頗近七篇醇、實與文不興、吁嗟不召臣、此詩為孟子作調人、見出左證、有功經傳、楊朱竊管亂真、見於列子楊朱篇也、又有雁詩數首、皆以自况、斷句如一雁何殊色、空羣世所驚、蕭條仍北嚮、艱辛為南征、又云今日柔乾曲、橫飛帶曉嘽、驚弦渾欲墮、繁弱敢求歸、婉約悲凄、自抒孤憤、非尋常詠物之作、佩綸馬江之敗、為世詬病、然是役和議既成、法將孤拔以喪告、有傳其斃於馬江者、則勝敗尚屬疑問、日本游歷官赫田氏曾造戍所求見、佩綸卻之、集中出

孫師鄭

次寮罕陀羅海、都統急劉追還詩、有未獲裹老尸、恥作孫歆報之句、即指此事、佩綸詩用事縝密、使人倘能援馮注蘇詩之例、詳加闡繹、可知當時朝局黨派之糾紛、寶琛與佩綸齊名、氣誼至篤、所為夜枕詩有云、兩聲蓋海更連江、迸作卒酸淚滿腔、一時至言摯此、絕九幽孤憤、孰能降、生死交情、於茲可見矣、

佩弦齋文存三卷 葆真堂刊本

清朱一新撰、一新字蓉生、浙江義烏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編修、法越事起、數上書主戰、又書畫海防策、語至切要、乙酉轉御史、連上封事、言論侃直、不避貴戚、內侍李蓮英漸著聲勢、逾年醇親王奕譞閱海軍、蓮英從行、一新具疏嚴劾、疏上、孝欽太后嚴旨詰責、降主事、乞終養歸、主講廣雅書院、文存凡三卷、卷首均係奏疏、如請速定大計以措危局疏、及敬陳管見疏、均因法越事起、陵迫已甚、請加意防務、預籌餉需、為徙薪曲突之謀、又敬陳海軍事宜一疏、籌畫亦極周密、卷二無邪堂答問自序、謂古之君子、斷至於道、無他術焉、反經而已矣、經之不正、而欲民之無邪、不可得也、又謂康長素書五篇、有云古人非有意於著書、其或著書、則凡有關於學術之邪正、人心之厚薄、世運之盛衰、乃不得不辨別之、以端趨向、若二千餘載群焉相安之事、忽欲紛更、明學術而學術轉歧、正人心而人心轉惑、無事自擾、誠何樂而取於斯、持論至為嚴正、卷三家傳墓表像贊文、諸文亦均翔實雅飭、浙江金華崇義祠碑、及粥溪書院祭金謝山李見羅兩先生文、尤見精采、一新博極羣書、文辭彬蔚、尤洞知兩漢及宋明諸儒家法、務通經以致用、從游諸子、有聰穎好新奇者、必導而返諸篤實正大之途、語詳無邪堂

答問中、尚有佩弦齋駢文存詩存各一卷、亦由雄真堂刊行、

石楳文稿十卷　光緒戊申安福伍氏刻本

清伍兆鼇著、兆鼇字綸才、號古峰、江西安福人、光緒癸未進士、入翰林、散館改刑部主事、官至四川司郎中、兆鼇初以制藝詞章鳴於時、年逾三十、肆力為古文、服膺湘鄉曾氏讀書多積理富之說、潛研有得、及官刑曹、究心法律、又知律文與古文相為表裏、律不可一字不嚴、亦不可一字不實、讀律三年、自取向所為文觀之、尚多不嚴不實之處、遂刪削十之六七、而仍未敢自信、讀律之暇、反而溫經、始知經簡而精、奧而明、淺而深、樸而真、廣博而無垠、實為古文之祖、於是廢然而返、益嘆聖道之不可須臾離、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其自道所得如此、文稿凡十卷、卷一昊天贊化、率禮壹志、文矩理貫諸篇、及卷九尊孔說、知言說、求史道學傳說、均極精實、尊孔說云、孔子者、其言貫於本末精粗、而理無不周、其德徹於動容周旋、而禮無不中、其功極於立道綏動、而感應如神、其述作備於刪定贊修、而言六藝者折衷而莫之能易、又謂顏子欲從而末由、子夏之徒以有若似聖人、將禮事之、而曾子不可、而今世之士、欲推舉一二人以抗衡孔子、此何為者、知而言之是曰不仁、不知而言之是曰不智、兆鼇此文、蓋以針砭南海康氏之門徒、而孔子之道、如日月無得而踰、其義廼益昭著於天壤、卷一復仇論、卷九

里請高進善獄仍依陝撫原題定罪狀兆鰲因此獄與尚書薛允升廷爭謂子捕父仇而比之凡鬥毆傷人子之心且何以明刑而弼教允升深恐之辛丑四月自以精力不逮乞假歸里主持教育卷十均駢文體格較卑且有酬應之作此卷宜刪除十之六而存其佳構則瑾瑜美質不為瑕疵所掩矣

屐峰詩草六卷焦尾殘聲題畫絕句下里歌謠各一卷　伍氏刻本

清伍兆鰲撰兆鰲有石蕉文稿已著錄屐峰詩草六卷均自光緒壬申迄甲午之作凡五百五十六首自序謂古之君子夙興夜寐日邁月征汲汲不遑其志有在勞而志冒怨而志娩憂而志重樂而志貞協之以歌諧之以律詩以言志而志不囿於詩非徒曰雕鏤草木鉤考蟲魚而已余弱冠時有幽憂之疾假詩以紓之平時俯仰唫嘯藉資以養心之其宛也心先所養而勞怨憂樂之感仍復寓於應付覺悟改圖則老且至矣雖甚能詩何益之有兆鰲宦京曹時與應山左紹佐以文行相攻錯集中如山齋夜讀閒蟬魏

王兩先生詠旅寓南昌重過延慶寺諸詩皆經紹佐改削紹佐又為手刪二十餘篇方行定稿兆鰲詩初效香山繼徵韓之古健蘇之精妙杜之頓挫沈雄嘗夢見杜子美授以詩法又夢見陶靖節岸然高寄下交一談蓋冀嗜琴夢神明相感召也焦尾殘聲一卷係戊戌以後迄戊申所作凡六十有四首詩中多感愴庚子拳禍桐棺悲痛辛丑乞假南歸留別四律有句云衣冠叢裏懷鄉客笳鼓聲中蠻鬭心有客痛心延廣事何人掩面子西差誤我光陰疑輪累教兒耕稼答朝廷均奇警可傳題畫絕句一卷係官庶吉士時作下里歌謠一卷據女子幼稚時所誦習據示以孝弟忠信

恭儉仁愛之德、詞雖淺俚、義則精深、自序謂使女子童而肄之、長而思之、可以感發善心、防閑逸志、雖使童子歌之亦無不可、蒙以養正、其理同也、

蟄庵文存二卷 辛亥季冬無錫楊氏排印本

清楊模撰、模字範甫、晚號蟄庵、江蘇無錫人、光緒乙酉拔貢、甲午舉人、少遊粵東、及陳澧之門、傳其學、瑞安黃體芳督學江蘇、開南菁講舍、以經古課士、通才蔚起、模其尤著者也、南菁甄別以七洲洋賦命題、模作冠場、傳誦徧大江南北、今列入文存卷下、模所為文醇茂淵懿、胎息漢魏、詩則力宗盛唐、居張之洞幕中最久、甲午後、於本邑設竢實學堂、提倡西學、輩俗羣起反對、劣紳嗾之、遂焚校舍、延及私宅、著作煨燼、晚年蒐刻燼餘詩文數十首、名曰蟄庵文存、模雖以興學燬家、風氣卒由此開、教澤所衍、錫山學子今猶尸祝焉、民國五年丙辰卒、年七十有五、在鄂總持學務、兼任漢黃德師範學堂監督、三年之久、成材甚眾、陳三立贈詩云、歸營別枝今誰比、偶觸羣喧道益宏、江漢又逢開口笑、文章幾作不平鳴、即謂興學燬家事也、

暢園遺稿詩八卷詞二卷 光緒甲辰刊本

清張蓮撰。蓮字哲甫，浙江會稽人。諸生。少孤，遭粵匪之亂，陷圍城中，幾不免，賴傭者負之得出。長走陝右，又編歷江南北、浙閩，落拓應鑠。寧紹台道吳引孫、台州守徐承禮先後延入幕府，賓禮之。詩名震遠近。所學熟於掌故，識阨要形勢，慷慨談時事，視天下事一無足當意者。既而愛天台山水之勝，買宅居之，有田一頃，且耕且讀。自顧年衰又無嗣息，用世之心漸衰，而其胸中浩然有不可磨滅之氣，憫時傷亂，憂國愛君，悉於詩詞寄之。其時俄據旅大，德據膠州，閩海川粵會匪出沒，厝火積薪，殆哉岌岌。獨夜被酒，悽愴不寐，秋風颯然，行吟互答。庚子七月，乘輿西狩，遘閔之大慟，為詩三十六韻，取以當哭。詩凡八卷，縱橫頓挫，涉少陵堂奧，而神味雋永，則頗似劍南。詩後附詞二卷，署曰白癡詞。蓮秉性孤特，生平鬱鬱不得志，嘗築傳是樓於天台，謂無子可傳，即以此自傳，其是也。詩集本名大野草堂集，後易今名，由徐太守承禮籌資付刊。褚傳誥、金文田皆台州詩人，為作弁言，傳誥稱其能為少陵、劍南，及元遺山、徐青藤之詩，而所遭之世又加酷焉，所謂不願以詩人老而竟以詩人名者也。

最樂亭詩草二卷 丁巳仲秋刻本

清朱福清撰。福清字仙槎，浙江嘉興人。宣統元年舉孝廉方正，未應廷試。福清天懷澹定，樂於韜晦，夙精岐黃學，壚枯起瘠，活人無算。於邑中賑務及他善舉，惟日孜孜，為之不倦。築最樂亭於月湖之濱，嘯詠其中，怡然自得。辛亥後，杜門卻軌，養真肥遯，為詩清微澹遠，真趣盎然，一洗膚廓纖佻之病。集中度歲絕句云：一編正朔伴吟危，聊當蘇卿漢節持。度歲祀先循舊例，先人新臘未曾知。忘節之高，可以想見。又蘆花絕句云：沙田應惹木棉哭，無補蒼生也白頭。寄託遙深，固非果於忘世也。福清詩直抒胸臆，不屑屑雕琢肝肺，及蹈襲窠臼。上卷有自訟五古云：塗抹三五年，豁然醒夢寐。古人吐嚼間，相襲太多事。乃知無字處，了然有高寄。可見詩境之超然絕俗。福清又輯有鴛湖求舊錄四卷，均采錄嘉興先正淑媛嘉言懿行，大都發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心，冀樹表坊以挽澆俗。續錄四卷、（不附於鴛湖）詩草二卷同付梓人，合稱為最樂亭三種。

喁于館詩草二卷 常熟言氏家集排印本

清言敦源、丁毓瑛夫婦合撰、敦源字仲遠、江蘇常熟人、諸生、先賢子游後裔、父家駒、兄有章、均工詩、敦源弱冠、應光緒甲午秋試被放、賦都門秋思四律、為時傳誦、後究心軍事學、從袁世凱小站練兵、北洋新軍成、立贊襄戎幕、集中題張亨甫詩有求古人非文字內、任天下在秀才時之句、可以見其抱負、壬寅三月、由灘北回旅河、移至滄州、軍行雜詩二十餘首、頗多佳句、如新城弔王文簡云、一樣文章能報國、當年侍從比班揚、過德州云、楊柳雨隄春水滑、河頭閒熱運粮船、連鎮云、野花遍地閒如掌、借得年來碧血肥、均有寄託、光緒季年、敦源署大名鎮總兵、述懷詩有韋杜交朋皆模棱、及要塌涌埃烟中興之句、毓瑛字蘊如、江蘇宜興人、父使卿、受知於東撫張曜、屢登薦牘、毓瑛幼承家學、工吟咏、嫁敦源後、酬唱歡洽、孝事舅姑、姑氏病危、曾刲臂燉治、大吏奏聞、以孝行旌、集中寄外詩有云、顧我經年詩作伴、有人終歲客為家、又追憶井陘山居云、夜來小雨增秋氣、窗外芭蕉報我聽、送春云、燕子尚知春可惜、故銜花片繞簾前、憶几云、虛白室兼明妙境、半窗斜月半簾花、意境均蕭閒淡遠、似不食人間烟火者、詩草上卷為敦源作、下卷為毓瑛作、珠聯璧合、秦嘉徐淑、不得專美於前矣、

孫師鄭

石莊小隱詩集八卷 癸酉安慶排印本

清光閒齋撰、閒齋字慕巢、安徽桐城人、宣統元年舉孝廉方正、光氏為桐城望族、閒齋承累世家學、所為詩文、又宗法其鄉賢方望溪姚惜抱、故其文辭之瑰瑋、與其志意之倜儻相稱、辛亥後、皖督孫毓筠曾委署無為縣知事、因父喪辭未赴任、久主皖省各學校講席、卒於庚午仲夏、詩凡八卷、錢祖憲序云、慕巢為詩、抑塞磊落、感時書憤、發於子美為近、至其激楚慷慨、盪氣迴腸、又卓然自成一家之言、壯年時及見王湘綺、沈乙庵諸老、相與酬唱、生平足跡羈滯於武漢之間、垂二十年、歷見其疆吏之賢愚、政治之得失、人才之消長、民情風俗之變遷、加以遊子思鄉、勞人善感、故凡形諸篇什、牢籠萬態、併發百端、江山之雄奇、人物之俊偉、一概毫而絡繹奔赴、爲閒齋卜居皖城、背山面江、雖都市喧闐、而喧嘯自若、翛然充隱、因生長於龍眠溁渡之間、懷而慕思、故名其詩曰石莊小隱、石莊者、其祖考果園方伯所居之舊址也、閒齋卒後、其子大中能讀父書、校刊遺集、一依先人自定之本、蓋閒齋所作、無慮數千篇、存稿者僅七百餘篇、又復親加圈識、僅於七百餘篇中存十之三四耳、

孫師鄭

麗槃子遺集二卷　丙辰季冬上海排印本

清麗樹柏撰、樹柏字槃子、號芑庵、江蘇常熟人、生而穎異、九歲能
作韵語、十四歲畢十三經、父鴻儒、光緒癸巳副貢、文行著鄉里、以
爭漕賦觸姦吏、反坐成獄、憤疾卒、母鏡瑞人殉焉、樹柏時年十五、
哀毀骨立、引為終身大戚、弱冠肄業江蘇師範、受知於羅振玉、詩
文雅秀、填詞尤工、年未及壯、駸駸邁古、後數歲、往江寧思益上海
澄衷諸校教授、嘗與吳江陳去病柳棄疾組織南社、辛亥秋主講
梵王渡約翰大學、參預海上機關部事宜、虞山光復、樹柏首謀、已
中士紳忌之、一日坐茗肆、舊縣役數百、蓺香請命、炙樹柏額焦爛、

幾不救、之越膺道、始得免、自是返施養疴、絕意世事、仍以愛國、號雄
諸女校教科、暇則文酒博塞自遣、抑鬱侘傺、丙辰秋遂疾、卒年三
十三、遺集二卷、一曰五噱艇館詞、卷二曰龍禪室詩詞、為朱孝
臧所刪定、孝臧題其詞有云、舊時黃槃吟心、清照眼玕字、又云鳴
咽箏絃、怨入春聲、影城水、秣河題、云雲霄壯志、空流水、淨名只留
詞賦、夜臺滯狐吟、戀重陽、鳳蓋、謂樹柏於丙辰重九前四日逝
世也、詩沈雄哀怨、斷句如畫忘哀樂成天醉、為憎年華畏獨醒、受
出自分心肝裂、近死猶看涕淚滋、碁局抛殘尋舊址、天花散盡上
荒臺、均極奇警、又有鶼鶼行、為邑中貞烈嚴毛氏作、劉龍慧評云、

氣息直逼漢魏、於換折處尤盡其致、焦仲卿妻五言長篇、使人筆
墩多落寞、曰此詩黏學其命局、而大有變化、集中詩當推此為首
選、非庸手所能作也、

樂志堂文集十八卷樂志堂文略四卷 南海譚氏刊本

清譚瑩撰。瑩字玉生，廣東南海人。道光甲辰舉人，官瓊州府學教授，賞內閣中書銜。幼穎悟，於書無所不窺。阮元督粵，以生辰日避客遊山寺，見瑩題壁詩文，大奇之。時瑩年僅弱冠也。歷任肇慶、嘉應、化州、博羅等處教職，在化州最久。生平博考粵中文獻，凡粵人著述，蒐羅而盡讀之，罕見者皆其友伍崇曜彙刻之，如嶺南遺書、粵雅堂叢書、粵十三家集，均撰跋尾，凡二百餘篇。文集十八卷，如石門懷古賦、恭擬平定回疆露布、粵雅堂叢書序、海山仙館叢書序、新建粵秀山學海堂碑諸作，均沈博絕麗，蔚然大觀。又如黃香石嶺海樓記、張南山嶺海老漁圖序、重修梁藥亭墓并營祀典公啓、辛亥小除夕祭竈文，均典雅璘彬，蒼涼伊鬱，足以頡頏徐庾。瑩卒於同治十年辛未季秋，年七十二。文集係其生前付刊。文略四卷，由陳澧評定，子宗浚校刊，時在光緒元年乙亥。瑩嘗自言存稿過多，宜刪繁就簡，故有文略之刻。陳澧與瑩同舉優貢，同為學海堂學長，交誼篤且久，又為瑩撰墓志銘，云：聚書校刊，其卷盈千；自為詩文，其集必傳。我不諛墓，此皆實言。澧學行樸懋，集中固絕無尋常酬應之作也。

孫師鄭

樂志堂詩集十二卷詩續集三卷樂志堂詩略二卷 南海譚氏刻本

清譚瑩撰。瑩有樂志堂文集，已著錄。詩集十二卷，咸豐庚申刊於粵東長壽寺書局中。續集三卷，同治癸酉瑩子宗浚校刊。時粵督阮元開學海堂於粵秀山，以經史詩賦課士，見瑩所作蒲澗修禊序及嶺南荔支詞百首，激賞甚至。瑩詩初以華贍麗藻勝，晚年憂時感事，為激壯淒楚之音，鬱勃而不可遏。集中如珠江秋禊及秋草、黃葉諸律，皆早年西園唫社所作。秋禊句云：節似重三人絕麗，秋邊二七月刪圓。黃葉云：橋木尚留生意在，秋山如帶病容看。秋草云：寸心欲報春暉切，寒食瀧岡侍表阡。佳句均可入錦囊。辛丑二月書感六律及聞警三律、遣事十一律，則少陵秋興、諸將之遺音也。六十初度四律句云：事到傷心不可言，卅年去住各消魂。詒交四海黃金盡，訪舊三城白髮存。則又自寫牢愁，唾壺擊碎矣。詩略二卷，亦陳澧所點定。光緒乙亥宗浚跋云：先君嘗自言存稿過多，欲加刪削。甲戌秋宗浚乞假南旋，因合前後集詩鈔為二卷，呈陳蘭甫師評定付梓，亦猶漁洋老人精華錄、朱竹垞先生文類之意云爾。宗浚能傳家學，有荔村草堂詩集，亦已著錄。

孫師鄭

春在堂詩集十卷附詞三卷 德清俞氏刊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浙江德清人。道光庚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咸豐乙卯簡河南學政，在任二年，以御史曹登庸劾試題割裂罷職。樾在中州按試各屬，終日危坐堂皇，稽察弊竇，關防嚴肅，識拔真士。佑儒者莫肯共忏，因此招怨。被彈集中罷官四律，句云：萬事是非憑吏議，一官去就總君恩。又云：竟使流傳成市虎，或因明察到淵魚。蓋紀實也。詩凡十卷，首道光乙未，迄光緒甲申，楊昌濬撰序，稱其寓新變於法度之中，發神悟於意象之表，天才萬邁，絕去吟哇，驂蹟之清奇秀拔，如古幹之疏峭，與洪波之激盪，揣測所自來，則由英偉之識，俶儻之才，淵深之學，積而不已，隨處觸發，曲折奔赴，萬象咸會，非尋常咕嗶之儒所能學步也。附詞凡三卷，聊以寫懷，不求協律。第三卷皆與蘇藩恩錫唱和之作。自恩錫入覲道卒於安肅，遂亦閣筆。樾主講詁經精舍三十餘年，課士一依阮元成法，浙中賢俊，如黃以周、朱一新、袁昶、吳慶坻皆其入室弟子。所著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三書，尤能確守家法，有功經籍。天性廉直，律己尤嚴，布衣蔬食，海內翕然稱曲園先生。光緒壬寅，以鄉舉重逢，詔復原官。丙午歲卒，年八十六。樾名播瀛海，日本詩人有來執贄請業者。唐史稱白居易詩雞林賈人爭相購誦，不能專美於前矣。

藤香館詩刪存四卷　光緒乙卯金陵刊本

清薛時雨撰。時雨字澍生，號慰農，晚號桑根老人，安徽全椒人。咸豐癸丑進士，官至浙江杭州府知府。杭州任時，浙撫左侯相宗棠督師於外，藩臬亦將兵徇地浙東西，時雨以知府署糧儲道，又代行藩臬兩司事，一身綰四印，而所設善後等十數局，善布會城，皆兼領之。時雨秉燭厲事，吏十數人擁官文書尺許請判，應幾立斷，百政畢舉，而躬不知勞。時嘆為異稟，宗棠亦由知之深，任之專，不以人言動也。解組後，歷主浙省崇文書院、金陵惜陰尊經書院講席，愛才若命，吳越通才，多出門下。六十以前刊行藤香館詩鈔四卷、續鈔四卷，版燬於火。門人譚獻取前刊八卷，刪去緣情綺靡及酬應之作，仿山谷詩例，編桑根山人精華錄，時雨又親加增損，編成四卷，凡存詩八百餘首，自記謂視原刻約存十之四。精華錄之名，避不敢居，顏曰藤香館詩刪存。張景祁撰序，謂集中詩均原本風雅，不規規於格律，而汪洋浩瀚，一暢其所欲言，於蘇為尤近。蘇公嘗自謂出處似樂天，先生之於蘇公亦然。昆弟齊名，同舉制科，一也。典守杭郡，民食其福，二也。秉性戇直，動與時違，三也。先生負經世才，既不得志於時，潛居韜晦，疑必有悲歌慷慨鬱紆牢愁之作，乃讀所為詩，飆舉電發，傾吐胸臆，而一歸於和平雅正之旨，然後知先生以

詩人為循吏，為遺民，無可不可，此豈以賢通得喪，嬰其懷者乎。景祁於詩致力甚深，瓣香蘇黃，有專集行世，所言絕非阿好。時雨治行學術，均卓然有以自見，不必藉詩以傳，即以詩論，亦非庸手所能學步矣。

藤香館詞刪存二卷 光緒己卯金陵刊本

清薛時雨撰、時雨有藤香館詩刪存、已著錄、時雨自咸豐癸丑通籍後、需次之江、輒以長短句自遣、積久成冊、題曰西湖櫂唱集、後摘入芬陀利室詞話、迄於庚申浙變、播越經年、稿半遺佚、掇子孫樟錄副藏篋、乙丑闈後挂冠、重親翰墨、遂以前後十餘年所作、并爲一卷、仍其舊名、第二卷曰江舟欸乃集、自序謂年已四十有九、當知從前之非、自思平生之非、在一直字、居官涉世、獲戾滋多、詞爲文字之最曲者、欲以倚聲變化之、乙丑後由越入吳、渡揚子江返里、復西上由皖達章江、度歲丙寅、自章江歸、再經里門、泛秦淮、涉黃浦、重入錢塘、往返七千里、因皆江行舟中所作、故以欸乃名之、篝燈重閱、則律疏而語率、無柔腸冶態以蕩其思、無遠韻深情以媚其格、病根仍犯一直字、倘所謂習與性成耶、時雨雖自謙律疏而語率、然集中佳處、不減蘇辛、如黃天蕩用東坡赤壁百字令韻云、長江千里、到黃天蕩口、別開風物、水立雲垂天異色、返照江翻石壁、大將樓船、美人桴鼓、千載濤驅雪、中流憑弔、古今有數人傑、記我小住西湖、荒墳拜岳、歸棹遲遲、發末路英雄騅背穩、多少壯懷消滅、擲底埋冤亭遠、把罩坐兜率竟髮、臨江釃酒、江心湧起明月、勝概豪情、讀之起舞、金鴻佺跋云、文人拈毫託興、貴在遇事即書、直抒胸臆、而無矣唐宋清真之意、固不必刻腎鏤肝、始得爲西泉詞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集 藤香館詞刪存

寫禮廎文集一卷文集補遺一卷 乙卯冬鮚溪王氏刊本

清王頌蔚撰。頌蔚字芾卿，號蒿隱，江蘇長洲人（長洲今併入吳縣）。光緒庚辰進士，官戶部湖廣司郎中，記名御史。頌蔚殫精著述，趨曹餘暇，手不釋卷。丁亥，傳補軍機章京，嘗於方略館故紙堆中，見殿板初印明史稿本，眉上黏有黃籤，審為乾隆朝擬撰考證未竟之本，因多方搜求，逐條釐訂，芟繁撮要，成明史考證攟逸三十餘卷。又嘗撰周禮義疏，積稿十餘冊，未及成書。文集一卷，凡駢散文二十四首，補遺一卷，散文一首。集中如恭進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表、會奏請將故楚左徒屈原從祀孔廟摺，雖均係代言，而煌煌大文，光燭霄漢。屈原自漢唐以來，均僅推為詞章家之初祖，頌蔚所擬章奏，云戰國以來，周公孔子之道不行於南國，原以放廢孤臣，惓惓故主，以自託於風人諷諫之遺，不獨荊楚文學自此而開，即其稱述堯舜，歸本王道，孟子之外一人而已。此奏探源立論，發潛闡幽，有功名教。孔子刪詩，冠黍離於王風之首，又稱微箕比干為三仁，屈原忠而見疑，遭遇殆與三仁相等，澧蘭沅芷，澤畔行吟，即黍離行邁之遺響，褒忠勵學，千秋俎豆，誰曰不宜。又如烏爾呼濟公錫齡死事記、金匱貞烈女馬氏碑書後，均扶世翼教之作。與友人論撼龍經書、及論誌銘蓋例書，攷證極詳明。頌蔚嘗言京朝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寫禮廎文集

惟科道尚可抒其忠讜，以補朝政之缺。壬辰，試御史第一，方幸藉以發抒平生之志，會軍機處以熟手奏留，傳其傳補，意頗怏怏。頌蔚與安維峻為庚辰同年至契，維峻劾皖撫阿克達春之貪黷，劾北洋購買兵輪之浮冒等疏，皆由頌蔚屬稿，文集中均未列入。頌蔚長子季烈所為行狀，則詳載其事云。

寫禮廎詩集一卷　鮑溪王氏刊本

清王頌蔚撰。頌蔚有寫禮廎文集，已著錄。詩集一卷，凡古近體詩八十八首。頌蔚詩諸體皆工，而五七言古尤勝。如挽高碧湄刺史五言長古，及粵遊呈張振軒制軍柏梁體七言長古，均為傳作。挽高詩云：功德在蒼赤，豈少遺愛碑。獨不悅大性，强項難逶迤。脩䅘有勁節，幽蘭無俗輝。天亦忌才為，張角叢險巇。一官且未達，胡乃朝露晞。檃括高心襲事實，曲折盡致，悲悼彌深。粵遊詩云：大郎風義人倫坊，說經鏗鏗汝埠倉。南方之學此濫觴，公歌虎鳴禮帶將。龍蛇可惜斯人亡，不獲親拜魯靈光。此謂粵督幕府陳京卿澧也。京卿學行純正，著有東塾集。頌蔚風所景行，不意於抵粵前數日，京卿已逝，覿面緣慳。賦詩志感，不覺諮嗟欲涕。頌蔚官京曹，充軍機章京，譽望日隆，而憂國悼亡，時懷歸隱之志。集中送陳伯平師出守雲中云：頗擬把長鑱，歸耕課墳史。名山可閉關，何必營膴仕。師去行復來，述職朝天子。祇恐老侯芭，桂冠已歸里。又送梁星海同年歸粵云：不才我媿十年長，磨蝎命宮落塵網。故山黃獨秋正肥，頗擬從君理歸榜。迨甲午戰後，時局益艱，頌蔚私憂竊嘆，謂大亂之起，不在外患而在內憂，益有披髮入山之想。惜乙未孟秋，驟染時疫而殁，不特壯懷未抒，即歸隱亦成虛願矣。

隨庵紀行詩存二卷　海寧蔣氏刊本

清蔣廷黻撰。廷黻字[illegible]臺，號稚鶴，浙江海寧人。光緒庚寅進士，官吏部員外郎。辛亥秋補授廣東韶州府知府，因國變未蒞任，黃冠終老。隨庵紀行詩存二卷，均辛丑迴鑾時所作絕句。卷一自出西安郭門至汴城，凡一百零四首。卷二自曉發汴梁至入都門，凡四十三首。論古均有遠識，如次洛陽云：我用兵車彼用捷，百年異類患侵膚。元公遠畧營東洛，詎止宏開王會圖。自注云：犬戎逼處王畿，為西周患久矣。當周盛時，不過命將出師驅之使出境，未嘗大加懲創也。周公營洛，似逆知驪山之禍，預為東遷留一綫耳。又至大梁云：是何鮭狗來三纂，忠孝應將賜姓誇。北取幽燕真失計，不誅盜首謝唐家。自註云：朱溫特安史比耳，鎮定附晉，連兵南下，梟溫首以謝天下，豈非快事。移師伐燕，頓兵堅城，乃克之，自此北面無障蔽，藏防契丹不暇，使溫父子稍稍完聚，得延殘喘之命，失策莫此為甚。歐公作史，自託春秋，存梁帝號，近乎獎亂，識不逮陸馬二書遠矣。他首類此者尚多，非尋常紀行詠史之作所能方駕。又如福二曾祠云：儁歎菁英還似舊，可能重降甫申來。過定州云：堪笑群年無遠略，臨榆不守守中山。望蕃宣屏翰之再生，傷縱敵入險之失計，語長心重，思遠憂深。末一首云：都人喜見翠華來，伏[illegible]

衛森嚴夾道開、鐘虡不驚壇廟肅、普天同慶兩宮回、共重莊嚴大有唐人早朝詩風概、詎知覩貴攬權國事叢脞、自辛丑迄辛亥、甫逾十年、遂傾大命、今日三復遺篇、祗令有心人益深感慨耳、

倚山閣詩二卷淡月平芳館詞一卷 辛未長沙章氏刊本

清章華撰、華字曼仙、湖南長沙人、光緒乙未進士、入翰林、戊戌散館、改官主事、分工部、辛丑改取軍機章京、郵傳部創立時、侍郎瑕百熙奏調掌理章奏、旋補郎中、辛亥國變、抑鬱不自勝、遂發狂疾、及痛、徐世昌秉政、引以自助、補國務院僉事、為貧而仕、苟充飢而已、王樹枏作傳稱其外和內介、與人交無城府、性寡靜、淡於名利、風流蘊藉、博學多聞、尤擅彈琴擫笛、詩詞馨逸、若不食人間煙火者、平生慕陶靖節之為人、其為詩亦杜之之陶、能得其意外之意、集中有生日述病中幻象五古一首、三生歷歷、匪夷所思、又有咄咄行七古一首、及感事七律五首、皆紀庚子年事、時華方避亂山西永寧州署、因長兄同任州牧也、咄咄行句云、當時按劍叱羣策、天下健者惟董公、豈無忠蓋抗封奏、弱冠我燒同戮、六州聚鐵誰鑄錯、信四人事非天窮、此敘述董福祥稱兵及袁許徐聯立五忠被禍事、感事斷句云、雷侯震主緣驕乘、英廟酬庸重奪門、狐鳴滿地空張楚、馬革何人嗣伏波、麥飯未回河上味、霓裳光入月中看、語皆沈痛、又戊申有感七律云、珠宮日月近蓬萊、兩覆雲翻枉費才、貝羅尚閑憐季豹、摘瓜何苦廢章懷、一天清露金莖滿、萬樹西風白柰開、垂老茂陵無限感、數行哀詔動輪臺、是年十月、

孝欽后與德宗同時上賓、此詩爲孝欽作、藉微詞以申公論、流花玉溪之遺韻也、華於三十以前、與曹元忠翁之潤、張鴻王存、結詞社於宜南、淚月平芳館詞前十餘闋、皆庚子以前作、集中題江鶴庵填詞圖所云、卅載傷春使侶、題樺上屆柚展里、即指此事、徐世昌選晚晴簃清詩滙、華亦參與選刊之役、題晚晴簃玩月圖句云、衆仙同咏、一曲霓裳天上聽、夜殿通明、不但人間重晚晴、名章佳句、頗爲一時傳誦、

慎因室詩存一卷冰凝鏡澈之齋詩一卷 歸安錢氏正始再續集選本

清錢纖孫撰、纖孫浙江歸安人、國子監司業振倫之女、適常熟俞孝廉鍾鑾、纖孫與鍾鑾之母、皆翁相國心存女、故纖孫爲翁協揆之甥女、又甥婦也、所著慎因室詩存、及冰凝鏡澈之齋詩、均有鈔本藏於家、未經梓行、纖孫之從弟恂、及從弟婦單受茲、均工詩、受茲輯有正始再續集、錄纖孫詩凡二十六首、選家義例、固應矜慎、吳昌綬序其集云、覆讀集中、如慈烏曲、勸荒篇、瓶花歌、插秧車水咏、花報荒、苦雨、喜晴諸話、與晚作、討秋辭、其感懷民物、惻怛纏綿、微特拄世閨材、莫敢仰望、即抗衡古作者、亦復邈焉寡儔、自來女士之詩、多以纖弱爲累、良由詩境本隘、故成就特稀、纖孫之詩、大抵因文見事、旨存風勸、足當今時詩史、僅此一編、用殿正始之選、有清女士緣茲增重、固無容以藻采風格相矜詡也、鍾鑾所作詩亦多關風教、惜抗儷詩集、生前均謙抑不欲付剞劂、以問世、身後子孫、又以刊詩爲不急之務、珠光劍氣、恐遂沈埋、鍾鑾所著、僅卯行楣行流芳錄一種、已著錄矣、

孫師鄭

松鄰文集四卷 己巳仲秋杭縣吳氏刻本板歸傅氏雙鑑樓

清吳昌綬撰。昌綬字伯宛，號印丞，晚號松鄰，浙江杭縣人。光緒丁酉舉人。博雅工詩古文詞，長於攷證經史金石目錄版本之學。著有定庵年譜及吳郡通典行世，又刊有松鄰叢書二十餘種。卒於民國十三年甲子季秋，年五十六。遺集由至友章鈺、王式通編次，籌資付刊，文凡四卷。卷一清孝獻皇后行狀及傳跋、東朝崇養錄跋、校邦畿水利集說跋，均有關掌故。昌綬嘗選刊宋元及明初人詞，合別集總集凡十有七家，精校印行，世稱雙照樓本。後將書版歸武進陶氏，並以未竟諸本付之，茲事始末詳見卷二陶蘭泉續刊影宋元本詞目序中。卷三書楊太守沂孫觀濠居士文存後，謂包安吳論書多特識，惜過事矜張，品目時賢，匪皆徵信。太守幼學深思，粹然一軌於正，其於篆法，雅重完白山民，又謂張編修惠言篆溫雅和平之氣，實過於鄧。昌綬竊意鄧書神骨駿邁，誠足震盪一時，第譽者過當，學之多弊，編修與淵如、北江，草篆小篆，通儒之筆，與鄧蹊徑不同。太守更博綜許書，上追古籀彝器文字、秦漢石刻，靡不兼采，蔚成大家，千載以還，一人而已。昌綬所言，實非過譽。卷四唐棲勞氏三君傳、李玉如句承善兩墓志銘、葉姬張氏玉真墓志銘、楊氏豐華堂藏書記，均為傳作。昌綬梅祖庵樵詩有云，樓櫳外自具風骨，渾樸中能見性情，強學單寒何所苦，平生文派薄桐城。樓櫳二句，蓋即自評其文，所謂得失寸心知也。光緒庚子之亂，慈仁寺被燬，改寺基為昭忠祠，獨西偏顧亭林祠屋數楹僅存，有唐閒成井閣與王錫振書祠記刻石猶未佚。民國十年辛酉，江浙旅京人士集資重建，昌綬躬親其役，并撰祠記（文見卷四）。顧祠本以平定張穆附祀，昌綬卒後，同人公議，與張穆同設位附祀焉。

孫師鄭

松鄰詩集四卷詞二卷　乙巳仲秋杭縣吳氏

清吳昌綬撰、昌綬有松鄰文集、已著錄、詩詞共六卷、本與文集別行、刊竣、始併入松鄰遺集、昌綬先人墓廬、在杭州艮山門外皋亭山麓、地有甘墩村、亦曰甘遯、嘗乞吳倦仲篆甘遯居額、以勝寓齋、又屬友繪圖、自題云、繞郭家山望渺漫、煩君為我寫林巒、苦思偕隱無多志、青鬢歸來二等官、時方盛年、而蕭散恬淡如此、真似魏晉間人、詩凡四卷、斷句如酬莫楚生云、亡書積成猶心戀、煮字長年笑腹枵、秋草云、平添秋士蕭憀思、孤負春皇浩蕩恩、香蘅幾日紅心活、宿莽他年碧血痕、和閔黃山云、學道自稱天隱子、療貧差乞鬼遺方、語均醲楚、昌綬性情中人、題篝燈紡讀圖絕句云、悲母生天不可呼、淚痕猶藉墨痕枯、寒檠僅有傷心事、未忍人間乞畫圖、凡無母者讀之、無不涕零如雨、昌綬光緒丁酉登賢書、戊戌覆試列高等、受知於翁協揆同龢、瓶社追祭詩云、金爵觚棱往事哀、玉陽史筆亦蒿萊、孤亭落照銜荒埂、頭白門生掩袂來、亦極沈痛、古體如戊午歲除祭書會詩、及題翠伯楙文待詔臥雪圖、和伯葭趙忠柏詞諸篇、蛙蟠之不羣、有似縱山、鶴唳詞凡一卷、題臨桂王氏四印齋仿元巾箱本清真集有句云、傷心千古才人淚、都在倚聲中、又云、吳門家住、長安久旅、顛頡應同、且共尊前、莫思身外、一晌琉璃、題垂虹感舊圖句云、一曲垂虹、頓成千古傷心地、靈均怨思、祇託微波、寄昌綬於倚聲致力至深、此二闋不啻自為小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別集　松鄰詩詞集

玉井山館詩集十五卷詩餘一卷 同治庚午刻本

清許宗衡撰、宗衡字海秋、號我園、江蘇上元人、咸豐壬子進士、官起居注主事、為人嶔奇磊落、有不可一世之概、貞介絕俗、其高識偉量、亦非無意於世、特世俗榮利之塗、無所動於中、不屑屑求人知、而世亦鮮真知之者、平時以詩文自娛、當其冥心孤寄、緣事輒發、高古沈鬱、哀厲以長、遠近傳寫、靡不嗟嘆、嘗論古今詩家不可更僕數、惟晉陶靖節唐杜子美橫絕古今、其人胸次皆有大過人者、不得已而託之於詩、故雖單詞隻句、非餘子所可及、師承所在、心嚮往之、宗衡自言詩雖不足質古人、然於近世佻薄之習、則去之務盡、二三十歲時多浮藻、三十五以後讀潘德輿養一齋詩、乃一變其舊、此十餘年別有心得獨到之境、大抵沈鬱雄直處多、而意思深遠者亦間有之、今觀集中、如閒居詠懷用陶擬古九首韻、及冬日即事有得七首、均極沈雄、詠懷云、秋江渺烟水、芙蓉何從采、冬嶺積冰雪、松柏不聞改、枯井一寸心、擿之乃成海、野馬萬年影、繫之亦相待、藝經敬則吉、勿恤凶吝悔、冬日即事云、千古成聖賢、一秘質天地、彈琴歌先王、肯以室家累、霜雪殺羣草、孤竹有寒翠、又有紀文宗西狩灤陽事五古、句云、倉卒羽林兒、影影遶壁冠、涼風起邊邑、瘦馬嘶聲酸、啞啞白項烏、迴首長楊閒、又云血色昆明湖、電掣諸峰殷、疑是犬戎禍、傳烽悲驪山、詩而兼史、取以當哭、信傳作也、諸體皆工、而五七古為尤勝、後附詩餘一卷、題卞頌臣紅橋憶柳圖、又為葉潤臣題李易安茶蘼春去小象諸闋、哀感頑豔、伊鬱蒼涼、讀之令人腸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別集 玉井山館詩集

玉井山館文畧五卷玉井山館文續二卷　同治庚午刻本

清許宗衡撰。宗衡有玉井山館詩集十五卷，已著錄。宗衡先世本晉人，依外家孫氏移居江南，毋氏為合河故相文定公曾孫女，習聞家訓，得力母教為多。公車往來南北，與梅曾亮、包世臣、潘德輿、魯一同、朱琦接席論文，又深蘊師友漸劘之助。少好讀左莊屈賈遷固之文，下逮昌黎柳州。中間游齊返晉，讀地理書，尤好水經注，故為文不名一體，然經緯陶冶，時時如見古人情狀。宗衡以文人無行為恥，故斷斷於義利之辨，隱於閒曹十餘載，杜門卻埽，不屑屑求進，生平不妄取與，知恥能自立，又好以廉恥繩人，時時於詩文見之。人以其言行能相顧，亦不怨之。儀徵陳彝作像贊云，弱冠知名，四十始仕，脫略驕矜，湛深經史，師友淵源，言行表裏，其外不穆，其中不滓，蓋積感既託之斯文，而獨抱要歸於有恥，此數語實得宗衡之真際。文略五卷、文續二卷，均有目錄，悉由宗衡手定，後附西行日記一卷，係咸豐丙辰年歸晉所記。文略四卷蜀遊西山及盤山之作，蓋京居蕭散，喜恣登眺，摹寫登之勝概，作文章之導師，紀程日記諸篇，詳畫而幽雅，續靈運山澤之遊，推柳州奧峭之筆，莊生所云山林皋壤，使人欣欣然而樂，亦惟善為文者方能曲折而達其情。[illegible]年吳昆田序，謂宗衡詩文皆有沈鬱之致，雄直之氣，然其源要歸於深遠之思，惟深故沈鬱，惟遠故雄直，深遠之思，則又由誦服古人積理而得，此乃其真源也。宗衡與鍾生論文書，謂須多讀古人書，凡忠孝節廉道德仁義之事，日灌輸於胸臆，以為此吾分內事，而一切富貴紛靡卑污苟賤之為，不使一毫生於心，心見於言，言表於理，理驗諸事，更求之精奧之經，博大之史，則文體益尊，自能卓然成家。此宗衡心得之言，集中類此者尚多，學者可資隅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別集　玉井山館文略　玉井山館文續

巢經巢文集六卷　乙卯孟冬貴陽陳氏花近樓刊本

清鄭珍撰、珍字子尹、貴州遵義人、道光丁酉舉人、甲辰大挑二等、以教職用、選荔波縣訓導、咸豐二年叛苗犯荔波、縣令蔣嘉穀病、珍率兵拒戰、卒完其城、苗退告歸、同治二年祁相國寯藻薦於朝、特旨以知縣分發江蘇補用、卒不出、次年卒、年五十九、珍嘗謂遵義漢牂柯也、范書載郡人尹珍道真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因以道真自命、而取以為名、故學成、遂為西南巨儒、始受知於程侍郎恩澤、求聲音文字之源、與古宮室冠服之制、致力於許鄭二家遺書、又旁綜諸儒之說、鉤稽互證、於六書三禮怡然渙然、其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發者、並播為詩古文詞、以昌大之、瓌奇幽邈、力闢陳常、文凡六卷、卷一經說、卷二攷及問答、卷三四書札及記序、卷五六紀事題跋書後及傳表行狀銘贊、與其他雜文、經說一卷本單行、王先謙已采入續經解中、文集舊有甲午年貴筑高培穀校刻本、係五卷、無經說、培穀序云、文守韓柳家法、謹嚴峭潔、不落宋人以後體勢、知經生家讀書既多、根柢槃深、即其議論之文、亦非常人所能規仿、中間於地理水利辨析明了、關繫一省輿地之學、蓋自貴州入版圖以來、前人未有攷證精塙、豁若發蒙如今日者也、豈獨一家之學哉、黎庶昌謂子尹徵君之遺文、譬猶金珠美玉、蘊蓄於山淵、必有精光上爛霄漢、歷久而不可磨滅、此六卷本為貴陽陳尚書夔龍校刊、列經說為第一卷、徵君說經之文、纚纚數數、橫屬微至、取以弁冕文集、於義為當、其餘諸文、實能貫串攷據義理詞章而一之、於忠孝節烈尤惓惓焉、立言如此、洵足以不朽矣、

巢經巢詩集九卷 貴陽陳氏花近樓刊本

清鄭珍撰。珍有巢經巢文集，已著錄。詩凡九卷，首道光丙戌迄咸豐辛亥。翁中丞同書序云：古近體詩簡穆深粹，時見才氣，亦有風致。派別與蘇、黃為近，要以才從學出，情以性領，經籍之光，鐘呂之響，非可強飾也。珍與莫友芝以學行文章相砥礪，交契逾十年，久而益篤。友芝撰序謂子尹事事精銳，對之使人氣餒，即如為詩，若非所甚留意，良晨朋酒，常不自揣，操觚鼓而相角，往往脈張筋急，不能自如，而子尹率然應之，其要害曲折，轉益洞快。人之學問才力，真不可強也。又謂子尹不肯以詩人自居，當其興到，頃刻千言，無所感觸，或經時不作一字。又脫稿不自收拾，子弟鈔存十之三四而已。而其盤盤之氣，熊熊之光，瀏灕頓挫，不主故常，以視近世日經月鍛，桂醲茗牘，自張風雅者，其貴賤何如也。此本為陳尚書夔龍校刊。陳序謂徵君所為詩，奧衍淵懿，黝然深秀，屹然為道咸以來一大宗。近人為詩多祧唐而稱宋，號為步武黃陳，實則群奉巢經一集為枕中鴻寶。徵君遭際多艱，困厄益甚，仍不沫其事親孝，敬之誠。讀其遺集，使人孝悌慈祥之心，尊君親上之義，油然感發，不能自已。所謂詩以導性情，禮以飭倫紀，有功於世教者大矣。陳四駢詩紀佚編，錄巢經集詩數十首，謂其材力橫恣，範以軌度，冥心妙契，直合古人，又通古經訓詁，奇字異文，一入於詩，古色斑斕，如觀三代彝鼎。閻嘗論次當代詩人，才學兼全，一人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巢經巢詩集

巢經巢詩後集四卷巢經巢遺詩一卷　貴陽陳氏刊本

清鄭珍撰、珍有巢經巢文集六卷、詩集九卷、均已著錄、此後集四卷、凡詩二百六十二首、又遺詩一卷、凡六十四首、均於珍逝世後、遺孤及戚友蒐補付刊、後集中有送翁祖庚中允畢典黔學入覲詩云、老輩驚寥落、沈吟輸墨場、君家老坼父、今代魯靈光、世學增王惠、師承接漢唐、乞歸道名姓、他日許登堂、老坼父謂中允尊人相國心存也、高郵王氏、吳縣惠氏、並以經學世其家、故以相擬、聞唐子方方伯殉難設位奠酹斷句云、辦賊孤拳餘痛哭、拊心一死報君親、束手空令忠骨棄、肆凶惟見逆旗飛、墓下偷生成我者、人間知已到公休、又聞鄒叔績從皖撫江忠烈死難云、幾千弱卒還相食、咫尺諸侯各自謀、咸鳳坐隨梟鳥盡、可憐何補廟堂憂、語均沈痛悲愴、辛酉年所作樂府、並紀黔中離亂以慘情狀、如僧尼哀、抽釐哀、南鄉哀、經死哀、紳刑哀諸篇、有云、長官切齒目怒瞋、吾不要命祇要銀、若圖作鬼即寬減、恐此一縣無生人、又云、雞飛狗上屋、田宅賣不足、搜盡小兒衣、無人買諸軸、嗚呼白金入手鐵籠開、未至一日出者埋、真令人不忍卒讀、遺詩一卷中、如斤溪老翁歌、紀趙福娘姑婦死難事、題白佑禹門山砦四圖諸篇、亦均避亂悲時之作、珍抱不世出之才、僻處偏隅、晚遭兵荒、益復窮困、茶蘗備嘗、以糲食鶉衣終世、文章事業、均得之憂虞險阻之境、陳榮昌跋其遺詩云、先生名滿天下、讀其詩文者視如祥麟威鳳、即一毛片羽、亦且吟若球圖、詎知當日遭時之亂、極生人所不堪、流離轉徙、至於窮且死耶、以是觀之、窮且死奚足病、惟不能忍其窮以遂其學、至死無可傳、斯足病耳、

滄趣樓詩一卷 商務印書館陳衍近代詩鈔選本

清陳寶琛撰、寶琛字伯潛、號弢庵、福建閩縣人、同治戊辰進士、由編修歷官至太傅、毓慶宮授讀、乙亥孟春卒、年八十有八、舊君追贈太師、予諡文忠、遺詩四卷未刊、此一卷為陳衍選入近代詩鈔、凡古近體詩一百五十五首、寶琛直言極諫、宣京朝時、與寶廷張之洞張佩綸齊名、光緒甲申、奉命以內閣學士襄辦南洋軍務、旋丁內艱、回籍時年未四十也、在閩中蟄居二十餘年、撫時感事、一託於詩、棄斥少作、肆力於昌黎荊公、出入於眉山雙井、所居螺江、有滄趣樓、梅竹深秀、集中詩所云留客便盤圓石坐、借書慣坐綠陰擁者是也、面樓奇峰五摺、疊若屏風、矗立千仞、視匡廬五老香爐諸峯、殆有過之、詩境亦複相似、洲上木奴萬頭、村外清江抱郭、烟波浩渺、在里中所與唱和者、先後如謝枚如龔藹仁陳木庵張珍午葉尚韓諸子、翦燭論詩、夜深不倦、宣統初元被徵、仍授內閣學士、任禮學館總裁、旋簡山西巡撫、未赴任、拜閱慶宮授讀之命、甘盤啟沃、蹇蹇匪躬、辛亥遜乙亥二十五年間、懷忠納誨、始終如一、不以陵谷變遷易其初心、當宣統元年己酉、將北行時、適海天閣落成、賦詩留別山中諸子、有云屏居越兩紀、一壑甘長終、詎知無心雲、去住隨天風、又云欲別謝知愛、所期付無窮、行藏吾自審、不用哀龍鍾、又有恭挽德宗景皇帝詩云、及時麟見世猶疑、辛為神洲植福基、四裔具瞻知有聖、眾生同病孰能醫、聲消坐見堯肌惜、淚盡如聞蜀魄悲、十載孤臣愁赴召、卻留殘息哭淪曦、攀髯號慟、具見忠忱、譬悲二韵、尤為痛切、訪慈仁寺松句云、身歷浩劫兀不知、卻對霜髮憐吾衰、又訪崇效寺楸句云、虞山帝傅常獨至、自寫伊鬱酬清幽、天迴地轉詎所料、痛定思痛將誰尤、諸柔家國之感、溢於楮素、寶琛於光緒壬午典試江右、以歲寒松柏章命題、所拔皆輪囷根柢之彥、陳三立即出其門、晚年師弟均年逾八秩、酬唱舊京、世稱人瑞、寶琛以手寫詩草四卷付三立審定、他日印行、藝林得窺全豹、於此管中一斑矣、

寄簃文存八卷 歸安沈氏刻本

清沈家本撰、家本字子惇、浙江歸安人、光緒癸未進士、官至法部侍郎、充修訂法律大臣、兼資政院副總裁、家本少讀書好深湛之思、於周官多所發覆、初援例以郎中分刑部、博稽掌故、多所纂述、通籍後仍留部、補官後充主稿兼秋審處、為尚書潘祖蔭所稱賞、癸巳出知天津府、迭擢至山西按察使、庚子馳赴行在、授刑部侍郎、家本以中外用律輕重懸殊、民教齟齬、激而一逞、易釀巨禍、今日治民之官吏、必須明習法律、然中律不變、領事裁判權終難收回、會變法議起、與伍廷芳同被命充修訂法律館大臣、日與館員考校商討、諸法草案先後告成、著有秋讞須知、刑案彙覽、刺字集、刑律例偶箋、歷代刑官、刑法考、漢律摭遺、諸書、文存十卷、首錄奏議、次及論說考釋、箋書、序跋、皆關於刑律重要之作、如旗人遣軍流徒諸罪、理民人實行發配摺、及禁革買賣人口、變通舊例議、化除畛域、洗革澆風、均言人所不敢言、家本卒於癸丑、年七十四、所著漢律摭遺、於辛亥遜國後、鍵戶養疴、因巴陵杜貴墀漢律輯證、富平張鵬一漢律類纂兩書、條文或多遺漏、編次亦未分明、遂重加整理、以律為綱、逐條分入、目之可考者、取諸晉志、事之可證者、取諸史記及說苑二書、他書之可相質證者、亦採附焉、凡二十二卷、成書於壬子秋、是時家本年已七十三矣、自光緒季年變法後、新舊紛收、各分門戶、家本平日持論、以為吾國舊學、自成法系、精微之處、仁至義盡、新學要旨、已在包涵之內、烏可弁髦等視、不復研求、新學往往從舊學推演而出、事變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不外情理二字、無論新舊、不能舍情理而別為法律、所貴融會貫通、保守經常、革除弊俗、舊不俱廢、新亦當參、方能推行盡利、詳見卷六法學名著序中、此論最為平實、不特法律、即凡政治學術、皆當奉為準繩、卷八書四庫全書提要政書類後、謂提要為河間紀文達所編纂、於政法類法令之屬、僅收唐律疏議、及大清律例二部、存目亦僅收五部、其按語云、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所錄略存梗概、不求備也、家本駁議云、文王周公明德慎罰、尤惓惓於蘇公之敬獄、孔子言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唐律釋中、為世所重、唐以前法令書、固無存者、然隋書經籍志、於前代法令、雖亡逸猶存其名、若宋以後之書、安可概擯而弗錄、明律傳本最夥、而存目中僅留永樂大典本、此乃洪武初年所纂、不完不備之書、非有明一代通行遵用之法典、不免過於草率矣、紀氏按語所云略存梗概、不啻詔後人以法令不足學、實屬失辭、家本引繩批根、所言甚當、春秋之責、固不能為賢者諱也、

張師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寄簃文存

張季直文鈔二卷　當代十家文鈔本

清張謇撰、謇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光緒甲午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究心教育、提倡實業、絕意仕進、廿伍齊民、殫力以求經國活民之計、辛亥遜國後、出任農商總長、及水利局總裁、終以章制孔多、無所展布、不久辭職、謇以一身兼政治家教育家實業家之長、雖不願以文章名世、而文學亦篤雅有節、淵達無倫、且所言皆切於實用、異於策士縱横之談、文鈔中如實業政見宣言書、更中改革全國鹽政計畫宣言書、及導淮計畫宣告書、

與附陳治淮之概要諸篇、均委曲詳盡、經緯分明、宣統元年九月送十六省議員諸闕上書序云、經言誠能動物、誠不至者物寧有不動、未有相市以不誠、而可期動物者也、願我人民之立於誠、而諸君之積誠而進也、洵爲探本之論、通州中學附設國文專修科述義云、書之典謨訓誥、今人以爲古、當時之官府文書也、詩之風雅頌、今人以爲經、當時之朝野歌謠也、塗軫分塗、各施其當、則詩爲美術、書爲適用、適用主質、美術主文、文質相資、理原一貫、凡成一國、必自有其文、今當新舊絕續之交、學校青年、多以文字爲無用、廢古籍而不觀、爰設此科以救其弊、非必治高尚之學術、習博嗜之文詞、但求適用而已、世變方亟、民生益艱、必有布帛之温、而後可語山龍藻火、必有開陸之積、而後可號爲國粹者、是則設科之微恉也、謇爲此文、尚在辛亥以前、而於二十年後國文蘇廢之情形、已不啻燭照而數計、且預爲未雨之綢繆、不可謂非有心人也、卷二又有堯舜論三篇上下千古、日光如炬、謂後世有襲堯舜而偽者、然猶知有堯舜、故猶冀所託以文其欺、浸淫之久、大憝元凶、參會而起、視覷人爲兒戲、刲君父如斗單、是非羞惡、一切不顧、乃併一倫竟棄而不爲、於是人道熄矣、憂世既深、垂涕而道、秉國成者不可不三複也、

退廬詩集四卷 甲子仲秋南昌刊本

清胡思敬撰、思敬字漱唐、江西新昌人、光緒甲午進士、乙未補殿試、入詞林、散館改吏部主事、宣統元年乙酉、補遼瀋道監察御史、轉掌廣東道、時親貴爭出用事、勢傾中外、思敬抗疏言國家之事、大者為樞務、其次為兵權財政、一切悉委諸宗潢貴近之手、視天下為一家私物、既不信漢、亦不信滿、國家漸成孤立之勢、羣徒乘機散布謠言、煽惑人心、宗社民生、可危甚矣、語至切直、凡居言路未及三年、疏四五十上、權要貪吏奸黨、靡不指名彈劾、直聲震天下、嗣因不得其言、乞退、甫告歸而武昌變作、丁巳復辟、即家起擢副都御史、方赴命、阻兵不得達、然仍思效忠故君、壬戌孟夏卒、年五十二、詩凡四卷、文七卷、思敬嘗與魏元曠書、文不敢自信、詩尚可追步古人、集中卷二戊申感事四律有句云、簾聲未撤燭影傳疑事可刪、折翼帝回鸚鵡夢、吞聲再拜杜鵑魂、謂孝欽后與德宗同日賓天也、又云、委裘再覯中興業、擁篁休疑太上尊、海外論交肝膽在、懷中探卵羽毛豐、謂載灃攝政及袁世凱開缺回籍也、卷四哀武昌七古、慷慨淋漓、長歌當哭、均為傳作、又陳三立六十生辰詩云、晚歲漸知謀食苦、初心豈願以文傳、前朝物望推元禮、故國朋交失鄭虔、親切有味、故國朋交句自注云、指張謇湯[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退廬詩集

壽潛熊希齡諸人、蓋張湯熊三君、辛亥以前與三立為摯友、其名字屢見散原詩集中、國變以後、三君均出任達官、思敬薄其為人、故詩中及之、又贈瞿相國鴻禨云、舊巢已破身無著、新法難爭膽益孤、贈馮中丞煦云、垂衰未了懷沙憾、忍死還存殺賊心、詩中均有事實、可作浣花詩史讀也、

驢背集四卷 甲子仲秋南昌刊本

清胡思敬撰、思敬有退廬詩集、已著錄、驢背集四卷均七言絕句、每首附注時事、頗多軼聞、足備史乘之采擇、如卷三紀徐桐父子事云、相公老眼淚糢糊、錯認豚兒是盼盱、一死恨無乾淨土、寄人籬下等秋姑、注云、桐聞京都陷、兩宮西走、謂其子承煜曰、吾家世受國恩、義不辱賊、決計自裁、汝以門蔭起家、官至二品、今將盡忠乎、抑盡孝乎、桐意蓋以孝則拚命同殉、忠則扈駕奔行在也、承煜本無死志、聞言懷遽失措、以為盡忠則必死、難盡孝或可無死、因以盡孝對、桐大喜、引入密室、對設兩榻、指與同縊、桐死、承煜解縊

大哭、收桐尸、葬其實公花園、竟叛父不死、又紀庚子殉國諸臣二首、其一云、九廟烟塵遍夜烽、致身難得此從容、汨羅江水綿山火、兩兩忠魂見列宗、謂副都統奕功全家投水死、延茂擢黑龍江將軍、未行、合室以自焚也、其二云、兩席經師道益尊、蘇湖齋法至今存、辟雍十鼓崢嶸甚、誰抱遺書哭寢門、謂國子監祭酒熙元王懿榮、同時殉難也、又紀英提督用曾廣鑾黃思永惲毓鼎王瓘四人為理事官云、汚命夷庭事可悲、咸京無復漢官儀、朝天夢冷宮槐落、腸斷王維七字詩、注云、四人惟毓鼎最尊、夷酋亦傾心倚任、從疑共傳鉞房捐、始稍稍踈之、又紀孝欽后為羣小所挾、欲久居西安、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合疏力諫云、一丸安可塞函關、杜宇聲聲喚帝還、喚得帝還啼血盡、空留儀羽在人間、此詩最為沉痛、思敬又有戊戌履霜錄、大盜竊國記、國聞備乘諸書、雖所言或得之傳聞、或不免偏激、而均有關掌故、研究晚清史事者、不可不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驢背集

抱潤軒文集二十二卷 癸亥孟冬北京刊本

清馬其昶撰。其昶字通伯，安徽桐城人，官學部主事。其昶嘗問業於吳汝綸、張裕釗之門，其為文精深微妙，卓然能自樹立，不囿於宗派之說，而舉世推重。僉謂能為姚惜抱之文者，非其昶莫屬也。王樹枏撰弁言云，姚氏際國家隆盛之會，上下嘽諧，萬物條達，故其文體潔而氣舒，志和而音雅。君乃不幸身丁喪亂，萬目瘵心，常發為若不克終日，故其思深，其辭婉，其言雖簡而意有餘，往往幽憤微旨，感喟低徊，令人讀之有不知涕泗之何從者。嘗其得諸心而輸諸手，躊躇四顧，儼然欲於周秦兩漢諸作者之旁，而邈然無興儔焉。桐城云乎哉。樹枏所言，益知其昶之深者。陳三立題詞云，體絜思嚴，而摩戛之音，醇釀之味，沁入心脾。俊山評涪翁詩云，韵出百家上，誦之心已醺，可移以論作者之文矣。集凡二十二卷，癸亥冬月刊於北京，別有十卷石印本，體例行式悉仿江中述學。於宣統元年己酉，由懷寧潘勛繕寫印行。其昶有宣統二年上皇帝疏，見文集卷八。疏中結論有云，臣竊恐他時禍變之作，不在海疆而在內地，不在兵窮而在民窮，不在取財之不足而在用財之太奢。至於立憲政、開國會，城內大勢之所趨，不患其不行，而第患行者之徒務虛名。有憲政有國會，而其禍更烈，洵屬忠懇沈摯，鍼見血之言。又謂四民至窮者農民，百官至窮者親民之官，二語尤為痛切。其昶嘗纂修清史，殫精竭誠，文集卷五有清史儒林傳序，謂觀有清一代經學之盛衰，而天下所以存亡之故，昭然可見。又有清史文苑傳序，謂世稱方苞、姚鼐為桐城派，張惠言、惲敬為陽湖派，此目論也，為文當宗宋唐祖漢，而一本於經，安有彼此地域之殊異哉。兩序所云，均不刊之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抱潤軒文集

達廬詩錄四卷 丁卯仲春南通馮氏刊本

清馮善徵撰、善徵字子久、江蘇南通人、優貢生、光緒癸卯薦舉經濟特科、廷試列高等、以知縣分發四川、補雲陽縣、蒞任一載、惠政及民、不獲乎上、遂進階比道員、謝所居官、蜀號天府、宦途習尚奔修飾車馬、徵逐酒食、善徵獨恂恂溫雅、不渝於雕俗時說、馮中丞煦時方以臬司董學務、處引善徵相助、損益文質、裁抑狂簡、其有組中和西甚囂塵上者、善徵調劑之甚力、與同事洪汝源方旭融若水乳、辛亥後、善徵鬱伊不自得、以飢驅踸踔南北、迄不得當、壬戌感疾卒、馮煦序其詩云、君詩寫雅有節、出入大歷元和閒、入蜀而一變、辛亥後又一變、每變而益工、然欲踵少陵劍南而攀躋之、凡身世所際、其奇愫為經、攜褫為紡、劃數千年未有之局者、一於詩發之、而憂生念亂、若吐若茹、若有所甚不得已者、予讀之悄然以悲、然感乎不中壽而鬱之以沒也、集中五十述懷詩云、疲精理案牘、日夕坐訟庭、邦人幸吾諒、太守猶吾憎、微吏非惡名、下考請自承、即指宰雲陽時事、庚申感事七絕十六首、均紀直皖戰事、斷句知戎車六月感兒戲、愁絕天心使萬瘥可憐、一著棋先錯、無復門前折殺聲、翻騰輦閘知多少、當得溫犀一照無、警句豪情、足以喚醒闓牆迷夢、惜彼闓伯實沈方以縱斧尋干為快、惛然罔覺耳、

善徵長子雄能讀父書、研精經史、及輿地水利、體用兼該、箕裘克紹、善徵遺著悉整理待刊、五十述懷詩中所云吾子自勤讀、椽筆擎振之、其時雄年甫逾弱冠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別集 達廬詩錄

柳々堂集十五卷 癸亥季夏淮陰吳氏刊本

清吳涑撰、涑字溫叟、晚號聱存、江蘇淮陰人、父昆田、以文章行誼重江淮間、世稱稼軒先生、涑少承家學、又得名師高延第魯贊指授、通經史百家之旨、三十後橐筆游公卿間、居金陵最久、四方名流、咸通縞紵、抗心希古、所學皆足以經世、其緒餘乃發為文章、集凡十五卷、一至四為文、五至九為詩、十至十五為札記、均段朝端所審定、朝端為淮安宿儒、庚申初夏、為涑編集、時年已七十有八、又撰弁言、謂溫叟銳意興學、蹤跡多在南中、唱酬之更迭、抨彈之莫逆、蓋自甲寅始、郵筒往返、月必數起、有所造作、虛心請益、予亦

奮其狂直、不少假借、溫叟每虛己從之、愈直而愈無忤、又謂溫叟立身行己、以知恥為職志、嚮往鄉先生潘德輿魯一同二公、文字導源經史、高古峻潔、生丁熸蜕、滄海橫流、公私交迫、不得已應選為國會議員、再之京師、一之嶺南、冀挽世變、而極人窮、喋不得施、僅垂空文以自見、此豈其本心哉、朝端與涑契洽、有如韓孟、故言之親切、文集中卷一復周禮鄉官論、宋濮議、明大禮論、均閎通切實、卷二卷三傳狀諸作、及卷四高徵君軼事記、魯孔高三先生遺墨記、均委曲詳盡、悱惻動人、詩宋派、不落唐以下、後數卷多傷逝思舊之作、卷七江寧感舊詩絕句六十五首、中多軼聞、如云有懷

肯對故人塵、時事盱衡意惆然、造就人才成革命、誰言微中識幾先、自注云、羅叔韞論政府造就兩種人才、曰厭世、曰革命、時方在光緒丁未也、此亦可備夢餘野史之採、札記六卷、大而朝章國故、小而考獻徵文、有聞必錄、於君親師友之間、三致意焉、朝端謂其體裁當在癸辛水東諸作之上、後人可作時政記觀、亦可作叢新錄讀也、

藤華館詩集四卷 同治辛巳歐齋林氏青門刊本

清張大枏撰、大枏字蔓錫、號幼涵、陝西膚施人、道光庚戌進士、入詞林、散館授編修、與林壽圖為癸卯鄉舉同年、又有葭莩之親、壽圖於同治辛巳序其詩云、二十年前、幼涵以詩乞序、余謂君志在用世、當不僅以詩人名、僅稍為刪次而已、未幾君歸、又未幾君死、余蒞陝藩始哭君墓、索遺稿於其孤、將壽梨棗、開卷展視、則皆昔之所商榷、而歸里後之詩已佚、關中士大夫為言西陲兵端初搆、君條上大府、論賊勢軍情不能用、憤鬱致死、余考其所言、譬善奕者之觀奕、指陳成敗、覆局可按、何之不欲以詩人名幼涵者、正在於此、益重余悲也、幼涵為詩、拈韻伸紙、旁睨者目甫瞬、而章法已成、奇氣橫溢、蓋早歲所得由天授、中年值兵戈擾攘、即景寄物指事類情、而詩境益臻深造、惜齎志以歿、未竟其用耳、詩凡四卷、古體如咸陽吟、罷入行、讀史雜感、題張仲虞龍沙罔極圖、均沈鬱悲涼、言中有物、近體如哭林文忠句云、君實退休餘熱血、魏公力疾見忠肝、謂詔起辦理粵西軍務、力疾馳赴也、又云未奮天戈窮絕域、應齎遺憾到重泉、神旗定殄黃尤禍、遺澤猶聞太史星、經極痛切、至如澂懷園雜詠句云、春到禁林容易過、滿山開遍碧桃花、封事傳來館吏譽、侍臣纔去近光樓、則又雍容大雅、饒有唐音、卷三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藤華館詩稿

城行五古一百韻、紀道光季年徐州豐北河決事、是役債事員工、朦蔽侵蝕、陷生靈於飢溺、勞宵旰之憂勤、奏牘所陳、悉由粉飾、頻有此詩紀實攄憤、存信史以貽方來、篇首有小引云、願為天下後世涵告、今日三復[illegible]名篇、真乃字字涵有血淚也、

屈廬詩稿四卷 貴陽陳氏刊本

清鄭知同撰、知同字伯更、貴州遵義人、諸生、父珍著有巢經巢詩文集、知同紹承家學、詩文均深造自得、時人擬以東坡之有叔黨也、古近體詩凡二百七十九首、分為四卷、知同外祖黎雪樓、以詩名家、子伯庸叔吉繼之、孫汝弼字功甫、汝謙字受生、均工詩、時與知同酬唱、汝弼昆季謂知同詩法、祖述韓蘇、知同集中有次韻示受生七古云、我詩人巧非天工、寒蟲幸免號窮冬、經營慘澹欲畫骨、卻輸曹霸真花驄、又云琢句昌黎闢蹊徑、引韻涪翁工比興、若不探源此間津、漫云入彀人誰理、我才不入盛唐林、亦無溫李錦繡心、元白陳黃盡甘旨、鯖味雖合侯門深、元明以降更鑿枘、酸鹹異嗜那相侵、獨有二公若引臂、或免拄杖敲折齒、此乃自道生平得力之處、不愧巢經巢之嗣音、張之洞視蜀學時、知同曾入幕府襄閱試卷、有登嘉定文學臺陪讌詩、及星軺回覲進四言詩、見集中卷三、仁壽毛席豐蜀雲、綿竹楊銳叔嶠、均績學士、為之洞所賞、與知同友善、嘗賦四詩分贈毛楊二子、有許鄭功臣今有在、豈惟汲古擬元戎、及莫道草玄終寂寞、相期日月與長懸之句、聲應氣求、膠漆相契、良非偶然、光緒壬午、之洞督兩廣、仍招知同入幕、舟行遣興賦二律、有句云、豈有文章超絕域、徒令衰朽播巖疆、空嘗

自合非皮相、亦要精誠答丸方、之洞於知同夬怙時、曾助營葬卜兆之資、又復盛懷汲引、故感激恩私、託之詞翰、所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憾也、

傳樸堂詩稿四卷補遺一卷竹樊山莊詞一卷 乙卯平湖葛氏刊本

清葛金烺撰。金烺字景亮，號毓珊，浙江平湖人。光緒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嗣又援例捐升郎中，改掣户部。澹於宦情，乞假歸里，獨盡力於鄉井義舉，惠桑梓敬恭。若修乍浦城，若輯當湖文繫小傳，皆膾炙人口。其他睦婣任恤，悉數難終。金烺多才豐藝，博覽羣書，究心吟事，意致深潛，風華絢爛。詩凡四卷，自咸豐癸丑迄光緒丙子。卷一曰燹餘草，卷二曰哀鴻唫，卷三曰閩嶠游草，卷四曰歸帆草，別有補遺一卷。譚獻序云：詩之為道，情至則文生。君生浙西烟水之鄉，性情柔厚，於古風人為近。求之古昔作者，有似中唐北宋之賢，以鈎鍊情韻、淵洋者是，以才調韻麗者是。然文字之間，仍未能盡其為人也。集中卷二避兵鄉西句云：大造無心閒殺運，元戎無計弭兵災。村荒尚受催科迫，城陷偏聞報捷來。渡黃浦作云：海鳥掠波風色健，江豚拜雨浪花腥。秪今戰壘留東浦，終古驚濤走北溟。憫亂憂時，悲涼慨慷。卷三登石鼓山放歌用昌黎石鼓歌韻、王雲卿從軍臺灣歌、章采南學使招飲署中、友清軒醉中作歌、又小嶠留三百三十有三石歌諸篇，均行氣如虹，選義按部，且與閩中勝迹有關，足備掌故。詩集由金烺摯友苑祝嵇選訂，觀原稿僅存十之二三，譚獻稱其去取嚴而允當。補遺一卷，由遺孫葂輯晚年賸稿，亦經祝嵇鑒定。祝嵇謂其七古音節鏗鏘，有金石聲；七律神韻較義山尤勝一籌。後附竹樊山莊詞一卷，况周頤題辭，調倚齊天樂云：舊家文采丹陽集，蘭荃况兼餘事，綺屬思沈，花生筆健。論派浙西渾異，清吟鳳紙，看平揖蘇辛，指撝姜史。自惜嶔嵜，竹樊芳約，素心幾朵。朱祖謀與金烺同籍鴛湖，癸未又同登春榜，亦推許其詞，謂可嗣響丹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 傳樸堂詩稿 竹樊山莊詞

缶廬詩四卷　光緒癸巳安吉吳氏刊本

清吳俊撰、俊字昌碩、號缶廬、浙江安吉人、諸生、納粟爲尉、需次吳中、以書畫自給、俊有慧才、詩書畫擅名三絕、詩凡四卷、光緒癸巳夏五刊行、時年七十有五、又越十餘年卒、自序云、予幼失學、復遭離亂、奔走衣食、學愈荒矣、然大雅宏達、不肯薄視予、恒語以詩、心怦怦動、私讀古人詩、仿爲之、如盲人索途、不知東西南朔、積久成帙、無大題無長篇、取遣寥寂而已、稍出示人、人憐而許焉、遂付手民、庶無負良朋之鼓勵、與十餘年學吟之苦心、或寵以序、褒多而貶少、夫飾芻靈以衣冠、衣冠自衣冠、芻靈自芻靈耳、豈予所樂當哉、故勇於割愛、輒疏其緣起如此、俊詩清遠閒放、超然塵壒之外、如自題松石間獨坐小像云、松如古仙人、石爲壽者相、共秉堅貞心、不變古形狀、王郎工寫生、著我坐清曠、淡焉忘塵慮、高契羲皇上、羲皇不易求、無懷未遽讓、誰解靜中趣、南山兀相向、使陶韋執筆爲之、亦無以異、由其胸襟超邁也、題汪侍郎鳴鑾手拓石鼓精本云、昌黎楷本今難求、有此精拓色可舞、儀徵讓老虞山楊、作者同時奉初祖、郘亭莫叟尤好奇、屈彊出之細媚嫵、後學入手難置辭、但覺元氣培臟腑、從茲刻畫年復年、心摹手追力愈努、俊書法本得力於石鼓、晚年墨寶流傳、海外視同球璧、與吳讓之、楊沂孫、莫友芝異曲同工、讀此詩可知導源所在、俊自序其詩、雖云無大題無長篇、然如卷四天津三烈婦詩、登大觀亭弔余忠宣墓、均係五言長古、三烈婦詩云、嗚呼烈婦烈、鼎足立天日、乾坤繫綱常、閒氣偶一泄、弔忠宣詩云、當時守孤城、血戰愁三光、城陷抽刀、身殉清水塘、讀此青陽集、浩氣扶綱常、澗水鬱嗚咽、月墮天荒荒、表揚忠烈、泣鬼驚神、洵不朽之作也、

缶廬別存三卷 光緒癸巳安吉吳氏刊本

清吳俊撰、俊有缶廬詩四卷、已著錄、此三卷署曰缶廬別存、首卷係題畫詩、古近各體共六十首、後附獵碣集聯及硯銘各一卷、集聯分四言五言及六七八言、為聯凡六十有五、硯銘凡十有九、題畫詩均戛戛獨造、迥不猶人、俊畫梅與金冬心鐵松壺筆意不相近、時□以作篆之法寫之、師造化也、與常熟沈汝瑾友善、嘗為汝瑾作畫、瘦蛟凍虬、蜿蜒□□題詩云、苔梅數本恣荒率、冰花亂落蒼崖懸、畫之所貴貴存我、若風過簫魚脫筌、□雲野鶴此共似、肉眼安識麻姑仙、俊喜揮醉墨寫梅、嘗云昔逋仙以梅為妻、予畫拳屈臃腫、醜狀可哂、與梁伯鸞椎髻之婦殆相髣髴、又謂梅狀不一、秀麗如美人、孤冷如老衲、屈彊如爭臣、離奇如俠、猜逸如仙、寒瘦枯逸堅貞古傲、如不求聞達之士、筆端欲具此眾相、亦大難事、惟任天機、外形似與酣落筆、物我兩忘、工拙不暇計、及集中詩有云、吾謂物有天、物物皆殊相、瘦蛟舞腕下、清氣入五臟、會當象精神、一寫梅花帳、臥作名山遊、烟雲真供養、乃自道所得也、俊畫桃桂蘭荷蕉菊及他花草無一不工、而寫梅尤為獨絕、某年除夕守歲、煮百合與兒共嘗、呵凍寫圖、題其後云、藏書換米剩已梯、酸寒一尉將何依、守歲籌燈照虛壁、傳聞翻說吾道肥、吾道不肥今復古、百

合滋味同清苦、贏得梅花窗外開、畫裏何須折來補、雅人逸趣、洵足遠步逋仙矣、

范伯子詩集十九卷 光緒戊申孟冬通州范氏刊本

清范當世撰。當世有范伯子文集，已著錄。姚永概撰墓誌銘云：詩體至唐而大備，世之論者，每稱李白杜甫二家，塗轍不同，其憂時嫉俗之情則一。厥後如蘇軾、黃庭堅、陸游、元好問之為詩，猶白甫也。自是以降，[illegible]之於格律聲色，恢然摹襲，其發憤也不深，則立於中者不誠，中不誠則氣不昌，氣不昌則不足震動而興起。孔子曰：詩可以興，興之於發憤也。清自咸同以後，五洲交通，藝術競勝，彼族方新，舊勢不敵，而朝野之論又斷斷不可合并，故釀為甲午庚子之再亂。伯子起江海之交，太息悲傷，無所抒洩，一寓之於詩。其詩震盪開闔，變化無方，讀者雖未能全喻精微，無不知愛而好之。以一諸生名被天下，何其盛也。當世初依吳汝綸於冀州，有龍虎篇、六君子篇、月蝕辭、飄風嘆、中秋登冀州西城獨吟諸作，為時傳誦。晚年感傷時變，語多悲哽，如悠忽吟示江潤生太守云：帶甲滿江海，飛蝗更蔽天。民今在爐火，官亦坐針氈。愈難嗟無位，所哀[illegible]少田。從公且悠忽，媿今分同擲。庚子讀罷己詔云：可憐鹿馬迷濛後，慘澹無言到聖仁。一昔驚聞詔罪己，萬方流淚善歸親。問安已過雞鳴驛，央路應悲當火津。最痛三良前死殉，至今欲贖亦無身。憂國憂民，心懸如擣。斷句如：世有萬年身是寄，民今百死我何冤。世不啻虞譏洗淚士，非回憲總羞貧。一日聲名非異事，萬年文藻有清思。明水合以吾為主，海大真容著此生。均有石破天驚、雲垂海立之妙。陳衍石遺室詩話云：伯子識一時名公鉅[illegible]，徒以困久不第，抑鬱牢愁，詩境幾於荊天棘地，不啻東野之詩囚也。工力甚深，下筆不肯猶人，讀之往往使人不歡。當世為詩，不肯猶人則誠有之，若謂因困久不第，造成荊天棘地之詩境，則淺之乎測賢者矣。

劉舍人遺集四卷　癸酉年成都美學林排印本

清劉子雄撰。子雄字健卿，四川德陽人。光緒丙戌優貢，戊子舉人，考授內閣中書舍人。己丑孟冬以疾卒，年僅三十有二。子雄少肄業於成都尊經書院，從王闓運受學。張之洞視蜀學，亟賞其才，拔置高等。宋育仁稱其生具緻資，風抽天穎，樂闓兩漢之緒，文成六代之體。集凡四卷。卷一文八首，卷二三四詩三百六十九首。由摯友李稷勳為之撰次。子雄尚有經說數十篇，以不在別集之限，故不入此編。文如感秋賦、柚賦、擬請祀峨眉山神奏、李孟和誄諸篇，均典雅道潔，嗣音鮑謝。五言古詩如秋興詩十八首、詠懷詩十一首，七言古詩如海上行、會合篇、秦廟行、燕市行、送伯弢還武陵、秋禊詩和芸子、廣州行贈元和江建霞諸篇，均於綠邀瀏亮之中，有雄奇駿快之勝。七言絕句尤多佳構，如贈鄉人云：汝未出門頭已白，誰嗟青鬢冒霜行。楊柳枝詞句云：長隄珂轡頻來往，只綰同心不繫愁。靈和殿裏風流種，都作江南二月春。世人但解嘲輕薄，飛絮漫天也費才。憶湘綺樓作云：洞庭波闊墓難度，春雁無情相背飛。今日枯椽燒御畫，柯亭重到更無人。佳句可入錦囊，惟牢騷過甚，詞多淒苦，竟成詩讖，可悲也。稷勳跋云：君華穎早茂，芳悱彌襟，徒以淵衎幽憂，栖康薄祜，帷房之內，杳絕歡趣，州里之覯，罕其懽欸，矜情玩世，誕節譏時，遂叢俗士水火之嫌，亦挂風人予矜之[illegible]諷。要心抱，益增悵結，自非知舊，難為言也。若乃篤督師門，感通至性，片言璧貴，單義壘守，嘗浮舟江漢，南望瀟湘，慨焉永懷，歔欷累日。摯心雅誼，識者多之。稷勳此文雅峻婉切，深知子雄之心，洵足以傳死友。子雄為闓運入室弟子，師生沆瀣之契，迥越尋常，湘綺日記及詩集中時及之，可覆按也。

半篋秋詞二卷　甲寅季春石印本

清張祥齡撰、祥齡字子苾、號芝馥、又號子馥、四川漢州人、光緒壬辰進士、甲午補殿試、入詞林、散館改官陜西大荔縣知縣、政事行誼、卓犖不羣、光緒癸卯卒於秦中、平生致力倚聲、嘗謂詞家之周清真、即詩家之李東川、姜堯章即杜少陵、吳夢窗即李玉谿、張玉田即白香山、詩至唐末、風氣盡矣、詞家起而爭之、猶文至齊梁、風氣盡矣、古文家起而爭之、爭之者何也、非謂文至六朝、詩至五代、無文與詩也、豪傑於茲踵而爲之、不過仍六朝五代、故變其體格、獨絶千古、此文人狡獪也、詞至白石、疏宕極矣、夢窗輩起以密麗爭之、至夢窗而密麗又盡矣、白雲以疏宕爭之、三王之道若循環、皆圓自樹之方、非有優劣、況人之才質限於天、能疏宕者不能密麗、能密麗者不能疏宕、片玉善言羈旅、白雲善言隱逸、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天也、又謂山谷近於村野、屯田過於疏放、不免傷雅、其持論均極精審、半篋秋詞兩卷、多感逝之作、祥齡娶婿曾彥字季碩、詞翰詩畫俱工、病逝於吳門賃廡、時祥齡方客蘇撫幕中、愴懷故劍、情見乎詞、如蘭溪山次堯章韵云、天涯易見、眼底無從見、湘竹裂哀雲、淚吹滿梅花舊笛、此生誤了、林更卜來生、從今後但無言暗裏沈沈憶、又江梅引云、斜陽縱好、戀衰柳已是斜曛、夢魂無憑、何況夢全非、言哀已歎、悽惋欲絶、又踏莎行次小山韵云、凍醪一醒醉淵明、仙源幾見桃花醒、意警鍊而詞醞釀、一語足抵千百、祥齡詩詞稿身後散佚、均未付刊、惟此二卷、由其女夫儀徵殿撰、就原稿校寫、蓋即千本、吉光片羽、殊足珍也、

桐鳳集五言詩一卷雜言詩一卷 光緒乙丑受經堂刊本

清曾彥撰、彥字季碩、四川華陽人、適漢州張祥齡、祥齡字子馥、光緒壬辰進士、王闓運掌教蜀尊經書院時、以霜月辭新秋辭命題課士、祥齡卷中二詩、均由彥代作、今存雜言詩中、闓運拔置冠軍、遂與祥齡同執贄門下、頻以詩歌請益、研誦楚辭漢詩、兼作篆隸、業術遹進、殁後祥齡慕遊吳中、彥亦從行、桐鳳集二卷、於乙丑孟春刊於蘇州書局、闓運評云、篇篇學古、格律無復時俗華靡之習、而風骨益潔、視在蜀時又孟晉矣、五言詩中、如擬陸士衡擬古十二首、擬江文通擬古三十首、擬曹子建雜詩九首、音節清亮、思遠旨微、晉帖唐臨、駸駸入古、同予讀樓中玩月詩、有蛩魂信不怨、人情恐多閱、及人生縱百年、懽嬉難俱延之句、會後數年病逝姑蘇、卜葬於胥門外、竟成詩讖、豫言詩中詠秋草句云、空憐宿雁依沙渚、忍見流螢聚斷根、又云堪悲蕪色埋荒徑、回憶青蔥拂玉塘、莫怨西風妝弱質、上林蘭蕙亦凋傷、淒苦之音、不忍卒讀、擬曹唐小遊仙詩十四首、宮詞十二首、均有寄託、不同浮豔、彥又工為四言詩、如擬傳鶴舩歌九秋篇、及贈石君四章、責躬詩呈子馥、姬雅潔溫厚、責躬詩有云、蛩斯遞轉、寒暑周回、堅貞必固、妍脆易衰、又云載榮不矜、居困不戚、綿綿葛藟、施於樛木、尤為見道之言、

此篇入別集存目

古椿軒詩鈔二卷 光緒庚子陽湖莊氏聚珍版印本

清莊善孫撰、善孫字性和、江蘇陽湖人、陽湖今併入武進、諸生、少孤、中更喪亂、勤學治生、游邑庠後、痛所生之不逮見、一應省試、遂絕意進取、以敬宗收族為己任、凡祠墓之修葺、祭掃、孤貧之教養婚嫁、皆力扱其議、期於久遠、合族化之、所志次第舉、舉平居持論、謂事不從性分中流出、倫常上做起、雖名滿天下、方寸猶多愧怍、蓋躬行實踐、自道其得力處也、詩凡二卷、攄詞樸直、寄興深至、不事雕肝鏤腑、儷白妃青、而爽猶淡宕、有清氣旋繞於筆端、雖經歷世憂患、而絕無憤懣不平之語、蓋深有得於溫柔敦厚之教也、善孫卒後、遺集由馮石溪鄭楚白徐黃泉三人選定、古體如挽湯雨生將軍五七言古各一首、哭弟朗初五言古五十韻、及猛虎篇啼鶴曲、均為傳作、近體斷句、如送春云、茶蘼開徧流鶯老、珍重陽關酒一卮、晚步云、賴風三徑竹、細雨一溪萍、泛舟周橋云、岸低秋水闊、山近夕陽明、枕上云、五更風冷難三唱、江浦寒潮欲上時、偶興云、半空欲點梆餘雨、五日一番花信風、紅葉云、堅持晚節心懷赤、豔奪春花眼倚青、佳句均可入錦囊、盛康序其詩、謂君生平行事、以正人心勵風俗為職責、故所作均合乎敦厚之義、興無邪之思、未可以尋常聲律繩之也、

弢華館詩稿一卷 平湖葛氏刊本

清葛嗣濴撰。嗣濴字雲威，又字弢甫，浙江平湖人。光緒乙酉拔貢，戊子舉人，官戶部七品小京官。父金烺有傳樸堂詩稿。嗣濴紹承家學，文行交修，庚寅遭父喪，遽以毀卒。遺詩一卷，由弟嗣瀛嗣浵輯刊，附傳樸堂稿後。金兆蕃跋云：昌谷遺詩，斜川別集，增暎餘采，椿桂同傳，前有古人，何多讓焉。嗣濴詩悱惻纏綿，意度溫厚，得唐人溫李之遺意，如擬鮑明遠數詩、擬顏延年五君咏、吳越王射潮歌、吳越雜事詩七絕十首，均稱佳構。雜事詩仿樊榭南宋雜事詩例，網羅吳越軼聞，均在吳志伊十國春秋所援引之書一百六十餘種以外，掇拾墜遺，有功文獻。嗣濴戊子捷京兆試時，主司稱其文類歸有光，蓋平日致力古文，於震川集深有得也。嗣濴志趣高邁，其學兼治說文、天算及金石碑版之考證，皆欲深造極詣，以成一家之業。居家事親，色養備至，兄弟間自相師友，尤極天倫之樂，不意甫及壯年，失怙痛絕，竟隕其生。通德云亡，安豐死孝，海內悲之。

墨花香館詩存八卷 光緒乙未仲冬刊本

清慶康撰。慶康字健侯，滿洲正藍旗人。咸豐壬子舉人，官至直隸候補道。慶康先於咸豐癸丑丙辰兩試春官不第，同治壬戌由都察院京察一等簡授承平理事同知，旋調補承德朝陽，興利除弊，實惠及民。值遼瀋馬賊犯縣衙，督鄉團與戰，初失利，復率殲渠魁，民慶安堵。離任時，攀轅臥轍，如失慈母。關山戎馬，馳驟烽烟，不輟吟咏。晚年需次津門，與詩友梅寶璐、楊光儀賡酬篇什，聲同音，有和寶璐蘆花詩句云：木棉解煖非同調，柳絮狂飛莫浪呼。徒教鄉思隨歸雁，剩有閒情狎水鷗。有心濟世難為霖，何日凌霄得御風。寄託遙深，為時傳誦。光儀跋其詩云：君賦性肫摯，慷慨無城府。始仕為宰，已有己飢己溺之心，而所如多不合，蒿目時艱，輒寓於詩，無迴護，無假借，直抒胸臆，冀返澆俗而澤窮黎，即流連光景之作，亦復餘味曲包，情韻兼到，可見詩品與人品，均卓然能自樹立也。詩凡八卷，有哭惠陵詩七古句云：庸豎誤國誰之使，龍馭上賓乏儲貳。天傾地陷神鬼驚，山川草木同含淚。結句云：他年喜見青宮嗣，仍是前王繼體人。即因吳可讀尸諫而發。又有甲申紀事及海疆紀事諸篇，均為法越戰役作，雖多粗豪之語，要見忠愛之忱。水災嘆三首，有河流決溢可奈何，一朝愁瘦詩人骨之句，真仁

者之言也。

知止齋詩集十六卷 光緒丁丑常熟翁氏刊本

清翁心存撰。心存字二銘，號遂菴，江蘇常熟人。道光壬午進士，由編脩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後贈太保，予謚文端。心存研精經史，敦尚實學，嘗語及門陳澧云：漢儒之學如治田得米，宋儒之學如炊米為飯，無偏重也。五朝正色，以天下安危為己任，屢掌戶部，慎持大體，尚書肅順梧克攬權，主弛烟禁收稅，廷臣集議，均默然不置可否，心存力駁之。同治初元，授讀弘德殿，以啟沃君心為職責，每日晏後經之暇，進講帝鑑圖說、遐直觀紬繹大學衍義諸書，曰此致君堯舜之本也。詩集凡十六卷，光緒丁丑仲冬刊行，心存於道光丙子登賢書，是年冬間，作杭湖釣魚詞，有莫言撤底魚能數，如許波深下網難，及沈吟便欲收竿去，恐有驪龍未吐珠之句，寄託深遠，識者決其非池中物。先是甲戌年學使陳希曾觀風試士，以新樂府四章命題，心存所作書估行云：緯雲樓瓦飛雲煙，汲古閣址成閒田，不如歲誦二十二萬言，孝先經笥書便便，撐腸拄腹卷五千，濃香薰蕺露盥園，家方聞崇文館，希曾亟賞之。秋試時集高才生五十六人，命賦勵志酬知詩五古四首，以擇實為秋薦韵。心存詩有云：防身事一劍，豪氣隘九州，仲華瓜未拜，正平薦不收，媧求誦宋匠，拂拭登膺舟，郵門許立雪，高臥百尺樓，商略天人

際、事業垂千秋、後來勳業經綸、均於作秀才時植其基礎、即此可見論詩絶句十八首第一首云、一代文章正始音、漁洋三昧即禪心、波羅密果都參透、卻怪隨園論太深、推服既摯、持論甚正、第三首云、精醇第一算愚山、古格高風孰可攀、字字性靈清到骨、凡塵一例盡教刪、於愚山詩尤為傾倒、知止齋詩均瓣香王施二家、足見淵源有自、一代名臣、雖不必以詩重、而研鍊功深、固自卓然成家。

汪梅村先生文集十二卷文外集一卷 光緒辛巳金陵刊本

清汪士鐸撰、士鐸字梅村、號悔翁、江蘇江寧人、道光庚子舉人、是科江南副考官為胡林翼、迨咸豐癸丑、江寧淪陷、士鐸間關避地、旅寄皖南之績谿、儇然無依、絃誦弗輟、林翼以鄂撫治軍、延入幕中、初至即與林翼堅約、不受辟署、別開儒館、校理圖籍、待坐燕閒、林翼輒與洛商政務、後移師皖北、簡牘往還無虛日、於時局裨益誠多、涂宗瀛守江寧時、禮重甚至、嘗語洪汝奎云、此老未膺一命、而繫心名物、所言多通達治體、未可以經生目之、曾國藩督兩江時、獲其志節、謂為嚴君平陶泉明之倫、文集十二卷、文外集一卷、由李瀚章涂宗瀛及諸知舊、醵資付梓、洪汝奎序云、先生之學、大者在山川郡國、典章制度、蓋將達經術於政治、雖不欲以文章自表襮、其文章則鎔冶周秦漢魏、旁及六代、符采鴻曜、宮徵諧悅、竝世治經及工於文詞者、莫能先也、及門諸子、以先生著書數十萬言、既屢艱燼、其存者恐復散佚、欲都萃而傳刻之、執請再三、謝不承、最後乃稍出其燼餘之稿、并癸丑以後文字授諸子、諸子各以意識別傳寫、汝奎序之、集中卷四有老聃莊周鄭康成管幼安陶泉明五賢贊、謂五賢性各有近、而斂抑省約、退然無競、述雖殊執、達則同轍、蓋藉誌景行鄉往之意、又有感知己贊、取平生師

友數十人、舉其大端、為之論贊、或采逸事、或抒舊感、以志人琴之痛、卷十二祭胡文忠文、其警句有云、民命吾命、民血吾血、張口噴薄、滿帳紅雪、痛虛徒勞、弓劍又折、投地呼天、臣衰彌熟、師友義烈之誠、家國滄桑之感、悉以文字傳之、士鐸著述、尚有儀禮鄭注今制疏證、梁陳州郡志、水經注疏證、東漢朔閏考、皆燬於兵火、惟水經注圖、刊於鄂中、蓋避地投徒[illegible]所作也、

悔翁詩鈔十五卷詩補遺一卷 合肥李張氏味古齋刊本

清汪士鐸撰、士鐸有梅村文集十二卷、已著錄、此詩鈔十五卷、補遺一卷、乃及門合肥張士珩所校刊、士珩跋云、先生天性簡亮、雅嗜典籍、貧賤患難、弗渝素懷、一切塵緣、皆為糠粃、湘鄉相國詩云、芳潔敵師陶靖節、湛冥略近蜀君平、蓋紀實也、文字語言、非所措意、掇拾所見、聊志鱗爪云爾、然士鐸雖不甚措意於詞章、而詩中皆有事實、且根柢經史、珠光劍氣、淵然含蘊、不可磨滅、集中四言如庚戌黃樓壽蘇百韵、五古如和杜北征八哀、和劉香南憶高小漁號口哀吳氏長女、七古如岳武穆王玉印歌、太尉銅印歌、李義山韓碑詩、譔文若劇史七寶山焚妖祠歌、仙人篇二十韵、奉送湘鄉公入覲諸作、均蒼涼盤鬱、有切響而無浮聲、近體詩尤多佳製、庚戌秋冬道中雜詩、均因避亂而作、斷句如卿墓有感云、定憐奔走緣貧賤、漫問蒸嘗到子孫、念亡婦云、坐無醫呼傳遺愛、死忘叢祜尚遠遊、赴滁州云、拄劍非無吳季子、賣詩卻少楚元王、黃河灘上見沙鷗有感云、已隨別鶴翻琴調、欲逐沙鷗上釣磯、悽惻之音、怨而不怒、和杜諸將十首、分丞兩廣兩湖三江黔豫軍事、又和杜秋興八首、警句如漢帝至今思鉅鹿、師臣何日畫雲臺、叟連章節子靜、法官三殺笑皋陶、明駝空想飛書速、態耳綠嫌解甲低、蚂

男縱觀四紀國射狼恐啓契丹兵均足當浣花詩史士鐸撰金陵詩徵序云一二幽憂伊鬱之士根觸聞見語默皆不可遂取徑曲而屬詞要揚采色襮至而意味苦於六義兼賦比興之旨斯文所不能載惟詩足以達之也非疏其身世遭遇不能發其寄慨之微恉矣集中各詩亦正賴後人蒐討當年時事為之箋釋也後附詩補遺一卷翁詞鈔五卷悔翁筆記六卷亦均由張士珩校刊

梅村先生遺詩□卷 鄧氏豐寶堂石印本 一冊不分

清汪士鐸撰士鐸有梅村文集悔翁詩鈔均已著錄此冊凡古今體詩二百十七首士鐸卒後三十年同邑鄧之誠於辛酉冬游太原書肆購得士鐸手書乙卯隨筆丙辰備遺錄憶亡塵語錄使亡偶識四種稿本前二種均於金陵陷賊時自圍城中攜出者其中論學論政及未刊詩文皆卓然可傳紀述洪楊破城及圍城中事尤為詳賅惟手稿縱橫塗乙不易辨識之誠鈎稽最錄寫定印行以前者張士珩刊布詩鈔十五卷遂題為遺詩寶行簡序云悔翁以醇粹卑举之才值晦盲否塞之會撫時感事浥衣樂於寸衷品澹藻流平古今於俄頃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於豐縟綺合之中寓簡質清剛之致所謂窮則益工哀而不怨者也集中懷人詩三十二首士鐸自注云皆懷生人不及逝者丙辰十月六日流涕成此不能工也又有變徵五古一百韻哀生憫亂讀者無不嘘唏感嘆哭女詩云劫火滿東南欲援力不能嗟爾如綴旒巨石墜枯藤路遠莫致辭強作訃語騰陰堂見弟妹土花血淚凝莫訴閻浮王痴鬼原擊丞憶婿吳栗生云聞說張昌死仍憂石勒強篝狐偏白帝銅馬豈真王感事嗟身賤憂時怨夜長無兒憐堦遠搔首望睢陽自注云張昌謂楊秀清篝狐謂洪秀全銅馬謂捻匪又有傷時吾側

目所舟爾依人有淚猶非死無家始是貧之句並極沈痛士歸而娶生四子五女均早逝五女中有一適吳氏其婿游宦山右未歸吳中故手稿皆零落拜門幸為之試購得傳寫流布其篤古闡微亦可風也

典試浙江紀程草一卷浙省還轅紀游草一卷 咸豐戊午刊本

清寶鋆撰鋆字佩蘅號佩蘅鑲白旗滿洲人道光戊戌進士由禮部主事遷侍講官至體仁閣大學士予謚文靖鋆立朝端謹翊贊樞廷能舉其職光緒丁丑會試任正總裁是科得人稱盛咸豐戊午浙撫以全境冦亂肅清奏請於十月補行鄉試鋆奉命為正考官僧副考官光州馬佩瑤兼程蒞浙途中得詩一百二首及試畢回京又得詩九十餘首分為二卷米繼曾序謂於山川之佳麗古賢之遺迹民俗風土之流覽均一一見於篇詠美哉洋洋乎巨製也是時江南方陷賊中順天鄉試榜後興大獄相國柏葰為肅順所傾竟被殺詠集中和鹽臨胡興仁詩有五尺冰壺臣志肅金花銀爵出恩濃及同此時共勝事意霜天聽徹遠山鐘之句可想見關防之嚴肅錢圖珍題詞斷句云途中風警揚州鶴天上槎臨浙水潮又云濟時早負調羹望愛士偏珍奪錦才謂是科解元嘉興徐錦才優學富夙負盛名也錦撰拔試回儀體有云磬尼山擊點瑟之音援東漢序雜詩之例臚事共切不同凡響師生沆瀣良非偶然此二卷雖紀程之作而感懷述事靡不溫柔敦厚賢相經綸可於管中窺豹略見一斑鋆尚有奉使三音諾彥紀程草及塞上吟各一卷同列入佩蘅詩鈔

可園詩存二十八卷可園詞存四卷 宣統庚戌江寧陳氏刊本

清陳作霖撰。作霖字伯雨，江蘇江寧人。光緒乙亥舉人。詩凡二十八卷：首卷曰爐餘草，末二卷曰蠹窠草，中間以泛槎、觀濠、浮淮、氾湖、京江、春閒、意影、上計、探圍、倦遊、治簏、稗琴、噴觀、石城、蓋山、蟠園述遊、偶然起，述光丙午六月，終宣統庚戌六月，古近體詩共一千六百七十餘首。自序云：□年方髫齔，即喜為詩，僅誦經、咏史、即景書情而已。弱冠以來，遭遇寇亂，幽憂抑鬱，長歌當哭，以避地之杜陵，求從軍之王粲，而詩境一變。壯年而後，運值中興，角勝名場，文章爾雅，起南山之霧豹，逐東野之雲龍，而詩境再變。歲月不居，亦

李既髦，超然物外，山水方滋，白傅多諷諭之吟，謝客有登臨之作，而詩境遂三變。此天運之所為也，人事即因之以異，上無宗派之別，下無門戶之分，適成為可園之詩，而一生之閱歷寓焉，用付手民，以審年譜。作霖撰此序時年七十有四，又閱十餘年而卒。徐世昌選晚晴簃清詩匯，作霖助任編輯之役，因年事已高，郵寄選稿，未赴都門。汜湖草作於咸豐庚申年，如感事新樂府九首、哀江南後曲，及江南總統行、吊張軍門國樑諸篇，均搶遺詩史之嗣音。上計草一卷，係光緒丙子、丁丑兩應禮部試所作，有遊法源、慈仁、龍樹諸寺詩，及松筠庵謁楊椒山先生像七律、北苑雜詩絕句七首，均有關春明勝迹。作霖決於進取，春闈三試，被放南歸。蔡村曉發有句云：上書已報罷，倚閭望我歸，驅車出都門，不敢稍遲回。又述懷七律句云：三春芳草牽情切，幾輩黃粱入夢酣。自後即息影家山，研精文史，無復用世之想。八十以後自題像贊云：不仕不隱，亦耄亦耆，無益人世，自全天倪。郭泰在漢，王通在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贊語刊列詩存簡端。詩存後附有可園詞存四卷，曰支蕃新譜、琴心閣憶語、洗紅樓曼詞、花枝樓夢吟，凡詞一百二十八闋。自序云：六十以後始學填詞，家國傷心，寄情楚些，腸廻堪訴，律細未諳，過而存之，聊自怡悅而已。

可園文存□十六卷壽藻堂文集二卷　江寧陳氏刊

清陳作霖撰、作霖有可園詩存、已著錄、作霖工為駢體文、所作皆沈博絕麗、說經之文、實事求是、記事論世之作、亦皆宏整典贍、畫意之所欲言、足為後學模楷、顧虛懷若谷、不欲以文自見、惟於鄉邦文獻、及一切有裨國計民生之大者、必留意採討、或筆之書、或上其言於當路、以冀見之施行、文存凡十六卷、宣統己酉孟夏刊成、均七十四歲以前之作、如盤陳金陵善後事宜議、後湖不可通江議、十廟祀典議、擬移建文宗閣於鍾山側議、平江南頌、金陵新建曾文正公祠碑、國朝金陵文鈔敘錄、均為煌煌巨製、佩之嘉謨、

餘如隋靖節附祀諸葛武侯祠記、盋麓祭詩記、遊京口三山記、遊采石太白樓記諸篇、亦均典雅明暢、按部就班、惟律賦一體、甄錄過多、宜芟存十之四五、誌傳之文、如桂殿華墓志銘、滕提督家勝、張烈士景箴、及端木□楊長年諸傳、妊簡要有法、壽藻堂文集二卷、為辛亥以後迄戊午仲秋八年中所作、自序謂身世之感、因於蒹葭、和平之音、變為噍殺、老而不死、窮且益工、又謂商歌哀怨、楚辭牢愁、坐不違反、時多忤午、致遺山野史、無存紀亂之篇、冬郎香奩、張半傷心之語、杜鵑啼夜、蟋蟀吟秋、言為心聲、不可強也、其以壽藻名集、則以己屆重游泮水之年、藉為紀念而已、

困學齋詩錄一冊不分卷　吳興金氏可讀廬刊本

清鈕承棨撰、承棨字蓮嗣、一字稚黃、浙江烏程人、（烏程歸安今合併為吳興縣）諸生、天性篤厚、事親以孝聞、祖考福保、道光戊戌狀元、承棨詔述庭聞、年十六即工詩、德清戴望見其所作、以山谷詩孫譽之、集中開卷數篇、或驚才絕豔、或光怪有古意、即戴望所嘆賞也、長而雄肆、又從遊當時勝流、名宿質疑析義、所造益深邃、師事同邑施觀察補華、詩境沈鬱清壯、與補華所著澤雅堂集相似、補華為魯撫張曜上客、曜聞承棨才名、禮延入幕、益復噴懷今古、慷慨悲歌、登歷山、遊明湖、長歌短咏、見者咸為擊節、集中濟南節署海棠花歌、

泚千佛山謁曾南豐祠、及鐵公祠諸篇、均為傑構、惜魯撫未及一載、以疾歸里、綿惙甍牖、聽夕丹黃、與籍汲汲、如不及、卒於光緒壬辰季秋、年五十一、陳漢第序其詩、謂體物言情諸什、頓挫淋漓、可歌可泣、不屑屑規唐摹宋、斤斤於皮相派別、而戛戛獨造、差足與西泠十子後先輝映、詩凡五百餘首、不分卷、由遺孤家驥校錄成冊、同邑金城鞏伯偕其弟叔初、籌貲印行、家驥能文、克世其學、時人擬以東坡之有叔黨云、

復庵先生集十卷　丙寅七月無錫許氏聚珍板印本

清許珏撰。珏字靜山，晚號復庵，江蘇無錫人。光緒壬午舉人，官四品卿銜、出使義國大臣。集凡十卷，由兵部主事及門陶世鳳編次印行。首奏議、公牘，次詩文、書札、家書。光緒季年變法議興，駐外使臣皆言宜用立憲政體，珏獨謂中外立國根本不同，宜慎所擇述。還朝復上疏切論之。大恉主於維綱紀、慎改作、寬民力、係人心。疏入，議者洶洶，謂阻撓憲政。珏又陳奏學務宜正本清源、防末流之失，誠警盈道，里目為風狂，或勸以少默。珏謂吾因他人不言故言之，若心知其非而漫相附和，以貽後患，吾不忍為也。疏稿均見集中。珏生平服膺同邑顧涇陽、高景逸，每遇生日，必陳遺書展拜，嘗為輯要若干卷。辛亥國變後，閒赴陵奉安，率者老於是日北望行禮，皆感嘆泣下。丙辰九月卒，年七十四。珏於詩不多作，所作皆關風教，如留中懷尹吉甫、祁奚五古各一首，及讀文信國正氣歌詠、錫金古蹟題鄒壯節遺像諸律，並仰止前賢，表揚懿烈；己亥九月自晉入都山行感懷五古第四首云：黃頡正名物，創制過羲農。唐虞煥文章，官禮備姬公。三統遞相嬗，救文當以忠。宣尼不得位，垂訓開群蒙。自從炎劉來，一縷存儒宗。六籍道未熄，百王斯折衷。西士矜智藝，縝思能博通。若論政治原，皷亞理頗同。知人與安民，不出吾書中。時賢喜標新，瞽說生霧雺。范公語橫渠，子歸讀中庸。此詩論中國政教之原，提綱挈領，懸諸日月而不刊，彼醉心西政者，囿於叩槃捫燭之見，豈知歸而求之有餘師乎。陳寶琛作像贊云：天地閉革，時晦道亡。蘭蕕無並，陵阿是藏。悽悽碩人，扶世翼教，志摯貌豐，惟忠惟孝。珏殆無愧斯言。

沈觀齋詩鈔一卷 壬戌三月仿宋字排印本

清周樹模撰。樹模字孝甄，號少樸，湖北天門人。光緒己丑進士，由編修歷官至黑龍江巡撫，入民國後，曾任平政院院長。樹模文章經濟，為世宗工，不屑屑以詩名。遭世多故，輸積治器，未竟其施，其胸中磅礴蓄積，乃一發之於詩。辛亥以前，在黑撫任內，刊有沈觀詩集二巨冊，都凡四卷。國變後，不復行世，蓋自悔少作，未能深造也。辛亥後放浪數載，與樊增祥、梁鼎芬、陳夔龍、左紹佐、陳壽曾廣酬遣日，所作益工，今所傳沈觀齋詩鈔一卷，凡詩百篇，皆壬子後作，由及門李祖年用聚珍版印行。祖年為樹模甲午禮闈分校所得士，時以文學經濟相淬厲，宦晉省，有循良之譽。樹模有憶昔遊詩云：「羣陰蝕陽景，拂拭賓觀暱，一器聚百蟲，中蠱成危疾，求禍由己身，嗚呼天不活，地維瞬摧崩，六鼇餘霜骨，孤生寄袁涕，何補一毫髮。」謂宣統初元，親貴用事，攬權黷貨，戕賊國本也。集中癸丑生日酬答樊山七律云：「樓側平生未報恩，尚存一息眷君親，離騷有述稱初度，變雅成詩嘆我辰，舉目河山無主日，關懷松菊未歸人，風波觸處生憂畏，天意都緣有此身。」沉著蒼涼，孤懷若揭。秋齋雜詩五古八首，第四首云：「一日成一詩，一詩含一意，予意不自明，遑論後百世，願得微妙音，標舉真實義，何必師昔人，韓軒驛神異，亦不墮禪悅，飲水見鹽味，八音貴和諧，六義歸諷刺，敬令思無邪，要在脚踏地，東坡與晉炙，萬人同此嗜，蒙叟方外人，江洋乃自恣。」論詩之語，義蘊宏深，宗旨純正，近年以來詩家，當以沈觀為巨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別集 沈觀齋詩鈔

南湖集四卷補遺一卷　甲子七月中華書局仿宋字排印本

清康泉撰、泉字惠卿、晚號南湖居士、江蘇無錫人、光緒甲午舉人、官戶部郎中、詩凡四卷、前二卷曰東遊草、甲寅至乙未作、後二卷曰枯花集、庚申至甲子作、均由同邑孫道毅編次付印、泉娶於桐城吳氏、名曰芝瑛、以工書法寫楞嚴經著名、世稱萬柳夫人、或云芝瑛所作書、多出道毅手筆、故泉與道毅為生死性命之交、泉病中一息僅屬、猶以及見手編柯劭忞之蓼園詩、道毅之寒厓詩出板為快、泉於乙未東遊、舟泊長崎時、櫻花方盛開、有寄姬人春野詩云、三山五馬紅如海、是汝鄉關我舊遊、俞復校南湖集、題兩絕

句、其一云、不假經營淡思、天才性語兩兼之、旗亭漫唱新翻曲、想見三山立馬時、其二云、美人香草寄遐思、歌哭無端歎識之、別有傷懷不可說、流亡滿地此何時、流亡七字、即集中成句也、泉客東瀛時、與前東宮侍講三島毅字中洲、評畫論書、直籌會聚、時中洲年已八十有五、贈詩紀事、泉次韵和作、有白髮儒臣疏廣在、朝回猶帶御爐香之句、又有酬惺堂居士菊池晉詩、題井々居士竹添光鴻獨抱樓集詩、皆鄰邦耆獻也、泉與徐世昌有舊、東遊時病暑帆影樓、世昌分金濟急、泉賦謝云、抱古憂天蔓裏身、江山舉目有酸辛、相公風誼高天下、松竹栽多未是貧、世昌因得西樓蘇

帖、以書髓主人自號、集中卷三有疊韵呈書髓主人七律云、晚晴餘事集人豪、宵旰因忘報國勞、今日客星連帝座、舊時香夢憶仙曹、中原攬轡全湯在、大海回瀾砥柱高、世外獨知天澤遲、十洲島嶼誦風騷、時世昌方任中華民國元首、故有客星連帝座之語、泉與孫文段祺瑞吳佩孚亦均有賡和、枯花集中有贈中山先生七律一首、寄吳子玉天津七律三首、芝泉居士五十九壽詞五律二首、姑見卷四、晚年寄情禪悅、有讀圓覺經句云、畢竟空花無處著、灰飛煙滅見禪心、又云二十五輪根性在、要於覺海覓真源、厥絢爛而歸平淡、求寂滅而斷貪嗔、清淨涅槃、虛空無物、蓋深有悟

於三乘微妙之恉矣、

聽香吟室詩鈔一卷 光緒乙巳刊本

清張佩蘭撰。佩蘭字蕊仙，一字韻香，江西餘干人，適蜀人何福棣字逸梅。夫婦均工詩，為俞樾詩弟子。光緒甲辰，樾年已八十有四。佩蘭以七律四首為贄，乞受業門下，其第三首云：求師念切到蘇州，敢忘傳經謁夏侯。若得文壇燕許筆，管教閨閣附千秋。樾答詩云：平生何敢望荊州，一見原非萬戶侯。願作玉臺新詠序，慰君積想十春秋。樾又為序云：詩皆新穎清麗，而詞意深穩，句調輕圓，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無軋㪣之音，無聱牙之句。詩主溫柔，固宜如是，就閨閣論，尤宜如是。若必襲漢魏以為古，摹韓蘇以為豪，轉非閨閣中本色也。何君蜀西佳士，合巹嘉辰，即以詩篇贈答唱酬。麗笙磬同音，營趙以後，七百年來無此韻事矣。樾序所云，不免獎許過甚，然佩蘭詩才穎敏，捷筆摛藻，妙造自然。如中秋詠月云：秋宵夜靜涼如水，獨捲珠簾畫興看。詠水仙云：莫道此花開太晚，當年近伴御爐烟。白菊云：陶家別有無瑕璧，不讓遼城趙獨誇。西湖紀遊絕句云：水面風來不斷香，畫船遙過藕花塘。白憐別具疏狂癖，不拜空王拜岳王。均別有寄託，非尋常閨閣中人所能學步也。

靈石山房詩草一卷續詩草一卷 同治戊辰刊本

清貴成著。貴成字鏡泉，蒙古正藍旗人，杭州駐防，道光庚子舉人，官兵部郎中，盡力於公家職事，能搜抉利弊，有所不可，議論侃侃，面折不回。與黃雲鵠同官，至契。雲鵠出守雅州，臨別時為作詩序，謂其述懷弔古感時言事諸作，大都一往情深，體物瀏亮，惟閒賦五古數章，別幽燭怪，頗傷激切，然亦不失小雅風刺之旨。龔自閎序則謂憂時感事之作，悉由忠愛鬱結之忱，發諸吟詠，神味雋永，淵然以長；至觸景言情，攄寫胸臆，以及登臨憑弔諸篇，則氣魄雄渾，顧視清高，不媿近代名家。李江跋云：君嘗官無援於人，而不為勢屈，與人交重然諾，不苟取與，落落寡諧，蓋古所謂特立獨行之士也。頻遭困折，持之益堅，所為詩亦益峭厲嶙峋，有不可逼視之概。集中少作詠松云：森然萬木中，卓立表奇特。饒他霜雪欺，不改青蒼色。閑廐中馬嘶云：枉有追風力，空傳良驥名。即今無伯樂，伏櫪不須鳴。權奇磊砢之才，弱冠之年已露頭角，宜其老而識力益堅定也。游南屏山云：磨崖有手懷司馬，遺塚無人說越家。遣詞云：一自玉門關出後，此身原不望生還。警句可傳。詩續草一卷，多宦游陝右之作，行近寢城遇雪云：窄徑危無被，焉處亂崖低有嘯猿聲。度朝天嶺云：望中人馬蟻緣緩，與衰心情鳥在籠。黯武嘆云：誰

知己入虞人細悔、不空山忍餓飛、句奇語重、思遠憂深、真巧峭厲
嶙峋、不可逼視也、

青學齋詩存四卷　辛未孟夏新陽汪氏刊本

清江之昌撰、之昌字振民、江蘇新陽人、（新陽今併入崑山）同治丁卯副貢、壯年絕意舉業、以閉戶讀書守先待後為職志、教廸後進、殷殷不倦、高德馨章鈺均出其門、鈺撰墓表、述其為學大恉、謂攷訂古書、可自驗識力、書命先讀遼金元三史、以期用心入細、後遂專研經義、以說文為輔、旁及諸史諸子、與夫輿地目錄、九章家言、行文則標經學史漢、不屑從八家入手、凡所造述、靡不貫串本末、平決異同、鈎隱以達頤、舉大以賅細、金壇段玉裁序潛揅堂集有云、其理明、其氣和、其書味深者、庶幾近之、卒於光緒壬辰、年五十九、著有青學齋集三十六卷、詩存凡四卷、列入卷三十三至三十六、生前吟稿、隨手散棄、卒後由門人秘、從稿尾殘紙或錄入日記者、彙鈔付刊、其有年歲可稽者、按年編次、餘悉附卷末、性喜聚書、家本素豐、凡課徒脩脯所入、傾囊采購、集中卷三盆蕙放花絕句云、蘭畫無分此身居、且購名流著作儲、天亦重文防蠹蝕、名花迭放護殘書、異見雅人深致、之昌雖不欲以詩名、而論作詩之法、至為正當、卷四齋中讀書五古第三首云、詩雖為心聲、體實本雅頌、紀事須史才、采風裨時用、吐屬宜清華、辭條富通綜、有聲諧鏗鏘、如椽嚴放縱、調選沙淘金、氣盛川決壅、不厭淡轉濃、毅然粗亦重、溫柔敦厚

書、有日欣賞共、學詩者苟書紳勿忘、於故事思過半矣、

警世通言四十卷　三桂堂刊本

挾、此書今傳世者有三本、一為三桂堂王振華刊本、此本日本舶載書目著錄、載其四十篇全目、唯今通行本皆三十六卷、缺卷三十七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四篇、審其板刻形式、乃後來重刊之本、非明刻原本、一為金陵兼善堂刊本、此本日本蓬左文庫有之、其目錄次第與三桂堂本同、唯卷二十四三桂堂之卓文君篇、此本移作卷六俞仲舉篇之入話、另以玉堂春落難逢夫一篇代之、卷四十三桂堂本為葉法

師篇、此本為旌陽宮鐵樹鎮妖篇、唯此稍異、餘無不同、其玉堂春篇演王公子與妓女玉堂春事、事雖見情史卷二、而文艱拙殊甚、與他篇不類、旌陽宮篇演許真君斬蛟事、則全錄鄧志謨鐵樹記之文、因其疵累、無所潤色、此二篇入書當由書賈抽換、決非馮夢龍原本所有、其本為明本、但尚非馮夢龍編次原本、三曰衍慶堂二刻增補本、此本大連圖書館有之、其書已不完、今以目考之、其卷第自七卷以下至二十八卷與三桂堂本兼善堂本皆錯迕不合、又缺兼善

堂之卷二十三樂小舍卷二十四玉堂春卷二十七假神仙卷二十八白娘子四篇（按此本以卓文君篇為俞仲舉篇入話同）兼善堂本以古今小說卷十六范巨卿卷十七單符郎卷二十五晏平仲卷二十八李秀卿四篇補之蓋即兼善堂本以原本缺四卷書賈羼入古今小說四卷足成四十卷之數另為目錄顛倒其次第因成衍慶堂之二刻增補本而其本今又不完只存三十卷並補抄八卷計之亦僅得二十八卷編次雜糅更在兼善堂本之下三本之中唯船載目所載三桂堂本差為近古今通行本雖缺四卷然卷三十七萬秀娘篇兼善堂及衍慶堂二刻增補本均有卷三十八蔣淑貞篇兼善堂衍慶堂二本亦俱收今更有清平山堂刊本其卷三十九福祿壽一篇亦見於兼善堂本其卷四十葉法師篇已佚然太平廣記四百四十八狐類載天狐為婆羅門戚婦女一條葉法善為置符於門魅乃愬注云出紀聞實俱載其事其本雖不全以他本補之仍幾為完書因無妨也今據船載書目本考其篇目知此篇所收舊本亦幾占

全書二分之一與古今小說等埒如卷四拗相公卷七陳可常卷八崔待詔卷十二范鰍兒卷十四一窟鬼卷十六張主管卷十九崔衙內俱見元本京本通俗小說（按崔衙內即定山三怪今殘本京本通俗小說無此文唯繆荃孫跋嘗引其目）其中范鰍兒篇也是園目著錄 則為宋本卷三十七萬秀娘也是園目著錄 亦宋本卷三十三喬彥傑篇卷三十八蔣淑貞篇今俱有清平山堂刊本卷二十計押番見寶文堂目卷二十九宿香亭錄青瑣高議亦見寶文堂目餘如卷二十八白娘子篇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引平話有雷峯塔卷二十三樂小舍篇情史卷七載此事云事見小說卷十一蘇知縣篇則出於詞話本書有明文卷十三三現身篇周密武林舊事載官本雜劇有三獻身疑事同則亦舊本以上舊本可考者十七篇餘二十三篇未詳然如卷十八老門生篇寄託深遠格調甚高據夢龍三報恩傳奇序稱向作老門生小說謂少不足矜而老未可慢為目前短算者開一眼孔則為夢龍自撰已有明證斯其體例以己作附舊本亦與古

今小說同、唯古今小說諸本皆不注始末、此本則篇目下間有小注、如崔待詔篇注云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范鰍兒篇注云、原名雙鏡重圓、一窟鬼篇注云、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崔衙內篇注云、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羅白鷂、計押番篇注云、舊名金鰻記、樂小舍篇注云、一名喜順和樂記、皆有稗考証、除樂小舍篇外、其餘題下諸注、以也是園目寶文堂目及京本通俗小說原書考之、亦一一相符、知夢龍編次時確據原書、不同於稗販之學、雖書中於宋元舊

本亦不免潤色之處、然十之八九尚依原文、以之窺古人著作風度實無不可也、此書三桂堂本兼善堂本皆題可一主人評無礙居士較、衍慶堂本則題可一居士評墨浪主人較、其天啟四年甲子豫章無礙居士序則三本皆同、蓋書實刊於天啟四年、至封面識語謂書自平平閣主人手授、序稱隴西君出新刻屬命名、皆隱其名姓爲恍惚之要之書爲馮夢龍編、証據確鑿、此等固可置之不論焉、

古今小說四十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天許齋刊本

此本爲日本內閣文庫所藏中土久無傳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載綠天館主人序云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按當作德壽高宗內禪後居德壽宮清暇、喜閱話本、於是內璫輩廣求先代奇蹟及閭里新聞、倩人敷演、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率多浮沈內庭、其傳布民間者什不一二耳、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義一斑往往有遠過宋人者、茂苑野史家藏古今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俾爲一刻、其封面有書坊

識語云、本齋購得古今名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先以三之一爲初刻云、按茂苑即長洲別稱、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所謂地名茂苑水名長洲是也、茂苑野史雖不知何人、然古今小說即喻世明言、姑蘇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觀、葉敬池刊新列國志封面識語、並謂墨憨齋明言通言恆言三言、凌濛初序所撰初刻拍案驚奇、亦云龍子猶輯喻世諸言頗存雅道、墨憨齋主人及龍子猶均夢龍自號、則此書及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世所稱三言者均夢龍所編、即所載綠天館

主人序、以夢龍所選太平廣記序較之、語意亦如出一手、則編者為夢龍無疑、夢龍小說有新國志已著錄、此編所收以舊本為多、約當全書二分之一、其可考者、如卷三十三張古老種瓜娶艾女、錢曾也是園目著錄作種瓜張老、其事本唐李復言續玄怪錄、（今按宋本續玄怪錄無此條、此據太平廣記卷十六張老條引）卷三十五簡帖僧巧騙皇甫妻、也是園目著錄作簡帖和尚、其事本宋洪邁夷堅支景卷三王武功條、也是園目於此二本俱目以宋人詞話、曾精於鑒訂、蓋所藏者為宋本、此編收之當亦據宋本、此可斷其出於宋本者也、卷七羊角哀舍命全交、事本劉向列士傳、卷十六范巨卿鷄黍死生交、事本後漢書、卷二十二陳從善梅嶺失渾家、事本陳巡檢南戲、卷三十明悟禪師趕五戒、事本宋釋小記、卷三十四李公子救蛇獲稱心、本青瑣高議、明晁瑮寶文堂目俱著錄、今有洪楩清平山堂刊本、卷四閒雲庵阮三償冤債、即洪楩清平山堂刊本之戒指兒記、晁目不著錄、卷二十三張舜美元宵得麗女、晁目著錄、有熊龍峯刊本、凡七本今俱有傳本、卷

十一趙伯昇茶肆遇仁宗、事同珠衲記傳奇、卷十五史弘肇龍虎風雲會、輟耕錄雜劇目有史弘肇、卷二十四楊思溫燕山逢故人、太和正音譜載元沈和雜劇鄭意娘、卷三十八任孝子烈性為神、太和正音譜載無名氏雜劇有任貴五顆頭、此小說所演與古今戲曲同者、寶文堂目並著錄、卷二十五晏平仲二桃殺三士、卷二十六沈小官一鳥害七命、寶文堂目亦著錄、以上共六本今未見傳本、洪楩晁瑮俱嘉靖時人、此或傳或不傳之十三本可斷其為嘉靖前舊本者也、卷二十九月明和尚度柳翠、元李壽有度柳翠劇、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引平話有柳翠、則嘉靖時已有此本、卷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情史引小說有珍珠衫記、情史亦夢龍所撰、則夢龍所見小說確有此本、此見於西湖志餘及情史徵引、雖不見各家著錄而可知其為舊本者也、以上可考見者十七本、其餘二十三本今不詳其來歷、以意度之、即不盡為夢龍自作、其舊本亦必經夢龍重訂、至卷四十之沈小霞篇、記沈鍊事甚為雅馴、其軼聞瑣事往往

尺補正史及青霞集之缺、此當出夢龍手尤無疑義、此本係天館主人序不署年月、考夢龍新平妖傳刻於泰昌元年、與此本同為天許齋刊本、則此本編刊亦當在泰昌天啟之際、夢龍此編、所收宋本為明初舊本、於徵文考獻極為有稗、唯書中自著皆不署名、舊本皆不注出所據之本、其改訂處亦不疏明、凡已佚之本今皆不能知其是正之故、體例不免稍疏、然通俗小說素為世人輕賤、嘉靖時洪楩所刊凡數十種、然隨得即刊、漫無持擇、殆如坊肆書賈之所為、至

衰集舊本訂正為一書、則夢龍是編實為首創、厥後通言恒言相次成書、世人與此編並稱三言、三書一百二十卷、蔚然為一代鴻文、至今言宋元明通俗小說者、咸取資於斯、沾溉無窮、雖較太平廣記不過五之一、然編摩拂拭始終出一人之手、其精神魄力亦足以睥睨一時矣、

新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上中下三卷（日本內閣文庫藏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別題呂望興周、元建安虞氏於至治間所刊行平話、今存者五種、皆講史、此記武王伐紂事、於史事為最古、蓋其第一種也、上卷記妲己入宮、太子殷交（按字不作郊）反紂事、謂妲己為蘇護之女、為九尾金狐吸其魂魄假形為蘇女、中卷記姬昌囚羑里、黃飛虎反紂、比干剖心及姜尚發跡渭濱事、並同今本封神傳、卷下記武王伐紂布陣鬥將等事、訖武王入朝歌斬紂於太白旗下太公斬妲己而止、其云

布六甲陣破徐昇、及斬崇侯虎封為夜靈神、封申屠豹（按不作申公豹）為豹尾神、封薛延沱為白虎神、封尉（按字不作尉）遲恒為青龍神等、則明人封神演義諸惡陣及太公登壇封神之說所本、其上卷中卷所記故事、粗具條貫、下卷則荒率殊甚、其人名亦倉卒捏造、漫無持擇、又平人與異人、精怪與神道、在書中亦幾無別辨、身分來歷全不分明、蓋編書時綴集當時流行諸故事、亦欲擴而充之鋪張其事蹟、而力所不逮、不免贅疣、究然俗書面目也、然今本封神傳成於明季、其事

荒唐悠謬、其文亦率易不實、好事者至謂一老儒以一夕撰就、不見此本亦不如其遙有所承草創實在二百年前、亦非憑空結撰之書也、是編以本書而論、不過一較古俗書之倖存者、無足措意、然以事物源流而言、則徵文考俗、實為有補、即博識君子於此亦有不可驟廢者、故著其目、至書中言狐為妲己、則徐子光蒙求集註已有此說、亦不盡由杜撰、又據晉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之、韋昭注有蘇己姓之國、則言妲己已舉其姓、平話乃增國名於上以為姓蘇、實為不典、然吉平潘安謬誤相沿、稗官野史皆然、流俗亦習而不察、又不必持是以責此一書矣、

照世杯四卷 日本明和刊本

題酌元亭主人編次、前吳山諧野道人序、每卷後有諧道人評、酌元亭主人、諧野道人皆不知何人、察序文語意、即作者自謂、序稱今冬過子湖頭與紫陽道人借三寸管為大千世界說法、又稱酌元主人之用心即紫陽道人睡鄉祭酒之用心、知作者與丁耀亢李漁同時、其署名玄字作元、避清聖祖諱、則康熙時人也、書只小說四回、第一回題為七松園弄假成真、二回為百合坊將無作有、三回為走安南玉馬換猩絨、四回為掘新坑慳鬼作財主、每回前有目列此四回目為總題、總題後又有每段子目若干、皆自為聯對、唯考正文實不分段、此子目為虛設、殆後來所加非原書所本有歟、其第一回演書生阮江蘭與妓女畹娘相暱、中途為鴇母間阻、賴友人張少伯王成之、頗似元謝天香雜劇、第二回記山人歐滁山在真定為人局騙事、第三回記廣西商人杜景山某安撫責限令取猩猩絨、在安南遇貴臣眷屬、以所得玉馬換猩絨以致富事、敘事皆未能雅潔、不免蕪累、第四回記

湖州富人穆太公操賤業致富，為無賴子所構，幾破其家，其子文光復仇事，於鄉曲細民慳吝之狀乃極能刻畫盡致，獨具風標，在一般小說中頗不易多得。此本為日本明和刊本，每回正文前有字一行，曰「諧道人批評第二種快書」，似當時所刊尚不止此一種。其書中土久無傳本，近海寧陳氏始取其本重印，收入古逸小說叢刊中。清初小說散佚已多，今特存其目，著于錄。

娛目醒心編十六卷 清乾隆原刊本

題玉山草亭老人編次，茸城自怡軒主人評。有乾隆五十七年自怡軒主人序。按草亭乃崑山杜綱字，自怡軒乃雲間（青浦）許寶善齋名。知作者即綱，評者即寶善矣。綱有南北史演義，寶善為之評訂，已著錄。此書每卷演一事，共十六篇，每事各有標題，一篇之中復立子目，分三回或二回不等。所記多明以來及清初軼聞瑣事，大抵採自他書，加以敷演，如卷八嘉定烈婦張氏事，明史列女傳（卷三百一）載其人，附王妙鳳傳。縣官殉情誣女與奴姦，歸有光作貞婦辨以告邑紳，紳訴之官，始得雪，為史所不載。卷五記李福達獄本明史馬錄傳（卷二百六），亦實錄，末論此事謂郭勛只知為張寅，不知為福達改名，言官必欲坐勛以同逆之罪，激世宗之怒，寶善評此以為平允，然亦常見，唯所記廷杖情形頗資異聞耳。卷三第一回記吳縣庠秀才解全事，據康熙初新志卷十所載，實杞縣狀元劉理順事，當屬傳聞之誤。然綱崑山人，記本地之事當必有據，或其事偶相類亦未可知。觀諸篇所記，其採輯事

類亦貴搜獲、唯意主勸懲、失之於腐、文亦平庸、不足以振藻矜奇、視李漁所述、雖稍醇正、而文遠遜之。蓋短篇至清之中葉、已盛極而敝、自非才士、鮮能自振也。至其卷七錄醉醒石曹公子篇、卷十一錄石點頭貪婪漢篇、卷十二錄警世通言桂員外篇、卷十三第一回錄醒世恒言三孝廉篇、卷十四錄古今小說吳保安篇、（按此本所錄三言、蓋皆用今古奇觀本）稍加點竄、移入本書、藉充篇幅、而沒原書之名、則亦剽竊為文、異於勝流創造成一家之言者矣。

警富新書四卷四十回　（清嘉慶十四年坊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嘉慶己巳敏齋居士序、云安和先生著、亦不知何人也。是書演雍正間廣東番禺凌梁二姓公案、謂凌貴興者惑於風水之說、結怨戚串梁天來、縱火焚其室、死者七人、總督孔大鵬已繫貴興於獄、案未結雖任、府縣官受賄反其案、釋凌回。後天來叩閽上、命大鵬往勘其案、始得昭雪云云。其云七屍八命者、以天來弟君來婦方孕、亦遭焚死。又云九命、則貴興妻妹以諫貴興不從、均憤而自盡也。按乾隆末東莞人歐蘇作靄樓逸志、其卷五雲開雪恨一條、載此事甚詳、云事起雍正丁未九月、至辛亥五月始得昭雪。所記年月確鑿、當是實事、以勘小說則亦相同。唯小說孔大鵬、逸志只作孔公、小說云大鵬遷河督以去、逸志云升京堂。小說云奉命勘獄者即孔、逸志謂往勘獄者為巡撫鄂爾泰。小說謂獄定斬二十六人、絞三人、流二人、徒七人、杖九人、並歷舉其名姓、逸志則謂斬八人、絞四人、軍三人、流五人、徒十二人。小說凌貴興、逸志作桂興、（按光緒廣州府志作貴卿）小說謂

貴與凌遲、其叔宗孔處斬、逸志謂二人在牢中得冥譴以死、小說馬辛仙逸志作坐仙、云諸犯中唯此一人漏網、不免歧異、然小說所記、詞意鄙俚、往往可笑、其三十八回云太師馬齊、係三朝元老、考清國史館大臣傳、齊以雍正元年以大學士晉太保、非太師也、又齊歷相聖祖世宗高宗三朝、至乾隆四年始卒、並高宗朝數之始得云三朝、雍正時亦不得有三朝之說、至總督姓孔二書所同、疑即孔毓珣、考阮元廣東通志卷四十四職官門、載兩廣總督孔毓珣、曲阜人、雍正三年任、六年專轄廣東、雍正一朝廣東總督別無孔姓、當即其人、又據通志卷二百五十五毓珣傳、毓珣以雍正七年秋遷河道總督、未幾卒於官、則小說言遷河督不誤、而逸志言升京堂者非是、又逸志記奉命往勘獄者為巡撫、考通志是時巡撫為鄂彌達、鄂爾泰自六年至七年間任雲貴廣東總督、亦無任廣東巡撫之事、則逸志所記亦不免乖舛、蓋二書成於乾隆末及嘉慶中、上距雍正中葉已六七十年、傳聞均不免有誤、而事則實有、非妄載也、唯

凌桂興窮兇極惡、孽由自作、以他書考之則亦不盡然、光緒廣州府志卷五十四雜記二引粵小紀云、世傳梁天來七屍八命事、皆詬罪於凌貴卿、而蘇古儕珥贈貴卿子漢亭詩曰、九疑風雨暗崎嶇、八節波濤險有餘、世路合裁招隱賦、俗情催廣絕交書、傳聞入市人成虎、親見張弧鬼滿車、舊約耦耕堂願築、平田龜坼又何如、注云、凌後人名楊藻、有答黃香石書、辨此事之誣尤詳、意亦當威猛之世、戚党交訌、所指亦不免誣罔、及身得重辟、凡眾所舉謫者皆似牢不可破、如鄭鄤在明季之事歟、此小說本名警富新書、後來石印本有題孔公案者、非其舊題、光緒末南海人吳研人更取而重編之為三十六回、於情節有移動處、官吏姓名亦多臆改、雖文字較原本通順、而所增者游詞、其敘次刻畫、調適周密、又其時譯西洋小說之風初起、研人為此書、頗有意效西人行文之法、然神理未契、於文徒為駁雜、故今不之取、但存舊本於目、使往事有徵焉、

四遊全傳　清道光十年坊刻大字本

不知編者名氏。四遊者，一為八仙出處東遊記二卷，亦名全像東遊記上洞八仙傳，題蘭江吳元泰著，社友凌雲龍校，日本內閣文庫有書林余文台刊原本，署題亦同，唯余象斗一序此本不載。記世傳八仙（按小說云八仙鍾離權呂洞賓張果老藍采和何仙姑鐵拐李曹國舅，今俗說猶然，唯元曲及諸書所記八仙姓名多有出入，茲不詳辨）出身及過海等事，甚簡拙，至降入桂英天門陣事尤為附會。二為南遊華光傳四卷，亦名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明余象斗編。象斗字仰止，號三台館山人，福建建陽人，萬歷時書賈。考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十五引華光小說云，皆五行生剋之理，火之熾也，莫之撲滅，而真武以水制之，以北西遊記。沈德符顧曲雜言引元曲，謂如大聖收魔、華光顯聖，則太妖誕，則說本元人，然文亦拙劣。三名北遊記玄帝出身傳，亦名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亦余象斗編，演真武事，皆隱謬俗說，亦與上二書相埒。四為西遊記四卷，亦名西遊唐三藏出身傳，題齊雲楊致和編，天水趙毓真校，其卷二記玄奘開壇，提及江流入匣抛江，遂安收養事，謂光蕊為劉洪驚散，殷小姐得劉洪母賢贖身修行，與他書不同，然其餘節目悉同百回原本，蓋朱鼎臣本西遊記外之另一節本。此編北遊、南遊、東遊三書均上圖下文，唯西遊無圖。洧源沐考余象斗序八仙東遊記云，自刊華光等傳，皆出于心胸之編集，疑此編所收東遊、南遊、北遊三書，皆自余象斗刊本出，又附刊西遊一種為四遊，其編集在何時則不可知矣。四書皆不標回數，摘因仍小說舊式，唯出坊肆之手，同為俗書，以所收為明人舊本，可備靈怪小說之一體，故附存其目。其八仙東遊記原本則不復著錄焉。

鐵樹記二卷十五回 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刊本

題雲錦竹溪散人鄧氏編。按竹溪散人為鄧志謨號，則此志謨所作也。志謨字景南，里貫未詳。其著書每自署饒安，亦署安邑。疑江西饒州府安仁縣人也。嘗游閩，為建陽余氏塾師，余氏世業書坊，故志謨所撰雜書皆余氏為之刊行。此書刊於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前載癸卯自序。嘗為明人，而四庫提要子部類書類存目載志謨古事苑一書，題為本朝人，云書成於康熙丙寅。丙寅為康熙二十五年，上距萬曆癸卯已

八十四年，即以百歲計，其時十餘歲，亦不能著書。或古事苑成書在明天啟六年丙寅，題康熙丙寅者，乃書肆妄改，示為其新編耳。斯編演許遜出身傳道及斬蛇擒蛟諸靈蹟，而以擒蛟事為詳。考許遜晉書藝術傳不載，唯太平廣記十四引十二真君傳許真君傳，記載甚詳。云為吳猛弟子，按猛晉書有傳 記真君在豫章，蛟蜃精化少年，與真君門法，化黃牛、黑牛，蛟精又入潭州，妻刺史賈玉之女，為真君識破殺之，刺史宅因化為深淵云云，事甚誕不經。今正統道藏中，專記許真君之書有

三種。其一在國字號靈圖類，為許太史真君圖傳二卷。其二在虞字號譜錄類，為許真君仙傳一卷，及許真君八十五化錄三卷。唯八十五化錄為宋道士施岑編，餘不署名。三書所記大略相同，亦俱載擒蛟事，蓋皆附會十二真君傳所記為書。志謨此書即本許真君八十五化錄，取各小節連綴之，演以稗官之體，勘其文字，亦鈔襲者多。原書本出妄誕道流，滋更拾其唾餘，不能潤飾，徒為淺俚俗書。又八十五化錄記真君還豫章，以其地為蛟螭所穴，於牙城南井中鑄

鐵柱鎮壓之，即今鐵柱延真宮。呪曰：鐵柱若凹，按凹字當作伏，仙傳及圖傳作亞 其妖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永除。他本仙傳圖傳文亦同，是其說本為鐵柱，志謨乃易為鐵樹，改鐵柱若正為鐵樹開花，正以下文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二句記敘之文，去由是二字，合上五句為韻語，亦為杜撰無據。是鐵樹記之名實屬不典。今附闢其謬，亦庶幾夫子正名之義焉。

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十卷 國文北平圖書館藏本

明朱鼎臣編。鼎臣字冲懷，廣州人，生平事蹟未詳。日本尊經閣藏有大明春一書，摘選傳奇小令，亦鼎臣編集，署庠生朱鼎臣，則為諸生。察二書板刻形式，為萬曆刊本，則鼎臣亦萬曆時人也。此書不標回數，每卷分若干則，各立標題，所記唯猴王得道鬧天宮，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報冤，太宗還魂事為詳，玄奘西行以後諸難則較略，金兜洞以後則尤略。考明百回原本西遊記開篇詩云，欲知造化會元功，須看西遊

釋厄傳，此書即以釋厄傳為名，似是舊本。然以明百回本較之，除陳光蕊及江流報冤為明百回本所無外，其餘規模節次無不同，標目及所附詩句亦間取明百回本回目。至明百回本九回至第十二回四回標目，則全襲之，一字不易。蓋即隱括百回本所記為此書，而增陳光蕊江流報冤二事，與坊間通行西遊記本西遊記同為節本，無可異之處，以其為明中葉刊行之本，距吳承恩原本甚近，姑附存其目，備傳本西遊記之一種耳。

海剛峯先生居官公案傳四卷 明萬卷樓刊本

明李春芳撰。春芳字義齋，自署曰晉人，今不詳其里貫。此書記明海瑞決獄凡七十一事，然皆裨販他書，移他人事託之海瑞，無一為瑞實事。如四十三回通姦私逃一案，乃宋向敏中事，疑獄集卷四載其事。三十八回姦夫盜銀一案，乃明周新事，見明史本傳。第五十二回鬮許氏罪一案，乃宋人趙某事，見張景續疑獄集卷六趙禱夢猿條。第三十七回姦夫誤殺婦一案，乃某郡守事，見續疑獄集卷十王某解下條。第

六十回判家業還支應元一案，乃奉使者某君事，見明鄭瑄昨非菴日纂卷十五。他如三十九回斷傳圓通事，則錄洪楩刊清平堂本簡帖和尚。五十九回判給家財分庶子，則錄馮夢龍鬼斷家私。其他可以例推。瑞在嘉隆間以剛直著名，史稱其巡撫應天十府時，力催豪強，撫窮弱，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是其人威猛有餘，本不以折獄見長，然峭勁出於天性，[illegible][illegible]隣又自矢廉隅，卓然為一代名臣，身歿後猶為小

民思慕，坊肆細民因以假借名號，信其奸私，雖云彰賢，實乃近於慢易，斯又瑞所不及料者矣。

龍圖公案十卷 通行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序，署江左陶烺乃䵷父題於虎丘之悟石軒，疑即編輯之人。此書演包公事凡百條，除卷一割牛一條見宋史本傳爲實事外，其餘皆非包公之事，其選鈔海公案之文者凡二十二條，餘亦因仍他書，勉强綴文。其可考者，如卷二拾帖收去一條，乃刑部郎中邊某事，見張璟疑獄續集卷九；卷四賣皂靴一條及卷八木印一條，乃周新事，見明史本傳；卷六騙馬一條，乃唐張鷟事，見太平廣記一百七

精察類，但改驢爲馬；又卷六奪傘破傘條，乃元宣彥昭事；卷八三娘子一條，乃楊評事事，俱見智囊補卷九。又如卷二鎖匙條同釵劍記傳奇，卷四二陰筶條同天有眼傳奇，又卷四死酒死色條同貪歡報第四回，卷九借衣一條則直鈔今古奇觀陳御史巧勘金釵鈿篇。又有事實全同，但改易姓名，別摽題目，以充篇幅，甚有游戲取鬧全無事實者。中唯卷三白塔巷條本斷叟釘劇，卷五烏盆條本盆兒鬼劇，卷六金鯉條本魚籃記劇，卷七獅兒巷條本袁文正戲文，卷六

玉猫條即三俠五義五鼠御猫說所本、卷七桑林鎮條記斷郭槐事、明以來傳奇多演之、三俠五義亦採之、又卷三黃菜葉條記斬趙王事、石獅子條記斷劉英事、亦皆似舊說、此八條皆包公傳說、於考証民俗故事不為無補、其文則卷二之鎖匙、卷四之三寶殿、二陰卦、裁縫選官、卷九之壁隙窺光、捕上得穴、叙事尚較委曲、似別有所據、非其自作、統觀全書、編次駁雜、行文拙劣、實無可取、唯在民間頗通行、里巷坊曲亦往往資為談助、故附存其目而詳著其原委、使世人知俗書面目不過如此、其間有可資考証者亦在學者之自取、又此書世通行二本、一簡本六十六條、非全書、一即繁本百條、今據以著錄焉、

全像包公演義六卷 日本朝鮮總督府藏明萬卷樓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載饒安完熙生序、署丁酉春王正月、丁酉疑即萬曆二十五年、有私印曰紫陽後裔、疑作者乃江西人朱姓、其始末則不可考矣、此本別題百家公案、目百回、然已殘闕、僅存七十餘回、卷一附包拯傳及出身源流、今以目考之、其第二十六回秦氏還魂配世美、似即後來俗劇鍘美案所本、第四十一回判妖僧攝善王錢、即羅貫中平妖傳十一回彈子和尚攝善王錢事、四十四回金鯉魚迷人之異、與魚藍記傳奇同、當即龍圖公案卷六金鯉條、四十八回東京判斬趙皇親（七十三回東京復判趙皇親）、其中當有一回為龍圖公案卷三黃菜葉條、明初高文舉珍珠記戲文第二十齣包公唱詞有云魯橋曾斬黃丞相、五門（按五當作午）斬趙皇親、當即其事也、第四十九回當場判放曹國舅、表文正還魂記戲文演此事、當即龍圖公案七獅兒巷條、第五十九回東京決判劉駙馬、當即龍圖卷三石獅子條、第六十二回汴京判就胭脂記、疑亦相傳舊說、明有胭脂記傳奇、不知事相同否也、考元人雜劇演包

公事有十六七種、其中固有作者意造、然宋以來散樂雜伎故事爲曲家所用者當亦不少、此本刻於萬歷中、舊曲話本流傳尚多、作者用其事編成小說、雖詞意未工、亦足以廣異聞、其餘諸篇多採自法家雜書、不惟非包公實事、亦非包公故事、然後來龍圖公案亦大半採之、裒集諸事勒成一書、目爲包公案者、實以此本爲最早、其完熙生一序、艱澀殊甚、蓋當時文字皆效濟南太倉之體、亦風氣使然、其稱包公判斷疑獄、即山花木石之妖、鱗甲羽毛之怪、及塚道伏屍之爽、罔不一一火覩、則直同俳優戲語、至書主包公事而題百家公案、殊爲乖隔、然諸篇事多假借、本非一人之事、雖標題未當、亦自道其實矣、

醒世恒言四十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葉敬池刊本

此本爲天啓原本、封面旁題繪像古今小說、卷首題可一居士評、墨憨齋主人較、按馮夢龍編次古今小說於昌啓間、成第一集、書名古今小說、亦名喻世明言、及天啓四年甲子成第二集、名警世通言、又三年成第三集、名醒世恒言、即此編也、前天啓丁卯隴西可一居士序、所收舊本如卷二十三金海陵篇爲京本通俗小說佚篇、（按繆荃孫跋京本小說云全主亮一篇過於猥褻不敢摹印）卷三十三十五貫篇、也是園目著錄、今有京本通俗小說本、卷十三勘皮靴篇、卷十六合色鞋篇、寶文堂目並著錄、又卷三賣油郎篇、卷七錢秀才篇、卷八喬太守篇、情史引小說均有之、諸本除十五貫篇題下注宋本作錯斬崔寧一條外、亦不注來歷、以上可考者僅[illegible]七本、蓋夢龍所藏舊本大部皆載入一二集中、此編[illegible]收僅其[illegible]矣、其餘二十三篇以所記考之、如卷五大樹坡本廣異記、卷六小水灣本靈怪錄、卷二十五獨孤生本河東記、卷三十李汧公本原化記、卷二十六薛錄事本續玄怪錄、卷三十七杜子春[illegible]本續玄怪錄、

卷三十八李道人本集異記、俱見太平廣記、大抵覆述舊文、於事蹟罕所更易、卷二十四隋煬帝乃取宋人撰隋遺錄海山記翦裁成篇、文亦因仍其舊、至卷一兩縣令本魏泰東軒筆錄、卷十四閘樊樓本洪邁夷堅志、卷十七張孝基本李元綱厚德錄、卷十九白玉娘本陶宗儀輟耕錄、則宋元說部亦多所挹取、其卷十一蘇小妹篇本陳繼儒秘笈所收東坡佛印問答語錄、悉取其俚詞入篇、亦不免好奇、失於不加持擇、然如卷二十九盧太學篇寫高士節槩、慷慨激昂、直以自寓、卷三十五徐老僕篇、亦足為義士生色、至卷九陳多壽篇、復齋日記所載不過數十字、夢龍乃覃思冥追、鑄為鴻文、其叙事悱惻足以動人、尤見創作之功、凡此揄揚風烈、在小說中亦最為中正、其文雖託之稗官、實可當史家別傳之一體、亦不得以小道目之也、夢龍負不羈之才、在明季負盛名、既淪落不遇、乃以詞曲小說自娛、此三言編著始泰昌中迄天啟丁卯、前後七八年始成、甚為不苟、其修書體例之可測者、大抵於宋元舊本則錄存之、偶有潤色不

過章句之末、於明人舊本之述古典而失之於陋者則重訂之、凡故書記事之詳者則覆述之、亦畧有翦裁、凡近事之可紀可傳者則依其事而詳細描寫之、蓋宋元人作容渾樸自然、雖夢龍亦無以易以舊、前人記事長篇已具條貫、不容立異、若舊本述古之陋者、雖重訂亦不易見長、極夢龍之智亦不過使稍趨於雅潔而止、以是夢龍精神所注、多在紀近事一類中、長篇傑構、出奇無窮、尤長於叙事、其文雍容大雅、穠不至佻、質不近腐、在小說中最為得體、至於辨彰物色、刻畫人情、亦往往神契、妙得天然、以視唐人傳奇可謂異曲同工、其序古今小說稱本朝演義遠過宋人、或以為恨乏唐人風致謬矣、蓋隱以自道、亦非誇大之詞、書在當時已為世重、故凌濛初序所作拍案驚奇極稱之、自明季以來、效眩者多、終亦望塵莫及、近代小說一體遂成馮氏絕學、至今言小說者、莫不知有三言、亦具文采風流足以垂永久增感慨矣非偶然之事矣、

三國志演義六十卷一百二十回 清康熙刊本

明羅貫中撰、清毛宗崗評、宗崗字序始、長洲人、按羅貫中三國志傳原書本二百四十條、至建陽吳觀明刊本始併二條為一回、其目每回標題合二條標題為一聯、正文則每回數下只標起句、其收句仍夾於正文之內、是為一百二十回本、以後重刻多仍此式、至芥子園刊本亦然、然諸本于貫中原文率無更易、宗崗與金聖嘆同里、聖嘆刪定水滸頗為時所稱、宗崗亦效其智取三國定之、凡增刪之處悉云據古本、其書亦盛行、舊本三國遂廢、其義例之可見者、一曰整齊回目、二曰潤色文字、三曰增刪事蹟、凡回目標題及諸回中文字經宗崗改定、大抵細密雅潔、勝於舊本、按舊本每條皆以一單句標題、吳觀明本雖合二條標題為一聯、然其文皆不對稱、唯所增者殊寥寥、不過關羽秉燭達旦、孫夫人投江、管寧割席等瑣事八九條、陳琳檄及孔融薦禰衡表文數篇、其事為世所艷稱者、如陳思王賦洛神、後世多以感甄為解、明以來演為戲曲、此亦小說題目、宗崗竟棄而不取、又三國字見於本書裴注及古類書總集

者甚夥、宗崗亦未甄採、知其意不在增、且亦無此學識、至所刪諸條、如舊本載孔明欲并魏延於上方谷及諸葛瞻得鄧艾招降書而猶豫不決二條、皆削而不書、確勝舊本、餘如舊本載劉備好犬馬音樂、事本蜀志、本不足為先主病、乃有意為先主諱而刪之、先主常得同宗元起資助、元起妻謂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舊本載之亦本蜀志、此亦人情之常、在婦人尤不足責、此本刪之則因袒先主故並袒及其同宗之妻、又魏武本曹參後、曹祖節、父嵩、並有令名、舊本載之、本魏志裴注引司馬彪後漢書、此本刪之則因惡曹操並抹煞其先世、並不出小儒迂見、又董太后本靈帝生母、舊本誤以為靈帝后、宗崗知為靈帝之母、改書甚是、然仍云合葬文陵、不知文陵乃靈帝陵、亦為疏舛、自來演史者皆不能讀史書、貫中舊志謬誤甚多、宗崗於三國史事、所知實亦無以愈于貫中、特潤色文字、實較舊本為雅潔、其評語雖陋、然世俗所好而引以為便者即在此等、故其本甚通行、迄今閭巷傳誦三國演義、無不據此本、雖增刪之處未能盡

善、要其點勘潤色、俾貫中原書益以盛傳、亦可為羅氏之功臣矣、至通行本皆標第一才子書、頗不可解、考前所載順治甲申金聖嘆序、謂所集才子書者六、其目為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西廂、而三國不與、下文乃謂第一才子書之目宜在三國、以三國駕諸書之上、不唯義所安、即文義亦甚突兀、或書賈刊行三國、欲重其書、因於文中增此句亦未可知、而俗人遂遞稱三國演義為第一才子書、亦可謂傎矣、又書中於宗崗評外尚附載聖嘆評曰聖嘆外書、及宗崗父德音評、曰聲山別集、（按德音字聲山）以聖嘆德音皆曾評此書、宗崗蓋承其緒論、衍而暢之、因成此書也、

新刊全相秦併六國平話三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承七國春秋後集之後、演秦併六國事、即目為秦併六國平話、亦元建安虞氏刊平話之一、所記征戰諸事僅存崖畧、其事近實、其文則較其他平話為尤簡、而紕繆亦所不免、如謂秦滅齊楚時孟嘗君春申君皆在、李牧為趙王鴆死、皆杜撰無稽、其開場一段、歷數唐虞揖讓、三代征誅、孔子作春秋褒貶善惡、七國爭雄合縱拒秦、卒為秦所滅、引杜牧阿房宮賦語証之、為併六國以前事、又總述始皇始末、以及趙高閻樂弒胡亥、立子嬰、漢高入關、為併六國以後事、其文特繁、觀此段收云、這頭回且說個大畧、詳細根原后回便見、下文話說秦六王登殿云云、知此段本未入正傳前約舉始末之文、以開始演說、故謂之頭回、其體如說經之開題、京本通俗小說所謂得勝頭回者亦指此、後世小說正傳前例有入話、講史開篇亦援引古今述盛衰治亂之由引起正文、按之宋元說話情形、皆當謂之頭回、其合本事稱為第一回者實非是、是雖短書亦可考見當時體

裨於小說一家之學不爲無補矣。

武穆盡忠報國傳七卷二十八則（明崇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卧治軒評，前載金世俊序，有金沙輝山于侯初令信安云云。其凡例後署金沙輝山于華玉。則編者爲縣令于華玉，字輝山。又考信安即西安舊稱，屬浙江衢州府。康熙衢州府志載西安知縣有于華玉，崇禎十五年任。江南通志載于華玉，崇禎十三年庚辰魏藻德榜進士，金壇人。書中所謂金沙者，即金壇換字別稱，竟令人不知爲何許人，亦相沿陋習，不可爲訓。是編即華玉崇禎十五年初仕西安知縣時屬門人余邦縉所編，（按凡例華玉署名後附字一行云門人信安吉雲余邦縉删次）以熊大木所編大宋中興演義武穆爲底本，删其繁蕪，去其鄙俚之詞，定爲二十八則，每事一目，（按此據凡例所述）視舊本爲雅潔，然體去小說亦遠。是時主憂臣辱，外迫強鄰，內苦流寇，華玉特編刊是書，以武穆忠節示人，用意甚善。然俗人之嗜小說，正以其詞俚不文，易覽可親，若以誘俗化民，則舊本可以不删。若求核實，則亦不必據是書。岳珂金陀粹編備述先德，何不取而重刊之。推華玉之意，蓋欲斟酌

于雅俗之閒，冀其易行。然非雅非俗，則惡夫已患其矜莊，賢者且卑為小道，則動人之效亦微。華玉編刊是書，不免進退失據，要其用心固可取也。

雨花香八卷　清雍正刊本

清石成金撰。成金字天基，揚州人。此編收成金小說八篇，乃自著總集。第一種曰今覺樓，記崇禎閒揚州畫師陳正隱居適志，目為高人。第二種曰鐵簑角，記富戶汪于門以儉嗇成家，順治初豫王（按豫誤作御）下揚州，竟破其家。第三種曰變鸞配，記荊州陳某為繼母丁氏所疾，與所私設計陷之，流賊入楚，丁與所私俱被殺，陳逃至揚州經商，於正紅旗營內贖得一婦人方氏娶之，即丁氏所私之婦，後又尋得其髮妻耿氏。第四種曰四命寃，記明末一寃獄，張姓已為子娶婦而失其子，疑為奸殺，訟於官，婦之父兄與母俱枉死，而子竟歸，婦憤其夫，亦自縊而死。第五種曰倒肥黿，記清兵破揚州，土匪乘機劫掠，甘翁除惡棍大肥黿、二肥黿事。第六種曰洲老虎，記順治閒丹徒人周正與江都趙某爭一洲灘，誣趙殺人，事露正法，妻子散亡。七曰自害自，記崇禎閒王玉成詐傳兄死，欲改嫁其嫂，反以妻委人，兄嫂俱無恙，與馮夢龍呂大郎完骨肉小說相似。八曰人撞人，記江都知縣熊開楚盛

德乃康熙間事、所記八條皆鄉里近事、就耳目所及錄之、以示勸懲、其體近乎雜書小記、雖記事用俚語、與生心作意爲小說者殊異、其趣然所記皆實事、頗有稗於一方掌故、故特存其目、使世之談竹西逸事者有所取資焉、

列國志傳輯要八卷一百九十節 清乾隆四和堂刊本

清楊庸撰、庸字邦懷、號慎園、江西豐城人、是編取馮夢龍新列國志要刪、爲書、首自序、彭元瑞序、並附夢龍署可觀道人原序、夢龍原書蒐輯至勤、在講史中最爲得體、茲乃病其繁而刪之、不免點金成鐵、又書正文皆低一格、唯周王頂格書之、示尊天子之意、亦爲俗見、據元瑞序稱慎園初習舉子業、挾青烏術游四方、云云、則本習堪輿之術者、其請元瑞爲序、亦慕同鄉顯宦之名、姑以重其書耳、元瑞序又稱余歲辛卯典江南試、旋即視學江蘇、甲午冬試竣入都、有辛卯所得士王生出先生所訂列國志示予、黏銜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提督江蘇學政云云、考辛卯爲乾隆三十六年、甲午爲乾隆三十九年、據清國史彭元瑞傳、元瑞以乾隆三十六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九月奉命提督江蘇學政、三十八年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三十九年受代回京、與序所記合、蓋眞出元瑞手、元瑞以三十九年爲邦懷作此序、其刊行是書度亦當在乾隆四十年左右矣、

南史演義三十二卷北史演義六十四卷 清乾隆癸丑刊本

清杜綱編、許寶善評。杜綱字草亭，崑山人。寶善字穆堂，一字斅虞，青浦人，乾隆庚辰進士，歷官浙江道監察御史，丁艱歸，遂不出。錢泳履園叢話六書舊門稱寶善常寓吳門，以詩文自娛，尤工詞曲，善戲謔，舉座莫不傾倒，著南北曲填詞譜，吳中諸樂部莫不宗仰之者，蓋亦一時風流之士。吳所著有自怡軒樂府四卷、抉微曲譜集 自怡軒古文選十卷，至杜綱事蹟則未詳，然所編小說如娛目醒心編及此書，皆寶善評點。寶善輯自怡軒古文選，亦邀綱相助，與勝流遊往，度亦嗜文之士矣。此南北史二書亦總題南北史演義，其北史前載寶善乾隆癸丑一序，南史無之，[illegible]所記北史自魏宣武失政起，至隋代周平陳止，而於北齊事為詳，南史自晉孝武失政起，至隋滅陳止，而於宋事為詳。小說演史自元以還最為繁多，歷代史事幾於遍演，唯南北史久懸無人過問，綱乃補此二書，其鋪陳事蹟皆本史書，文亦紆曲勻淨，凡[illegible]演史諸書非鄙惡即枝蔓，此編獨能不蹈此弊，在諸史中實為後來居上，[illegible]除三國志、新列國志、隋史遺文、[illegible]外，殆無足與之抗衡者。唯當時南北分立，短祚易姓，變亂靡常，其間北齊與宋俱多失德之主，而齊昏亂尤甚，小說乃側重二朝，用意不免纖佻。同治七年丁日昌任江蘇巡撫，飭禁書目中有北史演義，殆由於此。然事皆實錄，即司馬光資治通鑑亦盡載靡遺，日昌能禁此書，頗疑正史通鑑不能而禁之，則亦徒勞無用，豈非以史書人多不能讀，小說為世俗所喜，其勸百諷一，有不得不防微杜漸者歟。然古來纖佻醜行，人所習知者甚多，自經史以下記其事者亦甚多，寧能一一禁人知、禁人讀，亦不免舍本求末，不出儒生之見矣。

兩晉演義 清宣統元年排印本

清吳沃堯撰、沃堯字趼人、廣東南海人、此本為上海羣學社印本、乃輯集月月小說一號至十號所載獎濆別行者、僅二十三回、自晉武平吳恣淫佚起、至石勒投劉淵封王止、不如全帙若干、疑未成書也、其編次之法、以通鑑為線索、以晉書及崔鴻十六國春秋為材料（按此據沃堯自序）、與羅貫中三國演義同、觀其記晉氏崩潰始末及劉淵石勒諸事、穿穴組織、具有條理、誠較坊本東西晉為善、然亦貪博嗜奇、如石崇門富綠珠墮樓等、嗇侈陳其事、殊無別裁、又記事亦不免前後倒置、如武帝楊皇后卒於泰始十年、乃移為太康間事、眉欄自記謂不妨參差以順筆勢、則以史實牽就文字、乖紀事之體、然此乃講史通病、不僅沃堯一書為然、蓋著書須明體例、如紀傳編年紀事本末雜書小記、其體不同、其宗旨亦異、編小說者乃糅合為一、以致叢雜寡要、雅俗並奏、又語必啣結、前後相屬、則往往因文便而不顧事實、小說講史一門之終無善本者、其故以此、沃堯狃于舊體、不能自立新法、

其蹈前人之失不能自拔、亦無足怪矣、此本卷首載沃堯光緒丙午歷史小說一序、謂變法以來中小學所用歷史教科書都嫌過簡、高等大學乃仍用舊冊、一蹴而就繁賾、毋乃不可、況失學之輩、欲事窺探、尤無善本、偶聞與夫談三國演義、於史事十得三四、乃發大願編歷史小說、使今日讀小說者、明日讀正史、如見故人、昨日讀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讀小說而如身親其境、以小說為正史先導云、所論甚辯、然小說自小說、正史自正史、與夫談三國事十得三四、終亦不過三國演義之智識、與三國史事固全不相干、若欲授人以歷史智識、則捨編教本外實無他法、如以難通為慮、以口語述之可矣、奚必以小說為前導乎、

楊家通俗演義八卷五十八節 明萬曆丙午刊本

題秦淮墨客校閱、其前載萬曆丙午秦淮墨客序、有私印二、曰紀氏振倫、曰春華、是其名振倫字春華、疑即編者矣、書演宋楊業一家事、謂業破幽州、蕭后自縊、殊乖史實、至稱新羅爲西番、尤爲可哂、唯楊文廣征儂智高爲實事、其勅賜清風無佞樓之說與元謝金吾雜劇同、天門陣事亦見明余象斗所刊八仙傳、蓋全採戲曲小說及當時詞話爲書、唯宋史楊業傳載業六子、看舉延昭、按延昭本名延朗 小說則謂延昭爲第六子、與史稱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之語合、史以文廣爲延昭子、云延昭子文廣、卒贈同州觀察使、按延昭卒於真宗大中祥符六年、文廣卒在英宗治平以後、相去過遠、小說則謂延昭子宗保宗保子文廣、以文廣爲延昭之孫、證以宋徐大焯燼餘錄所載、則延昭子官同州觀察使者爲宗保、而非文廣、似宋史誤以孫爲子、而小說所載反近事實、蓋小說出於閭閻傳說、口耳相傳、反存其真、而宋史修于易世之後、倉猝成書、疏漏甚多、反不如小說之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據也、是雖俚書亦宜分別觀之、不可全棄矣、

綱鑑通俗演義 十六卷四十四回 清雍正間原刊本

清呂撫撰。撫字安世，浙江紹興府新昌人。民國七年修新昌縣志附撫於兄呂揆傳。縣志載撫年十五補弟子員，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又稱其至孝，早喪父，雖受室後不離母寢。母喪廬墓三年。與兄析產不受廣廈腴田，獨撿集遺書。又自購益之。築逸亭藏其中，遂精于天文地輿兵法性理皇極之學。成書甚夥，已半付梓。適海寧查氏獄起，因燬板。僅傳三才圖四大圖二十四史通俗演義三書，則亦篤學厲行之士矣。所演上起邃古，下訖明季。凡得四十回。至其二十二卷第三十九第四十二回，則僅詩二首，為祝頌之詞，示本朝事不敢妄誅。至第四十一至第四十四回，則附紀年號神鬼方物風土之事，與史事無關。其書櫽括歷代史事，以淺近文言述之，與他講史書微異。附錄四回，頗為叢雜。書題二十四史通俗演義，又列題綱鑑演義。卷首載雍正五年新昌令李之果序及雍正十年撫自序，亦云摘錄通鑑綱目及二十四史。為此書是二十四史並未頒行，不得有二十四史之說。

其撫自序中稱呂子安世，亦不似撫口氣，殊為可疑。考凡例第一條云，是書悉遵綱鑑，半是綱鑑舊文。則書本名綱鑑通俗演義，作二十四史演義者殆乾隆間二十四史頒行後追題。其序言二十四史亦後來所為，非原書之舊也。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六卷 明萬曆刊本

明王驥德撰。驥德字伯良，號方諸生，山陰人。驥德精研音律，爲山陰徐渭弟子，又與吳江沈璟遊，璟亦重之。嘗爲璟撰南曲譜序，天啟甲子毛以燧跋驥德曲律，稱所著有方諸館集若干卷，方諸館樂府二卷，有題紅記、男后離魂救友變環招魂諸劇，今唯題紅記及男王后存，餘多不傳。以燧跋又稱驥德癸亥病，入秋以曲律付之屬爲刊行，方在校刻而訃音至，則卒於天啟三年，其享年則不可考矣。是編爲萬曆間山陰朱朝鼎所刊，後有朝鼎跋自署云：書于香雪居。考書每葉板心下亦均有香雪居三字，蓋即朝鼎堂名。前載萬曆癸丑毛以燧序及萬曆甲寅驥德自序，稱西廂記流傳既久，失其故步，至不勝句讀，輒爲訂其譌者，芟其蕪者，補其闕者，其徵詞隱義，類以意逆，不敢揣摩，必雜証諸劇以當左契，大抵取碧筠齋古注十之二，取徐師（按指徐渭）新釋亦十之二，今之詞家吳郡詞隱先生（按即沈璟）實稱指南，復函請參訂，凡再易稿始克成編云。今考其書中所引有嘉靖癸卯碧筠

齋本，有萬曆戊子朱石津本，有秣陵金在衡本，有崑陵徐士範本，錫山顧玄緯本，有其師徐天池本，有夏本（按夏本見第二折第二套脫布衫校記引詞隱生云），蓋彙集諸本考校而成此書，用力至勤。其注以是正文字者爲多，然亦釋事釋義。其卷首列所引書目至二百餘種，援據亦爲博洽。凡校記附每套之後，並曲文爲五卷。其涉西廂記之傳記、碑銘、考証、評語等，又與王實甫然竹芙蓉劇爲一卷，附于本書之後，以備世人採擇。用意亦至周密。唯諸本異文僅在各條中間爲舉出，未能一一臚列，致後人考西廂記文字仍不能據此一本而詳知其異同。體例亦未盡善。又其校書過逞已見，以楚齋爲工，以簡潔爲雅，以典贍爲上，不免以後來製曲風氣衡量古人。又古人倚聲製曲本無定譜，後世所謂詞譜，凡聲之用平用仄，字之多寡不過參伍比較而得其梗槩，其實按之曲文變例尚多。驥德乃欲劃一，動以三尺繩之，亦難時失之拘泥，是以書中文字經驥德所定者，往往失之荒誕錯誤，不可依據。其尤顯然易見者，如第二折一套鵲踏枝曲，改誰肯鍼兒

將線引為維肯把鍼兒線引、不知線因鍼而達、不因針而總、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以鍼喻媒、己見遊仙窟、所改語意不明、二折一套賺煞、改嚇蠻書為下燕書信、不知元人製曲原不避俗典、作下燕者實非是、三折三套離亭宴帶歇指煞、曲猜詩謎社家、改社家為社家、引綴耕錄雜劇名目社大伯猜詩謎為證、不知宋以來猜謎本有社（按見都城紀勝）子弟部君入某社者則謂之社家、水滸傳李師師謂燕青、錦體社家子弟那裏去閒揎衣裸體、即社家二字連用之例、三折三套攪箏琶曲打扮的身子乍、改乍為詐、釋為喬、不知乍偽實一聲之轉、宜訓文雅、揚顯之瀟湘雨第一折天下樂曲打扮的身子兒俏、（按此據顧曲齋本）語例同、字即作俏又轉作窄、如康進之李逵負荊劇二折云、俏兒光光、今日做個新郎、袖兒窄窄今日做個嬌客、百回本水滸第五回云、帽兒光光今夜做個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個嬌客、窄窄亦作乍乍、光光乍乍並就華美、亦無喬假意、又如第五折第二套朝天子後有賀聖朝一曲、古今本皆同、駿德以為係黃鍾宮曲為

小人竄入、因刪去、不知北曲黃鍾宮商調中呂皆有賀聖朝、其字句各異、此自係中呂宮之賀聖朝、又王劇四本、通行本每本最後一折各附絡絲娘煞尾一曲、即太和正音譜[illegible]引[illegible]蓋是舊文、駿德則以為俗工搊彈引帶之詞而刪之、雖沈璟之言亦不肯從、又王實甫西廂記明初本有分折本、太和正音譜下引西廂小絡絲娘曲、注云、王實甫西廂記第十七折、此曲今在新水令望蒲東蕭寺一套中、即王實甫西廂記最後一折、此是寧獻王權洪武時所見西廂實為十七折、以一套一折數之、其八聲甘州懨懨瘦損端正好不念法華經二套、應各為一折、駿德乃改稱折為套、以四套為一折、合八聲甘州端正好二套為一、目為第二折第一套、其體為元人所無、其形式亦不古不今、殊為臆造、是其于此書用力雖勤、而謬誤亦多、不可謂之善本、然駿德本長音律、其就曲律辨析者、雖間失之拘、然核據確鑿可從者亦多、又曲中習語後人多不得其解、駿德乃以他曲句例詞例証之、意逆而其解、其方法甚是、如卷一引梧桐葉陳構

高卧証俟倖之爲戲弄、引兩姻緣玉鏡臺証四星之爲下稍、卷二引蕭淑蘭劉行首証風久之爲呆癡、皆有理解、是雖瑕瑜互見、究有裨於考証、學者分别觀之、取其精者以爲治西廂之資、實無不可、以一眚廢也、

柳枝集二十六卷 明刊本

明孟稱舜編、稱舜雜劇傳奇有殘唐再創嬌紅記等、已別著錄、是編每卷題孟稱舜評點、浦可傳訂正、前不載序目、蓋已失去[illegible]元劇十六種、[illegible]鄭德輝二本、曰倩女離魂、曰翰林風月、馬[illegible]遠一本、曰青衫淚、喬吉四本、曰兩世姻緣、曰揚州夢、曰金錢記、關漢卿二本、曰[illegible]鏡台、曰金線池、白仁甫一本、曰墻頭馬上、張壽卿一本、曰紅梨花、李好古一本、曰張生煮海、吳昌齡一本、曰猪八戒、石子章一本、曰竹塢聽琴、尚仲賢一本、曰柳毅傳書、無名氏一本、曰度柳翠、[illegible]明初人劇七種、[illegible]王子一一本、曰悞入桃源、谷子敬一本、曰城南柳、賈仲名二本、曰對玉梳、曰蕭淑蘭、周憲王三本、曰小桃紅、曰慶朔堂、曰牡丹僊、[illegible]自著三種、[illegible]、曰眠兒媚、曰桃源三訪、曰花前一笑、以己作附前人書、亦王逸楚辭注及徐陵玉臺新詠之例、明季詞人好訂古曲、稱舜爲此編亦不脫當時風氣、其選元曲即以臧懋循百種曲爲底本、校以他本而斟酌潤色之、不能盡依原文、是其失與懋循

同、誰氏定處多疏注於上方、其體例實載懋循本爲善、考懋循擅改元曲、以世人多知其謬、如沈德符及葉堂等、皆先後加以抨擊、然自明以來唯百種曲盛行於世、從無人爲之考異訂誤自爲一書、與懋循書並行者、凡百種曲中文字、何者爲原文、何爲懋循所改、皆了不可知、雖今日秘本多出、如元刊本雜劇、如尊生館陽春奏、如息機子雜劇選、如陳與郊正續古名家雜劇、皆選元曲、可資校刊、其間有重至三四本者、固可援從衆之義定懋循本之非、然究無明文可証、稱舜此編所注、則詳載去取始末、至今讀之不惟稱舜之意旨可見、即懋循所增改者亦多藉以徵明、其稱引原本之處、試以他本核之、則他本之善否亦得以論定、實大有裨於考証、今略舉數例、如玉鏡臺三折要孩兒曲後載懋循本多六煞五煞二曲、注云此二枝正說珍惜之甚、斷不可少、吳興本盡删去、今照原本增入、但五煞原本全說在打造車子上、似無謂、略爲改正、度柳翠第一折天下樂注云、曲白大率俱從原本、長老唱西方讚及呪語三段、從吳興改本

者、以此處太冷場、不便搬演也、柳毅傳書第一折油葫蘆曲注云、原本蘇幽下接黃犬又音乖四句、而無天下樂一枝、看來此枝似不可少、今改從吳興本、瀟湘雨第一折醉中天注云、此枝原本所無、照吳興本增入、第四折醉太平尾煞注云、此二枝俱吳興本所增、張生煮海第三折注云、仙姆作媒吳興本改作石佛寺長老、今看曲詞與長老口角不肖、仍改從原本、竹塢聽琴第四折甜水令折桂令注云、此二枝與末枝（按指離亭宴煞）皆依吳興本增入、翰林風月第一折混江龍注云、鄭康成下咱祖母上吳興本删此一段、但取中庸論語二聯而寬易之、倩女離魂第一折混江龍注云、吳興本於此枝删去將來、殊覺寂寂、金錢記第四折水仙子、今日可使輪到我粧么、注云、只此一語便了、吳興本衍出數枝、似贅、對玉梳第四折落梅風後多水仙子一曲、注云、此枝依吳興本增入、又折桂令注云、原本自此枝止、后覺稍絶、吳興本增改數枝、又太繁冗、今特略爲删改、（按折桂令後懋循增錦上花么篇清江引離亭宴煞四曲稱舜只取其清江引一曲又另作收尾一曲）以上所舉皆其犖犖大者、其

餘字句之異所引尚多、無一不關於考証、其書中偶未注出者、如金錢記第一折天下樂後㖿吒令鵲踏枝寄生草三曲、他本皆無之、唯此本與懋循本有、醉扶歸一曲、此本與懋循本同、他本皆是青哥兒曲、此二條當皆據懋循本增改、又張生煮海第二折張生白前、此本有毛女歌出隊子一套、較正文低二格書之、此院本串入之體、誠齋樂府中多有之、雖未注明、當是原文、懋循棄而不錄、甚為妄誕、獨賴此本保存之、尤為可貴、（按張生煮海除此本與百種曲本外無第三本）又揚州夢第一一折係楊慎重訂、後人混入慎妻黄夫人集中、臧懋循又從而訂之、此事後多未知、亦見此本批注、稱舜此編雖本旨不在保存元雜劇本、而元曲本來面目實因其注而得以稽考、其書從懋循本者甚多、本不為攻懋循而作、而懋循妄改妄增之處、反因其是而得一明證、稱舜當日不過揚懋循之波改訂元曲、偶附評論、而其存古糾繆之效、至今日而始顯、豈非古今學術風氣不同、華實異趣、又人之造詣不同、苦難自知、其是非論定之權操之後人、有非本人

所能逆料者歟、至其訂元曲乃斟酌原文與懋循改本之間、意求手工、不主一友、然亦有沿懋循而誤者、如墻頭馬上二折一枝花曲、睡魔着末得荒着末本宋元人習語、宋彭汝礪鄱陽集、朱淑真詞、元耶律楚材詩皆用之、清王士禎居易錄所引甚詳、葳乃從懋循本改為纏繳、不唯輕易古人語、亦殊嫌生澀、亦有懋循依原文而此本改之反失者、如揚州夢一折㖿吒令曲、雲無心雲也生愁、改為山有眉山也聚愁、金錢記一折金盞兒曲、姊娥離月殿神女出巫峽、改為水仙離洛浦、湘女下巫峽、皆不免雕琢失真、至吳昌齡西遊記本六本、稱舜乃截取其第四本為四折雜劇、題曰猪八戒、亦嫌割裂、不出明人删節古書之習、又其書選元曲即以目之次第為甲乙、以倩女離魂居首、而關馬之作反居其下、又謂翰林風月遠過西廂、評論亦未公允、唯今所取者在其注文字異同、不在其評訂、此等可勿深論、稱舜此編久無傳本、王國維曲錄元曲下所注板本亦不引柳枝集、知未見此此本悞入桃源與對玉梳第一折、皆殘缺不完、其

他亦閒有殘葉、又其書附刻元鍾嗣成錄鬼簿、此本亦無之、如尚非完帙、然元明人曲二十三本、皆巋然具在、可資考核、即自作三種亦完全無缺、其書韜晦數百年至今日而始顯、亦可云希有之秘笈矣、

雙蝶夢二卷 清初原刊本

清王鑨撰、鑨字子陶、號大愚、河南孟津人、兄鐸、明天啟二年進士、入清官至禮部尚書、卒諡文安、國史貳臣傳有傳、康熙孟津縣志稱鑨於順治元年應豫王考授貢生、[illegible]鹿城及崑山知縣、升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出東山左文衡、所至有政績、又稱其工詩賦、崇禎己卯以禮經擬魁、以詞富見遺、著有大愚集詩文及紅蕖壇諸奇書行世、年六十五歿於家、崇祀鄉賢、是其人亦有足述者、考清國史豫親王多鐸傳、順治元年以多鐸為定國大將軍南征、值河南奔流賊肆掠、詔先剿河南賊、十二月至孟津、二年三月河南平、所至撫安民、設官屬、疏請速鑄給印信、以防詐偽、則鑨以本省人令鹿城、當在此際、其兄鐸在南京事福王、為大學士、以順治二年五月與錢謙益迎降豫王、鑨乃於順治元年應試授官、其附清尚在鐸之先、鐸固無恥、即鑨亦非以名節自屬者矣、鑨此傳奇凡二卷三十三齣、曲中已稱明朝、當刻於清初、卷首題雙蝶夢而板心魚尾上曾題紅蕖壇三字、此本書衣亦有墨書紅蕖壇詞四字、以為總題、考鑨所撰曲尚有秋虎邱一種、凡二卷五十齣、亦傳奇、疑亦紅蕖壇之一種、以縣志稱

紅藥壇諸奇書推之、則所著尚不止此二種、其詳則不可考矣、此本所演為陳留人沈端事、與杞縣女子董璚蝶姻緣事、謂端館於董氏、於其園中遇女、相愛殊甚、旋與王生俱赴太原投軍、依參軍張維翰、張荐於朝、授統帥剿流寇、河決、賊敗去、母與董氏俱避地杭州、因掛冠往尋之、時維翰已升兩浙巡撫、因挽維翰求婚於董氏、與母會、母並為聘王生之妹、以完配結局、（按此本完配一齣已殘）其云變蝶夢者、則女母夢變蝶而生女、又與生先後會合皆以蝶為之介也、鑨所填詞分別觀之、亦閒近圓潤、唯根柢不厚、不免瑣屑萮弱、其構局設事亦散漫冗雜、前後多不照應、殊欠完密、曲中賓白殆為草草撰就者、如沈端往依張維翰時已改名陸彪、後於浙相會、乃忽知其為沈端、其他大率類此、又第十九齣以副末扮黃門、而咈俞問答則實為天子、[illegible]其二十三齣記黃河決口為崇禎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子時事、考明史流賊李自成傳、崇禎十五年賊圍開封、巡撫高名衡決朱家寨口河灌賊、賊亦決高家口河灌城、九月癸未、二口並決、所言時日為不誤、然史言城中百萬戶皆沒、得脫者不及二萬人、賊亦漂沒萬餘、乃拔營西南去、傳奇謂人民死者八百四十八萬、逃生者五萬四千三百二十八人、淹死賊人三十二萬有奇、記生人及賊死人數皆過實、而所載山陰朱士曹拜以為本史、又其時奉命援開封者總督為孫傳庭、督師為侯恂、此無端造出沈端一人、亦不知何意、蓋隨意撰曲、漫無宗旨、亦非哀時感事有所為而作者、本無義理可言、亦不加以追求矣、前載鐸序不記年月、亦僻澀殊甚、

菩提棒五齣 傳鈔本

題渥城陳惠棠廷彥氏填詞、惠棠始末未詳、蓋清初人、是本譜小青事乃五齣雜劇、其第一齣無題第二齣聽雨、本小青冷雨幽窗一絕句、第三齣拈香、演小青在孤山夫住尋之為大婦所掩、小青因赴觀音廟禱告第四齣病雪、演小青之死、第五齣西歸、演小青沒後面觀世音菩薩、誦所為絕句、菩薩棒喝之、大致與情史小青傳相出入、其云小青姓喬、夫姓褚、與療妬羹同、唯不取改嫁之説、較為得體、至畫真事本哀艷故春波影與療妬羹並以入曲、此亦不取、其闕目未盡善、其曲亦間不入格、鼎小青事自明以來作曲者甚多、其雜劇今僅傳徐士俊春波影來集之挑燈二劇、並此而三、今存其目著於錄、

元明雜劇二十七卷 江南圖書館影印本

此本原本為錢塘丁氏八千卷樓所藏、其書歸江南圖書館、近時景印行世者、其卷第雜糅、板刻形式亦不甚一律、邊欄或作雙線或作單線、板心或不標卷數、或卷字上空白、或標一卷二卷等、或標信卷三信卷四、唯行款字體大致相同、殆一家所刻、而非成于一時、亦非一書、書肆據拾殘零裝訂成帙、因漫題曰元明雜劇、實非有此一集也、所收雜劇二十七種、元人劇得十九、明劇得八、以板心所記考之、如信卷三酷寒亭、信卷四還牢末、一卷梧桐雨、三卷兩世姻緣、二卷揚州夢、四卷曲江池、又一卷梧桐葉、二卷紅梨花、三卷對玉梳、四卷墻頭馬上、凡十種俱在陳與郊古名家雜劇竹集匏集土集目中、(按古名家雜劇今佚、以上十種除對玉梳外皆元曲) 如二卷羅李郎、四卷藍采和、又二卷竹塢聽琴、三卷金錢記、四卷劉行首、又口卷風雲會、三卷誤入天台、四卷猿聽經、凡八種俱在陳與郊續古名家雜劇商集角集徵集目中、(按續古名家雜劇已著錄八種殘本中羅李郎藍采和二劇與此本複重、以上所舉八種除風雲會誤入天台外皆元曲) 以殘本續古名家雜劇所存羅李郎藍采和二劇勘此本、其行款形式闕壞處無一不同、知確為一本、其餘十六種與正續古名家雜劇之本(重者似即正續古名家雜劇)、然如酷寒亭標信卷三、還牢末標信卷四、據黄書舉要所記、陳與郊古名家雜劇八集以八音標題、實無信字、唯近人王大隆所輯蕘圃藏書題識續錄卷四、載丁祖蔭名家雜劇柔語云、常熟趙

氏舊山樓藏、分文行忠信四集、以信字標集與此合、則此二劇必與常熟氏所藏古名家雜劇為一本、或書名偶異、陳與郊所著同、或本一書以析出別行、更立標題、今不可知矣、餘如豫讓吞炭、赤壁賦、單鞭奪槊、王粲登樓、（按四種皆元曲）香囊怨、猿母大賢、團圓夢、曲江池、（按四種明周憲王撰。此本曲江池誤題楊誠齋）寒衣記、罵座記、（按二種明葉憲祖撰）板心皆不標卷數、亦不知其為何本、其豫讓吞炭赤壁賦二劇題下撰人名氏皆剜去、考豫讓吞炭、王國維曲錄二引元姚桐壽樂郊私語記楊梓有此劇、當梓作、赤壁賦或以為即錄鬼簿所載費唐臣蘇子瞻風雪貶黃州劇、今考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卷下越調內鬼三台聖藥王隨煞三調、均注云無名

二

氏赤壁賦第三折、清李玉北詞廣正譜卷三仙呂宮內引那吒令鵲踏枝二調、注云費唐臣赤壁賦、（按此二調正音譜未引）卷十六越調內隨煞一調、則注云無名氏赤壁賦、（按此一調正音譜亦引）九宮大成南北曲譜卷五仙呂調內引遊四門一調、注云赤壁賦、不著撰人、今悉取勘此本、正音譜所引三調稱無名氏赤壁賦第三折者、果在此第三折、北詞廣正譜卷三所引二調注費唐臣赤壁賦者、在此第一折、九宮大成曲譜卷五所引注赤壁賦者、亦在此第一折、又九宮大成曲譜卷二十八引赤壁賦鬥鵪鶉套、與此本第三折亦全同、知所引皆是此本、至貶黃州則太和正音譜卷下仙呂調內引寄生草一調、注云費唐臣貶黃州頭折、卷上正宮調內引端正好滾繡球隨煞煞尾四調、注云費唐臣貶黃州第二折、北詞廣正譜卷二引正宮滾繡球一調、卷二十四引正宮煞尾一調、注云費唐臣貶黃州、（按此二調正音譜已引）九宮大成曲譜卷五仙宮調內引哪吒令一調、（按此一調正音譜北詞廣正譜俱未引）注云貶黃州、悉不見此本、則赤壁賦與貶黃州實是二劇、且此二劇太和正音譜並著錄、正音譜於貶黃州則屬之費唐臣、於醉寫赤壁賦則入古今無名氏雜劇中、分別甚明、然則此本所錄自是無名氏之赤壁賦、其李玉北詞廣正譜卷三所引那吒令鵲踏枝二調、本為赤壁賦而題費唐臣撰者、蓋傳寫之誤也、此豫讓吞炭赤壁賦二劇、世無別本、至野猿聽經、也是園目載之、題云元無名氏、亦無別本、其葉憲祖寒

三

衣記罵座記二劇、亦僅見此本、且以他本勘之、如牆頭馬上、梧桐雨、竹塢聽琴、紅梨花、兩世姻緣、金錢記、揚州夢、風雲會、悞入天台、對玉梳諸劇、凡與顧曲齋本複者、其文皆同、凡與柳枝集複者、以孟稱舜所稱引原本核之、亦一一相符、知與顧曲齋本同出一源、其書並依據原本、未嘗改竄、是此本元明雜劇之名雖虛誕不實、而其實固可貴、今錄存其目而詳述其始末、庶剖判名實各得其是、不相混淆、至原題則宜仍其舊、無事改稱焉、

殘本酹江集十卷　明刊本

集部詞曲類

明孟稱舜編、每卷題孟稱舜評點、刻啟胤訂正、前有總目載所收元人雜劇凡馬致遠三本、曰漢宮秋任風子薦福碑、白仁甫一本、曰梧桐雨、宮天挺一本、曰范張雞黍、鄭光祖一本、曰王粲登樓、關漢卿一本曰竇娥冤、岳伯川一本、曰鐵拐李、康進之一本、曰李逵負荊、高文秀一本、曰誶范叔、秦簡夫一本、曰東堂老、紀君祥一本曰趙氏孤兒、王實甫一本、曰麗春堂、李文蔚一本、曰燕青博魚、武漢臣一本、曰老生兒、羅貫中一本、曰風雲會、孟漢卿一本曰魔合羅、無名氏一本、曰陽江門智、明周憲王一本曰伏義疏財、王九思一本、曰沽酒遊春、康海一本、曰中山狼、馮惟敏一本曰不伏老、梅鼎祚一本、曰崑崙奴、梁辰魚一本、曰紅線女、王衡一本曰鬱輪袍、徐渭二本、曰漁陽三弄替父從軍、無名氏一本、曰真傀儡、沈自徵一本、曰鞭歌妓、附稱舜自著一本、曰殘唐再創、凡三十本、唯此本已殘、於元曲僅存漢宮秋任風子薦福碑范張雞黍風雲會魔合羅六本、於明曲僅存漁陽三弄替父從軍真傀儡鞭歌妓四本、僅得原書三分之一、核其體例、與柳枝集亦同、其別為一集名為酹江者、以所選皆沈雄激壯之作、與柳枝集之主風情妍麗者異也、書中每劇訂正之處亦皆疏明、如漢宮秋第一折混江龍調云、仙音院裡以下吳興本率多刪改、反不若原辭超逸、今仍舊、三折梅花酒調云、數枝情既悲傖、音亦弘暢、吳興本改數語亦頗有次第、而原本間自佳、不若仍之存餼羊之舊、任風子二折窮河西調云、我待跨鶴來二句、吳興本改作他不是跨鶴來怎生有這般翅羽、非、又煞尾一調云、酒醉沙陀四句、吳興本刪去、三折耍孩兒後三煞注云、此枝吳興本無之、范張雞黍三折元和令調云、北人樹上凝霜謂之掛白、見則國有大喪、故曲云樹掛盡汝陽城外柳、吳興本改為劍掛云云、殊失本旨、所注諸條於臧懋循擅改文句皆明白指出、又漁陽三弄替父從軍所據為徐渭改定本、與通行本亦有異同、皆有稽考、證其功用與柳枝集同、稱舜此集傳本亦稀、清以來言曲者多不引、唯李調元曲話上卷記羅貫中風雲會云、酹江集載之、是調元曾見其書、後王國維撰曲錄於雜劇總集目均不注酹江集、知未見此本、蓋二百餘年來亦隱而不著、斯雖殘本斷帙、固當為學者珍惜與柳枝集一律視之矣、

殘本顧曲齋元人雜劇選十六卷　明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是編自來藏書家目及曲目皆未著錄，亦不知全書若干卷。此本存十六種，曰馬致遠青衫淚、閔漢卿金線池、排衣夢、白朴梧桐雨、尚仲賢柳毅傳書、石君寶曲江池、楊顯之瀟湘雨、石子章竹塢聽琴、張壽卿紅梨花、鄭光祖㑳梅香、倩女離魂、喬吉兩世姻緣、金錢記，皆元人，羅本風雲會、賈仲名對玉梳、菩薩蠻，皆明人。惟閔漢卿緋衣夢為孤本，餘俱有傳本。然如青衫淚、金線池、柳毅傳書、瀟湘雨、竹塢聽琴、紅梨花、翰林風月、倩女離魂、兩世姻緣、金錢記、蕭淑蘭十一劇，與玉穌舜柳枝集複者，凡稱舜所稱原本，皆與此本合。凡稱舜所稱吳興本增者，此本皆無之。稱吳興本刪改而稱舜不從者，皆與柳枝集文同，知此本確依元人之舊。元刊本雜劇今僅存三十種，如上所舉十一種皆元刊本所無，則此雖明人所刊，其本之善實與元刊本相等，不同臧懋循訂本之不可依據也。

集部詞曲類

一九

殘本新續古名家雜劇八卷　明刊原本

明陳與郊編。與郊雜劇傳奇有昭君出塞、櫻桃夢等，已著錄。是編楊守敬叢書舉要、與顧氏彙刻書目均載其目，凡宮商角徵羽五集，每集四卷，共二十卷。此本前載總目，與叢書目同，唯僅存宮集救風塵、羅李郎、蝴蝶夢、藍采和及徵集勘頭巾、魔合羅、鴛鴦被、鎖魔鏡八劇。中如藍采和及鎖魔鏡二劇（按藍采和原題作漢鍾離度脫藍采和，鎖魔鏡作二郎神醉射鎖魔鏡）也是園卷十元無名氏劇內載之，元曲選未收，餘俱見元曲選中。王國維曲錄於五卷總集部出此書，注云陳與郊編，其卷二元雜劇、卷三明雜劇目下所注板本亦有續古名家雜劇，然其宋元戲曲史元劇之存亡一章謂元人雜劇選與古家雜劇至為罕覯，存佚已不可知。知所注僅據書目所記載之，實未見原書。此本僅存八種，八種中與元曲選複者又六種，未為完帙，然元曲選文字多不可據，與郊所編刻，以他本考之，尚皆依原文，則其本可貴正不可以重複輕之。又藍采和劇，錢塘丁氏尚有其本，至鎖魔鏡劇，僅見此集，實為宇內孤本，則雖殘本亦殊足珍貴矣。

集部詞曲類

一九

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四十回　河北通縣王氏藏明崇禎刊本

題吳越草莽臣撰，前載三序，一為豐官木猍人序，一為吳越草莽臣序，皆題崇禎元年，一為剩狂人序，署戊辰仲秋，戊辰亦崇禎元年，則書即崇禎元年所作也。按馮夢龍甲申紀事，題七十二老人草莽臣馮夢龍述，此亦題草莽臣，似乎此書即夢龍所作，又此書題峥霄館評定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其斥奸書說一文署欵水香憩題于峥霄館，凡例署峥霄主人，按峥霄館為陸雲龍齋名，即曾撰遼海丹忠錄小說之人，與夢龍同時，其凡例末條云是書得之金陵遊客，其自號曰草莽臣，不願以姓氏見知云，似雲龍為評定之人，然凡例敘作書始末甚悉，又似雲龍自述，其詳則不可知矣。凡明人所記魏忠賢事之書，率皆鄙俚不實，甚者採猥褻市井之語入書，不堪一顧，是編獨據拾羣書，於每回分年記載，頗有當于紀事之體，文亦繁簡得中，無鈍滯枝蔓之辭，據凡例謂自春徂秋，歷三時乃成，並參攷自萬歷四十八年至崇禎元年邸報，及正續清朝聖政兩集、太平洪業、三朝要典、欽頌爰書、玉鏡新談凡數十種，是其援據博洽，宜其斐然可觀，不同於坊肆俗書，其斥奸書說自謂異於稗官野談，非誇大之詞也。是本刊工頗精，唯已不全，其第十三回至二十一回、第三十五回至第四十回，皆缺，凡缺十五回，然世無別本，即此殘編亦可以備談明季事者之採擇矣。

予郝通信中說類有目

存

李公案奇聞初集三十四回　清光緒十八年坊刊本

題惜紅居士編纂，演李秉衡事，易名持鈞，蓋有所諱，不欲直書其名，所記僅東衛令嘉善靜海捕盜諸事，末謂如吳謂馬睦子句通捻匪在山東大肆猖獗，詳之二集云，則尚有續作，其書亦不知成否，其行文瑣細，唯事簡而多立回目，割裂其文，不饜人意，前載序二首，一為法人苐徳口授，丹徒張士同記之者，苐徳自謂客廣西時，值越南之役，受李之保護，極致感戴，而惜其後未從容秉政，喪師誤國，身亦殉之，斷定李為好名之人，前之受護，後之仇教，皆非本心，志為好名之一念驅使，而誉其長於吏治，謂終其身于郡守，當可比美龔黃云，評論亦允，一為光緒二十八年悵悵生序，語意略同前序，按是年議和，兩宮回鑾，悵悵生疑即張士同別號，或為曾與李共事之人有感而作此書也。

予郝通信中說類有目

存

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難錄三卷 日本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墨憨齋新編、墨憨齋爲馮夢龍齋名、則亦夢龍所作、夢龍通俗小說有新列國志已著錄、是編中土久佚、唯日本頗有傳本、其書記王守仁始末、凡謫龍場平宸濠及征岑猛諸事皆備、頗爲簡核、而軼聞瑣事錯出其間、以本傳及全書中別錄年譜等核之、亦一一相合、所錄守仁諸詩亦皆見於全書外集、蓋穿穴組織、無一字無來歷、不比坊間包公案海公案諸書之憑虛無實、而文字雅飭、亦勝所作新列國志之染平話語氣、守仁卓然人傑、其學問有孤深之詣、其事功能見諸實際、其文光明俊偉、其詩秀逸昌達、皆自成家數、蓋立德立言立功以一身兼而有之、實爲儒學聖道中之理想人物、後此唯曾國藩足與抗衡、前世如范文正司馬溫公視之殆猶不及、其德行事業正史學案限于體例、不能備載、雖門人徐愛等所輯全書搜載無遺、顧無人彙輯各書別爲一傳者、夢龍乃提要鉤沈、撰爲此編、其意可佳、其文亦自可取、雖未必詳贍精核、有虧于史家傳記之體、要與鄭侯外傳等之蕪雜者異、今世淹洽之士習知明史及姚江學術者、或無須乎此、其於平人固可以資諷誦、增見識、發其崇拜先賢之思、不得以小說廢之矣、

子部通俗小說類存目

覓燈因話二卷 坊刊巾箱本

明邵景詹撰、景詹號自好子、明萬歷時人、始末未詳、此本卷首署遥青閣纂錄、則其齋名也、黃虞稷千頃堂目卷十二錄覓燈因話二卷、與此本同、亦不言其里貫、前載小引謂與客閱翦燈新話、客因爲道耳目覩聞古今奇秘之事、與客擇而錄之、凡二卷、各已意附贊于末、客謂可續新話矣、命之曰覓燈因話、蓋燈已滅而復舉閱新話云、則亦效瞿佑著書、書記元明遺聞瑣事、凡九篇、視新話篇幅爲狹、然文筆頗流暢、尤非腐庸之作可比、其桂遷夢感錄一篇、楊瑀山居新話載其事、亦爲實錄、馮夢龍警世通言本之爲桂員外懺悔小說、李玉本之爲人獸關傳奇、其臥法師入定錄、凌濛初亦本之爲喬兌換小說、其翠娥語錄一篇記淮揚妓李氏爲女冠居洞真觀、請揚州總管陸宅之造疏、陸疏載其全文、元夏伯和青樓集載爲妓女連枝秀事、云姓孫、與此不同、青樓集摘陸疏中語、不比尋常鉤子曹、任老大鉗槌、百鍊不回、萬夫難敵句、亦不見此本、蓋姓名傳聞偶歧、其疏語或經翦裁、故無青樓集所舉句、似當爲一事也、

子部小說類異聞之屬存目

剪燈餘話五卷 武進董氏刊本

明李禎撰。禎有運甓漫稿，四庫存目集部已著錄。按提要云昌祺名禎，以字行。是編繼瞿佑新話而作，所記凡五卷二十一事，其四卷秋千會記後附錄至正妓人行詩一首，五卷只錄賈雲華還魂記一篇，蓋篇幅甚長，因自為一帙也。禎本工詩，在明代為一作手，故所為小說各篇中著詩亦多，甚者駢列多至二十首，較之瞿佑新話尤為繁冗。考唐人傳奇，如東陽夜怪錄等，固多以詩入文，然牛馬橐駝諸詩自相切合，實為詠物之體，且亦一時游戲之作，不為正格。禎乃於紀事之中費附篇什，意以自炫，不免喧賓奪主，殊乖體例，其流波所被，以至邱濬鍾情麗集、梅果邢湊傳，皆沿此格，膚濫已甚。禎與佑實為厲階，不可為訓。唯勝流著書，其記敘終有可觀，故其書為後世引用，亦沾流靡穢。如芙蓉屏記、秋千會記，凌濛初均本之為小說，而戲曲亦有瓊奴傳、芙蓉屏、洒雪堂。按洒雪堂梅孝己撰，演賈雲華還魂事。

子都小說好異聞之屬

清徐釚撰詞苑叢談，號為博洽，於卷八紀事類引其菩薩蠻詞，按見秋千會記。卷十二外編引其念奴嬌詞，按見秋夕訪琵琶亭記。踏莎行詞，按見賈雲華還魂記。錢謙益列朝詩集乙集卷五引安磐語，謂餘話紀事可觀，集句如不將脂粉涴顏色，惟恨緇塵染素衣。漢朝冠蓋皆陵墓，魏國山河半夕陽。對偶天然可取云。按摘句並見秋夕訪琵琶亭記。則清辭麗句為世傳誦，亦薛用弱良常山新宮銘之比。都穆聽雨紀談載昌祺為人清謹，景泰間韓雍巡撫江西，以廬陵鄉賢祀學宮，昌祺獨以作餘話不得入，引為著書者戒。錢謙益列朝詩集亦稱禎生平剛嚴方直，服食清約，居官所至有風裁。作餘話一編，其殁也議祀于社，鄉人以此短之，乃罷。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以為未然。是祺為此書頗為世病，更累及身後之名。然道學家褊狹之見，不唯不足以論藝，亦不足以論人。必盡去綺語而後可以祀鄉賢，則歐公六一之詞亦宜擯棄矣。禎立身服官有足取，其事蹟載在史書，令名不因是而減，其著書短長，後世自有公論，文名亦不能因是而增也。

二

剪燈新話四卷　武進董氏刊本

明瞿佑撰、佑有四時宜忌歸田詩話樂府遺音、四庫前目已著錄、是編記元以來遺聞、每卷五事、凡二十事、末附秋香亭記一篇、每篇各立標題、乃傳奇之體、其書假言靈怪艷情、所記唱答詩詞動盈篇幅、頗為猥雜、非傳奇正格、其敘事明淨有餘、藻繪不足、亦無唐人之風華、唯在明時頗盛行于市井、餘官家亦往往採其事、如金鳳釵記凌濛初拍案驚奇一集取之、其聯芳樓翠翠傳教坊亦演為戲曲、清徐釚詞苑叢談外編亦採其聚景園記堪奇遇愛卿傳三事、豈非以所記情節有資于談助、而佑在明初本以才調稱其聲子卿小說數異聞之餘、歌吟詠偶寄之小說者、亦有不可磨滅者歟、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十二稱佑嘗著剪燈新話、粉飾閨情、假託冥報、雖屬情妖麗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間有可採、或謂秋香亭記乃宗吉事、（按宗吉佑字）使其果然、亦元微之會真意也、又載桂衡讀此書作歌一篇、語涉諷刺、（按衡詩志餘及錢謙益列朝詩集乙集五均錄其全文）是所記亦以自寓、不盡為紀聞遊戲之作、都穆聽雨紀談則引周晁語謂佑為富氏養塔、楊廉夫（按維楨字廉夫）在杭嘗至富氏、戲為此書、佑得其稿、後遂掩為已有、唯秋香亭記一篇乃其自筆後謂新話之文不類廉夫、以晁言為可疑、今觀其書前後屬文一致、秋香亭記與他作體格實同、則穆引周晁說為虛誕之詞矣、佑所為小說明史藝文志錄其香臺集三卷、不著此書、黃虞稷千頃堂目卷十二子部錄其存齋類稿香臺集二書、注云佑又有剪燈餘話、（按餘話當作新話）正統七年癸酉李時勉請禁燬其書、故與李禎餘話皆不錄、則故削其書並非失載、又高儒百川書志六亦載此書、云四卷附錄一卷、與此本同、唯云共記十一段、似非完本、此本為武進董康據日本慶長活字本刊本、前後完足、蓋猶依明本之舊、今據以著錄焉、

聊齋志異十六卷　清乾隆三十一年　萊陽趙氏刊本

清蒲松齡撰。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號柳泉，康熙辛卯歲貢，山東淄川人，生於明崇禎十三年庚辰，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卒，年七十六。所著有聊齋文集、詩集、省身錄、懷刑錄、農桑經、曆字文、日用俗字等書，又有禳妒咒等雲曲等俗劇。其聊齋志異生前皆未刊行。其聊齋志異以康熙十八年己未成書，世人競相傳抄，至乾隆三十一年丙戌，萊陽趙起杲官嚴州太守，始屬余集、鮑以文等分任校讎更正之事，為刊行問世，是為聊齋初印本，即此本也。松齡負才卓異，弱冠應童子試，受知於施閏章，文名藉甚，既屢躓棘闈，乃決然舍去，予鄉中說鬼異聞之際

肆力於古文，與同邑李希梅、張歷友結郢中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劘切。歿後張元為撰墓表，稱其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而孤介峭直，不能與時俯仰。又稱其文穎發苕豎，絕去町畦。新城王士禎素奇其才，屢寓書將致之門下，謝病不往。淄川縣志亦引士禎語，謂非尋常流輩所及。蓋非瑰偉之質而不得志于時，負一時盛名而恥事干謁，困頓著書以老，不唯文字足稱，亦北方之強，可謂孤介獨立之士矣。是編為趙起杲可訂以辨文沈浸穠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寫卷目凡十六卷。據卷首趙起杲序，謂宦閩中時，昭鄭荔薌之子，以荔薌曾宦山東，從聊齋稿本于松齡家中，因求得其書，錄副藏之，後審為原稿，遂付梓云。是所據為松齡稿本。起杲凡例又謂初擬選其尤雅者，釐為十二卷，刊既竣，念莫能舍，復續刻之，卷目一如其舊，所刪僅卑章隻句意味平淺者四十八條，從張此亭聊齋雜志本補入二條，是於原稿幾全收。後世乃有拾遺等書，殆掇拾糟粕，且其真偽亦不可知。聊齋志異刊本以此本為最早，實亦以此本為最備矣。傳奇之體，莫盛于唐，宋元人擬作已乏文采，至明乃纖佻鄙俚，澀猶甚。松齡生于後世，獨能希蹤前哲，然為一代義文之首。其紀事恢詭變化，大奇廉窮，蓋兼有白行簡、李公佐之長，行文裁製，雖效唐人之體，而典雅純熟，醞釀經史，其風調高古，有時欲駕唐人而上之。唯刻畫古人，語多矜鍊，[illegible]義亦稍遜唐傳奇之自然，是其所短。又書中用字[illegible]篇中屢積典故，有時非注解不明，殊非修辭為文之義，亦為疵纇。[illegible]其成就博覽實為近代小說之冠，雖有微眚，終無傷於大體也。或時彥趾紀昀嫉妒之引昀語，謂聊齋志異乃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古書之可見完帙者，如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並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云。昀之意蓋以異苑、搜神記所錄皆短文，為六朝人雜傳記之體；太真外傳、會真記則摹繪加詳，遣詞甚麗，乃唐人傳奇之體。聊齋既多傳奇之文，又錄

雜事、則編次為不倫、所言未嘗無見、然昀所修四庫全書總目搜神後記異苑、實與唐人集異記宣室志並入小說異聞類、豈非以二者雖面目不同、然同為記事傳載之體、其性質有相近者歟、六朝人雜傳與唐人傳奇、雖文體有別、然不過長短繁異之異、其命意實同、皆以搜奇志異為主、雜傳記可進而為傳奇、作傳奇之人同時亦未嘗不為雜傳記、唐人著作如范攄雲溪友議、皇甫枚三水小牘、今觀其所錄同未嘗不包此二體而為書、宋洪邁夷堅志中亦有傳奇之文、則前人多有其例、不自松齡始、因自負著作名師、以文人目松齡、故所言如此、然所論實失之拘滯、未為通論也、易宗夔新世說卷六又載松齡作此書時每

二

晨攜茗具坐路旁、伺行人過必強與語、使說異事、歸而潤色成書、蓋里巷相傳有此說、然松齡本名士、嘗往來南北、又多接勝流、見聞本博、故所記以他書核之、往往有據、如卷三林四娘一條、王者一條、卷五小獵犬一條、卷十四妾擊賊一條、五羖大夫一條、載石一條、又山市一條、卷十五邵士梅一條、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六談異類中並載之、卷十六蔣太史一條、見池北偶談卷八、卷四金和尚一條、王士禛分甘餘話卷四所載甚詳、可補聊齋所不及、卷十三司札吏附牛首山僧鐵漢一條、池北偶談卷二十二分甘餘話卷四亦均載其人、所謂牛山四十詩者、揚州石成金曾選刻三十首、今閱其詩、亦寒山拾得之比、

又卷五大力將軍一條、見鈕琇觚賸、大力將軍即吳六奇、清國史館貳臣傳有傳、卷十顏氏一條、俞樾春在堂隨筆卷十引方頤潛夢園叢說以為直隸進士楊爾銘事、是可說多可徵、且遺聞軼事亦賴以稽考、非全為荒虛不實者、後來曲家採用亦取把不窮、如梅喜緣、青梅記之本青梅、負薪記之本張誠、錯姻緣之本姊妹易嫁、胭脂局、胭脂獄之本胭脂、脊令原之本曾友于、情中幻、點金丹之本辛十四娘、洞庭緣之本織成、神仙引之本粉蝶、鴛相知之本葉生、倚户爨演不下十餘本、蓋亦如唐人長恨無雙、李娃、柳毅、南柯諸傳、事奇文勝、自金元樂府以至明清傳奇遞相敷演、應用靡窮也、是編四庫書目不錄、唯列集

四

二十六精華錄提要有云、下至委巷小說、如聊齋志異之類、士禎偶批數語於行間、亦大書王阮亭先生鑒定一行弁於卷首、刊諸棗梨以為榮、考是本每卷皆題新城王士正貽上評、與松齡題並列、四庫所指殆即此本、當時所以不錄蓋鄙為委巷小說爾、然謂宣室志牛僧孺玄怪錄既著於錄、顧以志異為小說而棄之、亦不出貴耳賤目之習、易宗夔新世說卷二乃謂書中羅剎海市一則有譏諷滿人非刺時政之意、故四庫全書不收、亦揣測之詞、不足為典據、是本凡例又云、先生是書初成就正於漁洋、漁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堅不與、因加評騭而還之、今刻以問世並附漁洋評語云、不知士禎名滿天下、初不必以

小說爲重、其爲學喜博涉、趣味與小說不甚相遠、於松齡書示獎許偶評數語則有之、若云欲市其書萬無是理、且以說部論士禎自著池北偶談、其談異一門多至五六卷、讀其文沖淡閒遠、綽有晉唐風度、蓋其倘佯自喜者在此、豈肯自貶抑反羨聊齋之文、欲市其書以求名乎、此言者欲張松齡之書、引士禎爲重、不知松齡文章自有不可磨滅者、其聲價斷不因是而增也、

希夷夢四十卷四十回　清嘉慶十四年刊本

清汪寄撰、寄號蜉蝣、安徽歙州人、字未詳、其書記宋太祖受周禪、閻邱仲卿與韓通弟韓速恥事宋、逃入黃山中、入蜀蜀已亡、返江南江南亦入宋版圖、仲卿浮舟至浮石國、受知于西府長爲客卿、甚有政績、是時浮石與鄰國浮金構兵、韓通之弟韓速亦飄至浮金爲將、仲卿設反間降之、後述於五沙島遇陸秀夫、知宋已亡、悟興廢無常、遊去、仲卿乘駿馬追之、奔騰入海、忽驚醒、則與韓速同在黃山、乃一夢云、其第五第六第七三卷記仲卿韓速入山事頗瑰奇、至入浮石國後事、則不免堆積重沓、然其敘事似有所指、如五卷出師可法、即史可法、三十九卷記陸秀夫抱傳國璽、文云大宋受命之寶、則明指明朝、其記仲卿在浮石遭遇頗似崇之瑜、（按書中云仲卿名古瑋似影射瑜字也）其云韓速在浮金國剖腹自明、則爲日本之俗、似隱指明季遺民之居海外者無疑、前載二序一爲寄自序、一爲無名氏序、語隱僻不可解、又有南遊兩蜉蝣墓並獲希夷夢稿記一文、亦不署名、謂寄作希夷夢未梓而患癲廢、卒於西湖、有戚禮他者（按此亦不似人名）葬之牛眠山下、又擬歸其柩、舟沒俱溺、中亦多隱約語、不知其何意也、

青樓集一卷 長沙葉氏刊本

題雪簑漁隱記。首朱經序。按朱字他本或作邾 經字仲誼，仁和人，元進士，有玩齋稾，明初徙滇，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是編為長沙葉德輝刊本，收入雙棣影庵叢書，不言刻此書始末。考德輝著郋園讀書卷六有青樓集一卷，鈔本，題解云：從湘潭袁氏卧雪廬過錄，所據當即此本。又云：作者以別號自稱，題雪簑漁隱。浙江瞿氏清吟閣書目載是書，云夏伯和撰，不知所據云何。然朱序明稱作者姓黃，不姓夏，則瞿目似不足憑云云。按江陰繆荃孫輯蕘圃藏書題識卷六亦有青樓集跋，鈔本，云借陳鱣藏鈔本傳錄。又云：檢向藏舊鈔本手校一過，多所異，想有兩本，不得據彼改此，各存之可也。亦不言作何人，唯天一閣藏鈔本錄鬼簿續編夏和伯下注云：號雪簑釣按此字下疑脫一字，松江人，喬木故家，一生黃金買笑，風流蘊藉，文章妍麗，樂府隱語極多，有青樓集行于世。楊康夫先生其西賓也，世以孔北海陳孟公擬之。此續編錄鬼簿附鍾嗣成錄鬼簿之後，雖不知何人撰，而察其所記必出明初人手，則作者必為夏伯和無疑。朱經序中稱黃公之裔孫曰雪簑者，攜青樓集示余，且徵序一語，或傳寫時有誤，字未可知也。伯和名庭芝，學津討源刻封氏聞見記後載庭芝跋，云：予素有藏書之癖，凡親友見借者輙日多手鈔之。此書乃十五年前所鈔者，至正丙申歲，不幸遭時艱，烽火四起，煨燼之餘，尚存殘書數百卷，今僻居深村，賴以自適，亦不負愛書之癖矣。至正辛丑上元日重觀於泖北蓍疑夢軒雲間夏庭芝伯和父謹誌。則不唯風流照耀，亦耽典籍之士矣。今以此本按之，所記元代名妓，自梁園秀以下凡七十四人，自名公暢詠題贈，以及各妓伎藝軼聞瑣事，記叙為詳。蓋喪亂之餘，追憶當時之盛，俛仰感慨，非如後世記倡優之書品題花容月貌，流暢不返，有導欲誨淫之識。又所記當時優伶名色，可以考元代戲曲腳色，其小春宴一條，云勾欄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四周遺梁上，任看官選揀，可以見歌場之俗；龍樓景丹墀秀一條，云專工南戲，知元時南北曲自有專門；婁趙真真楊玉娥一條，記其語張五牛商正叔所編雙漸小卿諸宮調；樊事真一條，記其抽金篦刺左目以報周仲宏，好事者為編樊事真金篦刺目雜劇，可補鍾嗣成錄鬼簿所不載；王玉梅一條，記其善唱慢詞，知詞調在元時猶能歌，後人謂

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二載

北曲行而詞之音失傳者、亦不盡然、順時秀一條、記其病思馬板腸、王元鼎殺所騎駿馬啗之、可以正後來俗說以殺馬事屬之鄭元和李亞仙之失、皆有稗考証、至諸伎與勝流酬贈往復、多錄其詞、亦可以徵藝文、清徐釚作詞苑叢談往往採之、則沾識者衆、又不徒以叙事簡潔見長也、其順時秀條云姓郭氏、字順卿、考之明高啟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詩、則名芳卿、錄高詩所記爲是、此本順卿、蓋涉順時秀而誤寫、順時秀有弟子陳氏、青樓集亦不載、蓋偶未詳耳、葉德輝讀書志謂集中諸女伶與諸名公巨卿詩歌酬答、而見於諸人集者百無一二、惟李楚儀屢見喬夢符小令、疑諸伎未必有傾國傾城之姿、不知順時秀供奉文皇、其姿容歌舞爲高啟所艷稱、張昱輦下曲教坊女樂順時秀、豈獨歌傳天下名、意態由來看不足、揭簾半面已傾城、即爲順時秀而作、言當不虛、自來美人名士雖相得益彰、然謂美人非經士夫品題即其美不可信、則未免過重士大夫、且庭芝之作本以志盛衰之感、與東京夢華同一用意、德輝於其記事無所述稱、獨措意于女子之顏色、[illegible]柳又何心耶、庭芝是編、自來抄本相傳、久未

見刊本、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出喬吉青樓集、以爲喬吉作、不知何據、或爲一書、或傳聞之誤、今均不可知、姑以存疑可矣、

删補文苑楂橘二卷　日本成簣堂文庫藏高麗活字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無序跋，不知其始末，唯曰删補，似尚有舊本。所收小說二十篇，唐人傳奇居十分之七八。其卷一負情儂傳，記萬曆間杜十娘事，馮夢龍情史卷十四杜十娘條云：浙人作負情儂傳，似即此文。又考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二十二云：明宋幼清有九籥集，如稗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事，皆集中所載。幼清名懋澄，雲間人，舉人。吳偉業誌其墓，稱其落拓有壯節，詩文豪宕自喜。按文見梅郎家藏稿卷四十七。所著九籥集今鮮傳本，茲所錄負情儂傳蓋即集中之一篇。

然幼清雲間人，不得云浙，豈負情儂傳自為浙人所作，抑夢龍一時誤記，偶以文屬之浙人耶？卷十一娘篇記程德瑜事，顧起元客座贅語載以為胡汝嘉作，稱汝嘉著小說數種，多奇艷，女俠韋十一娘傳記程德瑜云云，託以詆當事者。其紅綠雜劇大勝梁辰魚云。汝嘉字懋禮，號秋宇，嘉靖己丑進士，金陵人。斯編所選唐人小說，皆摭自廣記，無足異者，獨存此二篇，則亦有稗蓺文不可遽廢矣。

四聲猿　徐文長全集附刻本

明徐渭撰。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長，自號天池生，亦別署田水月，諸生，山陰人。所著有路史、天池秘集等書五種，四庫前目已著錄，並附存目。渭負異才，十二三歲賦雪詞十六疊，揚雄解嘲作釋毀，而八舉于鄉不售。胡宗憲總督浙江，招至幕府，筦書記，汪直、徐海之平，並預秘謀，甚見寵遇。宗憲下獄，渭懼禍發狂，已以殺繼妻繫獄論死，里人張元忭力救之，得免，旋遊金陵、上谷，客京師，病發歸里，潦倒以卒。生正德十六年辛巳，萬曆二十一年

癸巳，卒年七十三。殁後二十年，袁宏道裒其遺稿評而合刻之，即今全集本，此四聲猿附刻全集之後。凡北雜劇四種，曰狂鼓史漁陽三弄，祇一齣；曰玉禪師翠鄉一夢，凡二齣；曰雌木蘭替父從軍，亦二齣；曰女狀元辭凰得鳳，凡五齣。崇禎間沈泰刻盛明雜劇全收之，即用袁宏道評本。孟稱舜娟酹江集則僅取其漁陽三弄、替父從軍二劇，云翠鄉夢係渭蚤年本，微有嫩處，而女狀元晚成，又多率句，又謂曾見渭手改本，多所更定，且女狀元本當悉改，以無心緒故止云。今以酹江集本所收二

剗劾全集本果有不同處、如漁陽三弄點絳唇一調、天下樂一調、背父從軍第一齣油葫蘆一調、六么序後么篇一調、皆有異文、稱舜輯椰枝酹江二集、凡稱舜自改正之處、皆疏明、此所云渭改訂者、[illegible]非偽託、稱舜殆實見其本矣、渭所作四劇以漁陽三弄最有名、平心論之、此劇通篇皆是鬼[illegible]冥間重排罵操、亦近滑稽、世之稱之者第取其雄快、實非純粹之作、至木蘭劇則詞格高絕、實與木蘭樂府伯仲、蓋渭嘗客上谷、親歷塞北風土、故能出以真摯、質而不俗、稱舜評是劇、以為詞雄筆老追蹤元人、殆為公論、史稱渭天才超軼、詩文絕出倫輩、當王李倡七子社、謝榛以布衣被擯、渭憤其以軒冕壓韋布、誓不入二人黨、蓋其風骨稜稜、故[illegible]文獨斥偽體、自抒所欲言、即其為劇亦不屑句模字擬、恥以琱琢為好、異於當時浮艷之格、其翠鄉夢之折收江南長調、漁陽三弄小令三闋、清以來曲家遞相仿效、為後世開一法門、宗匠之目亦自不虛、雖其填詞時不免生硬之句、要其所詣固駸駸為明代一作手、不能掩所長也、近人輯曲海提要卷五[illegible]載四劇、題解頗詳、於狂鼓史謂渭

以自寓、秉為盧柟沈鍊洩憤、於玉禪師引世人傳說、謂渭憾一杭州僧、因取妓家歷鞋入幕以示胡宗憲、云得之僧房、宗憲取寺僧二三輩斬之、[illegible]娶小婦、每見後僧入婦室、怒而殺之、一日閑居、忽悟僧報、賦述夢詩二章、（按詩見全集五）自是絕不復娶、劇作即借以自喻、於雌木蘭云渭影射明初四川女子韓氏從軍雲南事、於女狀元云渭自傷不第、以識世之掇巍科如婦人女子之流、不足為重、所論甚辯晰、按渭嫉俗忿世、與沈鍊既交亦厚、今文集二十六有鍊傳、詞意激昂、謂狂鼓史劇以有所憤慨而作、不為無見、至謂玉禪師為渭自喻、則事屬[illegible]茫、且徵之事實不合者多、孟稱舜稱翠鄉夢作于委歲、渭因殺婦繫獄時、年已四十有五、稱舜所言屬實、不應預記殺婦之事、（陶望齡作渭傳、[illegible]謂渭生疑殺後婦、繫獄憤懣欲自決、為文自銘其墓、今文集卷二十七載其文、自云死於嘉靖乙丑、蓋[illegible]四十五云云、渭生正德辛巳、至嘉靖乙丑年四十五、不誤、）且陶望齡袁宏道作渭傳、均云所殺者後妻、明史亦然、傳者乃云小婦、宏道渭傳中記殺僧事、云有沙門負貲而穢、酒間偶言於公、（按謂宗憲）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則謂之訴僧、並非有私嫌詭計、如世俗傳說所云者、且述夢詩二首見

文集卷五、詩但傷離異、無懺悔報應之詞、渭娶妻潘氏死後、所棄婦非一、安知不爲彼而作、謂入夢者即手殺之婦、渭未嘗自云、傳者何以知之、殆不然矣、至雌木蘭爲射韓氏女從軍事、則尤近附會、明自嘉靖以來、虜患日深、渭自負知兵、不見用於時、其爲此曲、自是客塞外時戚木蘭事、借以寄慨、其第二折尾聲云、經過了萬千瞧、那一個解雌雄辨、方信道辨雌雄的不靠眼、實爲己而發、非爲一女子也、且果有意譜韓氏事、可直書其姓名事跡、奚必以木蘭當之乎、其女狀元謂以識科第之人亦揣測之詞、今俱不取、唯四劇總題曰四聲猿、似有取于峽猿哀怨之旨、非無寓意者、凡古人託物含諷之作、詞多隱約不顯、有非後人所能盡知者、此固宜通其大意而止、無庸過事推求也、

中郭先生誤救中山狼一卷 盛明雜劇本

明康海撰、海有武功縣志對山集、四庫前目已著錄、此所作雜劇四折、劇中所演、悉本其師馬中錫所作中山狼傳、按文見東田集世傳中山狼傳及海此雜劇並爲刺李夢陽而作、清焦循劇說載董卷三云、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空同、引何良俊語云、李空同爲韓道貫草疏極爲切直、劉瑾切齒必欲置之於死、賴康滸西營救而脫、後滸西得罪、空同議論嚴刻、馬中錫作中山狼以詆之、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十四云、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則此傳爲馬刺空同作無疑、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則云、中山狼世傳嘗獻吉者、數其負德涵也、考之康李未嘗隙末、黃才伯有讀林見素救空同奏疏詩云、憐才不是雲莊老、愁殺中山獵後狼、然則當日所嘗乃自見素耳、其說不同、要之有爲而作無可疑也、錢謙益列朝詩集丙集卷十一稱海與王九思同里同官、罷官後相與談讌、徵歌度曲以相娛樂、海尤妙于歌彈、酒酣以往、搊彈按歌、更起爲壽、老樂工擊節自謂弗如、其風流可想、王世貞藝苑卮言謂海與九思俱以詞曲名一時、秀麗雄爽康大不如、然觀海此

曲實激揚烘發蹤元人之席、未見其不如九思者、世貞蓋兼小令套數而言抒一人之見、不專指劇本也、沈泰評海此劇云、獨攄濬宕、一洗綺靡、直掩金元之長而減關鄭之價、稱許雖過、然亦可見海詞曲之工、其為後人贊揚非偶然者、雖所作只此一本、譬之明珠美玉因稀有而彌覺珍貴矣、

畫圖緣二卷 清乾隆丁亥刊本

題汾上誰菴手編、前載吳元煐劉大懿二序、亦僅稱誰菴、不言其名氏、其自署里貫曰汾上、蓋山西人也、此傳奇凡二十六齣、譜張靈崔瑩事、與七美圖所演黃九烟所傳胥同、唯舊文言張靈以憶崔瑩而死、瑩為宸濠進於上、宸濠敗、放歸、詢知靈葬于元墓山麓、往哭之、亦自縊以殉、唐寅合葬之、為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之墓、（夢晉靈字、素瓊瑩字）其始末如此、傳奇乃謂張病時自署墓碣曰才子張靈之墓、[illegible]死瑩歸往哭之、過唐寅、悉靈固未死、寅乃媒合之俾為夫婦、改舊傳為團圓、不免使事蹟減色、又填詞亦多溢句、不足云斯道當行也、

廣艷異編三十五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本

明吳大震編。大震字東宇，號長孺，又自號市隱生，休寧人。呂天成曲品載大震所著傳奇為練囊記、龍劍記二種。龍劍記演平寧夏哱拜事，成於萬曆三十三年。此編不記年月，度亦當在萬曆時矣。書分二十五類，曰神，曰仙，曰鴻象，曰夢遊，曰義俠，曰幻術，曰徵說，曰徂異，曰定數，曰冥跡，曰冤報，曰珍異，曰器具，曰草木，曰鱗介，曰禽昆，曰獸，曰妖怪，曰鬼，曰夜叉。所收唐宋元明人小說頗至豐富，凌濛初撰拍案驚奇多採其事，唯潤澤其辭藻，尤飛動，時著為新習。斯編黃虞稷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均不著錄，中國亦久鮮傳本，唯劉仲達鴻書中曾引斯書。今著其目于錄，庶于徵文考獻不無稗補焉。

新刻鍾情麗集四卷　日本成簣堂文庫藏明弘治刊本

題玉峯主人編輯，南陵通州門中人校正。此本首載二序，一為成化丙午序，後署南通州樂巷中人書，已殘缺不完；一為成化丁未序，署簡菴居士。末卷末記題金臺晏氏校正新刊，蓋北京刊本也。簡菴居士序稱余友玉峯生抱穎敏之資，初銳志詞章之學，博而求之，諸子百家莫不究極；及潛心科第之業，約而會之，六經四書莫不融貫。暇日出所作鍾情麗集以示余，余因反覆觀之，不能釋手。噫！覺後之中弱冠之士，有如是之才華，有如是之筆力，其可量乎。按鍾情麗集，自明以來相傳為邱濬撰，云幼時求婚于黎氏，黎不許，因濬曰此是俊兒耶，濬遂作此集譏之，黎即構金來請燬板，而書已通行。呂天成曲品五倫記條云，或謂文莊此記以蓋鍾情麗集之愆，似為濬作無疑。其文鋪陳閨閣綺靡，失之繁冗，未足名家，後來小說雜書如國色天香等皆錄之。其孤行本絕不可見，此猶當時刊本，亦不可多得之秘書矣。

醋葫蘆四卷二十回 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刊本

題西子湖伏雌教主編。蓋杭州人，其姓名不詳。所編小說如弁而釵及宜春香質等，皆猥褻下流，不堪入目。此獨言因果報應，託宋時事，略謂臨安有成珪，以小經紀致富，妻都氏性妒，成亦畏之如虎。成偶與婢子戲，即斥賣之。成無俚甚，欲披剃為僧，乃為買一熊氏女為妾，而實石女，都亦明知之，以窘其夫，成不能堪。旋與婢翠苔私通，都察訪知之，即引婢至後園拷掠至死，命擲諸河，而婢竟蘇。成有摯友周智者，將婢至其家存濟之，成亦時往宿，而都氏不知。旋以姪都飈為養子，蕩其家產，無復拘檢，都無如之何。其妾熊氏石女者，亦憤而為尼，悟為古佛波斯耶尊者謫凡，即化去。至冥曹，自以石女不堪配偶，而成珪夫婦待彼甚厚，欲投生為成氏子。已而婢子之寄居人家者夢熊而生男，即名曰夢熊。都氏病死，大受陰譴，七七卻復生，甚知悔謀，為夫納妾，於吳友人周智以婢翠苔進。夢熊後中進士，而夙因不昧，仍披剃為僧云。作者於此書似甚用力，而文意殊平平。文中有云新出療妒奚，則亦與吳炳同時之人歟。

金雲翹傳四卷二十回 通行本

題貫華堂評論，聖嘆外書，不著撰人名氏。演嘉臨清妓女王翠翹事。謂翠翹本良家女，眷書生金重，金生旋別去。而翠翹父犯罪，因賣身以贖父，為無賴子馬生所騙，偽娶之而賣為娼。於勾欄中識束生名正者，落籍從之。而大婦甚妒，掬翠翹於幽室，俾寫經。束生亦畏婦甚，無如之何。翠翹乘間逃去，依尼覺緣以居，又受擾，困不能安居，仍流落為倡，歸徐海。海既猖獗海上，屢窘官軍，翠翹得藉以復仇，數說徐海反正。海屢之甚，遂從之。既降，而督府食言，海被殺，翠翹乃奮投錢塘江，覺緣救活之，與金重為夫婦。按翠翹事本至煊赫，茅坤、余淮心均有文記其事。當時督府藉一女子力以說海歸降，明史胡宗憲傳亦言之，以此入文，本可於陳陳相因之酸腐小說外另闢一境界。惜作者手筆太弱，不能為翠翹生色。至翠翹投江自沉，本天然結束，可演為好文字，乃故意抹煞事實，謂遇救不死，歸於團圓，尤不出俗人之見也。

飛花詠十六回　日本內閣文庫藏清初原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序署天花藏主人，蓋即作者，曾撰梁武帝西來演義者也。演昌生與女子端容姑情好事，二人輾轉流離，各易姓二次，而歸宗團圓，故為奇幻之筆，令人不測，是當時氣習，而文尚清，較之其他才子佳人之作，尚為矯矯者。然謂昌生與女早定婚約，後遭難流離，男為唐氏螟蛉子，女為鳳氏養女，各冒其姓，其後昌生復以所冒之姓為其婦翁端居義子，女以所冒之姓為其君舅昌全義女，重訂婚約，各茫然不知其本原，及各與本生父相見，亦不能相認，直至唐鳳來晤，乃互知其本末，皆乖情理，蓋此類作家扭揑牽合，務以新奇相尚，其流弊必至於斯，雖陷於謬誤而不自知耳。

精繡通俗全像梁武帝西來演義十卷四十回　日本帝國圖書館藏康熙原刊本

題天花藏主人新編，永慶堂余郁生梓，有天花藏主人序，署癸丑花朝，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癸丑疑即康熙十二年，天花藏主人姓名不詳，所編次小說皆為才子佳人之作，多至十餘種，此獨為講史書，記梁武事，謂梁武為萬蒲精，蒲羅尊者，郗后為水仙精水大明王，男生蕭室，女降郗門，佐命者為王茂、陳慶之、[illegible]郗慶遠，名字尚不誤，自蕭齊叙起，中記滅東昏侯破魏，郗后變蟒諸事，至侯景叛逆，武帝困臺城而止，亦采史實，而因果神怪掺入其間，不倫不類，其鋪張處似極用力，而叙述呆板，文殊不足以振之。至梁武帝成佛說，則元明戲曲已演之，馮夢龍古今小說亦取其事演為梁武帝累修歸極樂一文，不自此書始也。此編坊間有嘉慶乙卯抱青閣本，改題梁武帝全傳，某氏小說小話有梁武帝外傳，所指當即嘉慶本，外傳蓋全傳之誤耳。

大明正德皇遊江南傳四卷二十四回 坊刊本

清何夢梅撰、夢梅字雪莊廣東順德人、所演以正德事為主、謂正德微服遊江南、梁儲奉太后命往尋主、殊為不經、兼及寘鐇宸濠造反及劉瑾謀逆事、謂李鳳姐為江南南樓鎮人、[illegible]與世所傳為宣府人者不同、書中所言名人籍貫幾無一不誤、如謂楊廷和為江西人、王守仁為雲南人、謝遷為山西人、率屬可哂、而於梁儲籍貫獨不誤、則以同鄉先達之故所習知耳、又謂寘鐇姓王乃弘治時武庠生肥弟為王權、尤堪捧腹、書中有革職發往黑龍江充配為奴凡調回江南總督某撰督某之語、知夢梅乃清初人、蓋據當時平話為書（按杜濬變雅堂集有聽武宗平話詩）不能辨正、從而為之詞、一無學之徒耳、按斯編所記本無稽之言不足盡數、惟正德諸事今猶盛演於歌場舞筵、流俗稱道無非齊說、核以毛奇齡武宗外紀盡屬誣妄不實、故舉斯書為例、俾世人知盲詞瞽說舉不足恃、不特豐功偉烈非市人俗優所知、即通脫好事如武皇者、其蕩檢踰閑失人君之度、設非當時有社稷之臣、祖宗深厚厚澤猶在人心、鮮不危及宗社者、亦非里巷傳說所足以垂誡示懲、非如海陵庶人天下後世知為無道之主、小說稗官所記與正史實錄同徵合符也、

元曲選一百卷（明萬曆刊本）

明臧懋循撰。懋循字晉叔，長興人。萬曆庚辰進士，授荊州府教授，擢南國監博，以任誕罷歸。有負苞堂藁、古詩所、唐詩所，四庫前目已著錄附存目。是編選元以來曲，元人所著為馬致遠、王實甫、關漢卿、白仁甫、高文秀、鄭庭玉、李文蔚、李直夫、吳昌齡、武漢臣、王仲文、李壽卿、尚仲賢、石君寶、楊顯之、紀君祥、戴善夫、李好古、孟漢卿、李行道、孫仲章、岳伯川、康進之、張壽卿、宮天挺、鄭光祖、范康、曾瑞卿、喬夢符、秦簡夫、蕭德祥、朱凱、王曄、李致遠、楊景賢、張國賓、李時中、花李郎、紅字李二等，凡三十九家（按此編有不題撰人者，以上所舉僅據各家記載，不盡據本書所題也），七十一本。又元無名氏所著十二本，元明無名氏所著十一本，明初王子一、谷子敬、賈仲名、楊文奎四家所著六本，凡百本。在選集中搜羅最為廣博，自明以來雜劇傳奇總集無出其右者。然編次毫無倫次，考訂亦未詳。同屬馬致遠曲，分見于甲丁戊己癸五集；同屬關漢卿曲，分見于甲乙丁戊辛壬癸七集；同屬喬夢符曲，分見于甲戊己三集；同屬鄭光祖劇，分見于戊庚二集。即同在一集中者，亦前

後錯出。如甲集下卷錄關漢卿玉鏡臺劇，中隔兩劇而出關漢卿謝天香；丙集上卷錄武漢臣老生兒劇，至下卷中隔五劇而出武漢臣玉壺春。又元曲傳刻本及抄本雖有不題名者，然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所記尚詳，可以考定。是編首卷所載元羣英所撰雜劇目，即本太和正音譜，是懋循已見其書，而作者姓名可稽見于太和正音譜者，往往因傳本失題，即闕而不載。如誶范叔不著名氏，實為高文秀作；度柳翠不著名氏，實為李壽卿作；冤家債主不著名氏，實為鄭廷玉作，俱見所附目中。王子一、谷子敬、賈仲名、楊文奎，正音譜明題國朝人，乃擅改為元人，目與各劇下署題皆誤。又如氣英布為尚仲賢作，殺狗勸夫為蕭德祥作，昊天塔為朱凱作，桃花女為王曄作，皆失于不考。黃粱夢本馬致遠、李時中、花李郎、紅字李二合撰，戊集還題馬致遠，亦為小失（按附目據正音譜注云：第三折花李郎，第四折紅字李二，是亦知非馬致遠一人所作也）。至於原本詞句，以孟稱舜柳枝集、酹江集所注考之，或易以他調，或盡換其詞，甚者[illegible]增意減，相差至數調之多。至於後庭花、混江龍、折桂令、新水令諸調，其句字不拘，稍可通融者，則

往往厭原文之繁複而大刪之故所錄去原本甚遠不可依據其乙卯序自稱若曰妄加筆削自附元人功臣則吾豈敢脩直英雄欺人之語耳明人習氣好自作聰明勇於改古變古於著作之業實非所長當明清之際元曲存者猶多如虞山錢氏吳江沈氏山陰祁氏餘姚孫氏丞富藏元曲王驥德曲律卷四謂正音譜所列今存者尚半其言非虛懋循乙卯序稱家藏雜劇多秘本又從黃州劉延伯借得二百種（按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懋循借得劉延伯雜劇二百五十種不知何據）是所見本已不少倘旁搜博采如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之例以劇隸人使人為一集則其蒐輯之功實可衷雜古今不愧為元曲功臣或更如元好問中州集之例採其事蹟遺聞人為一傳則且有裨掌故殊使學者乃不知出此致選劇百卷徒為後人譏訕之資其蒐訪與編次之法不唯無後來顧嗣立元詩選之善即持以與張溥所輯漢魏六朝人集度長絜短亦似不如雖斷斷於曲辭既一時亦奚裨乎世所採既博元人舊本多賴是而保存百種之中尚多為其他選集所未收者今日元曲存者無幾治元曲者仍不得不以

是編為林藪王驥德曲律四摘其集中頗參中駁不免魚目夜光之混又句字多所竄易稍失本來即音調亦間有未叶不無遺憾又稱其蒐奇萃渙典型斯備厥勤居多以為功過不相掩亦為公論此世人所以知其謬而不能盡廢其書歟

鬼董五卷 鮑氏知不足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本末載泰定丙寅臨安錢孚跋，云得之昆陵楊道芳家，舊本後有小序，零落不能詳，其可考者，云太學生沈，又云孝先時人，而關解元之所傳也，書其敘事整比，雖涉怪而有據，故錄置巾笥中以貽同好云，所記只此，餘無可考。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以為關漢卿撰，清黃虞稷千頃堂目卷十二，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均載關漢卿鬼董五卷，卷數與此本亦同，所記皆鬼怪之事，以宋事為多，其第四卷都門質庫樊生條，

以為紹興末年事近始聞之者，京本通俗小說西山一窟鬼篇全本之，其敘事詼詭有足稱者，然多抄襲前人書，不盡出自記，如卷一洛陽人牟穎一條，見太平廣記三百五十二引瀟湘錄，章仇一條，見太平廣記三百五十六引尚書故實，吳生江南人一條，見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六引宣室志，韋自東條，見太平廣記三百五十六引傳奇，新昌令一條，見太平廣記三百三十五引廣異記，唯改廣異記新繁為新昌，卷五建康常夷一條，亦見太平廣記三百三十六引廣異記，唐晅一條，見太平廣記三百三十二引通幽記，田達誠一條，見太平廣記三百五十四引稽神錄，雖皆不注出處，猶可一一考見，又書名鬼董，而所採如韋自東章仇江南吳生諸條，並是太平廣記夜叉類之文，與鬼無涉，亦不免踳駁不純，蓋隨意抄綴，亦非有一定體例也，鮑廷博跋是書，因其第四卷有嘉定戊寅予在都之語，謂其人寧宗時尚存，然觀第三卷記寶慶丁亥七月十一夜四更大風云云，則逮理宗時矣，廷博所言亦未的也，

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十四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本

明羅貫中撰。貫中名未詳，按小說題羅本貫中，不知何據。號湖海散人，太原人。性孤高，長於樂府詞曲，雜劇有趙太祖龍虎風雲會、忠正孝子連環諫、三平章死哭蜚飛子三本，今唯風雲會有傳本。按貫中事蹟，自來不詳。唯天一閣鈔本錄鬼簿續編有小傳，其人生於元，至正間至明永樂時猶存，與賈楊谷王爲同時儕輩，實明初人也。是本爲明嘉靖刊本，前載弘治甲寅金華蔣大器按原署庸愚子嘉靖壬子張尚德按原署國十修髯子二序。記三國始末，凡二百四十條，每條各立標題，自靈帝失政、黃巾賊叛亂起，訖晉武受禪、王濬平吳而止。今考其所記事端，有沿至治三國平話之舊者，如桃園結義、虎牢關三戰呂布、連環記、關雲長千里獨行、五關斬將、古城聚義、博望燒屯、諸葛祭風、秋風五丈原、三讓徐州、勸吉平、斬蔡陽、白門斬呂布、卧龍崗訪孔明、單刀會、轅門射戟、煮酒論英雄、刺顏良、誅文醜、躍馬過檀溪、長坂坡趙雲救主、張翼德據水斷橋、截江奪主、義釋嚴顏等。其中有僅屬戲曲故事者，有補本陳壽書及裴松之注而加以敷演者，皆爲元本平話所已有，則此本所記大體仍出于平話。其删者如張飛杏林莊、格安黃巾、獨戰呂布、三出小沛，凡涉張飛者三事，劉玄德[illegible]夫鶴樓，涉先主者一事，龐統煽惑、沿江四郡，涉龐統者一事，不過數條，唯平話側重蜀事，諸葛亮殁後，即記吳蜀之亡，甚爲簡略。此本則補所未備，如孫策略定江東、曹操滅袁紹、定遼東，及姜維用兵、司馬父子擅權、孫休誅葛恪等事，皆據載紀補入，頗爲詳贍，且敘事整比，大改舊觀。故其本行而平話本日廢。後此雖有百二十回本，有毛宗崗改訂之本，然毛本十之八九均依此書，其百二十回本但併二條爲一回，與此本文字實同，則自嘉靖以來，三國刊本雖多至不可勝紀，實則皆是此本也。講史小說莫著於三國演義，譽之者至推爲小說之冠，識之者如章學誠丙辰劄記則以爲七實三虛，不盡合乎史，以今視之，其書敘事雖稍可觀，然不過載事而止，殊無摹繪之巧，又事蹟雜陳，多無裁斷，寫諸人性情亦不免與史傳乖違，不出市井揣摩積習，譽爲絕作，誠未免太過。至七實三虛之說，亦摹略言之，非爲確論。蓋其真僞混淆，不特雜劇詞話所演爲是書所本者，無故實，即其抄襲史書，或移甲作乙，或前後錯迕，亦謬誤不可

勝紀、舉其例如敘曹鄴本先主事、以屬之張飛、先主未嘗與盧植皇甫嵩共討黃巾、乃云預茲役且有功、婚討董卓、乃橋瑁事、乃屬之魏武、徐庶辭先主在建安十二年當陽之敗時、此時諸葛亮已委質於先主、乃記三顧草廬在徐庶去之後、吉本（按小說訛寫作吉平）謀害魏武、在建安二十三年張魯投降後劉曹爭漢中之時、乃云與董承同謀、事當建安五年、移前十餘年、此猶可云承元本平話之誤、偶未改正、然重編時參之史書而仍誤者、其例亦至繁、如董卓唆呂布殺丁原、在卓行廢立之先、乃云卓原因議溫明而生隙、關羽斬蔡陽在先主奔袁紹命偕羽往汝南之後、乃云羽就先主於紹軍、蔡陽來追、因殺之、袁安本袁紹高祖、乃云紹為安孫、董太后本解犢亭侯萇夫人、為靈帝生母、靈帝即位、尊萇為孝仁皇、陵曰慎陵、后卒京師、表還河間、合葬慎陵、見後漢書董皇后紀、乃云何進使人酖董后于河間、舉柩回京、葬于文陵、不知文陵乃靈帝陵、以靈帝生母為靈帝后、謬誤實甚、又斬華雄乃孫堅事、以屬之關羽、不從的盧妨主宜贈他人之言、本晉庾亮事、見世說新語德行篇、乃移

其事於先主、東阿七步之詩、據世說新語文學篇所載本六句三十言、乃刪為六句二十言、後世傳誦不知其非、不知原文實不如此、其餘類此者尚多、不煩備舉、是其虛者固虛、即實者亦非實、學識偶摘其非亦未暇細考也、自昔雜書小記、記事多誤、稽之國史實錄、往往不合、為勝流所指摘者不知凡幾、況盲詞瞽說、以嘲戲為務、小說即其緒餘、則謬誤處原不足深究、唯此編家傳戶誦、流行至為廣遠、曲士小儒多有據三國演義誤三國事、其書貽誤後人不淺、不可不辨、故今舉其著者為例、一一聞之、使世人知小說史籍判然兩途、不可混而為一、讀三國小說者、若舍事論文、徒以為欣賞之資、則其書在講史小說固猶為近雅、以之匹閒河海山諸記亦無不可、若欲知三國史事、自當遠稽史編、求之范陳諸書、無取於猥鄙小說焉、

兒女英雄傳四十一回　清光緒六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

清文康撰董恂評、康字鐵仙、一字悔盦、滿洲鑲紅旗人、姓費莫氏、大學士勒保孫、歷官理藩院員外郎、安徽徽州府知府、盛昱八旗文經五十九作者考、記康官至駐藏大臣、然馬從善序斯編謂康丁憂旋里、特起為駐藏大臣、不果行、則未嘗赴任、昱所記蓋誤矣、其書記正黃旗漢軍人安驥與妻張金鳳何玉鳳結合始末、云玉鳳之仇名紀獻唐、說者謂即影射年羹堯、然其事未詳、又云玉鳳祖名峰、與何義門同名、亦不可曉、所記敍賊殺安公子、實本拍案驚奇卷十一娘小說、其記安驥生平仕履、以清國史館文康傳考之、一一符合、蓋康與文康為堂兄弟、家人事所習知、因隱探其事耳、馬從善敘斯書云、先生席家世餘蔭、門第之盛、無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時遺物斥賣略盡、先生塊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然所記不出科第仕宦以及妻榮夫貴之美、命意近腐、非如紅樓夢志盛衰之感、其哀艷足以動人者、唯且全以北京語寫之、語言之妙、亦時饒音、故近世言國語文學者甚稱之、則捨短取長、亦晚近小說中之表表者、談藝者所不廢也、是編為光緒六年活字本、每卷題還讀我書室主人評、其四十回後題識有醞卿閱竟識於京邸還讀我書之室云云、考醞卿為甘泉董恂號、（按恂原名醇以避穆宗諱名改）恂字忱甫、道光二十年庚子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光緒六年總署卸差、評閱此書、年已七十四矣、恂本精八比文、所評亦不出選家之見、無足稱道、至此編第一回安老爺語謂一甲三名狀元榜眼探花旗人設分、恂評云此在下未免讀卷大臣以前舊事、自同治乙丑經在下面奏例無明文、遂不拘此、不知順治庚戌以前、滿洲人自為一榜、以蒙古人附之、其時旗人自有鼎甲、如順治壬辰科狀元為麻勒吉、乙未科狀元為圖爾宸、探花為索泰、皆旗人、則所云非實、文康以八旗世家自命、恂亦嫻習掌故、而於本朝之事失之眉睫如此、不得不謂之疏也、

龍圖耳錄一百二十回 傳鈔本

不著編者名氏、其書未有刻本、今坊間通行之忠烈俠義傳、即就此本潤色而成、實忠烈俠義傳底本也、二書皆一百二十回、而此本文字較繁、有敘事近瑣碎而忠烈俠義傳刪之趨於簡錄者、有用北京土語而忠烈俠義傳易以普通官話者、以今考之、忠烈俠義所改亦有勝處、然此本敘述複贅而原委分明、在忠烈俠義傳往往因輕易刪節而詞意不明、者雖其本通行尚非善本、不得以之逕代此本也、又此本第一回開云、龍圖公案一書原有成部、圖中演了三十餘回、按文有脫誤野史內續了六十多本、雖則傳奇誌異、難免鬼怪妖邪、今將此書翻舊出新、不但刪去異端邪說之事、另具一番慧妙、卻又撰出驚天動地之文、所有傳中三俠五義許多豪傑、非包公特識也不能顯達、就是包公忠肝義膽赤心為國、若非眾英雄竭力幫助、也是辦理不來、云云、下入正傳、忠烈俠義傳第一回刪此文、而所載問竹主人序開端即用其語、割原本正文為序、殊嫌荒疏、設無此本核之、亦不知其究竟也、是本第十二回末有抄書人自記

一行云、此書於此畢矣、惜予後文未能聽記、則是編本於書場聽包公案詞話時記錄之本、故私題曰龍圖耳錄、考今本三俠五義封面題石玉崑述三俠五義本自此本出、則此本所錄蓋即石玉崑所述者、石玉崑字振之、天津人、鬻伎於京師、咸同間以唱單弦動一時、以巧腔妙句見長、時人對有編來宋代包公案、成就當時石玉崑之句、唯玉崑說唱包公案、其本為以說白兼歌讚之體、按玉崑唱本龍圖公案今猶存抄本此本乃去其歌詞只錄說散之語、遂成散文小說耳

瑶華傳十一卷四十二回 清道光坊刊本

清丁秉仁撰、秉仁嘉慶間江蘇人、始末不詳、是編演明季福王常洵女瑶華事、所記多舛誤不實、如平奢崇明乃朱燮元事、此謂瑶華與父往征平之、秦良玉拒獻賊本以壽終、此謂戰死、福恭王世子由崧南渡為宏光帝、此謂福王無子、以輔國將軍子由枚為嗣、又謂瑶華為狐精生、嫁皇親周君佐、後婿全家為流賊所殺、瑶華為峩嵋山道士點化、入山隱去、其叙事牽强離奇、又多猥褻妖異之言、不知何意也、

昇仙傳八卷五十六回 坊刊本

題倚雲氏著、不知何人、所記為濟小塘雲燮、云嘉靖時人、如闖相府等事至今里巷尤喜道之、考王士禎居易錄卷三載積小塘云京師人家昌平山中、少遇異人授術、能冬月致萬蕾花、嘗召客飲、不治具、客至、取之壁間、水陸畢備、有他客叩門、輒復納諸壁、室空無所有、又載其盜總兵麻承恩頭上巾事、麻下之獄、小塘畫一舟于壁、躍而登之、遂不見、後有人遇于醫無閭山云、則小說所記亦自有所本、唯據居易錄其人為積小塘、小說作濟乃字之誤耳、

善惡圖全傳四十回 坊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漢上浮槎使者序、謂此書以勸善懲惡、向無刻本、坊主人欲藉以風世、不惜重貲刊刻成帙、亦不言作者、記南宋時惡人李雷事、雷行爲不法卒受極刑、中間攙以武勇門爭諸事、頗爲粗獷、書名善惡圖者、以雷家中出一石匣、匣中有圖、具繪李之惡蹟、爲全書關目、因以名書云、按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十一虹橋錄下、記當時評話有曹天衡之善惡圖、似此書所記、乃取之説話人所演述者、亦如清風閘飛跎傳等書、當時揣摩敷演、儘足動人、及事爲人傳錄、乃無文采可言也、

韓湘子全傳三十回 明天啟癸亥刊本

明楊爾曾撰、爾曾有東西晉演義、已著錄、是編記韓湘事、云湘度化韓愈、凡十二次、述方士丹汞之言、動盈篇幅、文筆殊爲卑弱、考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九、記韓愈疏從子變紫牡丹成白紅諸色事、每朵有字、乃韓出官時詩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一聯、愈驚異、姪辭歸江淮、竟不願仕、[illegible]、但記其絶技、無神仙之説、亦不載其名、及杜光庭仙傳拾遺紀此事、誤以爲韓公之甥、叙述加繁、云甥師事洪崖先生、始入仙家、至宋劉斧秀才青瑣高議始云愈姪名湘、字清夫、自此韓湘子之名日著、好事者列爲八仙之一、婦孺皆知之、而揭始要終、周遮相敷會、則純然小説家言也、至盲詞瞽説其詞尤繁、明人唱本有十二度韓門子一書、爾曾此編十二度韓文公之説、即本之、雖稗官野史、不妨悠謬立言、要亦俗説相沿、未能獨具機杼也、

說岳全傳二十卷八十回 通行本

清錢彩撰，金豐增訂。彩字錦文，仁和人，豐字大有，永福人。是編記岳飛始末，視明熊大木武穆演義為詳，然彼之腐，此又失之猥雜。其記岳飛為佛頂大鵬臨凡，秦檜妻為女土蝠投胎轉生，附會報應，乃迂謬之說。岳飛部下諸將張憲、王貴、牛皋、施全、楊再興、孟邦傑、吉青、梁興、徐慶、戚方、董先、陶俊、賈進和、王佐、楊欽、王俊，雖有其人，然牛皋本遇毒而死，小說氣死全兀朮之說誣妄不實。王佐以楊么將降飛，無斷臂事；吉青係吉倩之誤。又牛頭山之役，高宗未嘗在軍中，乃云張憲救主、飛獲兀朮；諜者名張斌，誤為張保；曹成本荊湖賊，勢蹙降飛，無弒父自殺之事，皆不免舛誤。又破楊么，馬雖本實事，而改為達璟、馬襲水滸傳之梁山泊。又記飛死後諸事皆不實，如祭墳、打擂、死全兀朮等，強作翻案，與薛剛反唐諸傳同一荒謬。唯秦檜冥報及銀瓶小姐事見於夷堅志及西湖遊覽志餘等書，自昔相傳，差有依據。然要其大端，真偽混淆，徒為坊市之本，悅俗人耳目。前載金豐序謂事事皆虛，則過於誕妄，無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實，則失於平庸，無以動一時之聽。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娓娓可令人聽之而忘倦矣。不知傳紀之長，在於敘事狀物之美，不以其顛倒事實。班馬之書，千載傳誦，豈以其架空不實哉。此不知傳記文之體，強為之詞，殊非有所見而云然也。

八洞天八卷 日本内閣文庫藏清初原刊本

題五色石主人新編，首自序，署五色石主人題于筆鍊閣。此編與五色石小說同爲一人所撰，卷數體例亦同。其書卷一曰補南陔，演貝州人魯翔父子夫婦團圓事，云宋事。本百鳳裙傳奇。卷二曰反蘆花，演長孫陳與嫡妻辛氏事，云唐事。卷三曰培連理，演揚州莫生有義行目復明事。卷四曰續在原，演真定商人岑鱗與姪岑全報應循環事。卷五曰正交情，演蘭溪人甄奉桂負義事。卷六曰明家訓，演無錫人晏傲刻薄生逆子事，皆云明事。卷七曰勸匪躬，演豐潤李真家人義撫幼主事，云金事。卷八曰醒敗類，演歸德人紀衍祚失子復還，其姪以不義流配，云後周事。其用意專主因果報應，文字牽強，皆與前書相類。

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一卷孔淑芳雙魚扇墜傳一卷蘇長公章臺柳傳一卷張生彩鸞燈傳一卷 日本内閣文庫藏明萬歷刊本

按四本皆不著撰人，唯張生彩鸞燈傳有熊龍峯刊行五字。龍峯萬歷間書賈，蓋坊間刊行雜書耳。其馮伯玉小說云馮琛字伯玉，洪武時官至鎮國大將軍，卒謚明仁忠烈武安王，長子明德尚平公主。考明史功臣表無馮琛其人者。太祖公主十六人，除十三公主早薨外，其餘所嫁無馮姓，知其不實，且王乃封爵，不得云謚，誠里巷之言不自知其陋者。孔淑芳傳記臨安人徐景春與女孔淑芳事，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六載此事，姓名皆同，則爲實事。章臺柳傳記蘇軾與妓章臺柳事，其唱和詩詞乃取本事詩所載韓翃與柳氏唱和詩意爲之。張生彩鸞燈傳記宋時越州人張舜美以上元觀燈遇麗女，馮夢龍古今小說亦載其事。四本除馮伯玉爲傳奇文外，餘皆沿平話之體，其叙事不甚詳贍，唯晁瑮寶文堂目並已著錄，馮伯玉亦有清平山堂刊本，知亦古本相傳，非由書坊造作矣。

殘本元人雜劇選三十種（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

不知編者名氏，是本前載萬曆戊戌一序，署息機子序，文已斷爛，不具原委，似即編刊之人。以目考之，所收雜劇凡三十種，其中如劉阮天台、城南柳、兩團圓三種，皆明人曲，元曲實得二十七種，而翰林風月、倩女離魂、竹塢聽琴、秋胡戲妻、老生兒五本又缺，實存元曲二十二種，曰馬致遠踏雪尋梅、陳摶高卧，曰關漢卿切鱠旦，曰高文秀誶范雎（按此本不著撰人），曰鄭庭玉看財奴忍字記，曰武漢臣生金閣、玉壺春，曰李壽卿度柳翠，曰宮大用范張雞黍，曰曾瑞卿留鞋記（按此本生金閣以下至留鞋記皆不著撰人），曰喬夢符兩世姻緣，曰秦簡夫趙禮讓肥、東堂老，曰羅貫中風雲會，曰無名氏連環記、九世同居、符金錠、合同文字、碧桃花、鴛鴦被、漁樵記。[illegible]所收不及元曲選之博，而此本又非完本，然見存明以來諸元曲總集皆殘闕太甚，如古名家雜劇其書久佚，僅於近人影印元明雜劇中得五六種，續古名家雜劇亦僅存八種，若陽春奏雖有其本，然存者不過一二種，已不能成帙，唯此本與顧曲齋本所存較多，而此二編所收參差相複僅數種，合此二編以校臧懋循元曲選，實珠聯璧合之妙。且即其複者考之，如此本與顧曲齋本文同，推而求之懋循以外各本，如元明雜劇本亦同，與柳枝集不依懋循改本者又同，知其本實依原本，而存元曲種數視他編較多，雖非完帙，反覺可貴。又宋元以來伎藝人初上場表白語謂之開呵，其收場時表白語謂之收呵，水滸傳為元人書，故所記白秀英說諸宮調、宋江於揭陽鎮觀賣葯人弄伎作場時，皆有開呵收呵之文，變其文則曰開念，如周憲王得騶虞劇作開念者，其文則曰開，如元刊本雜劇，凡上場白皆標開字，是後人刻書不知開字之義，概改賓白中開字為云，諸本大率皆然，而此本獨作開，即此一字之微尚不改原文，則其精慎可知矣。

別本聊齋志異六卷 清乾隆刊本

題淄川蒲留仙先生著，古鄞小芝山樵選。前載乾隆甲寅自序，稱弱冠後鐵軀浪跡，如泛梗漂萍，客歲出長安，滯跡珠溪書齋，得聊齋一部，於草檄啣杯之餘，擇其精之尤精、雅之尤雅者，選付剞劂，似為蓮幕中人，唯不著名姓，不審為何人。其書節選蒲松齡聊齋志異五十八條，釐為六卷，雖僅得原書三之一，而挹其擷華，似無遺憾。知其人於文事鑑別甚精，非漫無持擇者。按萊陽趙氏刻聊齋志異，大致悉收原稿，刊落者甚少，然松齡此書未嘗自定，短條長篇，雜厠於各卷中，體本不純，故紀昀識松齡以為兼傳記小說之體，所未嘗聞。其言雖未盡是，要不謂無見。是編之刻與趙氏刻聊齋全書並時，而盡去短章，一以傳奇體為主，珠使覽觀，以與趙本並行，一見其全，一擷其華，實無不可也。

括弧內文係小注另行

殘本京本通俗小說七卷 江陰繆氏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此本為江陰繆氏所刊，收入所編煙畫東堂小品中。其本已殘，存第十卷至第十六卷，凡七卷。其目曰碾玉觀音，曰菩薩蠻，曰西山一窟鬼，曰志誠張主管，曰拗相公，曰錯斬崔寧，曰馮玉梅團圓。末有荃蓀跋，稱乙卯（按原文用歲陽歲陰之名作旃蒙單閼）避難滬上，得此本于親串家，的是影元人寫本，所得四冊，而第三冊有錢遵王圖書，蓋即也是園中物。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二回見于書目，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兩卷過于穢褻，未敢傳摹。與也是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云。考是本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二篇，錢曾也是園目及晁瑮寶文堂目並著錄（按寶文堂目馮玉梅團圓作馮玉梅記，碾玉觀音篇亦見寶文堂目，惟作玉觀音），且此七篇盡收于馮夢龍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二書中，每篇題下間有小注，如通言崔待詔篇注云，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一窟鬼篇注云，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恒言十五貫篇注云，宋本作錯斬崔寧是也。是園目、寶文堂目所載，以及馮夢龍所見，皆是單行孤本

也是園目以宋人詞話、馮夢龍稱宋人小說、或宋本
或直是宋本、而此本據荃蓀所述、乃元人鈔本集孤行
本為一書者、故目或載或不載、其事顯然易明、無不可
解者、至定州三怪乃定山三怪之誤、亦見收于馮夢龍
通言中、注云古本、金主亮荒淫二卷、或在京本通俗小
說中、或是別本、荃蓀所記不明、然馮夢龍恒言亦收之、
則[illegible]荃蓀所未刻者今亦俱有其本、京本之稱、宋元明
三朝皆有之、指汴京、大都、北京、各因其時、近人有疑此
本未必為元本、似是明中葉之本者、然荃蓀頗精鑒賞、

為影抄、為傳寫、豈不能辨、且書即錢曾也是園中物、曾
乃嗜古之人、唯其元本乃影抄之、倘係明中葉坊間刊
本、必不為是迂拘、則荃蓀影元本之說、疑若可信也、諸
篇所記皆是宋事、其有他書可證者、如碾玉觀音即宋
袁州郭銀匠事、見元無名氏異聞總錄、西山一窟鬼即
紹興末都門賀庠樊生事、見鬼董、馮玉梅團圓入話徐
信事、見洪邁夷堅志補卷十一、其馮玉梅亦帝周事亦
見宋無名氏所撰攄青雜說、按吉乙佚今據原本說郛卷三十七所引至拗
相公事、王士禎香祖筆記卷十[illegible]通言、以為借虛多遊

事為之、今以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記多遊事考之、信然、如士禎說為有據、然如陰
譴之說、宋人書如滕公談圃方勺泊宅編曾記之、荊公罷相鎮金陵、有無名子
題詩賞心亭譏之、荊公覽之不悅事、亦見岳珂桯史卷九、按詩與小說所載不同則亦頗
有依據、又明初趙弼效顰集有鍾離叟嫗傳一文、情節
及所引詩、與小說全同、唯效顰集為文言為異、似即小說所本、然他文皆
鈍滯、獨此篇渾成流利、則本係錄前人之文、不得以此
舉小說出于宋[illegible]也、觀是編所載諸篇、其敘事詳贍
為其本末、其叱屬自然、極刻繪之妙、雖殘膏賸馥、[illegible]
實足以考一代藝文、如古錦片段、彌覺可貴、而當時

書會編摩、遠多能文之士、其風流文采亦
於此可想見之焉

殘本清平山堂刊話本十五種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本

按此本不標卷第，其書名及全書若干種亦無序跋可稽。唯清平山堂乃明嘉靖時人洪楩齋名，楩字子美，錢塘人，所刻書如夷堅志、唐詩紀事，板心皆有清平山堂四字，與此本同，則本楩所刻也。此小說十五種頗雜糅，不純為文言小說者，如風月相思，有為說唱詞話者，如刎頸鴛鴦會，（按此係鼓子詞）如快嘴李翠蓮，有極純潔無風調者，如戲江樓記、合同文字記、風月瑞仙亭、藍橋記、張子房慕道記、陰隲積善，有極粗獷者，如楊溫攔路虎傳，

其餘五篇如簡貼和尚、西湖三塔記、洛陽三怪記、陳巡檢梅嶺失妻記、五戒禪師私紅蓮記、[illegible]惱為廣，中如合同文字似本元曲，陳巡檢似本南戲，其陰隲積善則洪邁夷堅甲志卷十二載之，乃實東坡，是和尚轉生，則宋陳善捫蝨新話、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均載之，則亦有所本。至簡貼和尚，也是園目著錄，目為宋人詞話，所注二別名亦同，（按此據曹家抄本也是園目）其事與夷堅支景卷三王武功妻條所記實是一事，唯易王為皇甫耳。然此篇文意古質，當為宋本無疑，且記當事之事，名物語言往往有關于考據，如所由一語屢見六朝及唐人書，以意測之，當為閭里在官卒吏司亂察之人，而此文云所由如今叫做連手，又叫做巡軍，又交加與斜構乃一聲之轉，然宋以前多用交加，如張鷟朝野僉載云，漢郴二州交加不定，此文乃有吃人交加之語，正宜訓斜構，似此乃出於文字鑒賞之外，讀書稽古之士可把而取之，故在諸篇中獨為珍貴，不徒以記事論也。明人嗜雜學而短于著書，如楩此本所收甚為龐雜不倫，未為善本，然如簡帖和尚之存宋本，鴛鴦會之為鼓子詞，與宋趙德

麟之商調蝶戀花詞體格實同，則亦舊本，據抄披全其功有不可沒者。又明陳耀文花草粹編卷二卜算子幽花帶露紅一詞，卷九水調歌頭屏開金孔雀一詞，並注出清湖三塔記，當是小說，勘此本西湖三塔記皆無之，或非一本，或清字西字之誤，而文有刪易，亦不可知，姑附其文於此，庶世之博涉者有以參稽焉。

續英烈傳三十四回　坊刊大字本

題空谷老人編次。前載秦淮墨客序，稱青綜建文永樂故實彙為續傳，考秦淮墨客為紀振倫別號，則振倫作也。振倫字春華，按此據楊家演義序署名後私印 南京人，始末未詳。是編記成祖靖難及建文遜國後事，多據野史傳聞，醞釀組織，演以通俗小說之體。其敘事頗可觀，至敘惠宗及從亡諸臣流離患難，悽惋動人，頗足以激揚風烈。唯惠帝遜國後事，明人甚喜道之，流傳諸書，傳聞異辭，不無影響附會。如明人書載程濟為褰老於里，四庫提要引

之朱彝尊文館上總裁書，力闢致身錄等書之誤，於惠帝紀以為當從實錄書死，闕者駁之。然其事究在疑似之間，故錢謙益列朝詩集乾集聖製門錄惠帝遜位後詩三首。其小序舉新月詩、金陵詩為楊維禎作，闢鄭曉遜國記以屬之惠帝之非。然于三詩猶認為惠帝所作。與朱彝尊詩綜概削不錄者異。又郎瑛七修類稿卷九國事類御對條載太祖以風吹馬尾千條線命惠宗太宗屬對，太宗對日照龍鱗萬點金，惠宗對雨打羊毛一片乾。此對今人猶傳之。是斯編所記遜國君臣事蹟以

及賦詩、聯對，雜糅並載，然不為無本。小說稗官記事多誇飾，古今所同。讀者第覽其文，以小說論可矣，正不必責以史筆，一一糾正之也。

飛龍全傳六十回 崇德書院刊本

題東隅逸士編，作者吳璿，見卷首乾隆戊子自序署題，他本自序外尚載嘉慶丁巳杭世駿一序，不審其真僞。其書記宋太祖始末，如打韓通、納韓素梅等，皆里巷俗說，與坊間南宋志傳相出入，唯亦兼採史實，記一時事蹟人物，組織貫串，較宋傳爲詳贍。璿自序謂舊所見飛龍傳，視其事則虛妄無稽，閱其詞則浮泛而俚，爲之删其繁文，汰其俚句，布以雅馴之語，閒以清雋之詞，以成此編。按清乾隆間清涼道人撰聽雨軒筆記卷三餘紀記當時評話有飛龍，璿所據殆是其本，唯舊本已佚，今唯璿改本通行，說話講史[illegible]猗陋，璿所訂蓋有勝有舊本者，然亦沿評話習氣，虛實互陳，未見其爲雅馴之語、清雋之辭，遽以自詡，不免村曲學究之見。序又稱屢困場屋，棄名就利，屈指計之，蓋已一十九年矣。今戊子復理故業，課習之暇，以爲既不得遂其初心，則稗官野史亦可以寄[illegible]結之思，蓋始棄舉子業而爲賈，復爲塾師，藉小說以自娛者，亦非不得已而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存目

忠孝勇烈奇女傳四卷三十二回 清光緒坊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前載道光七年淦川周滙宗跋，謂馬祖降乩演此書，又得忠義參天之第一奇人爲之序，是本有光緒四年修庚氏序，稱有武聖帝序，今序已失，則謂序乃關羽之靈所作，俱荒誕不[illegible]。其書演木蘭事，辛雜文言，云木蘭姓朱，父爲朱若虛，舉孝廉，所記官階制度皆係有清一代之制，其文亦平陂，不足以激揚壯烈，殆是淺學者所爲，而必託之于仙，殊不可解，殆藉此說名愚詆以求速售耳。降乩爲詩文，今世雖有其事，然渺茫難測，即果出仙筆，亦係凡鬼，不以是而增斯編之價也。按明有筌蹄記傳奇，亦云仙筆，與此小說同，乃知敷會仙人著書，先有其例，不自此書始矣。

說唐演義全傳六十八回 清嘉慶辛酉坊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封面題鴛湖漁叟較訂。前載乾隆元年如蓮居士序。均不知何人。唯如蓮居士他書亦署姑蘇如蓮士。知為蘇州人。鴛湖漁叟以文求之當為嘉興人耳。其書襲諸隋唐演義第一回至六十六回之文。而改題回目。竄易首尾。益以荒唐不經之言。李玄霸秦叔寶均為之品目。曰第幾條好漢。粗獷鄙俚。實不足道。蓋販之市井伎藝人所說。復以褚書為底本而塗抹之。因成此本。唯其書甚流行于閭里閒。書場演說。多與之合。而鄉村細氏尤津津樂道不置。蓋俗人避文就質。所嗜實在此等也。

說唐後傳五十五回 清乾隆戊子刊本

此本亦題鴛湖漁叟較訂。與說唐全傳同。蓋一人所編。其書即徐文長評本隋唐演義第七十節至第九十八節。演為羅通征北番。薛仁貴征高麗二事。敘事行文較之說唐全傳尤為荒率。以前書尚依傍褚人穫書。此則鑿空不實。全為市人之言也。坊間又有別本說唐後傳八卷。所收二書。一為說唐小英雄傳。一為說唐薛家府傳。核之實即此本。但將一書分為兩截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通俗小說類存目

刊本東西晉演義十二卷 明李武林刊本

題武林夷白堂主人重修、泰和堂主人參訂、按夷白堂主人即楊爾曾、爾曾字聖魯、號雉衡山人、浙江錢塘人、前載爾曾序、按署雉衡山人 稱今年仲夏過泰和堂主人、主人欲刊東西兩晉傳、屬為商訂、爰標題甲乙、稍加鉛槧、秋仲殺青斯竟、間有姓氏歲月郡邑官爵之錯誤、先後章法之倒置紊亂、皆非我意、乃舊文而稍加潤色耳、又稱泰和堂主人銘烨世胄、紈綺名家、秘苑二酉之藏、業擅五車之富、誠翩翩佳公子云、泰和堂主人今不知何人、

按東西晉演義、舊有秣陵陳氏尺蠖齋評釋繡谷周氏大業堂校梓本、其書東西晉各自為書、每書若干條、標目而不標回數、以勘爾曾此編、實大致相同、唯合兩晉為一書、改條為回、綴以七字聯對、其文殆併大業堂刊本各散條為之、而不甚連貫、又正文下多附箋注、動數十百言、大抵補舊本所未載、然亦有在此本為注舊本為正文者、原其意欲損益舊文、而憚於重編、因創為注疏之格、然小說稗官宜取其文、不以事之繁簡為得失、施傳注于小說、益增蕪累、且考核終不能詳、真可謂徒勞無用也、

後三國石珠演義三十回 通行大字本

題梅溪遇安氏著、首庚申澹園主人序、當是一人、其姓氏不詳、庚申亦不知係何朝庚申、按考梅溪在福建崇安、以所署推之、似當為崇安人也、書亦名三國後傳、與明萬曆本續三國志名同、唯敘不甚違乎史、此編則甚淺陋、蓋襲萬曆本而益以浮詞、書中以劉淵為劉弘祖、又謂石季龍段琨慕容廆為結義弟兄、後各得佳偶、閭闔封拜、又無端添出一女子、其名為石珠、云係織女下降、稱兵為女王、劉弘祖石季龍以下皆臣之、後為仙人吳禮拔引、遁蹟仙去、而讓位于劉為漢王、尤不知其用意所在、

西晉志傳四卷東晉志傳八卷 明刊本

兩傳並題秣陵陳氏尺蠖齋評釋、繡谷周氏大業堂校梓、不著編者名氏、其書西晉所紀始王濬王渾爭功、訖于元帝即位、東晉始元帝頒詔赦天、訖于宋公受禪、敘典午一代之事稍具崖畧、而五胡十六國元魏事蹟亦映帶其常、然僅抄綴綱目、分條標題、於事之輕重漫無持擇、如伯道棄子等不過一人至行、亦明立標題、殊乖著作之體、又晉氏自永嘉之亂、胡虜內逼、中原淪陷、瑯琊王江表即位、因成偏安之局、然奕世相承、國祚實未嘗中斷、雖後人相沿有東西晉之稱、乃稱謂方便、史家於晉實不分為二、非如莽移漢祚、范續班書之比、茲乃隔別為二、不唯於事理不合、亦敘事亦未使、如西晉訖于晉元即位、實東晉之始、而東晉乃以元帝頒詔赦天下標題、豈非文義之不安者乎、其後楊爾曾訂東西晉即併為一書、不復分敘、雖多仍此本之文、未足云重編、要於此不可謂無見也、

西堂樂府六種 西堂全集本

清尤侗撰、侗字展成、號西堂、一號悔庵、又號艮齋、江南長洲人、少博聞強記、年十八游庠、據西堂剩稿自序 時為明崇禎八年、自此五試棘闈不售、見西堂三集亡室曹孺人行述 順治五年戊子以拔貢廷對、據嘉慶一統志云恩貢生 九年壬辰授永平府推官、凡三年坐撻旗丁罷歸、自是屏居者二十一年、據右北平集及看雲草堂集自序 康熙十七年戊午以博學鴻儒徵、十八年御試授翰林院檢討、分修明史志傳多至三百篇、居京師五年告歸、據清國史儒林傳云三年致 生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見看雲草堂集生日志感詩 以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八十七、此西堂樂府六種附刻於全集之後、曰讀離騷、曰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清平調、鈞天樂、唯鈞天樂一種為傳奇、餘皆雜劇、侗才名傾動當時、而困頓風塵、不能得制科、遂竭選佐郡、屈首下僚、猶以細故罷斥、牢落不偶、故以樂府寫其感慨、諸劇所寫雖人事不同、要皆為己而發者、觀侗看雲草堂集卷三所載放歌第三首云、世上負心十八九、了此只須一匕首、嗚呼安得季布朱家結為友、更有紅線隱娘娶作婦、微之侗黑白衛劇收場詩娶婦當如聶隱娘之句、其用意甚明、焦循劇說卷五稱

侗鈞天樂始扮鬼狀，如繪畫塑像形，後則白面扮之，謂奎星之位向為鬼奪，以為譏科名之不公，與西遊記黃袍怪為奎宿所化同一用意，所解甚是，然侗清平調甫出即有指為駡狀元者，西堂雜俎二集有侗答王士禎書，痛詆試官受金，謂閩闈憐才勝試官十倍，假使太白果中狀元，出林甫國忠之門，可恥孰甚，何如玉環一顧，榮于朱衣萬點，謂手[illegible]，其意指試官，世人誤解非是，是亦為科第而發者，侗作鈞天樂為梟使大東幾至構禍，而清平調亦遭世謗，其遇可憫，然亦激切之詞有以啟之，非無因而至也，其讀離

騷第四折，寫神女入夢事，不依楚詞作襄王，改為宋玉，友人金壇蔣超曾移書責之，侗覆書引陳思感甄及李羣玉遇湘夫人事自解，且疑高唐賦文字有誤，其言甚辯，至鈞天樂傳奇錢塘汪允莊自然好學齋詩抄卷三亦稱其意指業璫章，語多詆謗，文人口孽，又過臨川，是則綺語造作亦貽人口實，然戲曲小說其事多詭變，其詞意隱而不顯，古今所同，必謀其實以懲謬為非，則責不勝責，似此可置而不論，侗樂府詞曲超拔入古，深得元人心法，故當時名士皆重之，其讀離騷一劇曾流傳宮掖，清世祖嘆其才將起用之，未幾帝崩，事遂已，時人嘆惜其榮遇，王士禎贈侗詩，所謂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侗讀之泣下者也，士禎最喜黑白衛劉，曾攜至如皋，付冒氏家伶演之，親為顧曲，又盛稱桃花源黑白衛李白登科等曲，以為激昂慷慨可使風雲變色，自是天地間一種至文，周亮工序雜俎二集，亦稱侗曲響激飛湍，氣吞崇嶽，懷當以慨，有元人遺意，並以徐渭吳偉業沈自徵匹之，其評論皆允，蓋承先啟後駸駸為一代作手，當時才子之目洵為不虛焉。

劇說六卷 讀曲叢刊本

清焦循撰。循字里堂，江都人。其書六卷，第一卷述古今雜伎散樂之制，第二卷至第五卷雜記元以來曲家及撰曲名目，第六卷則記戲曲舊聞俳優雜事。循記誦淵博，學有根柢，為經學名師，雖不必以論曲見長，而是編考訂故實具有本原，述作者始末亦至詳贍，甚有裨於曲學。雖其中偶有舛誤，如卷一疑楊文奎撰翠紅鄉兒女兩團圓劇，而錄鬼簿竟無此人，實則文奎明人，鍾嗣成不得預登於簿；又疑錄鬼簿有燕青撲魚，無燕青博魚，不知博撲聲讀本同，撲魚即博魚；又如卷四誤以張大復之快活三郎[illegible]之兒袁籜菴人，碑朱雲從之龍燈賺、照膽鏡為朱良卿劇，誤以沈自晉之翠屏山、望湖亭、耆英會為沈璟劇，均失於考核。又新齊諧醫妬一則，記軒轅孝廉事，本伏虎韜傳奇所載，文人說筆，非有實事，簡齋得諸傳聞，未悉其所本，實則李漁無聲戲小說已載其事，當在沈起鳳伏虎韜之前，此等皆不免稍疏，然所採既夥，一時記憶之誤，即前人亦難免，況循此編不過隨意記載，原非專著，不得以是病之也。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載黃文暘曲海目，附記云：焦里堂曲考，載此目有所增益，次錄雜劇四十二種，傳奇二十六種名目，皆出于黃目之外者，勘其目皆在此編中，唯今本劇說不載曲海目，書名與畫舫錄所記亦不同，不知何故。考此本前載循小序云：乾隆壬子於書肆中得一帙，雜錄前人論曲、論劇之語，嘉慶乙丑取前帙參以舊聞，凡論宮調音律者不錄，名之以劇說云。是其書本名劇說，畫舫錄所引或另為一書，斯亦未可知矣。

藤花亭曲話五卷 藤花亭十種本

清梁廷枏撰。廷枏有江夢梅雲花夢斷夢緣雜劇，已著錄。是編凡五卷。卷一彙錄古今人著作名目，卷二評論元曲，卷三評論明清人雜劇傳奇，卷四卷五雜論聲律。然體亦不甚嚴，如卷二之著繡襦記邯鄲記等，則不盡元曲，卷四之論西廂記曲文，則不盡關聲律，蓋隨筆記錄，亦非有一定體例也。廷枏著作頗富，史稱其通音律，嘉應李黼平亟稱之，總督鄧廷楨與論南北曲，以為粵人所未有。然觀是編所論樂曲聲調，大抵浮詞，未嘗有高深之見，與世

所稱者不倫。又考據亦至疏淺，如卷一歷舉元以來曲家撰曲，每人自一種至數十種，咸舉其目，此直等於帳簿，已非曲話所宜有。且所據不過李斗揚州畫舫錄所載黃文暘曲海目，凡黃目漏載及失考之處，以及文字之誤，皆沿而未改，無所考核。如于錄鬼簿太和正音譜等書全未檢閱。其曲本命名相同一章云：破慳道人有一文錢，而國朝徐復祚亦有一文錢，不知破慳道人即徐復祚填詞名。云王鏈傳奇有紅情言，而國朝王介人亦有紅情言，不知介人乃王翃字，非二人。云李漁傳奇有鳳求凰，而無名氏亦有鳳求凰，不知漁曲名鳳求鳳。又云元曲風光好，乃以曲牌名曲，不知原題實作陶秀實醉寫風光好，本非三字命題。又所舉元曲異名，如云救孝子即不認屍，燕昭公即蹴者下船之類，乃後人取元曲題目摘其數字為題，著錄者或取句首，或取句尾，致相參差，非元曲自有別名，廷枏不知其故，乃謂元人本各異名，至臧晉叔刻元曲選，始以其可合者合之，實為本末倒置。又書中引用舊說亦不疏明出處，如卷四吳門李元玉北詞廣正譜一條，自注謂玉書體例實以雍熙樂府為本，此四庫提要雍熙樂府釋題中之言，亦

非廷枏之創見也。

詞餘叢話三卷續詞餘叢話三卷 坦園全集本

清楊恩壽撰。恩壽有麻灘驛等傳奇六種，已著錄。其詞餘叢話三卷，卷一為原律，言聲律之事；卷二為原文，摘錄曲文而加以品藻；卷三為原事，則記戲曲本事及遺聞掌故。其原律一卷僅十餘葉，於聲律無所發明，亦不免有誤，如以旦為司樂之總名云，入聲派入三聲即中原音韻所謂務頭，皆屬臆說。原文原事二卷評文記事稍有可採，然如卷二於卯園譜蜀鵑啼條云，園所作必不止此一種，然上文已出兕囊猻，稱其山門一齣，而不知即出卯園之手。卷三長生殿引朱彝尊贈洪昇詩自注梧桐葉雨元人雜劇，詠明皇幸蜀事，云編查元人百種無是劇，僅於北九宮譜存其名，不知元曲選實收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一劇，編查何以不見。又記錢謙益與軸張姓觀爛柯山傳奇為張姓所侮事，據焦循劇說引黃梨洲文集，乃吳偉業起用時與張南垣戲弄事，此所記實誤，則亦不免疏謬。至續書三卷，一如前書之例，但標原律續、原文續、原事續之目以別之，大致與前書相似，唯卷一務頭條引李漁閒情偶寄誤曲之語，較前書為有據。其他評論記載間有可採，所舉作者曲名亦有時可補曲錄所未備，然考訂不詳，究非當行之書也。

宣和遺事二卷 士禮居重刊宋本

不著編者名氏。其書前集記徽宗時事，起建中靖國元年，訖宣和六年月；後集則記宣和六年二月後及七年一年之事，又自欽宗靖康元年至高宗建炎四年，記二帝北狩及高宗南渡事，至都臨安用秦檜而止。依年月演述，似效史家編年之體，然叙事叢雜寡要，文體亦不一致。如前集記蔡京當國諸施行諸事，及徽宗奉道教、朱勔採運花石綱、平方臘等，亦不悖于史，然如關羽顯聖斬蛟、呂洞賓題詩，皆小說家言，一律攔入，寧無持擇。其記梁山濼諸盜始末及徽宗幸李師師事，皆甚詳，則又近乎平話之體。至後集靖康以後，則十之八九錄南燼紀聞及竊憤錄之文，書以宣和遺事命名，而諸事全與宣和無涉

皆不可曉。蓋編者無學，其本意雖欲記宣和徽宗一朝之事，而所採非一，雅俗並奏，漫無條理，因成此不倫不類之書。其南燼紀聞、竊憤錄之文，則似為後人所附入。藏書者徒以為舊本而重之，實則不足取也。然編者述前朝之事，時代較近，故所記雖猥盾，亦有資有考據，如梁山濼一段，載三十六人姓名，徵以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所載，雖間有異文，然大致皆合。且以史傳考之，則其人十之八九見於宋人著書，知名字不誤。其述楊志賣刀、晁蓋劫生辰禮物、宋江殺閻婆惜、朝東嶽等事，後來小說水滸傳悉本之，疑亦諸人實事矣。不唯此也，此本前集記徽宗至李師師家，其母不知為帝，急報官司，因出緝窶皇城使竇監之名，考洪邁夷堅丁志

卷十一蔡河秀才條載開封府賊曹有賓
鑑、當即其人、按金關漢卿緋衣夢雜劇中亦有賓
監其人、蓋以幹練著撰、易世後猶為人稱道也、又記賞元宵時教坊
大使袁陶作撒金錢詞考宋弁續骫骳
說按據說郛卷三十八引載政和中袁祹為教坊判官、
製撰文字、一日為蔡京撰傳言玉女詞有
有淺渼梳粧愛學女真梳掠之語、上見之
索筆改女真為漢宮云云、
、字作祹、而三

朝北盟會編卷三十載靖康元年正月聖
旨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各據
前項所賜條數自陳納官、下列尚書省所名單有
李師師及籥管袁陶等五人、正作袁陶、
知小說為有據、陶所撰傳言玉女詞樂
府雅詞拾遺載之、至撒金錢詞僅見此
書、亦有稗藝文、其後集記李師師
流落湖湘間、為商人所得、宋張邦基
墨莊漫錄則云師師籍沒後、流落來

浙中、士大夫猶邀之聽其歌、然顦顇無復
向來之態矣、不云湖湘、與此微異、然云
南來則同、可正外傳殉節說之謬、
、凡此皆足證是書並為翔實、是則其記
事可取、雖編次未善、亦有不可驟廢
者、黃丕烈跋是書、謂辭近瞽史
頗傷不文、所評未嘗不是、然流刊
書始末則從第云藏書家插架已
久、以卷中避宋諱當出宋刊為言、

則所嗜者僅板本之末、不足以云知
是書矣、

萬花臺二卷 康熙間綏馥齋刊本

清張淵撰。淵字觀生，別號張獃，會稽人。明末，不詳。據此本所載淵巧十三傳奇識語，稱平居服政，甫仕曲陽，不諧于俗，為官所累，乞休歸里。知其曾官曲陽。然查曲陽志無其名，殆偶遺之歟。

是編演于楚與宮人尹婉兒事。稱婉兒奉則天密詔，充太監服裝，遊行州郡，訪求男寵，與惠鑑記所演同。又稱則天幸萬花臺，婉兒進賦稱旨，擢清要。後李多祚、于楚等奉中宗，不重茂，斬武三思于萬花臺，故以萬花臺名曲。此本卷首載有巧十三篆意一丈，乃淵所作傳奇目。其名稱為一笑緣、二覺媒、三世因、四才子、五色旗、六國終、七寶釵、八洞天、九華山、十錠金、百歲坊、千里駒、萬花臺。知淵所作傳奇實有十三種，總名巧十三。此萬花臺不過其中之一。今此本僅存，其他大抵散失，不能悉詳矣。

千里駒不分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劇劉廷鶴事。其書傳抄本非一，但多非足本。此本所錄凡十餘齣，始末畢備，亦不知是否全本否。觀其事為繁，大意謂劉廷鶴揚州人，父俊，官吏部。當事家有千里駒馬，廷鶴乘之入都省父。路上投寺宿，寺僧性空扃之室中，令自盡。廷鶴遁走，入一張氏宅。氏乃性空耳目，即往報僧。張有女曉烟，告廷鶴使急走，且令縛己於柱，若客為拳行縛女劫掠以去者，以此見嫌。以下歷敘武宗幸太山進香，劉瑾使性空劫駕，嫁禍于劉俊。俊與廷鶴入獄。廷鶴友李夢熊兄妹詣闕代俊訟冤，及曉烟得劉瑾約性空劫駕書，叩閽上奏，俊父子出獄。奉命討山賊，萬人敵立功。事以曉烟嫁廷鶴，劉瑾、性空被誅，結束。其頭緒甚紛繁，劇中曉烟救廷鶴一節，與醒世恒言張淑兒巧智脫楊生篇極相似，殆即本之。復增益多事，綴合為此本也。

醉太平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本為梨園傳鈔本，所錄凡三十齣，不知是全本否。全劇運用酒用酒典故，人名皆與酒有關。稱宜興人黃封，字鶴觴，寓青州，負才使氣。青州副將竹葉友反，朝命龍膏未汁討之，水陸並進。竹妹翠濤，有殊色，不直其兄之行，易裝私逃，依甘姫以居。姫女甘且清，亦艷冶。未幾，封入龍膏幕，設奇計，破竹葉友軍。膏旋薦封自代，擢水陸統制。縱更反間，殺葉友驍將莫一，更擒葉友，奏凱於朝。以翠濤不肯附逆，事上聞，上嘉之，賜爵逍遙公，命與翠濤、且清結婚。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所藏抄本傳奇彙考錄此本，所記事蹟與此本全同，唯以黃封為宣城人，又甘姫女名紅友，不名且清，為異。蓋戲曲抄行，伶工每以意改動，其所據之本不同，故記事稍異也。

四才子四卷　忠孝福二卷　康熙刊本

清黃之雋撰。之雋字石牧，華亭人。康熙六十年進士。著有瘖堂集。此為之雋所編戲曲。四才子乃雜劇四種：曰鬱輪袍，演王維事；曰夢揚州，演杜牧事；曰飲中仙，演張旭事；曰藍橋驛，演裴航事。皆四折雜劇。前載康熙丙申王吉武序及叢澍序。澍序稱大中丞建牙西粵，石牧黃君觴書東閣，以才子傳奇借古事而揮艷藻。知劇乃在廣西巡撫陳元龍幕中所作。忠孝福凡二卷三十齣，演後周段旭事云。旭當宋代周之際，守濟南不降，自剄死。長子儼尋其骸骨不得，招魂而返。宋嘉其忠，旌表之。及開科，二子儼、恪、曉皆中進士。據康熙戊戌陳元龍序稱：余昔督兩廣，內兄宋觀察澄溪適至，受其所撰杜牧劇，因誦先芬，以求新樂。蓋祖孫三世，前後八十年，人積緒紛。黃子一日而構局，一月而脫稿，題曰忠孝，以核其世云云。據此，傳奇所述乃宋氏家事，其稱段氏在後周之世

者記言之耳。元龍序又稱忠孝福威、澄溪攜歸吳閶、大合樂于虎邱、其四才子詞太倉相國每讌會必奏之、浹辰不厭、蓋諸劇並付梓行、亦傾動一時云。

玉清庵錯遇鴛鴦被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劇目、天一閣抄本續錄鬼簿、寶文堂目均載此本、實舊本也。演張瑞卿與李府尹女玉英姻緣、以鴛鴦被為關目、故題名為鴛鴦被。畧稱李彥實者為府尹、被劾、逮京勘問、以盤纏缺乏、浼玉清庵劉尼向劉彥明借銀錠、彥明以府尹離鄉、其文書須玉英畫字、彥明不得已、從之、登程而去、自此一年杳無音信、彥明遂挾制玉英、逼使赴期、玉英以所繡鴛鴦被付尼、將合於庵中、及期、彥明犯夜為邏者所獲、士人張

張瑞卿應舉赴京、日暮、適投是庵、小尼誤以為彥明、引之入室、玉英至相合、凌晨始知其誤、而委心瑞卿、以被贈之、誓不相負。別去、彥明復凌逼之、玉英以死拒、乃令當壚沽酒以辱之、已而瑞卿中狀元、除洛陽縣尹、微行至酒肆、見女狀異之、叩其家世、乃知為玉英、因自承為兄、羈旅飄泊、今始歸、召喚彥明至、償其金、偕玉英至廨、以被示之、始知為瑞卿也。時彥實已復原官、適至洛、則彥明方與瑞卿相爭、乃重笞之、以玉英配瑞卿。曲海提要卷四、是錄稱小說有王玉英與韓慶雲事、與此事府尹女名同、而關目事蹟不合、作者或因此名混

空結撰耳。按玉英、韓慶雲，乃見明吳大震所編廣艷異編，凌濛初演其事於拍案驚奇小說中，劇是元曲，不得反取明人事，僅小事偶同，且事蹟無一相合，乃云因同名幻出此本，真迂生之見矣。

嘉

馬丹陽度脫劉行首一卷 元曲選本

題元楊景賢撰。考無名氏錄鬼簿續編天一閣抄本載楊景賢名暹，後改名訥，號汝齋，故元蒙古氏，因從姐夫楊鎮撫，人以楊姓稱之，善琵琶，好戲謔，樂府出人頭地，永樂初與湯舜民一般遇寵，後卒于金陵。其記景賢始末甚詳，是景賢本明人，不得云元。太和正音譜上古今群英樂府格式，稱楊景賢之詞如雨中之花，名在國朝一十六人中，是言似為景賢之誤。是本演馬丹陽度妓女劉倩嬌，乃稱倩嬌本唐明皇時管玉箏夫人，死為鬼仙，一夕獨吟柳梢青詞，重陽真人王嚞遇而知之，知為上真，因求度。真人謂須生人向為女子乃得度，遂轉生為汴梁樂戶劉姓之女，名倩嬌，執冠一時，為上廳行首。重陽節宴，倩嬌往承應，馬丹陽奉師王真人命來度之，倩嬌因已昧前因，不之悟，又有富室林盛素善倩嬌，將嫁之，而丹陽復至，強使入道，倩嬌思惡其糾纏，矇矓睡去，東嶽神見夢，告以生前公案，醒而了了，頓憶所賦柳梢青半闋，詠次丹陽至，為續誦其半，乃大悟，隨丹陽仙去。劇中柳梢青詞上闋，端正學千園，黃雲衰草，漢家陵闕。下闋改換朱顏，請看今古，世隴

頭殘月、影印元明雜劇本乃古名家雜劇本及元曲選兩本詞凡兩見皆同、曲海提要卷三柳梢青提要、錄其詞、端正翠園黃、雲作斷址頹垣、衰草作荒烟衰草、改換朱顏作改換容顏、似較勝、而文不同、疑所據乃另一本也、

翠紅鄉兒女兩團圓一卷 元曲選本

題元楊文奎撰、考太和正音譜古今羣英樂府格式稱楊文奎之詞如匡廬疊翠、名在國朝十六人中、則亦明人、錄鬼簿續編備載谷子敬湯舜民賈仲明等姓氏、獨無文奎及王子一、故不詳其里貫、斯本演處州村民韓弘道棄婦生子事、略稱弘道家富而無子、待寡嫂及兩姪甚厚、而嫂乞析產、終日詬誶、弘道乃推家產什之九與之、自取其一、而嫂猶不厭、弘道婢春梅已通房有孕矣、嫂忌之、復搆之於弘道婦、婦信其言、遂逼弘道棄之、春梅固有志操、丐食以生、終不肯嫁、會有俞循禮者亦無子、妻王生女、方娛褒、其弟王獸醫者來視其姊、途次見乞婦生子方欲棄之、攜歸與姊、易姊所生女自養之、姊因詭云生子、循禮不知也、自此王獸醫偶因家事與循禮嘗其無後、獸醫亦嘗循禮無後、相詬不已、

戢醫忿甚、先問知乞婦姓名、將訪其人為證、未果行、一日偶至弘道家、備所見金、弘道却之、已感其意、俄弘道自言無子、且悔出婢事、戢醫問婢名、乃春梅也、姻乃具述十三年前事、弘道因至循禮家迎歸其子、戢醫亦還循禮女、使與弘道女婚配、復為弘道覓得春梅、子女皆復其舊、是為兜女團圓云、

馮玉蘭月夜泣江舟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劇凡四折、標題目正名云、金御史清霜飛白簡、馮玉蘭月夜泣江舟、太和正音譜天一閣本錄鬼簿續曾述古堂也是園書目無名氏傳奇目中均無此本、惟臧懋循編元曲選收之、演女子馮玉蘭事、稱洛陽馮驚、授泉州知府、攜妻田氏子慰郎哥及女玉蘭赴任、舟至黃蘆蕩、與巡江官屠世雄相見、會飲、世雄見驚婦美、乘夜殺驚父子僮婢及艄公、劫田氏以去、玉蘭當危急時、拋書匣于江、匿于船稍舵上、屠詢其投水、未加搜察、因得免、風吹纜斷、舟飄至江心、適都御史金圭奉命巡撫江南、乘舟至此、聞哭聲救之、玉蘭前訴冤、並以屠所遺行兇刀上呈、次日、金府官舟抵清江浦、傳巡江官來見、令鄉以分巡之地上報、屠遞狀、獨無黃蘆蕩、又搜其舟中得刀鞘、以玉蘭所呈刀入之恰相合、而屠猶不服、乃命玉蘭就巡江官舟中呼其母、母聞聲果出、屠乃服罪、收其黨並斬之、曲海總目提要卷四錄是曲、以為本宋無名氏搖青雜說所載徐停事敷衍、今按其文、徐停女遇救、嫁得金尉、而尉即為復仇、

之人、倖與妻子遇劫後皆無恙、而劇玉蘭父與弟皆死、僅母得存、其情節爲小異、殆別有所本歟、又謂劇中有清江浦、乃明永樂十年平江伯陳瑄所開、巡撫都御史乃明宮制、元制無此官、以爲劇乃永宣後人所作、託之元人者、其言甚的、懋循刊是本題元無名氏作、殆未察也、

漢鍾離度脫藍采和一卷 明萬曆間續古名家雜劇本

不著撰人名氏、斯本亦在明陳與郊所刊續古名家雜劇中、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所附古今無名氏劇目亦不錄此本、唯也是園錢曾述古堂目及刊本也是園目卷十均載漢鍾離度脫藍采和劇、標名與此本同、范氏天一閣抄本錄鬼簿末附失載名氏傳奇有心猿意馬劇、註云、漢鍾離赴紫府瑤池、藍采和鎖心猿意馬、與此本所標題目正名不同、不知是一本否、劇演漢鍾離權度洛陽伶人許堅事、大意謂堅金陵人、寓洛陽、樂名藍采和、攜妻子及其戚二人入梁園棚演劇、鍾離權以其有仙分、降凡度之、堅之黨方收拾劇場、權逕入棚中據樂牀坐不去、與堅鬨、因罷演、次日、堅生日設宴、權又詣其門、且哭且笑、而堅仍不悟、乃示現變使弟子呂洞賓化州守、拘堅至署、謂其誤官身、將施杖、權至得解、因隨之出家、返視其妻子、勸使作場、不應去、又三十年相遇村社、則火伴皆晚暮、而堅顏猶不改云、詳其詞意安排、的是元人手筆、其一折油葫蘆曲堅唱數劇目、如張忠澤玉女琵琶怨、老令公刀對刀、三王定政臨虎殿（按虎疑湖之誤 殆唐初政事也）等

可以考見古劇名目、又緣劇情為藍本和開場演劇事、故
事可考見當時勾欄之制、近時人考古劇者多引之、雖元代
演劇之事散在小說雜劇記者多、其他諸家詞曲述勾欄
樂工者亦不一而足、但據此一種為說、猶不免失之寡薄、要
其設事數文足資考證、其本之可貴有不盡關乎文字
之工者、則今日言此編亦不得專以文字論也、

二郎神醉射鎖魔鏡一卷 明萬曆間刊續古名家雜劇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季錢曾所自訂述古堂書目卷十有此
劇、註云、抄本、入元無名氏類、殆元曲也、此本為明萬曆
陳與郊所刊、在所編續古名家雜劇中、近世所傳、祇此一本、
劇四折、演二郎神事、標題目正名四、三太子大鬧黑風
山、二郎神醉射鎖魔鏡、畧稱嘉州太守趙昱得道號
清源妙道真君、居灌江口、偶出行、遇玉結連環寨、連環
寨者、那吒三太子鎮守之所、其地有天獄懸鏡二、一曰照
妖、一曰驅邪、一曰濁魔、有怪曰九首牛魔羅王與弟牙金
晴百眼鬼怪犯天條、禁鎖魔鏡中、二郎神與太子酒後試箭、
二郎神再射、適中鎖魔鏡、鏡破、二魔遂逃之黑風洞中、上
帝命二郎神與那吒太子往收之、會戰魔敗、擒魔獻于天
庭、按灌口二郎神或書或稱趙昱、或稱李冰、蜀人崇祀之、
宋史五行志載政宣間京師人祀二郎神、則信奉乃及于
中州、明錢希言獪園卷十二稱蘇州人家爭供二郎神、則更流
行于吳會、明吳承恩西遊記稱二郎神楊戩及梅山七聖、此
劇指其神為趙昱、梅山作眉山、可訂西遊記之誤、劇所
云九首牛魔羅王、當即西遊記之牛魔王、第四折稱

其神通廣大變現多般身長萬餘丈腰潤數千圍巨口獠牙與西遊所描摹者亦相似凡此皆可見故事傳聞爐竈之迹雖詞文曲款演樓行以供美賞究亦非無稗考據也

秋虎邱二卷 康熙抄本

清王鑨撰鑨孟津人有雙蝶夢傳奇已著錄是本前載平原董訥及康熙丙辰同里薛舊生二序正文題山陰朱士曾評與刊本雙蝶夢同蓋同時編次刊行者此其傳錄本也凡上下二卷二十五齣演汪璞事略稱璞楚人翰林遊吳與蘇州桂娘相契值倭亂桂娘為徐海所掠王翠翹救之得歸與璞會復為軍校劫去送於軍將齊世昌世昌妻妬逼桂娘自縊棄屍門外船船戶劉翁救活之旋與璞會合為夫婦云此本目錄葉有咸豐辛酉嚴秋槎評云不事雕飾不尚詞藻專以白描擅長此是得元人三昧者可與牡丹亭長生殿諸院本分壇樹幟正文第一葉又有秋槎題處文云間有畧加改易處請質知音非門外漢所知也云云是此本曾經秋槎點定秋槎能度曲製詞當時號為知音其於此曲推逕許甚至然鑨所撰曲皆組織未工雖偶有俊語實傷纖弱秋槎所評特一人之私

見不得為定論也

劉漢卿白蛇記二卷 富春堂刊本

明鄭國軒撰。此本為金陵富春堂刊本，卷首題浙郡進士鄭國軒編集，知為浙江人，然字里始末皆無可考。其一齣標題云：劉漢卿遭冤受苦，張繼母嫉妬偏心，遇龍宮三般寶貝，白蛇記萬古流傳。劇中大意，稱華陽劉相，字漢卿，早歲喪母，繼母張氏所生子曰漢貴。雖異母兄弟，而甚雍睦。張氏惡漢卿，每欲害之。漢卿奉母命索逋，得欠銀十兩，路逢一農夫捉得白蛇，將烹之。漢卿不忍，以金贖蛇，縱之去。然蛇乃龍所變化。漢卿偶救之，不知其為神也。及歸，母怒，復與偽金，使出貨易，為吏所糾，官詢得其故，釋之，使持金歸與母質證。母又責其詐，漢卿憤懣，投水，龍感其德，得救活之，並贈以寶貝，使詣長安獻於李斯。斯得賄，即奏為官，使監修長城。先是漢卿白說沈母，謂其已死，逐漢卿妻王氏及其子女，使別莊居。漢貴往視其嫂，中途為吏所句，驅往臨洮築城，適遇漢卿，漢卿以其

事奏聞，皆受官而歸。母方告王氏殺其叔坐繫獄，至是漢卿與弟歸見其母，母大悔，王氏亦釋罪，寧家合家完聚云。

牡丹亭箋注不分卷　清乾隆壬辰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載序，署笠閣漁翁。審其文，即註釋之人，其姓名則無可考。其書分二欄，上欄為錄釋水滸之語及雜文，下文錄牡丹亭原文及注。其体頗蕪雜。按湯顯祖牡丹亭負一代盛名，後人於其書大抵推崇文詞，而疵其不合繩墨，如臧懋循之刪改、鈕少雅之格正，皆推闡此旨。獨葉堂服其才思瑰艷，製為四夢譜，以意逆志，仍其文而不改。凡此雖塗逕不同，要皆論格律者也。其專論文章則吳吳山三婦之合評與此箋注。牡丹亭三婦本已嫌空疏，此則逐句為注，側書有類乎坊間高頭講章之体，議論尤多酸腐，殆在注釋詞曲典書中此其最俗者。然其第四冊淮泊劇上端截笠閣批評舊戲目錄，明清人傳奇至一百四十餘種之多，較高奕所錄不啻倍蓰。每一劇名下皆仿品天成曲品之例，一一為之品第。其撰人可考者，且注其姓名及別號，殊有裨于曲學。其戲目後附南部要曲搜集、嘌唱小曲注之，亦可為研究俗

曲者之資、是其書雖無裨牡丹亭之學、而其功不可没良在注釋牡丹亭曲之外、是葉堂用長亦不可以執一論之矣、

和戎記二卷 富春堂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昭君出塞事、稱元帝欲選后、聞王嬙美、使畫工毛延寿圖其貌以進、嬙急于見知、乃自為圖、即失延寿意、又拒延寿之請、不予金、延寿乃改毁其圖進于上、上披圖不悦、浸疏之、頃之上閒行後宮、聞有琴聲甚怨、召其人問之、乃嬙也、視之明眸皓齒、光明漢宮、大悦之、即冊為后、以延寿為臣不忠、將誅之、延寿乃挾嬙所自為圖走匈奴、献于單于、唆使按圖索取漢主、不忍以嬙降匈奴、使宮人蕭善音代行、延寿又指為偽、於是單于出兵款塞、聲言欲得真王嬙、上不得已許之、嬙出塞、使人言于單于、請先誅毛延寿乃相見、單于違其請、即為誅延寿、而嬙竟投烏江以死、託夢于上、請念舊恩、納其妹秀真、上從之、即以秀真為后、按昭君事、後[illegible]唐時已有昭君變講談、元馬致遠有漢宮秋、其詞盛行于世、此本記昭君彈琴、延寿懼誅以昭君圖献單于等事、皆與漢宮秋同、漢宮秋作彈琵琶、漢宮秋謂昭君死、單于悔禍、送毛延寿于漢、使漢帝自誅之、此則謂單于徇昭君之請而殺之、

又云昭君有妹殉死節，而妹代之，意謂如此則可補昭君之恨，事較美滿，乃不免俗人之見，猶小說有雙鳳緣演昭君事，與此本合，蓋即據此傳敷衍者也。

想當然二卷 明末繭室刊本

題歙思居士編次，前載嘉靖丙子歙思居士序，稱大江以南有一君子，一日偶閱稗乘，見劉一春覓蓮氏，搜其事為歌，閱數月而盡此三十八折者，非劉郎蓮娘之詞，而予之想也，遂命曰想當然，又載譚元春序也，云想當然相傳為盧柟所所，而自冥其名，吳人客遊于楚，篋中攜此，乃得讀之，盧濬人，序稱大江以南，殆因書成時客于吳之故，其死之歲，弇州先生遺家難，故遺文散而不收，或曰此本陸尚書（按陸光祖平湖人）少年所為，以其官高，不便以詞曲傳，世又不忍廢，故託之門生後輩云，以書中載此二書序，世人遂多信而不疑，以為真盧柟所作，考周亮工因樹屋書影，稱予門人邗江王漢恭名光魯，作想當然，其曲分視之則小令，合視之則大套，插入賓白則成劇，離賓白亦成正曲，不似今人全賴賓白為敷衍也，又王龍光次和淚譜稱稽永仁揚州夢樂園先生擊節其妙，事云與王漢恭想當然並傳奇也，想曰當

然並傳云云（按龍光此文載永仁集中）。樂園先生即周亮工，然則此曲本王光魯所作，託之盧柟者，其欺思居士諱元春二序，殆亦光魯所自為也。曲演劉一春及孫碧蓮事，本明人劉生覓蓮傳小說，稱一會稽人欲求佳偶，詣黃老道人問卜，得偈云，覓蓮得蓮，佳偶折桂，倚橋紅因。指錢塘訪其師趙思智，有孫女碧蓮，烨蓮句箋，寓蘇州人金維賢園中，與思智姻連，亦藏碧蓮方以視，男來錢塘，為所見，生慕之久之，寂然，生意不自得，乃辭去，將遊汴洛，路經蘇州，與金遇，乃父執也，召生至家館穀之。先有耿生亦寓其家，遂同遊處，一日生與耿出遊，大醉，倒他妓女許文仙，踏青過之，狀之醜，知為才人無偶，乃盛贊碧蓮之美，謂今在金家，何不求之？耿生始悟蓮即在是，且密通也。蓮亦知生偽士，乘機相會，與訂盟約，而耿生忌之，譖於金，謂生與女有私，金訪問知其誣，而生不安，乃入都應舉，中進士，時耿

為馬平章門客，又薦任知單，因授代州僉判，棄參平章意情，為言於上，擢翰林學士，迁道至蘇訪蓮，則金已故，舍其宅為寺，蓮全家他徙。生返家，路出錢塘，訪趙思智，思智言有甥女為媒，生不知即蓮，拒之，會於後園晤蓮，乃成婚，並以句箋媵之，句箋本名桂紅，始知覓蓮折桂之言有因也。周亮工甚稱此書，至擬之元人，今按其本不唯詞采無甚可稱，即情節安排亦至草草，如妓女陳文仙嘗閱心生之婚姻，又之長安訪生，乃從來全無照應，敘金老亦多贅筆，亮工非知曲者，其所言論不足據也。又漢恭為是曲託名盧柟，後來曲目如黃文暘曲海目、王國維曲錄皆習而不察，並時人如沈自晉南詞新譜所附徵引詞曲目，亦以為盧次楩作，是知考証之難，雖當時事猶有不能盡知者，近世學者好言疑古，實則時代愈近者，其史料愈多，其事可疑者尤多，不獨遠古為然也。

一綠樹二卷 鈔本

題茱溼居士填詞，蔣山樵者評點，吳考王園綠
曲錄載耶園一桐合一本，明沈自晉南詞新譜
所錄徵引曲目，清笠閣漁翁評曲目，並有沈君謨十二富
是一合相有沈君謨及耶園二說。曲海提要卷二十八錄一合桐，據其
解題，乃演方孝孺及女瑤草事，云近時人作，亦
不言何人。此抄本一桐合名破鏡圓，所演乃元
時尤雲與全佩珊兩世姻緣事，與曲海提要
所記不合。提要所錄耶園所作，則此本非
耶園之一桐合甚明。按曲海提要本傳奇彙考殘題鈔本傳奇彙考目有耶園一合相，注沈君謨曲。
又南詞新譜卷十八引沈君謨一合相中二鶯
兒一曲，不見此本，知此本亦非沈君謨所撰曲，而此
本卷末有不署名七律一首，使載鏽龍云，右題一合
相傳奇七律一首，久未錄出，今步雲丈已宿草
矣。撫今思昔，悵然于懷。丙戌立冬日補鈔並識
據此題似作者字步雲，其姓名里貫均無可考，
殆耶沈以後人所作。乃又一本，歟墨稱浙松陽
人尤王者，元至正初官左樞密，第二子雲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 詞曲類 二

聘余德清太保女名佩珊。太保方致仕家居，雲
未父母命回家就婚，贅于余之家，大婦和睦
甚，誓世世為夫婦。久之佩珊病垂危，屬雲再
娶，雲矢守誓言。請以妹佩玉代，亦不可，珊竟請于
母，母憐而許之，珊竟不起。初雲父召以耶律珠
在山左據兵，奏撤之。珠附權相帖木不花，復得
擢用，將復仇。值召夫婦卒于京邸，乃逮雲兄弟
之留北者。知雲在德清，使校尉踪緝，余氏就逮兄弟
吳並下大理寺獄。太理寺掌刑官脫脫材與雲父
同年，知事急，假巡夜為名，領雲兄弟出城，並縱之
逃。方雲之就逮北上也，太保夫婦皆悔婚，將以佩玉
適富紳王氏，而玉堅不可，抱石投于水，盧州閣妙
庵尼濟道救之，收為弟子。是時天下大亂，吳金數
被兵，明祖已定金陵，雲應試中進士，上以劉基
言，以雲為平蘇使，討張士誠。平之，奏凱於朝，賞
延者官司晨女壽娛，自記前生，云為余氏女，尤氏
婦，識雲乃嫁之。上知其事，特令行聘，雲不敢違，
以慰心念佩玉。乃訪假有墓，將遇得清而問焉。

郵扇之夕，雲試誦舊詩，號[illegible]雲新作，以現其真，乃云此是當年定情之作，何云新句，[illegible]雲大為驚異，始信兩世姻緣不謬也，

玉則余氏之室已墟，太保夫婦已不知所往，聞佩玉為尼，遂(逕)往訪之，猶殘舊盟，而佩玉向道志堅，無復世情，斯須雲對，霧(鏡)擇手合去，雲悵然自失，知無如何矣，于時廣廷夫婦將女娟杭，召雲行婚禮于西肩(湖)之上，壽嫂復訪玉，以娣妹禮見，約同歸，不可，雲乃以玉(事)奏聞，詔(工部尚書黃忠節)有司立坊旌之，雲年四十，佩玉來賀之，時已得道云，此本卷首載玉世貞尤雲傳一文，為是曲(出)處，曲文殆全(本)之，無所更易，唯雲就逮時，佩玉以錦囊贈詩，劇出三生風因，未遑忘一絕，乃玉傳所無云，

五虎記二卷四友記二卷三世記二卷雙鬼記二卷度藍關一卷 清乾隆間刊潮園四種本

清禮親王永恩撰，永恩字惠周，康良親王傑書曾孫，永恩能騎射，雅好經籍，尤喜賓客，遇人甚厚，而已常不給，當時儒學名士，如劉大櫆、姚鼐、王文治、朱孝純等，皆與之遊，論文以義法為宗，詩亦澹遠清紓，襲封康親王，後復烈王封號曰禮親王，卒諡恭，有誠正堂稿、律呂元音等書行于世，是編為永恩所撰傳奇四種，曰五虎記、四友記、三世記、雙鬼記各二卷，標曰漪園四種，漪園者，永恩邸中之菜漪園也，五虎記大抵本隋唐演義數衍，以秦瓊、尉遲恭、羅士信、王君廓、段志玄(按原書作元)為主，故曰五虎，其記太宗放宮女事，謂特宮人有二韓(氏)一題紅葉出，配李茵，一題詩置纊衣中，出配軍士，(事)太宗感其事，因盡出宮人，二事非太宗時事，特借以點綴耳，四友記合元吳昌齡張天師斷風花雪月及東坡夢二劇為一劇，云陳世英乃東坡轉世，丹桂降凡為褚家女，即儋州女子，四友惱坡于前，又與桂有宿憾，故相率來戲弄之，後陳中狀

元與柱結婚、三世記演邵友梅事、本池北偶談吳第一齣象門滿庭芳曲所謂吳言三世無由傳自貽上漁洋者也、雙兔記演女木蘭事、劇中辛平帥王青雲、用徐渭雌木蘭替父從軍姓名蓋即本是劇而加以敷演、末附度藍関一劇、演韓愈貶潮州、過湘、驅鱷魚及登仙事、乃八齣短劇永思際昇平之世、詩酒從容、爲一時文藻之薈聞寄情聲律、亦風流自賞、其所謂雖未必與明之涵虛子錦窠老人抗衡、要之文采遒逸繼湯際、亦先後輝映矣、

觀世音修行香山記二卷 富春堂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觀世音菩薩成道事、稱妙莊王氏第三女妙善者、及年當嫁、王爲結彩樓擇婿、有儒士張瓊得彩毬、當嫁之、而妙善欲辦道修行、王怒之、幽之御苑中、謂善能使菊春開桃秋放、乃得薙髮、善以佛力、皆如其言、遂解王入庵、圍爲尼、王又設種種苦事通難之、而善措置裕如、皆如王之命、王命焚庵、則甘雨下注命行刑、而刀盡折、如是爲神呵護、屢免於尼、旋往香山紫竹林住、爲衆說法、咸得歡悅、時王体不安、善化醫者、王謂詣香山女仙處得其手眼療之、當愈、王命勇士往取其手眼、皆自脫落、王感之、率眷屬詣山謝、善忽現千手千眼、爲父母說法、王知爲己女、即大悔悟、於是王與后皆同時得道、妙善即觀世音菩薩、其二姊乃文殊普賢二大士云、其設事荒誕不經而與世所傳香山寶卷多相合、疑即據僧尼講談爲之、曲海提要卷十八錄是記、稱前有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羅懋登序，疑即懋登所撰。按懋登字登之，曾編搜神大全，多採里巷之說。又撰西洋記小說，其句書與此記皆類似，謂為懋登作殆近實歟。此本為富春堂重刊本，不載懋登序，然今所見富春堂本戲曲皆無序跋，即撰人亦往往不書，殊不足為考訂之資。曲海提要所據既為懋登序本，所言當可信也。

黃粱夢一卷 元曲選本

題馬致遠撰。考元鍾嗣成錄鬼簿載李時中黃粱夢，注云：一折馬致遠，二折紅字李二，三折花李郎，四折李時中。則本四人撰，不得逕題馬致遠撰。馬致遠有陳摶高臥等劇，已著錄。錄鬼簿著花李郎，謂是教坊劉耍和婿；著紅字李二，云京兆人，皆教坊樂人。天一閣本錄鬼簿載賈仲明弔時中詞云：元貞書會李時中。按宋以來文人集社編造詞曲小說謎語，謂之書會。其時伎藝人演唱多用書會之本，因尊社家為書會才人。時中蓋其人也。是本演呂洞賓成道事，標題目正名云：漢鍾離度脫唐呂公，邯鄲道省悟黃粱夢。然天一閣本錄鬼簿載其文作鍾離羿化呂純陽，開壇闡教黃粱夢。陳與郊古名家雜劇目（今不存，據陳刊本）亦同，知正名實本作開壇闡教黃粱夢。劇中大意，稱洞賓應舉赴試，旅次方睡，黃粱夢為飯，鍾離權逕至洞，賓忽思睡，遂夢及第，拜兵馬大元帥，娶殿前高太尉女，生子女各一。受元濟貢獻，奉命征之，臨行太尉餞之，中酒思嘔血，由是立願斷酒；征蔡，受元濟賄，還師，察知婦與人私，寫休

係書案之四是斷色受賄事發配沙門島四是斷財此配時寧兒女跋涉風雪凍甚投一草店內店中老嫗求食嫗有子自外至遽捉兒女投之澗中洞賓復亦見殺醒而鍾離在旁曰是十八年間酒色財氣皆斷即從鍾離仙去其事仿唐傳奇呂翁度盧生事爲之而多出己意情節無甚可取而詞采道豔甚爲不凡雖分四出手足稱聯璧今以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所引此劇考之正音譜下卷錄此劇中醉中天一調又雁兒一調注云馬致遠黃粱夢頭折正音譜上卷錄六國朝一調又玉翼蟬煞一調注云花李郎黃粱夢第三折其每折別自題名與錄鬼簿所記合其某某調在某折中與此元曲選本亦合又賈仲明詞記此劇宮調云東籬翁頭折冗第二折商調相從第三折大石調第四折是正音宮都一般愁霧悲風今此本中第一折仙呂第二折商調第三折大石調第四折正宮與仲名詞亦合則元曲選此本確自元本出雖以正音譜所

錄曲詞比本間有異同然大致當依原本於作者處究不能盡掩也

醉畫圖一卷訴琵琶一卷續訴琵琶一卷鏡花亭一卷（鈔本縣刻本集本）

清廖燕撰。燕字人也，廣東曲江人。諸生。有二十七松堂集。此所著雜劇四種，皆此其名，以己身登場，乃純然自述之詞，後來作家如徐爔寫心雜劇承用此体，論者以為創格，而不知自燕始也。醉畫圖一折，稱燕于齋中懸杜默哭廟、馬周濯足、陳子昂碎琴、張元昊曳碑四圖，舉酒酹之。訴琵琶標目逐驅寒窮鬼諸纏人，訴琵琶酹丁甘乞食其第一齣為乞食，自稱酒米俱空，詣獄西窯友黃沙涯少家乘酒互製詞，擬作募疏事，以下文缺，似非完本。續訴琵琶標目為閻魁葉窮鬼永潛蹤，談因果道人新增，目凡二齣，第一齣為逐窮，第二齣為悟真，自稱窮至已甚，託詩伯酒仙代驅窮鬼，詩伯係文直人出身，未能禁鬼，酒仙至而鬼自去，因自與詩伯酒仙暢飲，已而太上真人至，謂燕前身乃靈龍寺僧，道四參大道，鏡花亭稱燕道導不可因詩酒二字忘卻本來，因悟大道，鏡花亭事稱燕閒遊至水月村，過水月道人，道人引其女文韻相見，出詩稿求正，燕收為女弟子，並題其事曰鏡花亭，此劇在四劇中尤為簡質，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卷十四引嶺海

詩鈔，稱燕性簡傲，邑令屏騶饋之，求一詩不可得，以負才不羈之人，困頓風塵，鬱抑無聊，故四劇直抒胸臆，皆嗟貧歎卑之詞，然以劇曲體格衡之，殊未為擅場也。

黄孝子二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沈璟南曲譜、沈自晉南詞新譜、許子宣九宮正始皆引黄孝子，徐渭錄南戲甚多，於元人作例注元傳奇，此黄孝子注明傳奇，知為明人作，蓋明初舊本也。其書無刊本流傳，此本為黎園舊抄本，書二卷，每卷十六齣，合為二十八齣，不知是全本否，另一抄本題節孝記，錄二十六齣，比此本少二齣，蓋錄者以意省併，凡伶倫輩所抄者皆然，不足異也。演元末南城人黄向堅尋母事，畧稱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綏峯人黄普，字文博，妻陳氏，子覺經。元兵至江西，普與鄉人胡楚材招集義兵，圖恢復，兵敗，為元帥殺，陳氏被擄不屈，木華黎時欲殺之，賴萬戶母太宜人救之，得免。普死時，覺經僅五歲，僕陳客夫婦收養之，及年十六，捨宅為寺院，隻身訪母所在之地，遍歷夏，最後至梁縣汝州吞店，母適居此，因得相遇。時朝命放俘虜還鄉，覺經遂奉母別萬戶母太宜人而歸。先是覺經聘同里曾友之之女廣貞，覺經背鄉，將改嫁之，女不從，投江，為江西提舉衢州人樂善所救，以為義女，至是覺經回，遂為夫婦。所記覺經孝行至孝，以及一門義烈，載曲中，窮足勵薄俗。考元史八十四孝友傳有黄覺經，附羊仁傳後，傳稱其為建昌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書，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衝冒風雨，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一統志所載全襲元史，惟載覺經字一真，及至治中旌表門閭，為史所未及。曲海提要三十五錄此曲，稱孝子可惠，衆所載甚略，而此本頗詳，或其鄉人細核事蹟為之，殆或然也。

風雨像生貨郎旦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太和正音譜卷上錄此劇于古今無名氏類中，並引其九轉貨郎兒全詞。錢曾述古堂目卷十元無名氏類有貨郎旦抄本，天一閣本錄鬼簿所附載名氏傳奇亦有貨郎旦，註題目正名云：抛家棄業李彥和，風雨像生貨郎旦。與元曲選本題同，按元曲選棄業作失業，僅一字之異。可信舊本無疑。劇演李春郎父子團圓事，而以春郎嬭母張三姑說唱貨郎兒為會合之緣，故曰風雨像生貨郎旦。按像生者，肖物之稱，宋人以象米帛為花戴之，謂之像生，雜伎藝人肖飛禽鳥之聲，謂之像生，按見武林舊事。推之則凡肖種種聲音形貌之謂之像生。此云風雨像生者，肖風雨之聲，今時下伎藝書三字為相聲，乃字之誤也。劇中大意：稱長安人李彥和，妻劉氏，子春郎，方七歲，春郎嬭母張三姑，澤州人。彥和眷上廳行首張玉娥，娶為次妻，入門無禮，劉氏以憤死，然玉娥雖嫁彥和，仍屬意其舊交魏邦彥，與魏定計，縱火焚其室，家業已盡，遂彥和全家他徙，值風雨困甚，漸近洛河，邦彥則挐舟偽為船家，渡之中流，推彥和及三姑落水，相

率遠去。特完顏女直千戶拈各以公事至洛陽，遇三姑及春郎，見春郎秀，買為養子，其後拈各死，春郎襲為千戶，因事入洛，宴中與春郎與千戶故以唱貨郎兒為適，命僕從喚雜伎供應，伎至，其人則彥和與三姑，而春郎因不及之識，二人者亦不知春郎，及排場，三姑乃以身所閱為題，演說李彥和故事，春郎當千戶在日，因千戶告已知為彥和子，至是大驚，相認，遣張玉娥與魏邦彥至，科以侵官銀罪，皆殺之。蓋三姑與春郎與千戶後，學唱貨郎兒覓食，彥和落水不死，與三姑遇，二人方以逞迭至洛，為不圖遇春郎也。劇作者不知何人，然其詞瀟洒渾脫，雖馬鄭名宿，無以過之，轉調貨郎兒一章，尤為絕唱。顧其劇不見于各家選本，僅特臧懋循元曲選得存其本，以較太和正音譜所引貨郎兒章，文亦全同，蓋其詞至絕妙，故以懋循之妄，猶不敢輕易。厥後洪昇長生殿彈詞，刻意效此，格句模字擬，遂為全書冠冕，梨園撰行，幾乎無人不知，董榕芝龕記用此調填詞，亦為上品，其澤深流遠，沾溉無窮，數百年後文人傾倒，

特於師效，而其品高調逸，有不可廢滅者矣。

雙鳳齊鳴記二卷 明萬曆間刊本

按是本編目見諸書著錄，上卷題陸華甫撰，審其文義，謂其人姓陸字華甫。考清魚翼海虞畫苑略有陸昞傳，稱昞字華甫，居華澤，因號華澗生，少從文待詔徵明遊，書畫得其遺風。意與此編所署姓字合，疑即其人也。演南宋趙方子趙范、趙葵兄弟平李全及所記，多據史書為之，於兹役始末甚為詳核也。海提要卷十一錄是本，稱劇中所記，如言李全妻進退范葵贈之以馬，及全與范葵爭功，反陳及，皆增飾。平李全時，趙方已殁，而劇出方，婿婚為李燔婿，亦不實。全

妻楊氏有婢海棠，係憑空撰造，所摘皆是。然戲曲之道通於小說，原不必以記實為勝，其尊牽綴離合，及所當然，毋庸深責。葵范淮陽之役立功顯偉，自來曲家無以之曲入戲文者，華甫是編獨指其事，其表彰前人功烈，固亦有足多焉。

倒鴛鴦傳奇二卷　清順治間玉嘯堂刊本

題簡社主人編次，淡生子較定。王維國曲錄醉揚州、鬧烏江、倒鴛鴦三曲，釋云：明朱寄林作。寄林字樹聲，蘇州人。此本前載順治庚寅八序，署吳閶朱英寄林氏識於江寧玉嘯堂。沈自晉南詞新譜卷首所載參閱人姓氏中有朱英，注云寄林上海人，與此序所署合，知寄林自是字，蘇州乃上海，王國維所錄誤也。是演花鏡與水素月事。略稱鏡字夢華，金陵人。明末清兵

南下，鏡倉猝出走，路過常州，女子水素月與妹素萍偕行，相契，遂訂盟約。時清兵下薙髮之令，不從者死。鏡懼，薙髮，而素月以女子奔投非便，乃互易其裝。兵旋至，因相失。素月行次過花鏡親情，以為即鏡也，偕之行，送詣其父花朝所。弟花露容其人非是，而衣是凡之衣，由父留之，朝乃認為義子，改名花逢。其花鏡攜素萍逃至蘇松，鏡素萍寡母金氏方尋其二女，適貼召狀，鏡見狀，即與萍詣其家，金氏亦優遇之。其後

兩家結好，金氏以鏡為女，花氏以素月為男，各復使相配偶，成親後始知男為女、女為男。其舊云：劇中記事，曲奇變幻，其長在予場面不冷。其失處在過違人情。然明季傳奇家氣習，大率如此，無足為異。惟鼎革之際，稗官家語涉當時多不肯直書。如丁耀亢之西湖扇，少託之金，即其例。茲乃明著清兵，但以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之語入文，乃為毫無顧忌耳。

綰春園二卷 嫏嬛齋刊本

題四海孚中道人編、新安右子居士次、王國維曲錄四、錄息宰河、幻春園、寧戍記三本、釋云沈孚中撰、焦循劇說卷四引陸士雲沈孚中傳云、沈嵊字孚中、居武林北墅、填詞奪元人席、所存者獨息宰河、綰春園傳奇、尤為詞場稱艷、據此知孚中名嵊、幻春乃綰春之誤、此本題四海孚中道人即嵊自署、其右子居士乃汪淇也、曲演楊珏與崔倩雲遇合事、而以同名之阮蒨雲互相映帶、

倩雲先後寓綰春園、故以名書、大意謂秀水楊珏應省舉下第、滯於西湖僧寺、有楊州崔園者、官御史、攜妻及女倩雲詣杭、假寓戚遠伯阮翀之綰春園、時方重九、倩雲閒步園中、與珏相遇心恨之、遺帕於地、上題所製蘭花詩、有琥珀墜一枚繫之、珏得帕、驚喜、傾之、崔氏合家從去、遂迷其蹤、尼靜照者、嘗出入阮家、珏所素識、珏一日過靜照、悉園主乃阮翀、其妹倩筠美秀而文、疑園中所遇即其人、乃和其詩題于帕後、託尼致之、倩筠得詩、說其無由、而憐其才、因易其帕、亦題詩寄之、珏得詩、則又喜過望、而終不悟其為另一人、其後阮氏家有難、避地揚州、寓崔氏之園、倩雲因得與蒨筠相見、相慕結為姊妹、倩雲一日檢其書、得先後所遺帕、珏署名題詩其上、大疑不解、密藏之、未幾、阮翀以事解赴京、倩雲亦應其父召入都、珏亦領解北上、遇崔氏之舟、倩雲推窗見之、知為生不及語、擲帕還之、珏驚重逢而仍以為阮氏女也、而珏中進士、擢翰林、託其友韓

生究轉、求婚于阮、阮即許之、合巹之夕、為婦話往昔相遇事、而蒨筠全昧始末、次日以帕與兄共參詳之、始憶崔女名倩雲、其音同字異、珏始遇者倩雲也、筠感其事、勸夫並娶之、於是珏假往揚州尋訪、時崔園殁于王事、妻女流轉至杭、仍寓綰春園、珏乃媒聘之、遂蒨筠倩雲二名相犯、似從拜月亭出、其劇中記珏與二女因緣始末、迷離恍惚、而始終以詩帕為關目、雖變化萬端、仍出一源、其精

思有足多者，然情節太切切，未免眩人耳目。方以古人製曲之意，猶未足為上乘焉。

石點頭十四卷 明刊本

題天然痴叟著，墨憨主人評，前載龍子猶序，稱浪仙氏撰。龍子猶乃馮夢龍別號，浪仙則不知何人。其書名石點頭者，取生公說法之意，謂小說雖因及果，勸人作善，使頑夫頓悟，與高僧悟石無異也。斯編所載諸事，以他書考之，往往有據。如卷一郭挺之篇入話所記士人六十無子，相士謂其已有子，物色得之，乃出婢所生，見陶九成輟耕錄卷二。盧夢仙篇，馮夢龍情史卷一載其事，乃明弘治時事。卷三王本立篇記丈夫人孝子王原事，明史卷二百九十七

孝義傳有傳。卷五莽書生篇，記莫舉人事，見情史卷三。卷六乞丐婦篇本宋事，洪邁夷堅支丁志卷九盤城周氏女條載其事。卷七感恩鬼篇記宋時一士人夢一女子相告，謂有試題場目用三古字，必高中。無名氏夷堅續志後集卷二鬼報罥頭條載其事，洪邁夷堅支景卷三有三山陸蒼條亦相似。卷九玉簫篇取范攄雲溪友議卷中玉簫化苗夫人二條所記合而演之。卷十王孺人篇夷堅丁志卷十一王從事條載其事。卷十一江都市孝婦篇，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周迪妻條載其事。卷十三唐明皇恩賜纊衣

篇、本唐孟棨本事詩、卷十四諸文子、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九諸韋條載其事、吳其据攄頗廣、熟悉唐以來說部亦博洽之士、惟飾言果報而語未能盡去猥褻不能自掩、至其叙事屬詞、亦利鈍互見、大抵陳說事蹟即本事衍之、頗具始末、而藻績稍嫌不足、其體格與凌濛初拍案驚奇差為相近焉、

十二樓十二卷 消閒居刊本

清李漁撰、前載順治十五年戊戌杜濬序、其書亦名覺世名言、所演凡十二事、曰合影樓、奪錦樓、三與樓、夏宜樓、歸正樓、萃雅樓、十巹樓、鶴歸樓、生我樓、聞過樓、每一事中皆著一樓、即以樓名爲篇目、故書題十二樓也、其歸正樓一篇、記一盜以詐術得多金、後悔過爲道士、所記詐術皆摭拾他書、敷衍成文、其募疏欺富商一條、馮夢龍智囊補卷二十七譎智條載其事、其合影樓自稱出于抄本胡氏筆談、按檢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無此文、知非一書、鶴歸樓云出于段氏家乘、生我樓與漁傳奇巧團圓所演乃一事、奪錦樓記錢小江與妻邊氏一案、漁所著資治新書卷十三有判親大變一判、所舉案中人姓名及判文與小說全同、敘亦相傳有其事、漁因寫爲小說也、至三與樓記高士虞素臣賣樓爲鄰夫所持、聞過樓記高士顧呆叟爲縉紳所重、代置莊園、本無其事、微以漁一家言集卷六卷七所載賣樓詩、及漁在蘭谿所置伊園、金陵所置芥子園、以及後日杭州之層園、皆他人出貲爲之營構、則實漁自寓其感慨寄託、亦馮夢龍小說老門生三世報恩之比也、其萃雅樓杜濬評有

初集尤瑞郎云云考尤瑞郎乃漁着無聲戲中所演潘文僅云初集不云無聲戲似漁短篇小説初皆蒙無聲戲之名十二樓亦無聲戲集之一因別行而題爲十二樓亦未可知也

殘本雨窗集欹枕集二冊 影印本

按此明洪楩與日本内閣文庫所藏清平山堂刊本話本同爲明嘉靖間錢塘洪楩所刊其板式全同應爲一書近人得其本從天一閣書根舊題作此名實非洪氏原題也其第一冊爲雨窗集收小説五篇曰花燈轎蓮女成佛記曹伯明錯勘贓記曰錯認屍曰董永遇仙傳曰戒指兒記第二冊欹枕集上存二篇曰羊角哀死戰荊軻曰死生交范張雞黍欹枕集下存五篇曰老馮唐直諫漢文帝漢李廣世號將軍變閔姚卞弔諸葛雪川蕭琛貶霸王李元吳江救朱蛇其中如戒指兒記戰荊軻范張雞黍漢文帝救朱蛇皆有殘闕餘尚完好其錯訛處一篇馮夢龍警世通言亦錄之（通言作蕭彥係一妄聯家）戒指兒記戰荊軻范張雞黍救朱蛇亦馮夢龍皆錄入古今小説（戒指兒古今小説作閑雲庵阮三償冤債救朱蛇古今小説作李公子救蛇獲稱心戰荊軻古今小説作羊角哀捨命全交范張雞黍古今小説作范巨卿雞黍死生交）係亦多見於晁瑮寶文堂書目蓋皆嘉



靖前舊本、唯大抵鈍滯無文、與京本通俗小說所錄宋本█、體格迥異、疑多後人所編、不盡為宋元舊本、唯錯認屍戒指兒記李元救朱蛇數篇還幅為廣、按李元救朱蛇事見青瑣高議後集卷九無名氏夷堅續志前集卷二亦載之█則本相傳多聞矣叙事亦瑣細、蓋近於宋元人話本焉、

新刻皇明諸司公案傳六卷 日本帝國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

余象斗編、象斗有北遊記南遊記、已別著錄、是編集刑獄之事分類編集、曰人命、█姦情、█盜賊、█詐偽、██爭占、█雪冤、█大抵取自他書及傳聞故事產畧僅存、全無文采、似法家書非法家書、似小說亦非小說、蓋疑獄案情人所喜言、象斗姑搜集為書以牟利耳、其目錄葉題全像類編皇明諸司公案、封面又題全像續廉明公案傳、似其書尚有初集、斯編乃二集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０１２
作者＝
页数＝８０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